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拾陸册目録

屈子貫五卷 〔清〕張詩撰 一
希董先生集二卷首一卷 〔明〕茅大方撰 六七
掩關集二卷 〔明〕劉繼善撰 一〇五
葛中翰遺集十二卷首一卷 〔明〕葛麟撰 一二九
絡緯吟十二卷 〔明〕徐媛撰 二九七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十卷末一卷 〔明〕查鐸撰 四一五
朱太史吴越遊草一卷峪園近草一卷
排青樓詩一卷賦一卷硯廬詩一卷 〔清〕朱之俊撰 六〇九

〔清〕張詩撰

屈子貫五卷

清嘉慶三年暻城萬春堂刻本

張匠門先生鑑定

屈子貫

嘉慶戊午　嘐城萬菁堂重鐫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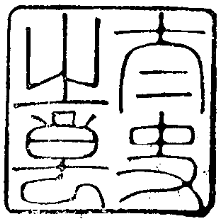
論屈子者謂正取其斷取其亂斷也亂也又何必尋其端緒究其脉絡乎然屈子之意或不如是蓋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亦在善讀者自領之

耳我宗原雅平生不趋時而好古研精刻苦思以著述傳世今幾種、奚猶樂之不厭詩古文外取屈子二十五章一一會其大意蟬聯而詳解之名曰屈子貫其及門受經者捐貲付之剞

劂而問序於予披閱數過斷也而不斷亂也而不亂一似屈子之意正如是焉者昔蘇若蘭璇璣織錦尺幅之中詩千餘首循環反覆錯綜變化淺識者且不能尋其端緒究其脈絡況屈大夫之爭光日月者欲一以貫之難矣而原雅獨能沉思默悟得其所以斷得其所以亂曰以得其斷而不斷亂而不亂夫郭象之註莊猶是莊之註郭象則反不能如是之貫也讀是編者人

人可以自領之矣

從姪祖匠門大受書



同學參訂

趙　俞叢袁　王　晦澍百　嚴　勤宣令

朱人龍蒼霖　王　度賓臣　茅　茹粟吉

陸　縉紀雲　奚士柱中石　黃人紀華修

堂兄

張　禮儼思

門人校閱

張萬選孟青　張萬中用元　王　鈞舜陶

金　谷德謙　唐嘉穗佩九　徐應鵬翼南

楊夢鯉豈池　朱弘熙中孚　唐　鳳岐音

合姓氏

甘欽勃次安　錢　鏡明介三　裘　珍重儒

周將敏魯瞻　張念祖蓋思　張　芳昭勁

徐　棨憲宜　徐戴王念曾　彭翼遠扶九

王　芳若思　程文杰士楨　秦宗琦希韓

顧嘉煥亢彩　潘　燦錦文　楊夢齡與九

奚緝敷凝和　潘　葛企周

凡例

一從來註楚辭者甚多皆未有脈絡其神氣者郎方亭夫子亦僅詳於物類音釋與其意旨大都耳予不揣依考亭詩經圖下註法使其神氣脈絡而已

一凡山川州木鬼神都邑之類諸名家既已備悉予不復覼縷故僅曰此爲山川草木鬼神都邑之名而已已

一中間音切註釋惟於第一見處標出後同義者不再贅閱者會之

一鄙意必欲得其次序段落以便觀覽非矜博洽則註釋處自從簡畧故及列圖下且本註中已見者下亦不盡贅

一叶韻十九依考亭至其中奇雜字惟於不經見者音切餘亦從畧

一是編雖屬藁於辛巳夏而斟酌纖微融貫始末則歷三年六脫稿始成知吾者諒其苦心

一卜居漁父二篇家誦户習故不復註釋

屈子貫目錄

嘉定張 詩原雅纂輯 男 子虹汝璜 子鰲飲遜 子鳳漢翌 校閱
姪 鵬翀天飛 子鴝逑皆
婿顧松銓嶽瞻

卷一
離騷
卷二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卷三
天問
卷四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卷五
遠遊 卜居 漁父

屈子貫卷一 受業楊[illegible]編次

胞兄張 易恒占參訂
叔祖張士琦天申參定 同學嚴 勤宣令校閱
嘉定張 詩原雅纂輯 茅、茹彙吉

離騷

離遭也騷憂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叶乎工切

言爲帝顓頊高陽氏之後嗣余父之字曰伯庸于寅年之正月始春庚寅日吾乃降生○高陽帝顓頊也楚之自出苗裔種類也朕原自稱也太歲在寅曰攝提貞正也正月也正月爲孟春故曰孟陬陬隅也是月攝提星昏時見於東北隅寅方故曰孟陬

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言吾皇考觀覽揆度予于初生之時始賜余以美名名曰正則字曰靈均○或謂度態度也言初生時已有異態亦通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平聲後惟任重載句任重石句兩重字如字餘皆同)之以修能。(叶耐)扈江離與辟芷兮。紉(匿平聲)秋蘭以為佩

言吾既盛有此祖父年月名字之內美。又加之以不敢自怠之修能。以見天人之交至也。于是被服江離辟芷。更紉結秋蘭以為雜佩。○紛、盛貌。江離、辟芷、秋蘭、皆香艸。扈、被。紉、結也。其所引草木、不過寓言、蓋採擇衆芳、以自約束。即採擇衆善以自修耳。非果以為飾、以為佩也。餘倣此、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音皮)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莫補切)

言光陰易逝。如水之流。吾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之忽然而逝。不吾與也。故朝則搴採阰之木蘭。夕則攬取洲之宿莽。終日孜孜不怠焉。○汨、水流貌。阰、地之相連比者。又山名。洲、水中可居者。木蘭、宿莽、皆木名。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言所取者、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承上言我但朝夕潔修。不知日月忽去不留。而四時以次相代也。至此乃思草木之零落。而惟恐美人之遲暮。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惟恐其君之遲暮。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惟、思也。美人、比君。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椉(同乘)騏驥以駝(同馳)騁兮。來吾道夫(音扶後惟僕夫悲句妖夫曳句僕夫懷句二夫字如字餘皆同)先路。

言君何不及此年富力強之時。棄其穢惡之行。而改此度。則必無遲暮之歎矣。吾將乘駿馬以馳騁。為王前驅。來為之導引。以開道路焉。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言昔之三后。純粹無疵。衆美所集。申椒、菌桂、雜然備具。不獨紉蕙茝以為佩飾也。○三后、即三王。或曰三皇。椒生重纍叢簇。故曰申椒。菌桂、香木。蕙、茝、皆香草、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同猖)被(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言彼堯舜之光大。既遵循大道而得此正路。何桀紂之猖狂披亂。唯自走邪小之捷徑。以窘蹙其步趨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叶音乙)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言思阿比之黨人。偷快一已佚樂之私。不顧君國之

安危存亡而誘君于幽昧不顯明險隘不平正之路
故使之窘步如是我之所以不肯行此路者豈爲一
身之私圖畏憚顛覆之殃也哉蓋君車宜安行于明
正之路而當幽昧險隘則敗績矣吾之所懼者惟此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齌怒（叶上聲）
承上言惟恐皇輿敗績故不憚奔走先後以輔翼乎
君者蓋欲誘掖我君以追躡三后堯舜之遺跡也而
君顧不察予之中情反輕信黨人之讒言而發怒于
我如火之盛○荃香艸借以喻君齌火盛貌

卷一　離騷　四

余固知謇謇（音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叶音素）也指九天
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言余固知謇謇以盡忠者必有受害之事然余之隱
忍甘受其害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直以
君臣之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此心不能舍也
蓋此心可指九天以爲明證者實爲不忍舍君之故
也○謇謇吃然難言之貌靈善修美指君也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此比君臣弆合始合終離也言君始與我約則曰黃
昏以爲期何至于中道忽然改路而去○羌楚人發

語詞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數（入聲）化（叶虎瓜切）
言始既信任余而有成言後便悔而遁去反生他志
夫君既棄我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但我
之戀戀不忍去者惟傷君之前後反覆變化無常耳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同畝叶姥罪切）兮畦畱夷與
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
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言余既滋蘭至九畹之長樹蕙至百畮之多又雜植

卷一　離騷　五

畱夷揭車杜衡芳芷于畦之廣冀望其枝之高峻葉
之蔚茂願待時之既至吾將刈而取之以爲用于天
下也乃使之萎死斷絕于無用之地乎然雖萎死斷
絕究何傷于香艸之質哉但有此衆芳而榛蕪荒穢
深可哀耳○滋灌也十二畝爲畹或曰田之長爲畹
五十畝爲畦畱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艸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叶蘇故切）羌內恕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言黨人皆競進而貪于財婪于食雖至盈滿猶不以

爲猒。而求索不已。又恕己之心。度人之心。若盡人如
此。貪婪也。而各興嫉妒之心焉。使我忽焉馳鶩追逐。
亦如黨人之求索不已。則嫉妒之可矣。然此非余心
之所急也。盖余心所急。惟恐歲不吾與。老期將至。而
美名不立于天地之間耳。○憑。滿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叶音央 苟余情其
信姱音夸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同攬木根以結茝兮。
貫薜荔之落蘂。誰上聲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叶想里切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叶蒲北切 雖不周于
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承上言惟恐修名不立。故朝飲木蘭之墜露以止渴。
夕餐秋菊之落英以克饑。誠使余之中情信然姱美
而所修精練。所守要約。即長處饑餓。而面目顑頷黃
瘦。亦何傷乎。此言飲食之廉潔也。又言擥取香木之
根。約結香艸之茝。貫串薜荔所落之花蘂。矯揉菌桂
使之柔。易紉續蕙草。使之綴屬。索絞胡繩之纚纚而
長好者。用心竭力。惟效法前代修德之聖賢。非如世
俗之所被服也。此言服飾之芬芳也。言如此者。雖不
合于今世之人。亦願不違乎昔日彭咸之遺法而已。
○姱。美也。顑頷。黃瘦貌。薜荔。胡繩。皆香草。蘂。花心也。

纚纚。長好貌。謇。謂盡心竭力。周。合也。彭咸。古之賢人。
諫其君不用。投水死者。或曰即老彭。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叶渠巾切 余雖好修姱以
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叶才淫切
言至是不覺長太息而掩涕者。哀此人生之多艱難
也。盖余雖好此修姱。不醜惡。鞿羈不放縱之行。無奈
我之忠言朝而進諫。夕即爲君廢棄也。○鞿羈。束縛
貌。誶。諫。替。廢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死其猶未悔。

承上言余以蕙草爲纕。至善矣。而君既廢棄之。然終
不敢不自修飾。故又申之以攬茝。亦以此芬芳之行。
實余心之所善。雖至九死。無一毫悔恨也。○纕。佩帶
也。申。重也。申之以攬茝者。蕙既爲君所棄。又重取芳
茝以飾纕。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予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
言于是不得不怨君之放縱浩蕩。不察人之至心。而
衆黨人妒余譖余。如衆醜女嫉美女之蛾眉。而羣然
毁譖。謂其善淫。○民。即人也。謠諑。讒譖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音措後惟車錯轂句列宿錯置句兩錯字
如字餘皆同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言彼時俗之人。固自以爲工巧。偭規矩而改其錯置。
背繩墨之直以追取枉曲之路。爭相苟合求容以爲
常法。○偭、亦背也、
忳鬱邑余侘嗏去聲傺音掣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
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叶七宜切也、
言余心憂忳鬱結悒怏、余身侘傺徬徨。獨窮困乎此
時者。惟不能爲此周容之態故耳。然余寧溘焉以死
而流亡于溝壑。決不忍爲此態也。○侘傺、失志徬徨

卷一　離騷　八

貌、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同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叶先切
言鷙鳥凌雲摩霄。不與衆鳥爲羣。自前世固有然者。
此猶方之與圓。何能相合。而道亦有邪正之同。又
孰有異其道而能相安者乎。○鷙鳥、原自況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同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聖之所厚。
言余故內而屈折其心。按抑其志。外而隱忍人之尤
我。沓攘取人之詬我者。潛守其清白以死于直道。固

非前聖所鄙薄耳。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
言至此乃追悔前日相視道路。不能明察。而輕犯世
患。遂延佇以將反。然所反之途。雖不犯世患。實迷途
也。因旋轉吾車。復于前日之路。以及此迷誤未遠之
時焉。○延、引領貌、佇、跂立貌、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憂兮。
退將復修吾初服。叶蒲北切
言于是緩步徐行于蘭皋之上。乃疾馳以至椒丘。聊

卷一　離騷　九

且止息焉。庶進不遭世俗之愆尤。而退亦得復修吾
之初服耳。○皋、岸也、皋曰蘭、丘曰椒、亦言其地之芳
香也、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同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言裁剪芰荷以爲綠色之衣。[illegible]、芙蓉以爲朱色之
裳。香之被服香潔如此。世即不吾知亦已矣。苟余之
中情信然芳美。亦何求乎。○芰荷葉潔、芙蓉花香、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

言高余冠使之岌岌如山之峻焉長余佩使之陸離
而衆錯美好焉其氣芬芳其色潤澤相與雜糅以有
此冠佩之飾唯欲昭明吾質性之無虧損耳此與上
章皆所謂修吾初服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
菲菲其彌章
言于是忽然回首而反顧遠望而游目將往觀乎四
方荒遠之境不能久息於椒丘也則見吾佩之繽紛
而盛繁飾而美而香氣菲菲然愈以章明焉○繽紛
盛貌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叶直良切）
言人生各有所樂余獨以好修爲樂而不改其故常
雖體解吾身猶不肯變前之志則靈修雖數化而齋
怒黨人雖嫉妒而謠諑豈可使余心之懲刱此而少
易其操也哉此處一結○體解猶支解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同鯀）婞直以亡（同忘）身兮
終然殀乎羽之野（叶音渚）
女嬃屈原姊言女嬃與予枝相連屬申申詈余曰鮌
徑行直情以忘其身終然死乎羽山之野○嬋媛枝
相連引也申申重重也詈斥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叶音即）蕡菉葹以盈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叶蒲北切）
言汝何立志廣遠而博忠直而謇止以好修爲常而
盛有此姱美之節操也且今日惟蕡菉葹之類則家
佩而人服無不盈室矣子乃高自判別獨離去此而
不服哉○蕡菉葹三惡草名
衆不可戶說（去聲）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余聽（平聲）
且言衆人不可比戶而曉之孰肯察余之中情者况

舉世盡好朋比爲奸汝何甘守煢獨而不聽余之言
乎女嬃之言如此○察余之余代原余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敶（同陳）詞
此原自歎世無知已不合于今欲合于古也言吾事
事遵依前聖以樽節其中道既以克滿其本心之量
而不見知于世故遭茲困辱也于是乃濟沅湘之二
水以南行就虞舜而陳其詞焉下文即所陳之詞
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去聲）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衖（叶乎貢切）

言啟能承禹九辯與九歌之樂而其孫太康曰事康樂娛遊以自縱不顧患難不謀後裔至于五子作歌失其家衖而國破家亡○九辯即九敘九歌即九德之歌禹樂也夏指太康家衖猶家國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叶音姑

言羿因夏之衰逐帝相而篡其位淫于遊佚于畋又好射大狐如亂流不反故不得善終其臣寒浞貪謀其家而殺之

澆 同奡 身被服強圉 同禦 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

言浞之子澆專尚強梁如被服之在身縱其淫欲之心勃勃不能自忍日事康娛忘其過惡卒為少康所誅顛隕其首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言夏桀于常道則違之故忽焉為湯所放遇殃而死商辛菹醢忠良為武王所伐而殷之宗緒不能長遠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叶七何切 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言湯禹儼畏而祗敬周之聖王講論道德而無毫釐之差賢才舉之在位能者授之以職皆循循繩墨之內無有偏頗焉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之茂行 去聲 兮苟得用此下土

言皇天之心本無所偏私阿曲遍覽下民之中有聖哲之德者則默為錯置隱為輔助故惟是聖哲之人能茂盛其德行乃使之得有此下土而為君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叶蒲北切

言試瞻前顧後相與觀于民之計算到極至處其孰有非義之事而可施用于世孰有非善之心而可被服于己者乎

阽 音占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叶呼磊切 不量鑿而正枘 儒稅切 兮固前修以菹醢

言雖阽臨吾身于危難死亡之地覽觀余之初心終未悔也蓋鑿枘之方員必相合乃可相入乃不量鑿之如何而欲正其枘以納之猶欲使正人合于邪人也不惟不能合而且有危身之禍此前世自修其德以忠君愛國之士常受菹醢之酷也○鑿斧鉞所穿

受柄之孔、柄斧鉞之柄、
曾[如字後惟曾傷爰句曾歔欷句兩曾字如字餘皆音層]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
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叶平聲]
言至此不覺歔欷鬱邑之累積。而自哀其時之不遇
也。蓋一身所服。無非香艸。則攬此茹蕙以掩涕而淚
霑其襟浪浪然矣。自啟九辨至此。皆所陳于舜之詞。
○曾、積也、當、遇也、茹、香艸、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叶平聲]駟玉虬以乘
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言跪而布其衣衽以陳詞于舜。則吾之詞耿然而明

無非大中至正之道。乃陳畢而舜無所答。則既以許
我。而吾已得此中正之道矣。于是乃辭舜而遠遊。駟
玉虬。乘鷖鳥。溘然與埃風前進。將上至于天。庶有所
遇以慰已之情也。此章結上起下。○衽、裳之際也、虬、
龍類、玉者、贊美之詞、鷖、鳳類、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同懸]圃。[叶博故切]欲少留此靈
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言朝則發軔于楚之蒼梧山。夕已至于崑崙之縣圃
余之心。豈不少欲留于君之靈瑣。無如日已將暮。恐
有所不及也。此下言欲上至于天求所遇也。○軔、揩
車木、將行則發之、蒼梧、山名、縣圃、在崑崙山上、瑣、門
鏤也、謂王之省闥、靈、贊美詞、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
將上下而求索。[叶音色]
言吾令羲和暫止其旌節。望崦嵫之山勿附近而迫
之。且其路曼曼而脩遠。吾將或上或下以求索之焉。
○羲和、日御也、弭、止也、崦嵫、日所入之山、日迫此則
暮矣、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
逍遙以相羊。[同佯]

言于是飲馬於咸池之水。總攬余轡自扶桑啟行。又
折若木之枝拂赫曦之日光。于以逍遙而相羊也
○咸池、日浴處、總、并持之也、扶桑、木名、在日所出處、
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叶章喻切]鸞鳳為[去聲]余先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言前則使望舒先驅而向導。後則使飛廉奔走而續
屬。猶恐其遲遲不進。則令鸞鳳二鳥為余先戒嚴其
道路。而迅速之。雷師反告余曰尚未備具也。○望
舒、月御、飛廉、風伯、雷師、雷神、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入聲

雲霓而來御叶音迓

言雷師既告余以未具復使鳳鳥飛騰以行夜以繼日無有止息乃忽見飄風屯聚而相遭若帥領雲霓而來迎吾也○霓屈虹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叶後五切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言凡此扈衛吾者其形其色紛然總總而或離或合斑然陸離而或上或下吾乃令天帝之主閽者開其所閉之門然有倚閶闔之天門而望予至者乎

時曖曖其將罷同疲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承上言予上下求索孰意時已曖曖將罷則垂暮矣予是攬結幽蘭以寄其無聊之況而延佇以須終亦無所遇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不分善惡而黨人好蔽人之美有嫉妒之心故耳自朝發軔至此上求之天而不遇也○曖曖日色昏昧貌罷極也言已暮也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音屑馬叶莫補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言求之于天既無所遇于是朝則濟乎西方之白水又登閬風之山緤繫吾之馬焉乃忽焉反顧而哀心所感潸然流涕何哉蓋哀此高丘之無女也此下言求女○白水神泉閬風神山在崑崙之上高丘在閬風之上女神女比賢君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叶平秘切及榮華之未落兮相去聲下女之可詒音異

言吾又溘焉遊此東方之春宮折取瓊樹之枝紉續以為佩飾及此佩之榮華未衰落相察神女之侍女將遺之使通意于神女焉○春宮青帝之宮神女所居下女侍女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音伏妃之所在叶才里切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

言吾又欲令豐隆乘雲而上求虙妃之所在解吾之佩纕以結兩家之言則令蹇修將此佩以為理焉○豐隆雲師虙妃伏羲氏之妃蹇修或謂伏羲之臣理媒之類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言此扈衛者紛然總總而或離或合求之如此急矣

乃忽緯繣乖戾而難進遇合如此艱矣于是夕而歸
則次于窮石之山至于朝而濯髮乎洧盤之水蓋神
女既不遇故歸而暫息于此耳○緯繣乖戾之意遷
進也窮石山名弱水所出者洧盤水名出崦嵫山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
違棄而改求
總承上言此神女皆自守其顔色之美而驕人傲人
日事康娛以淫遊雖信有顔色之美而驕傲無禮如
此乃呼此扈衞之人曰來吾將違棄此而改求矣
覽相(去聲)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叶後五切)望瑤臺之

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言于是或覽或相或觀于四方之極際周流遍遊乎
天上乃下至人間望有瑤玉之臺偃蹇而高者則見
有娀之佚女在其上焉○偃蹇高貌有娀佚女謂高
辛之妃契母簡狄也佚美也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
言欲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而鴆性讒毒不肯爲媒
反詐告余言不好也又欲使雄雉銜命而往其性輕
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
言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猶豫狐疑而欲自往則于
禮有不可者意欲使神俊之鳳皇往求之又已先受
高辛之賂詒而力爲之求恐高辛之先我而得也○
猶狐皆獸名猶多慮狐善疑故以爲喻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
言于是欲遠去以集而又無所可止聊浮游逍遙以
自適焉然簡狄既不可得庶幾及少康之未娶而有

家留此有虞之二姚以待己乎○二姚少康妻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叶去聲)
言雖欲求二姚但恐理則弱而無力媒則拙而不巧
而所導之言不能堅固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而
嫉賢好蔽人之美而稱人之惡故耳自朝濟白水至
此求女而一無所遇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叶音故)
此總結上文言閨中之美女既邃遠而不可遇而明

哲之君又壅蔽而不覺寤則余求索之至情徒懷歷
于中不能發泄又安能含忍鬱悒與此輩終古常處
乎上歷言求之于天求之于衆女皆寓言求君之不
遇也至哲王句則直指以言之矣
索藑茅以筳（音亭）篿（音專）兮命靈氛為（去聲）余占之曰兩美其
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
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音汝）何所獨無
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
善惡（叶上聲）
言余周覽上下以求美女而竟無所遇于是索取藑

茅之艸筳篿之具命巫祝名靈氛者為余占之不知
終有遇否靈氛乃占之而告余曰男女俱美固必相
合但孰是信汝之修潔而愛慕之者乎然九州如此
博大豈獨此處有美女乎又曰汝但勉強遠逝無復
狐疑孰有美女欲求美男而舍汝者乎且九州博大
芳艸無處無之爾何必懷此故宇而不及時遠去乎
靈氛之言如此原乃言世皆幽昧而不明眩曜而不
辨孰能察余之善惡者恐往亦無所遇也○藑茅靈
艸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艸折竹以卜曰篿靈氛
古善占者芳艸比美女眩曜惑亂貌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腰同）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叶平秘切）覽察艸木其猶未得兮豈珵
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言人生不能無好惡而好惡亦不能盡同而惟此黨
人則好惡有獨異者艾非香艸乃戶服之而盈滿于
腰間而反謂幽蘭之芳者不可佩夫艸木易知也彼
覽察之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堪任辨夫玉之美
者乎蘇取糞壤汚穢之物充蘊以為香囊而反謂申
椒為不芳也其好惡之異如此則亦安能察予之善
惡哉○珵美玉當任也蘇取也幃香囊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
言恐往無所遇故雖欲從靈氛之吉占而心猶豫狐
疑不定也乃聞巫咸將夕降矣急懷椒香糈米以要
之○巫咸古神巫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叶音御）皇剡剡其揚靈
兮告余以吉故
言此時百神翳然蔽天備降而九疑山之土神盛其
儀以迎之則見巫咸煇煌剡剡發揚其精靈告余以
吉之之故亦如靈氛所言也○皇猶煌也剡剡光貌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同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
兮摯咎繇而能調叶音同
言巫咸告余曰汝勉强升降上下以求矩矱之所同
者其必有合也昔湯禹儼敬以求臣之道合者而摯
皐陶遂能與之調和如羹焉○榘矱所同謂志同道
合者摯伊尹名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
言苟汝之中情好修此聖賢之德又何必用夫行媒
而始有合乎若傅說操版築于傅巖之埜武丁用以

卷一　離騷　廿三

爲相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
以該輔
言呂望鼓刀而屠遭周文王而得舉甯戚叩牛角而
謳歌齊桓聞之用以備輔佐之臣○該備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
夫百艸爲之不芳
言汝已往之年歲猶尚未晚將來之時亦且未已但
恐秋令欲來陰風將至鵜鴂之鳥應候先鳴使百艸
隨萎而不芳則雖欲求之亦無及矣巫咸之言如此

○秋分鵜鴂鳴則衆芳歇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薆叶音之惟此黨人之不
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原乃言以瓊爲佩如此之偃蹇而困而衆人之蔽其
美又如彼之薆然而盛也且思黨人既不信此瓊佩
之美不惟蔽之恐嫉妒而毁折之也○此偃蹇困阨
貌薆蔽翳貌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
蕙化而爲茅叶莫候切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卷一　離騷　廿四

言時既繽紛脊亂變易無常又何可久留此而不去
蓋蘭芷本芳也今已變而不芳荃蕙本芳也今已化
而爲茅此皆昔日之芳艸也何今直爲此蕭艾乎夫
豈有他故亦以世之人莫肯好修故其害至此耳○
此繽紛亂貌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音殺又欲充夫佩幃叶音
暉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叶音岐固世俗之流
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叶虎爲切覽椒蘭其猶若茲兮又況揭
車與江離

言余昔以蘭之香爲可恃兮無蘭之實而徒有其容
長則亦僅飾于外而已是自棄其美而從世俗之所
趣以苟且列于衆芳耳椒則專一于詞色之諂佞而
容貌憍慢性情慆淫若欲變爲惡賤之樧木以充人
所佩之香囊此皆于進務入之輩又何能敬守其芳
香之節乎于以見世俗之日下如水之流孰能卓然
自立而無變化者夫覽觀椒蘭之變化猶如此况揭
車與江離雖亦艸之香者未若椒蘭之甚則其無不
變可知矣○舊說椒指大夫子椒蘭指令尹子蘭然
屈子之文比物連類即此見彼若云寓意則有之實

指其名則未必然讀者詳之容長容貌長美也樧惡
木茱萸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 叶謨悲切
言椒蘭之變化如此惟茲瓊佩有非椒蘭足比者故
可貴也雖世之人委棄其美使之遭歷至此然其芳
也方且菲菲然無一毫之減損其芬也猶盛至于今
無一毫之昏昧○沬昧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
流觀乎上下 叶後五切

言余和而不戾調而有格度而有法惟好修以自娛
樂而已然美女終不敢不求聊浮游多方以求之則
及此年德方盛之時周流觀乎上下可也○余飾方
壯言修飾美德年歲未晏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叶戶郎切 折瓊枝
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 陟商切 爲去聲 余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爲車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叶所葅切
前言靈氛者以巫咸即以靈氛之占告以吉故也言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乃遍選吉日吾將遠行折取瓊
枝以爲膳羞精作瓊爢以爲糗粻又以飛龍爲駕車

之馬雜瑤玉象牙爲車以乘之蓋以黨人與我離心
不可與同故將從吉占以遠逝而疏遠此輩別求賢
瓊之所同者耳○爢爛熟也物之珍者曰瓊爢飛龍
龍有翼者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
言道路雖行欲至崑崙之山甚是修遠而亦周流不
憚勞此時揚舉雲霓之旌旗則晻藹而紛披玉鸞之
鈴者于車衡則其鳴聲啾啾然衆而不可止○邅不
進貌鈴音之和比之玉鸞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
翺翔之翼翼
言朝則發軔于東極之天津夕即至乎天之西極此
時鳳皇則翼然敬以承吾之旂高飛翺翔翼翼然端
好也此由東而西也○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
漢津也在天之東極承當也旂即雲霓之屬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予
言忽然行此流沙之地又遵赤水而徘徊容與焉乎
麾蛟龍之神物使為梁于津上又告西方之帝使之

涉予也上言由天津之東極至于天之西極忽又下
行于西方流沙之地遂循南方之赤水而周流以求
之且欲復涉于西方也○流沙即西海居延澤赤水
在南方梁橋也西皇少皞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叶音持路不周以左轉
兮指西海以為期
言此路修遠備極艱阻且屈衞紛擾不能疾行乃使
衆車迅速騰驤由徑路先行以待己于是去赤水之
上至于不周山自左而轉將復指西海以與衆車為
期會之所也此又欲從南方轉于西北以復涉于西

方耳○不周山在西北方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雲旗之委蛇
言屯聚衆車至于千乘整齊此堅而可貴之玉軑使
之並馳而駕車之八龍則蜿蜿而行載于車上之雲
旗則委蛇而飄揚也○軑車轄也以玉為之蜿蜿龍
升貌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娛樂
言此時西涉之志即欲聊且按抑以弭止其旌節然

吾之神已高馳而先往邈邈然不可遏制矣所以然
者吾將及榮華之未落余飾之方壯年歲未晏時尚
未央欲以奏九德之歌舞韶箾之樂聊假延日月以
娛樂舜禹之道而已又安能溷溷然淹留于繽紛之
世俗也哉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如字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叶戶郎切
言既陟陞以周流天上正欲乘赫戲之光以西涉之
際乃忽焉俯而臨睨舊鄉不忍去也不獨余也即僕
夫亦有悲哀舊鄉之心至于余馬亦若懷戀舊鄉蜷

局詰曲。回顧而不肯行、焉。觀此而知其依依戀楚之
心。豈無刻之能已矣。○皇天也、赫戲日光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更端以結之也。言已矣哉國既無人莫吾知矣又
何懷乎故都而不去哉既無有人足與共為美政者
矣吾將去而從彭咸之所居耳。前言依彭咸之遺則
至此曰從其所居則[illegible]必之志已決矣

卷一 離騷

屈子[illegible]卷二

胞兄張　易恒占參訂　從[illegible]
叔祖張士琦天申參定　張雲章漢瞻校閱
嗣定張　詩原稚纂輯　族兄　張覲光漢昭

受業[illegible]

九歌

九歌之神、皆楚當時所祭也、原見其禮神之辭近俚
故作為共十一篇、或云二司命宜合為一篇、末一篇
乃前十篇之亂辭也

卷二 九歌 一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天之尊神也、天神貴者太一、猶太極云、兩
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于太極、十百千萬推衍無窮、
皆始于太一、是造化之樞與也、曰東皇者天地之氣
始于東、皇者尊之之詞、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言將修祭祀之典、必選擇吉日良時、穆然肅敬以樂
上皇之神。
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瑶席兮玉瑱、同鎮盍將把
兮瓊芳。

言神之來則撫此長劒上之玉珥又佩此琳琅之美玉而璆璆然鏘鏘然鳴焉且以瑤玉飾席而安神之體則以玉為鎮而壓此席而神手中所把者惟此瓊樹之芳枝焉此敬樂上皇以劒佩坐持之美也○珥劒鐔以玉飾之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平聲）

言予是進獻肴蒸之物則以芬芳之蕙和之而以蘭之香草為藉以桂所釀之酒椒所漬之漿奠而置之為揚枹以擊鼓則疏通而不滯紓緩而不迫有節奏

而不雜亂而歌聲之妙則出于自然而無勉强生澁之患並陳此竽瑟之樂器而衆音交作洪大浩倡焉此敬樂上皇以飲食聲音之美也○蒸薰炊之物也枹擊鼓槌浩倡洪大貌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言上皇之神靈偃蹇于此其被服甚是姣麗而芳香滿堂五音繁會自欣欣然樂而安享此祭也○此偃蹇留滯貌繁會衆盛貌君指東皇

雲中君

雲中君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屏翳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叶音央）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音淡）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言神之來以蘭湯浴其身以芳香沐其首服此華采艷麗之衣如草木之花英如此其蠲潔也則其靈亦既連蜷以留于此矣但見光輝爛然昭昭未已而謇然不言安處壽宮之中與日月同其光明焉蓋雲本從龍故以龍駕車而其服如帝天之盛于以翺遊而

周章也然亦慌惚如見耳豈眞有是事哉○連蜷長曲貌憺安也壽宮卽祭祀之處贊美之詞周章猶周流也

靈皇皇兮既降（叶乎工切）猋（同焰）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音冲）

言靈之初來則皇然昭明而既降及其去也則猋然遠舉以歸于雲之中其覽觀之遠則至于極北之冀州而有餘其横被之速則極于四海之廣而無窮夫神之芳潔光輝充滿流動如此空人思之者不禁為之太息而勞心𢥞𢥞也○皇皇猶煌煌也君指雲神

湘君

湘君或謂堯之二女、死于湘水、有神名奇相者配焉、
謂奇相爲湘君、二女爲湘夫人、或謂堯之長女娥皇、
爲舜正妃、故稱君、次女女英、爲舜次妃、故降稱夫人、
或又謂湘君、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即湘君之夫人、
俱無所實指、三說未知孰是、並存之、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
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叶音釐
吹參差兮誰思。叶新齋切

言君不即行來、而夷猶于彼、若此其難進者、果爲誰

而淹留于水中之洲乎。夫君之美、飛揚要眇修飾得
宜、故我沛然乘此桂舟、當使沅湘江水無波安流以
往迎之焉。蓋吾前之望君未來、而吹此參差之洞簫
者、誰思乎、思君故也。○夷猶、自得意、參差、洞簫名、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
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
媛兮爲去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言于是駕此飛龍之舟、北行以迎之、又遲遲以至洞
庭之湖。其舟之飾、則以薜荔繚繞于櫂楫之上、復以
蕙草綢繆束縛之、又以蓀之香草縛于舟之橋、而旌

旗之竿。則以蘭木爲之。于是眺望涔水之陽。以至極
遠之浦。遂橫舟大江之中、而歌嘯慷慨。以發揚吾之
精靈、而感格之、乃揚靈未已。而此嬋媛嬌美之下女、
見吾慕望之切、不禁爲之長太息焉。而余此時涕流
橫溢、如潺湲之水。蓋此心隱痛思君、故陫然如病者
之輾側不安耳。○飛龍、以龍翼舟、欲其疾也、洞庭、太
湖名、柏、擢楫之屬、蓀、香草、橈、船橹也、涔、水名、水中沙
渚曰浦、大江、即揚子江、女、湘君之侍女、即下女也、此
嬋媛、美好貌、潺湲、水流貌、陫、病貌、

桂櫂兮蘭枻。音曳 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

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言以桂木爲櫂、以木蘭爲枻、當此隆冬盛寒。斲冰于
積雪之中、以往迎之、而終不得遇。如薜荔本緣木以
生、而采之水中。芙蓉本依水以生、而搴之木末。用力
雖勤。安可得乎。且如合昏者、心異。故媒雖勞而議皆
不成。結友者交疏。則恩不甚而輕爲棄絕耳。○枻、船
傍板也、

石瀨音賴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
告余以不閒。

言此多石之瀨。則水淺而難進矣。此翼舟之龍、則翩

然而不前矣蓋以君之與吾交也尚未忠誠故使吾
願不得遂而怨長君之與吾期也不能信實故反告
余謂無閒暇也

鼂同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
堂下叶後五切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音里采芳洲兮
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同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言朝則騁騖于江水之皋夕則弭止其節于北之洲
渚則惟見鳥飛次于屋上水周繞乎堂下而終不見
湘君之來也于是捐余之玉玦于江中遺余之雜佩
于澧浦并采此芳洲中之杜若將以遺于下女使轉

致之湘君以達已慇懃之意且謂之曰時易失而難
得庶及時而相與逍遙容與也○玦環之不周者澧
水名杜若香草湘君水神故以玦佩投水中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音鳥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叶後五切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叶音帳鳥
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言此帝子既降于北渚而余視之眇眇然遠莫能見
故中心愁悶也當此之時嫋嫋乎秋風之弱而長也
蓋洞庭生波而木葉將脫矣夫薠生于秋長于洲渚
之上故登白薠以騁望庶幾得良晤之佳期向夕張
設帷帳以慰吾望乎夫罾宜施于蘋中鳥必集于木
上此理之常乃二物所處皆不得所猶已與帝子乖

違不得一遇也已○帝子指湘夫人眇眇猶杳杳嫋
嫋弱而長貌白薠草名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
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
江皋夕濟兮西澨音逝

言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吾思公子獨未敢以
言乎然雖未敢言而思終不忘也乃遠望北渚而荒
忽莫覩惟見流水之潺湲而已則思亦何益之有哉
夫麋當在乎山林何為乎庭中也蛟當在乎深淵何
為乎水裔也吾與公子其乖違亦如是矣于是朝則

馳馬于江臯，夕則濟乎西澨，水陸並進以求之焉。○公子亦指湘夫人。裔、澨，皆水涯。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叶居乂切）蓀壁兮紫壇，（匊同）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同）薜荔兮爲帷，擗（劈同）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鎭，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叶寒剛切）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言側聞佳人使人召予，則將騰余之駕與之偕往，因爲之築室水中，葺荷葉以爲覆蓋焉。飾蓀以爲室之

壁，砌紫貝以爲庭之壇焉。播芳椒于階陛以成其堂焉。以桂木爲棟梁，以木蘭爲榱簷焉。以辛夷木爲門戶上之楣，以葯之芳草飾其房焉。罔結薜荔以爲帷帳，則劈蕙以東櫋而張之。復以白玉爲鎭而壓之四垂，使帷帳不飄揚焉。布蒔石上所生之蘭于堂室間，令芳香焉。又以芷葺其荷蓋之屋，而以杜衡束縛繚繞之，使堅固焉。會合百草之香者使充實于庭焉。建立芳馨之物于廊廡大門焉。蓋室之美麗芳潔如此，則使九疑山之神繽紛而並迎之，庶靈之來也如雲而盛乎。○佳人亦指湘夫人。紫，紫貝也。壇，中庭也。橑，在簷間。辛夷，木名。楣，門戶上小橫梁也。葯，香草。櫋，施帷帳之柱。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生石上者曰石蘭。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叠）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叶章與切）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說見湘君。○褋，襌襦也。汀，渚之別名。遠者，即指夫人，或曰夫人之從者。

大司命

大司命主人生死壽夭之命者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叶後五切踰空桑兮從女音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言司命大開天門紛然東乘如元雲之盛令飄風先驅向導使涷雨清道灑塵將迴翔而下降矣則余將踰空桑之山以從汝焉但九州之民總總乎如此其盛汝何爲曰其壽夭皆在予乎○涷雨暴雨君指大司命空桑山名予代司命予也下章同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音岡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言汝高飛安翔乘此輕清之氣而以陰陽爲御吾將與君整齊其駕疾速其行導引以之九坑則見君之靈衣被被而美好玉佩陸離而參錯而陰陽迭運變化無窮衆人亦安測其所爲乎○帝亦謂大司命九坑猶九垓被被美好貌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叶鐵因切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言吾折此扶疏之麻摘其瑤華將以遺乎離別而索居者蓋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不與之漸近則愈疏而不親也然司命已乘此龍車之轔轔高馳而冲天矣則惟結此桂樹之枝徘徊延竚愈深吾思而愁人益甚耳夫亦柰之何哉願長如今日無有虧損庶可與離居者相近也但人命固有一定之數生死壽夭皆在司命而或離或合豈人力之所可爲哉○轔轔車聲當猶數也

少司命

少司命、即大司命之副也、

蘼（同）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川後五切）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言此時秋蘭麋蕪羅列生于堂下。綠葉素枝。其芳香菲菲襲予也。然九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而司命何必代爲之愁苦乎。○麋蕪香草、蓀、指少司命、

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當此秋蘭青青茂盛。綠葉紫莖之時。來承祭祀。人民衆多。美人滿堂也。乃司命獨與余睨而相視。成此親暱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往來如此奄忽也。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狎見也。蓋人生之悲。莫悲于生別離。而樂莫樂于新相知。今司命衣此荷衣。束此蕙帶。儵然而來。忽然而逝。雖欲與之長有相知之樂。而無離別之悲。其可得乎。今且將夕宿于上帝之郊矣。試問之曰。君其誰人之待乎。乃在此雲之際也。○君亦指少司命、

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

二句衍文、

與女（音汝下同）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嬍（美同）人兮未徠。（來同）臨風怳兮浩歌。

言欲與汝共沐于咸池。以晞汝髮于陽之阿。無如遥望美人杳然不來。則亦惟臨風而怳然浩歌已矣。○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陽、日、阿、曲也、嬍人、亦指少司命、

孔蓋兮翠旍（旌同）登九天兮撫彗星。（慫同）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平聲）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以翡翠之羽爲旌旗。上登九天。手撫彗星。以掃除天下之邪穢。竦然佩夫長劍。以擁護此少而幼。老而艾者。其執心公方如此。故獨宜爲民之所取正也。○彗星、天以除穢也、

東君

東君、日神也、日出東方、故曰東君、

暾（音吞）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叶音芒）

言日出東方。而照吾檻楯。則自于扶桑。撫其御車之馬。從容馳驅。而寘寘之夜。皎然既明矣。○日將入曰晡、將出曰暾、余代東君余也、日行如車輪、車必有馬、故言馬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叶胡威切）

言駕此如龍之輈轅。乘此如雷之車輪。載此雲旗于車上。而委蛇以行。其光景摩盪之時。有令人長太息于其未上將上。而此心低徊焉顧念懷思者。○輈、卽轅也、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音更）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其呂切）鳴鯱（同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叶音戶）翾飛兮翠曾。（同憎）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叶音卽）靈之來兮蔽日。

此言祭祀之地。其聲色之美。足以娛人。能使觀者安然忘歸也。何以見聲色之娛哉。有急張之瑟。有交擊之鼓。有簫焉。有鐘焉。有懸鐘磬之簴。則以瑤玉飾之焉。鳴其鯱焉。吹其竽焉。于是靈保之美。男賢姱之美女。翾然飛揚。如翠鳥之高舉。各陳詩歌。會合而舞。無不應乎律呂。合乎節奏。而斯時靈之來。自翳然而蔽日也。○緪、急張絃也、交鼓、鼓屬、會、高舉也、保、如傭保之保、姱、美女之稱、靈賢、皆贊美詞、此如俗之賽神、有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入聲）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叶胡剛切）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叶戶郎切）

青、東方色、白、西方色、日出東方、入西方、故青衣而白裳、言服此青雲之衣。白霓之裳、舉長矢以射天狼貪殘之星。遂彀其弧而操之。反而淪沒下降。援北斗之星。以斟酌桂漿焉。于是一日之功既畢。則操持其轡。高馳翱翔。杳乎冥冥。入于太陰。東行而復上也。○天狼、弧、皆星名、撰、持也、

河伯

河伯、九河之神也、

與女(音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叶音鏈)

言欲與汝遊于九河。以見衝風之起而橫波。則汝必乘此水車。以荷爲車蓋而駕車者。則以兩龍爲服馬。而兩驂馬。則以螭爲之。○螭。似龍而色黃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叶胡威切)

言余欲與汝遊而汝不至。于是登崑崙之山以四望。而此心飛揚不定。浩蕩無依。日雖將暮。猶悵然忘歸。則惟思此極遠之浦。寤懷不忘耳。

魚鱗屋兮龍堂。(叶音同) 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

言汝以魚鱗飾屋。龍鱗飾堂。紫貝爲闕。珍珠爲宮。所居雖華美。亦何爲久戀此水中而不至乎。

乘白黿兮逐文魚。(叶上聲) 與女(音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叶後五切)

言汝尚乘此有力之白黿。逐此善飛之文魚。吾與汝遊于河之渚。則見流水澌然渙漫。紛然衆多。莫不自上而下流焉。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言此時吾與汝不忍相別。故子交執余手以將東行。而予遂送子于南浦。則見波滔滔而流以來迎汝。魚鄰鄰而盛以來送予也。○美人。指河伯。鄰鄰。衆貌。媵。送也。相別時。有迎其去者。有送其歸者。

山鬼

山鬼、猶云山神山靈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善同）窈窕。

言若有人在于山之阿。被薜荔之衣。而以女羅為帶。既美目而含睇。又好口而宜笑。子其有慕予之心乎。抑何善于窈窕也。○女蘿、兔絲也。子、指山鬼。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叶新齋切）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叶音釐）

言子乘赤色之豹。從有文之貍。辛夷以為車。結桂以為旗。被石蘭。帶杜衡。騎從車旗服飾之美如此。而又採折芳馨之物。以遺于所思之人。奈予處于幽暗篁篠之間。終不得見天日。而道路險阻艱難。獨後他人以來耳。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叶後五切）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言子特然獨立于山之上。雲容容然反在于下。杳乎冥冥雖白晝猶然晦暗。而東風忽然以起。則神靈之雨應之。蓋山川出雲雨。故神妙有如此者。但予以靈修之故。不得已留滯于此。而憺然忘歸。且年歲既已垂暮。誰復能榮華予者乎。言不得與之相親。若有虛其慕思之心也。○表、特也。容容、雲盛貌。靈修、指君。

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平聲）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言我欲采三秀之艸于山間。惟見山石磊磊。而多葛艸蔓蔓而盛。隨所之而不得也。是以心怨公子。而悵然忘歸。則君雖思我。而我焉得有閒暇之時乎。○三秀、芝艸也。公子、或謂公子椒、亦不必泥。君、指山鬼。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叶卜各切）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汝為山中之人。以杜若為芳。采而佩之。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如此其香潔也。然君雖思我乎。我尚猶豫狐疑。或然或否也。蓋原既被放。憂讒畏譏。而楚國之政日壞。勢月蹙。如山石之磊磊而險。葛艸之蔓蔓而蕪。即使楚王思而名之。歸志未敢即決。故寓意如此。然亦有激而反言之辭耳。其念君憂國之心益迫矣。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音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

蕭搜叶音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深山之中雷填填而震雨冥冥而零猿啾啾而叫狖乘夜而鳴風颯颯而慘木蕭蕭而悲余即不敢怨公子而思之乎亦已悵然忘歸徒抱此離別之憂已矣此皆寓言楚國之亂也

國殤

國殤謂死國事者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叶音匝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叶音荷

言方戰之時手操吳戈身被犀甲車轂交錯短兵相接旌旗蔽日强敵若雲矢墜如雨而戰士爭先致死也○吳戈吳人所造犀甲犀皮爲之

凌余陣兮躐余行叶戶郎切左驂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縶四馬叶滿補切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叶上聲嚴殺盡兮弃原埜叶音渚

言敵人凌亂我之陣勢踐躐我之行列左驂已死右者又爲刃傷於是車馬無用則埋輪縶馬而志愈厲氣愈盛援玉枹以擊鳴鼓斯時天時慘然懟怨威靈赫然奮怒進而鏖戰痛殺靡遺棄屍原野亦所甘心焉○枹色如玉故曰玉枹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叶音視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叶音盈

言戰士之心出不思入往不思反平原荒忽道路超遠亦不足道挾帶長劍挾秦弓身首雖離心不懲艾

而有悔誠哉勇且武也蓋其剛强不可凌犯之氣身雖死而神則靈故其魂魄毅然爲鬼中之雄傑耳

秦弓秦人所造

禮魂

禮魂禮其神而祭之也或以此爲九歌之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言祀禮旣成會聚擊鼓傳遞香芭更代爲舞姱美之女倡其詩歌而翱翔容與也蓋凡此春蘭秋鞠之香芭宜隨時以獻於神長無斷絕以至終古焉

屈子貫卷三　　受業楊夢熊男吉編次

朱文龍方府

胞兄張　易恒占參訂　侯開國鳳阿

叔祖張士琦天申參定　同學嚴　勤宜令校閱

嘉定張　詩原雅集輯　王　晦樹百

奚士桂中石

天問

辭既鬼怪、詼著自然荒唐詼詭、亏止就向來之註節之以備覽、不敢參以已見、實亦不能參也、王逸以為題壁之辭、故文義無次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也、上下、天地也、

冥昭瞢（音蒙）闇。誰能極之。馮（音平後惟舞馮夷馮字如字餘皆同）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也、瞢暗、晝夜未分之時、馮翼、氤氳浮動貌、

惟像、言像之無形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叶虎為切）

三合、謂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必合而後生、

本、陰陽之本、即太極也、化、造化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天形也、則、法也、九重、陽數之極、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叶音基）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車轂之受軸處、言轉也、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此問天之斡維、繫于何所、太極之樞、加于何所、地下有八柱、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叶音注）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叶所向切）

九天、即九重、放、至也、隅隈、地之稜角、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合也、問天與地會合于何所、十二、自子至亥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音起）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溫泉也、在日所出處、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此問月有何德、能死而復生、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在其腹、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叶音紫）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即釋氏所謂九子母、伯強、大厲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叶音芒）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叶音常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叶戶
郎切之。
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何以舉之、且皆曰無憂、堯何不
且小試、而遂行其說、
鴟龜曳銜。鯀何聽叶平聲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鴟龜如應龍之屬、曳銜、曳尾而銜食也、謂鯀聽鴟龜
之計而敗其事、然若順彼之欲、未必不成功、舜何遽
刑之、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叶所加切伯禹腹鯀。夫何以變

卷三　天問　三

化叶虎瓜切
遏止在羽山、何又久不施刑、腹鯀、在鯀懷抱中也、變
化、禹有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禹纂就前緒、成父之功、何續繼其初業。而謀不同、如
是、
洪泉極深、何以寘同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叶敷連切之。
洪水汎濫、禹何用寘塞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
高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叶音勒

山海經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水泉流通、有翼之
龍爲應龍、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同地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
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地傾東南、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洿、深也、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音妥其衍幾何。
橢、狹而長也、衍、餘也、
崑崙縣圃。其凥苦高切安在。叶音紫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卷三　天問　四

凥、尾閭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同闢啓。何氣通焉。
啓、開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照之、其有日處
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林未詳、猩猩能言、
焉有龍虯。負熊以遊。
負熊未詳、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叶音紫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音與卯叶年[illegible]

死叶

虺、蛇屬、宋玉招魂、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倏忽、長人、防風氏也、

靡蓱音屏九衢。枲音徙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南海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

三年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叶音紫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黑水、三危、見禹貢、玄趾未詳、

卷三 天問 五。

鯥魚何所。鬿音祈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鯥魚、鯉也、山海經姑射山有鯥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彈、射也、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艸木枯焦、命羿仰射中其九日、其九烏皆死、墮其一日、解羽即日中烏死、而羽翼解落也、

禹之力獻功。叶音光 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同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禹以勤力自獻其功、舜使之省視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氏女、而通夫婦之道于台桑之地、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叶平秘切

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未詳、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同孽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叶音疊

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歸啟、是啟反代益作后也、蠥、憂也、于時有扈不服、遂與大戰于甘、故曰遭憂、啟又何以能思惟所憂、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

皆歸䠶同射 鞫同鞫 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叶乎工切

未詳、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叶音基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叶音低

卷三 天問 六。

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謂啟夢賓于天、得帝樂以歸、勤子屠母、淮南子禹治水時、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恐、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啟生、其石在嵩山、竟地即化石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去聲彼雒嬪、

天降夷羿、弑夏后相、革變其道、以憂夏民、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

馮珧音姚利決。封豨是䠶。叶時若切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

若。
焉、引弓滿也、䠶弓名決、象骨爲之、謂羿射𤢖封豨、以
其肉膏祭上帝、上帝何不順羿之所爲、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叶謨悲切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寒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與之謀殺羿、羿之射藝、
勇猛貫革、何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揆亦謀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此又言鮌事、上二句未詳、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
作黃能、能、三足鼈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卷三 天問 七

秬、黑黍、莆、蒲也、雚、萑也、餘未詳、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同縱
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
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
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嬰茀、縈繞
如茀之長、茀引繳索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蓱即屏翳、雨師名、號則雨興、又天撰十二神鹿一身
八足兩頭、何獨膺受其異體、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叶一先切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下未詳、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叶音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
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叶養里切
奡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之亂、少康因
獵、放犬逐獸、遂襲殺奡而斷其頭、此女岐、奡嫂也、言
女岐與奡淫泆、爲之縫裳、共舍而止、少康襲得女岐
頭、以爲奡、遂斷之、故曰易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音福舟斟尋。何道取叶此苟切之。
湯本康字、少康也、旅、有衆一旅也、言后相已傾覆于

卷三 天問 八

斟尋之國、少康何道復能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得妹嬉、肆其情志、爲湯所放、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叶音矜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舜孝如是、父何不爲之娶、而使之鰥、堯妻舜不告其
父母、二女何得與舜相親、
厥萌在初。何所意音億焉。璜臺十成。何所極焉。
賢者預見萌芽之端、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璜臺
十重、誰使之至此極、璜臺即瑤臺、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伏羲始畫八卦、萬民立以爲帝、孰開導而尊尚之、女
蝸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是、孰制匠而圖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象無道、舜服事之、終欲害舜、以肆其犬豕之心、何其
身終不危敗、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其義未詳、或謂兩男子、指太伯虞仲、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伊尹始仕、因緣而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承
用其謀、伐桀滅之、

卷三 天問 九

帝乃降觀。下同伊摯。叶音哲 何條放致伐。而黎服大說。
湯降觀下民、而逢尹伐桀、鳴條、黎民大說、
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叶許聲
簡狄侍嚳于臺上、飛燕墮卵、喜而吞之、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啟兼秉禹之末德、禹善之、伐滅有扈、使爲牧豎、
干協時舞。何以懷叶胡威切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舜以干羽合舞、有苗何懷而格之、紂無道、天下將叛、
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美若是、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有扈乃牧豎之人、何逢遇而爲諸侯、啟伐有扈、襲于
牀上擊之、其命何所從出、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叶音犂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叶音釐
朴大也、湯秉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所得禽
獸徧班惠祿于百姓、非但驅騁往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人循昏暗之道、有夸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晉大夫
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泆、
婦人歌墓門有棘之詩、刺之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

卷三 天問 十

也、子何不愧、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叶虛良切 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惑亂之弟、謂象也、後嗣逢長、封于有庳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湯東巡、至有莘氏、因乞匄伊尹、乃得吉善之妃、吉妃
有莘氏女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叶芳尾切
小子謂伊尹、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
去無顧、未幾果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
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

人取養之、既長大、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故以爲女之
媵臣、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叶于其切）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即夏臺、湯既無罪而得出、遂不勝衆人歸湯之
心、而以伐桀、乃桀先拘湯以挑之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武王伐紂、紂使膠鬲視師、問師期、武王曰、以甲子日、
鬲還報紂、會天大雨、武王晝夜兼行、或諫曰、軍士甚
苦、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令報紂矣、吾師不到、
紂必殺之、故不敢息、欲救賢者之死也、斯時將帥勇

猛、如蒼鳥之羣飛、武王能聚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叶湯何切）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
之旗、所謂列擊紂躬也、斯時周公甚不以爲善、何又
揆度咨嗟、使武王定周之命、天既授殷天下、今其位
安在、其亡也果何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叶戶郢切）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爭遣伐器、人之樂戰也、並驅擊翼、爭馳而進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昭王遊至南土、楚人以膠舟沉之江、下二句未詳、
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挴、貪也、巧而且貪也、周穆王得冀溫驪驊騮騄耳之
駟、西巡狩、樂而忘歸、環、旋也、
妖夫（如字）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妖夫曳衒、謂夫婦相牽引而行、以賣檿弧箕服者、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叶音異）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叶音弒）
身殺、即諸子相攻、死不得斂、屍虫出戶、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叶蒲北切）
紂心惑亂、不用輔弼忠直之言、專用讒諂之人、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叶音金）之。
雷開、紂讒臣、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同佯）狂。
梅伯、紂諸侯、忠直諫紂、紂怒殺之、
稷維元子。帝何竺（音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竺、篤厚之意、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未詳、
伯昌号（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文王號令于衰殷之際、爲紂執鞭、以作六州之牧、至

武王何遂通岐社于殷之天下以爲周之大社岐社
太王所立
遷藏去聲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太王遷寶藏以就岐下民何故隨而依之紂惑妲己
又何事可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叶古后切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
紂誅梅伯以醢遍賜諸侯文王受之乃祭告以語上
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命不可復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叶音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叶許寄切

呂望鼓刀列肆文王何所識乃就而問之望曰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何所喜乃載與俱歸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悒不能忍也載尸載木主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何畏懼
或謂晉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既集命以與王者何不有以戒之使不至于危亡
王者既受天之禮命以有天下又何爲使他姓代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用尹以爲凡臣後乃擧之爲輔弼官爲天子也
尹終能尊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之祭祀緒業
流于子孫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叶五郎切
有功之闔廬乃壽夢所生之孫少不得立離放在外
壯乃武厲能流其威于天下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叶虛良切受壽永多夫何長。
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進雉羹于上帝帝饗之錫以
壽考至八百歲
中央共牧后何忿。蠭蛾微命力何固。

驚女采薇鹿何祐。叶于忌切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自此至終皆隔句叶韻
以上皆未詳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音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叶音商
吳光卽闔廬義亦未詳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及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
子文卽鬬穀於菟義亦未詳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與上三句大抵皆言子文之事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樓圖書館

屈子貫卷四

胞兄張　易恒占參訂

叔祖張士琦天申參定　同學　勤宜令校閱

嘉定張　詩原雅纂輯　　鑑南村

秦堯日旭輪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九章

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叶平聲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叶蒲北切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言我痛惜誦言以諫其君而自致此憂愍而難釋故復發揚已之憤懣抒渫已之情愫也蓋使我所言非忠君之事而敢出之于口則可指蒼天以質正之且令五帝折其中戒飭六神以質對其所服之詞并使山川之神備侍于左右命皐陶以聽其曲直可也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五帝五方之帝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音尤叶于其切）忘儇媚以
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言吾竭忠誠以事君反為衆所棄視之猶贅肬然
我之所以忘此輕儇柔媚之態甘離羣以背衆者
惟欲待明君之見知耳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去聲）臣莫若君
兮所以證之不遠
言聽言可以知行察貌可以識情吾之言行明白可
據而皆有蹤迹吾之情貌表裏如一而終始不變夫
善相臣者莫若君即此證之亦甚近而可知矣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
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言人皆營私為己吾獨篤君臣之誼先君後身無有
他志故為衆所仇讎也○專惟君專心以思君也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
之道也
言一心果決無所猶豫宜此身之不可保也疾于親
君無有他志宜有招禍之道也○疾力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
知寵之門（叶瀰中切）

言吾念念不忘君即莫以我為忠亦不討身之賤貧
也一心事君終始不貳迷然不知有寵利之門也
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叶音之）也行（去聲）不羣以
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呼其切 叶平聲）也
言忠誠如此何罪而遇罰乎大非余志所期矣行不
與衆人為羣而顛頓隕越如此宜為人所咍笑矣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
而莫之白（叶音獮）也
言余紛然遇此尤遭此謗謇然不釋以至情志沈抑
不能上達非以讒人壅蔽無由辨白故耶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中情當作善惡 惡叶去聲）固煩
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言余心憂悶余身徬徨孰能察其中之善惡哉即煩
瑣其言綴結以詒之君奈欲陳吾志而終無道路也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
兮中悶瞀（音茂）之忳忳
言進退維谷語默兩難益使余徬徨憂悶無已耳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
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
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叶養里切）

言余疇昔之夜夢登于天至于中道無舟杭可濟而止未知其兆何如乃使厲神占之占者告余曰汝立志太高跋無崖岸故危而無援獨而無伴日與衆離異也此告以所占之象下曰字乃設爲厲神勸原之詞言思君固臣子之義但君之賢否明暗不同故可思而不可恃汝今遭衆人之讒言如火之鑠金無有不消非以君之如是不可恃故逢此危殆耶○厲神巫祝能占卜者厲神本殤鬼精氣未滅能假生人發洩其靈而巫祝能服之以神其術故可謂巫祝爲厲神

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叶音替

言人懲于羹之熱則于韲之涼者猶吹之汝何不變其初志乎不變其志而欲得君是猶去其階梯以望登天也汝何猶守曩日之故態乎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言汝志態如此宜衆人驚駭遑遽與汝離心孰肯與之爲伴侶乎如同至一處而獨異其路則當中道險阻又孰有爲之援引者乎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叶許候切 行 去聲 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言晉之申生孝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終不愛之所行婞直不能從容暇豫如鮌雖遭堯之君不能成其功用也厲神勸原之言如此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至此屈子之心若有所感因言吾前聞作忠造怨之言意以既忠矣焉有造怨事嘗忽視之謂其言太過迨更歷世故乃知天下之情變無窮如九折臂始成

名醫吾之更歷既久始知前所聞之言信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 叶後五切 設張辟 同闢 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言今射獵之矰弋則機而在上捕禽獸之罻羅則張而在下蓋讒人陰設機械巧張密開中傷善類以娛樂其君使人危殆不安欲側身避之而無所也

欲儃 音蟬 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 叶音夷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 音汝 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 音半 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言欲儃佪以少求徬徨于君側則恐增益其患而遭

尤日甚。欲高飛遠集。避于無人之地。則君得毋曰汝
今去我。又何之乎。欲横奔失路。如衆人之違道從俗。
無如吾之初志。又堅固不忍自變。其䟦前疐後。往而
輒窮如此。如背與膺本屬一體。今則中半而分之。故
二者交痛。而此心鬱結不舒。紆軫不釋也。○儃佪、徘
徊不進貌。牉、中分也。紆、曲。軫、動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以滋菊兮。願
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叶音芒
撟音皎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叶音商

言于是舂擣木蘭。矯揉蕙艸。以申椒爲精細之糧。播

種江離。滋灌秋菊。願于春日備此芳香之糗糧。高飛
遠去耳。但恐吾之性情。吾之氣質不能取信于天下。
故重著此詞以自明。則惟舉此平日所愛之道以隱
居自娛。願高舉深思。奉身遠引而已矣。○糳、精細米。
撟、舉也。此、媚。乃媚愛之媚。私處、謂隱居。曾、亦高舉也。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
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
圃。叶去聲 登崑崙兮食玉英。叶音央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
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言余少好此美麗之奇服。至老不衰。奇服如何。腰帶
長鋏之劍。則參錯而陸離。首冠切雲之冠。則高峻而
崔嵬。被明月之美珠。佩貴重之璐玉。奈世方溷濁。莫
能知我。故服此奇服。高馳不顧。駕青虬驂白螭。去溷

濁之世。而與虞舜遊于瑤玉之圃。登崑崙之高山。食
美玉之華英。而緜緜之壽。與天地比永。炯炯之光。與
日月齊輝焉。豈與夫世之庸庸者。共生滅于覆載間
也。然則今之南夷。既莫吾知。余將乘旦以濟江湘之
水矣。○鋏、劍把。切雲、高冠名。明月、夜珠也。青虬、青色
之虬。白螭、白色之螭。瑤圃、即縣圃。玉英、玉液也。南夷、
謂楚國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音哀秋冬之緒風。叶音分 步余馬兮山
皐。邸余車兮方林。

言于是行至鄂州。登其洲渚。以反顧楚國而欸然歎

秋冬之緒風乃步馬于山臯舍車于方林焉蓋秋冬
之風淒冽之氣也以比楚國政事日壞風俗日衰故
顧之而歎不忍驟去也○欸歎聲鄂地名緒餘也方
林廣林也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疑滯（叶音帝）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
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言于是乘此舲船泝流而上以渡沅水整齊吳榜以
擊水而波文生焉則見船容與不進淹留回水之中
而凝滯之甚乃復順流而下朝發枉渚夕宿辰陽道

路之僻遠如此然苟我心之端而不邪直而不曲又
何傷乎○舲船小船吳榜吳人所爲之櫂汰水波回
文也枉渚辰陽皆地名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
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
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
乎山中（叶虛艮切）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叶渠王切）
言船入溆浦儃佪不進迷然不知吾之所往但見所
至之地深林杳冥乃猿狖所居其山則峻高以蔽日

其下則幽晦以多雨且霰雪紛然一望無涯而霏霏
之雲承乎簷宇山中淒凉之況如此自哀吾生有憂
無樂而幽獨以處此者亦以吾之不能變心從俗愁
苦終窮亦所宜矣○溆浦水名霰雪粒也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臝同裸）（叶戶郎切）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叶音喜）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
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言觀于接輿桑扈則忠賢豈必皆用乎觀于伍子比
干自前世盡然又何怨今之人乎吾將董我前途之
道無所猶豫重昏以終身所不悔也○桑扈即子桑

戶臝行赤身行也董督也不豫猶豫意重昏即杳冥幽
晦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去聲）兮燕雀烏鵲巢堂壇（音善）兮露
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音博）兮陰陽易位
時不當（平聲）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叶戶郎切）兮
言鸞俊之鳥則日以遠矣凡庸之鳥則巢堂壇矣芳
香之艸木則死于林薄矣腥臊之物並進而臭之芳
者不得近矣陰陽之位變易而不當其時矣懷忠信
之心而徬徨無歸則將高馳而遠行矣○露申香艸
名林薄之薄叢也得薄之薄近也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
仲春而東遷
言皇天之命雜亂不純百姓何辜倉皇無措流離相
失方仲春之時皆東遷焉朱子謂原被放時適會凶
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
之鼂吾以行（叶戶郎切）
言去郢都之故鄉東遷就遠循江夏二水以流亡方
出國門之時此心誰不軫動懷思而仲春甲日之朝
則吾亦于以行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音超）荒忽其焉極楫亝（同齊）揚以容與
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言吾發郢都去閭門悵乎荒忽無有窮極而舟楫齊
舉飛揚容與此時哀見君之不再得也○怊悵恨意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
言望故國之長楸而慨焉太息涕零如霰迫橫過夏
水之首向西而浮回顧國門而杳乎不見矣○楸木
名樹于墓上望長楸別墳墓也夏首夏水之口龍門

郢都東門卽前所出之門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音隻）順風波而流從兮
焉洋洋而為客
言此心牽戀傷懷眇然不知所蹠之何地則順此風
波縱其漂流而洋洋乎將安所為客乎○此嬋媛牽
引貌蹠踐也
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音博）心絓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叶旋灼切）
言于是凌亂陽侯氾濫之波翺翔焉無所終薄而心
則絓結不解思則蹇產不釋焉○陽侯陵陽國侯沒
于水為水神絓結束縛貌蹇產詰曲貌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叶音公）去終古之所居
兮今逍遙而來東
言前此既過夏首而西浮方將運轉其舟向東而下
浮乃又逆流而上洞庭之湖復順流而下江焉道路
之縈紆如此蓋已去吾先人終古之所居而逍遙以
來東矣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故都之日遠
言吾雖逍遙來東而靈魂之欲歸何須臾忘反乎今

則夏水之浦。反在吾背。而吾則漸東。郢都漸西。是以思之而哀其日遠耳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叶音分

言于是登大墳以遠望。欲以舒吾憂心。奈故都平樂之州土日遠而漂泊于大江之介。故感風景之殊。而使我心悲耳。蓋此時夏水已行盡。而大江猶未過焉○水中高者爲墳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言縱吾之船。以當陵陽之波。而將焉至乎。及淼然南渡大江而亦終焉如乎。蓋此時則已渡江矣。又言滄桑變易在瞬息間。即今夏水已遠。苟其變爲丘陵。吾曾不知也。而又安知郢之兩東門不已蕪穢乎。然孰謂其可以蕪穢者乎。○陵陽即陽侯。夏之爲丘。舊註家皆訓楚之夏屋已爲丘墟。夏字覺無根。愚意原借上夏水襯起兩東門耳。故易之以俟知者。郢都東關有兩門。故曰兩東門。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言吾惟恐國之蕪穢。所以心久不怡。而憂與憂相續不絕。又思郢路遼遠。而江夏已渡。不可復涉此水而歸矣。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言忽焉遺棄不信我者。至今九年猶不復召。是以慘鬱不通。蹇然徬徨而含慼也。○慼局促不寧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障之。被同披

言小人外承君之歡心。諂媚汋約。誠使人心意軟弱

不能自持。是以忠言湛湛。願進忠益者。反嫉妒之紛披離散以障壅之也。○汋約諂媚態。諶誠也。荏草之柔者。湛湛澄清貌。披離如枝葉之紛披離散。喻小人之衆而亂也。

彼堯舜之抗行去聲兮。瞭杳杳而薄天。薄音博　天叶鐵因切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言堯舜之高行。瞭然明白。杳杳乎與天不遠。而衆讒人之嫉妒者。反謂其不傳子傳賢。而被以不慈之僞名焉。

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

超遠而踰邁。

言君憎惡愠惀怨此好修美德之人。而反好此讒人之外貌忼慨者。不知衆讒人踥蹀競進。則君子之美者自超然遠去而遁逸矣○忼慨謂裝飾于外者踥蹀衆進之貌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叶音欺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言曼引余目周流遍觀冀一反郢都將何時乎但鳥戀舊巢飛則必反乎故鄉狐戀舊窟死則必以首枕其丘信非吾罪而棄逐于此何日何夜能忘反乎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上聲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

言此心鬱鬱憂思永歎增傷蹇產不釋而遭此長夜秋風之變動我容貌者又何回旋極盛浮浮不定乎乃計思君之爲人多怒無節亦如秋風之回旋不定故使我心慢慢傷痛也○數計也蓀指君也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叶平聲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言君多怒無節故民皆獲罪非其自取吾不憚煩勞不暇從容願遥赴橫奔覽觀其尤過之所在而鎮撫之故結此微情爲詞而陳之將舉以遺夫美人以息其怒○美人亦指君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叶音之

說見離騷○回畔背去也

憍同驕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叶音戶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去聲余而造怒

言君自恃其才能以驕矜誇覽于我故畔成言而怒

轉盛也蓋原之陳詞本欲以息其怒乃反因之而造
怒也豈不悖哉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叶徒敢切
言願承閒自明而君怒方盛故此心震悼不敢所可
悲者卽欲遲回爲以冀復進而此心終怛傷憺憺耳
○此夷猶遲回意憺憺卽欲自明而不敢意
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同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
衆果以我爲患叶胡門切
言吾歷敘眞情以陳此辭而君佯聾不聞者蓋忠誠

懇切之人必不肯爲阿諛諂媚之事衆黨人果以爲
患而譏之故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同忘何獨樂斯之
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叶胡光切
言前此吾之所陳無非光明正大昭彰宣著之道吾
君豈不至今皆用忘之乎則吾亦何獨樂此蹇蹇之
忠信而陳詞不已夫亦願君德之完備無缺耳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
遠聞而難虧
言君能望三皇五帝以爲法像指彭咸之所諫以爲

儀式則完美矣蓋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其造詣之
能無極而不至則聲譽自遠聞而不虧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穫
承上言善者性之有不由外來名者實之賓不可虛
作故有施方有報既實方有穫未有無施有報不實
有穫者則亦未有無其善而有其名者矣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叶平聲憍吾以
其美好兮傲朕辭而不聽平聲
少小也猶云短歌下卽歌詞言吾昔與君勞心焦思

日夜不息以諫之而君不能平正其是非顧乃自多
其能傲視吾所陳之辭而不聽也○抽抽而出之焦
勞之意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
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音卓遠而日
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大也猶云長歌下皆歌詞言有鳥自南來集漢北
比鳥甚好姱佳麗也乃離散中分獨處異域既惸獨
不與凡鳥爲羣又無良媒在君之側而道路逴遠故
吾君日忘一日使之不得自申不禁望北山而流涕

臨流水而太息也。此原託鳥以自喻也。○南、郢都也、漢北指所遷之地、原所遷大約在郢都之南江漢之北、違亦遠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言回望孟夏之時。夜何其短。至今秋夜自晦及明。若歲之長久。故郢路雖極遼遠。而吾之魂則一夕而九往也。蓋原之思君。夢寐之間。輾轉不忘。亦可悲矣。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言夢寐之間。不知路之曲直。惟南指月與星冒冒以行。欲徑往而又有所不得也。然吾之魂自能識之。故營營然終覓路以歸焉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言吾之靈魂何忠信質直如是乎。無如人之心異于吾之心也。則余雖欲歸而理弱媒阻。無為道達吾意者。亦安知余所守之從容不變乎。○從容、謂處之自然不變所守也、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叶音尋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言歷此長瀨之湍流。泝洄以上江潭之水。而猖狂驚顧。望南而行者。亦冀一反故鄉。聊以娛己之心而已。

軫石崴嵬。蹇吾願叶魚斬切兮。超回志度。行去聲隱進兮。

言吾之不肯阿諛諂媚者。蓋以崴嵬之巨石可轉而吾心不可轉。故卽遭艱阻之禍。亦所願也。夫志度超越。德行進修。則惸獨而遠遷。固其宜矣。○軫、轉動也。崴嵬、巨石貌。超回、超而過之。如云超越也。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

承上言此吾所以低佪夷猶。宿于北姑。而心思煩冤。形容瞀亂。如水之沛然徂逝而不反也。○北姑、漢北之地名。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言雖如此。而吾終愁歎苦神。靈魂遙思故鄉。不能忘也。奈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在其側。何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叶居后切兮。

言今達吾之思。以作此頌。聊自解說。而憂心不遂。斯言亦誰告乎。蓋雖告而不吾聽也。○救、解也。

懷沙

滔滔孟夏兮艸木莽莽（音姥）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

言覩此滔滔之水適當孟夏艸木茂盛之時而傷懷永哀疾流以往南土也

眴（同瞬）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叶各額切）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言南土水深木茂視之杳杳甚是清靜幽暗無聲而吾心鬱結不解紆軫不釋獨遭此憂愍而長窮于是撫其性情效其心志苟無有過失即受此寃屈而自按抑不變其心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叶音己）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illegible]

言雖欲變心從俗以刓方爲圜而常度終未能廢也從變易其行已之初心本然之常道耳得不爲君子所鄙乎則惟有章明其規畫矢志于繩墨以不改前人之法度而已內既心志忠厚外既形質端正將不爲當世大人所稱美乎然使有巧倕而不使之斲則雖有章畫志墨之工孰有能察之而知其揆度之正者以喻有[illegible]而不在位則雖有內厚質正之德孰有能察之而知其守道之正者○本常迪道也圖法度也倕舜共工名

玄文幽處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叶音芒）

言無紅紫艷麗之色又處于幽暗之所即有目者且不能識其美況以矇瞍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其于規矩方員巳無不得其正然使有目者立其側且謂其視之疏略也況以瞽者視之則謂其無明也不亦宜乎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叶後五切）鳳皇在笯兮雞鶩（音木）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平聲）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言白黑變易上下倒置鳳皇在笯雞鶩翔舞雜糅玉石一槩量之惟此黨人鄙固陋不知吾之所以美故致此○笯鳥籠槩準也臧美也

任重（如字）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言所任重所載多則或陷或滯不能濟水懷握瑾瑜之美玉雖至窮固不知示于人自言不肯枉道求合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言邑中之犬羣然而吠者吠此怪異不經見之物也
維俊與傑亦人所不經見者其非之疑之固庸人之
常態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
所有（叶音繭）
言此元文質而不艷疏通于內其殊異之光采深藏
不耀衆人孰從而知之哉如深山之中名材之朴而
未斵者委積甚多而莫知其所有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音䙴）兮孰知余之
從容
言吾積仁累義謹而不肆厚而不薄以自豐足于內
知吾者其惟聖人乎乃舜不可逢孰知余所守之從
容不變乎○遌逢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言古聖人不與我並時而生亦豈知其所由乎是以
不獨舜不可逢即湯禹至今亦已久遠邈然不可慕
思矣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上聲）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
像（叶上聲）
言吾懲創違理之事改易忿懥之氣遏抑其心勉于

爲善雖遭憂愍不變其節者欲使此志可法于天下
可傳于後世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言于是進路北舍則見日色已昧昧然將暮然吾之
所以舒其憂憤娛其哀思而游衍自適者豈無志當
世哉亦以觸君之怒罪已極大故有所限制不復能
事君行道耳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
情獨無匹（叶音征）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言吾之進路北次也但見浩浩乎沅湘之廣大其分
流汨然疾逝且所歷之路甚長幽僻蔽翳遼遠荒忽
而吾懷此敦篤之質抱此忠信之情孑然無偶終莫
吾知者蓋以伯樂既沒即有良馬焉能程量其材力
耶
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加字）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
可讓願勿愛（叶於既切）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言人生稟命于天貧富貴賤生死壽夭各有錯置惟
定心廣志無所畏懼可也然吾之傷哀永嘆不能自
已者亦以世莫吾知而人心不同不可告語故也夫

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吾知之已久寧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可以爲法矣故明告君子以吾爲法各安義命無或畏懼而變心從俗也○讓猶辭也類猶法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言思美人而不見則覽涕竚視奈媒絕路阻不可結言以詒之○美人指君眙直視也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沈菀(同鬱)而莫達

言蹇蹇然中心之煩冤陷溺凝滯不能發洩申旦以舒之終沈菀不達也○申旦猶旦旦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飛而難當

言願寄言浮雲則雲神不與我將去因鳥致辭則迅疾高飛難以相值而吾之結言何自詒之○當值也

高辛之靈晟(同盛)兮遭元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叶音之)

言高辛之德靈盛如此其妃簡狄遭元鳥遺卵之祥生契以事堯而我曾不得遇明時事聖君也然即欲變節以從俗又自媿易其初心則志氣屈抑故不肯耳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叶虎爲切)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言吾歷年離愍此心非不憤懣不平。猶未敢變易所守也。寧隱忍憂悶以終我年歲。變易所守何可爲乎。○馮、憤懣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音偪）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言既知前日所行之轍迹不能成就。而猶未改此度者。蓋車雖覆。馬雖顛。所歷誠險阻。而獨懷此衆人不由而已獨由之異路。故不畏顛覆之禍也。

勒騏驥而更（平聲）駕兮。造父爲（去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音波）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言于是控勒騏驥之俊馬。更爲之駕。令造父爲我操轡。遷延逡巡次于途路。勿驅策馳驟之。假日須時。優游而進。指嶓冢山之西隈。雖至纁黃猶期必至焉。此卽所謂異路者也。○更、改也。隈、山隩。西隈、日薄西山時。纁、淺絳色。日將入、色纁且黃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言當春初歲首。白日悠長。吾將蕩志愉樂。遵江夏二水以娛吾憂焉。

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莫古切）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州。（叶古切七）

言吾擥採大薄之芳茝。搴取長洲之宿莽。以爲佩飾。而今人既不吾知。古人又不可及。則吾將誰與玩此芳艸乎。○大薄、大叢也、

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叶平秘切）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音替）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叶尺遂切）

言篇薄雜菜南人兼收並用以爲左右之交佩。而此佩雖繽紛繚轉遂枯槁而萎絕斷爛而離異者。蓋篇

薄雜菜。非芳香久固之物。故旋見其變也。則吾且儃佪娛憂以觀南人之變態而已。若吾中心獨得之快。南人豈知之乎。然有諸內者形諸外。于是發揚吾道義之充滿于中。而無竢于外者。則見吾之佩飾芳香潤澤雜然而盛。其芳華宜自中而出外也。○解、析取之也、篇、蓄、篇薄、篇之成叢者、繚轉、繚繞而轉之也、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去聲）章。

承上言芳華之盛。郁郁遠承。滿于內者自揚于外。故吾之性情。吾之氣質。保守堅固。雖居于障蔽之所。而

聾聞日章。所謂過之而愈光。抑之而愈揚者。豈如南
人之萎絕離異。變態無常哉。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
褰裳而濡足。
言欲令薜荔為理。則憚舉趾緣木。欲因芙蓉為媒。則
憚褰裳濡足。夫以薜荔為理。芙蓉為媒。特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耳。將媒不絕。路不阻。結言可詒。而美人得
見矣。顧以為憚而不為者。蓋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
為先容。故思君雖切。不肯變節屈志如此。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叶音泥)固朕情之不服兮。然

容與而狐疑。
承上言登高緣木。吾不說也。入下濡足。吾不能也。吾
情倔強。不肯與世浮沉。其然乎哉。抑尚容與而狐疑
也。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
日之未暮也。獨煢煢(同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言欲擴充成就吾前日之謀畫。以不改此度。奈命處
幽獨而時又將極。吾已矣夫。然猶願及此白日未暮。
得一見美人以慰吾思。其如不可得矣。煢煢然遷徙
南行。非以思彭咸之故也乎。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
法度之嫌疑。
言可惜往日。吾君曾信任之。受君之命。詔以昭明時
之政令。且令奉先王之功烈。使之彰示于下。而法度
之有嫌疑可議者。無不明之。○時、謂當時之政治、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同嬉)。秘密事之載心兮。
雖過失猶弗治。(平聲)
言此時國富強。法度立。國家之事。付之正直之臣。吾
君終日無事。優游以嬉。即秘密之事。吾皆得藏載于
心。雖有過失。不加罪也。○貞臣、原自謂也、

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
清澂(同澄)其然否。(叶音悲)
言此心純一敦龎。不敢漏泄國事。奈遭讒人之嫉。而
君含怒待臣。不清澈其是非。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
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同盛)氣志而過之。
言此皆讒人蔽君之聰。晦君之明。虛誕其辭。以惑君
之心。誤君之事。而又欺罔其君。君曾弗參驗考實。遂
遠遷臣而弗思也。夫信此讒諛溷濁之言。反盛怒其

氣志以督過我能不悲哉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諛而見尤叶于其切慙光景之誠信

兮身幽隱而備之

言貞臣無罪被謗見尤故以見其光景著其誠信爲慙則惟有竄身幽隱以備此光景誠信而已○景輝也光景言在外之文章誠信言在内之道德人不我知自爲表襮深以爲恥也

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絶名兮惜廱同壅君之不昭叶音周

言于是臨沅湘之元淵堅忍其心沉流而死身没名絶亦所不辭所可惜者讒人壅蔽使君不明耳○元淵水深而黑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叶音流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言君無有檢押不能察下使芳草棄于幽暗之藪亦安所舒吾之情抽吾之信哉故恬然死亡不敢苟生亦以小人衆多鄣壅蔽隱欲使貞臣舒情抽信其道無由也○無度謂無檢押聊苟且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叶音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叶音周

言此四臣窮困之時不遇四君孰能知之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叶音周

言吳王弗味讒言子胥既死始憂國之覆亡介子忠而枯死文公始寤而追求之封介山禁民樵采以報其優游之大德蓋文公在外十九年介子從之甚久而親然猶忘之至死方縞素哭之也○優游言其德之自然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言人臣或忠信以至死節或訑謾以欺君而君信之不疑蓋因爲君者不省察不按實惟聽信讒人虛誕之辭而芳香潤澤雜然而歷者自不能昭然旦旦以別白之矣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叶音吉諒聽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叶平秘切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叶徒計切

[library stamps]

言芳草所以早殀者。以微霜先[illegible]也。
明壅蔽。則讒諛日以得志矣。夫[illegible]
謂蕙君之香草不可爲佩。而[illegible]之
美女。則無不妒之。故嫫母之醜女。且將逞妖姣之態
自以爲好。雖有西施之美容。亦讒妒而代之矣。○聰
不明。卽不聰明。
願陳情以白行去聲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
如列宿之錯置。如字
言願陳列其情。表白其行。而得此罪過。誠出不意。然
此情冤枉。久久自見。日以明白。如列宿之錯雜而置

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叶子賜切 乘氾泭音敷以下
流兮。無舟楫而自備。叶皮意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同譬 與此
其無異。
言人乘駿馬而馳騁之。又無轡銜以爲之控馭。鮮有
不顛覆者矣。乘氾泭之小筏以順流而下。又無舟楫
以預爲之備。鮮有不覆溺者矣。若背棄先王之法度。
而任己之私心以爲治。譬之于此。亦何異哉。法度三
字。直應篇首。○氾泭。編竹以渡水者。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叶子賜切 不畢辭而赴淵

兮。惜壅君之不識。志音
言吾寧溘焉以死。沉溺流亡。誠恐禍殃再至。有不可
意料者。故陳辭未畢。急欲赴淵。所可惜者。壅君之聰
明。使不得記憶往日信吾之時。而國勢日以衰亂耳。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叶蒲北切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叶域音兮。

后地皇天也。言天地間嘉樹。惟橘服習于此。而受命不遷。生此南國。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叶許志切兮。

言深根固蒂。不遷徙。而志專壹。綠葉白花。盛而可喜。

曾同層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叶郎于切兮。

言層累其枝。剡利其棘。圜果摶摶。青黃雜糅。文章爛然。

精色內白。類任道叶徒苟切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言此圜果外則皮色精明。內則瓤色潔白。有類于任道之人。紛緼而盛。修飾得宜。信美而不醜焉。○紛緼氣之盛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叶許志切兮。

言受命之初。已有異志。故能獨立不遷。豈不可喜。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言深根固蒂。永不遷徙。廓乎落落。莫求于世。且能蘇醒世俗之人。挺然獨立。橫逆加之。亦不流也。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叶音試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言其果木密緻而無蟲蠹。如人之閉密其心以自慎。而無有過失也。任人之或取或否。初非有意。如人之秉德無私。而參乎天地之自然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叶音以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言願與我年歲並去。而長與為友者。以其善自離立。心志不淫。強梗而有理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上聲兮。行去聲比伯夷。置以為像叶上聲兮。

言齊年雖少。如師長之可法。其行比于伯夷之絜清。宜置之以為儀像。此皆原借以自况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平聲

言悲此旋轉之風搖落蕙艸使吾心冤結內傷夫蕙之爲物性命甚微易以隕落而風聲雖甚隱無形實能先爲之倡以撓萬物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此因蕙之易隕不能長久而言彭咸之造思及其立志何介然不拔久而不忘也維彼小人雖千變萬化而情狀自有不可掩蓋者則孰謂虛僞之可以長久哉。暨及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艸苴比而不芳去聲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言回風既起秋冬向寒不惟蕙微而性隕萬物莫不皆然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羣匹矣言乎艸苴則連彙合比而變衰矣魚則整葺其鱗以自別異蛟龍則隱晦其文章而遠藏矣故雖荼薺之甘苦不同畝亦莫不衰謝而惟蘭茝則生于幽谷之中而獨盛不因秋風而蕭瑟焉此原自況言欲如彭咸之造思立志不似小人之如萬物衰謝也。艸枯曰苴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平聲統世以自貺叶平聲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叶音芒

言惟此佳人久而益美更歷一世自許甚高眇然遠志所及直與浮雲相羊也乃我之志堅確以介幽深以眇值此回風忽然有感因賦詩而自明焉此以見有是君有是臣乃相得而章也。佳人指賢君也都美也統一也貺與也猶許也詩即此篇之文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去聲曾如字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言惟此佳人所以獨保我懷思者以其平居惟折芳椒以自處故永都如是而吾之懷之也歔欷而嘆嗟嗟而隱伏中以思慮涕泣交流凄凄傷思之既切不眠至曙終長夜之曼曼欲掩抑此獨懷之哀思而不去也。天將明曰曙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承上言哀思之深終夜不去幸而至旦既覺寤矣將

欲從容周流。逍遥自恃。而傷嘆憫憐。以至氣於邑不
可止焉。。自恃、言恃其或可不思也、
糺同糾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言纕爲佩帶。膺爲胸絡。吾身無日可去。乃吾之思心
愁苦無時可釋。則是糺結思心以爲纕。編緝愁苦以
爲膺也。庶幾折若木之枝以蔽日之光。瞢瞢然隨飄
風以往就佳人乎。。仍、因而就之也、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
惘惘而遂行。叶戶卽切

言佳人在于髣髴形似間。若可見而終不得見。使吾
心踊躍。若湯之沸。乃思之不已則撫此佩衽。按抑其
志。無使躁急。超然惘惘而遂行。將周流天地之間以
冀一遇焉。
歲曶曶同忽其若頹兮。旹亦冉冉其將至。薠蘅槁而節離
兮。芳已歇而不比。去聲
承上言吾之惘惘遂行者。蓋恐歲則忽忽若頹。時亦
冉冉將至。則老期至矣。如薠蘅之艸。枯槁節離芳香
消歇。不能連比茂盛耳。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流叶音寧溘死而

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言自憐思心之不可懲創而改悔者。將以明証吾言
之不苟故也。故寧溘死流亡。不忍使此心之常愁。蓋
死則愁心自解。生則不能也。。此言、從彭咸赴淵之
之言也、聊亦苟也、
孤子唫同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胡昆切孰能思而不
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言孤子呻吟而抆淚。放子一出而不反。孰有思念之
不爲隱痛者乎。吾之孤獨放廢。猶孤子之哀。放子之
苦。孤子放子。人皆思之痛之。吾何獨異于是故將遠

行以昭彭咸之所聞也。。昭所聞、猶尊其所聞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同影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
言于是登石巒以遠望佳人。惟見路之眇眇而幽深。
默默而寂靜。景響無應。省想不聞。僻陋無人。不可得
見。。巒山石之銳者。省想、見聞不接、但可省記思想
者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叶音記心鞿羈而不
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言佳人旣不可得見。故愁則鬱鬱不得快。居則戚戚

不可解心則鞿羈不能開。氣則繚繞于中。輾轉不已
而自相締結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同倪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為。
言此時近觀石巒之下。丘壑遼邈。則穆乎眇眇。無有
涯際。草木幽晦。則莽乎芒芒。不可端倪。泬寥蕭條之
狀如此。蓋以飄風之聲至隱。于以感物。則物無不應。
故雖物之受氣純厚者。至此亦有所不可為矣。○穆
眇眇、遠貌。莽芒芒、雜貌。不可為、猶云病不可為之意。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

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言遠望天地之間。邈乎漫漫。不可度量。縹乎綿綿。不
可紆縮。而余之愁心。悄悄常悲。翩乎冥冥。如懸旌之
搖而不可娛樂。則將凌大波。從風而流。以遠託彭咸
之所居也。○邈漫漫、不窮貌。縹綿綿、不絕貌。翩冥冥、
不定貌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同霓之標顛。據青冥而攄音攄虹
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叶孚
袁切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言更由石巒以上高巖之峭岸。處雌蜺之標顛。身攄

青冥以手攄拂其虹。儵忽之間。可以捫天。口吸湛露
其光若浮。其味甚涼。漱此露所凝之霜。則雰雰而香
潔。其境之清高如此。或者佳人其在茲乎。然終不可
見也。于是下至風穴之中。依以自息。方假寐之時。忽
然傾側覺寤。猶眷戀流連而不能已焉。○虹雄而蜺
雌。故曰雌蜺。巖岸之高峻。標杪也。攄、拂也。風生每
在空穴中。故曰風穴。嬋媛、亦眷戀意。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同岷山以清江。叶音公憚涌湍之礚
礚音磕兮。聽波聲之洶洶。叶平聲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
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言高巖既不可見。乃復馮崑崙以望清澈之霧氣。隱
岐山以望清澈之江流。則畏此涌起之湍。水石相激
而礚礚焉。聽此波濤之聲。風水相蕩而洶洶焉。紛乎
容容。直而無經可行。罔乎芒芒。橫而無紀可往。欲以
車輿相軋而行。則洋洋而無從。欲以馬騁奔馳而往
則委移而焉止。則崑岐二山之上。又不得見之矣。○
馮如馮軾之馮。瞰霧、清霧也。隱如隱几之隱。紛容容、
亂貌。罔芒芒、迷貌。
軋翩翩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叶音以氾潏潏其前後
兮。伴同畔張弛之信期。叶音巳

此總結上文言此身飄乎如風之翻翻而或上或下翼乎如烏之遲遲而或左或右汜乎如水之潏潏而或前或後求之無不遍而無定在如此何侚或張或弛畔此相約可信之期乎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聲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着志之無適

言于夏則觀炎氣之仍窺煙液之積于冬則悲霜雪之雜然俱下于春秋之仲則聽潮聲之朝夕相擊借

此四時之光景往來以求之則折此黃棘以爲鞭策旣有芒刺又枉不直庶馬傷行速于以求介子之所在見伯夷之放迹則心以二子爲調度而弗肯去刻二子使之着志而無他適也蓋佳人旣不可得見故其心不惟欲效彭咸之赴淵又欲如介子之焚伯夷之餓以見其不得已之極耳 煙液火氣烝爲煙煙又凝爲液也仲春晚潮盛仲秋早潮盛黃棘之枉策以有刺之木爲策不暇斲削故枉而不直調度以二子調度于心而法之也刻深入也着志志所附着不能離者此二句言求二子之心志甚切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同惕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如字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結通篇之意以曰冠之者猶亂辭也言吾怨往昔所冀望一見之佳人旣求而不遇也復悼來者之遼遠而惕然靡寧于是浮江淮以入海將欲從伍胥而自適而回望大河中之洲渚又慨然悲申徒狄之負石而死其高蹤至今不泯也夫驟然諫君已失從容之道宜其不聽而負重石以自沉亦何益乎然而國

將破君將亡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卽欲不溘死赴淵不可得矣夫是以心絓結而思蹇產也此又欲如伍胥申徒之沉于江湖也 悐悐憂意申徒狄亦諫其君不聽負石自沉于河者

屈子貫卷五

棗陽張熊男吉編次

胞兄張易恒占參訂　朱人龍蒼霖
叔祖張士琦天申參定　同學陸縉紀雲校閱
張陳典徽五
嘉定張詩原雅纂輯　嚴勤宣令
黃陳焰宗乾

遠遊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言悲世俗迫阨無處容身願輕舉其身以遠遊但質

既菲薄又無因由將何所託何所乘而飄然上浮乎意蓋欲上昇于天也

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言遭沈濁汙穢之世鬱結于中無可告愬是以夜不能寐魂營營至曙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叶渠云切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言思天地雖無窮盡而人生一世終歲勤苦亦可哀也亦知光景有限前望往者余既未及後顧來者吾又不聞何徒自苦為乎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叶胡威切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言吾閒步徙倚眇然遙思悵乎惝怳終其永懷斯時吾之意則荒忽流蕩吾之心則愁悽增悲而吾之神則儵忽飄揚往而不反亦止留此枯槁之形而已惟內自思惟省察端吾之操守以求正氣之所自而不為世俗所汙耳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

承風乎遺則

承上言吾之正氣漠然虛靜以恬愉澹然無為而自得聞古之仙人有赤松子者其清塵至今可慕也願繼其流風以追尋其遺法焉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言吾貴重真人之休德而羨美前世之登仙者身雖與造化俱去而不見而名聲昭著日以遠焉 ○真人指仙人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

離人羣而遁逸。

言甚奇傅說之託迹于辰星。羡韓衆之得一而不雜。其形穆然深遠。離羣遁逸焉。○辰星、房星、箕尾之星也。莊子傅說騎箕尾、比于列星、韓衆、卽韓終、古仙人、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叶音賚

言此皆因鍊氣變化。高飛曾舉。忽然神奔。鬼怪不測。有時髣髴若遥見之、而精靈皎皎往來空中。○此曾、亦高舉意、

超氛埃而淑郵兮。同尤 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言超脫氛埃之外、而清淑之至、終不反其故都。故能免患無懼、而世亦莫知其所往也。○郵、淑之至也、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音葉 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蕭。同零 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同向 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此原自言恐天時代序。日光西行。微霜下淪。而芳草先零。時之不可把玩如此。故仿佯逍遥、聊以行樂、但恐日月云邁。更歷衰暮。而志業不就耳。然已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之餘年、猶可及時自勉。顧世不吾知、誰可與玩斯遺芳者、所由向風而慨歎舒情也。且昔吾祖高陽氏之聖君、邈乎遠矣。吾將安所程法乎。則惟有及時求仙以度世耳。○曄光耀也、遺芳、卽餘年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叶音虛 餐六氣而飲沆瀣音械 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音胡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重者、反覆推言其遠遊之意、言春秋忽逝、久留故居

奚爲哉、軒轅既遠。不可攀援矣。吾將從王喬以娛戲。于焉餐六氣、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霞。保此神明之清澄無滓者。使精氣漸入。則粗穢之氣自除。此卽吐故納新之術也。○軒轅、黃帝名、王喬、王子晉也、六氣、天地四時之氣也、沆瀣、清露之液、正陽、日中之氣、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言于是順風從遊。至于南巢。一爲憩息。見王喬。則留之止宿。審問其氣之所以專壹。德之所以中和焉。○凱風、南風、南巢、南方也、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叶音言）滑（音骨）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叶才緣切）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叶謨連切）

言王子告余曰道可意受不可言傳其小無內其大無涯但無滑亂爾之精魂則有自然之妙而一氣之甚神妙者則存于夜半之時蓋此時靜而無動而無動惟以至虛之心待之未有云爲之先而庶類無不自此以成則夫中和之德豈非萬物之門戸乎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叶戸郎切）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言聞王子至貴之言而遂往行將依羽人于丹丘與之共留于不死之鄉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所宅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叶音央）

言朝則濯髮于湯谷之水夕則晞身于九陽之日吸飛泉之微液飲之潔也懷琬琰之華英食之精也九陽太陽也琬琰之華英即玉英

玉色頩（音并）以脕（音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言此時吾之色如玉之溫潤吾之顏鮮艷而頩然光澤而脕然且精而不粗醇而不漓粹而不雜如始壯之年其形質銷鑠而融化汋約而柔弱其精神要眇而飄逸淫放而悠揚蓋洗滌飲食之後顏色神質之美如此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家（同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言嘉此南方炎火之德桂樹老麗向冬尚榮山無獸則患害除矣野無人則氛埃淨矣地雖幽美而吾已載此經營修鍊之體魄登高霞掩浮雲飄然上行矣

此蓋承上數章言聞王子至貴之言往求仙侶修鍊變化遂得從南方以乘雲升天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叶音于）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言于是命天閽開其所關之門則見羣仙排閶闔之天門羅列以望予吾于是召雲神使之先導以問太微垣之所居而凝集我純陽之氣入于帝宮且造于旬始觀于清都朝發于太儀夕臨乎於微閭此蓋歷敘天都所至之勝境而此時則猶始遊于天之[illegible]

方也○太微垣天帝南宮重陽純陽氣也句始或云
星名清都亦帝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於微閭卽爾
雅周禮之醫無閭山名也臨在天上下臨之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
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
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
方行叶戶郎切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言屯聚衆車紛然並馳駕龍載旗建雄虹之采旄于
車上則五色炫耀而在轅之服馬則偃蹇低昂驂馬
則連蜷驕驁此時車騎膠葛雜亂班列漫衍並行于

是持吾轡正吾策將自南而遊于東方句芒之境焉
○溶與水盛貌車之衆如之膠葛密比貌漫衍衆多
貌方並也句芒東方之神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
言既歷東方太皓之境則又自東而右轉乃使風伯
爲余開路乘此杲杲之日未甚光明而清凉可行之
時將欲憑凌天地以直度乎西方矣○太皓東方之
帝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同闢而清凉鳳皇翼其承旂
去聲

兮遇蓐收乎西皇
言風伯先驅自然氛埃辟除道路淸凉則見鳳皇翼
然承吾之旂乃不期而遇蓐收與西皇焉此自東方
已遊于西方也○蓐收西方之神西皇西方之帝少
皡也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
驚霧之流波叶補基切時曖曃其曭莽兮召元武而奔屬後
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同傍轂
言又由西方以遊于北方則以彗星爲旍以斗柄爲
麾而此旍麾叛然分散陸離上下乃遊于大霧之中

流波之內則見日色曖曖曃曃曭乎不明莽乎不辨
蓋北方寒凉幽晦之景如此于是名元武之宿使之
奔走相屬而相隨于後者則有文昌之星使掌我行
遊之事又選署衆神使傍車轂而扈從焉蓋自南而
東自東而西自西而北四方無不周遍矣○驚霧大
霧也元武北方之宿文昌星在紫微宮中掌文書府
之星故使掌行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
雷公而爲衞叶居內切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
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五教切涉青雲以汎濫遊

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如字）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
（叶戶郎切）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
兮聊抑志而自弭
言此時道路修遠徐止我節高舉淩厲南師在左則
使由徑路先往以待我雷公在右則使爲我扈衞欲
度越人世忘歸不反故意恣睢而放縱担撟而軒舉
欣欣自美逾娛淫樂也乃方跋涉青雲汎濫淫遊忽
俯而臨睨楚國之舊鄉而僕夫懷戀余心傷悲車邊
之馬眷顧不行焉于是思舊鄉所交之舊故不覺想
像難忘太息流涕故淫遊遐舉之志聊爲按抑使自

止也此時原思歸之切且將自北而南矣○担撟軒
舉之貌
指炎帝以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
罔瀁而自浮（叶扶眦切）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叶居支切）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馮（如字）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音求）虯而逶
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
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言于是指炎帝之方將直馳焉以往南方之九疑山
蓋嘗遍覽四方之表皆荒忽無極沛乎罔瀁而飄浮

不定不可居也故戒飭祝融爲我警蹕止御行人飛
告鸞鳥往迎宓妃使之張咸池奏承雲之樂又使英
皇二女爲我侍御以歌九韶之章且使湘水之神鼓
瑟以娛我令海若馮夷起舞以樂我則見水中黑色
之螭或蟲或象出沒不窮其形蟉虯而盤曲逶蛇而
蠕動天上之雌蜺便娟而輕麗增撓而叠繞而鸞鳥
亦軒然高翥翔飛焉夫音樂之類廣博漫衍無有窮
盡如此又何必遠逝徘徊而不歸乎蓋至此則言遠
遊之不可娛而南歸舊鄉之大可樂矣○炎帝南方
之帝祝融南方之神罔瀁蕩漾貌咸池堯樂承雲黄

帝樂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馮夷河伯令海若句
謂海若馮夷皆令之舞互文耳蟲水中之蟲象水之
怪龍罔象也元螭蟲象四句言樂舞之妙感動百靈
如鳳儀獸舞之意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叶彌卬切）軼迅風於清源
兮從顓頊乎增冰（同層）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
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去聲）
言此時欲歸之速無暇載旂建旄撰轡正策矣將舒
縱轡銜合并旌節使之馳騖遼越天之絕垠與北極
之寒門超軼迅疾之風與清澄之水源從顓頊之境

冰所堆積處歷元冥之都邪徑以往乃乘北隅之間
維回首反顧名黔羸而見之使先爲我平治道路焉
上言南方之樂而其身尚在北方猶未歸也故此言
由北方使平治道路以亟歸耳○絕垠天之極際北
方苦寒故曰寒門顓頊北方之帝元冥北方之神間
維或謂北隅也黔羸或謂北方水神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叶鐵因切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
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淸兮與泰初而爲鄰

此總結上文言吾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

望大壑下若無地上若無天視之眇無所見聽之杳
無所聞超然無爲將以至于至淸之境與泰初而爲
鄰也豈肯居世俗廹阨之中而沈濁不振汚穢不潔
哉○六漠六合也列缺天之缺電光所到處故電謂
之列缺大壑卽大地也崢嶸勢參差也泰初氣之始
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
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
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
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
鋤艸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
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
淸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
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
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
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
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吾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明〕茅大方撰

希董先生集二卷首一卷

清道光十五年泰興尊經閣刻本

道光乙未重鐫

希董堂集

板存泰興縣儒學尊經閣

希董先生事畧卷首

邑後學　張且曾　輯録

[stamp]

革除之際有大𨓏焉史雖董狐曷其敢辞猶賴人心不死野匿殘編迨今上表忠而諸書競出傳疑傳信小異大同並列簡端俾閲者開卷興懐然後讀其遺言有不覺涕之何從矣

茅大方泰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長謁孟廟有千古難亡義利詞之句或贈之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敎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賞賚甚寵大方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方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敎鐵騎過天河闕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文廟繼統不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

董集五卷行於世吾學編遜國臣紀
茅公揚州泰興人國初以儒士典教淮南擢秦府長史高廟寵賚之勉以董子之業感激思奮名其堂曰希董革除間陞御史大夫靖難師起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蓋北兵爲鐵參政所拒未至淮時也及入統不屈死之

外史氏曰大方志於仲舒而臨大節不奪非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與羣忠事畧

洪武間茅公以儒士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

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以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且著其志焉方孝孺爲之記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棄市金聲玉振集集與表忠錄備遺錄同

茅大方揚州泰興人自少穎敏得家學工書文爲宗黨所重父友陳堯道嘗寄之詩有云計爾生平今二十每懷聰敏舊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太祖召對而悅之擢秦府之右長史內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德業等語賜賚期待之者甚寵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用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且著其志焉方孝孺爲之記建文中累擢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國

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壯之蓋北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太宗入繼壬午八月十七日坐姦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遺忠錄

茅大方揚州泰興人博學能詩文嘗謁孟廟作詩一時作者皆遜服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甚隆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報每以正道規王諫諍彌綸得大臣體因扁其堂曰希

董彰聖訓也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云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輩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歌蓋北兵爲鐵鉉所拒尚未至淮也後守將被擒得詩因及大方壬午年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時年五十四永樂四年十

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革除遺事

茅大方揚州泰興人自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嘗謁孟廟作詩一時作者皆遜服父友嘉興陳堯道嘗寄之詩有云計爾生年二十餘每懷聰慧舊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獻書之句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太祖召對而悅之擢秦府長史內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德業等語賜賚期待之者甚寵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報稱每以正道規王諫諍彌綸得大臣體因扁其堂曰希

董彰聖訓也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壯之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歌蓋燕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後守將被擒得詩因及大方坐姦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

戮死幼子文生亦誅焉至正德末始祠於泰興遺文五卷後郡人尙書儲巏輯之名曰希董遺集忠義流芳錄

茅大方年三十四歲揚州泰興縣石城人由儒士入官嘗寄語淮甸守將詩有云縱使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蓋北兵初起時爲山東鐵布政所札久之尙未渡淮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俱刑順童子添孫充軍道壽子歸生等獄死妻張氏發教坊司國朝典故輯遺

茅誧字大方博學工詩少有奇名洪武初年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誧感激自奮得大臣體顏其堂曰希董以誌聖訓方孝孺爲記建文初擢右副都御史尋兼吏部左侍郎靖難兵起駙馬梅殷鎮守淮南誧貽以詩云云文廟繼統逮赴京師不屈死之時年五十四子三並誅二孫皆死獄中所著希董堂集行於世出泰興縣誌

戶部侍郎郭壬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胡子

昭都御史茅大方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御史王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見昭代典則

茅大方直隸泰興人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族黨才之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右長史制詞褒嘉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大方特受隆遇益自感激事王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大書其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著己志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官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北師之南也大方憤國命日蹙詩寄淮南守將梅殷忠義激烈聞者壯之文皇繼統大方以奸黨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被戮壬午八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四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收棄市遺文曰希董集

茅大方泰興人博學能詩文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

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顏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方志意偉然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在都察院嘗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死之子三並論死二孫死獄中妻張氏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

卷行世（建文書法擬李氏藏書同）

茅大方妻張氏年六十歲病故奉旨著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門外著狗喫了欽此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於奉天門題奏（教坊錄）

希董堂記

方孝孺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

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宏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善尙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眞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尙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旨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

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

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遜志集

茅公祠記

張羽

分有至近而遠事有至易而難夫君親近倫也依以始終故遠忠孝易能也視以生死故難是故名掩於常而彰於變行隨於安而激於危家不造則子道成國多難則臣節顯理所不可奪勢固不能違然則委質之素移孝之終至於靡身殉國不亦難哉吾鄉先正前副都御史茅公當洪武之季遇難以死至於今

其英風義烈凜凜猶生鄉人故老類能述其概蓋當其時有身見其慷慨赴義者言之心慴氣奪謂公忠節古今天下所未有吾儆邑藉以有稱於時公之死顧不爲難耶抑公非獨殞厥軀爾矣其子死焉至其伉儷亦死焉蓋航海之行未成而赤族之難隨作雖室家之近有不及相謀者爲忠爲孝爲義舉無歉焉則誠難矣昔我文皇帝以神武首出之資建萬世太平之業一時遭逢侯王滿前勳勩相望乃獨有如公等者矢心召忽抗節豫讓眞足以媿夫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亦豈不爲聖化之光哉若茅氏者誠不可少矣孰能爲之蓋自□元季世海岳氣分人倫道喪否痼極矣國家隆興之始其英華精爽發於羣倫爲賢爲哲爲俊爲傑爲志節爲功烈挺異雄豪之輩往往有焉公固一代偉人平時修爲議論必先其遠且難者而從事焉卒之能使其家之人感化與行咸知倫理之大綱卒遇變故欣然同歸夫豈待於驅使然哉故尚論之士謂公一門全節乃氣化所至足當隆古多賢之期會不其然乎惜乎公道誼類董江都經畧

如賈長沙而前席之召臨軒之問漫無所遭直使之不幸而涉大變蹈至危進不得覬伊周之勛退不得託夷齊之迹悲夫或者謂士之處世銘功彝常與丧元溝壑初非二致不爲此則爲彼吉凶成敗惟天投之其信然哉若公之死非一人一家之故也其所關係誠大矣公世家泰興初舉賢良方正仕爲邑學訓導尋遷秦邸長史擢副都御史臺素善前學士遜志方公嘗爲公作希董堂記意氣相許卒與偕死國事可謂同遂於正者矣公歿垂百二十年典型不可識

文獻無可徵後之人爲之悲歎感慨蓋有不在中郎博陸之下者豈不慟哉前提學御史蕭公責邑令彭侯即廢祠祀公後巡撫都御史劉公復訪遜志齋故事謂吾令朱侯爲刻希董集以傳亦仰承國家崇尚忠烈之盛節也既而朱侯以廢祠非所以奉寧公九原之靈爰考公故宅於市橋迤南屋廬堂寢咸在乃仍其舊而修飾之遷主其間致嚴祀事冀公有所依焉謂羽爲公鄉人託爲記其事羽老且病顧奚能言然表章先公遺烈固夙夜腐心焉者亦奚以爲辭爰

志其畧朱侯諱箎字守諧浙江山陰人世以儒顯兄弟登甲科者三人伯兄侍御公暨仲兄武庫公並有風節侯莅政修整邑中稱宜朱氏蓋忠孝家也故侯於公尤加之意云

重修茅公祠記

張京元

伯夷叔齊商臣也不食周粟千古韙之齊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姓夫事二姓者朝佚讐而暮君臣誠犬彘不若至宋元之際中國化爲□□苟有人心萬無生理文陸諸公之死吾以爲臣子之常而高風偉節猶且爭光日月毋亦從容就義不得與偶然激發貿氣捐生而內實不及悔者比也□□□□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腥羶成祖文皇帝肅靖家難期無易姓國有長君帝修代來之業臣多左袒之勳輸誠者剖符委節者食釆戎衣不再鍾虡弗移豈非天地休明人臣盛際而方黃諸君子一念自矢九死如飴明知其分之可以無死而必欲以死明知其不死不失爲高皇之生臣而必不甘生必欲爲高皇之死臣即律以夷齊猶爲賢智之過以視亡宋諸臣難易更何如哉

而時方黃俱死者吾鄉則希董茅先生其死事之詳建祠始末已悉前記第其時爲縣大夫私剏迄今上初元下詔旌䘏難諸死者祀之台城祠曰表忠茅先生位在第七今且三十餘載邑祠頹廢莫爲丹飾乙巳夏別駕孫公來署邑篆因周孝廉諸文學之請相與捐資再新堂廡命不佞紀事於石往邑侯朱公箎首剏茅祠先方伯記之茲役也適不佞初第以使事旋里𦗊觀盛舉不佞重有榮焉因樂爲之記

希董詩集後跋

山陰 朱 箎

希董集集先正茅公詩也公精忠大節輝映天地詩特緒餘耳不足以盡公也曷以刻哉蓋詩雖不足以盡公而人之仰止於公者匪是莫寄雖欲弗刻弗得也巡撫梅國劉公始以稿授予予諷詠之見其詞旨清麗筆力遒健追配唐人之作而襟懷之壯烈過之雅稱其為人云然則後人欲想像乎公者不將因是集以得其人乎梅國公之意固自有在也箎宦公之鄉仰公之節玆獲刻公之詩景慕之私庶其少慰也已刻成謹用附數語於簡末

周崇儒

希董集疇作之鄉先達茅公作也疇傳之梅國劉公傳也疇刻之我思齋朱公刻也作者以見志也傳與刻者以寄思也思寄而志亦行乎其間三公之用心一而已矣崇儒不佞竊仰高三公之風敬述其概云

謁希董茅先生祠

閩中 林庭樟

海內知名久心香晚拜公豐碑鐫懋德烈日照孤忠天上文光燦人間正氣充穹祠維世教千古仰高風

希董先生遺集序

弋陽 姜清

希董遺集者柴墟儲公為茅先生大方集也先生死革除難者曷其集集之所以表忠義樹風敎也昔我高皇帝之驅□元也下兵金陵元臣福壽死之帝不以為逆封厥墳祠載在祀典是故人紀肇修四海嚮風比及革除之際死事之臣不可勝紀肆我□□□□□□是修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昭皇帝語及方孝孺則曰是個忠臣嗣位之初卽諭禮部釋黨屬囚還其田宅大哉皇言一高皇帝立教之心也自是百年以來良有司祗承德意諸臣咸祠於其鄉若遜

志巽隱□□則天下傳焉惟先生死義尤偉正德末始祠泰興而其遺文則弘治初柴墟實輯之蓋勤二十餘載所得僅若干篇編校未遑公已卽世嗚呼惜哉昔予謁公南曹獲聞其義又十七年辛卯過海陵與公從子僉憲洵嗣□太學生灝檢遺書得之手錄以行明年度淮中丞梅國劉公會予舟中偶及是錄欣然欲加編校刻梓以傳嗚呼先生之文百年而晟微柴墟之力弗集微梅國之力弗傳使先生精神若存足以風動天下光於君臣之義二公固善推列聖

之心者也於世敎豈小補哉先生履歷畧載祠記若夫因文以論其世梅國當有說也予烏敢知予惟述舊聞於柴墟者寫之簡端用紀集刻之故云耳

張京元

希董先生遺集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弘治初海陵儲少宰搜錄成帙至嘉靖癸巳邑侯朱公始爲入梓迨今僅八十載板已朽廢不復可尋不佞久欲重刋奈字畫模糊無從校正遍訪邑中偶得封生武功先世所藏初印本煥然如新喜不可言亟付梓人復得兒

子且魯所輯國朝典故內有先生遺事推見於遜國記諸書者倂祠堂二記並列卷首庶爲全書云

公洪武初由儒士擢秦府長史太祖詔以學董仲舒蓋欲老其才以大其用成祖召見不屈同方正學爲建文死節臣正德間立專祠春秋祭享著有希董堂集歲久不能得見鈔本於邑人何氏亟取付梓與遜志齋集並垂不朽後人讀公集其忠愛之心有不油然生乎

道光十五年秋七月知泰興縣事甬東李震謹跋

希董集舊有五卷因鈔本題目散亂無從釐定今就其詩文分爲上下兩卷間有字句闕畧者仍循其舊

其原本集後有題跋數首附於首卷之末

李震謹再跋

希董堂集前明茅忠愍公所製公泰興人其事蹟載在史乘惜所製歲久板湮邑侯李鋤余先生與葉琴六張鳳亭廣文謀重鏤板使埜司檢校事刻既竣甘泉謝埜謹跋數語於後

謁茅希董先生祠

希董心期接漢儒當年日月手空扶一門完節人爭羨三代全忠世亦無浩氣直將天地塞遺文不與古今殊東陽祠宇曾瞻拜猶恨燕兵白下趨

儀徵阮　亨敬題

忠懸昭鄉里祠堂俎豆新生存希董志死作建文臣孤月蛟龍夜荒邱草木春猶留方氏記讀罷淚沾巾

鄞縣李　震敬題

大義昭垂五百年延令偏聽卩碑傳建文遜國恩難

報成祖憐才勢莫全抗節生忘天地惘殺身志慰子孫賢集遺希董堂猶在讀向秋風一灑然

桐城葉　琛敬題

燕兵初下日國勢恨摧殘守將籌偏左孤臣淚已乾身拚投虎穴天許踞龍蟠一命喪何惜全家死更難崇祠修俎豆遺集重雕刊（李大令將公希董堂集付梓）瞻拜公如在英風凜凜寒

鹽城張鉢山敬題

舊編搜難得爇香誦百通措施懷大節筆底流丹衷

燕飆天河黑血凝淮水紅臣死建文帝猶報高廟忠事蹟詳志乘烝嘗專祠崇殷仁維勝國正學將毋同

鄞縣李維售敬題

火龍飛逼石頭城地軸全翻料入神生不忘君爲遜國死因抗命作完人姓名已列褒忠觀家屬皆成殉難臣留得一編希董集千秋心跡有誰倫

慈溪錢　濱敬題

大義昭千古孤忠盡一門不隨飛燕渡料得火龍翻學以天人見心因手筆存編留希董集鄭重讀遺言

鄞縣李　沅敬題

今日延令道馨香薦醴醇千秋悪史筆一代幾忠臣枷鎖郎當日鶯花寂寞春那能金百斛還爲鑄斯人

鄞縣范　籛敬題

希董先生文集卷上

鄉試小錄序

聖王之傳莫重乎道而經者載道之器也道固著乎經經之旨必得人而後明焉孔孟述經明道傳之後世有天下國家者莫不尊信而崇用之皇明受命尊經崇道之意益至誕建文明科因故典而損益之先之經術以詢其道次之論判以觀其學次之策時務以察其才之可用詩賦文辭之夸乎靡麗者章句訓詁之狃於空言者悉屏去之一洗近世之弊駸駸乎

成周賓興之制而三物之教殆復脩於今日也洪武丙子歲當大比之期陝右藩司遵定制披棘闈招館內學士爰啟請于王俾予司文衡辭弗獲迺及同院儒臣閱其經學譬其奧義第其等差得合格者凡若干卷撤棘之日藩司憲府合謀於衆曰鄉試有錄故事也矧茲得人之盛其可以無錄乎於是乃緝是錄編而屬予序其端予乃進士子而喻之曰聖朝取士圖其治也諸子傳經志行道也今而登名於春官進策於大廷行將躋膴仕而得行其道諸子之志遂矣苟能持是志而弗渝不為物欲誘不為功利私惟誼是正惟道是明於以熙庶績於以致泰平使鄉邦之人指是編而咸曰偉哉文科得人之盛信乎斯道之尊崇而經術之可重也是予之所以望於諸子抑豈非諸子之素願乎如是則諸子功名又將焜燿青史匪直著於是編而已也諸子其勉之毋忽是歲秋八月既望某官某邑某序

送張李二先生還山東序

同僚之契古人之攸重也以其官同事同故相與盡

同寅之好恩義兼至終身不少衰逮子若孫猶敦敘世契此其風俗淳厚非後世所及余竊慕之故於僚友之間未嘗不欲與之同盡斯意也今年秋當鄉試士之歲余承王命忝司雍藩之文衡與之同膺是任者則孟幾姚公溟通朱公道升張公可畏李公也孟幾雍產也余今官於雍固與之同也溟通余同郡人今來秦邸實與余同壓焉道升可畏同兗人同師孔而學斯道者則余之學余之道未始不與之同焉五人之同者固如此今又同為文衡官則其義之同者

可知已由是坐焉則同席食焉則同爨晨而興則同作以事事夕而休則咸入而同息間則談德義於以見道之同商古今於以見學之同握手笑談傾吐肺腑又以見心之同焉如是者浹旬矣闈棘既撤升道顧可畏而謂余曰吾儕幸同儒者流獲與數子同考文於茲同遊之日雖未深而交際之情則有同乎膠之投於漆也魚之得夫水也茲將舍以去則有離合之不同矣余其能忘情哉子蓋有言以贈我乎余聞之慨然歎曰古道之不與久矣人之交深而情同者

殆鮮交未深而情能同者爲尤鮮焉余無似獲托交於二子子茲所言蓋有同乎余之心也余能已於言乎子今舍余以去矣苟能念夫道之同學之同心之同而毋忘乎今日之同事則雖千里猶一家未嘗不同是心也離合之不同安足道哉二子曰子之言善矣請書以歸我余乃次其言以爲序擬書於二卷而各遺其一焉俾異時子孫之敦序世契者出是卷以觀之殆不異乎通家之左劵其好益堅其義益篤又有同於今日者矣余特念夫有弗能同者耳孟幾溟逼偕作曰君子苟能觀夫天與火之象則未有不以類而致同者於是乎書今年爲洪武二十九年歲次丙子八月丁未某官某邑某人序

寶忠堂記

人生天地間固貴乎位之崇而尤貴乎忠之盡位崇而忠弗至雖能取榮於當時而弗能垂譽於當世位崇而忠益盡則功名之盛匪直昭著於一身而福澤之無窮又必施及於其子孫矣是故享有祿位之君子必加盡忠以居位焉忠盡乎己位顯乎時已又推

後之子孫弗克世守是懼於是乃有傳家之訓焉苟保一時之富貴而弗思貽謀於厥後者是豈君子之用心哉特進光祿大夫中軍左都督合淝劉公以勛賢之舊居台鼎之重蓋盡忠而得位者也貞亮謹廉之所以盡其心獻替折衝之所以盡其職上有以得乎君下有以加乎民惟我聖天子倚毗之意益至恩日益隆任日益重褒忠之都俞訓忠之戒勉寵遇期待之優渥不爲及公之身又有以及公之子若孫矣天下縉紳之士莫不仰望景慕而咨嗟太息其不可

企及也公年既高而忠彌顯烝烝焉翼翼焉不以位
崇寵渥為可喜惟以報稱之道或闕無以垂範於後
世之子孫為可憂於是卽京都賜第之堂名之曰寶
忠堂大書以揭其中於以昭聖訓為至寶且以示夫
後之人當世守而弗渝云惟古有之寶經訓者儗以
菑畬寶善人者儗於金玉皆以其道之攸存足以資
吾身吾能詢其道而用之足以俾吾道之克尊吾位
之克稱而吾終身寶用有不能盡者故以良田奇貨
為喻欲人因彼而識此也今公之名堂直以忠為寶

則是忠為希世之珍而非外物之所能喻也於乎以
物為寶往往溺其志墮其身以忠為寶必能保厥身
康厥家矣後之人信能舍物之寶紹公之忠弗敢替
纘公之位弗敢忽將見世祿之傳世功之報成周世
臣有不得專美於昔者矣若乃覗是訓同金玉以是
堂同菑畬徒知傳而用之而莫知所以效忠盡忠之
道固非賢子孫之志抑非公名堂之初意也公之嫡
子遂盛年正氣才行卓然受知皇上今以遼東之節
移治陝右聲譽方著蓋已能寶其忠而守聖訓矣由
是知公之後福源源其未艾也是為記洪武三十年
龍集丁丑二月既望奉議大夫某處某人記

修聽軒記

人之所得乎天者克舉而弗墜則天之所以報乎人
者亦必左右維持之而有以異於凡民矣天人感應
之妙在乎心術一念之幾善則應之而福祿降不善
則違之而災戾生是理之常夫豈偶然之故耶吾友
天台張季容氏溫如其質也確乎其行也侃侃乎其
辭氣也雍容乎其德與性也殆有得乎天而思克舉

之者也典儀於秦闕二極間言之曰修聽是蓋修己
聽天之說其用心亦聖賢之術也余每休沐出輒一
造之未嘗不及乎政事之得失心術之邪正至於聖
賢道學之奧天人相與之幾又未嘗不惕然如有所
敬欣然若有所會而融然於心胷間焉由是更相規
而交相戒所以盡力乎在己而弗敢必乎在天者益
至曷敢有一毫自欺自蔽之私季容行之久守之固
用是聲譽籍然於上下天之所以福季容者蓋有自
矣於乎士生天地間讀聖賢書希聖賢道窮而談道

義以淑後人達而分庶職以佐天子殆有出乎凡民之上則天之所以賦於我者固已厚於彼矣我當修之而勿荒存之而勿忘乾乾乎固強爲善而弗遑烝烝乎勤於職業而不敢康斯則克守乎上天之命所謂天之左右維持於我者初亦不計其必然與否也雖然念慮動於隱微之中而天之所以應者昭彰而可指事爲作於顯明之際而天之所報者冲莫而難諶也天人之理若此其可以一息之或忘乎天或悖夫理而自棄夫天之所以賦我者而碌碌焉與凡民同

其歸哉季容負脩己之學有聽天之誠天之所以福季容者殆不僅止於斯而已也季容其敬慎之哉洪武三十年歲在丁丑六月旣望某處某官某人記

題宋高宗靈異卷後

世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靈異之應神器之歸雖出乎天之爲而實本乎人心之所感召也余嘗造太傅曹公出示斯卷宋高宗靈異之蹟具會爲圖於以見宋德中興有非偶然之故也於戲宋自宣和失馭乾綱解組靖康之難忠賢之謀弗庸武勇之士解體君臣迎合姑息苟安日以和議爲妙算然而議和之使未聞有以材氣懾伏虜情者當時高宗實居康邸出會虜帥獨能以英毅之氣騎射之善使虜畏服及乎虜難再作承命卽行自非憂國忘身志存宗社者疇克爾耶余由是推而知高宗之心固非苟交以自全也非欲立功以自顯也亦非犯難以自棄也誠以爲分則藩王親則介弟當天步艱難之際惡可碌碌與常人同哉於是奮激以行上有以感天心下有慰人望宮闈始出則神人擁衛於杳冥之中逮次於

磁則四民懽呼遮遏而莫俾征旆之北嚮也是皆高宗之心有以感乎天天之定命爰眷於高宗苟至虜庭必不獲返是又以尋常之事度非常之人也非常之人天必爲之左右維持以安全之矧乎高宗生有異夢之徵長負兼人之勇天之所賦固已異於常人矣抑豈俾之淪胥於敗哉世傳白馬南來之事不尤異於金輿之返平北耶又曰天之所以眷高宗者如此然而曷爲終於江南而弗克光復祖宗之舊業乎是又未知天人之理者也於戲建炎以來高宗之心

則有異於擬者矣泯泯焉忘君父之仇棄宗社之重棲棲焉忍臣虜之辱而甘處於江南之小朝廷是以天亦厭之有以奪之而不復有天眷顯赫之靈異人事齟齬動失其常殆由高宗之心變其常故也天人之感甚可畏哉使高宗入杭之后忠孝之誠無替於初復讐之念毋忘乎寢食之頃則天必有以相之佑之南宋中興之烈抑豈僅止於彼而已耶惜乎高宗之弗能終也觀是圖者知高宗之始也有以得乎天尤當求高宗之終也有以失乎天洪武丁丑春二月

上丁日某官某處某人拜手謹書

送王茂材歸廬陵序

士所尚者志也少而志之存弗戾乎性長而志之尙弗渝乎理則德器之成抑惡可量哉余佐秦藩有年矣所接之士若封內之學於郡縣博士者若四方之道出乎是國者若入覲若巡省所過郡若縣士之秀出民表者莫不從其師而來朝於王朝既退余未嘗不進而勵之觀其所尙有華而浮者焉有朴而野者焉有文而迂者焉察其所志志乎道者幾希求能養其性循其理者殆不多見也廬陵王汝舟憲幀王君賓旭子也甲戌之冬始至陝右侍父候見端禮門之左逮出以余嘗爲弟子師也特伏謁於公署其容肅如其氣溫如其言訥如視其所尙無華靡之習無朴陋之固質而文文而有節者也察其志則志於學而冀聞道者也空谷跫音吾於汝舟見之由是浹旬之間間一來見見則必請益或談經或論文或上考古人得失之迹至於心學正邪之幾微事物是非之本末未嘗不反覆問難必求通而後已余因歎曰汝舟

有志士也可謂知所尙矣居無何以父命歸省其母若宗之長告別於余且請言爲訓余弗獲辭迺書如右而重之以辭曰汝舟之志有矣特懼夫持守之弗固耳果能持久而弗失致力而弗倦孜孜於問學駸駸於聖賢道義之域則復其性造其理成其德器蓋匪難矣君子之德清廟之器是余所望於汝舟也汝舟其勉之

祭陳公迪文

維洪武三十一年歲次戊寅四月丁丑朔越三十日

丙午致祭於亡甥公迪茂材之靈曰惟甥育於外家生而聰悟分則舅甥情猶兄弟其幼也晝則同肄於學宵則共寢於被情意怡怡焉其長也雖出處異途離合不一而親親之誼蓋未嘗間也余來秦甥亦以秀民被選天官余謂甥必能躋膴仕以展所蘊既而聞甥除知懷慶府余蓋欣焉以喜也去年秋余從王入覲館於會同聞甥坐事繫獄余又愕然以驚也旋蒙普恩釋桎梏從行伍以戍於開平甥來謁余於館且言當遠離相覿話夙昔惜別離余固不能不惻怛

於中也迨乎今年春大兒順致書云甥復有仕志獲罪於朝竟死於秦淮之上讀之不覺涕泗交頤也嗚呼痛哉甥有才而未施有志而未展有親途殯而未葬有子既長而未婚有情弗伸而竟死非正命命之於甥果何如耶嗚呼痛哉余孑立無兄弟有二姊或蚤世或遠離惟甥爲强近之親意有望於甥以爲余家光今又若此使余不能不痛也嗚呼痛哉豈天賦命之不齊歟抑甥先德未廣歟將甥弗能順命而致然歟余弗得而知也甥玉骨已還鄉土靈魂已復室廬余以遠宦弗克躬臨以哭吾甥之不幸也姑設牲醴望祭官舍甥其有知服我斯悃嗚呼哀哉尚饗

跋卞莊子刺虎圖

卞莊子之刺虎其勇固可尚是可以立懦夫而不可以與强悍者道恃力之强用氣之悍而又鼓之以莊子之勇則幾何而不至於履險而取敗哉苟有莊子之勇要必約之以禮裁之以義而後可與有爲矧無莊子之勇而躁進以求成功其可乎觀者尚戒之哉

跋錢舜舉山水

山水之樂士大夫固不可忘情也然逸遊徜徉而流連光景者又非士論之所許是故雖有邱壑之勝林泉之佳弗敢無事漫遊以曠厥事乃繪圖以爲休暇之清翫焉此畫之所由作今觀舜舉所畫是圖蓋吳淞山水之清勝是余舊所由而有樂於彼者今則弗獲往矣竊計山水之間耕釣之士其樂固不異於昔也雖然士徒知自得其樂而莫知其樂之所從來苟人咸溺於山水之樂則將誰與共治以致此樂於山水間哉

跋東坡手簡後

眉山蘇文忠公當宋盛時寵任帷幄名動四海天下後世孰不知其賢且貴也今觀公謫居時與部使者手簡而能遜順畏愼若此非適時委命者能然乎於戲公之心其聖賢之心歟

希董先生集卷上終

希董先生詩集卷下

松巖詩

宿鳥歸喬林游魚躍重藻物各遂天眞人胡不由道皜皜南山人肥遯獨懷寶依巖結松巢於焉擬棲老高眠絕周夢據瞑托懷抱秋苓帶雲鋤春花和露擣一食毛骨輕再茹顏色好人間烟火跡山中歲年老素節既不渝幽貞恒自保顧彼桃李容天艷何草草

長城月

娟娟長城月萬古光不磨昔人築城見明月望鄉有

淚如金波今人見月重懷古問月如何月無語寃魂還向月中啼白骨化爲城下土秦皇備胡築長城不道宮中卽胡虜一朝胡禍起沙丘流禍直到長城頭前星滅彩將星落縱橫鹿馬宮中遊乃知長城之築非奇謀要使仁義圍中州只今聖朝皇風被遐陬絕域嚮化如奔流長城爲故壘古塹成荒溝荒凉陳跡月明裏胡笳咽月令人愁

杏花春雨軒爲徐叔拱艮醫賦

江南二月春雨足杏花滿樹紅壓屋旖旎胭脂濕未

乾斑爛翠錦交相簇花底仙人杖藜起繞屋看花愛花雨韶光不滅上林春餘澤流成上池水莫說江村沽酒家青帘搖拽東風斜却憶詞林虞太史錦箋麗句眞清華曾聞董仙有仙術賣藥長安積陰德活人人栽杏一樹萬樹成林爛春色徐卿本是雲間仙麒麟二子來青天壺中丹藥自神授肘後奇方誇異傳傳家分得董家樹春色年年照窻戶探花不用羊將車賣果曾教虎知數記得擕家別鄉縣春雨催花開欲遍花成子結生意多憶花未遂東歸願曲江雨後

花容新艷麗直疑江南春見花遮莫動歸興遲子醫國非醫人

諸葛武侯廟

洪武二十九年歲在丙子春正月甲申某偕儀賓吳侯掄暨護衛中軍胡政左軍徐遵右軍王毅陸榮從王西畋過岐山渡渭水駐五丈原下明日乙酉侍衛獵原左歸某遂與賓友審理副江陰何屏艮醫正吳淞徐叔拱典儀副天台張六成登原謁諸葛武侯廟望褒斜眺岐渭山川形勝故壘空壕漢魏相持之陳跡在焉於是相與感往事評得失慷慨賦詩而還又明日次郿乃書所賦詩俾鳳翔守將眉山家誠揭於廟壁以紀歲月云

五丈原頭大星落軍吏驚翰報兵幙卯金社稷竟坵墟典午山河歸掌握武侯英風冠天下雄才自是伊呂亞茆廬一出展經綸寰宇三分圖王霸大耳君王赤精裔魚水相逢事開濟東征未捷儵騎龍顧命諄諄有深慮丈夫肯負六尺孤赤心白日忠誠孚上書

切陳內外政出師誓復東西都羽扇綸巾定籌畫木牛流馬飛芻粟渭陽持久兵益堅懿也含羞受巾幗皇天厭漢炎祚移大勳未集天奪之遺謀受維走仲達雖死不死眞英奇山水不隨人事改壁壘依然陳跡在江流激石八陣存鬼護神訶越千載荒凉遺廟原之顚兵民至今修豆籩侯靈洋洋宛如在春秋迎享風冷然

問月

前年看月東海頭月色照我紫綺裘醉呼素娥歌窈

窕跨鳳直與羣仙遊去年看月來濠上月色照天光滉漾齋厨冷落樽罍空悶對妻奴發惆悵今年看月來故鄉月華冷浸芙蓉裳笑聽漁歌起欸乃鄰翁滑辣村醪香三年看月各有處月色娟娟只如此人生窮達那能移乾坤覆載元無私却憶風流李謫仙曾將杯酒問青天杯空酒盡人何在明月萬古仍高懸可憐往事今已矣過若秋風吹馬耳漢家陵闕高崔嵬不分荒凉月明裏我今對月且盡歡兒女欸轄身無官亟呼斗酒數十酌俯仰但覺心神安銀河界天

浄無垢玉兎自與氷輪走靈槎此日或可乘便欲乘之上南斗

過蕭關

清曉度蕭關羊腸路險艱兩崖山矗矗一磵水潺湲地勝禪宮古時平戍卒閒登臨望沙漠風景慘秋顔

過瓦亭驛

地重嚴防戍山高鬱絡盤亂雲晴作雨積雪夏生寒逐兎將軍勇頒禽士卒驩儒臣愧無補鮮食敢饕餮

餘州道中

大漠連千里平沙峙兩城昔聞頹土築今見綠莎生重譯詢羌卒聯營列漢兵華戎俱混一無復請長纓

次韻荅姚孟幾贊善

關右稱文獻才華獨數公裁詩紓錦綺講道悟機鋒傾蓋情如故聯床話更濃夜窻奎壁近應是兆文同

正孝方處士挽詩用陳導吉韻

軒冕終辭薄田園久不居高風人有望素節世無如墓栢霜枝瘁庭花露葉踈季方鄉夢遠掩淚哭來書

又

學道宗先哲文章淑後賢登龍掩盛世化鶴惜芳年述行辭難免承家孝可傳賢王題墓表光彩動山川

次韻荅張季容典儀

下馬憇山館心清萬慮沉庭花留晩艷窻樹覆時陰撫景新詞溢懷人古意深功名方有念華髮莫侵尋

行營漫興四首

旌旗明夕照笳鼓度崇岡雲散千峯出星連萬幙張賦詩分酒興看劍挹燈光隔帳聞淮語令人憶故鄉

二

北地得春晚蕭關積雪多鷹揚驅部伍魚貫歷巖阿羌笛翻胡調秦兵雜楚歌漢家飛將在不必問廉頗

三

壤接西河遠山連北地高陰崖猶雪積層澗尚氷交橫槊詩情好談兵士氣豪承平修武畧應付霍嫖姚

四

普羅裁武服渾脫貯儒書練卒彌交□□□□□□曉雲遮節導莫雨濕儲胥聖主垂明訓陪臣敢逸居

重住永壽縣山館漫與

下馬憇山館悠然愜素期高秋風作籟層澗雨生漪榻擬南州下文非北隴移宦遊窮勝槩來往不知疲

五月廿二日白海行營溽暑如內地悠然起林泉之思

石田茅屋瀼西庄修竹高梧六月凉翠篁風漪清入夢碧桐秋露冷生香飲牛不識堯年樂扣角猶歌子夜長今日驅馳歸未得却從塞外憶江鄉

用前韻再賦詩

夢入家山舊墅庄覺來塞月正淒凉梅花夜落轅門角栢子風飄合殿香悲燕領立功憐我短龍頭得意羨渠長非才謬忝王臣列一飯那能忘帝鄉

題東澗處士張公墓誌後為季容典儀賦

東澗仙翁逝莫追十年辛苦痛惸嫠鏡中自掩孤鸞影琴裏誰調獨鶴詞兩豆薄羞春采藻一經勤讀夜燃藜兒今得祿親何在風木哀鳴致永思

仙居張季容氏每為余言蚤失怙母氏育而教之肄獲祿仕于時未嘗不嗚咽流涕既而述厥考東澗公行屬余請方先生希直銘其墓余夷

考之乃知翁隱德君子也嗚呼翁隱德弗耀而歿賴賢配撫其孤迄有成立遂克昌厥家固死不朽矣配之賢子之令豈不足以激頹風而愧庸夫哉是皆可歌也故歌詩如右而併識其槩于左方云

東籬老叟思超羣醉墨狂書白練裙史筆文章垂後世詩壇矛槊破中軍一聲鐵笛龍應化百尺松巢鶴許分邈邈仙蹤何處覓鳳山明月泖湖雲

昔年賜號小茅君墨髮垂肩槲葉裙丹熟大還須洞

吏詩成險語泣魔軍靈芝似草相將采神棗如瓜取次分一笑重逢老徐市塞門同望海東雲

余既和前之詩已而叔拱又聞楊鐵崖陸宅之餞曲江三先生同葬于淞之干山門人歲時拜掃共一亭而祀亭之一再次韻故爲賦此

我識東南三隱君葛巾藜杖生蕉裙陸機文名動四海楊子筆陣驅千軍家聲自得吳越譽詩與每從山水分逍遥靈爽宛如在月明同度雲間雲

六月廿六日丙子端禮樓侍講

王家觀闕倚蒼穹俯視秦川紫翠中雲霧軒窗無暑氣烟霞衣袂有仙風人間瀛海參差是天上蟠宮咫尺通載筆儒臣叨侍從漫歌麟趾美周宗

次前韻

奎壁流光麗碧穹千年文運啟寰中治隆江左興王業化洽周南播國風召對大廷三策重校讐東觀六經通菲才忝從儒臣後進講潛窺道學宗

送方希直教授考試京兆秋闈兼柬劉學士

奎壁增輝麗上台使軺催入鳳凰臺六經道學宗先哲三甲科名屬俊才校藝政煩東觀筆得賢應咏北山萊太平閣老皆耆舊要使文風振後來

七月廿日雨凉悵然動家鄉之思

雨凉蕭瑟透羅袍倦客思鄉魂夢勞江漢滔滔吳會遠關山歷歷雍州高佳兒書至逾三月衰鬓秋來感二毛溪上草堂應好在文鵷棲樹鶴鳴臯

試院有作呈同院姚孟幾贊善朱雪江紀善張升道李可畏二廣文

綿蕝成闈棘四交雍容巾卷集英豪神魚跋浪滄溟

闊儀鳳鳴陽碧樹高藻飾錦箋揮玉管花生銀燭炫宮袍至公自有文衡在不待朱衣頷爾曹

雲斂天空宿雨收素華澄徹溢中秋山河影動清虛府風露寒生白玉樓搗藥何人煩兎首登瀛有客占龍頭寰中福地皆仙境誰道崐坵阻弱流

薄暮雲收挹翠嵐長空一色碧於藍已知化雨來天上又見文星聚斗南老子放歌添逸興素娥移影照清酣人生亘會知能幾華髮蕭蕭欲滿簪

次韻答姚孟幾贊善

昔年寵錫下楓宸命服光華遠入秦雨露無私恩廣大風雲有象氣氤氳萬年形勝山河舊一代文明禮樂新誰道蓬萊逾弱水人間只尺是通津

橘泉爲劉升元淵賦

天台春老碧桃花蘇井移來樹更嘉野史定修高士傳異方元出列仙家汲清自擬泉如酒剖實寧論棗似瓜欲爲斯民開壽域願分一勺和丹砂

次韻奉答李曹公

元勲名譽動三台德澤含濡被草萊論道每陳經世

畧匡時還用濟川才馬前玉節龍爲餙肘後金章虎作臺與誦載塗深屬望雪山增重賴公來

次韻送方教授還漢中

不持素節隱天台獨抱遺經上鳳臺道學遠宗濂洛裔文章重見孟韓才獻書春殿陳無逸校藝秋闈詠有萊館閣只今需碩德東人矯首望重來

次韻答劉學士

登瀛學士近蓬萊五色文章照上台館閣衣冠推碩德門庭巾卷集英才勑批鳳尾揮彤管班簉鵷行侍玉臺八十高年恩寵厚金蓮特賜暮歸來

用韻寄錢嶧材文學

路入宏農問故人白頭重見誼如新高懷繾綣能投轄往事分明記卜鄰賓席燈花紅映酒書窗草色暗回春別來無限相思意梁月娟娟入夢頻

題鴨綠江

鴨綠新題御筆封東夷稽首慕時雍勤民自有安邊畧駐驛徒誇破虜功渡口雄師揚聖武沙頭舊壘認遺踪同仁一視恩無外垂訓諄諄自戢功

高麗故京

海邦秋色莫荒涼想像登臨倍感傷君相自移新社稷人民空念舊家鄉飢烏啼月閒官寺衰草迷烟暗市坊俯仰興亡宜鑒戒莫教琴瑟重更張

送董安常閤老之雲南

記得分攜下玉京秋風邂逅洛陽城晤言怳憶三更夢惜別驚看萬里行宣室尚存新制作僰人應試舊儀刑聖朝不久遺耆碩莫擬騷唫動遠情

謁漢洛陽令董宣廟

寂寞空祠依市廛一時風節至今傳名臣强項非邀譽聖主推心本尙賢古道轍稀橫犬兕清風氣肅厲鷹鸇我來伏謁重增感捉筆題詩意憮然

洛陽懷古

龍門山色鬱蒼蒼山下興亡幾夕陽光武定都終繼漢昭儀改洛擬遷唐壞陵廢寢榛蕪合敗壘空壕黍豆荒四海秖今逢盛治肴函底用設兵防

過永城

塵土驅馳笑宦情揚鞭薄暮過酇城郵籤急報王臣

至驛鼓頻撾縣吏迎歲月不留嗟老大事功無補負平生此行宣室如前席準擬傾心答聖明

次韻答劉叔淵

憶昔江南避地時還從越客網千絲幾番春雨滋花蕚又見秋風咏黍離投筆未應慚定遠燒丹準擬候安期老懷爲向賢郎道來往詩筒愼勿疑

單指揮奏事至京師曹國李公有詩奉賀

讜論嘉猷宛曲陳龍顏有喜寵恩新綸音渙發中天日庶物生成大地春北極慶雲占泰象西山積雪淨邊塵綸巾羽扇淸談際諮訪無時念下民

送宋孟徽教授入京兼柬文淵諸閣老

文旆朝天入玉京韶光二月照人明逶迤魚藻涵春水爛熳鶯花繞禁城一代文章尊大史千年道學表遺經朝廷故舊能相問爲說迂儒戀闕情

凝淸軒詩爲胡駙馬賦

香藹白晝漏聲遲正是朝回燕坐時雲母軒窗霏細霧水晶簾箔颺輕颸竹稍滴露聞幽響桐葉揮毫寫近詞門外紅塵高十丈纖埃不許到書帷

白雲軒

綺窗繡戶白雲封正在皇家貳室東影隨宮衣秋夢冷氣蒸庭樹露華濃無心伴鶴來三島有意從龍下九重却憶山中陶宰相千年同調不同風

和史銘可訓導寄來詩韻

武英東闕拜絲綸命服光華遠入秦漫道文章窺往聖愧無德業繼前人九重曙色曈曈日四海恩波浩浩春喜見新詩增感激此心思報渴生塵

鄭叔貞爲石先生挈幼女之漢中道過長安用

韻以送

萬里山河道路迍爲師携女入西秦扁舟夜泛吳門月短帽晴遮漢苑塵草色和煙留暮景柳花飛雪送晴春服勞弟子無多見今喜淸名繼古人

五月廿一日莫歸有作是日奏事便回

薄暮聊休筒牒忙滿襟淸氣溢詩腸月臨粉署雲初霽露浥苔階夜欲京老景自嗟華髮改虛名誰道白眉艮今朝最喜朝回使天語頻宣拜寵光

送謝駙馬奉使蜀中

帝子分封鎮錦城館甥傳命下彤庭百年西域漸文化五夜中天識使星龍首雨乾春漲綠峨眉雲斂莫山靑太平景物無邊好爲釆風謠達聖明

五月十七日夜坐有感

移榻虛庭坐月明悠悠人事轉關情象占錫馬承新命機動飛鷗爽舊盟病襲微軀風度改愁形衰鬢雪華輕六年載筆慚無補中夜深思夢寐驚

和雪江朱先生有感詩韻

詞林侍直絲毫纖莫道周南歲月淹賓席坐分雲夜酒內厨行賜水晶鹽淸時安用宗元巧白首惟師趙抃廉方欲倚歌攄我意西曹又報筒書嚴

和繆先生見貽詩韻

碧筠挺挺玉爲竿綠樹千千翠作團風物謾將詩句寫客懷應藉酒杯寛學如賈傅陳匡濟意擬陶翁適易安嗟我非才叨厚祿嘉猷黼黻賴同官

偶題

金碧樓臺五色雲絳紗衣袂紫綃裙仙家宛在淸虛境宗譜還分大小君石室烟霞分外史瑤臺星斗煥

元文玉皇授得長生訣下與塵寰掃垢氛

六月十六日端禮樓進講奉教賦詩次繆紀善韻

百二山河重鎮雄金城環遶宛如龍南樓勢插金冥表東井光連紫極中書演九疇宣帝範詩歌二雅正皇風儒臣進講思陳戒敢學楊雄賦漢宮

奉教裁詩意氣雄君臣會合擬雲龍河間事業賢王上賈傅才名盛世中俊逸詩歌唐體製雍容文物漢儒風經筵日日嘗前席絕勝鄒軻對雪宮

題姚孟幾贊善金粟山歸來軒詩卷
詔許懸車未白頭光前絕後越時流儒臣報國功名遂命服歸田禮數優侍講曾聞趣左掖去思還說在南州小山叢桂皆無恙金粟飄香幾度秋

題王右軍毅家藏疑山疊翠圖
九重雲欲翠嵯峨小隊南軒使節過錦席坐分椰子酒畫船行聽竹枝歌蜃鄉傳檄蠻煙靜虎帳投壺樂事多悵望臨沂仙路遠展圖重憶舊山河

又
五色泥緘墜錦雲仙書仙篆鳳鸞文丹砂轉鼎初成道寶籙升階又策勳將意遠煩青鳥使嗣音重拜紫霞君明朝有約瑤池會玉樹金桃許我分

過華山
岧嶢太華鎮秦川勢與西方灝氣連地控瑤池三萬里蓮開玉井幾千年披雲仙掌驚奇觀致雨神功駭異傳更欲馭風凌絕頂叫開閶闔上朝天

過潼關貽鞠彥文知事
羽檄無傳衛卒閒幞中柱笏看青山金城雄鎮三千里玉疊高居百二關應有詩才追鮑謝可無邊署繼終班我來相見渾如夢話舊燈前一解顏

過滎陽吊馬訓導
重到滎陽訪馬融索留嗚咽慘悲風春秋尚憶儲皇問道德空爲後學宗澹薄朝餐羞苜蓿凄凉秋意滿梧桐楚辭歌斷英魂遠寂寂孤阡宿草封

鄭州道中
騑騑駟牡駕輕車衛卒傳呼過白沙禾黍村墟雨岐路茅茨煙火幾人家驛亭落落種楊柳籬落疎疎開

槿花風景相看亦不惡胡爲尚咏丘中麻

送張益歸天台省親
阿咸年妙美丰姿總角從遊弱冠歸秦苑露華滋玉樹赤城霞采炫斑衣題橋欲遂相如志力學毋忘孟母機此去重來還有約春風灞水柳依依

丁丑除夕
關山綿邈鎮秦川楚客西來日數年耿耿孤忠懸白日悠悠萬事聽蒼天桃符吉語爭先寫栢酒深杯最後傳老我久忘詢舊俗燈花隨意賦詩篇

戊寅元日

曉鐘催僕早朝衣白雪光搖白玉墀太史重頒夏正朔羣臣還習漢官儀畦蔬破臘將抽甲墻柳漏春思展眉媿我今年當五十前非雖悟竟何追

元日後奉教賦詩用朱雪江紀善韻

聖祖龍飛億萬春神孫茅土守全秦大藩雄鎭山河壯正朔重頒歲月新日射觚稜光動采雪消馳道淨無塵儒臣思竭涓埃報愧乏嘉猷繼古人

送王賓旭檢校

王郎才氣越時流一命來咨憲府籌盛世文章思獻頌少年詞賦凝登樓龍頭浪湧三春雨豸角風生六月秋此去廟堂如見問讜言無惜獻嘉猷

春祀嶽鎭和朱雪江韻

君王齋沐修煙祀嶽鎭威靈翊聖朝黃酒芬芳浮玉瓚碧幢隱約下璇霄三陳獻禮循周制七奏登歌叶舜韶帝力神功俱廣大花村社鼓藹民謠

和方希直先生韻

素鸞飛去鶺鴒寒悵望令人詠急難別後遠懷詩裏見病餘衰鬢鏡中看登瀛事業期貞觀輔世文章陋建安體氣已平須強飯蒼天未必負儒冠

儒冠際遇盛明時不數當年酈食其中巷門生俱特達縉紳文學尙棲遲多憂賈誼思陳策遺愛陽城定勒碑才調如公堪接武姓名當使汗青垂

送陳用中司訓先生還漢中

柳妥花殷食又寒渭城歌斷思漫漫萬山入漢秦關險孤棧連雲蜀道難驢背尋詩春正好峨眉如畫雨初乾勝遊歸後添佳趣爲寫新圖寄我看

登南山仰天池和張修聽典儀韻

金碧樓臺擁大空山川形勝壯秦中君王陟岵迂幢蓋釋子升堂候鼓鐘窅渺瑤笙驂駕鶴飛騰石鉢聽經龍卽心向善皆興化誰道禪宗別有風

送李曹公出鎭西域用張儀曹韻

麟符虎節寵恩新滿袖天香下玉宸五夜將星經昴畢萬年皇化被崑崙紫駝白馬蕃人貢赤黍黃羊漢卒屯聖主安邊恢妙筭都緣保障爲斯民

圖畫麒麟閣上頭策勳當日願封留先公事業皇王

眷奕世功名子姓收雲路康莊追駿武天朝治理仗鴻猷嗟予忝後登龍客惜别因風念馬牛

再次前韻柬張儀曹

憶昔承恩下石頭關中又是七年留身名未信儒冠負姓字深慚仕版收侍講經筵思獻納退朝幙府賴諮謀多君詩詠追風雅不比長歌夜飯牛

再次登南山仰天池韻

一上終南望眼空長安景物畫圖中花間鶯避春城仗林杪僧歸晚寺鐘渭水東流來鳥鼠吳山西下走

蛟龍我生自信通仙骨便欲同乘列子風

塞門至銀州關道中

行盡平沙過柳林羽旄前導度遥岑山腰路轉羊腸細渡口泥游馬足深歸命胡兵通漢語感人羌笛奏商音晚來漸覺征衣薄蕭颯淒風作莫陰

銀州西下忽都河胡卒東來唱舊歌星散諸營連坼堠雲屯萬里蔽沙陀自嗟出塞春光少誰道臨關月色多顧我鶴形非燕頷立功萬里定如何

送羅用賓廉使赴京

宿雨初收曉日晞東亭送客上京畿鳳凰儀羽來琪樹獬豸威風動繡衣世運彌文春浩蕩星垣執法衣光輝太平事業須公等莫憶桐江舊釣磯

過馬嵬驛

馬嵬春色自淒迷壞塚荒京古驛西風柳宛如胡旋舞露華猶似淚粧啼華清禍水漸紅石蜀道幽魂化白泥美惡並存天意在昭陵煙草莫萋萋

武功唐太宗廟

文皇祠廟倚邱阿絳節青旂枉駕過封建初興新社

稷登臨重問舊山河姿如龍鳳瞻儀表照愧鷗鷺戚咏歌□□□□□□□□□□□□□

又

鶯花二月滿長安一笑相逢露膽肝白髮莫嗟知遇晚青春轉覺别離難金臺操價求良驥瓊樹留花待綵鸞太學舊傳新譽美致身猶在五雲端

次咸陽

陽關歌徹舊時聲征旆悠悠過渭城碑碣尚存秦漢事山河不改古今情傷春廢苑鶯花老愁雨荒陵燕

麥生考史瞻圖吊陳跡平原回首莫雲横

次乾州

乾西高塚尙參差父老能傳阿武㚲折翼自驚鸚鵡夢化龍誰識虺蛇詩乾坤易位天常變日月行空鼎祚移千載令人增憤惋故將眞筆重誅夷

次永壽縣

亂山環曲入麻城山巘人家若散星牧豕羣兒驚虎跡停驂過客聽鶯聲長松古塔前朝寺茂草荒垣舊縣庭欲考圖書論往事殘僧指點斷碑横

次邠州

梁山西上古邠州我老頻年此地遊駐節觀風詢舊俗服田力穡繼前修雨滋隴麥苗初長春入畦桑葉尙柔聖代思文重農事熙熙民物擬成周

次宜祿驛

折堞荒城倚夕陽追詢往事話前唐幾家煙火今墟市十里蒿萊古戰場蘭若刼灰原有數闍浮魔障本無常殘僧指點穹碑在讀罷令人益感傷

登陘州回山

回州樓觀擁煙霞卽是瑤池阿母家萬里不來靑鳥使千年空老碧桃花漢朝天子求丹藥瀛海神仙望翠華欲問安期杳何許滄溟淸渤幾桑麻

次平凉

平凉彊域控西戎三月猶寒氣未融山麥蟠根封積雪野桃含蕚待東風書回塞下邊塵淨兵到原頭獵火紅更擬明朝從鶴駕爲尋仙跡訪崆峒

王先生寄惠鹽梅賦詩酬之

遠因驛使寄鹽梅政及徵車日下來匡國要煩調鼎

手作舟宜得濟川才奇葩獨冒氷霜發異實深承雨露培聞說相如方病渴定和瓊液賜金杯

尹問從學岐山鄉校予客居關中恒往來三輔間因嘗識之今寓泰興邑治乃復會面目擊其爲政之善心竊喜之繼出是卷求賦思養堂詩又嘉其不忘親也爲述一首

軒中退食每委蛇深動前人屺岵悲三釜永懐曾子志百年同切仲由思岐山蒼莽秋雲外淮海蕭條夜雨時且鼓琹聲出堂戸邑人應誦白華詩

海昌胡虛白別逾三十年有詩見寄次韻奉答

昔年曾賦峽山雲遠寄吾家大小君粲粲儀章丹鳳翼飄飄仙氣紫霞裙清狂酒興思前夢白戰詩才張我軍惆悵睽離三十載老來共喜際彌文

秋夕用丙子歲秋懷詩韻

露華凉漬白蕉袍清思都忘簡牒勞壁月流光東井近文星麗采太微高似聞周甸歌麟趾應喜卷阿舞鳳毛信美山川未歸去可無清興到江皋

六月十五日追思壬辰歲是日承恩感而賦詩

記得先朝拜命時大庭三接晝生輝恩沾光祿黃封酒寵賜文思錦綺衣遺詔忽猶丹鳳降蒼梧無復六龍歸今朝追感情何極疾首哀唫涕淚揮

閏五月二十四日聞遺詔感傷

聖主乘龍上九天小臣哀慕淚如泉緇衣忍見當年賜墨勑空遺役日宣黟黟清霜華髮改悠悠白日赤心懸守成已見文明治願祝皇圖億萬年

送朱雪江入覲

十載皋比德業修高才從此賛皇猷文聲落地鏘金玉劍氣橫空暗斗牛傳道要師韓吏部授金須記魯春秋樽前莫嘆桑榆晚好把功名取次收

戊寅閏五月十八日詔告天下大赦改元喜而有作

嗣皇頒詔宣仁化黔首傾心望泰康萬國謳歌歸口數九疇敷錫敘天常紀年期見文明治繼統宜承聖哲王慚媿儒臣思補報寸絲敢獻袞衣裳

七月四日子口歸後感懷

幼子殷勤遠問安山川跋涉路多難長河艤棹氷初

合峻坂停車雨未乾原上鵲鴒應入夢堂前萱草自生歡秋風又復東歸去離緒悠悠繞肺肝

再用袍字韻答張儀曹

總道詩才奪錦袍公餘應不歎賢勞茶香晚竈輕烟細琴響清泉古調高藥臼有時和石髓賓筵聊復薦溪毛夜來好興清如許元鶴長鳴過九皋

七月凉生白苧袍徵車休訝驛程勞鳳儀耀日岐山近鳥道連雲蜀棧高好藥初收膏上疾清霜應點鬢邊毛願言努力加飡飯要看功勳並稷皋

賜鶴鳴樓宴

新宴歌樓奉玉音衣冠雲集振儒林士民樂業唐虞治萬物皆春天地心酷潑甕頭浮綠蟻曲傳簷外舞仙禽歸來瞻拜瑤階下喜動龍顏德澤深

清明日有感用張潞公韻二首

客飯猶寒火未生祭餘觴豆列前庭春風花柳隨時好夜雨松楸入夢清萬里江山勞悵望百年身世嘆飄零宦遊無限思鄉意隣哭哀哀不忍聽

杏花雨後紅連屋草色春深綠滿庭節物又驚新火

改夢魂常繞故園清豈無報主丹心切還有思親兩淚零爛漫客懷誰與適放歌止許鶴來聽

便道歸謁先聖

溶溶泮水繞宮墻萋萋高梧近講堂藻外神魚吹暖浪枝頭儀鳳語朝陽豆籩嘉靜春秋祀佩玉鏗鏘弟子行老我歸來重拜謁十年往事不能忘

遣子口歸

季子東歸又歲除殷勤爲寫萬金書松楸在望春深長棣萼聯芳雨後舒奕世衣冠華黼黻傳家經訓舊菑畬後人好繼前人志莫負高門駟馬車

扶風馬伏波廟

淡烟疎木古祠空故老猶傳矍鑠翁名姓特標東漢傳世家原出右扶風椒房不與旌賢畫銅柱還題破虜功三輔地靈人孕秀巍巍勛業又希踪

過太白山

褒斜連脉自西來雄冠終南壓五臺鳥道齊雲留積雪龍湫激水起轟雷清祠修祀昭神貺勝地鍾靈育俊才駐馬原頭重回首望中只尺是蓬萊

過終南山重陽宮

重陽福地集羣仙卽是人間小洞天瀛海鶴書三萬里瑤池桃實幾千年雲窻松暝來山雨石鼎茶香煮澗泉願爲斯民開壽域長生何必問談元

送鄭貞還鄉

三月長安盎盎春上東門外送行人賢王翰墨揮雲錦才子文名動縉紳皂帽白袍遊學久丹山赤水夢歸頻到家莫道機頭織拭目爭看席上珍

憶朱雪江

五雲西畔教書堂此老才華不可量筆走龍蛇翻地
軸詩成錦繡扶天章楚江日色離情遠汾水秋風旅
夢長十載同窻今間別客懷相憶未能忘

用韻寄董安常學士

憶昔承恩下日華斯文傾盖便通家別來萬里無消
息漫惜分攜洛水涯

莫因為客歎年華酒滿清樽書滿家但得雲山供嘯
咏靜中眞樂自無涯

頗聞風物似中華何用登臨苦憶家但願莫年常強

飯漁樵隨處是生涯

逍遙物外誦南華曾把文章佐漢家宣室定應求舊
德未容白髮老天涯

年未知非鬓已華秪愁竊祿負王家舊游閣老如相
問為說驅馳白海涯

小園八韻為張季容典儀賦

竹屋書聲

幽軒窈窕傍篔簹公退紘歌白晝長日莫碧雲窻戶
隔只容清響出琳瑯

琴臺晚趣

夕霏斂盡做雲林大雅寥寥古意深擬向此中分半
席載彈秋水濯塵襟

雙鑑月明

萬池瀲灩湧金波水檻秋光夜夜多只尺瀛洲分兩
地廣寒宮闕影嵯峨

荼蘼春洞

風為東君次第吹夜來花信到荼蘼巖扉不隔遊仙
夢載酒花間一咏詩

綠陰晴晝

嘉樹沉沉碧霧深滿庭濃綠作晴陰槐柯不入高人
夢坐挹南薰自鼓琴

葵蕚朝陽

南風披拂暮春光燁燁丹衷向太陽為愛不隨桃李
艷自將心事比幽芳

水鑑荷風

小池新水浸清香水面香風送晚凉一曲鑑湖歸未
得此中聊學賀蘭塘

菊潭秋意

菊甘泉冽正秋深汲得甘泉薦落英自愛幽香凝潛
德非緣服食慕長生

小園八詠爲王本立文學賦

榴山晴寺

晴嵐花氣晩蒸紅花下精廬圖畫中咫尺天台路非
遠杖藜便過石橋東

細洞東流

春水浮渠引磵泉高人洗耳聽涓涓一泓截斷塵凡

路便欲尋源訪洞仙

白磯曉渡

磯頭白石爛如銀舟子招招可問津誰道瀛洲逾弱
水人間別有鳳池春

薇風香院

海南凉露溢銀釭架底薰風撲鼻香書院日長清似
水傍人錯認紫薇郎

書窻積雪

雪敧修竹壓鸞巢獨把韋編坐寂寥但覺簷前摧翠
羽不知門外已齊腰

月明花影

璧月流輝照好花花枝旖旎影交加幽人花下開樽
飮影落樽中月未斜

玉葉雨聲

玉樹秋深夜雨鳴泠泠清響夢中聽幽懷愛爾如天
籟不是長安逆旅情

金菊秋容

籬菊流金箇箇黃陶家景物占秋光幽芳自有風霜

操不逐羣葩競艷陽

次壁間所揭唐人詩韻

泰山楚水路迢迢不道瓊花亂後凋鶴背遊仙清夢
遠月明誰度紫鸞簫

齋閣香銷午漏時疎簾細雨動幽思石闌桐葉秋如
許點筆長吟杜甫詩

朝退歸來寡送迎高懷自許鶴同清終南秋色軒窻
裏卽景好詩隨意生

湧翠晴山勢欲流無邊風物雨初收宦情自比閒情

簷高捲珠簾挹素秋

臘月十八日以公事力疾肩輿出會國公有詩見貽因和奉答

此去君家路不賒如何便似隔天涯料應只是尋梅處花外輕寒透小車

馬前衛卒背如雅門外平堤旋築沙力疾肩輿追駿武邦人應訝鶴乘車

城陰老樹集昏鴉穩穩肩輿踏軟沙幾度醉歸明月夜絶勝陶令小轅車

詩成蠻紙墨塗鴉興到東山屐踏沙千古謝公高致在豪華不數七香車

題墨竹

疎竹亭亭直不阿高懷重詠武公歌誰將截作參差管吹得虞庭鳳鳥過

神物飛騰去不還神孫依舊滿雲山阿誰摹得眞龍種常恐風雷起壁間

三月二十九日侍從過九龍池儒臣承教刻竹賦詩爲和一絶句

凌雲高節出山林時聽淸風戞玉音桃李滿園春不競幽貞獨守歲寒心

席上戲贈朱雪江

紅袖扶酣白髮稀碧簫聲斷玉鸞飛揚州明月渾如舊夢遠雲空只未歸

晚歸口占

晚歸移榻坐前庭高樹風回酒易醒何處玉簫求鳳侶淸聲哀怨不堪聽

題墨梅

昨夜春風入硯池今朝春意滿南枝氷姿莫訝渾如舊自是仙人涅不緇

題神仙雪景畫卷

不騎元鶴過蓬瀛踏遍瑤堦上玉京知是神仙有淸約共觀天女散飛瓊

五月十七日聞繆先生復任紀善來及潼關喜而有作

曉來烏鵲噪簷間忽報先生已入關白髮靑衫紫騮馬邦人還是舊容顏

秦東亭畔記分攜渭樹江雲怨別離千里關山音問
少明朝相見話相思
九龍池館儗天台華髮仙郎喜再來白鶴瑤笙雲路
遠依然千樹碧桃開
琅玕萬箇碧雲齊鐵筆鐫書舊日題林下仙翁似相
識縞衣迎舞屢高低
題扇面小景
垂老優游際太平扁舟隨意釣絲輕此身雖在江湖
上還有丹心戀聖明

駐節觀風渭水濱釣舟誰子颺輕綸也知山澤悠悠
者卽是唐虞皡皡民
佳山擁翠入虛亭碧澗琴聲洗耳聽自是唐虞熙洽
化遂令巢許擅高名
溪迴路轉翠巖前隔竹琴聲响澗泉好駐我車虛左
席其林深處有遺賢
題扇袁叔拱詩畫意
鴻漸青冥矯矯飛江湖矰繳漫藏機上林春意寬如
海儀羽穿花舊德輝

題扇面赤壁圖
月湧金波捲素秋扁舟乘興事清遊長鳴老鶴無拘
束不似南飛夜鵲愁
題扇四首
金水橋邊曙漏稀海棠枝上月初低將軍劒佩朝參
去驚起花間小鳳棲
好武將軍復好文山林清興過超羣新詩寫向泥金
扇絕勝羊欣白練裙
楚水涵空月露凉將軍才畧□□□□□□東風

戰聊寫坡仙一葉航
坡老高風百世師謫居猶得事遨嬉烏飛鶴唳俱陳
跡祇有江山似舊時
東庭晚坐
屋角踈花駐晚紅墻頭嘉樹散清風移床漸喜塵喧
息馬首炎埃怕曉鍾
周南驛館見菊偶題
暮投驛舍卽如家庭菊斑斑發舊葩自笑東西今幾
載年年此地見黃花

夜宿鞏縣洛口驛

停車傳舍息煩痾謖謖凉風振樹柯欲寐不成翻起坐布衾疎薄奈秋何

題畫鷹爲王文約僉憲賦

八月秋高鷙鳥雄聳身搏擊厲蒼空妖狐狡兎開風遁却漫空拳下石峯

題墨梅爲王僉憲賦

蕚綠仙人佩水蒼珊珊清響出雲房料應祇共林和靖月底尋詩過墨庄

鐵面瓊肌湼不緇南枝寧受雪霜欺東風標後方成實商鼎調和待爾爲

題夏圭山水斗方

披卷俄觀鄭左詩滿襟幽氣動幽思蒼烟古木橫塘上好似吳門問道時

夜坐言懷

庭樹陰斜月漸移苦茶醒困坐多時夜深自喜塵喧息莫遣樓頭畫角吹

睡鴨烟霏散異香小蟾窺席弄清光江南舊日豪華事一刻千金意不忘

駐五丈原代何審理賦

天下三分未足誇經綸直欲定中華大星不向原頭落未必山河屬晉家

題山水扇面

三茅山色鬬清研山裏樓臺是洞天我欲尋鸞便歸去御風直到五雲邊

秋夕寄黃先生用張儀曹韻

一夕元機付蓐收商飈金氣便行秋人間總喜炎熇

靜何事班姬掩扇羞

月色當天竹影停一襟灝氣玉壺清炎凉頓覺今非昨却道天工造化輕

次韻張儀曹絕句 二首

長揖蟾宮問素娥清光好似隙駒過自嗟白髮年來少秖有丹心日漸多

萬里滄溟駕一舟張帆直欲過鰲頭天吳歛跡鷩濤息誰道瀛洲阻弱流

早秋二絕

誰道天公造化慳遍施霖雨洗塵寰青蠅不識時光變猶自營營几席間

寒蟬抱葉寂無聲絡緯莎雞應候鳴微物尚能含至理悠悠人事轉關情

上鄂王墳

我有兩行生鐵汁等閑不爲傍人泣今朝來上鄂王墳一灑平原芳草濕

前文明咨寶禪師言還定體漫賦絶句二首

兄弟情深不忍違小庭花落又言歸東書明發新東

路拭目看雲自在飛

驅車曉出護龍河一曲驪駒未易歌別路最憐芳草色駸駸偏上客衣多

輓陳宗道秀才

種桃滿苑着花新分得東君幾日春却被狂風吹落去也應恨殺看花人

補泮宮紙窻

簷前野馬日紛紛窻下棲遲又九春細剪蠻皮重補綴明光留與後來人

卷下終

〔明〕劉繼善撰

掩關集二卷

清道光十九年世德堂刻本

長洲文文起先生選

掩關集

世德堂藏板

劉訓導傳奉敕擬修兩朝實錄稿儒行傳

無錫華允謀撰

劉繼善字元卿寶應人孝事繼母三舉優行以歲貢授鎮江訓導砥礪士行力任名教督學楊廷筠將薦於朝繼善棄官歸閉門掃跡日手一編時貴過江淮踵門求見繼善謝曰漫勞車馬實無短長終守踰垣之節著掩關集

明鎮江府儒學訓導劉府君行述

子永沁撰

府君諱繼善，字元卿，別號春宇，寶應人。祖諱貴，父諱憲，皆有隱德。府君幼時，曾大父謂大父曰：此子大吾家聲，善教之。以故大父生三子，獨篤愛府君。府君少稟義方，刻厲攻苦，貧無書，借友人書錄之，友未及丹鉛，府君已成誦矣。弱冠，母王卒，哀毀成禮。事繼母梁如母，梁感之，愛逾己子。入庠後，以孝聞。督學陳公用賓試其文，復冠軍，大喜曰：文行兼優，可風多士。時江淮之間聲稱藉甚，里中人士多

出其門。淄川韓公介宰吾邑，延爲師，府君絕無干請，爲韓所重。邑有疾苦，府君默奪之，未嘗不陰用其言。後大名耿公隨龍繼任，聞府君田不獲，以十金屬所知代治畚鍤，府君辭無以報。耿笑曰：吾索償於君兒也。後耿執憲西臺，先兄靜之偕計吏入都，府君以幣一束報之，耿笑納焉。府君七試秋闈，以歲貢官鎮江府訓導，端師範，厲士風。督學楊公廷筠廉其賢，已列薦疏，以思親乞歸，呈屢上，不得請，遂棄官歸。府君與先妣王孺人相敬如賓，五十年無惰慢色。不肖幼時，歲大饑，先妣躬操井臼，貸米爲飯進堂上，煮豆以粒計分不肖兄弟，先妣日不再食。府君慰之曰：親色喜，兩兒書聲高，足當午餐。近塾師初授讀勸學篇，有書中自有黃金屋、千鍾粟等語，府君嚴屏之，謂始進即導以富勢，而於出師、陳情諸篇及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令不肖兄弟恒誦之。不肖無足道，先兄弱不勝衣，而精神氣節爲海內名流冠冕，不可不謂淵源有素也。先兄舉於鄉，府君戒以毋蹈時習，借科第營私橐。及成進士，官順天，寄兩褐奉大父及府君，大父謂宦物，吾齊民不樂御，府君亦不御。一庭之中，硜硜如

石，故先兄得遂其冰蘗之守。先兄當顯廟時官太學，朝局翫愒，欲以澄清爲己任，屢上書時相。楚王、妖書等事起，先兄將具疏於朝，府君適以廷試至京，見其稿，謂丈夫委身事主，趨利如騖，庸流也；走名如羶，必居己於淸，居人於濁，激成皇上釜鬻臣工水火，非君子學問事。先兄乃焚草告歸。先兄卒二年，學使者窮治東林諸正人，將黜不肖學籍，牌至提訊，府君戒曰：毋激言，以理訴。竟獲免。後十年，逆璫播虐，海內鼎沸，府君閉戶課孫，日手一編。時集耆老祁文石輩十餘人，稱觴上壽，一席中千有

百歲邑人謚稱比於洛社焉生平恥以文章見不肖兄弟詹詹有言常痛詈之謂白頭豕詩文集遺命勿投梓諄諄以學道爲訓纍歷坎坷橫逆比比而銷鎔鎮定不失己亦不尤人不肖謬負倔強之氣府君曰吾兒從未以田舍勃磎事一與人爭而聒聒不已鋒銛之過學問未深毋自足也府君事事以道自茹而極不欲以道學顯名樹幟極不喜異端而亦不露攻擊之迹俗尚佛事府君嚴戒之尤屛絕非禮之祀里人近有化之者至鰥寡疾痛不憚周恤亦不著名彌留時不一及田廬命不肖日伯子早逝長孫孤幼汝與之朝夕砥礪相與有成使不墮祖父家聲吾與汝兄相對目瞑矣府君生於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亥時卒於天啟七年八月十六日未時享年八十子二長永澄萬歷辛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先卒次永沁恩選貢生女二長適庠生戴隆錫次適庠生王克昌孫三長心學廪膳生永澄子次純學次正學永沁子曾孫一以化心學子

掩關集目錄

卷上

五言律

潞河値雨

舟中卽事

初夏旅興

途中新月

都中九日

秋日劉印臺博士邀同鄒明吾陳襟宇遊般若菴

京邸懷劉臨所

王博士招飲賦贈

冬至後四日都中初雪

同許善長過雙寺

對鏡

泇河舟次

泊曹井橋南戒嚴

雲陽道中宿蔣道樞精舍

重陽後一日飲武遡源齋中

寄陳靈峯山人

張中抑齋中賞蓮
鶴林寺
九華山寺
季冬廿二日
宿湛上人房
陳襟宇齋中小集
登焦山訪僧不遇
送張中抑遷任長葛學諭
齋居
潤州官舍食櫻桃懷親

生日
贈何劍華
評詩有感
僧房午睡
中秋夜坐雨
燈下聽長孫讀書
村莊苦雨
過二眞禪院呈大方開士
移酒一草亭集姚少溪王一齋諸老
湯長葛攜酒二眞禪院小集
題一草亭
和范仲宣新歲對池亭新月
八月十五日再飲許汝功齋中
夏日晚坐即事
題祁文石莊居
中秋對月
雨中謝友人移酒同李照菴陳師尹過訪
同胡元洲夜話
癸丑十月十九夜生第三孫
至日

仲冬望日范懷谷攜酒見過
柬朱惟行
冬日酬祁文石見懷詩韻
歲暮懷汪文宏久客淮上
過塘西
友人過舍小集
六月二日范仲宣移酒邀張心吾朱晏村陳
師仲見過風雨並至須臾晴霽詩以志之
乙卯元日
胡元洲計偕自祁門過里中省覲詩以問之

守歲用祁文石韻
偶成
至日汪慕湖移酒邀客見過詩以謝之
丁巳元日
即事
邀友人代柬
春晚魯山人攜雞酒見過
旱
仲文橋攜酒見過
四月八日劉伯升攜酒邀二三鄰老見過

秋夜獨酌
贈成參軍
久雨乍晴和魯山人韻
送張九水應試南京
贈鄰翁
春暮雨陳莘野移酒見過
雨後莘野再見過畱飲
汪慕湖移酒見過時報白蓮妖賊解散
卷下
七言律

北上途中即事
過劉印臺博士公署有懷
舟中聽雨
別張慈雲
濟寧道中即事
過東昌苦旱有感
讀朱太醫汝修詩草賦贈
都中送左中舍歸省
銅雀瓦研爲友人賦
燕邸懷歸

九日許純甫寅丈招飲文昌閣
春暮飲文昌閣
送劉臨所還里
謝何伯子邀飲呂家園
閱邸報即事
飲多景樓
金山寺
張寅丈邀呂園觀荷
秋日同林寅丈遊焦山
送徐椿麓寅丈之任信宜

登金山
京口送張瑞安
九日陳襟宇年丈邀諸同寅登北固山
春暮新晴遊李觀察園
林寅長擢浦江令志喜
送王九皐之任杞庠掌諭
春仲偕同寅登北固山觀醮臺大閱
同湯立所叔姪登北固更訂九華之約
渡江
登雨花臺

丁未元日試筆簡諸同寅
初雪志喜
和許汝功韻贈祁文石卜築落成
送冷公入覲
送何劍華還豐城
憶長男京邸
喜雨
曾大中丞以讒被收即事書感
春日同朱惟行范仲宣集二眞禪院飲汪文
宏新酒會湯長葛移尊適至

秋日集陳師仲園亭
和朱惟行雨中述懷
和朱惟行秋日述懷
題范仲宣一草亭
冬日陸廣文攜酒一草亭小集
訪祝上人不遇
冬夜客至
和范仲宣人日喜晴張博士攜尊過訪詩次
韻
懷汪周庭舊寅

秋日舊寅謝蓋軒過訪時賫奉南京
自賦
春日再送胡春元謁選
初秋懷仲宣亭上
友人詩問近況用韻答之
和魯惺吾山人茂林清隱詩韻
送陳莘野謁選
和喜晴詩
友人自京口旋詩以問之
冬夜有懷和魯山人韻

答胡元洲贈詩即以送別
恭讀新天子登極詔志喜
即事
中秋後二日王鹽所諸君攜酒肴見存賦謝
閱報喜長男鄉同年文文起擢進士第
邑侯請鄉飲不赴
讀文文起修撰諫草
冬夜書懷
謝客有感
贈學師華燕超先生
喜文文起書至賦贈
春日集嘉樹草堂
哭范仲宣

掩關集卷上

明寶應劉繼善元卿

五言律

潞河值雨

北來憐久旱，乍雨潞河干。漫道行人阻，能增旅客歡。風微塵欲淨，地潤脈初盤。禾隴全同綠，停舟不厭看。

舟中即事

白楊花落盡，綠樹漸成陰。日永篷窗靜，風香麥隴深。鬧鶯停岸曲，看燕逐波心。此夕初更月，清光滿

客襟。

初夏旅興

清和當四月，客路未蒸炎。隴麥經時秀，園花逐雨添。水光明畫舫，雲影蕩朱簾。頓覺鄉心卻，篷窗午夢恬。

途中新月

他鄉看新月，猶是故鄉明。對影渾忘寐，隨人似伴行。客愁清夜劇，親舍白雲生。此際淮南夜，高堂念遠征。

都中九日

老去愛重陽登高得帝鄉尊開淶雪白花插御園
黃北闕祥雲護西山紫氣長防秋諸將帥努力事
戎行

秋日劉印臺博士邀同鄒明吾陳禚宇遊般

若菴

序已三秋入風猶二月和儒官閒最好梵室靜堪
過著論傾平叔譚禪契達摩忽聞清磬響暝色上
煙蘿

京邸懷劉臨所

送君歸里日猶及菊花秋時得吳江句渾忘燕市

愁閒居多樂事亙夜足清遊會憶孤吟客天涯歲
欲周

王博士招飲賦贈

千里思親遠愁懷强自寬連宵持酒戒今日罄君
歡竹葉傳虛籟梅花送暮寒夕陽難久駐新月上
簷端

冬至後四日都中初雪

一陽纔轉律新雪候無差玉合樓臺色瓊披草木
華飄空侵日冷灑壁受風斜客夢愁今夕途迷不
識家

同許善長過雙寺

春游尋淨地暇日喜能同有客偕元度聯吟過遠
公六塵雙鉢化萬象一潭空共飯伊蒲罷淸言興
不窮

對鏡

爲子休言老無如白髮新素心忘故我青眼更誰
人閒試盃中物遥思堂上親何時歸負米菽水樂
天眞

泇河舟次

返棹河非舊開窗月再新客愁甯我獨旅泊更誰

親岸白蘆花影林青山鬼燐夜深猶不寐霜雁戒
寒頻

泊曹井橋南戒嚴

解衣才熟睡守者忽嚴更雲暗星河影風添草木
兵呼童秉燭坐閒盜攝衣行書劒忻無恙東方色
欲明

雲陽道中宿蔣道樞精舍

一舟如斗大假宿故人家竹下開三徑窗前列五
車博山陳舊鼎羅芥試新茶相對渾忘倦淸譚興
更賒

逆旅逢知己高齋四壁清移牀因促坐話舊戀深更向客花如語依人月有情共憐相見晚明發倦南征

重陽後一日飲武遡源齋中

登高餘興在小集菊籬邊坐與青山近人堪白社延碁聲敲月下竹影弄風前誰道儒官冷留賓酒有千

寄陳霖峯山人

美人高臥處門傍碧山隈澗水流花去山雲帶雨來寶光藏舊劍高詠著新裁為問臨池暇誰同河朔盃

張中抑齋中賞蓮

雨歇生新爽盆荷色更鮮微風搖白羽淺水疊青錢影泛金尊裏香疑玉井邊愛兹清淨處日醉碧筒筵

鶴林寺

南郭尋林寺山僧掃徑迎蓮池凝露冷竹院灑風清壁啟殘碑古山環疊嶂晴人懷殷七七頃刻種花成

九華山寺

九華昔勝地梵宇白雲隈翠巘羣山合澄江萬里來爐煙浮薜荔海色擁蓬萊說法何人到天花雨石臺

季冬廿二日時以去年今日履任

一載朱方客三山已倦遊折腰應有愧餬口況無求入世誰青眼風塵自白頭望雲淮海近底事遣親憂

宿湛上人房

晚渡金山寺僧房借暫眠燈前傳佛偈窗外泊漁船樹色千峯暗潮聲一枕連妙高臺下路夢裏試冷泉

陳襟宇齋中小集

不禁風雨夜萬樹寂棲鴉把酒人忘醉彊碁興轉賒綠鮮燈下草黃老榻邊花別後憐今夕秋心一倍加

登焦山訪僧不遇

登山忻有約看竹望門投路曲巖光合窗虛石氣收已窺迎露榻更上摘星樓孤錫飛何處煙波日暮愁

送張中抑遷任長葛學諭

朱方懸馬帳霄漢報鶯遷已卜專城擢難教別酒
延江梅紅綻雨岸柳絲拖煙遙念中州士春風四
坐便

齋居

廣文官自冷春日有餘閒掃徑常留月開門便對
山花飄香細細鳥過語關關自改新詩句長吟一
解顏

潤州官舍食櫻桃懷親

乞得官閒甚風清馬背高盤能甘苜蓿市忽薦櫻
桃第果元三品懷親欲二毛蠟丸應可寄江上覓

輕舠

生日十一月十八日

五十稱初壽予今又六年歲華催短景身世老殘
編驥櫪淹誰顧鳩巢拙自憐所忻雙白健四世一
堂前

贈何劍華

閒居不稱意仗劍且孤征襟滿青山色簪餘白髮
莖客懷逢我盡家釀爲君傾玉樹臨風皎離筵何
限情

評詩有感

大雅久不作詞林爭愛新摛華推後輩抱朴笑前
人世變江河下途迷臭腐神何當闢蕪穢掃滌見
清眞

僧房午睡

養疾僧房靜繩牀耐寢興夢中元是蝶秋半況無
蠅一覺歸禪定三生照佛燈蓮花與潭水清絕玉
壺冰

中秋夜坐雨

仲秋三五夜雲壓范湖天已惜銀河沒空思玉鏡
懸登樓虛客賞倚枕促人眠何處霓裳舞姮娥應

自憐

燈下聽長孫讀書

人間誰至樂燈下有書聲愛子曾看讀憐孫祇臥
聽老知霜信早靜識月華清四壁蛩蛩滿譙樓欲
二更

村莊苦雨

林居秋氣早急雨注簷鳴舊舍垣愁圮新禾耳欲
生遠村千樹暝高岸一舟平喜聽田家卜來朝丙
日晴

過二貞禪院呈大方開士

佞佛非吾願禪房不佲遊掃雲烹欲盡移日坐偏幽飯每分香積談時共比邱悟來頻一笑到處是滄洲

移酒一草亭集姚少溪王一齋諸老時年俱近九十

開邀諸老集巾舄照虛亭烏過窺藜影花飛點鬢星加餐疏不厭小飲別俱醒風木添余戚吾親墓草青

湯長蒿攜酒二眞禪院小集

此日陶彭澤飄然竟拂衣一尊移白社雙樹敬禪扉好句金聲擲清談玉屑霏與酣簷角瞑新月伴

人歸

題一草亭

亭依蘭若曲禪榻儘堪容佛日輝書幌吟風引梵鐘時來幾白足遙對數青松寄語逃名者林間好過從

和范仲宣新歲對池亭新月

獨坐池亭晚青天月一痕纖纖流素影濯濯洗華軒波靜鈎斜印窗虛玦半呑若爲新歲媚作意破黃昏

八月十五日再飲許汝功齋中

愛爾牀頭酒重來不待招看雲低竹徑待月上松寮風景同前夕清光倍此宵醉餘盃更進磈磊欲全消

夏日晚坐卽事

閒庭餘暑氣晚坐欲青空細灑花間雨徐來竹下風孤孫呈日課老僕話年豐忽憶傷心事西河淚不窮

題祁文石莊居

素心厭城市淸隱綠楊村自愛聞鶯處人疑挽鹿門看魚新水躍聽雀曉風喧鳩杖過鄰老桑麻細

與論

中秋對月

秋色湖頭滿平分此夜中雲開萬里月露淨一庭風玉兔毫堪數銀盤影欲空誰家歌舞劇烽火照關紅

雨中謝友人移酒同李照菴陳師尹過訪

坐雨憐予獨移尊得爾來同心攜二客引興欲千盃庭竹抽初箬江雲鎖未開簷前催暝色握別重低徊

同胡元洲夜話

寒徑高軒過，篝燈入夜清金盤縣海嶠玉漏報江城霏屑瓊瑤滿論心肺腑傾聞愁一爲解白髮已忘情

癸丑十月十九夜生第三孫

懷子情何已添丁喜亦生忘言思鵲噪不寐聽雞鳴倚枕呼童起披衣待客迎輿門那可望庶不斷書聲

至日

短日忽長至葭灰太史占雲華書北闕暄色動南檐佑客千帆靜宮人一線添驚心犬馬齒白雪滿

鬓髯

仲冬望日范懷谷攜酒見過

晨寒圍榾柮載酒得君過客喜尊前集風憐午後和濟煙籠徑竹滿月照庭柯並有無涯興其如易老何

東朱惟行

不見黄生久令人鄙吝生高軒如可過下榻以相迎醴酒因君設新詩爲我評相逢仍一笑多病亦身輕

冬日酬祁文石見懷詩韻

瑤函披錦字把讀慰相思老覺神能王居惟僻更宜梅含春信早酒熟臘醅遲縮地慚無術憑鴻寄和詩

歲暮懷汪文宏久客淮上

暫往淮陰去胡爲久不歸朋簪應有合客邸慮無衣况我元亭寂思君玉屑霏歲除今漸過擁彗待荆扉

過塘西

初日照高城驅車綠野行麥翻銀作浪柳列翠爲屏淺水度人影疎林送鳥聲不堪妻子痛簌簌淚

如傾（時亡室及長子俱葬此）

友人過舍小集

翩翩巾舄過倒屣笑相迎掃徑雲留影銜盃鳥送聲花含春雨潤竹戛午風清相對懷先輩盤飧照水晶

六月二日范仲宣移酒邀張心吾朱晏村陳師仲見過風雨並至須臾晴霽詩以志之

竹徑高軒駐柴門笑語生尊攜千日酒盤薄五侯鯖驟雨兼風過流雲挾月行頓教炎暑歇珍重故人情

乙卯元日

昨夜元冬別青陽變曉風增年驚老大喜節羨兒童酒向閒中飲詩從靜裏工庭梅呈異彩愛爾歲寒同

胡元洲計偕自祁門過里中省覲詩以問之

南來偕計吏正及小春晴驛路梅應發江天月定明有無攜酒伴曾否載棋枰綵服趨庭後還看萬里程

守歲用祁文石韻

除夕家開燕更深興未闌節將新歲入雪已舊年

殘柏葉浮香滿梅花弄影寒陽春思和郢自笑筆頭乾

偶成

日月催人去龍鍾秪自知閒看秋水論倦和樂天詩有酒能忘俗逢人愧問奇白頭容健在猶復戀明時

至日汪慕湖移酒邀客見過詩以謝之

日至添宮線風暄似小春移尊過舊社投轄集嘉賓歌拂青雲住詩翻白雪新燈前拚共醉天地幾閒人

丁巳元日

新春又新歲風景戀殘年所志虛生白何心妙注元聊尋方外客擬署酒中仙天地元無盡吾將任自然

即事

古稀年已老多病日相隨展卷愁侵眼揮毫慮有思清談違重聽劇飲禁傷脾會得貞元理吾衰亦自宜

邀友人代柬

秋色江天暮足音空谷稀雨憐今夕霽酒憶故人

非迎客花猶媚含芒蟹正肥年豐須縱飲不醉願無歸

春晚魯山人攜雞酒見過

余看歸鳥過君抱伏雌來載酒雙壺入攜詩一笑開談天忻共醉濟世愧非材不盡燈前話朝廷訪將才

旱

苦旱人思雨陰雲轉易晴雷聲盤地轉霞彩徹天明中使方籌稅園營更點兵九閽呼不應何以救羣生

仲文橋攜酒見過

兀坐梅花下多君載酒來春光憐易度霽色喜初開一笑紅塵隔相忘白髮催尊前餘興在庭事拂衣回

四月八日劉伯升攜酒邀二三鄰老見過

浴佛茲辰是淸和景乍開拋書余苦倦載酒爾能來四座人俱老千秋志已灰翦燈拚共醉搔髮首重回

秋夜獨酌

關東方苦戰對酒且高歌萬里雲無影重湖水不

波花憐陶令菊樹愛謝庭柯坐對晴空月淸光滿薜蘿

贈成參軍

請纓原有志投筆迥無前青眼逢知己丹心矢壯年提兵收漢塞摩石勒燕然不問封侯事功成奏凱旋

久雨乍晴和魯山人韻

春苦經旬雨忻看甲子晴庭梅千蕚破岸柳一絲輕山色披雲麗湖光漾日明忽聞歌白雪索和句難成

送張九水應試南京

腰懸雙寶劒笑指帝王州露濯金陵月風淸玉樹秋簪花承御宴捧檄慰親愁宅相吾憐爾陽元學並優

贈鄰翁

一水隔山翁徒杠小徑通光分花上月聲共竹間風杖履三春伴壺尊百歲同烽煙猶未息且喜話年豐

春暮雨陳莘野移酒見過

君自太邱裔予慚姓異荀移尊星聚斗下榻雨愁

人候曉迎初夏傳盃送暮春呼盧興不淺醉試月團新

雨後莘野再見過留飲

一雨送春歸高人再款扉花憐紅蕚瘦竹喜綠筠肥酒勸賓爲主談忘是與非百盃休見卻還典篋中衣

汪慕湖移酒見過時報白蓮妖賊解散

新報妖氛靖多君載酒來百年人易老此日喜銜盃郡邑披圖復軍儲按畝裁白頭拚醉飲重見太平回

終

掩關集卷下

明寶應劉繼善元卿

七言律

北上途中即事

橐筆驅車謁帝京蕭蕭書劒帶星行溪橋水斷孤人影山徑塵迷絶鳥聲蔓草色凝朝露濕野花香細午風晴白雲遥望連親舍愁思何堪萬種生

過劉印臺博士公署有懷（時擢兗州司河）

儒官自昔作臺郎久儗含香侍玉皇祇爲司空修水政遂令博士領河防文章已見傳東觀壁馬懸

知省上方滄海橫流需砥柱漢家三策細推詳

舟中聽雨

乞得閒身霄漢回扁舟初繫潞河隈望中十月愁冰合枕上三更聽雨來帶露滴教楓葉冷和風吹送雁聲哀蓬窗點點心先碎閉眼還驚曉漏催

別張慈雲

客路蕭蕭得共君笑談何夕不相聞倚帆百韻詩同調對月三更酒半醺閒攬雲霞滄海上細聽風雨潞河濆人生聚散渾無定珍重岐途此際分

濟寧道中即事

客路羊裘已暮春布帆停泊濁河濱千家野哭風掀樹四面寒光雪浸人豈有魚蝦供薄饌絶無花草報芳辰關山直北天顔近願繪流民上紫宸

過東昌苦旱有感

雄分東郡近神州千里提封赤地愁新法緡錢方入算上方圭璧竟空投三農望切鉞禾午四月荒先刈麥秋中土只今無水利濁河清濟孰分流

讀朱太醫汝修詩草賦贈

莫道朱郎一匕神黃初歌調更誰倫拾來海上金光草洗盡燕中紫陌塵逸思輝聯芝葉秀彩毫色

妒杏花新藥囊久侍君王寵何日凌雲薦玉宸

都中送左中舍歸省（時行取候命）

仙郎幾載鳳皇池掄召金門待漏時補衮素心懸玉闕省親新命下彤墀星軺驛路瞻雲近萊彩庭闈愛日遲只恐含香承顧問未能常詠采蘭詩

銅雀瓦研爲友人賦

銅雀臺成自昔年臺傾萬瓦落風前何人巧作琳瑯研與爾閒揮錦繡篇散采臨池搖玉管含光視草映金蓮憑軒一笑曹瞞拙不把金甌並瓦全

燕邸懷歸

牛飲蕭然傍五湖羊裘十月滯皇都闗門雲散孤鴻遠碣石風高萬木枯愁向親闈空問訊恠來客夢自踟躕無端忽憶長房傳願乞壺公縮地符

九日許純甫寅丈招飲文昌閣

文昌仙閣映蓬萊九日同登望眼開向夕霞輝江上滿環城山色坐中來憑闌拚落迎風帽移席爭飛待月盃閒道長安新氣象醉餘倚檻仰三台

春暮飲文昌閣

秀閣崚嶒倚碧空萬山飛影六窗中拂檐銀杏浮新綠隔塢夭桃淨落紅城隱千家低埤垷江澄匹

練小艨艟醉看不盡尊前景笑問花經幾信風

送劉臨所還里

別君燕市忽三年笑語重逢北固前雨裏望山青不斷風前倚竹綠相鮮花尋招隱無雙蕊茶試中泠第一泉千載延平龍劒合愁聞江上喚歸船

謝何伯子邀飲呂家園

得君載酒過名園萬綠陰中聽鳥喧到處花香沾蠟屐環亭山色引巾軒憑欄喜見南徐書浮白愁空北海尊笑問杖頭錢盡未隔林元是杏花村

聞邸報郎事時三主事論首輔被遣

五色宮雲護玉皇翩翩三鳳集高岡爭廷汲黯輕東閣攀檻朱雲借上方萬死不移臣節壯一身留待主恩長風霆自昔無終日佇看金雞出未央

飲多景樓

北固山開多景樓芙蓉江上點新秋參差萬木憑欄近迢遞千帆薄岸收遠岫雲停連白下澄波月印照揚州披襟何限臨風興笑答吳歌醉復留

金山寺

參天一柱插江心殿閣重重到絕岑浮玉佳名傳自昔留金勝事迄於今淩波塔影穿黿穴夾岸鐘

聲雜鳥音莫問南朝爭戰事韓王鐵索久銷沈

張寅丈邀呂園觀荷

笑隨籃筍款林扉池上看蓮興欲飛風遞紅香浮客坐雲搖翠羽上人衣環山亭館秋光早近水樓臺暑氣微待折碧筒相勸飲魯戈倩挽夕陽暉

秋日同林寅丈遊焦山

渡江七閱朱方月咫尺焦山此日遊雪擁濤聲原近海霞開蜃氣欲成樓玉華峯對雙螺峙鐵甕城臨百雉浮漢詔何年徵處士清風猶灑洞門秋

送徐椿麓寅丈之任信宜

風流文釆照東吳天上新分赤縣符百粵道中迎萬騎三山影裏起雙鳧平生欲售連城璧到日應還合浦珠春入羅浮歸雁早尺書先慰客心孤

登金山

江心突兀一卷石躡磴攀蘿到上頭面面風帆銜日度層層煙樹倚雲浮僧炊香積迎來客鳥浴晴波逐去漚聞道九關飛羽檄憑闌直北望皇州

京口送張瑞安

仙帆六月度揚州鐵甕城邊暑氣收匣裏劍光元射斗壺中冰色更凌秋清風滿袖隨車去片月空

齋臥轍留明發天台迎竹馬荷花千蓋擁新遊

九日陳襟宇年丈邀諸同寅登北固山

百年身世幾登臺酒向三山小閣開夾岸潮聲浮棹去滿城秋色隔江來萬人家傍清溪曲五色霞連滄海隈待月不知歸路晚茱萸插罷更低徊

春暮新晴遊李觀察園

雨霽園花着意開日烘五色照亭臺名山突兀當窗出曲磴盤旋入洞來竹院乍疑新嶰谷桃源應並小蓬萊試看題柱名千載何似憑闌酒一盃

林寅長擢浦江令志喜

廣文官署鵲呼頻報道先生寵命新化雨已沾京口士福星移照浦江民琴調宓子絃中曲花滿河陽縣裏春聖代即今崇吏治好書上考奏楓宸

送王九臯之任杞庠掌諭

春風拂拂喜同遊新命傳經古雍邱載酒花前饒逸興挂帆江上重離愁慣看送客山千疊似伴行人月一鈎滿岸蘆芽歸雁過秋來應作寄書郵

春仲偕同寅登北固山觀鹾臺大閱

鐵甕城邊春色濃觀風使者閱軍容搴旗影動黿鼉窟撾鼓聲搖龍虎峯鵠立千官披露列鷹揚百

隊簇雲從諸公莫道虛廷賞談笑由來隱折衝

同湯立所叔姪登北固更訂九華之約

春山簇擁望江樓日日招邀興未休風碎鳥聲催進酒雲開樹影送行舟眼前有景題難盡花下移尊去復留歸路殷勤看杖屐明朝還共九華遊

渡江

片帆曉渡白沙津江景年來入望頻郭外青山能送客驛前芳樹解迎人曉風微後魚龍靜春水生時鷗鷺親咫尺鍾陵蟠踞地何時重覩翠華新

登雨花臺

雨花散後我登臺萬里風從木末來靉靉流雲簷外度亭亭古樹閣邊迴蟬聲細咽催詩句塔影遙臨勸酒盃擬借僧房成小住須知塵外即蓬萊

丁未元日試筆簡諸同寅

萬象晴開曉日暉乞還猶未遂初衣坐來四壁餘清況望裏三山點翠微把酒欲逢知己醉裁詩甯惜和人稀斑斕庭舞應何日徙倚遙憐雁北飛

初雪志喜

淮南水後一冬晴卜歲人殷望雪情乍見同雲連海嶠忽看飛霰集湖城光搖片玉迷三徑寒入孤

衾欲二更倚枕挑鐙喜不寐灑窗萬點細無聲

和許汝功韻贈祁文石卜築落成

鶴髮仙翁八秩餘自田新築落成初別子花下還攜酒問侶湖頭半是漁香泛蓼嶼浮淨渚影搖楊柳落清渠青蓮自昔聞鶯句佇合新詩鑿石書

送冷公入覲

暫攜琴鶴過江關咫尺雲霄禁殿班九奏鳳韶迎日轂雙懸雉扇映天顏珮瑲聲細庭墀上姓字光登啟事間帝念瘡痍容借寇湖干引領賜金還

楚材自昔重方城試宰湖鄉滿頌聲明月一輪光斗野清風兩袖謁神京曉開仙仗隨朝騎春入明光轉禁鶯聖主臨軒應賜問爲言耆赤望升平

送何劍華還豐城

白田馬上聞鶯囀豐木江頭挂席歸劍合雙龍寒斗色珠聯三樹照春暉逢人細話新遊地結伴閒尋舊釣磯別後懷君何所寄萬山深處暮雲飛

憶長男京邸 時爲國子學正

一遊燕市五經年壁水分曹費俸錢倚席日移槐影靜臨池風動墨香鮮素貧豈厭充盤蓿多病常閒坐客氈造士可能酬聖主戴憑自古重經筵

喜雨

好風吹雨灑江城正是人間厭久晴柱礎階前增宿潤桔槔村裏動歡聲漫愁赤地將千里坐對青鐙欲二更遙憶田家臨野碓柴扉半濕擣香秔

會大中丞以讒被收即事書感

陰山瀚海漸成功劍賜君王百戰空笑語鼓笳千部合泣聲天地萬人同魚河列寨風沙黑馬邑連營燧火紅自破長城非聖意當年許國鑒孤忠

春日同朱惟行范仲宣集二眞禪院飲汪文宏新酒會湯長葛移尊適至

白嶽山人新釀熟金莖仙掌露華清何從雪藕如
船出泥是霜螯佐酒行抱病自憐盃欲淺揮毫入
詠句先成移尊更喜來彭澤飲罷彈棊逸興生
秋日集陳師仲園亭
孤亭城市並山村三徑重開竹下尊烏過似能通
笑語花開欲共話寒温秋雲白罨池邊落野樹千
章望裏昏爲乞主人頻灑掃從今日日叩柴門
和朱惟行雨中述懷
爲愛林居遠世氛秋來風雨不堪聞芙蓉慘淡花
俱老楊柳低徊葉欲分辟穀漫師黃石叟忘機應

掩關集　卷下　九

狎白鷗羣慇懃示我愁霖唱依和堦前對暮雲
和朱惟行秋日述懷
白雲池上疊秋陰叢桂婆娑石徑深山倚湖城天
蕩蕩臺迎海月夜沈沈花間載酒堪留客林下尋
詩獨會心回首舊遊餘老健肇牋慚和郢人吟
題范仲宣一草亭
禪院迤西一草亭短簷幽徑白雲屏窗飛隔水霜
花影座散浮甌雪乳馨到戶客希題鳳字臨池人
乞換鵝經憐余白首論文友百遍相過眼獨靑
冬日陸廣文攜酒一草亭小集
一草亭成幾月來淸吟日日共追陪同心有客能
攜酒得笑何人不盡盃照眼落英餘晩摘入軒斜
影促新裁翩翩九老臨岐別似向香山結社回時主客九人共六百四十九歲
訪祝上人不遇
一彎流水繞禪關飛錫凌風五嶽間竹路秋深黃
葉滿草堂人靜白雲閒談經有案空龍伏施食無
壇信鳥還悵望不曾留半偈浮生何日得開顏
冬夜客至
荆扉白日惟常掩病骨支離見客難二妙忽過聲

掩關集　卷下　十

剝啄一燈相對影鬖鬖衰年白酒聊供飮儉歲黃
粱各勸餐夜半紫微光燦爛仰看台座倚雕闌
和范仲宣人日喜晴張博士攜尊過訪詩次
韻
人日晴開雪欲消誰攜淸興訪松寮尊分栢葉香
猶滿坐對梅花色更饒魚躍池邊新水活鳥喧簷
外煖風調憐余衰病驚春早索句窗前慰寂寥
懷汪周庭舊寅
憶昔同官鐵甕城蕭然比舍一氊淸閒來只有看
山好醉後猶能待月明江上白雲過澹影竹邊黃

鳥弄新聲萍蹤漂泊成今別猶記汪倫送我情

秋日舊寅謝蓋軒過訪時賚奉南京

黃河千里故人來幾載重逢笑口開秋水五湖迎紫氣清風三徑破蒼苔坐搖竹影供談麈盤剝菱香送酒盃往日白門觴咏地臨歧握手重低徊

自賦

白田居士老青氈四壁蕭蕭別有天舊積圖書消日月新成詩句媚林泉鴻賓燕侶看來往滄海桑田感變遷荒徑客來留共醉阮生那惜杖頭錢

春日再送胡春元謁選

昨歲送君君未行青春作伴向神京驛梅幾樹黃河曲宮柳千行紫禁城吏隱茂年看澤豹計偕指日聽遷鶯作人報國容多暇覓句應思寄友生

初秋懷仲宣亭上

禪院迤西萬綠叢披襟有客小亭中臨池價並千金重倚馬才傾八斗雄影靜水邊楊柳月香飛簾外芰荷風齋心時對旃檀佛應悟人間色即空

友人詩問近況用韻答之

落魄渾忘世上名浮雲天地一毛輕門無車馬琴書靜坐有交游笑語生竹子幾竿供暮景梅花一樹足平生山翁瀟灑渾無事白晝高眠夢亦清

和魯惺吾山人茂林清隱詩韻

素心偏愛茂林居四壁蕭蕭客到疎吟暇自尋高士傳知希何用絕交書坐憐白日移清影笑看浮雲過太虛偶聽滄浪歌宛轉爭疑人似渭濱漁

送陳莘野謁選

春王二月御花風五色雲霄謁漢宮槐市久傳班上舍楓宸佇見啟山公恩承天語千官裏香惹爐煙兩袖中笑奉檄書還報母錦遊光藉鹿皮翁

和喜晴詩

積雨欣看此日晴詰朝況復是清明雲開崒崋千山色風遞綿蠻百鳥聲隴麥潤來青欲滿庭梅落後綠新生眼前無限添詩景把誦佳篇重錦城

友人自京口旋詩以問之

聞道南遊鐵甕城春風作伴一帆輕渡從揚子江何所汲得中泠水幾罌定訪鶴林過竹院應登象嶺望蓬瀛閒來爲說青山色絕勝金鼇背上行

冬夜有懷和魯山人韻

華髮偏驚歲欲闌掩書燈下聽更殘千秋事業憑誰語萬狀愁懷強自寬覆雨翻雲從幾變朱門白

屋總同看獨憐繞樹烏三匝月落霜飛棲未安

答胡元洲贈詩卽以送別

坐領春風煖乍同錦遊何幸忝追陪歌翻白雪新聲出句帶黃山秀色來擬和未工慚我老抱懷久鬱藉君開相思別後雲泥隔應憶巡簷笑索梅

恭讀新天子登極詔志喜

天祚皇家萬載基先皇靜攝亦多時龍飛五位更新主鷄序千官整舊儀寶井珠池皆罷採稷禾任米盡蠲飢在廷切莫爭門戶賜杖諸臣滿玉墀

卽事

蓬室翛然清興賒忽聞羽檄滿京華烽連漠北三千里城破遼陽十萬家宴坐將軍宵說劒思歸戰士夜吹笳朝廷不忍行誅賞野老吞聲楚水涯

中秋後二日王鑒所諸君攜酒肴見存賦謝

蝗蝻萬壘蔽天飛卒歲懷憂晝掩扉忽報故人羣載酒頓令病骨强披衣傾尊對景金風爽滿座論文玉屑霏遙念廟廊荒政亟邊城況已入重圍

聞報喜長男鄉同年文文起擢進士第

羨君弱冠振家聲十上春官志竟成倚玉舊憐兒附驥泥金新喜子遷鶯九重就日承天眷五色看雲滿帝京從此不憂邊警動禁中頗收重長城

邑侯請鄉飲不赴

曾向南徐效一官迄今猶愧廣文餐虛名忽枉雙鳧下瘦骨眞愁百拜難傀儡免教供線索沐猴元不任衣冠低徊因郤賓筵召恐負橋門士聚觀

讀文文起修撰諫草

文家忠孝舊知名諫草驚傳孤鳳鳴九鼎懸絲憂自切一官解組葉同輕宦心淡泊兒臣節言路寬宏見聖情竺塢詩壇休繫戀金甌指日待調羹

冬夜書懷

寒夜蕭條酒半醺杞人無計釋憂勤貂璫税使仍司榷山海軍防已罷聞時禁邸抄痛哭文陳賈太傅罪言書上杜司勳頻揩老眼觀天象帝座分明繞瑞氣

謝客有感

老骨支離劇可憐雀羅門外客車旋月來雲去渾閒事鳥語花開任自然午睡不驚黃犬吠晨興秖覺綠筠鮮蕭蕭對景慵拈筆仍覓牀頭舊酒錢

贈學師華燕超先生有序

燕超先生掌故子庠新建興讓堂於邑之

東門吕羣諸弟子講習其中以忠孝廉節爲根本以文章勳業爲枝幹力振頹風士知嚮往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者子將拭目以俟矣衰年閉戶竊聞一二敎言不勝私淑賦贈兼律聊代面談

洙泗微言未可聞得師此日振斯文靑門地勝堂新建絳帳風淸講更殷憑几自令嚴立雪掘衣誰不快披雲時親厦下求賢詔願育英才報聖君

喜文文起書至賦贈

憶昨雲霄批逆鱗喜君蕭散作歸人虎邱對酒詩

詩慣鳳闕懷君入夢頻澤畔大風思猛士霜中勁草憶良臣賜環指日蒼生慰珍重馳驅報國身

春日集嘉樹草堂

珍惜春光喜乍晴翩翩柳外結曹行濁醪隨處盃堪把單服初裁體覺輕百尺長松分野徑一陂新水抱山城自憐老健餘淸興落日低徊無限情

哭范仲宣

社中兄弟幾人存爾亦仙遊不反魂舊搆草亭份落葉新巢野雀滿空園論詩猶重千金價問字誰過萬綠軒白首傷心先哭汝靈旗慘淡月黃昏 終

掩關集書後

先八世祖春宇府君著三山遊艸掩關詩鈔三山謂金焦北固其詩官鎭江時作掩關詩鈔則歸里後作也別有鈔本雜錄都中往來及二集中五七言律詩分爲上下卷題曰掩關集卷首無序以華燕超先生所撰傳及先七世祖曲江府君所撰狀冠之此集相傳爲長洲文文肅公選本（文肅諱震孟字文起明史有傳）文肅與先七世伯祖職方府君鄉同年以道義相切劘爲性命交職方君旣歿文肅與先儒劉忠端公（諱宗周字起東明史有傳）共輯其遺書則是集爲文肅

所甄錄無疑也燕超先生撰傳云著掩關集當卽指是本按狀云府君極不喜異端又云俗尙佛事府君嚴戒之而詩中多與高僧往來閒引佛書語或以爲疑案韓昌黎闢佛而集中亦復有贈答浮屠之文此不足爲儒者病也先君嘗欲以是集付刊而不果今校刊先君詩文筆記訖遂以是集付刊以畢先君未竟之志冠諸世德堂叢書之首焉

道光十九年二月朔八世孫鵷謹識

〔明〕葛麟撰

葛中翰遺集十二卷首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敦本堂刻本

光緒庚寅年重鐫

葛中翰遺集

板存韵來堂

序

盡己之謂忠行而宜之之謂義忠義之士見事之所當爲毅然赴之凡以自盡而已而事之成敗何知焉其生當其時事得其人如子房之於漢高孔明之於昭烈公瑾之於孫策景略之於苻堅鄴侯之於肅代靑田之於明祖皆起自布衣抵掌談天下事言聽計從功著於一時名垂於後世尙已若夫身生叔季慨然有安天下之志而國事之外訌內潰已至一敗不可收拾之際而猶不少衰其百折不回之心其時之君與相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用之若不用之不得之於其君猶思得之於其相不得之於其相猶思得之於其友卒之一意同殉殺其身以成其仁是有子房孔明公瑾景略鄴侯靑田之才而無其遇者也且其事亦尤難得也創大業而求其成其氣奮經大難而求其復其氣衰其時之有不同而非其才之有不逮也其自盡之心蓋已苦矣葛蒼公者明季一書生耳其初擊登聞鼓白賢守之寃冒不測之禍正當世之是非剷隱以固天下之根本而一劾楊嗣昌一舉史可法其議果行明事尙可爲也迨福藩南徙

大事去矣倉公猶屢上封事痛哭流涕以冀其君之一悟凡山川形勢戰守機宜畫米運籌瞭如指掌崇論閎議史閣部推爲中興第一疏擬之於岳忠武一流嗟嗟國步已更神器有屬天之所廢其誰能興雖良平復生不可復救獨是苦心苦口至再至三而事權不屬卒不得一假手以展其才此有志之士所不能不撫膺而長嘆者也且倉公曠覩天下大勢詎不知飄落之不足以有爲而必盡其心以圖之詎不知盧象觀一旅之師之不足成恢復之功而遽輕其身以殉之哉拚此生以報

君父天下何事不可爲此倉公之素志也其上祁安撫書曰若當路見任此志獲伸則當唾手燕京斬逆闖之首以慰先帝之靈如其不然亦當舉椎陷陣橫尸戰場耳厥後慷慨致命卒踐其言所謂求仁得仁者非耶余於光緒十有四年承乏是邑適值歲饑力籌辦賑其裔孫錫齡亦相助爲理事竣以重抄蒼公遺集囑余序之余愧譾陋烏足序先生之文而闡微顯幽亦守土者之責也因不辭所請卽於賑餘款内酌撥刊資重付剞劂並以校勘之事歸其裔孫錫齡任之所謂數典毋忘乃祖也而先生忠義之氣自與日月爭光豈區區表揚爲有加於毫末也哉敬綴數語以志景仰云爾

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季夏同知銜署丹陽縣事湘鄉葛培義序於曲阿官廨

弁言

古人秉忠義憤發之氣批鱗折角蹈白刃以無辭又或裹革疆埸糜身就義要將遭逢恩遇舍生以赴國難者也若夫草澤之士流覽世變雖復激昂慷慨操疾風勁草之心而無如事權不屬徒託空談鮮有實濟蓋言之非難而行之實難也明季丹陽有葛蒼公者以孝廉高尚不仕崇禎朝疏劾樞部楊嗣昌誤國乞以淮撫史可法督諸鎮師宏光初又九上封事請練兵江北並指斥馬阮諸奸狀惜乎忠言未納然而大節已昭矣方闖賊

陷京師草檄糾合義旅迄南都亡猶自爲一軍與所在義兵相應殺身求仁略無顧忌後以舟師援盧象觀於泖湖遂力戰以死事詳邑乘而蒼公之畸行高節與宋贈秘閣陳少陽後先相映山川鍾靈代有偉人亦奇矣哉少陽以太學生屢抗疏於欽宗高宗朝請誅奸佞卒底於死其奏議具載史冊人人能誦之至若蒼公事世罕有知者竊意其爲人既昂藏磊落其文亦必有可觀詢諸邑人得遺集焉伏而讀之古誼龜鑑雖賈長沙之痛哭流涕不是過也洵爲有裨世教之文光日月而薄雲天烏可以不傳哉舊板燬於兵燹前令尹葛君江村謀重刊剞劂未竟會余攝是篆深嘉是舉亟踵成之用弁數言於簡端以誌其緣起云

光緒庚寅年端月知丹陽縣事五河劉德麟拜撰

序

國家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非特偉烈豐功爭光日月即著作留遺要皆忠義之靈爽所憑在在有鬼神呵護而出之於歷刼之風霜水火待其人而傳之者所以植兩間之正氣扶萬古之綱常而詞章披其肝膈翰墨發其英光有如明季殉節孤忠丹陽葛公瞿庵詩文集十二卷由勝國以來閱二百數十年於茲矣猿鶴蟲沙久淪物化昔年梨棗流傳兵燹後尟有存者而其裔孫錫齡獨抱寫本藏於家幸而不歸澌滅卒留此蠹

蝕殘編寄千秋感愴若有待於湘楚宗人葛江郵大令來宰斯邑爲之編次刊傳非偶然也刻既成大令自爲序保衡讀而歎曰美哉斯舉可以闡幽可以勵俗其眞有功於世者哉公諱麟字蒼公瞿庵其別號也公少時即以忠孝自勵爲諸生時鎭江守印司奇賢而被譴公走京師擊登聞鼓直其寃尋又叩閽請誅督師楊嗣昌以安天下崇禎壬午舉於鄉請以淮撫史公可法督諸鎭師既李自成陷京師公草檄糾義旅南都建九上封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撫按交章薦授中書舍人以疏斥馬阮奸佞當事毒公甚將解散所練兵會南都不守公走海上攻復青浦卒以孤軍救崑象觀爲　大兵以火攻舟爇自沈邑志忠節傳載公事詳且悉公固不必復以詩文傳也然讀其詩文英風颷起浩氣橫流慷慨悲歌聲猶在耳即欲循其步趨竭盡心力語不由衷亦未能肖其脣吻則公之詩文固以人傳又何可勿傳哉公精忠奇節炳耀人寰然人第知公之忠義奮發屢擊權奸戮力王家捐軀殉國而不知公之素所樹立已於爲諸生救郡守時基之旦以處爲義士必能出爲忠

臣名節重而身輕君國重而官輕惟能見義必爲所以能盡忠就死耳蓋嘗論之古今來氣運不能有盛而無衰時勢不能有治而無亂惟君子懔然知名教綱常之重能任人之所不敢任爲人之所不欲爲一切措施籌畫祇以行其心之所安而成敗非所知功罪非所計即事權未屬已視國事如家事斤斤於是非賢佞而堅貞之性百折不回亦祇自盡其誠以求不慮生斯世而已曾何死生禍福之足動其心哉公當郡守被譴時特一諸生耳非有憲司之任黜陟之權與拾遺補闕之責也

乃毅然不顧卒能伸大義而白冤誣嗚呼謂非獨立不懼之烈丈夫哉然吾獨怪其時豈無撫按監司諸大吏及台諫諸人且闔郡搢紳先生亦豈遂無一二賢者羣目擊夫賢守無辜受枉胡竟不聞出一辭爲之辨白是非善回上意誠不知其何所顧忌舉皆箝口結舌噤若寒蟬徒恃治下一諸生不避艱險犯難披陳幸而是非大明沈冤昭雪斯時之撫按大吏台諫搢紳能毋對而生愧耶嗟嗟宦海茫茫風波不測世途險巇直道難容當日賢守果因何事被譴無從考見要之吾人讀書立

志不自菲薄一旦身爲民牧非甚庸劣不肖當必存心君國軫念閭閻舉凡剔弊除奸苟有利於善良必不便於奸宄彼奸宄惡其害己未有不乘間抵隙排擠而傾陷之者雖當日被譴之由莫知其故然旣稱之曰賢而公又肯爲之力白其冤其情其事可想見已雖然公之時何時也逆閹亂政於前奸輔蔽政於後賢人君子戮辱殆盡雖以楊左諸公忠直素著又皆先朝顧命大臣猶且逮繫蒙冤捐糜頂踵而莫之能救於區區一郡守賢否曾何加損於萬分之一而乃精誠所格天日爲開

是可知天理在人未嘗侵蝕熄滅而無餘特未有毅然直任肫篤愷摯如公者爾且諸生至微末也擊登聞鼓至危險也一或不當身命隨之公則以建言甯計崇卑仗義不憂生死其究至於上徹宸聽而卒有以答其呼籲之至誠此又以知天下事之無不可爲況乎拯拔循良事關民社輿情苟洽宜無弗濟者而顧付於無可如何度外置之卒相率而坐視其含冤茹痛不爲援手良足慨已惟然而公之義烈高風乃獨有千古矣吾是以謂公之能爲忠臣實基於始之能爲義士也豈不信哉

夫表揚忠義固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爲吾聞大令之始涖丹陽也時邑苦旱地盡赤道殣相望滿目瘡痍大令藹然傷之所以爲斯民籌賑濟計生全者不遺餘力以故歲雖旱不爲災民慶更生感深次骨於其去也涕泣攀留如奪赤子於慈母之懷而依依不忍釋從可知大令之爲政悉本至誠惻怛之心如此舉之表揚忠義與籌賑之愛育黎元事雖殊理則一也大令可謂克盡守土之任者矣然則斯集之刊傳不獨爲瞿庵公一人備志乘之採增宗譜之光實足以啟萬世忠

臣義士之心而存天地元氣於不朽也大令之功顧不偉歟願後之覽者共寶之

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七月上澣前知常熟縣事會稽錢保衡敬撰

敘

嗚呼人生不得志以死而欲藉著作以傳世傷已至不得志以死而於著作之傳否復非其意計所及後之人因其人以及其書不憚網羅搜採壽諸棃棗以傳之不朽使天下後世咸曉然於其爲人而其人之生平亦遂因以益顯此其有功於世道人心爲何如哉吾觀於江村明府之重刻葛蒼公集而有感焉蒼公生明季負濟世才嘗徒步數千里伏闕訟印守寃時論壯之迨流寇渡河思陵殉社稷復仗義勤王馳檄討賊數上書福藩

痛哭流涕指陳時事雖其言爲忌者所沮不果用然忠義之氣則奮發而不可遏以視賈誼之於漢文陳東之於宋高宗無多讓焉卒之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夫公之官僅一孝廉加中書虛銜耳未食升斗之祿無有尺寸之權可以不死而竟死是非學養兼至而又根於天性曷克臻此觀其集中與家人書於一死外無所繫戀此其志豈尙在區區身後之著作耶是集凡詩文十二卷庚申之亂板燬於寇邑人士屢議刊行絀於貲未果歲戊子湘鄉葛君江村來權邑篆振幽郵隱百廢具舉於

明年之夏從公裔孫錫齡假得是編屬爲讐校捐貲助梓余惟公生平行誼載在志乘卽無是集亦孰不知所景仰而明府之來適値旱魃爲虐於查賑困瘁之餘首以是編爲重是非知所先務者歟顧丹陽代有聞人而以節義稱者則公與陳少陽爲尤著今者公集已得復刻而陳則猶有所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能以明府之心爲心使頑廉懦立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則有裨於世道人心者抑豈淺鮮哉

光緒十六年歲在上章攝提格內閣中書銜兼著教諭

丹陽縣訓導鎭洋聞福圻謹序

原序

吾陽先達葛蒼公先生賦性耿烈抱負雄偉生當前明末造海內多故慨然欲以天下爲已任甲申闖賊之變馳檄舉義誓報君父大仇奔走中原見昔人陣戰營守之處遺墟廢壘攬涕過之作爲詩歌沈雄鬱塞有漢魏盛唐遺意福藩守江甯先生排閽上書累千萬言皆倜儻諳練經濟有用之策時不能用識者惜之余後先生生百餘年每聞故老傳誦仰慕忠節大義常以不能見先生文集爲憾茲屆

國朝纂修明史

上詔史臣凡明末諸忠義士悉予褒嘉春秋祠祀無有忌諱於是葛氏子孫歡忭踴躍醵金以刻先生遺集其裔孫右民攜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讀畢乃正襟危坐掩卷而歎曰嗚呼先生何遭時不幸之至此極也夫以先生雄才駿略得明君賢相舉而任之天下治則優游坐鎭談禮樂以陶斯民卽有不幸亦可譚笑指麾從容而措天下於磐石其所著

作當必如羊叔子輕裘緩帶別具風流乃生也不辰値明綱頹敗之餘際天運乖離之會甫登賢書旋遭國變徒以一腔感憤激烈之氣搔首扼腕形之於言卒至言不見用而賫志以殉嗚呼豈不悲哉昔屈原遇君父之變幽憂怨慕而作離騷諸葛武侯出師誠懇肫摯而有前後二表杜少陵當天寶十四載以後憔悴婉篤而有哀王孫悲江頭從軍行諸作皆無意於爲文而其文浩浩落落自能使千載以後之讀其文者油然有忠孝之心激厲奮發而不能已而其文亦自爲千古不磨之文迴非摛藻揚華者之所可幾其萬一今先生處山岳崩摧之運痛心疾首搶地呼天展轉干戈側身無所豈復有心翰墨爭文壇一日之名而奏疏詩歌炳炳琅琅耀日星而聲出金石嗚呼屈子之騷武侯之表少陵之詩先生其兼而有之而三子所遇之不幸先生亦兼而有之吾知後之讀是編者當不徒慕先生之才而感慨欷歔皆有以悲先生之遇也右民聞余言瞿然稱善遂書以弁其端

後學㮣崖郭灤譔

傳

湯　寅

公諱麟字蒼公崇正間爲諸生[illegible]印司奇爲鎮江知府公廉獲譴一郡憤甚時余方弱冠傳聞有葛秀才者徒步詣闕下白公冤意奇之一日家君爲余說經忽客到徑入坐意落落若無人而黝而髭衣冠殊偉口吃喜譚論家君顧余曰小子識之此徒步詣闕白印公冤之葛秀才也壬午余邑舉於鄉者五而公與駐明承皆間入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公結客赴義猝猝無應者當是時留都擁立福王阮馬居中用事倚外鎮爲聲援大帥于永綬欲駐兵鎮江兵素驕日數十人牽曳嬉戲市上壞釜盎索酒飯不酬直民恂恂無可訴浙帥李某因民之弗欲也攻之中流矢死兵愈橫郡守錢某翰恐激變永綬益致猖獗禁弗出公曰上新即位而永綬於畿輔左右爲暴虐請擊之永綬素聞公名爲少戢會有薦公才勇者授試中書盧衘無事非公意也因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蓋公自秀才時至是幾十上書皆於國家有裨益皆不用公性明敏爲詩文不屬稿一日能盡數十紙嘗讀書焦山每夜靜獨仗劍山前後行一日去久不還同舍生怪之因共覓公至山後聞公叱咤聲乃獨揮劍與數鬼搏其奇如此乙酉五月阮馬挾福王遁公倉皇戴僧帽出家人迹之勿得遂與盧進士象觀起事格鬭死始公同年駐明永爲華亭學博亦不屈死人謂是科得二儁而丹陽至今言負氣敢直言者輒曰葛秀才而余猶及見此兩人云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傳

眭思永

乙酉仲夏望後余入邑晤蒼公於賀仲來所此有傳薙
髮令至者遂匆匆別去不復相聞閏月乘釁稱兵者四
起乃聞有袁野人事吳君平者蒼公最契而姻也同其
甥羅公倬過余山寓亟詢蒼公蹤則入陽羨山同盧幼
哲舉義矣後知其衆往取吳興不利公被箭赴水死家
人往求不得其骸或曰未死顧余尤不忍死之然自幼
習蒼公宜著其略以俟公名麟初字生公嗜酒通禪家
言博覽能强記搦管滔滔輒千百言年逾弱冠尚蹭蹬

童子試遂抑鬱使酒浪遊台宕間於空山息心靜坐然
所有之磽确費已盡歸試甫列名博士籍適郡守桃源
印使君賢而被冤公時讀書焦山聞之憤甚約同志數
十人控留之不可得乃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直其冤
既自都歸義聲震天下每所至執弟子贄者甚衆而尤
好延攬材武士材武者日求介紹以識公爲幸雖貧甚
日飯數十人盎不待售於鄉始爲四方士所納交也甲
申國變留都擁立福藩新撫會稽祁公深器公薦於朝
授公中書舍人虛銜實未身歷薇省也乙酉夏先避居

金壇東瓜渚余自陽山訪之痛飲一夕晨即別去謂此
地不可居今屢經兵燹云六月置家於鄉墅遂竟去公
篤於貧交豪侈者輒忽之既售例刻其文獨使其友虞
他山序之於二弟友愛弟亦敬事之事繼母孝有子二
長與吳君平姻次亦締於賀仲來今依其弟居於邑其
從弟敏亦以憤死余別有傳

論曰蒼公及余皆同蔣冷生清賦采芹先是先伯仲同
遊泮者三人皆得登進士榜爲數十年同游泮者稱盛
事而冷生及蒼公尤以專古兼經濟才若爲勝之冷生

今猶蟄伏蒼公若可展驥足矣顧或羈之不獲受疆土
與爲存亡而使伏莽以洩其憤出於小用而不自惜嗟
乎蒼公同余伯領鄉薦伯死忠學宮而蒼公又同榜首
盧君舉義此榜於科名亦有光矣哉

瞿庵葛公傳

丁振華

先達葛蒼公號瞿庵諱麟性敏多才狀奇偉身七尺目光炯炯有英氣膽力過人應童子試援筆立就蔡令訝其速連試以詩賦復如宿搆令大嘆服爲諸生以忠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武陵相楊嗣昌督師無狀公復上書列其罪直聲震輦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疏言時事不報居家喜著書爲古詩文動輒數千言從游皆一時才雋而尤愛其從弟敏及

章明常云二子讀書無升斗氣習異日當不以巾生老壬午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黃蘊生淳耀同邑陸嵩年明永輩其尤著者而榜首盧象觀則義興尙書忠烈盧公胞弟也皆與公相得歡甚往往置酒高歌縱談天下事悲涼感憤相顧欷歔至於流涕甲申闖賊陷京師公方讀書焦山聞報仰天大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及弟敏章明等計議招同社十餘人擬興復盟於關壯繆廟中馳檄遠近尅日舉義旗一時忠義不期而會者數千人

福藩居留都遂上書言國是章再上不報時逆鎮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等擁兵抄刼至京口公率義勇登陴且親往見四帥其三人皆服公義退師獨永綬恃桀驁直逼城下遂敗鎮江舊營於北固又敗道出江上之浙兵於銀山將軍李大開引勁旅出救戰於西門復敗績中流矢死永綬愈橫大肆焚掠火光燭天士女多赴水公白兵備張調鼎太守錢艮翰請出禦張等懼永綬威名嚴持不可公忿甚同吳中奇率紳士連發大砲擊之

綬卒死者百餘餘衆不敢前公即具疏南京又上書史閣部史公飛檄至綬懼勒兵而北公復上書史公及巡撫祁公先後條陳數十事史公手答優獎比之以岳忠武祁公同御史王孫蕃交疏薦其才授中書舍人練兵江上然虛銜不獲盡其用且馬阮作奸恣貨賄擅威福公惻然憂之上疏極諫數千言又不報馬阮聞大怒趣令公解散所練兵欲危以法然憚公素忠義爲時所重遲之未敢驟發公遂歸隱於邑之禹庄未幾南都破公乃留詩

於璧仗劍同敏出由溧陽歷廣德時起兵處不一
而公知莫可與計事者卒之義與適盧進士象觀
與溧陽諸生朱興公等擁衆數千見公至相對悲
歎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我
大清師至八月二十有九日公等率衆抗拒衆潰與盧
公及弟敏同殉於泖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翟
起兵於金沙之遊塘敗死同榜眭嵩年以學博殉
華亭黃蘊生不屈於嘉定俱先後死
論曰古來鼎革之際達官將相捐軀絕吭與國存

亡所在多有固已烜烜照人耳目若夫里巷釋褐
之士籍未通於朝右慷慨赴義新朝紀載多諱言
之我
皇上紹統
詔史臣凡前朝死義之士皆令載在史冊以發其幽光
而傳於後世
大聖人風厲天下千載爲昭矣嗟乎懷忠仗節捐軀赴
難自昔稱頌抑何幸
聖人爲帝王如今日也哉

同邑晚學丁振華頓首拜撰

傳

蔣 清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崇禎壬午舉於鄉其爲諸生時負才氣以忠義自許適郡伯印公司奇淸剛有治績民懷吏畏爲同僚所忌當事不察疏參褫職士民號呼如失慈父於是麟奮起不顧羸滕裹糧率士民千人伏闕上書由是義聲大著迨甲申與袁先等六人盟於京口關壯繆廟誓滅賊報君父仇草檄文詞氣慷慨讀者感動與袁先等獎率闔郡義勇萬餘人砥劍枕戈志圖北舉時四鎮悍兵雲翔淮上長江爲極邊潤城當其衝危如

累卵夏六月于永綬等四將各擁兵來潤肆掠如北方潤民大懼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率義勇登陴且往見四帥請戢兵三人者聽之獨于兵狺狺不已勢將燎原與鎮江舊營兵鬬北固山下殺傷相當又與浙兵鬬於銀山下浙兵敗李將軍大開者極勇敢率兵五百與戰於西門外中箭死於是大肆焚掠火光燭天士女多赴水死麟與中奇憤甚發砲擊之時兵憲張調鼎泊太守錢良翰皆畏懦恐觸永綬怒嚴禁城中發砲麟與中奇曰悍卒橫暴若此不擊何待力主發砲連擊殺數百人

於是悍卒不敢近城麟等具疏上又上書督師閣部史公可法製四將北去潤城乃得安堵巡江御史王孫蕃薦麟材授試中書虛銜無事權不能用所長請勅印練兵江口復不予蓋時相以江南苟安不慮中原巨敵而患諸鄉勇聚而不能散於是授意撫按令解散之故乙酉眾兵渡江時常鎮諸郡望風潰無一人捍闕則以麟計之不用也江南郡邑旣潰聞江北泰興朱氏有舉義者麟渡江觀之則皆紈袴子無深智復南渡至太倉吳將軍志葵舉兵招見其好逸樂以飲饌爲事麟知皆不

足與不往後至宜興會盧進士象觀象觀家世忠義又麟同年友遂相約事敗則以身殉秋七月初旬以遺囑封付子曔謂家人欲得音問但於黃石庵訪之蓋已無還心矣旣至宜興聞韓繹祖起兵於湖遂與象觀率義勇往會之與繹祖等議取宜興援江陰因襲常州時眾兵以小舟載湖州民二人繼以大隊鏖戰至落日已黃焚及盜民王期昇舟時象觀泊舟與相近麟疑象觀被焚遂率三舟往救之舟中人或言眾寡不敵麟不聽曰危難不相救同盟謂何時象觀見事急已登岸麟不知

舟子舉帆請避之麟怒蹴舟子仆率舟突圍而入敵近輒舉刺之殺百餘人鎗折復拔刀擊殺數十人敵不敢近因環射之并擲火炬焚其舟舟焚麟赴水死衆觀登岸上亦受害時八月二十九日也麟既死弟敏亦赴水死從弟章明萬生等痛憤十一月聚衆數百人與荆碩等合營於遊塘廟稍西至中漢皇廟獲兵七人殺之部曲不協復與碩分章明等立營九里廟二十九日鎮南軍馬得功以騎兵數百來攻之一驍騎突入廟明兵發銃擊之甲爲之飛明等以兵自夾矢刃外向萬生伏劍

自刎章明出圍南行兵亦不敢偪至舊縣衆稍散且飢疲舊縣無賴邀殺之以媚兵得功未知明死獲諸生葛彥彞以爲明獻洪內院殺之明同邑故人周迅過舊縣識明屍剄地藁葬焉

原跋

李鴻

論事之文以識爲主而氣以行之識不正則浮氣不充則靡浮而且靡文雖工弗貴也而惟忠臣義士其志在扶危定亂則其識明其意存乎忘身爲國則其氣壯故其發而爲文不必修飾鍛鍊求合於古人之法而自無不傳丹陽忠義之士陳公少陽其最著也而明之瞿庵葛公者時當鼎革糾義而死有集若干卷存於家夫明至南都馬阮橫行於朝高劉跋扈於外我 大清兵之南下也天與人歸勢如破竹以史閣部之位望不能有

所撐柱其事萬無可爲更非宋之南渡比而公以一舉子思欲匡救其間亦復何益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其爲愈有難已也歲在戊戌劉楊諸君既刊陳修撰集以公之忠義與少陽異事同揆因並出其稿而就刻焉鴻讀其文大都直抒所見而忠憤所結若長江大河奔放而莫可禦有關世道之文固不與詞人墨客爭一日之長也尤可異者明之末造忠節多顯若正希卧子陶庵皆以古文爲時文者也公不以時文名若斯集者其又何愧也歟

葛中翰遺集卷之首

年譜　　男噭曄同輯

萬歷壬寅　公生

公高祖諱鵾曾祖諱鑑祖諱璉父諱守禮號怡齋母毛孺人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夜怡齋公夢獸入室類麟遂誕公因以名焉眉宇英爽聲如洪鐘聞者以爲異

癸卯　二歲

甲辰　三歲

乙巳　四歲

隨諸兄入塾穎悟不羣授以小學不一月成誦

丙午　五歲

丁未　六歲

師授以經已粗曉大義怡齋公飲歸攜果勞之公輒袖以奉毛孺人怡齋公喜曰此兒孝謹殆天性也

戊申　七歲

己酉　八歲

怡齋公忽暴疾公禱於天詞甚懇至怡齋公疾遂瘳

庚戌　九歲

辛亥　十歲

壬子　十一歲

與羣兒嬉據上座什伍部署之曰右曰左無敢拂者又常聚十數小兒演奇門於庭隣里競觀怡齋公禁之乃止

癸丑　十二歲

就學舅氏嘗集諸生會課公援筆立成七藝一座盡驚舅氏歎曰此大器也當令其晚成授以子史天官歷律地志韜鈐諸書公寓目無不淹貫

甲寅　十三歲

怡齋公病目諸醫罔效公患之乃遍閱岐黃諸書得異方飲公尋愈　是年從弟章明及敏生

乙卯　十四歲

巳魁偉如成人嘗郊行見武生羣射公笑曰射法固如是乎諸生異之引弓矢屬公公每發輒中衆

咸驚異

丙辰　十五歲

自幼好購書籍或遂遇乏資輒典衣以買至是盈篋

丁巳　十六歲

始定交虞他山玉楊西印志遠天玉志達駐嵩年明永修年思永蔣洽生清莊鹿賓雅吳峴山中奇羅公倬漢章諸先生風雨晦明講論不輟後同筆研者十八人俱爲名臣義士載在史誌

戊午　十七歲

吳公峴山中式武闈公曰丈夫在世不爲賢宰相當爲良有司不則爲窮儒隱身樂道而死耳顧骫髀於武夫中耶吳公悔遂棄之辭餼於庠論者謂公有以激之云

己未　十八歲

與他人諸先生遊於郊遇老人自言善相相公曰風骨非常當享令名百世富貴不足道也惜不能沒於家耳公慨然曰大丈夫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寧能區區踞井竈雄人耶

庚申　十九歲

讀書荒祠中夜深忽叱咤與鬼鬪隣人皆聞之問公公弗言讀書自若

天啟辛酉　二十歲

毛孺人卒公毀瘠饘粥飲水務執古禮先是孺人病公侍牀蓐弗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竟少瘳是歲復作遂不起臨終誡公曰汝性剛直倘遇繼母宜善事之公敬諾

壬戌　二十一歲

居毛孺人喪出入必告如生時禮奉怡齋公倍婉摯是年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讞熊芝岡獄竟坐斬公憤曰當今需才甚急如熊公者幾人可殺之乎欲叩闕疏應秋奸佞怡齋公力止之乃寢

癸亥　二十二歲

怡齋公娶酈孺人公事之尤謹

甲子　二十三歲

公娶龐孺人孝而賢怡齋公常稱爲佳兒婦云

乙丑　二十四歲

與諸同社譚易至繫傳曰今人談易如理亂絲愈理愈繁易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乃作易傳刋支一時傳誦

丙寅　二十五歲

怡齋公卒臨危語公曰士無論窮達忠孝大節務在各殫厥心其他瑣屑不足道也公識之未敢忘冬十有二月奉毛孺人柩合窆於張官渡祖塋廬墓三年著孝烏賦

丁卯　二十六歲

時公盧於墓聞逆璫竊柄煽毒遍朝右公作山犬賦刺之有戴狗尾之朝士由狗竇之大臣云云士君子傳爲確論

崇禎戊辰　二十七歲

讀性理大全諸書硃筆細批其旁自識云吾初讀之得其略再讀而得其大三讀而頗得其微

己巳　二十八歲

遊學吳越間經天臺百里無傳舍夜臥巨石有毒蟒瞪目矯首猝至臥所了無怖色蟒亦蜿蜒而逝

庚午　二十九歲

是年應童子試邑令蔡如蕙訝其文甚速更命作貧士賦公筆不加點約千言令歎曰此子當以氣節顯文藝其餘事也擢第一院試補弟子員

辛未　三十歲

攜從弟章明敏讀書焦山築精舍額曰雲聲諸同社過訪命童子割雞渝於江爲黿攫去公忿提劍詣其處以足擊水誘之黿復至遂磔其首示諸同社咸色駭壯公公曰何壯爲吾異日斬亂臣頭當復如是

壬申　三十一歲

子皦生

癸酉　三十二歲

與同事言志或以隱或以富貴或以聲色公放聲大哭曰盡如爾輩天下事將誰屬乎

甲戌　三十三歲

攜貲浮海數月橐垂盡乃返　從弟敏補郡弟子

員

乙亥　三十四歲

登岱嶽直抵薊門所涉目皆天下項脊咽喉蓋國事日非留意形勢非徒恣遊覽也

丙子　三十五歲

是年鄉試被放

丁丑　三十六歲

益肆力於四子五經大全作五經全稿

戊寅　三十七歲

郡守印公雪浪居官多惠政以寃黜公率士民數千人詣按臺保留不准

己卯　三十八歲

是年印公奉旨逮問禍且不測公率義士數百人走都門擊登聞鼓訟守寃印公寃得白

庚辰　三十九歲

是年復叩閽疏督師楊嗣昌罪奉旨葛麟所奏狂悖本宜拿問究擬姑以草莽無知着回籍肄業

辛巳　四十歲

是年大荒公作救荒芻言聞當事立義倉法又作桑土芻言

壬午　四十一歲

是年舉於鄉房師靑陽令王澄水先生見公文即有將相之目旣謁見儀觀壯偉聲如鐘王公大喜是科同門爲嘉定黃公淳耀邑之同登者四人爲眭公明永荊公其惇孫公廣翁京公時泰逮乙酉公殉泖湖黃公殉於鄉眭公以學博殉華亭荊公登進士同孫公俱爲名臣京公未仕時稱是科得

人最盛

癸未　四十二歲

是年試禮部被放旅京師遇金壇于公元愷相得甚歡遂以姪女字其子旣歸經丹徒有華某者被盜誣通邑知其枉公言於兩臺釋之華攜產券約千金爲公謝公笑曰吾憐汝枉而直之汝反以此相浼耶華慚而退

甲申我

大淸順治元年　四十三歲

是年三月闖賊陷京師公大慟欲赴水死已而皤然曰丈夫負七尺軀竟泯然死空山中耶乃草檄糾義旅將討賊聞福藩立封事凡九上又連上書閣部史公撫臺祁公史公手答稱爲岳忠武一流人物祁公同按臣王公交章薦公吏部覆授中書舍人公大哭曰某急君父之難而出詎博一官固辭不受諸當事曲慰之始拜命時叛將于永綬攻京口甚急屢敗舊營及浙兵將軍李大開救復死綬益横公與吳中奇率衆登陴引大砲擊之親射殺其副總三人于衆駭退公隨申報史公史公飛

騎掣去京口乃寧

八月次子暲生

乙酉　四十四歲

春正月詣南都疏引明高帝遺訓直斥阮馬諸當事奸佞狀凡數千言於是諸當事毒公甚趣令解散所練兵將有以中之未幾南都失守公痛憤與繼母別囑妻龐孺人善事姑高吟五律仗劍偕弟敏出與宜興同年盧公幼哲舉義吳淞

大清師至八月二十九日戰敗與盧公及弟敏同殉泖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等起兵金壇之遊塘廟

戰敗而死

行狀

男 暾

先中翰府君諱麟字蒼公號臞庵貌魁碩廣額方頤聲朗氣博忠孝性生姿敏無敵讀書過目不遺大父怡齋公暨大母毛孺人咸鍾愛之始就學於外家繼習靜於焦巖一時名流如虞他山楊西印吳峴山諸公與府君定交風雨晦明論文不輟即偶過府君齋者大父輒命治具相欵蓋所以為府君切磋計者罔不至也大母卒府君哀毀骨立飯蔬茹淡持禮甚嚴後事繼母酈孺人惟謹一如生母焉崇禎間蜀蔡公如蕙令丹陽聞府君

才試府君於廷賦詩立就閱之稱賞不置嗣是蜚聲膠序登雞坫執牛耳為當世之推崇蓋文章氣誼有相感耳遇紛難解之遇貧急周之雖傾囊弗靳也族有事任之邑有事籌之雖勞怨弗憚也郡守印公司奇以清嚴被黜闔郡罷市府君憤不顧家叩闕上書白公冤狀俠烈之風聞於遐邇自是而晦養于三山者凡數年歷遊於海內者凡數年於書無所不覽於佳山水無不留於名流勝士無不交而尤善醫凡素難及諸家要訣悉詳究焉問推以活人人德而謝之弗受府君固腹富五經

斯理無不洽識無不周更豪俠好施不事生產前人闡作四書五經二十三義主司以違式未錄壬午以周易舉孝廉甲申闖賊陷京師公欲結客赴難草檄四傳讀者感動與金沙于元凱等六人盟於關壯繆廟誓報君父仇一時智謀雨集義勇雲收福藩守金陵巡按王公孫蕃特疏薦剡授中書舍人府君勿願也銓部復題稱胸有武庫智足服人前按臣已薦其賢今撫臣又推轂之恐後合准授之試中書職銜以寵其事庶幾不得會試而鼓英雄也生員吳中奇管元聲等悉聽聯絡鼓舞

候有成效另酌委任府君又以虛銜未便倡率疏請敕印未允閣部史公可法按撫祁公彪佳督師江上府君上書數千言咨克復要謀時不能用乙酉歲府君踉蹌出遊往來吳越間以遺囑付暾并兩叔父侃侃無眷戀態復謂家人云欲得音問但於黃石庵訪之蓋已無歸志矣未幾復得家報云吾遍觀諸起兵者之所為皆賊也時事可知惟有灰心枯坐作老頭陀而已并令家中香色布箭衣改做大袖道袍樣帶來是府君無歸志亦無他腸矣義子莊攜袍服往而府君已為同年友盧公

冡觀邀之泖湖遇難不克赴水死時八月二十九日也嗚呼痛哉先母龎孺人暨瞰并弟嶧避亂禹莊時鄒氏大母尚在堂也兩叔父皆城居孺人以冡婦代冡子養生送死獨盡其勞斯時瞰甫弱冠嶧在襁閒孺人日事紝績以給饔飱儻不充則盬齏瞰嶧兩人啖而孺人常不飽也貧不能延師晝則扃戶不令出與外人伍其教子之心苦矣蓋孺人性慈厚寡言笑不樂紛璺綺紨操作井爨不憚勞苦待諸嬸姆以禮御下以寬或有以悍厲加者孺人略無慍容卽諸女奴有違命不加責且躬

代其役殆屑屑褻猥間寒暑不置常曰女奴爲之不稱吾氣盬自爲之省氣也其德性類如此丙申春瞰適補諸生而孺人遽卽世乞之于張官渡之祖塋嗚呼痛哉府君先孺人一歲而生孺人後府君一十二年而歿奉姑鞠子家事維持有以報府君於地下矣第瞰抱恨家貧不克以府君生前之著述昭訓來茲又不克以府君殉難之忠貞揚休竹帛不孝之罪烏可贖哉亦安能彷汨羅之勝事招沈石之英魂與先孺人馬鬣同封松楸並蔭俾千秋百世後知所考識所宗也假閹府君之風者

觀感而賜之傳銘庶忠臣義士之有傳于後瞰目瞑矣

葛中翰遺集卷之首

序

傳

跋

年譜

行狀

目錄

卷一

疏

訟印郡守寃疏

請誅楊嗣昌疏

請以淮撫史可法督諸鎮師疏

卷二

疏

上福藩封事一

上福藩封事二

上福藩封事三

上福藩封事四

上福藩封事五

上福藩封事六

上福藩封事七

上福藩封事八

上福藩封事九

卷三

書

上史大司馬論流寇書

上史閣部書一

上史閣部書二

上史閣部書三

上史閣部書四

卷四

書

上祁安撫書

上祁安撫條議

上祁安撫條議

上祁安撫條議

上楓臺書
寄李司李書
寄邑侯書
寄同邑湯中丞書
寄同盟某書
寄鎮江司李李白池書
寄老村渙如書
寄友人書
卷五
序文
清海王侍御老師五十壽序
甡克齋六十壽序
楊爾亭時文序
東茹吉時文序
仝友人祭殷雲翁文
丁抱中先生傳
卷六
策

君道
科目
守令
屯田
馬政
論
聖人之心與天地爲一論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檄
討李自成檄
表
擬謝蠲免錢粮清理淹禁表
擬謝發帑糴貯表
判
官員襲蔭判
荒蕪田地判
失占天象判
飛報軍情判

盜決河防判
卷七
啟
東吳詩社啟
白下中秋徵詩啟
代蜀人上臬臺啟
答史閣部副啟
爲周執甫贖鍰啟
蝶夢主人戲述

有感偶述
賦
孝烏賦有引
山犬賦有引
貧士賦
閏元宵賦并序
感暮春賦
卷八
詩
四言
雪中訪友四章
幽憤詩
五古
代送夫從軍二首
又二首
學劍
遠遊二首
夏旱二首

言志
張子房
美人擊竹
山中藥
老將吟
野興
題畫
大霧渡江北上
七古

悔恨行
禰正平
虞美人
吳山猛士行
贈從軍
贈石溪先生歌
冬日村居寄友
湖上暮行
江上思酒歌
題美人憂讒畏譏圖
捕蝗歌
痛飲行贈友
太和歌
吳姬送客行
詠錫山惠泉
卷九
五律
讀書有感

春日偶成
過屠者
贈志士
贈友人山居
湖上晚眺三首
夜憩山中二首
山居
齋中偶成
衡門
寄道人
秋初
田父
哀李邕
暮登北固望大江
遊金山
美人夜遊
贈錢克醇
贈錢懷岖

乙酉四月登金山
談道
出門吟
五排
卽事
七律
秋興十首
雜興四首
甲申九日
初夏蛺蝶
山中寄友
山居
江上晚眺
寒夜
詠冬日貼梗海棠
寒雲
和友人韻
宴豪家

夜泛諫湖
雪中歸來二首
辛巳除夕寓迎龍寺五首
山居吟二首
下第南歸九日登滄州朗吟閣
過濟寧訪子美南池太白酒樓
有感
送同年莊蒿年之華亭教諭
送宋采如監軍
贈楊監軍
贈鎮長
贈荊宗瞻昆季
春閨
客維揚
瓜州渡江踏雪歸丹陽作
立春日聞印郡守解組時値風雪有感漫作
卷十
五絕

初秋寄友
桃渡
晚眺
暮春
題坐茅圖
山翁睡
種花有感
雜歷
湖上晚眺

贈道士
焦山雜詠十六首
遊北固嶺
狠石
六言
贈石崖庵僧四首
七絕
宮詞二十七首
春閨

有感
春暮雜詠三首
座中贈美人二首
讀杜甫詩
有感
書懷
爲青陽庠師勸助詩
訪蔡尹作
周母潘孺人壽詩四首

秋閨二首
遊九華山寺
初春看梅
宿山家
詠梅花
癸未春試後臨出都門作
金山懷古四首
春閨
雪中感賦

山窗花草雜詠十首
散咏二首
歲寒時作

卷十一
雜著
團練鄉兵諭
申明條約諭
桑土芻言
救荒芻言
臥轍紀事
益社小引
家書一
家書二
家書三
遺囑一
遺囑二
遺囑三

卷十二

附錄
授職中書舍人劄諭
王按臺薦疏
史閣部覆書一
史閣部覆書二
附史閣部告示一則
鎮江府推官李公白池書
欒于丞綬事實
南疆逸史列傳
嘉定屠城紀略
曲阿詩綜名下小傳
聖武記摘錄
小腆紀年二則
鷗陂漁話三則
益社草原序一 虞玉樹
益社草原序二 莊雅
益社草原序三 吳堂
祭文 楊志達

題像　陳　冉
悼瞿庵年翁二十四韻　包　捷
輓詩　陸懋勲
輓詩　彭　新
輓歌　駐　本
輓詩　吳　穎
輓詩　姜彦初
輓詩　顔　仲
輓詩　彭　棟

輓詩　弟　森
哭瞿庵叔祖二首　姪孫劍　夫
跋　男　瞰
跋　東允泰
姜瑞麟

葛中翰遺集卷之一

湘鄉葛培義江都重輯

鎮洋聞福圻孫容編輯

後學　孫　銘子箴　姜瑞麟白珩　韓瀛小溪　冷兆甲敉升　徐元昜曉嵐　參校

裔孫錫齡愼五

疏

訟印郡守寃疏 崇禎十二年

臣伏讀聖祖之諭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惟生員不許蓋以防士之好訐而易囂也然前朝之賢臣如范仲淹輩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巳任使其事有關於天下之大利害不能不慷慨而論列夫越職言事其罪小見害不言其罪大與其避一身之禍而害天下不若甘一身之罪而利天下也今臣不避斧鑕奔走二千七百里敢於上聞者保留雖一鎮江知府而實有關於天下之大利害蓋已成之治局不可亂已固之民心不可解而防患當於其至微慮危當於其未至也皇上御極

十二年以來兇流寇交訌無日不以地方為念其責成守令以共固此地方也惓且切矣今印知府廉明公正涖任不滿二載良政美德昭昭可按往者豪宦橫肆今閉門自守矣往者士風奔競今干謁不通矣往者寮佐竊柄今詞狀不納矣往者猾吏舞文今案牘惟謹矣往者虎役無厭今酒食不索矣往者盜賊縱橫今夜行屏息矣往者奸兇豪奴得志今良善大興矣蓋既居己於正而又時勤敎誨以故下之愛畏不啻赤子之於慈母方引領於聖天子如漢朝久任循良之法進爵加秩以

惠此一方為天下勸乃一旦冒白簡之劾其於是非之心果何在耶夫牧守為皇上承流布化職匪小也使牧守之善惡可以混淆則進而撫按其善惡亦可以混淆矣撫按可以混淆則內而臺省而府部又進而閣下諸輔臣其善惡亦可以混淆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可不懼哉夫歷代之亂亡常由於是非之不明而是非之不明常由於舉錯之不當而奸人因得以售之遂致天下為善去惡之心搖撼而終變今皇上之是非賞罰昭然於天下若日月之中天奈何在下者欲以賢牧守上干

天怒乎此臣所謂已成之治局不可亂而防害當於其至微也流寇猖獗自秦及楚播毒數千里其始皆由於無賢守令以撫之故至於此今勢已熾矣陸梁江漢之間眈眈然有瞰留都窺吳越之意夫京口者留都之咽喉吳越之藩薇也留都震則天下之根本搖吳越動則朝廷之府庫虛其勢莫不藉京口以鎮之往者流氛犯江浦鎮江一水之隔順流而下頃刻可達也鎮江之民驚恐潰散而又有江洋大盜出沒以乘之天罡惡少搆黨數千以伺之岌岌然蓋瓦解之勢也郡之前守復使

編戶之愚民執干戈而守空堞晝夜不解生理廢絕民之欲為亂者十室而九矣印知府以為寇在江北而使江南之民守城是何異開門揖盜而自扃內闥乎且小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何可使之坐斃於城垣盡放而歸使各安業遴選精勇擇江之要害而守之高資港有營甘露港有營金山灣有營沿江設燎列砲嚴為守備使賊不敢復窺江表而又敦勸大戶之儲穀賑恤小民之疲癃痛懲游手之失業衆心既已安矣復親行密訪捕叛盜兇罡之魁而藪者勦之斃之自是兇黨駭散民

俗丕變若出湯火而蔭清涼故其御事之日百萬良民呼天搶地罷市輟業赴撫臺赴按臺走南都走北闕匍匐道路不約而千百爲羣此不可以見人心之愛戴哉使以此衆禦寇何寇之不摧使以此衆守城何城之不固昔人所謂金城湯池者比物此志也而乃欲毀已成之金湯壞可憑之天險使南都失其屏藩吳越失其扞蔽兒曹散而復聚良民安而復危豈不爲天下之大禍哉此臣所謂已固之民心不可解而慮患當於其未至也然而撫按之言抑有不可以罪撫按者印知府嫉惡

過嚴忿世之競刻下以媚上也未免有矯偏過甚之弊上之人見其持法以偃蹇也未免有疑其不善承順之意旣而狡吏蟠結玩弄官長多方中傷能無曾毋投杼之疑乎當今聖明臨馭上下有體紀綱整肅有一郡守持正而奸吏可以敗之將爲上者必兢兢焉奉下惟謹乎陵替之勢何所不至此又陛下所急宜震怒而遏絕其根蔓者也臣草野賤儒矢志忠義讀聖賢書思窮爲良士達爲良臣也今循良之獲謗如此而隱忍不言亦何事讀書而列於庠序也哉伏乞天聰下鑒哀憫愚忱

崇奬正人勅還原任庶國是不淆南藩永固而士民得所贍依然後彰明大法正臣等越職建言之罪天下幸甚士民幸甚

請誅楊嗣昌疏崇禎十三年

臣丹陽庠生也讀書學道以孔子爲師以堯舜其君民自任每憤世事有君無臣不能致雍熙之治鞏萬世不拔之基常欲抗言上聞然自顧書生不敢越分談天下之事故隱忍而有待今乃邪說橫行奸謀肆發將欲滅孔子之教而壞皇上聖祖神宗數百年培植之天下以愚海內之民而天下咸懼死無一人敢爲皇上言者草莽之臣安忍不大聲而疾號哉臣閱邸報見督師閣臣楊嗣昌之疏託於鬼神變幻之說以雨暘蝗旱之災請

天下遍誦華嚴經則可以祈年嗚呼嗣昌豈未嘗讀孔氏之書乎洚水儆予求賢俾乂堯舜之法也桑林禱雨六事自責成湯之治也懋敬厥德祈天永命文武之訓也五事應五行能修肅乂哲謀聖之德則雨暘燠寒風各得其時洪範之教也此皆孔子述之以教天下萬世者至於佛氏不父其父不君其君邪說惑衆自神乃說以爲奉誦其經則可以獲福然梁武帝捨身同泰宗廟以麪爲犧餓死臺城而國亡矣唐僖宗値黃巢之亂講仁王經而國亡矣此古今奉佛之明效大驗也當今雨暘不時蝗旱爲災毋乃聖德爲羣邪所蔽毋乃臣工貪殘邪媚剝民罔上以傷陰陽之和乎夫漢明帝下詔求言澍雨大降唐太宗呑蝗自責終不爲災宋均爲九江太守政行化成蝗不入境趙抃爲青州太守救荒有策飛蝗入海此皆末世君臣猶能修德以禳災者今嗣昌逢明聖之君身兼將相旣無嘉謨嘉猷入告我后又不能正身率屬訓誡臣工使皆修省以彌天變修政以救民窮而乃大肆明示使天下皆誦華嚴第四卷夫華嚴果何訓乎使天下終日喃喃拜跪擧村嫗之狀曰呼百

萬億主林神百萬億主風神百萬億主雨神果何益耶誠使其言可信則經文所言百萬億日天子百萬億月天子一切水火風雨天子皆百萬億亦可訓乎夫聖賢之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而華嚴所訓則天子多如海沙賤如草芥此豈臣子所忍言天下所可聞耶夫自古庸臣佞佛者有矣未聞以此入告君父即陰尊君父者亦有矣未聞形之奏疏遍播天下臣民皆尊奉其說是欲變孔子之敎爲異端之敎也是欲變祖宗禮敎之天下爲異端詭誕之天下也是欲率天下修身正行之民

爲無父無君之民以戕害其君父也可不爲寒心乎臣思嗣昌少讀聖賢之書頗負淹博之名豈忍澌滅孔子之教而崇異端欺君父一至於此且其奪情起復猶託言君命重於父喪侈口引孔孟之言何一旦而喪心蒙面如是乎蓋其虛膺寵妄報功勞知皇上威靈必有不宥之罪而中懷不測故託爲異說以變易煽動天下之人心今地方諸臣不察咸奉其指以爲誦經有驗威憲按臣亦復不察亦奉其指以爲誦經有驗陛下如復不察合天下廣行其說習爲無父無君之教妖說日盛

則彼將肆然而無忌矣此遠則趙高指鹿爲馬之心近則魏忠賢立祠遍天下之意而黃巾白蓮妖言惑衆之故智也臣敢愛一身之死不早發其陰謀以除天下之害乎即使嗣昌並無此心而惶惑畏懼同於王欽若之出守天雄寇臨城下惟知修齋誦經是亦無策之甚矣何以督師而滅寇哉或謂嗣昌善於逢君者也見皇上蔬布終身之詔妄意有學佛之心故先事以迎合耳臣謂皇上蔬布終身之詔乃無疆之孝思而非佛氏之說也皇上即位以來以孝經小學諄諄誡勅天下士子正其學術而嗣昌乃敢倡邪說明與孔子爲異明與聖明爲異則此人尚可居將相之任不膺斧鑕之誅以爲嫉邪惑衆之誡耶此又天下學術之至慮也臣謂嗣昌不斬則異教熾盛無父無君之風不可遏也臣生於忠義之鄉宋徽欽時臣鄉有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六賊以謝天下使宋帝從其說必無南渡之禍忽而不聽卒爲讒賊所害身死而國危今嗣昌決非滅賊之人而天下之禍將不可救故臣上書請誅以安天下志亦猶夫東也然臣以一書生發將相之大惡自知罪在不宥惟陛

下囚之獄中待嗣昌果能滅賊而不爲天下禍然後梟臣首以謝大臣未晚也若夫以臣言爲正論嗣昌邪說終不可訓臣以聖人之徒明聖人之教不爲越分言事則又惟陛下察之

請以淮撫史可法督諸鎮師疏 崇禎十六年

天下大事有關繫存亡者不擇人而宜言況臣麟新列賢書受國厚恩者乎今流賊橫蹂江楚東南危在旦夕敢不冒死爲皇上陳之夫荆州襄陽者踞江上流南都之藩蔽也武昌九江者扼江要衝南都之咽喉也南都者國家重地三吳浙閩之首領也三吳浙閩者國家糧餉所出所謂根本命脈也其勢如一本之樹搖其枝則根動今且拔其幹矣報中武昌已破又聞九江復陷賊勢如破竹南都之危在旦夕吳越之危在旦夕國家之

根本命脈亦旦夕不可保矣夫天下事當其未危而救之甚易及其已危而救之則難當荆襄既破之時朝廷即宜深慮沿江要害開督府選名將設重兵如護腹心元氣之不可緩而當事者泄泄不急今武昌已破則扼南都之咽喉矣若破及九江則全江之險已失昔之所賴安慶以扼江者今賊且在安慶之南而安慶無用矣若使賊擁重兵南攻饒州廣信則東可趨浙中開化常山南可趨閩中崇安光澤其地山僻民稀一聞寇至如驚猿見火奔竄無地而賊且如猛虎入林其勢愈熾則吳越亦旦夕不可保而南都之禍當亦無幾時也且逆賊久瞰南都垂涎淮揚蘇松已非一日其布散奸人探視亦非一日今其勢既破九江則必越湖口直取陸路徑趨直隸池州府東流建德等處則長趨縱步不十日可至南都城下臣嘗歷覽其地雖有山溪之險而坦道亦多其百姓稀少而愚弱今春聞亂兵至皆走匿深谷水泊城市一二日內即空守土者雖禁之不能止也其地方無賴之徒又皆乘機倡亂放火劫掠聚以望流賊之至然此不獨池州太平兩府而已也臣郡京口江洋

大盜艤舟數百餘隻於黃天蕩青山港等處待賊至而發難矣江南江北諸郡之兇罡奸棍結黨立盟預瞰某豪宦家子女某豪宦家貲財待賊至而發難矣太湖水賊沿海巨寇高檣大艣蠢蠢思動欲乘機而爲賊之所爲久矣皇上熟計地方諸臣誰能禦此禍乎況南都五方雜處遊手十餘萬其薪米每日仰給於城外若使閉城十日則必有內潰之變不待賊之攻也而南中樞臣及操江諸臣能救此乎即使此諸臣者才略素著而一時寇至城下欲其鼓勵弱兵號召空伍選用朽鈍之軍

實撫定數十萬嗷嗷之民亦決不能以有濟葢積弱之弊非一日之可救而大勢已敗非一二尋常人之所能援也然則今日之勢使寇至南都城下則勢不可爲東南一路如狂風之捲敗葉且有乘寇而起者天下事危矣爲今之計急宜於東南置一督師而開帥府於池州之要地兼控江楚安慶廬鳳淮揚諸撫臣總兵官之師下則兼提操江吳越諸撫臣之衆使江楚上流之兵旣合擊其後而江北之水師則扼安慶步師則扼廬鳳而督師則提南北之兵由池州水陸並進我進一步則賊

退一步賊退一步則日窘一步此不獨可以禦寇且可以滅寇救時之計未有過於此者也然而臨時置將如臨渴而掘井其勢緩不能救且將士之情未通人心搖搖爲兵法所忌今使朝臣商議數日聖裁廟算督臣受命必上數疏又數日赴任而招兵置將募家丁又數十日曾未少暇而數月奄過矣以流賊星飛電過勢如破竹之衆而欲待救於數月之後不幾同骨腐而召醫乎今朝廷所命者督師孫傳庭然不知其出關幾時也卽使其提雄兵十萬踰荊襄趨武昌極速亦以旬月計而

逆賊已在江南西北之步騎無所施矣況必不能如此之速而無阻乎新命江楚督師者爲呂大器然其離京未幾日也由山東趨南都極速亦以旬月計而所謂兵與將之可用者不知何在也大抵今日之病舉天下之大事委之一人則不計其地之遠近時之緩急兵餉之有無而此責一有所屬則各以爲無事及事敗而罪之又何益矣夫流賊之勢如水東障之則西西障之則東幸而西北之督師果能蹙之於楚豫則逆賊不得不趨東南然則東南之督師力砥奔流截賊之生路可不預

擇耶臣以爲東南之督師其可任者莫如淮撫史可法其麾下見有勇練數千而淮揚尚有上江之蔽可以無事欽命一下卽使彼兼領所部刻期渡江統南京之兵移鎭池州其赴鎭之路卽賊之來路旣可隨路應援且無遷延時日之患一便也淮撫久在安慶熟諳賊情爲賊所畏而東南軍民之心莫不推服夫人心之所順號召則易從而令之亦不惑使其隨處募兵措餉便宜設處人情不至怨叛二便也今日之軍事非少負德望雍容鈐閤號令將士者所可爲亦非書生才吏熟讀孫吳

韜略百將傳等書善談兵事未經戰陣者所可為要必幹略素著久在軍中忠義奮發親履行伍與士卒同甘苦同出沒朝激厲而夕撫摩之而號令則懍不可犯此數事者淮撫皆能之三便也有此三便今日東南之督師舍之其誰而督師之權則不可不重昔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賜之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皆斬蓋不如此則號令不嚴何以克敵宜令寇患之處撫院總兵官皆受其節制如令之堵而不堵進而不進一切得以軍法從事其所屬地方貪官污吏兇宦奸民果有贓私猥

籍橫占田產貽害地方實跡一任究處並籍沒其家貲以充軍餉其地方果有勇略豪傑輕財起義之士即聽其獎拔授以官職如此則人心鼓動兵餉不日而集而其要在皇上堅持睿斷毋以小利小害為朝廷近侍諸臣浮言所搖蓋從來豪傑任事之人決不肯以賄賂媚遺權要而此輩見禍福少緩希冀不遂即以愛憎為毀譽此則皇上任將之第一事而使督師得以展布四體乃可以責其成功也至若地方守令之禦寇宜專以團練鄉兵為第一事上官責成考核亦宜以此為第一事

而鄉兵之所以不克練者大概用三丁抽一鄉紳優免之說致使勞逸不均奸弊百出而眾心譁亂蓋三丁抽一即親兄弟不能無推委忿爭而鄉紳退避則豪奴十百安坐而平民誰肯出死力以相衛臣今春見事勢日迫著有桑土芻言一冊已經刻成今未敢擅便進呈其大略謂境內之民除老弱廢疾以外盡宜編入什伍而為兵富者出財貴者出其子弟僮僕居鄉者立柵以保鄉里寇至則四面合擊在城者則分守城池相機出剿內應外合而其措置得宜全在賢守令而上官勤督之

無為有名無實因事害民之舉此實地方守禦之要著而官兵民壯久食糧餉及鄉民之驍勇敢戰甘於從軍者可盡提以供督撫之用也舍此二事急救東南更無別法臣草茅寒士杞憂迫切故冒死獻言惟聖明裁察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鎮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孫　銘子箴　參校
後學　冷兆甲軔升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慎五

疏

上福藩封事一　甲申五月

臣壬午科之鄉榜也前路尙寬非汲汲求進者竊念天下之禍亂至此苟不急救則將大壞而不可救敢不抒其一得爲皇上陳之今諸臣之圖安安者輒曰保守東南而已此鴆毒之說也天下之全局尙未離而守一隅者欲棄之於度外恢復之大業可立奏而幸無事者欲狃之爲偏安不知棄中原於度外者幷其度內者亦決不能守也怯進取而不爲者幷其偏安亦未可幾也臣以爲今日之國勢恢復易而偏安反難何也逆賊之蹂直省也非眞有戰必勝攻必取之威其旣得之也又非

有牧民守土之才能平定而安輯之也不過我郡縣之民苦於守令之貪殘祇能驅民從賊毫無守禦之具而被兵之處又苦於我兵之淫殺更勝於逆賊故相率而從賊耳其實我朝三百年之恩澤與先帝十七載之憂勤民未能一刻忘也是以齊豫之義旅各統萬衆保山柵而不肯從賊誠得一文武兼資之大帥統紀律嚴明之師以臨之則兩河忠義與兩山之豪傑無有不翕然響應者故今日克復之師宜分三路並進東路則令淮督出師趨山東中路則令鳳督出師趨河南西路則令

楚督出師趨荆襄其間各路之鎭將膺藩封而懷忠勇者可擁而前也然後三路之師會於關陝直覆賊巢則恢復可立奏矣若以爲長江天險可恃以無虞欲效晉元宋高遺事不知今日之勢與晉宋絕異蓋長江之所以可守者以上有荆襄爲之控扼而下有兩淮爲之保障也當晉室東遷之際劉宏威行江漢祖逖收復河南則楚淮未經殘陷此晉之所以能保江左也至宋高南渡楚淮之間有張韓劉岳諸名將分布其地屢戰大捷直可以復中原不幸君暗臣奸故僅止於偏安臣不知

今日之勢能如此否也荆襄上流久爲賊據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謀國者又裂兩淮之地而畀之諸鎮所恃者一衣帶之水耳然則議守禦之策惟有南畿左右急開三府如漢之三輔我北都之三協而已東府以鎮江爲帥閫而駐師於江上即以策應東路之師西府以池州爲帥閫而駐師於大通即以策應西路之師中府以太平爲帥閫而駐師於采石即以策應中路之師各以文臣知兵者爲制帥統水陸重兵翊衛京江控馭南北使得以便宜行事如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無事則往

來遊徼有事則東西合擊救時之策莫急於此矣然而昔日之羸兵不可用今時之悍暴者又不可用莫若使三府之師即募附近府縣之義勇兼收之江浙閩廣川黔等處而京師守禦之兵即分駐龍潭龍江下關上河等處聽命於中樞以爲三府之策應使爲之將者各嚴約束禁侵掠則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得居重馭輕之道同於唐制關中之府兵也方今士氣奮揚正誓師討賊之日臣竊計楚豫兩路之師即當遊賊入犯之路與賊相持未必不稽時日惟有東路一師汎蕩齊艘進抵北京收葬先帝祇謁陵廟弔撫畿甸結好豪傑然後踰眞保趨晉發函可折箠撻也所慮者淮師心力未協必得鎮江一師爲之驅策臣自草檄討賊之日已約有義旅數千同盟之士多有負將帥才者今幸聖明馭宇俱已散歸本業倘使臣仗節江上必且一呼雲集討賊復讐之任所不敢辭至於施爲次第運用機權不可筆陳尚容面奏伏乞皇上深思干城腹心之佐臥薪嘗膽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上福藩封事二 甲申

竊惟我皇明聖祖神宗三百年來所培植之天下一旦半蹶於逆賊非賊之能敗我我兵之自敗也又非賊之決不可勝我兵之自不能勝賊也何爲我兵之自敗賊自鼠竊中原幾饑者屢矣而我兵欲倚賊爲市惟打活仗乃其所過淫掠反勝於賊故賊之所至輒降此我兵之所以自敗也今日賊陷神京殺掠無算天下痛恨無不思滅賊矣而我兵以刼掠爲打糧又與賊無異是以淮揚之民拒兵如拒賊河南山東之義旅各保山寨旣

不從賊而亦不從兵此我兵之自不能勝賊也今日我兵欲爲滅賊之計必盡變昔日之所爲乃可以稱天討方今東南豪傑聞君國大變莫不泣血枕戈皇上宜乘海內之痛憤急命一忠烈表著文武兼資之將開幕府於江上召募義勇之旅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俾其尅日誓師渡江越淮水陸之師分三路並進一路由蘄黃取荆襄一路由鳳亳取河南一路由徐泗取山東收其爲山寨之豪卽爲府縣長賊若可取則星飛電擊會師秦隴覆其窟穴如勢未可乘則翦荆棘興屯政以蹙之如諸葛武侯之軍民雜處秋毫無犯則中原西北之衆必有壺漿以迎者矣若復玩愒時日粉飾具文隳天下忠義之氣而坐待逆賊之斃則國事未可知也夫先德未亡人心懷故少康以一成一旅光武以南陽布衣皆能光復舊物況我皇上撫有東南之全盛而又值人心思奮之秋乎臣以一窮舉人當聞變泣血草檄討賊之日義勇實合冀從天討其間文武兼資可爲將帥者不乏其人惟在皇上召而試之也然而中興之根本則又在於皇上之一心皇上居高皇帝定鼎之地宜時時

有皇祖陟降見羹見牆之念則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咸歸於正此乃大臣格君之道而非疏賤之所宜言也

上福藩封事三 甲申

竊惟凡民之被刼而爲賊者非不懷三百年祖宗之仁澤與先帝十七載之憂勤無奈守令之貪殘者敺之從賊而有司戰守之具又毫無足恃故魚潰而鳥散耳然其間忠義之民豪傑之士各守山寨而不肯從賊者壁壘相望也特患我朝征伐之將卒所過焚掠將弁其柵壘而奪之故各相保聚而不敢出誠得如晉之祖逖者翦荆棘收河南地如宋之岳飛者上書請經略中原則忠義之氣足以激發人心楚豫齊魯燕趙之間必有環起而攻賊者則恢復可立收也故爲今日之計宜令楚督出師取荆襄鳳督出師取河南淮督出師取山東招徠義勇安撫地方江漢河濟之粟可漕而給而太行汾晉之豪傑可鼓而用也然後洒掃陵寢弁兵隴右會師關陝取賊於穴不共戴天之讐豈難報哉葢我三道進路之師卽逆賊三道入寇之路不必言守而守已無不固也舍此不圖而欲據天塹以爲險苟偏安以自遏荆襄長江之上流也誰據之而扼我吭斬黃長江之肘腋也誰守之而壯我翼河南之師不出則賊且圖滁和以窺宋石山東之師不出則賊且圖淮揚而窺京口長江數千里可渡者百餘處一處葦杭則全險俱失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其卽今日擺邊之論乎今江北之勢如養虎卽欲固守東南以爲中興根本亦宜援豪傑之士募三吳兩浙八閩二廣之精銳使之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也臣以書生談兵宜爲人笑然苟假一節亦不敢自逐於擊楫渡江赤心刻背如祖逖岳飛之流亞也惟

聖明鑒之

上福藩封事四 甲申

爲中興與創業無二德撥文與奮武無二功滅賊與靖地無二謀進取與退守無二事謹直抒所見以祈聖鑒何謂中興與創業無二德在昔漢祚中絕光武以南陽布衣起而光復舊物識者稱之曰知人善任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臣以爲不止此也從來得天下之主未有不與其文武諸臣踐戎習射謨謀帷幄講究史傳習經緯之學者是以光武臥內披圖而示鄧禹食滹沱蕪蔞之麥飯岸幘袒服以延馬援許子女婚嫁以慰賈復其君臣之間皆有天性骨肉之誼與高祖之待蕭曹良平

心腹之誼前後一轍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文臣則李善長劉基陶安宋濂諸人武臣若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諸人同履行間親習旗鼓至於戎務之暇則博覽載籍下詢芻蕘國是民瘼靡不深悉並未有一刻逸豫偷安皇上膺高皇帝之統居高皇帝定鼎之都凡治心修身用人行政宜奉高皇帝爲法凡高皇帝安民禦寇之略載在御製者當時時討論而講究之治國平天下之道守禦戰陣之機宜與左右親信大臣朝夕謀畫不

可使有毫髮之失於諸臣之爲正爲邪爲有材爲無用宜自出威福取其正而有材者與之臥薪嘗膽以雪天下之大讐則可以繩祖配天不失舊物所謂中興與創業無二德也何謂撥文與奮武無二功夫經天緯地之謂文當今君父遭人倫大變爲人臣者一日而忘討賊復讐之心則喪盡天理滅絕人心故宰相必以延攬英雄遏絕寇亂爲第一事卽不如古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令當世豪傑收用爲朝廷得人至於吏部所銓吏宜專重民社之任若能廉明強幹撫綏百姓團練鄉勇教

成一旅子弟之師則每一知縣可當一大總兵每一知府可當一大督撫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可以省朝廷百萬之餉斂民以養兵設兵以衛民而兵之爲民害爲背國者卽驅義勇之民殺之可以省朝廷十萬之師更倣周人五家爲保之制相周相恤相養相葬卽庠序教化之意此法既立則元氣充實守備周密然後命將出師以討逆命無有不克者至言官之糾彈撫按之考覈部屬之責成皆宜以此爲至急之事蓋今朝廷之臣子與今天下之子民皆有不共戴天之心主辱臣死分所宜

然若使因國家之變以取富貴忘君父之讐以效處堂
褰而喪心乞賄求恩獨不思朝廷歷三百年天下之大
父大母今在何處而忍爲此乎諸臣之憤恥不動則國
家之義氣不振舉朝廷皆有泣血枕戈之思乃舉天下
卽有討賊滅讐之事所謂揆文與奮武無二功也何謂
滅賊與靖地無二謀兵無兩勝賊無兩情我進則彼退
我退則彼進自然之勢也我招撫則彼驕我索戰則彼
懼已然之事也國家不吝封賞以畀大帥欲其何爲乎
欲其滅賊耳諸大帥受封爵而不辭擁重兵而揚威武

亦謂其可以滅賊今聞賊據關陝何不令鎭荊之師出
武昌以趨荊襄鎭廬之師出巢淝以趨光固鎭鳳之師
出潁亳以趨汴梁既分三路討賊矣卽會師於嶺隴左
踰崤函而右折隴西賊巢可取而覆也復令鎭徐之師
出豐沛以趨山東之西鎭淮之師出宿濟以趨山東之
東既分兩路出兵卽會於滄瀛眞保之間洒掃陵寢則
神京可復得也然而大河南北山東之間豪傑之夫據
土寨而爲雄長其苦我兵之殺掠久矣必諸路之師各
出節制之兵遵王師弔伐之義則山寨之豪傑必有聞

風而響應者不然搶掠如故無異於賊之所爲安保豪
傑不變而爲逆賊乎國家當急起而收之俾能守一縣
一府者卽爲一縣一府之長不猶愈於資寇乎所謂滅
賊與靖地無二謀也何謂進取與退守無二事今滿朝
諸臣皆有偏安之志咸謂長江天險可恃以無恐雖依
臣議倣漢朝三輔之設擬唐朝府兵之制開三督府於
京畿太平鎭江用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不知天下之
大勢急救之則猶爲祖宗之幅員緩圖之恐幷一衣帶
之水亦不能常保也蓋從來國家之所恃以無事者不

止於一人一事有前驅必有後勁有左救必有右援疊
出而不窮所以制勝無敗也今使各路鎭師分道而前
果能折衝千里所向無敵則當有後起之師以撫綏而
安輯之若其戰無不勝或有扞格不通之勢則我後起
之師不能急起而相救萬一勦賊不足無制之兵反戈
而內向則我之討逆者又急於討賊矣故三輔之兵不
宜爲退守計而宜爲進取計大抵水兵用三之一步騎
用三之二宜卽於附近州縣招募山澤豪傑地方義勇
終日訓練使可以雄鎭一方如馬隆之破楊然止步卒

三千岳飛之破兀朮止精兵五百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舍此不圖而謂長江天險可以無恐不知荆襄者上流之門戶兩淮者下江之藩籬如使門戶藩籬之不守則一衣帶之水一處可渡全險俱失可曰偏安無事乎此所謂進取與退守無二事也臣一介書生當國家大變仰天泣血出檄勤王鄉近之義勇願從者數千人內有文武兼資頗將帥之略者十餘人今幸聖明嗣統皆已散歸舊業然討賊復讐之心則不忍頃刻忘於中若使假臣節鉞專募東南義勇以誅亂賊更以濟皇上干城

腹心之旅則奔走禦侮雖死不避至於討賊之方略變化之機權必俟面奏御前未可形之章疏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上福藩封事五 乙酉正月

臣麟既列賢書即當以身許國當初聞異變之日即泣血呼天出勤王之檄義聲所感忠勇雲合後因憲臣出示草澤不許稱兵於是散遣徒衆不意閣臣史可法按臣王孫蕃撫臣祁彪佳連章薦臣訓練鄉勇助守鎮江即奉明旨該部議覆擬授職試中書舍人以寵其事復蒙聖恩俞允此誠特拔之遭遇臣誠不能默默無言苟且從事而已也臣聞欲定天下者必先固其根本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我太祖高皇帝之南畿皆使民

安守固元氣充實而後可以進取天下今皇上席豐鎬之盛將建中興之大業而兵單餉乏剽掠肆起東南半壁亘古異荒五湖泖澱俱竭蘇城斗水十錢沿江沙田俱同赤磔今歲無禾來歲無麥飢民無復生理必致嘯聚爲亂若不早爲消弭防備則必有內外俱潰之禍今欲立保甲練鄉勇防勍敵之未然杜盜賊之竊發其發爲條令鼓厲而約束之者大約有八不敢不先告於皇上也其一曰免調發愚民易搖一聞訓練之說輒互相煽動謂國家取我殺敵蹈死地耳夫國家征討自有數

十萬食餉之官兵何藉於民正恐多事之時地方有不虞之變一時官兵呼吸不及故使民人自為戰家自為守以保桑梓臣願所訓之士著國家永不調發其團練頭領准免雜差則趨事者無阻矣其二曰禁奔竄先帝勤勞十七年尚且以身殉社稷凡我臣民孰無與土存亡之義乃有震驚之地鄉紳先竄大戶潛移致使小民聞風潰散府縣不攻自破失守城池可獨罪官長乎宜嚴著為令鄉紳非赴任不得搬家眷出城違者參處拿問士庶之家即申撫按擒獲梟示皆籍沒其產以充軍

餉其在未論之先移出境者勒限追回則衆志始固矣其三曰均勞逸富貴之身家自重於貧賤若使大戶出錢僅募數人為兵或僅出其僮僕以與鄉里雜處則良民皆以鄉兵為鄙賤之事誰肯出而効力乎要必在籍鄉紳親加鼓厲俾子弟率領家丁以為先倡其子衿之弱不能持矢者亦必戎服臨壇訓說方略所以有勇而兼知方也其四曰勸輸助戶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可以給人中者僅能自給下者仰給於人使貧民之强有力者不給之廩餉收之鄉勇之內豈不為地方之害乎

然近日之官兵尚匱何能及民也況四野之飢民嗷嗷使之枵腹執戈以衛閭里則決不能至於聚衆搶掠以救旦夕之死則又不待教而能其利害明矣夫有餘之家與其聚朽蠹以招不義何如散倉囷以衛身家今宜立一勸輸義助之簿地方耆德與府縣官共司其出納其好義樂助者許得旌敘地方之設處罰鍰悉不以肥橐而以給餉則練兵之法即寓救荒之法也其五曰明賞罰治世之要莫過於信賞必罰如鄉勇之中有訓練有方才勇出衆者許得題給劄付以備將才其奸頑撓

敗者即會撫院竟以軍法從事則民知所向矣其六曰立統領一府之訓練臣雖任其事至於一縣則必有一縣之長與副而各坊各里亦如之如丹徒縣庠生吳中奇管元聲等結社訓練已奉明旨俟有成效立敘矣其陽壇二縣容臣亦擇其賢者以統之俟成效之日與吳中奇等一體另敘其七曰防竊發國家立兵以衛民民出餉以養兵豈容其反戕民乎今江南經過之兵漸漸有殺人放火刼掠者如知其為兵而縱之禍猶小也倘江南之大盜偽張旗幟託言官兵肆行殺掠而莫之敢

抗其禍尚可言乎今請著爲令凡境中有殺人放火者無論是兵是賊許鄉兵合同地方官竟行擒殺則江海無突至之寇矣其八曰重守令地方官之於百姓猶如祖父之於子孫也使臣既守事不能率其同里之子孫以衛祖父則臣之罪使守令意在婾怠或更事侵漁不以訓練子孫爲事則雖振作無如之何宜諭地方官與臣同心協力呼吸相通然後可以集事此練民兵之根本也以上條略皆訓練之所必需者然不奉明綸藉寵靈則草莽小臣安能鼓厲桑梓以期實效伏乞聖明特垂睿照倘以臣言爲可採卽俞所請賜以勅書以明朝廷之意旨給以關防以杜欺僞之萌生或加之兵部職銜以期名實相稱臣乃可鼓舞訓練鞏固地方通之諸郡各處集兵固守勝於宋臣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各路官兵可以一意進勦臣亦冀於此中得其精銳願從戎者率以請纓以不負勤王之初志若使視爲迂圖忽爲兒戲俾臣泛泛從事臣決不敢虛縻朝廷之名號而兼誤桑梓以負國家也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上福藩封事六　乙酉正月

竊惟國家之禍莫大於逆賊顧今日之逆賊乃我朝昔日之子民所以毆民爲賊者由於守令之貪殘而守令之貪殘由於撫按之舉措不公朝廷黜陟之大典不定也今日西北之遺黎無幾東南之物力彫殘撫綏百姓如護國家之元氣稍一摧殘則盡驅爲害矣親民之官莫過於守令使守令之爲保障而不爲繭絲者必朝廷明黜陟之大典而使撫按奉行之臣計其機要大約有六謹爲皇上陳焉其一曰考選者必於危疆也向時之情弊善宦者擇無事之善地多剝民以奉上官遺權要輒外薦而內敘取考選如探囊矣孤臣巖邑當敵之衝者雖死守數年而莫之救敢望臺省乎此忠義之士所以發憤而甘廢棄也今宜著爲令凡考選之知推非郡邑之禦敵有武功者不得與京堂要職非撫按道守之禦敵有武功者不得推庶在位者皆文武諳練之臣而非貪生畏死之鄙夫矣其二曰嚴誅者必於貪墨也太祖高皇帝嫉貪吏如寇仇至有剝皮之令所以吏廉而民安近日法網既寬守令之貪殘者公然以小民爲魚

冄鞭殘逼迫賄軏肇金撫按蒙心共爲薦舉此天下亂
之所由胎也宜嚴著爲令地方守令有貪詐民財者許
受害之人據實告發歸裝寄麓之日許地方糧里發槖
驗明然後放行果贓私狼籍卽依祖宗之典置重辟不
赦則貪殘者或可以稍警矣其三曰罷黜者必於生亂
也人臣果有綏靖地方之才雖敵突至亦能多方禦之
況一縣一郡之內豈容盜賊生發故寬則行佩牛帶犢
之論猛則設三科募壯士之法未有不解散者也今或
本境之內不能安輯大則潢池嘯聚小則剽刼四起此

皆守令之罪撫院道卽嚴參處以究其致禍之由則守
令乃知以撫綏爲事矣其四曰罰黜者必於容奸也吏
役之性原喜嚼民在於官長之能覺察而懲警之耳今
或吏胥受賕舞文弄法奸胥網利遂制取錢以致皂快
騎驢馬坐大船下鄉噬人雞犬不安此等貽害有告發
多端者卽當治守令以約束不嚴之罪其五曰獎厲者
必於清剛也太守五馬之尊縣令百里之主皆專城經
野上應列宿今或有諂諛之輩惟以鞠躬迎送供應夫
馬饋送禮儀奉給承順爲事其不肖之撫按因喜而薦

之至有心非之而外悅之者此何說也宜嚴爲之令撫
按親臨止於郊外守令不得以迎送爲事其餘奉旨馳
驛者但聽驛中應付至若下程中水火手長夫書儀程
儀之類一槪革去有敢行者察出卽以行賄論上官承
舍非關軍餉重務不得促催仍有恣肆迫喝官長者許
守令官當堂重責則守令始不以私而害公可以共勉
於廉能矣其六曰升遷者必於久任也漢室久任循吏
有自郡縣而得封侯至三公者故有龔黃召杜之循良
近日守令視官如郵安能視民如子宜大破常格令長

有爲一縣所愛戴者卽授以本郡太守有爲一郡所愛
戴者卽授以本道本道有能造福於一路者卽授以直
省之節鉞或加服俸而至公卿或守危疆而加世爵則
守令始有長久之計而爲朝廷治安之策矣

上福藩封事七 乙酉二月

竊惟事有關天下之大計者雖草茅亦可與言時有係天下之大變者雖頃刻亦不可緩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成祖文皇帝靖難遂有北平之建歷年三百闖賊陷京師遂至神馬渡江龍飛豐鎬此上天之意欲我皇帝歸而踐太祖之舊迹法其聖德紹其神謨以再造天下於無窮也然而善為政者無多言法祖者先法其心而已嘗讀太祖治心之訓曰人主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

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濁豈能照物又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疏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也大哉皇言此千古治亂之關也然而負君父之大仇不可有嬉戲之心東南民力已竭乘閒思亂不可有耽樂之念夫太祖以一布衣取天下猶終日憂勤一則曰朕熟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再則曰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況我皇上值多難之時抱普天之痛而可久處深宮不臨朝涖政乎今必先兢兢業業以天位為臨深淵履薄冰之地端其所好不聽奸佞之言不近傾城之色一端於聖賢豪傑危言危行之實實可以救濟天下者則大本既立乃可乘天下之痛憤以雪大仇夫人情當父母初亡則痛憤欲死漸久則漸忘之去歲遭闖賊之變稍有人心者莫不飲血撫心思雪國恥以此時募士則士皆忠勇之儔以此時募餉則餉皆樂輸之眾以圖恢復直易易耳乃遷延至今坐失大勢為可惜也然苟得一忠義素著行誼素端為小民所推服者每省直各立一人招

率義旅以激勸天下之餉然後頒一朝命諭制闖之帥尅日並進則神京無難匡復而天下思亂之民皆可使為赴義之眾也其次宜乘眾議之紛擾以卜賢相近日之事壞於羣臣之阿諛迎合遂致天下無一任事之人苟延時日必致蟻穴自潰今之急著在皇上擇其忠賢而有實效可取者寄以論道經邦之任使之以收用賢才為第一事如舉將帥之臣則實能折衝禦侮舉侍從之臣則實能獻可替否舉臺察之任則實能激濁揚清舉地方之任則實能撫綏保障內外皆得其人而其根

本則在於宰相之得其人而久專其任如殷高宗之有傅說漢光武之有鄧禹乃可以建中興使如宋高宗今日用趙鼎李綱君子之言明日用黃潛善汪伯彥小人之說究竟正不能勝邪必至純用小人若秦檜而後已擅殺良將自棄大業叩馬書生之言曰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建功於外此任將必先於任相也皇上試思左右大臣為傅說鄧禹者何人為趙鼎李綱者何人為黃潛善汪伯彥者何人為秦檜者何人孰正孰邪了然在目然後獨持聖鑒大彰賞罰正而忠者進秩邪而佞

者有誅庶在朝皆骨鯁之臣即諸藩鎮亦知國家有人不敢妄生覬覦則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倘邪正不分日甚一日禍有不可勝言者將求為宋之高宗而不可得夫羣小有何見識見目前富貴則以此娛樂可以終身初不思高皇帝創業之艱初不思皇上一身付託之重荒廢時月不徒束手待斃又加之以酖毒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不避斧鑕而為皇上一言之也伏乞皇上紹法列祖慎修厥身黜退諸奸大改今日所為下哀痛之詔集勤王之師行安民之政立不拔之基而中興可立俟矣

上福藩封事八 乙酉
鎮江一郡爲神京之咽喉吳越之屏翰然自京口至南京一百八十里沿江一帶重巒疊嶺地險民悍敵兵既難輕越而鎮城內外又有總鎮督府監軍衛所星羅棊布是京口一邑可以無虞也惟丹陽縣治去京城亦不過一百八十里縣治至孟瀆江口不過五十餘里耳江之下流水勢平緩防兵寥落使敵騎得門偷渡則長驅縱步一日可至都城其間竟無險阻又無兵衛不知其何所恃以無恐也況丹陽又爲蘇松閩越之衝道江

淮入海之要區近日崔苻之奸潛伏江海嘯聚湖澤者實繁有徒倘一旦東南有急丹陽一邑豈非神京之藩障乎近日丹陽疲兵朽械不滿二百又不知其何所恃以無恐也然欲議增兵又苦無餉察得丹陽城西有練湖一區其湖原上下兩湖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以下湖爲歸墟縣之西北數十萬畝之田旱賴以灌而潦賴以洩至冬時蓄水則又以濟運道之阻是下湖決不可耕且耕亦係瀕汙無所得也惟是上湖一帶水之過處其壤頗沃近爲勢豪奸猾之所侵占或曰老公莊或曰二號公莊又有隱匿無名者若清而出之加以開墾荒廢可得田一萬畝大約以二十畝之田招一健丁屯而種之可得精兵五百人加之以丹陽二百之舊兵汰其弱而爲強不供上臺迎送之役而專以守城設一參將統練之陽城始可扼而守而神京東南之孔道始可稍恃以有備也大概今日設兵必招土著之兵土著之兵必擇有家業之人乃可以固守地方不至鳥散今計二十畝之湖田即可當中人百金之產是五百屯湖之兵率其血屬以守地方訇蛇然一巨鎮也近日百姓洶言高

監將以西北之兵來屯此田或步或騎雜沓而至丹陽蕞爾一邑土瘠民貧雖流寓之縉紳亦不能容今若使客兵游騎一入境內則陽城百姓之父母妻子闔邑逃散必不相保悍者走險而爲盜賊弱者輾轉於溝壑是爲一湖而廢一邑爲小利而殺數十萬之生靈騷擾東南毀壞屏翰近畿之內豈宜有此聖明之世豈宜有此也伏乞將臣所言屯湖養兵一事專責之撫道府縣諸臣刻期課實如有豪奸侵占者即參處拿問至若高監之兵宜敕使不行以安陽城之百姓此近畿今日最要

之大害也伏乞聖明採擇施行

上福藩封事九　乙酉

守國之道如守家高門巨閘嚴爲防禦而便道之隙孔不備賊乘其虛則一家潰散無可復救今皇上立國南京以荊襄爲西藩以兩淮爲北藩而西南吳越之區則爲內地其所恃以爲三輔兩翊者南則太平東則鎮江一府三縣丹徒濱江已有水陸重鎮增兵數萬督府帥閫聯絡棊布鎮江至南京一帶又有重山疊嶺之險民俗剛悍竟可無虞惟丹陽一縣爲三吳之咽喉江海之要會東境去孟河不過五十餘里若有意外之變或從

泰興窺渡水勢平緩頃刻可抵南岸則從丹陽長驅至都城不過二百三十餘里其間平原曠野毫無險阻民俗柔脆聞風奔潰此其可虞者一也連歲海濱告警以大洋爲淵藪者不下數萬江陰所以設兵鎮以防下流之不測也然丹陽爲吳越入京之要道欲壯東輔之勢控扼吳越非丹陽有重兵不可倘下流有警沿江海入河直趨丹陽將何以禦之此其可虞者二也若晉時蘇峻反陶侃策之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從小丹陽南道而來後果如其策遂破石頭小丹陽者即今

之丹陽也然則丹陽之不可不防如此乃城東濠淺狹兵不滿二百民貧土瘠又不能容一客兵臣等乃與地方士民商議一增募土著之說可以登陴列守而又苦餉之無所出查得近縣有練湖畜丹徒長山八十四汊之水縣西數十萬之田藉之以洩其潦而溉其旱天啓間縣令袁鯨曾容民佃其十分之八乃興而復廢者以佃湖之田不滿一萬而先害濱湖之田數十萬畝使之潦無所洩而旱無所溉也但此湖原有上下之分上湖高於下湖不能容水近為勢豪奸猾之所侵佔多佃為

田若清覈而出之可得田四千畝佃田之銀即可得四千兩以此為衣甲器械之費即可招募勇銳得四百人此不宜屬之將而宜專屬之令蓋令守此城身家共之無有不力為捍禦之理迴來西北諸城武臣統兵率先降潰文臣非死即竄以其無兵權也今若以五六百之精銳統之於縣令而又廉明愷悌足以固結小民則城無不守矣即如丹陽一邑以六百之練卒而加以數千死守之子民又何敵之可慮哉以此保障神京為畿東一面之藩蔽誠善策也至於下湖可以蓄水縣西數十萬之田皆賴以濟若欲一概而佃之則民生困迫必弃丹陽半縣之土而不可耕矣是得一而費百也臣等再三斟議欲為兵民兩足之計無踰於此

葛中翰遺集卷之三

姜瑞麟石琴

湘鄉葛培義江郵重輯　郭　鴻小溪

後學　孫　銘子箴　參校

冷兆甲韌升

鎮洋聞福圻孫容編輯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書

上史大司馬論流寇書 崇禎癸未四月

今天下之所憂者外敵與內寇而已然以麟觀之敵之入也實無以拒之出也實無以追之故得橫肆蹂掠麟今歲公車北上徧察東北之郡縣爲敵之不能破者若滄州東昌則聞砲響而退濟甯德州則賴拒戰而退唐都督之守河西務則不守磚城而遶城外扎柳條爲城以銃守之敵亦不敢犯而退然則敵不足憂也當今之可憂者莫如流寇近聞孫督覆師李賊入潼關則三秦受敵隴右亦當震動夫幷汾澤潞之間精兵勇將之藪也宜急置一賢督師練山西之兵向關陝以勦之卽可以截賊之歸路此救西北之急著也至若東南之勢則更岌矣獻賊既蹂湖南則必有他圖然雲貴山險蠻獠之境彼必不往又聞江西土兵頗練且地瘠民貧彼亦未必思入計彼所久垂涎者直隸數處耳而荆襄之間又聞有孟賊者大造戰艦練水兵舳艫千里其志將欲何爲倘來春乘東南風之利順流直下不識何以禦之夫荆襄踞江上流南都之藩蔽也武昌九江截江要害南都之門戶也安慶爲水之衝池州爲陸之衝南都之咽喉也今荆襄已不可爲矣武昌九江門戶可以不守

乎今幸逆賊棄武昌之空城而去而不急設重兵置大帥以爲恢復全楚之計而呂督左帥又不能同心協力於江楚之間則門戶之大憂也向聞閣下撫皖時蒐練精兵數千今聞其半死亡而半入賊存無幾矣何以成憑城之衆今當置扼江之水師則安慶之兵與帥宜亟圖也池州有山險可扼而民之捍者能負險自守得一良帥可因之爲勦禦之資也若此兩路有潰則南都之咽喉已扼兵法所云破竹之勢直逼泰淮三吳淮揚望風奔潰其勢尚可爲乎夫南都五方雜處奸宄出沒而

數百萬之生民無日不待給薪米於城外其勢不可以數日閉城也乘國朝數百年逸豫之後弱將疲兵武備廢弛今雖承閣下竭盡心力朝振而夕刷其勢亦不能以遽變也寇至果可以決戰而戰果可以決勝乎江上之水師果能殲賊於中流而不使其決而東下乎國家財賦皆賴東南倘一旦有事不幾如嬰兒之無乳哺乎然而今日之朝廷募兵則無兵有兵卽爲民害募餉則無餉而征餉反起寇端今欲不責兵餉更不受兵餉之害莫若使天下之郡縣盡練鄉兵自老弱廢疾以外莫

不持兵負弩因其溝渠牆垣之固以爲柵壘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諭以各保室家之意如麟所刻之芻言然而承平已久民憚於武事此必聖天子責之賢撫按賢撫按責之賢守令則天下事尚可爲此閣下宜特疏言之者也閣下爲天下所仰賴之一人既秉南樞其呼吸當與神京相應凡軍國之大計及督撫將帥之能否廢置皆宜謀之不宜獨爲豐鎬桑土計也麟倣秀才時曾仗劍北上謁閣部楊武陵一見而知其不可用卽拂衣而退非有所干求者茲以東南數十萬之生靈皆託命於閣下而閣下又眞能實心爲國愛民禮士故下第甫歸不遑安席步入白門敬獻一言以助碩畫之萬一然而素性拓落恥爲候謁閣下若以爲可採容麟布袍烏巾排闥出入則士感知己願爲借箸且三吳豪傑與麟聲氣頗廣可多方號召以供樞府之用此生所自矢也

上史閣部書一

晩學麟夙抱天下之憂去冬無因投刺樞府乃一見而卽別蒙召而不赴者以閣下之束於時勢而未能從心且不欲數數干謁也今天下變亂至於如此尙敢自愛而不進一言乎昨聞新主枚卜雖有三人然天下所注望環視以爲安危動靜者實惟閣下閣下今欲壯豐鎬之威靈倡海內之忠義而遏絕奸人之覬覦則宜以匡復爲第一義而以選將練兵爲第一事閣下試屈指而思之獨建大議兼收羣策固不乏鄧禹馮異其人矣孰

爲文武兼資雄略蓋世如寇恂耿弇馬援祭遵其人者乎孰爲折衝千里如賈復吳漢其人者乎卽宋之南渡最不足數者然有李綱趙鼎爲之相必有張韓劉岳爲之將始能成偏安之業也乃南中之將非紈袴之子則技勇之夫何足以爲將今日之兵非羸弱之卒則搶掠之徒何足以爲兵無將無兵而欲言匡復可乎爲今日計宜乘天下痛憤方殷之時急勸新主下哀痛之詔募忠憤之士選將練兵尅日進發則天下之人皆知定策者毫無貪天功之念而義聲四發乃可以有爲也蓋人

雖不孝當父母受害之初未有不痛憤欲死及其久也哀漸忘而氣漸弱矣今天下聞君父之大變無不裂眦飮血痛不欲生此時得豪傑之士則爲忠勇之將得勁悍之卒則爲忠勇之兵得樂輸之財則爲不匱之餉義聲所激秦隴燕趙楚豫之間必有投袂而起者恢復之效可立收也麟不過一書生當倡義之日草檄初發里中仗劒願從者卽不啻三千餘人但在乎平時之氣誼足以激發之耳誠得一義烈素著之士爲衆心所推服者使之仗節江淮專募東南之義旅義餉則旬月可使

財賦雲集進足以赴敵退足以固圉明則招萃忠勇之儔暗則收攝不逞之徒蓋乘天下大變之時萑苻之嘯聚閭里之椎埋已有蠢蠢欲動者顧急之則皆勤王之義旅而緩之則皆叛國之巨盜也安危之機決於旦夕非閣下孰能決之乎麟之同盟兄弟其勇略過人可爲將帥者約有數人若閣下不以爲僭越而召試之未必非雲臺之上佐也然上書自陳則從旁觀者必有疑其圖富貴之念顧今日稍有人心者決不忍存富貴之想而禍福未知其何如此麟所以望台樞而躑躅又欲一

見而別也草莽愚忱不勝激切謹將義檄一并呈上惟
閣下鑒之

上史閣部書二

麟之未獲見師相閣下也聞人之言皆以城府深嚴威福莫測及一望台顏侍言笑乃知閣下以海涵地負之姿而加以光風霽月之度忠孝夙成神明默運眞可與漢之鄧禹馮異共建中興之大業不獨爲江左夷吾而已故敢瀝肝膽進一言於閣下麟聞治國之道同於治兵當常立於不敗之地制人而不制於人如與敵議和則必有所以制敵者敵果和則已否則有以截殺之設藩鎮則必有所以制藩鎮者藩鎮果順命則已否則有

以驅除之今閣下試深思東南之大勢其所以制敵制鎮者安在也毋論制之而已使敵果長驅藩鎮或擧兵內向其所以扞禦之而可以自保無危者安在也今京兵雖有數萬其舊伍已成極疲之勢不可再振而新者又皆市井烏合富兒出錢鬻腰下金爲炫敗將廢弁夤緣他途自售其實有敢戰死守之略者有幾乎近日都中五方雜處奸宄畢集流寓數十萬無日不仰給薪米於城外使餽餉有警閉城數日則必有中起之禍不可恃以爲固也今朝廷之所恃以立國者東南半壁而已

財賦之資莫過於三吳兩浙今蘇松常鎮之荒旱異常飢民百萬恐有嘯聚之亂兩浙再叛之後渠魁未除潛結山海爲淵藪者日觀星望氣而未已也使東南一有變朝廷何以立國乎謀國者之計必有謂此蠢爾朝動則夕調甲騎數千從而盪滅之耳此無論水鄉非騎兵之地從古吳越亦有橫行西北之雄卽使馬蹄所至勦滅無餘而半壁東南盪爲牧地蹂躪之餘大敵乘之又不知朝廷何以立國也況乎今日諸鎮雖招水兵立水寨未必有進死之志而皆有內向之形其反戈而戕

吾民也正不待東南之有變夫董卓不來洛陽朱溫不至長安縱有不臣之迹禍終不烈惟其兵臨肘腋蟠據內地梟悍之伍氣分相歸彼視平日所爲奉命惟謹公卿臺省者皆書生腐儒几上肉耳一網而獵之崔永張濬之禍可爲明鑒也故今日國家之大計在乎自治自强壯東南之威神立於不敗之地而已自治自强之道何如順天下之望而已先帝勤勞十七年天下未嘗不感之也一旦以君父之尊同元后太子諸王咸隕於賊手此開闢未有之奇慘也然而皇上臨蒞以來未見有

堂堂正正下一哀痛之詔出一討賊之師者此邊陲之所竊笑而海內忠義之所痛哭也祇以國勢未定不可以圖外此閣下之淵識而非天下淺見者之所知耳今國勢已稍定矣胡不乘此嚴威之時立一舉義之幟用一忠義素著文武兼資之臣使之仗節江上以招募天下之義兵養餉給以文武札付得以便宜從事使天下有勇技可用者授以武職有貲財能捐者授以文銜山林草澤之豪莫不望風聞義雲合響應兵不增而自强餉不斂而自集則潢池嘯聚之禍不解而自破而東南

之威稜神氣可以立壯矣然後勤加訓練嚴加約束練成數萬節制之師以爲閣下腹心之用朝廷手足之使譬如龍泉在握指揮如意自强有過於此者乎若使徒倚數鎮待之以恩恩極則驕假之以勢勢極則逆養鷹養虎無一可者恐國家之禍正不在敵與流寇也卽使諸鎮之忠義同於張韓劉岳何妨於大江之南亦覓如張韓劉岳者從而爲之後勁乎天下之豪傑不厭其多國家之屏翰不厭其壯朝廷之身卽閣下之身閣下之身卽百萬生靈所倚命之身可不深思而自固乎麟以

淹蹇之姿少遊江海長歷燕齊亦嘗出入賊巢躬履行伍今夏因國家之大變屢上書於諸台輔而皆不見聽今幸值閣下負葢世之雄略文武兼資故冒死獻言閣下若以爲可採則逹之聖明與之共圖天下之事決當忘身徇國以報知己之德否則掃門覓逹俟閣徒般亦有歸伏深山而已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史閣部書三

麟前呈二疏稿惟以恢復爲言者非不知當今時勢之未可言此也顧今日草莽賤臣所可昌言者惟此耳若譚及國家之要務則動而觸喉無益於國而祇取戮族之禍今蒙閣下待以國士傾心下詢敢不傾赤而密陳之麟前日所上書有當今無將無兵之說已明知諸鎮之不可用而當事者當選將練兵以待之顧忽而不聽無故而舉廬鳳淮徐數千里之地畫江以南而盡棄之墮軍實而齎盜糧賞淫殺而封叛逆謀國之誤無有過

於此者矣又輕身自出坐取幽困素負威望位兼將相待以厚恩如閣下者尚藐之如此況遠不逮焉者乎夫心腹之患不除必不可以治肢體之疾也門內之盜未滅不可以禦門外之敵也今四鎮聯絡於淮泗之間我即欲恢復渡江而北將驅之爲前茅而彼必不肯前且恐其遮擊我前也將置之爲後勁而彼必不肯後且恐其截殺我後也强臣環伺四面皆敵而必不敢自撤其本虛其國以赴敵亦已明矣然則將聽其陸梁橫行而莫之制乎夫諸鎮當君國傾危之日無尺寸之功舉十

餘縣而界之加以侯伯之爵猶怏怏而未肯赴其志將欲以何爲也今日諸鎮擁兵雖號曰一二萬然麟嘗微服而觀其營壘其實可戰之士不過二三千耳其他皆獸聚鳥散之輩也而又有互相戕賊之勢未能協和爲一而猶驕矜悍喝借斥權奸遥制朝政使他日招兵買馬收召勇猛養成數萬之衆而又私爲脣齒如唐時諸鎮內外之相爲蟠結欲誅宰相則誅宰相欲斥乘輿則斥乘輿指君側之惡而爲崔永張濬之援則白馬淸流之禍容有極乎此其時勢之所至必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所幸諸鎮素無撫民馭衆之才而所到之處肆其荼毒百姓嫉之如寇讎一聞天討必反戈而相擊此其可圖者一諸鎮雖多不肖然亦有懷忠抱義不願爲伍宜明其順逆使之爲國家用黃鎮素懷忠愨其兵稍有節制而劉澤淸狡黠異常其智計過於諸鎮頗知談說忠義親近儒生然心既不和必至於互相呑噬此其可圖者二諸鎮多不就封而所封之地方又齊拒之如賊今散處濱江之地擄掠婦女各挾重貲毫無備禦若選精銳以擊取其中之最桀驁難馴者南北合攻腹背受敵

必可一時撲滅若是則心腹之患亡門庭之寇除然後興師聲義專任黃鎮北伐中原則流寇必殲燕雲可保若以新朝之令不可謬更惟恐決癰甘潰養癰則將坐守金陵而待斃乎夫人張兩手則可鬬鳥張兩翼則可飛京口者神京之左翼也控淮揚北渡之樞太平者神京之右翼也控廬鳳南渡之要逼近豐鎬不啻如漢之三輔北都之三協宜於此選文武重臣開府以鎮之退可以控扼大江翼衛神京左縈右拂進可以控制諸鎮率兵北渡恢復大業目前不得已之急策無有過於此

者矣若以爲兵餉不足則鎮江太平舊有衛所軍丁數千而鎮之新營又有千人舊營亦有二千人新調浙兵來守京口者復有三千人太平控扼上江新舊添設三營亦與鎮江相類若再加以招募東南之精銳率之以地方之豪傑與鄉兵爲表裏一有不順則渡江而滅之耳近聞高鎮欲渡鎮江其意何爲昔蘇峻南道進兵遂破金陵宜爲殷鑒若其兵過京口剝膚之禍不可不防浙帥黃斌卿前至京口甚有節制兵民相安頃奉上江左撫之檄旦夕移轅士民向道撫保留甚切宜卽命黃

斌卿仍還京江葢上江有武昌九江安慶閫帥聯絡不
若鎭江之獨扼淮揚尤爲最要也

上史閣部書四

天地間大倫有五其最不可逃者君臣之分麟未受皇
家寸祿僅列空銜而含丹抱赤思以報區區於萬一者
葢不忍求生以害仁也若以麟之所爲將以愧夫斯世
之高官厚爵甘心二姓之流則又淺之乎窺麟者矣今
閣下保障淮揚宗社安危懸在轉睫之間而成敗利鈍
非所逆料當此之時文丞相自有定見王炎午無俟多
言麟叨閣下國士之知決不敢造次苟且有虧閣下之
明也

葛中翰遺集卷之四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曾麟石琴

郭濂小溪

後學 孫銘子箴 叅校

鎭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冷兆甲軔升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書

上祁安撫書

麟愚直人也蒙先生國士之鑒若有所懷不直陳諸知己之前而婉轉以就功名則禽獸之不若矣麟入山學道十餘年百念俱灰所決不能灰者惟此忠孝之血性耳今歲枯坐焦山三月二十九日始聞京城之變痛哭流涕卽欲投江效靖難時樵者之所爲復自思曰吾拚此一生以報君父天下何事不可爲耶遂誓之神明聚諸同志出一討闖賊之檄以招募義勇之士乃不期而聚者三千餘人卽走入南都值五月初七日發先皇帝之喪薄交成門在南定見史閣部諸大臣號泣不已卽

排闥入官房責之曰今日之事豈以一哭而了惟有速舉義旗渡江扼淮踞南北之咽喉尙足以圖恢復史公甚唯唯云當卽爲題請委以恢復之任諸大臣亦共贊之而麟由是出都靜聽朝命矣不意遷延至今徒費時日中宵撫劍痛哭震鄰豈能須臾忘不共戴天之讐哉鬱鬱扼憤有歎奈何奈何而已先生深惜麟之不就轉以前路爲慮顧麟於今日頭且不惜而遑惜頭巾若當路見任此志獲伸則當唾手燕雲泥封崤函斬取逆闖之頭以慰先帝在天之靈如其不然亦當舉椎陷陣橫

尸戰場安能復學諸生尋行數墨哉竊念天下之大勢當先固其根本昔漢帝取關中光武守河內皆有根本之地故能席捲天下今日之金陵龍蟠虎踞爲我高皇帝建業之基正國家之關中河內也而兵餉缺乏邊寇竊窺有岌岌難安之勢玆幸先生德威素著號令更新撫民禮賢練兵選將實可以匡濟朝廷之大業故麟願執鞭弭從事纛鉞之下私念今日兵力單薄民力又疲欲爲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莫如團練鄉兵家自爲守人自爲戰營壁布於四郊戈戟遍於萬井賊入吾地無

不可以殲之則江南之根本固而恢復之事可圖麟晝此策或稍有成效可驗便當直請朝廷一節從事於淮揚山東河南上黨之間也昔祖豫州擊楫渡江誓不淸中原不復再渡上天卒成此志麟當此之日決不因君父之難以博富貴決不因國家之難以取功名然非先生同心合德則必不能以濟今日之事若洞其愚衷授之軍政則周旋桑梓之間庶可無咎若以此生狂率不可大用則鄉皆先生所撫之鄉兵皆先生所撫之兵麟縱欲練而誰練哉此時雖尊命見迫決不敢冒昧以從事也麟蒙知己之恩不敢隱匿惟神明鑒之

上祁安撫條議

鎭江號爲京口咽喉實關國命上以接應淮揚下以藩屛吳越江路最狹尤易偸渡此防一潰大勢莫支近日廟算廷推首以先生安撫此地者實以先生才德夙優可以奠安此土爲當今第一重任也近日馬飲於江不知是兵是敵民逃自北盡云悉主悉臣波濤有蠢蠢欲動之奸地方有洶洶不保之勢若不亟定長策何以保障京畿蓋恢復必先固其根本討伐必先壯其氣勢今幸先生廣求羣策故下士敢竭愚衷倘芻菲之可資幸築舍之勿蹈即達天聽務賁速行謹具十款開列於後

一請開督府以統重兵兵無統率雖多必亂亂且自潰何以克敵近日鎭江調取諸處水陸兵士幷本處新舊兩營及本衛軍丁不啻萬人又有宋海道召募之水師又有浙江新到黃總兵黃都司水陸二師此兩軍合之又不啻萬人將士既多總帥尤要今必請於朝廷擇取威望素著才德兼優者一人開督府於江上使得以便宜行事則上保京畿下蔽吳越策應淮揚乃守東南之第一著也 一請設鎭將以備戰守有一督府必設

數總鎮參遊聽其節制鎮江形勢自西馬頭起直至高資炭渚龍潭等處上接秦淮自東馬頭起直至圌山大港孟河陽舍等處下控淞海此處宜設兩總兵各統銳兵數千副將數員分哨其地無事則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合擊　一請募義勇以報大讐聖祖神宗三百年來培植而先帝十七載憂勤海內無不愛戴今忽遭此毒慘凡有人心無不痛憤而東南尤為豪傑之藪鎮江更為東南之雄昔孫策以曲阿千人起兵遂吞江左劉裕以京口數人舉事直斬桓元蓋其山川壯偉之氣原

有在也宜選一義烈表著之士素為東南所服者專主召募義勇尅日渡江討賊則大義所激俠夫雲集此乃鼓動人心之大機蓋人雖不孝當父母初受害之時未有不痛憤者稍久則漸衰矣時哉時哉最不可失　一請官團練以獎實效近日團練鄉勇之法各坊各村雖有行之者然不過僱倩百人搪塞官府全無實用若有果能糾率鄰里訓誨子弟器械堅利武藝精強隊伍整齊者此人即是將材可保障一方宜因其多寡即與以欽依武職大約能率四五百人者即授以千總可將千

人者即授以遊備使之腰金盞黃出入閭里則眾心益奮其有紳衿為眾所服者能糾合義勇保護鄉里亦與優敘獎拔則文武無不効力一有警急四面合殲　一請安插流亡以弭寇亂愚民畏死棄土挈家而奔及至異邦飢寒困苦無復生理則以必死之心為莫禦之盜是寇日生而不已也近日江北逃難之民攜妻子而南渡者每日不止千數欲拒之江外誰非我國家之赤子若縱其流離又何以為生宜於四郊立一安插之所籍其壯丁以為兵彼既無復生理自當樂於從戎且得微

餉以贍妻子即土著之兵勝於召外兵也　一請招還移徙以定人心江南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聞震鄰之變無不紛紛逃匿或入山阿而致山賊或入水窟而招水寇究竟遠死而城郭為空致朝廷有失守之地方使官長無同扞之百姓誰為禍首實始紳衿民望一奔瓦解莫救宜特請明旨急發明示凡官民人等有搬移家眷已出城者許三五日內一一領還如更有延抗隱匿及入而復出者即時梟示籍其家貲以供軍需其有紳豪不服者即飛疏參處置以重辟則人心堅固乃可言

守　一請置重兵於瓜洲以扼江口瓜洲諸閘爲北來舟師入口之路若使敵藏舟閘內而啟閘偷渡則一時最不易防宜設重兵立柵壘分據閘上則敵不得偷渡且敵果臨江則我兵必宜渡江迎敵宜卽瓜洲仿孫權濡須塢之制使敵騎不得壁我於江岸而我進退皆可無虞　一請增土城於西北以固江防鎭城自北固山起以至銀山一帶外濱大江中貫運河大小兩閘其間居民不下數萬家貲財不下數百萬宜因山險塹之爲城山缺處則因江堤增築之西屬之銀山昭關其有港

有河處則立水門水柵而所立帥府乃居其中氣勢聯絡形勝百倍且使城西數萬家得安堵自守則財賦益饒　一請急補地方缺官以專責成署印如郵權官如刼地方無主何以責成今宜察東南州縣凡缺正印官者卽宜選才敏廉明之士補之使之星夜赴任撫綏地方乃不致紛紛生變　一請嚴禁官吏貪取以甦民力毆民爲盜實始貪官先帝懲貪極嚴而貪益肆者以撫按不能爲之實覈也故時荒宜積穀則每狀罰穀千百担時亂要硝黄則每狀罰硝黄千百觔積貨如山歸囊

如壑又有佐貳吏役蠶食千端抽豐請託狼吞百狀民國兩困流寇交訌今請嚴條律地方官吏有貪詐民財者許受害之人據實告發豪官遊客聽地方受害者共執報上司聽撫按官拿問參處則民生得甦而國本始固

上祁安撫條議

一募土著以代客兵客兵爲地方之害從古已然然近日鎭江惟鄭總鎭之兵紀律嚴明此外鮮矣蓋以客兵原無父母室家之繫其情易潰其害尤甚若土著之兵誰無父母誰無室家出死力以保疆圉固是必然之理其兵俱係地方親識自無擾害之禍　一練鄉勇以助防守周制六鄉爲兵寓兵於農兵民原未嘗分近日民出餉以養兵餉愈告匱而兵愈告乏之兵之不足恃也明矣從來分據險要堅守固城未有不用民之力者卽如

前日國變之時麟與同志者鼓勵地方丹徒丹陽金壇城內持兵者幾滿萬人至於沿江一帶大村大鎭分立隊伍約有數萬若有一人統率而號令之敵人敢正視江南乎況江中洲渚之沙船太湖沿海之漁船出沒風濤最爲可用若陸地用保甲之法練鄉兵卽於水上之沙船漁船編連字號亦以保甲之法行之各守地方各保身家永不調用是水陸皆可添十餘萬之雄師而不費朝廷一粒之餉也　一沿江堤蓋營房始可以言守江上江一路防守不知其何如卽如鎭江界內從高資鎭起聚兵於鎭上之民房擾害不可勝言此鎭離江岸約有二里假如敵兵暗渡彼臥民房豈知之乎昔人有云北兵若得登岸南兵卽不能當故江岸設兵原欲遏之使不得登岸今北固之兵守甘露寺銀山之兵守銀山庵圌山之兵又將守老虎洞沿江之堤既無營壘又無柵壘平時聚兵一處又無分地臨敵安能列江而守也且兵既據山自固何能沿江截殺敵既得渡岸之平處無不可登野之曠處無不可趨以攻城決不仰攻山寺也明矣宜倣古人列障之法沿江堤上凡可登岸之

處蓋立營房將署造砲臺煙墩大約十里一營或置兵五百或置兵一千無事則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奮擊旣因堤以爲城卽因江以爲池不致擾害民房聚兵一處守一而漏百此卽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而簡捷行之者上下江皆可用也　一嚴會哨分汛地始可以言截江長江雖云浩渺然其中常有沙洲之隔卽如鎭江界內江面不過二百餘里然其間如大沙小沙順江永生𨗳網等洲皆延袤數里橫亘江中敵人雖有輕舸不能越洲而渡也又入江暗渡之處要必江北有港然後

可以放舟入江如原無港口不能陸地行舟也竊怪今口之水兵每不守無沙洲之處而守有沙洲之處殆謂沙洲可以避寇乎不巡江北之港口而守江南之港口豈待敵入江南渡而始擊乎今宜命各水將皆於江北有港與江中無沙洲障隔之處各分汛地扎立水營晝夜會哨一處有警則聽大將之令合兵奮擊水兵如此始有截江之用矣　一沿江樹木不可縱軍兵斫伐所以防敵騎古人邊牆所以列植榆柳爲遏敵騎之馳突兵法云騎兵利於平原步兵利於深林謂我可隱以制

敵也近日客兵假立木柵之名沿江樹木砍伐如洗燒之不盡鬻之於市是敵未來而先爲伐木開道耳宜嚴著爲令沿江扎營堤上列植榆柳地方樹木不許兵丁斫伐各分汛地取其蘆荻供炊有餘矣　一各處將領宜汰冗雜以一兵權近日用兵一途添設之員既廣有一處而數總兵者有一處而數監軍監紀者古人云十牛九牧今且九羊十牧矣號令既多無所適從將領不專亦無所畏忌宜於沿江地方清覈一遍其要害之宜增兵增將者特請增之其兵少將多無所關繫者宜奏

請裁革雖奉欽命不得在地方勞擾至於雜出之弁原無職守或在地方脧金盜黃封船募兵淩虐小民卽聽地方官執送軍前正法則軍令始肅軍政始一矣　一雜項差徭宜盡行裁革以救民生朝廷財賦出於東南半壁今則爲國命所倚矣祇此一塊土民貧賦重可不思救乎國初一切雜項差徭如藥材顏料馬價弓箭胖衣諸解頭及櫃頭諸役大爲民害者嘉靖間海忠介公撫吳時一切編入正項吏收官解民困始甦後不能遵又編爲虎頭鼠尾冊田多者當大差如櫃頭之類田稍

多者當小差如顏料馬價之類然限定十年一點週而復始至田之少或二三百畝者則十年中亦不點近日奸胥作弊放富差貧有數十畝田而點一差者又不依排次任意飛點有一年而數差者中人之產一差卽破賣兒鬻女困斃道途近日神京咫尺何必勞民乞將雜項不急之差徭盡行裁革所徵銀兩吏收官解其必不可已者十年輪點役富放貧永爲定制其有奸胥飛點嚴爲禁絕如有私派入橐者立致重辟則民生稍安堵矣至於錢糧之赤歷由單宜多印數千預先頒散限定

成數務求簡明則民知所從矣　一兌糧軍役宜嚴禁需索以甦民困昔日兌糧由鎮江至北京殆三千里今由鎮江至南京二百餘里水路不及前日十分之一倘可倣前人之惡例乎乞嚴爲示諭正米耗米之外其有加索升合需索分文者軍官綑打旗甲梟示管糧官役通同作弊不行申詳者一體拿問治罪則江南嗷嗷之疲民始有生意矣　一嚴禁差快高船連騎以嚼鄉民吳中風俗虎役橫行每府縣差人快手向吏書謀一牌票費銀數兩或下旁縣或下鄉村陸路則一正一副極

少兩騎加以跟役需索動數十金草料腳價亦費錢數千水路則𦬊駕浪船慘同刦掠有雞豕牛羊米布之類滿載而歸者宜嚴著爲令陸則步行水則搭船祇許一人執票其有騎有船許卽執送府縣重處府縣縱者參處拿問至若吳中宦僕亦有此風犯者重懲一二自當變易　一嚴禁佐貳不許擅受民詞擅送監獄以詐小民今日仕途穢雜惟府縣守令爲正途之官或顧名節不盡忍心害理以受天譴至於一切佐貳昧卻良心那顧天理或受奸民一詞本官書役無不詐索往往有破人之產而狠貪尙未厭者故諺云寧任告上臺一狀不受衙官一稟其害如此乞定爲令凡佐貳官有擅受民詞擅送監獄者許被害人執其差票赴告上臺首領官亦當坐以約束不嚴之罪

上祁安撫條議

一練鄉兵在於守令六鄉爲兵古法也五家爲保卽五人爲伍之義軍制本自天成從來招募之兵多係無籍之徒無事則糜廩餉而無實用有事則魚潰鳥散而爲民害近日潤城兵變而新營千兵皆匿不出無一人乘城者可鑒也且招致之卒大縣不過數千小縣不過數百而欲抗數萬之敵此必不能且近日未遇敵之處其禍往往有二一曰亂兵之害四出焚掠淫人殺人所禍之處必生荊棘二曰亂民之害乘機造訛聚衆倡亂魁

黨相糾漸成大寇此二害大江南北已時時受之不可謂非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也今欲弭此二害而又廣致不食餉之兵堅設不潰亂之卒則莫若練鄉兵而鄉兵之所以不敢練者則惟恐國家之調用宜先出示諭以國家調取征勦自有官兵爾民未食糧餉決不調用但爾等各有身家各宜保護幷齊心團練決不能無害於是挨門編次除老弱廢疾盡編入什伍而爲兵大約十人爲一甲百人爲一社每社卽立教師一名以爲之長如本社無教師總於別處延請大約滿至三百五百卽令彼社本人推立社長一員大約用勇略出人忠信堪倚者官給劄付鄉中有違令者卽聽彼懲之每鄉之衆分爲三等上者給人中者自給下者仰給於人耕耨貿易之暇不時演習武藝切不可用三丁抽一之說練之數月則每縣可得精兵數萬每府可得精兵數十萬而又不費朝廷一粒之餉其互相守護互相救援皆係親戚宗族鄰里之誼決不至一時奔散如烏合之官兵不必號令而心力無不齊此保地方弭寇亂之第一著也麟見天下之亂曾刻有練鄉兵一書遍散四方

池州行之則左營之叛兵不振徽郡行之則馬營之亂兵立勦山東河南固守之衆皆係地方之義勇近日東村行之叛兵殄滅無餘鎭江城西之變登城守禦乘機放砲縱弩殺死亂兵者皆係忠孝社中之義勇大港埤城馬橋諸村行之北船無一人敢偷渡者今朝議紛紛守江隘靖江不如此爲切要每村落各相形勢高處則築土牆低處則開溝塹林木密處則設伏村阜高處則立壘敵卽欲渡何處下手馬兵欲來何處馳騁亂兵欲起何處劫掠亂民欲叛何人順從而廣之天下同風卽

成恢復萬世太平之大計卽在於此但此事須得賢守令爲之親悉民隱躬行閱練屛去騶從延見父老不煩擾民而又不姑息民乃可以行然又必得撫按專以此事責成守令考課獎薦卽以此爲第一務則守令始踴躍從事近日鎭江練鄉兵亦稍有成緖地方奸宄忽造訛言謂明公禁止團練鄉兵此備一弛再不可救宜急大張曉諭速行團練可以旦夕告成救時之急無踰於此然此事與諸武將商之則不以爲然蓋盡人皆兵則彼兵無以自異何得自恣又與諸鄉紳商之不得蓋盡人爲兵則鄉紳之子弟家丁亦必列於行伍與青衿商之不得耆生厭鬪戎事惟務偷安豈知國家地方之大計又與樂有事者商之不得樂有事者欲乘地方之亂以爲功地方各相保護彼何所見長惟在明公獨斷獨行先出示諭民次立期嚴督府縣練成之日親自隨地驗視隨點一人或掣一隊果武藝精熟縣官社長皆不次薦賞則數月之內江南精兵數百萬矣凡有身家皆有武備必無一人敢稱亂者所刻成書幷附上覽

一選將佐在於厚餉兵法曰將在謀而不在勇此其說

甚誤人也蓋所謂謀者不過大將一人耳其間衝鋒破敵褊裨之材全在乎勇而勇不精於技則勇無所施故今日選將材惟以勇技爲第一事策論一途竟自可省至於選兵則又必取其悍捷者或習鎗棒或習刀斧或習騎射長短相參不必拘定一器果能跳躍如飛出沒神變驅風掣電破敵摧堅卽舉用之亦不必拘定一事蓋從來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然有精練之將始有精練之兵將思自衞則必勤於練兵兵自殺敵則必篤於從將然欲將卒相管非厚其廩餉不可蓋勇悍之士必健於飲食如驥馬之食芻糗什倍於駑駘也故欲得一以當十之兵先給一以當三之餉且使彼可以養家則無內顧之憂得以專於訓練而爲將者食祿旣豐自不剝下以自贍乃可責下以從命但承平日久若督撫標軍或各營領皆必以賄賂得之勇悍豪俠之夫每每不屑近日須大變前日所爲無論新舊將官各要技勇出衆否則黜退然後舉兵之老弱者俾其將盡削去之則將皆勇而兵皆精乃可以議戰守

一擧幕府必選賢能有督撫必有幕僚得其人則帳裏蓮花不得其人

則屋中判棘葢幕紀乃三軍之耳目贊書爲主帥之腹心出則撫馭將領鼓激衆志入則謀議帷幄豫定勝籌此人一壞主將與三軍之性命皆隨之不可不慎也近日有司之已壞者專營此一途以爲進身之路否則奔競鑽刺善走宦門之流不知彼既以貪酷虐民者豈不以貪酷虐軍既於官守被黜豈能於軍職造福況豪傑之士決不肯僕僕宦途忠烈之夫自不屑進身賄賂是貪餌之魚不能絕溪而處已破之甑必非鼎鉉之材惟於平時素負忠義之望者聽其言而可見諸行事察其

衷而可託以肺腑始可以同舟共濟不畏風波不然或得於當路之薦剡或出於故舊之情面以國家之大事生靈之性命自己之身家出以狥人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明公神明淵湛必不至此轔亦泛論其理耳　一招水師必重土著近日議招水師必曰海上豈不謂海上之民出沒風濤悍桀異常哉不知販鹽出洋之徒行不軌獲重利衣食豐美出沒自由譬如大鳌之魚決不安於溪澗所以近日海上之師每不樂江中安插乘風颶去既不可追乘機叛亂又不可制此未受海師之利而

必先受海師之害也不知海人善海江人善江湖人善湖所居之處即其窟穴近江一帶如鎮江一府四沙六鎮沿江村落之民出沒江波使船如馬爭洲打仗殺人如草獨不可招而用之乎因其土豪以爲將領因其散戶以爲士卒彼以守江者兼守其身家當兵者不失其漁利一舉兩得無不樂趨數月之內可得精練水師數萬勝於海師遠矣　一造戰艦必兼大小戰士既係沙民戰船亦可用沙船葢戰船不必太大必須小大相參是以韓世忠之海舟戰於金山而敗陳友諒之巨艦戰

於鄱湖而悉焚募兵既不必海上造船亦不必溫臺矣然水陸一理風濤之衆尚須土著步騎之士何必遠徵募地方之才勇以供地方之戰守奚不足哉　一建營房必擇要害兵民相雜必不相安戰有壁壘居有營房自然之理也然下營之法即布陣之法必使疏密得宜險隘得勢乃可以進戰退守宜於銀山灣七里港沿江一帶地方要害處各立營房將閘濟水師之不虞以防暗渡之不測葢前臨大江後倚崇岡此眞兵法之所謂得地利者既使兵不擾民且使兵各有汛地各有安居

則守備益固至於木瓦磚石之費衆議咸謂宜取之各官之祠堂書院不足則益以淫祠又不足則益以地方間架門租之利此亦極有理之言也蓋德政可傳去思墮淚一片石足矣何必連雲之巨廈哉淫祠之建蠱惑愚民甚爲無益毁之則宇宙爲之一新有關聖治不淺如此者未嘗廢民間分毫之費卽有不給則民屋各出少許亦所甘心也此六事者皆今時之急務惟明公採而行之

上樞臺書

近日敵兵交逼上流北岸俱處不測之禍宜切未然之防朝廷根本實賴東南半壁而兵寡備疏處處可虞卽今鞏固疆圉之計必用宋臣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則非七十萬人不可而盡司農之餉尙不能供五鎭之兵何能及此乎計惟有立保甲練鄉兵俾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則不費朝廷一粒之餉而可得土著百萬之衆旣無客兵剽掠之擾實六鄉爲兵之制此在沿江諸郡尤宜急爲整飭者也職本府鎭江爲吳越之屛藩作神京之協輔近日沿江列營客兵不過五千星散江干原無固志一聞訛變各奔故土加以旱荒異常地方盜賊蜂起此鄉兵之練尤不容緩者撫按連章薦職請加兵部職銜訓練鄉勇部覆奉旨特授試中書舍人此職已受有訓練之責鎭江一府城守之任有不敢委焉者也職思中書非練兵之官鄉井非行法之地若無敕書關防及貴部職銜併將領劄付何以約束衆心鼓勵同里此在大樞臺諳悉兵機洞達戎務不俟贅言而可決也伏乞大樞臺切陰雨之深謀立桑梓之大計特爲具題請

賜敕書以見朝廷之重其事給關防以杜奸宄之行其私或加之卽戎一銜可以調馭官兵使與民兵輯睦互相救援更量給劄付若干凡可以拔舉將才獎勸義勇則職可以展布四體不致負聖明委任之至意而稍助樞衡決勝之籌矣

寄李司李書

近日百姓洶洶旣宜防外患又宜防內變麟戴星囘里者以敝縣無賴之徒實繁近日皆數百結黨恐一旦變起不測故歸而破散之今雖稍解然不無觀望也欲彌此難惟練鄉勇擇義烈素著者爲之主而有身家者皆有武備則自然懾服乃防內患之急著而老祖臺宜懇於撫道速速行之者也昨聞郡中有譁已賴祖臺安靜以置之然倡首者察出亦宜稍示懲耳祖臺拮据江上自無半晷之暇然敝邑久已無主必借重隆望以遙制之若添一不肖署印則遠民爲變也時事至此麟與諸同盟已決一死以報國檄文十紙特託吳生呈上幷祈老祖臺轉達院道麟數日內當往金陵不久復來郡中候教臨楮悲憤不盡願言

寄邑侯書

治弟曩闔門骨月俱依仗老父臺以爲命尊諭城守之大計事事俱從地方百姓深慮遠識治弟豈敢稍有異同但以老父臺虛心下詢出於至誠治弟所以不敢唯諾務求實效今鄉紳援兵捐助二事得賀中老爲倡首諸舍親無不踴躍業已各備健丁顆候臺閱至於步伐擊刺之事治弟業已延請教師即日訓練承老父臺所見委者原不敢退避也至於二十鋪之民兵亦皆深感老父臺之德意願聽閱練但其間有全無藉賴之下戶

如賣腐菜口食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此輩不獨不能持戈并令之枵腹以守禦亦不能也至於貧民箭簾一事賃房者宜責之房主亦祈明示其責始有所歸大抵城守之大計莫大於除奸宄安愚民彼擁厚貲而不吐挈妻子而先遁者此輩皆寇之前驅即奸宄也此輩亦望密諭數人以懲治之則小民始有死守之志此治弟區區之意無非爲賢父母保障地方德澤深厚所以有懷必吐有見必陳不敢一毫隱匿至於平生之孤介通國所知家無半畝之田敝廬亦復借住國步多艱是以破產不爲家耳顧睠戀茲土而不忍去實深服老父臺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之大節且以各上臺國士之知爲不可忘也臨楮切切統宥鑒照

寄同邑湯中丞書

麟義聲所激烈侶雲臻而家同劉毅恆苦不給今東南旦暮有岌岌之勢非復可慮爲招搖矣先生夙任天下深蒙君父厚恩兼爲麟之知已其能多方以應之乎事之有濟者皆鴻施所致也刻下卽往潤城謹此代面不悉

寄同盟某書

拜別芝顏忽逾數載每聞流氛已犯湖南知盟翁與印公祖必能爲維持桑梓計也前歲承頒金箑瑤章捧誦之餘不勝感愧去春大變有心者罔不痛憤老盟翁合三楚之精華聚八江之雄勝何難挽洞庭之波而洗乾坤之穢乎新主龍飛豐鎬將建中興之大業常鎭道爲東南首憲特簡印公祖以爲保邦固圉之圖率先推轂實敝邑張太宰也舉朝胥紱無不傾服闔郡士民之望如旱之望雨病子之望慈父而江路艱阻去冬之接者

皆望九江而返士民惶惶復促敝縣義民錢大望匍匐三千里以必達爲期恐印公祖知世難未夷有高臥東山之志煩老盟翁同朱德老諸令親力言勸駕翻然東下老盟翁亦不妨攜劍同遊共觀新朝之勝教弟輩以匡時之偉略豈非壯遊哉倘錢舍親至貴郡時印公祖已榮發萬祈鼎誼照復毋致流離可也臨楮神越

寄鎭江司李李白池書

遠客諄諄欲見老祖臺一面但不逢時奈何奈何有詩云陰雲濃抹繞山城厭問斯時功與名喜有嬌鸎辭俗客且將芳柳媚幽人另日晤面盡在詩意中自悟之可也

寄老村渙如書

弟家之譜惟起於興二公者爲確公諱朝榮生一子行榮八葬石羊村以前之譜則剝落增添不可以爲信史矣此不敢欺吾兄者也蓋興二公生於宋理宗寶祐末年沒於元成宗大德末年因見宋運將頹遂敎子孫以不仕自此而爲貴千壽千公自此而爲昇一全一諸公自此而爲岩一諸公其中有分析八册分析九册者有八贅延陵及嘉山者今皆不可考矣計興二公距弟等爲十二世也不知尊分之譜系可有此否吾兄卽行幸

語之尊分諸公也硃卷苦印無多而索者衆今併小刻先奉六册餘三册奉令弟虬祈檢入

寄友人書

吾輩今日宜思做秀才處館時咿唔一年得二三十金猶云美館今受朝廷恩給銀若干幾倍於向時一年之館穀於此謹身節用疏糲自甘便可閉戶讀書隱身學道此吾人至樂事也若能於淡泊凝靜中窺出一點消息不獨終身受用不盡便可亘古亘今磨滅不得彼一時之受用何足道哉況此時要求快意滿志又決不可得多求足以喪品多言足以喪氣使旁人窺破一錢不值則名實兩喪矣吾輩燈窗辛苦多少年得一賢書豈能供小人之用乎

葛中翰遺文集卷之五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鎮洋聞福圻孫容編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後學　孫　銘子箴　叅校
冷兆甲靭升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序文

清海王侍御老師五十壽序

今天下之人情何異也於天下國家之事則聽之於命任其日隳而莫之救是有可爲者而不爲其於一已功名富貴之事則決不聽之命於是極其規避營求有不可爲者而必欲爲若是者爍其精神以攖性理之正吾未知於仁壽之理何如也惟吾師清海王公則大異乎世俗之爲矣公賦性惇厚孝友嫺恤世其家學而淵湛於性命時西江之文藝爲當時所宗公振脫風習不求同於名流而名流無不推服既得甲科不能求善地筮仕於鳳陽之蒙城蒙故當寇衝有兵禍公撫綏得宜外

禦强賊而內戢大帥其在圍城之中與一官相終始八
咸爲公危而公卒貽蒙城以安也既讀禮廬於萬山中
復不能覓善地起而爲池之青陽令邑故僻瘠公日對
九華五溪之勝彈琴而哦之既而叛寇突至復如蒙城
時公在圍城兩閱月又卒貽青城以安也使公當此二
邑不奮其强力與天爭萬姓之命又豈有孑遺乎公以
積勩故典試南闈時權勢與黄白相焜燿過於日五色
公暗中苦索皆名儁而赤貧者以麟之蹇落亦獲遇焉
今歲新天子紹統南畿公以考最來白下時候考者皆

栖於金廬之左右公寓去臺省三十里而遥濵於大江
日觀風檣雲艘之往來泊如也公之績當得垣乃得臺
公無喜愠謂今日當行寬大之政以用賢矜恤爲第一
速章言之不遑博風霜譽也公當獲選闔得廣南之直
指議者謂此行甚善公曰吾平生處膏不潤久矣天之
南天之北吾何擇焉顧神州陸沈何心持繡斧於桂海
也公得差之日卽初度之辰長君自金谿來爲公壽麟
亦得隨親故後公曰人之降誕與得官其理一耳皆無
所爲而爲也惟無所爲而爲故所當爲者無不爲 後闕

畦克齋六十壽序

古人之有號或著其地或著其意如程子曰伊川誌地
也朱子曰晦庵著意也吾陽克齋畦翁爲著地乎抑著
意耳夫何意克葢有二義焉易曰子克家詩曰克明克
類克之爲義也葢以言能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之爲義也又以言治也
今畦翁之爲號言能乎抑言治乎我聞翁嘗語於山野
之人曰予何能弼弼乎無知侗侗乎無才而已夫子教
顏淵氏曰克己復禮則亦克之義也予聞翁之言而攷

其行已易驕以謙克之已易奢以儉克之已易淫以貞
克之已易逸以勤克之已易悖以孝友克之已易乖離
以嫺睦克之已易殘忍以任恤克之然而克紹其先克
順其親克儀其家克友其弟克訓其子又克撫其鄉邦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德澤溢於里黨而行誼著於家國
則於能之義又未嘗不兼舉也夫浮僞之情既去其眞
乃見邪妄之私既閑其性乃貞未嘗治之奚以能之翁
固於克之義兼焉吾知翁之進德不可限矣翁今六袠
而視不蒙而聽不惑而行正直而言謇諤功積於中效

徵於外翁之壽豈有涯哉夫目不淫於視其明必遠耳不傾於聽其聽必聰身不逐於行其節必峻言不及於旣其內必端斯固吾儒克己復禮之實修非異流之所能[illegible]也其若以修煉爲養眞見明爲實境今之惑於是說者多矣翁其免乎予老友周仲醇曾爲作隱君傳表其潛德益因仲醇之傳而益信翁之德當先有得於克之義者仲醇聞是言其以爲然否耶

楊爾寍時文序

窮措大得列賢書此正讀書時也而往往貪逐榮利疏闊編簡迨一試南宮則手棘墨澀神氣沮索本業且然況出而圖天下事乎夫潛不能養見無所用自古然矣吾社中楊爾寍同其弟爾成冥搜靜證於山水之間者十餘年予贈詩野寺黃虀同兩宋風雨聯牀似二蘇蓋實錄也旣舉於巳卯從都門同人謂楊子慍楊子無慍也學患不能精業患不能成掃山中之敝廬啟案頭之舊卷或雲或月時而金島時而焦巖時而海上時而雲間人欲覓楊子談俗事則杳不可得期之講道論業則源源而來予是以知楊子之自蘊者高且遠也今讀其新藝神韻超逸絕盡煙火誠有候至而丹熟者其讀書學道之力深矣

東茹吉時文序

猶憶丙子歲茹吉招予讀書於焦島之海門庵攬擷江山吞吐日月予朝夕轟飲雄嘯弄丸拂劒而茹吉沈默靜坐披帷斯在人以予之迹甚相異而不知深相契也茹吉生負至性具至情友朋之誼與天親並篤少故厚於貲每年讀書講業延致豪俊推襟送抱破萬金之產而不恤其同盟而達者亦屢矣而茹吉淡然食貧安其恆素甘使天下人負我而我決不負天下人年來試益躓志益堅家益貧心益壯以其危苦艱深之氣行其纏

綿窅渺之情蟻穿九曲驥歷百盤窮幽極微罔所不至悽然可以致鬼神肅然可以召風雨如此而不售者無是理也是以情之所至起紉蘭之騷魂懽殘芰之怨魄天地間忠孝節義之事千糾萬結而不可解譬如精衛填海杜宇喚春歷數千百年如一日雖有彊陽沴陰妖邪亢厲之氣吾情之所至不使之融化不已卽今流氛殪穢熾然未已皆由天下罕情深之人也茹吉淡然冥營視若寂槁與予擁書於蒼崖之下石爐灰冷篝燈焰寒而茹吉愾然惻然有若豆爆而芽蘖者在宋儒言之則以爲天地之根而予直謂之情種而已情至柔而能剛至下而能高至幽而能明至緩而能速陰符握奇六韜三略諸書皆天下之情書也今世輕薄子如昌黎所云平居握手轉眼若不相識又下石焉者無論矣彼以情面二字相矜若語所云寍負君父不負私交者可以謂之情乎茹吉恂若孺子而勇於爲義吾知免矣

同友人祭殷雲翁文

嗚呼自翁即世再閱寒暑茲且扶翁而安厝之矣一時黨鄰戚屬咸以三多頌五福中翁悉備之可偷遙黃壚矣獨予兩人閒而愴然覺疇昔彈過之淚復涔涔焉予兩人俱出世誼更託姻婭憶翁之初逝也悲翁念翁實甚然悲也猶有時輟念也尚有時忘何也翁柩在堂儼爾風流未散情凝惝恍政如翁一枕黑甜夢將忽寤偶爲他適還望迴旋也翁今空矣從此允爲長別矣則悲翁念翁者當無踰予兩人而予兩人之悲翁念翁者又無踰此番此際神傷心擣奈之何哉雖然吹萬芸芸各返其根人生諸緣皆假惟此寒山數株松北邙一片石墮地以來留爲眞實受用則安膚招既滅之鴻弔不歸之鶴惻惻悽悽對翁作塵土夢乎翁行矣薤露三闋清酒一觴聊當祖道之陳靈其尚饗

丁抱中先生傳

先生少孤性至孝以父母既沒遂不事章句慨然有求道之志於是泛閩粵歷齊魯出沒蛟宮登覽日觀以求當世之有道者而講求之既而歸閉戶靜思復遍閱二氏之書而歸之於六經以爲誠意正心之學即修心鍊性明心見性之本旨也二氏眞而專故竊儒者之緒餘而大行於世吾儒或不能如二氏之眞而專故雖排詆二氏而終不能勝之然而欲爲闢異端之說在乎自正而已此即孟夫子反經之說而先生特昌明之也時東林之學盛行每以姚江爲異先生獨不然其說故雖出入高顧二公之門互相師友考訂同異東林諸公亦大服之然先生終不欲傍人門戶歸臥蓬室不蔽風雨簞瓢屢空怡然自得也族中有數千金之產無後先生宜承之終不就軒冕者過訪之多不相見著書詩賦十餘卷藏之同人未行於世予少時負氣頗豪縱每與先生坐談則沖然若忘也先生無子享年六十有四自知死期正襟危坐奄然而逝予所深知者遂記之

明葛中翰遺集卷之六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鎮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後學 郭 瀎小溪
[illegible]石蘇
孫 銘子箴
冷兆甲韌升 參校
徐元焘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策

君道

帝王之道莫過於至誠而至誠之道莫過於守一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舜又致惕於人心道心之危微而辨之以精守之以一以終體夫允執其中之旨蓋允執固誠也中卽誠之所謂一也是以洪水滔天而不爲懼苗民逆命而不爲動惟以允執之心從事於知人安民之理使四岳九官十二牧各得其任而亮天工以熙庶績故終致夫時雍風動之盛此堯舜之道所以爲帝王萬世之極也我皇上御極十五年以來兢兢業業殫精爲治以求造夫唐虞之盛其於皋陶之謨所謂允迪厥德及愼修思永者亦庶幾盡之矣而死寇訌於內大敵訌於外旱荒疫癘彌年並起豈其德之有未至而誠之有未盡乎蓋承國朝數百年文恬武嬉之後而又適値夫陽九百六之秋故天生聖人以一人之精神鼓作四海之偷惰其含丹抱赤之士感時思奮者固亦不少而沈暗錮溺之習輾轉相蒙者亦不能一旦而遽革是以流氛之播毒未始不可以合力而殲也而力終不能合外敵之陸梁未始不可以扼要而制也而要終不能扼至於民已窮矣勦餉練餉之不能不加財已殫矣漕法鹽

法之莫不就壞當事者値此未免有戟手之憂而我皇上宵旰焦勞亦時屢多難之慮而不知無容慮也大盜之初起也恐其飈發電掣如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則未易當耳今死賊肆毒已久順逆之勢甚明寇且飽而老矣特養寇者既懷觀望進退之心而剝民者又有驅之爲賊之勢是以賊可破而不破也今外敵擾邊已久亦有威竭力殫之勢特國家任事之臣半搖於書生之筆舌而疆場死綏之士半挫於督撫之貪庸故敵可破而不破也惟我皇上値此不以爲天運之未悔禍諸臣之

未革心而獨以爲予一人精誠之未至朝乾夕惕去危存微敬守其精一執中之忱以廣求夫撫辰凝績之士則三德六德九德翕受敷施而知人之事盡矣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之政惇庸章用而安民之事盡矣夫然後誕敷文德至誠感神可以舞干羽而格有苗作簫韶而來麟鳳又何必五變而刑名九變而賞罰舍帝王要道而採諸子之秕論哉

科目

科目可以得天下之士乎使科目不可以得天下之士則數百年以來內撫庶民外捍敵國豈皆借才於異代耶科目果可以得天下之士乎科目果可以得天下之士則今日者朝野有三空四盡之憂內外有鴟張陸梁之寇聖天子懸爵立賞破格而求異材而終無一人奏安攘之績者豈天下之無其人耶抑有之而未能用耶夫禽獸之類亦有奇尤草木之彙亦有翹秀豈以天下之大庶民之眾而無一豪傑之士足以經濟天下者哉

然取之之途不可不一不一則有以開僥倖之門用之之途不可不寬不寬則無以庸瑰奇之士今使彰彰然號於人曰孰能富孰能強而其人亦悻悻然應之曰我能是我兼能是非小人則狂人矣夫所謂足國裕民者非能使天雨粟而無米炊也生財於天有定數取財於民有定制彼謂不加賦而用饒者此桑宏羊欺漢武之說也若是則明經學古之士淹貫而講之亦宜久矣但能實心爲國而上不盜君之帑下不剝民之膏則足國裕民之要術得也所謂奇謀異勇者非能藏於九天而

發乎九地也善謀者圖於未形善勇者勝於未陣彼任誦自喜扛鼎稱雄者偏裨之材也若是則文武兼資之士與夫韜鈴進身之流揣摩而簡練之亦已久矣公爾忘私謀無不深國爾忘身勇無不沈則奇謀異勇之要術得也今國家以文武二科取士而所求者又有足國裕民奇謀異勇之二科則平日所求於文武之士者果何爲耶故爲國之道不在乎取才之多其途而在乎用材之得其實岳武穆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此今日富强之急著也然而剛介者必寡合猛烈者必不羈

是在聖天子之培而植之而賢宰相之保護而用之也是以擇武臣之術莫先於擇文臣而擇文臣之術莫先於擇文士我朝科目所得者優討之臣不有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其人乎勘亂之臣不有于謙王守仁其人乎顧其人敦隆行誼淵湛經術者何如而今之天下不可謂無其人也若夫高皇帝崛起淮甸一時握手躡足無非將相偉異之姿文皇帝奮跡燕京若姚廣孝朱能張玉輩又皆神明應運之士其一時雲龍風虎之氣象有非承平之世所能侔者而推心置腹任用勿疑寸長必收小瑕必棄文臣必尊學行淵凝之士武臣必取智勇沈毅之才此又萬世之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也

守令

守令者所以爲國家愛養斯民也爲國家愛養斯民則當愷以强敎之悌以悅安之如古之所謂召父杜母者其人焉而磔鼠乳虎之徒不足論也夫桐鄉之愛篤於孫子建武之擧首勸循良一時致治幾有三代之休何取强武爲哉雖然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是爲政者當以寬猛得中爲貴也古有任劇郡治悍民則威克厥愛撫瘠土綏貧民則愛克厥威者斯庶幾得之乎然而爲士者伏處蓬蓽孰不軫念時艱

迨一行作吏昏神簿書未免動心錢穀貪之不遂濟之以酷酷之不堪濟之以奸豈其本心之盡喪而所學之盡忘哉執事乃謂其獨無性情此性情二字眞探盡此輩之根源者也夫對父母而有婉愉之色接兄弟而有和翕之風則可以敦淑下民宏廣至德今世之不講於孝弟也久矣父子相軋手足相殘縉紳之家往往然也收族而盡惇敘之情居鄉而隆賙急之誼則可以推恩邦國哀恤矜寡今世之不講於睦婣任卹之義也久矣擁厚貲而宗族爲溝中瘠者有之輿馬出入鄉里毋害之足矣此又近世士大夫之通弊也然則古之所謂六行者且不知爲何物而欲其居官愷悌以得乎性情之正安可望乎故居常無學道之資者決不可以奏鳴琴之績也平日無忠恕之懷者決不可以普得情之慈也古之良吏或勸逆子則使之觀其事母或勸兄弟之爭則爲之諭以至情感使之痛哭悔過終身爲孝弟之行豈非性情之感人者深哉抑愚生更有憂焉愛民者必不剝民不剝民則無以善事上官而得其意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惟聖天子諄諭大臣擧循良而久任之拔

廉吏而表異之則民之瘼庶有瘳矣

屯田

觀於詩之豳風書之無逸而知古之天子莫不知稼穡之艱難也仰而思高皇帝文皇帝鑾路所經咸命皇太子皇長孫入民間廬舍嘗其飲食之粗糲以周知農民之艱苦而知聖祖神宗之貽謀萬世者至無窮也迄今民康物阜幾三百年孰非重農貴穀之化有以致之哉我皇上軫念時艱留心民瘼耕籍祈穀之禮無不具舉其於念民依之意可謂至矣然而致治者既盡其文而又當盡其實既備其意而又當備其事則請以平時有

以裕粟之源防粟之耗而時屈又有以救粟之困出其一得而言之可乎高皇帝使民屯田謂民能開荒者即為世業永不起科無資者官給耕牛亦不責其償所以勸屯者至切也今日汶沂淮泗之間曠土千里滄瀛莫霸之境廢隴萬區獨不可募江南之民無田者屯而耕之乎南民之佃田也田主役之如奴而租之極重所以不忍棄之而必求之者為數口救死爾若使與之以百畝之田數間之草廬官復貸以牛種示以成畜之後不重斂無侵奪即襁負而至者比比矣又汰卒之不勝鬭者使之種沿邊之田又使兵民之有財力者能役百夫耕即授百夫長千夫耕即授千夫長萬夫耕即授萬夫長此固元時行之而稍效者也於是種鹽者復開中之法使不納粟於邊者不得給引則商人必盡田於塞下屯政修而鹽政亦可舉矣我乃開鼓鑄之令重五銖之式使鵞眼綖眼之質碎而不得用又較其銅價略與錢等即私鑄者無所利而我以易民之餘粟利民之用不數載而百萬之粟充於塞下矣所以裕粟之源也夫平日之所謂耗粟者遊民也冗官也廢卒也悉皆驅而使

之耕不耕者有罪而耕者大獲饒利決不坐食而耗粟矣此即所以防粟之耗也然而古之所謂沃野者五分之內水澤居其一山林居其一蔬果畜牧之地居其一我乃使盡開濬而封殖之與民同其佃漁樹畜之利則可以濟粟之不足且於平日倣古人常平倉朱子社倉之法斂民粟之餘者貯之歉而散之即凶年不苦飢矣此又所以救粟之困也若然則可以使天下無不耕之田無不耕之人而吾因以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團結保伍鳩合千百擇其壯者授以弓弩兵器農暇則教而

習之鑿其溝洫以爲之塹堅其垣栅以爲之壘均其聚落以爲之陣內以保其妻子外以護其長上誠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足以相識晝戰目相視足以相救者又何憂乎耗於兵耗於盜哉是在天子責之賢撫按而賢撫按責之賢守令而已

馬政

兵法曰走不逐飛步不逐騎兵之用馬也尙矣唐太宗以驍騰萬騎擒頡利於大漠而我高皇帝汎掃萬里文皇帝肅清漠北皆以鐵騎數萬橫行於龍沙虎磧之間馬固可以不畜乎然而古之畜馬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馬一匹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此周制以畜之民者卽以民爲兵而用之官未嘗擾而取之也而官之所需者則有校人圉人掌王馬

之政辨六馬之屬掌天子之十有二閑其所以備畜牧之法者至詳而月令亦有遊牝縶駒之政是以禁原蠶恐傷馬也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以蕃馬也吉事則毛馬而頒之軍事則物馬而頒之謂馬力之不可概用也蓋天子命官自爲畜牧則易至於蕃息而所需者不取於民則無擾民之害所以我高皇帝甚重馬事而六監二十四苑之制濱江南北悉有草場設太僕寺於滁州以總其事此卽周制之遺意也當是時威服四夷故可遣使賫財市夷馬使今日亦效而市之則必有以駑駘

寒責者矣此遡來馬市之弊可鑑也屬國歸心藩將皆有雄駟而戰獲之馬卽以賞之故皆可以馬爲幣若使今日爲之則不以大宛興兵卽有郭家獅子花之惜矣觀遡來借馬之弊可知也夫𧙓馬之累民民產破而馬不可用茶綃之易馬馬皆無用而茶綃終莫可償太僕按虛籍而數羸騎椿棚有實耗而無實益則馬之政豈終不可復而威武何以張乎夫漢之馬乏於高祖之始而息於孝武之中者非無故也高祖以馬上得天下百戰之餘瘡痍未復故牧馬亦不能蕃至於鑄莢錢馬匹

至四百金而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迨歷乎文景之富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又造苑馬以廣用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二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六萬匹其時家給人足阡陌之間列駟成羣庶民之家或畜馬千數至於五陵之豪三河之俠動以走馬擊劍爲事故漢武一有犂庭掃穴之志下令募戰士選材官而戰馬卽隨之以出此其所以成衛青霍去病之功也至若唐之牧盛於麟德以前衰於天寶以後者又非無故也唐之馬卽分畜於府兵兵之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又有膏腴之地以給芻秣卽牧馬而兵已富矣至若天子設官監牧則以所得於突厥赤岸者五千匹之殘騎而張萬歲畜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迨乎元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牧馬復盛雲錦萬隊寵倖無比至使鐵石宰相勉爲其嫁女之客及李林甫爲政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廢而牧馬亦廢又杜邊將入相之路專用胡人爲

帥而精銳聚於北邊戰馬皆爲此輩所攘遂致耗散此所以有祿山思明之亂也然則漢之馬大率蕃於民之富今能如漢之富民乎唐之馬大率蕃於兵之富今能如唐之富兵乎卽使民富矣兵富矣而吾責之種馬以給官則必窮蓋自畜自用則易爲孳而代官畜爲官用則多所累也莫若倣周禮自畜之制復高皇帝六監二十四苑之盛擇西北諸州如古之宜馬者廣其牧地設官監畜不以擾民庶幾可致秦非子汧渭之大蕃息而不蹈衰宋王安石保馬之法就瘠民而求壯馬民困而

馬亦安能生也雖然天子有道則房星明房星明則畜馬盛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邪斯馬斯臧則馬之盛衰又關君德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天下可以無心之治治乎不可也天下不可以無心之治治而聖人乃可以無心乎不可也然則聖人之心寅畏以存之和懌以養之窮理以明之遏欲以長之篤行以宏之淵思以精之聖人之治其心者如此其至也以爲人生而靜者天也感於欲而動者人也遠於人則近於天近於人則遠於天則吾之原與天同體者今且離判遼絕若萬物之不相屬呼吸不可以通氣志

不可以格意之所祈而天不降之意之所畏而天屢加之福澤無一有而災害乃百出天下於是幪幪然疑天之異於人也而不知實人之先異於天也聖人懼其然故以敬天之學爲治心之學而卽以治心之功爲合天之功此程子所云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誠格言也蓋天之爲體蒼蒼爾冥冥爾其爲心也不可見則於其始萬物終萬物者見之觀其生而爲春嘘嫗照育勾出萌達而知天心之仁也觀其長而爲夏發隱燭幽列英揚華而知天心之禮也觀其收而爲秋森氣洌形正性成德

而知天心之義也觀其藏而爲冬韜光沈聲澄精翕靈
而知天心之智也通其四運循環萬古不忒貞下起元
而知天心之信也夫天之心備乎五德者如此而聖人
之心有一德之未備焉不可以與之爲一矣抑天之心
備乎五德而施之不逆其節化之不循其故動之不失
其正使聖人之德不能時消而時息時盈而時虛不可
以與天爲一矣然而天之心未嘗自爲之也委其權於
五行之吏授其度於四時之官分其責於風雨雷露之
司寄其職於山川岳瀆之宰不自居其功故能成功不

自見其能故能成能使聖人備此五德而或恃其大有
爲之材乘其無不可爲之勢旁侵庶職而見其長牢籠
大僚而見其術不可以與天爲一矣天之運五德也不
見其朕也不留其迹也希希而微微無聲而無臭使聖
人者不能藏其神於沖漠之原運其化於於穆之表何
以與天合德深根寗極而立於獨乎不可以與之爲一
矣然則天之爲天也其不可以意識而摩擬也其不可
以精力而控持也而聖人之心可以與之合焉而不見
其分化焉而不見其畛溫然而爲春肅焉而爲秋入於

大明之上至彼至陰之原入於窅冥之門至彼至陽之
原吾不知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耶抑亦天之心與聖人
爲一耶何修而至此也曰此有由然也子能孝其父則
父子同心臣能忠其君則君臣同心聖人能敬其天則
天人同心朝乾而夕惕曰明而曰旦則可以出王遊衍
左右上帝所謂寅畏以存之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上
帝之德主於好生聖人之德雖不能有德而無威有生
而無殺然其愷悌惻隱之衷則一刻不可無也所謂和
懌以養之也三辰之光輔相爲明故能旁矚幽逖無微

不照聖人學於師保詢於芻蕘左圖而右書前巫而後
史故能明並日月而不遺微小所謂窮理以明之也淫
色亂目淫聲亂耳淫味爽口淫行汨身聖人制於未然
以拔其源絕其可欲以塞其流故淸明在躬靜徹天表
所謂遏欲以長之也上天之道主於自然法天之道事
在勉强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所謂篤行以宏之也達天
之道莫妙於思思寒而慄思燠而溫造化之氣皆可以
思致之湛乎不動以澄其心寂乎不眩以凝其精密之

微之天君處之所謂淵恩以精之也若是則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而天之心亦綢繆眷注而不忍去之欲暘而暘欲雨而雨民有德而五穀昌疾沴不作而無妖祥慶流於子孫祚永乎千禩其始則聖人之心與天爲一也其究則天之心與聖人爲一也與之以裁成之權聽之以輔相之略天有所過聖人節之天有所不足聖人益之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之謂也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天地所以能久者奚故乎以有元亨利貞爲之迭運而錯行也使爲天地者能慘而不能舒能通而不能塞卽天地亦立盡之道矣然而天地之久非有他道也天地根於誠誠者物之終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而復者誠之動而靜也復而通者誠之靜而動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天地之道卽至誠之道至誠之道卽無極而太極之道人能盡乎無極太極之道而有不與天地同久者乎吾嘗讀正蒙之書其

言天地也有清虛一大之說殊不如至誠與天地同久之論爲確而精也乃今之惑於二氏之說者其始亦希冀乎與天地同久之意矣而終不免於異學之歸爲吾儒之所不道而其術亦偏詖而失正其故何也爲道家之言者曰夫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能收視而返聽息思而無爲則神氣內凝而壽比天地殊不知有生必有死者人之恆理也而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者至誠之道也必若遺世獨立長坐久視而始爲與天地同久則龜鶴之長年可以盡稱至誠乎此爲惑於生而不

知死者也爲佛氏之說者曰人之生也骨肉爲地津血爲水動轉爲風暖氣爲火四者有時分散而吾性之圓明終古不滅人能空諸所有直見本性則天地有時敗壞而吾性不壞殊不知有物必有則者人之恆理也生而有以生死而有以死者至誠之道也必若破除一切歸於寂滅而性始不壞則人類不等於木石乎此爲惑於死而不知生者也然則三代以後二氏之學惑世而誣民而至誠之道自孔孟倡明以後濂洛關閩諸子相與表章而終不能大明於天下豈吾人之身眞同於雷

光石火之閃忽而終不可得夫至誠與天地同久之道乎中庸之言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言至誠德化之無窮也三代之久長也禹湯文武皆能朝乾夕惕守一無妄以盡乎至誠之道故禹以克勤克儉湯以不邇不殖文以亦臨亦保武以不泄不忘歷世數百年以啟祚無疆使無桀紂幽厲之子孫戕滅喪之雖至今存可也惟其以極邪極僞之道得罪於祖宗而遂爲天地之所不祐而終不可謂至誠之德有時而盡此至誠之德與天地同久

者也巢燧以前所爲道者冥冥爾伏羲立一畫而生八卦一畫者誠之體也八卦者誠之用也自此而神農之穀以誠生赤鞭擊而草木發也自此而黃帝之兵以誠殺大霧滅而蚩尤戮也堯執其中以傳之舜舜以傳之禹稷契皋陶禹稷契皋陶傳之成湯伊尹傅說成湯伊尹傅說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子思曾子子思傳之孟軻軻之死雖曰不得其傳焉然自漢以後猶知表章六經屛黜百氏則至誠流派之所行也漢唐宋之君非實心愛民不可以爲君漢唐

宋之臣非實心爲國不可以爲臣漢唐宋之士非實心爲學不可以爲士其間賢主良弼豪傑獨立之士接踵繼起雖其間有純駁之不同要皆至誠之精所分稟而成者也淩夷既久而周程張邵考亭諸君子出而主敬存誠以直接夫孟氏之傳而至今不墮此至誠之道與天地同久者也至若忠臣孝子毅夫烈婦一念之激發於至誠遂能殺身成仁守死善道而其英靈之炳耀風氣之奮揚皆能震動萬古廟食不絕此亦至誠與天地同久之一端爲誠之發乎行也他如潛夫逸士逐臣怨

女皆以其不得意之時孤憤發衷血忱注世或閉門著書或登高作賦而百世之下誦讀歌詠穆然如見其人若夫繁文蕪義華而不實則雖藻采絢爛終同腐草此亦至誠與天地同久之一端爲誠之見乎文也又況乎爲人君者高拱穆清之上端居宸極之中懔然有敬天之誠則天無不格懔然有法祖之誠則祖無不佑殷然有求賢之誠則賢無不得惻然有愛民之誠則民無不安豚魚可以誠感盜賊奸宄不可以誠服乎金石可以誠通屯牧鹽鐵不可以誠茂乎而要其所以累夫至誠

者有四焉欲之勝於理也怠之勝於敬也智術之勝於篤實也威福之勝於愷悌也淫聲豔色炫耳奪目妖治迷情玩好喪志則雖有堯兢舜業之心日漸澌滅而不覺矣此爲欲之勝於理也大廷講幄端斂甚嚴曲殿歌筵優遊甚樂加之宦官宮妾頤指氣使先意承志殊不若輔弼糾繩肅然可畏則日就所暱而誠心漸移此爲怠之勝於敬也教化衰微士習不古一時臣子懷忠抱赤之人少欺君罔上之輩多君自念接之以誠待之以禮彼不知感而反增回遹不如待之以智術馭之以刑

名使人知懼不敢爲惡然而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此以術往彼以術應輾轉蒙昧成何世界此爲智術之勝於篤實也實意愛民蠲租罷役民未必知感而財用或匱實意教民勸善懲惡民未必知感而殘暴或作此在誠德之主必且增修德政以期久道化成而或者持之不堅謂不若用督責之吏行威嚴之法可以聚財禁暴而初心遂不可問矣此爲威福之勝於愷悌也有是四者皆足爲吾至誠之蠹而至誠之主必毅然去之而不存然後無妄之德堅凝貞固博厚高明悠久比隆於古帝

王而同於天地之無疆此至誠與天地同久之說也若夫秦皇漢武之慕長生梁武唐僖之崇寂滅溺二氏之邪教而終不明於至誠之理曾何當於帝王之萬一哉夫周孔之道至今猶存而不誠之人雖生也罔學者當何去而何從也

檄

討李自成檄

天地之所以常存者正氣人類之所以不絕者彝倫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肇迹金陵論者咸謂開闢之功高於神禹得國之正遠過殷周成祖文皇帝卜洛上游遷都幽冀上配太祖之創垂下啟諸皇之繼述自是以來歷年三百人不知兵傳世十六君無失德凡我臣庶當思閭閻之家河山帶礪鐵券金書爵祿三百年者伊誰之恩紳衿之家禮樂絃歌衣冠俎豆雍容三百年者伊誰之教耕農之家盈箱滿廩樵歌牧唱優游三百年者伊誰之德商販之家通財聚貨輦帛航金豐樂三百年者伊誰之功吏役之家官親民畏食賦代耕鮮肥三百年者伊誰之賜僧道之家紺宇琳宮方袍法服珍供香廚高坐三百年者伊誰之惠一男一女莫非皇明祖宗之所涵育一草一木莫非皇明祖宗之所培植眞德同天地恩逾父母存則我民宜與之俱存亡則我民宜與之俱亡者也況乎普天率土大義難逃上天下澤定分不易祗以太平日久文恬武嬉習俗相仍官貪吏狡

旣驅民而爲盜盜愈起而民愈貧猶加剝削旣輸賂而得官官益尊而賂益盛更肆欺朦九邊不守門戶紛紜四維不張線索聯絡衣冠豺虎咀嚼生民詩書禽獸敗壞軍國何怪乎潢池之嘯起銅馬之躪陵也哉然此皆羣臣之罪而非我皇上之咎也我皇上御極以來深知積弊屢敕羣臣勤儉以爲天下先而羣臣之奢淫不改孝敬以爲宗廟主而羣臣之悖傲益深捐糧之詔屢下催科者仍肆鞭笞恤刑之旨屢申讞決者更加鍛鍊誅貪非不嚴也顧羣臣盡貪而交庇其貪卽有不貪者亦不能久立求賢非不誠也顧羣臣皆不賢則無由得賢卽有眞賢者亦不能大行所以府縣欺撫按撫按欺部院部院欺宰相宰相欺天子以致羣盜嘯聚山林流氛橫蹂直省若逆賊李自成者生原猥賤屢犯刑章性實兇殘敢爲惡逆屢遇泯棼之日糾聚暴亂之徒出入關河侵陵楚豫攻城屠邑生民之肝腦皆塗議餉籌兵天下之脂膏半竭以致神京覆沒先帝升遐羣臣欺蔽之禍至是而莫加流寇橫行之勢至是而已極凡我臣民各懷血氣目擊廟朝之難自應不共戴天共報祖宗之

忠何惜本來一死顧身家者何異冥頑戀妻子者不殊禽獸伏願我邦義士共申盟誓志滅妖氛永綏帝室勇者効力一呼而猛士如雲智者獻籌一策而謀臣如雨輸芻粟以餉義旅豈獨秦民醵釵釧以供軍資豈無呂母起樊噲於屠狗竟作干城出韓信於釣魚堪爲佐命郭汾陽岳忠武不妨擢於死罪之中魏文貞姚少師亦可興於僧道之列九流三教共襄大義於千秋踐土食毛思報國恩於此日今者天心將轉逆賊已盈赤眉入都以後勢卽離披黃巢僭號之餘黨隨敗滅流賊果能

反正不過殲厥渠魁叛兵如肯從王卽是同袍大俠義旗電指不赴者定有殃刑大檄雷傳奉行者愼無稽緩

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表

擬謝蠲免田糧清理淹禁表

伏以巽風噓四海皇仁法周禮之弛征解雨沛萬方帝德效禹謨之泣罪命臣鄭汝翼汝爲念天下已飢已溺三臺協躍一德格天咸寧推首出之功羣辟體好生之意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農用八政食貨居先士制五刑眚災肆赦太史紀有年之策則天子有日食舉樂之休司寇進獄成之書則人君行減膳撤縣之典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厚斂煩刑均足傷造化之和氣聖

人之大寶曰位必仁昭義立斯可膺御極之鴻圖自什一之賦漸增乃三千之刑亦黷稅入市於國門秦城白望刑棄灰於道路渭水紅流旱魃爲殃酷吏亦爲殃一氣之生妖每相感召死歲者半死法者亦半萬民之生命豈有孑遺是以民窮陷辟在魚留之星卽是塡貫索之星至於法枉傷和雩孝婦之雨卽是烹宏羊之雨網維茶矣而薺不生知爲苦歲骨如莽矣而管是刈痛彼凶歲士龍無祈雨之靈狴犴有掌牢之烈圜扉多夜哭之鬼板橋罕霜跡之人民瘼艱於上聞紫禁沈沈誰化

光明之燭吏虐因而益肆靑郊纍纍時逢逮縶之縲庚
阜民物者謂何燮理陰陽者誰責宰相不剸刑名錢穀
空傳由逆之大言人君不畏天變民愁祇恨臨川之邪
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咸五德懋登三布衣蔬食
追夏王勤儉自克之懿內殿平臺繼皇帝淸問下民之
哲念此頻年之祈穀胡爲屢歲之告荒憫茲多辟之祥
刑胡致兆人之蹈憲民祁寒曰怨咨民暑雨曰怨咨司
徒之養民反歎司農之仰屋予曰辟爾勿辟予曰宥爾
勿宥司寇之定罪未聞司士之釋辜播五穀之功誰乎

成三德之風渺矣鳩形鵠面豈堪悍吏之鞭箠泥耳籠
頭豈在幽圜之淹滯在貧民之賣妻鬻子不足供大官
一日之羞矣忍不循乎撙節在罪人之控地呼天不能
達君門萬里之隔安能不念乎慈祥是在中外之承宣
德意勿使澤不下究而隱不上聞更諭輔臣之會質法
司當思寗爲失出而毋爲失入綸音沛若渙汗其大號
以渙王居金語藹然敬明其大法以敬君德省刑罰薄
稅歛深耕易耨萬家雞犬戲春雲出長上入父兄制梃
撻秦九塞貔貅謹夜月處處瞻蒲望杏還期草滿平廷
家家乳燕雛鳩更喜鵲巢大理聽於甘棠之下不聽乎
棘木之下何其樂歟免乎雀鼠之耗即免乎角牙之耗
允惟庚矣臣等箴之救荒書慚讀律一家哭一路哭恆
思賢相之言殺之三宥之三每誦古人之語敢不淸心
寡欲曰思肥四國而瘠一家能無弼敎明彝嘗念見民
情而畏天命伏願敎思罔倦容保無疆九年水而七年
旱何以無損於熙恬五有宅而三有居奚爲坐臻乎風
動帝王之德當日躋也登世於仁壽之春臺臣民之習
其丕變乎致君以勳華之上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謝發帑糴貯表

伏以巽命渙王居白粲㸑朱提之色京儲勞廟算黃扉周紫塞之艱分閫各宜分猷有備無患足兵卽以足食先富後强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司農主國計必有九年之儲良將實軍需不勞千里之餽故農用八政食貨與賓師並陳而天有五行粟死與金生爭勝是以岡陵京坻之積卽赤縣神州之所憑苟爲畿甸要荒之儲何瓊林大盈之足惜自峙粻有飛挽之苦而持籌多仰屋之嗟抑荒朝罕戒袽之謀而譁伍興脫巾之亂

積貯民之大命妄思雨粟自天餽餉軍之首圖謾欲因糧於敵宏羊利盡翻思卜式之助邊劉晏策窮更羨楊炎之變稅王孫麥飯歎流離蜀道之難將士菜羹致狼狽奉天之禍江淮之米既至則曰父子生矣岐邠之餽不供徒悲夫婦飢乎蓋王畿根本既無崇墉比櫛之充況邊郡支流安有倉盈庾億之蓄呼庚呼癸飢軍之戰骨一任霜零編甲編乙貪主之私財恆如山積輦金幣百萬而豢驕敵胡不享戰士哉供笙歌一夕而耗豫儲弗思勞汗馬矣是皆衰世之覆轍徒爲後代之懲羹未

有內府錢流太倉粟溢恩覃塞上德飽區中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敬德法天訏謨法祖時親講幄正心誠意之發無非念國難而恤民艱日御平臺彰善癉惡之餘祗是課兵精而籌餉足蠲租之詔屢下既以寘常平者開太府之封椿撫士之旨頻申復以督興屯者諭各臣之和糴念此連年水旱小民覓菽粟而歎珠玉之難炊幸茲今歲豐登百姓擁倉箱而歎金錢之莫市爲鼠耗爲雀耗何如充國庾之殷陳顧此內帑之金不足惜也維梟糧維雁糧豈若供塞垣之蓄積凡爾外

庫之財何可吝乎莊山之幣如雪收來萬畝之黃雲圖府之貝如泉滌盡千倉之玉粒委任必擇士流謂夙事詩書不至爲駔爲儈貿易盡隨民便謂甫離寇難豈堪受抑受强卽推九府之法以實九邊姑拾萬井之餘以溫萬竈朝開虎帳難爲久唱量沙晝建龍旗未許頻呼破釜既乏金城之方略當思十月芻茭卽懷渭水之經營宜備半年餉秣帥莫債伍莫鬻大開饔槖貔貅百萬飽晨炊亥可煮子可烹早備餱糧犬豕千羣停夜嘯太平可立致也仁義其有效乎臣等愧積素餐慾貽覆餗

木牛流馬之巧既未及於孔明飽伍騰槽之文亦有慚於韓愈覩此皇恩之浩蕩遐邇同沾忻茲睿慮之深宏軍民並利咸卜家有家之慶永侑國非國之災伏乞大霈堯仁宏施禹澤郊甸有登場之穎栗胡爲荒榛燬棘滿荊襄樊鄧之間畿輔有裹腹之驍騰胡爲露肘捉襟在江皖麻黃之際非不欲糴而無可糴也傷心千里之無煙豈不欲收而何物收乎蒿目百城之如洗謂宜稍寬文法生聚教訓追范蠡計然之謀更期常壓宸衷撫慰折衝拜賈復寇恂之將自此氛消九宇鎬流獻無厭之金甌從茲守在四郊蜀渡畫有神之玉斧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判

官員襲蔭判

春秋譏世官既以防後嗣之不肖殷周定世祿實以報先德之罔窮開國承家者豈易言乎佩符分茅者宜慎重矣今某勳慚衛霍戚遜金張乳臭子漫膺名器不勝羊頭狗尾之譏阿翁兒輒濫官階徒益走馬鬪雞之侈爾既忝茲大法我宜加爾明刑

荒蕪田地判

刑棄灰於道路雖云酷自商君罰不耕於市廛實以法維周禮故一易再易三易家增可任之人而十萊百萊千萊人闢可耕之地今某牧民有責相土無聞緑野行春一任醉眠芳草紅灣銷夏徒誇暖浴平沙十千維耦謂何萬家之井荒矣爾既玩法我用肅刑

失占天象判

太史占星十二辰垣之有別靈臺卜歲八方雲氣之恆詳蓋聖朝尙有齊政之璣衡況後代可無欽若之盤鑑今某職司藍史官曠羲和漫云日當食而不食思擎獻諛之觴不思天降妖而罔妖誰進省躬之諫十月之詩

蓋未謂矣三舍之徙誰則迪之宜加國刑以重天戒

飛報軍情判

烽起羽書馳絕塞已傳於中闕鐃鳴露布上遐荒卽達於嚴宸呼吸有折衝之功勢司雷霆指顧致逗遛之罪瀆若江河今某官司傳檄候緩飛騎虜入回中不道甘泉烽火近寇登江岸還云天塹浪花飛此以國命予人卽宜軍法從事

盜決河防判

掃築金堤明主沈牲於瓠子防成石碾勞臣投玉於桃

花萬民命繫一綫之防百丈堤懼一蟻之穴今某以國爲壑俾民作魚李冰之石牛可徙一任瞿塘牛渚之奔流蘇子之黃樓敢摧莫救碣石龍門之溯湃允宜棄市是用投河

葛中翰遺集卷之七

湘鄉葛培義江郵重輯
鎮洋閩福圻孫容編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孫　銘子箴
後學　冷兆甲韌升　參校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慎五

啟

東吳詩社啟

伏聞詠葛天之浩唱操牛尾而成八闋之音賡虞書之

永言協鳳儀而興九德之教詩源遠矣宿海分波詩道宏哉崑峰列峙陳風觀好惡里謠必獻於天王存變示勸懲淫詞亦錄於尼父情有感而成韻物不平而自鳴若臨景而不能賦寘同瞽師如有懷而不成音誠爲瘖疾登樓染翰仲宣謫薄亦唏噓對酒當歌孟德奸雄猶感慨山童野女咸有謳謠縉紳學士可無吟咏拓胸藏萬古曹劉沈謝列作衙官披襟納九垓日月山河悉爲詩料然言志固以博採爲貴而同心尤以翕集稱雄西

園七雋踵梁苑之芳塵南朝八達步竹林之逸軌蘭亭諸彥金谷羣英揚芬則百和飛香舒葩則萬花散彩飯顆山前逢杜甫李翰林遂失其豪長安市上遇浪仙韓京兆頓忘其貴酒樓聞妓曲開元才子付品秩於優伶雞林買樂章洛下詩豪獲珍藏於異國憐才各有至性敢云獨擅英雄同氣自爾相求那堪推倒豪傑某也落拓散人漫醉一溪夢月嚶鳴好友常乘千里松風卽蛙部亦屬鍾情豈雞壇竟分殊域維茲東吳才士南國騷人味腴流元則芬同蓮社舒華掞藻則豔奪文園咸負

坐花醉月之豪悉無嘔心斷髭之苦雪兒伸紙筆搖五嶽煙霞雲姬捧箋墨瀉三江波浪倘驕吝之既化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自聲氣之交孚雲來從龍風來從虎由兹振響或教大雅諧音敢曰倡予庶使鈞天並奏至如屏風誤點團扇草書坐隱臥遊鼓琴看劒或山中禪伯或方外元流俱可當一面於騷壇奚止發三葩於藝苑片言結契珠玉無脛一字爲師風月有主某無任傾慕之至

白下中秋徵詩啟

從來白下最勝中秋秦淮泛月家家子夜前溪笛步娛秋處處王郎謝女兒童繞塔齊呼古佛照明燈婦女環橋盡學羿妻奔碧漢不數元宵燈市誰誇好夢揚州今者龍來江表重新定鼎之宏模鳳降阿中更慶思齊之協豫吾輩於焉小集何妨不醉無歸然而回首燕雲窮眸秦隴橋山弓劒空呼黃帝之神靈緱嶺笙簫孰挽王喬之仙馭雨泣長秋之殿月落臺空雲悲耀萼之樓花飛苑廢中原一片地忍同分餅之騃兒赤縣十五州詎

學劃杯之幻士銅駝荊棘千郊鬼哭蒼煙石馬松楸萬井燐飛青血黃巢之首未斷誰供潑醉之觥侯景之肉未臠孰慰下咽之箸此而歡飲無復肺腸然而俠友雲從高朋霞集破新亭之淚還期克復神州登太白之樓豫識永清中夏長筵列坐高談皆經國遠猷小讌曲闌細語盡陳兵秘畫中宵語到傷心處龍吼劒鳴五更知是報仇時雞鳴人舞同盟氣詣固爾彼蒼降鑒亦然豈若伴食庸臣處堂昏宦負富貴之宵小戀妻孥之鄙夫朱扉翠閣列長千盡謂此間先得月玉宇瓊樓在天上

誰思高處不勝寒三絃嬝嗡於重簾聽不問者視亦不見寸管嘔啞於小閣人不知者已亦不明蓋值中秋皎潔之時仍是平生曖昧之狀故始而珠歌翠舞於曲房洞闥之間繼而紅喚綠囈於綉帳錦茵之處豈知有良朋之高會商君國之大略哉然此輩見客攢眉逢人蒿目佯作憂國憂民時稱輟飱輟飲非暮夜之金無以解其顏更恨月明街柳非溫柔之鄉無以安其魄偏思漏永宮槐每每人遊而彼已眠往往神號而渠尚笑杏花村裏呆行朱衣衎今安在也桃葉渡頭偷過白團扇又

復來乎噫嘻噫嘻富貴若此輩者甚多貧賤如吾儕者無幾固宜高吟此夕共製新篇付揚清激濁於髯濤之箋寄長號大慟於雪兒之案酒酣擊筑爭看腰下龍泉斗轉乘槎齊指旄頭狼宿夜渡崑崙關尚晏僚佐座中豈乏狄將軍直抵黃龍府痛飲諸君天下終酬岳武穆蓋對朋友而笑猶勝於對妻妾而啼拉豪傑而歌定不至負君父而哭凡我同志勿吝和言其爲大聲以醒羣夢

代蜀人上臬憲啟

春生秋署先行錦里花城德洽金曹再造銅梁玉壘棨戟遙臨於東井絲綸新播於西岷快捧熊輿特伸雀躍恭惟某公鍾靈吳國毓秀晉陵詩書衍駿衿纓泰伯之城甲第聯輝冠蓋夫椒之嶼爰沛燕台之留雨推爲益部之祥星棘府鵲巢喜動桐花翠鳳閫扉蝶舞歡騰石筍紅鵑昔王尊驅九折之坂盡忠爲孝惟王濬協三刀之夢坐益臨揚得知庸蜀之名區乃是瑯琊之故物李文饒籌邊樓上喜覩鴻才張益州留輔祠前欣逢碩德

一琴一鶴式瞻趙抃之高萬甕萬牛不數韋皋之盛某才羈樗質分屬蒭民跡近九龍山下先爲竹馬之馳神歸萬歲池邊豫作甘棠之頌鄉心有託百盤峨嶺不隨三峽猿聲國澤無疆千里沱流敬效雙江魚腹

答史閣部副啟

五朝耆望一代偉人久爲廊廟之棟梁新作東南之屏翰幕府羅將相之才咸資中興鄧禹樽俎裕折衝之略允爲江左夷吾今乃詢及芻蕘錫之鼎翰晚學麟敢不披肝露膈百叩獻書但地方之事所關非細未敢率陳尚容再四圖維三日之內卽當趨謁轅門敬參末議以供採擇伏希照原臨楮曷勝悚惕

爲周執甫贖鍰啟

夫孝婦之寃未達亢旱三年庶女之號上聞飛霜六月有心者各宜猛省無辜者極可矜憐丹陽邑庠生今奉旨除名周執甫者素行耿介秉志剛嚴安貧樂道嘗追七日不食之風好善嫉邪更負九死不回之概是以因公受罪已甘自戮以全人然而因罪坐贓竟致殺身而莫贖始則欲造福於一郡今則獨貽害於一家凡茲黎庶咸懷咨嗟痛悼之心以我矜紳豈無慷慨救援之意伏乞共捐所有完此贖鍰庶天理人心之未亡亦潛德幽光之稍慰嗚呼在彼前程性命之不恤其罪伊何在我貲財銖兩之不捐於心安否慳者宜破破者莫遲

蜨夢主人戲述

步兵長醉六旬空沈清嘯李白半醺三月閒擲羈愁秉袁公高臥之心疇訝空山皓雪任五柳歸來之興遙知山徑停雲子雲元草西蜀春生諸葛隆吟南陽颷奮西吹簫於吳市皓首緇塵悵鼓吏於鄴宮高鳴鎩羽泪羅芳草幽蘭千古弔騷魂洛浦鳳吹仙籟百齡成過客葛事茂陵多病雅渴相如誰云滁畔醉翁蕭騷六一爾乃嫣然自笑曠爾高閒漫拋南郭之清風姑作濠梁之一夢爲問未央前殿驄馬誰雄銅雀高臺二喬焉鎖老當

益壯伏波馬革擲荒原窮且益堅屠狄沈河悲一木華亭鶴唳情盡江鄉黃犬東門悽深故國何以秋風思鱠季鷹江上繫歸帆東海輕裘嚴子煙綸忘歲月爾乃遂遷任意飛渡江干栩栩無何拋塵雲外擲梁園而不盼舍金谷以忘情乃徐見武陵人面洞頭仍舊笑桃花劉阮天臺春日依稀聞燕語爰不惜神馳八極遙跨蓬島三山奄駕飛輪渺睇瓊沙弱水豐隆前導弭節崦嵫鸞鳥飛騰淹留靈瑣孰意策雲中之元鶴俠女高臨奏緱嶺之笙歌王喬仙馭於是九天閶闔彩虹斜渡玉橋橫星漢銀槎匹練沈清鵷鵲引始信人間樂事孰與天上之雙成世網風埃莫效靈氛之羽化及回首江鄉風月古道茫茫幻海聲華邯鄲渺渺盧生有意黃粱炊徹未醒人柯夢誰憑南國逍遙閒晝永及其覺也則憑臆仰吁喈然喪偶祇見夫閒花繚亂十年茅屋護蒼苔竹影幽涼四壁清琴封古榻此蜨夢先生所爲悠然走筆而嘻述也

有感偶述

風雲增態月露流形鬢華有客鬱爾繽紛萬物皆崇有以摭實爾獨號無是以空存予向亦顧名以相惜豈意考爾實以傷心爰爲文以弔之辭曰維升皇之赫宿兮肇靈府以奎文龍馬以彰其寶道兮羲畫燦而炳麟彼結繩之伊載兮太樸醨而未萌三五易而芬霏載績兮於顯赫其德音維彼衰周之鍾秀兮奮闕里之眞人江漢洗而宗流百聖兮日月啟而耀明夫將以謳歌於千祀兮導遂古之佳名豈厥允其弗肖兮顧藝祖而心輕

爾乃皓爾衣冠續其逢掖賁爾徽音詡其圭璧誇錦苑之風流號詞壇之素客或蹈金門或排紫闕夫將擬姚姒以吹嘘紹伊夔而比烈或衆導幽馨士談芳節更不難潔穎水於終朝效山薇於片刻夫何天步之多艱兮我主傾兮社稷刃血濺於宮廟之間兮熒烈加夫天室禾黍悼以蒼涼掩泣兮痛瞻烏之誰集爾獨泄泄其匆恤兮祇一任夫顛越車馬奔而失路兮又銜駕夫他軛偷竊身而鼠竄兮轡施施而焉適悲天闕之無人兮神鬼驚而哭泣山川慘黯其無色兮悼我祖之先澤夫何冀爵祿以升賢兮祇變詩書而鬼魅蚩古德之忠貞兮蹈姱名而焚炙予獨安車以飽祿兮又何夷而何蹠豺虎奔而搏噬兮人道傾而反側白日暗而遊乎魍魎之間兮眞贋汶而改德叩以詩書而不應兮周孔呼之而不再得予獨悲夫萇宏之凝碧兮死猶存乎熱血爾獨逝乎無何有之鄉兮使千聖聞而歎息

賦

孝烏賦

墓廬前有高樹數株慈烏羣集其上目擊反哺悵然傷懷賦以見志

杳陽光之賦質有篤摯之孝烏通傳呼之仁氣負神靈之異祲瑞周室而流丹感燕質而變縞既戴角於代北亦銜雀於江表瞻之深君子之憂愛之承丈人之好敬及宗廟而朱翮煌煌澤及昆蟲而素翰皜皜由其祉以集祉神以通神棲虞舜之廷孝洽洽乎四海萃曾參之

冠孝義炳乎千春或銜鼓而集戟或格府而巢門皆爲慶豫之所協慈良之所臻表天明與地察誠乾瑞而坤珍豈三足之顯異惟一德之相馴乃其擇巢茂樹託室高株乘陽和而伏轂近朱明而將雛固與凡鳥同其卵翼衆禽並其乳哺及乎八子既成九雛已育毰毛豐滿翶翔陸續母力既殫空巢攸伏玄翮摧頹青喙縮衂黃雀思子憔悴而損其容輝紫燕尋雛紛飛而失其棲宿獨此孝烏於焉反翺翮方壯兮求食已倦距甫長兮得肥不啗呼失侶於霞林號離羣於霧谷共相勉於孝養

遂各敦夫嫻睦感一日而九顧或兄前而弟逐悵所求之未安亦竭力而相屬恥爭肉於鷂脂豈分糧於布穀固勉盡乎子情匪饕餮之是飼盍其曠蕩高林之表逍遙廣野之中風恬德厚機盡誠通爾乃動蓼莪之至性發凱風之天衷誠所謂不雕不琢而反於大同至於巢長安之雉堞棲洛陽之女牆月殘鳷鵲霜冷鴛鴦鵷鸞通宵而龍樓問豎鳳城催曉而鸞寢傳香當斯時也衛漏金門誰懷明發熱中丹陛孰念高堂惟此烏之哺母天未曙而邅邅仰朝曦而覓食衝曉露而求糧越殿閣

之巇嶮噪邑里之蒼涼殆汲汲乎晨省之誼而孔明之純德無愧乎瞳曨赤旭之光既而野暗黃雲日沈白陸夜鶴怨歸昏鷗呼宿銀箭催兮玉壺滴金柝嚴兮翠樓肅前溪子夜幾家吳苑西施淨雪深煙多少梁家碧玉或歌舞之已畢或酣眠之已熟嗟此烏之夜啼悲母德之未復詎一枝之燕安惟三繞之跼蹐號霜天而徹旦仍暖翼而相燠類哀子之宵吟似孤兒之夜哭又何異乎昏定之忱而高音激調固宜譜入於搖風雉佩天上羽人之曲至於春回茂苑花滿長林雉朝雊而綠淺鶯

午囀而紅深或爲求牡之響或爲求友之音惟此烏之純孝不以春之榮豔而易其心玉露洗柯金飈翦葉四野蕭條千峯寂歷遊鵾啁哳而悲鳴鷇鶻盤拏而捷獵豈獨秋氣之傷人實乃嚴威之慼物惟此烏之慈孝不以秋之肅殺而變其德所以羣栖栢府並處金臺綉衣日令鐵柱霜迴不以習見鵰鶚之猛而易其愷悌之懷集幕表營之空流聲樂師之退喜郊野之恬熙惡兵凶之荒穢不以生於衰亂之世而替其和吉之氣乃若風多前駛雲暗後迷辭枝枝起棲樹樹低梁元帝咏其晚

集唐文皇賦其宵啼碧紗如煙泣織錦之女碧天如水哀搗練之妻葢由其流連不已之懷昊天罔極之意是以動物而含悽別有上林曉日之歡情枯木夕陽之哀思藏於白門楊柳合博山沈水之儂家坐於秦庭桂樹逢睢陽蘇合之蕩子何哀樂之殊情惟生死之一致秉淑良而不變匪淫俗之能逝吾見其畢逋向曙撥刺迎風一朝霞集四野雲同千山無鳥跡萬徑絕人蹤青鴛之腹裂紫白鵠之眼流紅獨此烏之躑躅忍飢寒而西東巡於窮巷之內噪於野田之中啄冰而嘴欲折掘雪

而距難彎有所獲以遺母絕勝乎旨蓄之御冬葢無心於芳樹亦奚戀乎高墉不匿影於日輪豈愁后羿之箭匪垂翅於帝輦詎招王吉之弓既以孝而生廉兮弗同於大觜之貪攫爲元微之白樂天之所憎復以誠而生哲兮爰稱先覺之靈鳥而范希文梅聖俞賡歌而賦其告凶重爲亂曰鸒斯歸飛何提提民莫不穀我於罹爾有母遺我獨無瞻焉顧之終天悲慈烏夜啼何惻愴來日苦短更易往桑榆急景若奔光皐魚空死何足獎烏兮烏兮爾既愧人梟之悖逆慕弄雛之善養思風木而

驚心念菽水而鞅掌值斯人之湣樸兮時捘飯於彭澤道中幸此世之太平兮不啄屋於延秋門上慎而出入兮勸而飛颺毋嗜腐鼠兮有鶢鶋匿於灌莽抱湣守貞兮與東隅之鵷鶵而頡頏是之謂大孝吾於烏乎厚望

山犬賦

天台山中多虎狼人不夜行予夜過山家見其主人夜歸一犬隨之詢其故曰予有此不畏虎也及呼其名馴狎甚其殆勇激於義耶抑犬之名犴者能食虎耶壯而賦之

艮索列象婁宿分精華繭散彩蒼雲肖形衛主秉義司闢擅靈西域旅獒載於周典左牽效犬著於禮經無使尨吠警淫泆於南國載獫及獢賦遊獵於西秦齊風美其令令楚詞刺其狺狺喪家孰擬於夫子論功乃比乎

漢臣維狗有國踞於北荒之野維犬有種雄於南蠻之濱老猳矜拔木之獝而犬絕其腷妖狐孀拜月之魅而犬嚼其臏犬之類也不一犬之駿也雜陳所謂殷虞楚獟宋猈韓盧者不可數計而殫論若夫負奇抱異超倫絕類銜吳將軍之首而盤瓠六男發徐偃王之胎而鵠蒼九尾噬殺弑主之奸奴則張然救其亡誓歸拯主之塋人則楊生免於死喜北遷而浮濟兮羨東坡之烏喙徑南征而致書兮頌平原之黃耳伴朱詹之夜讀兮情類泣牛衣之室家殉宋帝之升遐兮誼過攀龍髯之臣

子哲人美其篤摯烈士壯其奇偉固宜報之以孔子之席而薄夫怯子縮首而不敢比別有深山幽澗逸韻奇蹤華子岡頭聲如豹華陰崖畔形爲龍服魏伯陽之丹遊於霞表餐淮南王之藥吠於雲中傳寶掌之信穿巖越嶂隨曹嫗而化淩波御風元虬矯兮難攫吐雌霓兮雄虹若乃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同牢徵九族之敦睦生尨表使君之善治覆雛於董生之階固協其孝慈哺猫於李迪之庭乃符其愷悌入主裾兮嚴其遊之遠歸銜主衣兮哀其戮之將至戴方山之冠特垂乎天戒竊叔

堅之巾適足以自彰嗥孽於夏桀之淵告以淪亡交豕於劉聰之門象其淫穢何凶吉之不齊乃善惡之殊致獨有月高村巷雲暖山衙客來煙嶂社散日斜籬邊犬吠戶外人譁守登場之禾黍兮巡繞屋之桑麻逐鄰翁而躑躅兮狎牧子而婆娑避九衢之奔馬兮逐四陌之遊麀臥松關而無盜兮護桃溪而有花匪如童牛之牿異乎豶豕之牙輞川識摩詰之宅柴桑知靖節之家幸主人之高居兮分餘樂於煙霞任天年之考終兮食敝蓋之報嘉樊噲之屠不能及馮京之偷不能挈提爾明

之搏不能奮崑崙奴之椎不能加固可與伊尼同其閒適無憂乎啀啀而噬其猳及乎榆嶠䨲靄櫟徑橫霹風高題嘯雨細猥吟主人沈醉而夜歸兮山犬忽然而相尋爾乃經虎豹之穴涉豺狼之林尾捎殺而摵裂兮似巨彗之與長欃睥曜嚇而睒睗兮若月落而橫參互鈹刺而戟交兮蹄結鈴而鉤金擲五虞之猛質兮吼百獸之淋滲儼恆動而霍頹兮威稜震乎嶔崟固可以齧掣白額折其脊拓索黃頭抉其心夠貍羣與貛黨又奚勞乎覓擒所以主人行歌於黑松之下而猛獸竄伏於灌

莽之間又何異乎三河老將夜看旄頭之宿五原戰士宵征鐵磧之陰彼紛紛乎敗軍之臣失守之吏何足供此狗之朝嚼而夕撏旣歸來而馴擾復伺旨而候音信感德而懷義誠智深而勇沈噫嘻噫嘻犬之蠢也人其心而獸其形世之衰也獸其心而人其形君不見夫戴狗尾之朝士由狗竇之大臣受指嗾而妄噬貪腥穢以隕身狠貪豺暴剝民脂以自豢狐潛鼠畏負主恩而相循拘方守格少見多怪兮何異乎蜀犬吠日越犬吠雪黨同伐異交攻聚訟兮何殊乎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維昔魏之三狗庄柴乎王室唐之五狗株連於帝廷朱補闕方欲爲雞刀之殺趙京兆乃甘爲叢薄之鳴固千刳之莫贖乃覥顏自號於紳纓嗚呼李斯腰斬咸陽空悲牽犬之不再韓信身擒雲夢自嗟走狗之當烹信天地之芻狗萬物笑古今之畫虎未成反不如山家之犬兮嗥隔林之火而掣花下之鈴

余非欲備舉鳥獸之事正以見此類之有傷斯人之不若也夫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斯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分發於自然而不待勉強者

無何世衰道微亂臣賊子毫無君父之心嗟乎春秋之不作也久矣余搆此以爲醒世之詞若以爲訴世之言則非知我者自記

二賦小引

治天下無容多求忠孝二字而已今之世識此二字者幾人哉余痛之愚所以爲言偶檢敝篋得少時所作孝烏賦一篇謂其可以勸孝也出犬賦一篇謂其可以勸忠也遂出之以普勸乎天下然爾憤世嫉邪之甚近乎訴矣夫莊語之

不動故笑駡之至笑駡之不動甘於不若禽獸
將何誅焉明則有朝廷之典刑幽則有鬼神之
譴責不子不臣之輩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
辱親而喪道欺君而敗德者其亦當知警爾

貧士賦

緬懷上古人守其樸萬物不貪淡然自樂是以堯舜敦
尚非薄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當此之時何富何貧山中
投璧淵內抵珍財阜萬國慍解兆民肥茲天下瘠乃在
身巢由高尚禹稷辛勤貴何如賤富何如貧高風激世
素德作人匪間廊廟遑異山林降及衰世奢侈競高慾
海成浸貪泉鼓濤罕礪冰蘖恆肆饕餮銅陵耀焰金穴
誇豪天挺哲士不爲俗淆乾坤屯厄豪聖蕭騷猶逐恥
躡財虜絕交學飽無粟道腴無膏衆喙騰誚茹苦作勞

歷數往哲咸困衡茅半犁春雨莘野阿衡一線秋風渭
水師臣飯疏飲水尼父曲肱簞瓢陋巷顏子齋心捉衿
肘見納履踵決曾子高歌若出金石桑樞甕牖上漏下
濕原憲非憊慚彼貨殖由此觀之士不嫌窮雖臻榮遇
不改素風四知勵節二愧省躬苞苴永杜賄賂莫通魚
懸梁畔鹿瘞園中將軍之被學士之筒甑塵釜魚雖曰
過矯較乎墨吏允曰高蹈蒻鞋刺史塞被元老雖曩金
邱不如餓殍是以貧士甘詠窮烏骨似山寒氣隨天杳
操觚伸紙備陳枯槁楊雄自悔彌衡漫草問其所居居

則蝸廬室如懸磬庭似儆輿兔葵塡徑燕麥迷墟白楊齋冷紫椴窗虛風來掀牘雨過淋書四山若鎖愁城似拘拳鬪老鶴迹逡跛驢燕嫌窮去鼠爲飢驅疏梅遶屋敗柳環渠花同婦瘦草似兒癯嗟我壯志經營八區萬門廣廈圖庇寒儒胡不自蔭湫隘沮洳日迷紅杏天遠白榆縮地笑費移山哂愚梁父抱膝高卧蘧蘧瞻彼王門恥曳其裾憫世傾側未奠厥居天驕跳梁赤子向隅公卿由竇縉紳穿窬雲埋白屋煙橫紫樞龍樓書警虎殿宵吁鴟鴞有云予手拮据憂同杞人忍息於閭嗟彼

富兒旃廈紗廚金缸銜壁銀屏綴珠錦巢天小繡閣春餘心蒙宇宙甕裏浮蛆貧士之食食則藜藿糲飯一盂茱羹半杓米珠告竭薪桂難斫莊周貸粟桃椎易屩煮石有書辟穀未學笑彼閔父豕肝不卻恥彼劉生鷄炙未嚐北海高士乃卷龜殼西都偉人胡食牛鞹屈原餐菊龐公採藥杜陵釀花山谷煨筍庾郎韭老周子菘弱有客來過長談短釀茗竭青猿藥窮鐵獺孰爲典袍何堪斷髮嗟來蒙袂一飲帶索胸羅列宿神光渺漠嗟我夙懷北斗斟酌膏流四海澤被五嶽胡爲自餒碩果幾

剝予雖樂飢孰軫民瘼嵩祟黔首輾轉溝壑喉噎草積腸枯木酪人窮則亂獸窮則攫凡厥長吏詎劈胣膊擭擾九邊時聞飛礮戰士脫巾疲兵懸橐血飽龍沙膏肥豹鍔大官旰食疇甘雉豚司農仰屋仍耗鼠雀肉食者鄙反擠毒蘇英雄楞腹魚濡泉涸長夜高歌飯牛扣角中宵起舞雞聲非惡嗤彼富兒烹珍煮錯飯摶彫胡酒傾蘭若翠袖籠盤紅裙侑爵張頤鼓吻猪聲嚶嚶貧士之衣懸鶉百結夏日披裘冬天反葛韓康辭紵袁安棄帛江革絜穿謝朓襦割身非溝壑不受狐白天吳紫鳳

顛倒裋褐牛衣當被恥爲對泣幘鼻爲褌非因慕色王霸無冠阮孚惟屐服喜山蒼裙羞水碧木蘭衣寨芙蓉裳擘襪帽迎風苦衣帶月蕉帳題詩練裙濡墨胸藏錦繡爲世黼黻不能自被乃至骨立手扶雲漢龍文鳳翼豈學乞絲慚爲舌織傲睨朝簪孰補衮職卑者褰裳高者抵幘腰下徒黃眼前空赤野老墮膚田夫裂骼補瘡剜肉絲寶穀糴蠶婦曉寒貧娥夜績練擣秋砧衣傳絕域砂磧無春陰山有雪鐵甲撐肌銅鍪掩胾血濺貂裘尸藏馬革士獨何心褰綯劈積空談世務誰奇捫虱嘆

彼富兒鮮衣華飾䍜褕蓋地流蘇掛壁錦屋迷魂金釵奪魄蜉蝣楚楚能經幾夕允矣貧士高出塵踪彈琴歌詠先王之風玉質金相維德之容情高軒冕道重王公胡不自遜箕踞崆峒豈曰慕羶求通諱窮冬煖兒寒年豐妻飢韓愈送窮窮亦不歸亨屯有命枉自棲棲不遇伯樂遜驥空嘶季子逆嫂買臣辭妻骨肉有市親友乖離反脣暗笑哆口明譏奎文不耀肉眼自迷古來如此胡不忘機山頭抱犢雲中養雞我誠自得萬姓誰攜雄心難耗剛腸莫羈哀天大哭憫世長啼誓將奮肅繼古

允釐捧日有手升天無梯虎鈐埋石龍章汨泥允文允武氣結眉低將欲投筆乘風請纓世道輕武目爲犬臣書生白面掣肘扼膺身受萬鏑筆鋒更橫將欲獻策如隋王通空羅萬務孰達九重卿相莫援臺省難容懷璧反罪補天無功降心舉業俛首小試沈酣萬卷驅馳百氏文奇見詆氣豪遭忌屢驚愛龍不獲附驥乾旋坤轉困極必亨爰命元宰拔此異人羣犬爭吠一鶚獨橫由此可救天下之厄豈惟療其一身之貧

閙元宵賦 并序

元夜張燈自漢以來然矣纓絡九逵絲竿萬井雖云樂豐不無鳴豫加之以閨能免於流連乎予邑之氓善爲水毬銀樹之製秦淮燕市以及廣陵咸皆不壓而踴予懼夫導天下以嬉也年來流氛未靖聖天子修省悲勅方撤鼇山之宴而吾鄉之人懵懞罔覺不遙式金臺之嚴謐而近彷於白門之吳敖且有蠢蠢乎爲厭勝之訛言者蓋亦未之揆乎予以寒賤靜息焦巖哦梅嘯月於江山之窟邑之親友有招予以踏歌者病未能也聊爲賦之始之以敦協而終以遐慕既曰職思其憂亦以示民孔易爾

維皇既娛世以上元之令節兮迺申申而未央斗杓指於析木大火之間兮駐辛絜之陽光太乙長遊而連婚兮娛窅玅而不已忽飈迴而雨旋兮捧皓魄於蒼汜茲嵩嵩之惚悦而思蕩兮焉知乎今之非而昔之是矧英辰之篤志於升恆兮豈不深慶乎霞杯之屢致孝子伸繾綣於慈親兮悌弟致綢繆於友昆念百年之難遘茲

佳辰兮歌千疊而酒萬巡怡雲淡宕而不流兮惠風翺翔而不激顧歡情之一縱而難操兮遂競致夫瓊枝與璧月拂紅珊之微塵兮灼碧桝之新火用熿熠夫艮寐兮亦奚爲而不可肆張皇於九都之重較兮胥驚怖於八鬼之再錄迎謁紫皇而夷猶兮淹留絳帝而信宿爾乃張閶風蒸暈之錦棚兮列蓬壺倒影之紗籠舞南荒食火之朱鳳兮騰北幽銜照之燭龍豹膏煖而益燦兮鶴熠溫而愈皎麟鬚拂而不散兮蚖脂熒而欲熇蕤蕤華之寶樹兮薙三茁之芳萬螢去桂而復來兮蛾辭蘭

而又歸渺霞舟之泛泛於入海兮駭雷車之殷殷於塵蹻乘團霧而蹙連雲兮聿邅迴盤桓而不老梅花含凍而瘦頰兮柳葉濛煙而小眉金鸝欲囀而囈囈兮玉燕將來而遲遲乃草木鳥獸之循此佳候兮吾何異乎生人之駘蕩抑遂往而靡節兮將奚免於無已太康之悅悵彼錦帶吳鉤之俠少兮擬鬭雞走馬於東郊幸乘此穠李落梅之爵夜兮更橫行於金吾不問之星橋拾遺鈿而尋墮釧兮不難爲蜃起之迷樓與花窟誰抱夫厭浥行露之思兮局翠櫳朱戶而不出彼撚玉梅而微語

兮訂相逢長在於上元忻浹旬而再遘兮能已乎千金一刻之留連卽從此踏青而挑菜兮乘春潮之蠢蠢而莽漲愁鳳鞋之踏破而神疲兮曷歸來濃睡乎流蘇之繡帳信富貴之星球萬點兮不如貧家之寒月一輪方有眙睽之村翁與田姥兮不難傴僂躄躄於豪華之門社神連賽而鳴鼓兮應降我以豐年而屢屢傾筐箱而爲餳餻兮願長年食之而不餒於是康樂之子抗頸而歌曰旦復旦兮卿雲煙非煙兮輪囷星重暉兮海重潤日重光兮月重輪調玉燭而節金琯兮其闡長明之圃

而緝密開不夜之天而氤氳乃有瞿瞿之士過而規曰子之眇識祇知獻萬年之觴於扆座而不知納千秋之鑑於楓宸吾見夫昊穹之上穆淸之表抱鬱儀而懷結璘照逃亡以光明之燭發昏迷以璇璣之衡信紫宮之神珠晶熒璀燦於黃輿碧落之內又奚用乎百枝之絳樹九微之元鐙在昔建武中興之値斯月也謁長陵於灞水覲高廟之神靈旣敬天而法祖惟選賢而用能甄駁堯之直士於冬官之長錄循良之長者於光祿之勳當斯時也龍庭之老上告止虎塞之蒲類求親閉玉關

以謝西域之質罷亭障以受烏桓之臣煌煌乎靈臺辟雍之煒煥而不效太宗之朔而復朔寶鼎忌壇之熉熅爰有宋之仁宗承屢世之清晏將乘茲夕而張燈也納椒殿之脫珥剎虎賁之亂兵開龍圖以受直諫啟天章而納羣英懸是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衆正之進如茅斯拔而四賢一不肖之詩賡歌於深仁厚澤之千齡然此皆屬後世之鴻烈尚未及勳華之懋明吾固望於流唐漂虞之未盡而何暇論乎虹梁五雲之幻豔玉淸九華之妖熒顧爾不聞我聖祖之崛起而龍興乎實以已未

之正月取朝陽之堅城於時孤軍乏食謀所向而未決擧火爲應誤前約而先登雖日暮而衆潰乃奪橋而乘闉頼神武之撫定遂一邑而擴萬世之兩京今試思夫枵腹無衣之戰士與倉皇失約之敗兵倏轉禍而爲福亦岌岌而靡任葢其艱難萬狀者類若此更何計乎駝頭鳳腦之玲玲嗟馬生之黎庶兮沐累洽之休明雖豐年之可樂兮敢荒淫而自傾是以瞿瞿之士獨坐乎寒江之島高吟於溟海之岑縱徙倚於蒼虬挂月之孤梅兮方將佐天樞以掃欃槍之焰彎神弧以落旄頭之星

刷文恬武嬉之陋弊致民康物阜之昇平然後拂衣於桃花之洞兮煮空巖之松火對斷岸之漁燈

感暮春賦

季春之望葛子還於焦島於時新翠蓊蔚時鳥變聲天俄寒而俄煥或時雨而時晴養麥浪於未湧釀梨雲於乍醒綠天洗而益淨碧海漲而初蒸笋含露而黃重櫻帶霧而紅輕梅微酸而豆小荷半展而錢傾藥當階而沃紫蕉映牖而垂青燕啄芹而翻影鶯踏柳而調聲鳩欲啼而未忍鵑時喚而難明覺耳目之俱變觀萬物之齊盈慨朱明之已近念嘉令之將成歎吾德之未茂同灌莽之蕪蕪擬東作而不力望南訛之有升草有莖而

可長德無根而不榮物無心而順化人有意而滯情旣天和之未達抑陰伏之尚凝得無蕭條肅殺戕性命於造化而蕩泆其神明葛子於是含滔抱樸養和鍊精榮辱不驚以受靑房之童氣思慮不起以育絳宮之元神庶有得於萬物生生之理與日星河嶽而爲朋

葛中翰遺集卷之八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石琴
郭　漢小溪
孫　銘子箴
後學　冷兆甲韌升　叅校
鎮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慎五

四言

雪中訪友四章

同雲黯黯積雪晶晶飲酒不醉登彼荒城遊禽有跡凍鳥無聲江上皓然陶我素精載歌北風載念同行行之憂矣扶筇屢傾

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如遊北荒靡所艮止元冥顓頊孰潛厥趾惟有野老室廬在邇塞向墐戶高臥不起嗟我放蕩號呶無已

接輿遂首桑扈裸行我獨禁斯彳亍高岡有梅始華有松有篁樂亦在中不忍相忘懷我高朋在天一方無灞橋驢無剡溪航

勞吾跛足草履遷延陟於松崖一士醉眠風吹其髮雪覆其肩飢虎覓食睥睨崖巔聞我長嘯醉魄翻然知我遠來取瑟鳴絃

幽憤詩

任伴妖狐不接偽儒任見凶豺不見諂夫任叢糞蛆不侶俗徒任狎穢豕不見財奴四者之惡惡若剝膚四者之穢穢於坐塗我一見之若病若愚苟可避之載蹶載趨人亦有言同流合汙天之所生白鵠黑烏嗟我同人不能斯須豈曰離羣懼其我誅遯於深淵煦沫相濡恐

人我漁索肆而枯遯於高林飛鳥嗚嗚恐人我羅兼捕厥雛煢煢一士焉有焉無眾何讐之思截其顱嗟我同羣不可與俱將從子綦嗒然喪吾山有蕨薇隰有葦蒲樂彼無知聊以自娛

五古

代送夫從軍二章

恐君憶妾貌無意斬昆吾對君謾自描掛君金僕姑慮有陳平見偷寄閼氏奴

妾已鬻珮環買劍贈藁砧志在萬里侯豈畏敵所侵勿以倚天劍同妾刺繡針

前題

妾有雙鸞帶解一贈夫君願繫可汗頭卽如繫妾裙君手血模糊妾身香鬱蘇鸞帶本自同苦樂今已殊

笑郎重顏色不肯赴臨洮脫儂翡翠裳奪郎獅子袍一躍跨龍騮郎來抱馬頭橫劍指海雲隱隱生離愁

學劍

少年學擊劍採金窮五嶽神鋒既在握世人不足剚叱咤復嗟吁歸臥山之嶨

遠遊二首

居則萬卷讀行則萬里遊藝林苦棲息高步懷九州老儒向我云方寸羅荒陬陳言亦有理雄心未可收囊裝海天月劍割吳雲秋豪聖意欲訪仙佛不屑求登山謁

猛獸入水探元虬每闘虎心善夙慕龍性幽二物我將
遇何必非朋儔
出門求名利每苦失意還出門看山水觸目解吾顏萬
峰插天碧萬壑爭潺湲縱心恣騁蕩長嘯風雲間日月
成杖屨星斗爲纓環幸與紫皇近快訴下土艱平生志
一展賜劒斬庸奸臺端徒伴食閫帥何悠閑九州皆潰
潰戰血染關山既除若輩惡長惘斯民頑朝獻安邦策
暮有綸音頒嵩徒中國靖因玆奠八蠻不負遠遊意跨
鶴將龍攀

夏旱二首

怨氣自成雲血淚不爲雨萬姓號穹蒼穹蒼默無語上
官步禱罷延客列樽俎苟有憂民心憔悴不能餔吁嗟
旱魃虐何日甦下土
恆暘不省愆大旱乃連歲草木無根皮生民少腸胃東
南鍾善氣忍死不相噬但虞長民者伸此三尺喙僵尸
滿原野烏犬飽腥膻詩書而衣冠何忍與此類

言志

猛虎受風縛獵龍被雲纏達人悟無爲一嘯空九天放

浪鴻濛野揮斥元化先浮世盲且聾紛紛佛與儒

張子房

黃石得仙術猱弄世上雄顛倒張子房來往蝸鬬中秦
項一朝滅烏盡藏良弓孺子始悵然悔禍從赤松採芝
終南野棄劒嵩陽峯中道逢黃石俯仰當何窮

美人擊竹

美人抽玉簪纖手持擊竹竹聲忽亂風風聲忽亂玉嬌
魂驚未定縹緲不可束蕭蕭三葉落寂寂香趺促

山中藥

山中藥無盡市上人多病何不採藥嘗白雲迷路徑道
人植桃杜手持三五莖傳示抱痾者心疑未能信

老將吟

時步遊塞上目擊此種心實傷之而若輩貪片
時富貴將數百年封疆斷送無遺即寸斬不足
以蓋其辜也奮筆書此以紀其實

不善廉頗飲兼使灌夫酒何不入松林速抱頭顱走銷
刀鑄鋤鍤賣馬養雞狗時覩田舍翁常伴漁樵叟裹尸
何用革槥棺足速朽宜思霜白刃偏戀雪白首昔日龍

與虎今日成骷髏日落竹籬外怒氣無吼吼

熊芝岡爲一時柱石作天下長城三法司如王紀周應秋之奸邪固不足責鄒元標爲爾時名雋亦附會其說竟致傳首遼陽獨何心哉芝岡決而所用者皆此等不待截之頭顱論封疆壞失之由鄒元標亦自爲萬古罪人逮陳繼儒唆袁崇煥殺島帥毛文龍天下之大勢盡去矣主決芝岡者應秋也然君子恕無賴之彪兒而獨罪持正之南臯者以不能出一言以救止也賊殺島帥者崇煥也然君子恕癡惡之撫臣而獨罪盜名之豎儒者以徒然挾私忿而去干城也嗚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若此輩者非妖孽之尤者乎夫以君子而附和小人以奸民而逆掣朝政世風日下世變益奇可勝悼哉使當日芝岡在則審時度勢退可以守進可以戰文龍在則左牽右掣晉國之材豈爲楚用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野興

臨淵不羨魚守株不待兔中心有所樂曠野時閒步遠山澹空翠新篁散青霧萋萋草色繁密密花香布朝遊乘曉月暮返迷山路聊隨家鶴歸不顧途蛙怒

題畫

偏愛畫中人身無一寸長常遊山水窟久住煙霞鄉嗟我七尺軀塵市空勞攘

大霧渡江北上

雞鳴渡大江黑霧罩天際空聞舟子呼未逢旅人濟迂儒怯宵征涉川每不利值此黲黯迷心魂更驚悸對面不相見朋友眉目異舟中皆敵國言語未可恃崖石猛虎伏島樹毒龍蔽念此無情物觸突皆凶厲我欲倚長劍割雲破天翳篙師識水性乘流若平地既渡三太息智者行無事神明未至此聊復仗忠義

七古

悔恨行

弱齡孤激性無偶見妓不窺見士走呼喝徒須萬鎰金羞慚痛飲千瓢酒一朝還山骸松鶴三年道故憐白叟雲封石屋重傷情塵埋吳市難迴首

禰正平

使我有子得如孫仲謀何如大兒文舉小楊修英雄傲骨原一種禰公可以稱無憂乾坤敝屣不足言文章氣節留千秋奸雄污穢若犬豕忠烈夭矯如龍虬漢家將

亡恨欲絕自提首領呼吳鉤漁陽三撾天地動阿瞞一罵風雲愁怒驅黃祖決我擯覆巢之下卵亦休相隨淚蕩九天上芳草空生鸚鵡洲

虞美人歌

八千子弟劍如虹函關不用泥丸封帳中有女春顏紅蛾眉鬖髿撓重瞳霸王虛焰燔蒼穹坑屠黔首如蒿蓬美人有情勝天公苦將歌舞銷頑兇歡情殺氣交相鎔劍光寒冷浸芙蓉軍聲驚夢雲蓬鬆翩翩錦帶纏猛龍楚囚潦倒號南風大言劉季蟠秦宮鴻門來謝揮玉鍾范翁佩玦搖玲瓏屠奴擁盾髮上衝夫君沈醉雄心朦相隨百戰全無功楚歌夜發霸業窮拔山蓋世終成空豈爲迷花虎帳中九江之潮何洶洶美人鳳頸摩青鋒身埋江北首江東兩塚相望愁煙幪香魂俠骨千載穠霸王雖死終英雄可憐漢室空尊崇呂后淫亂臣子通一朝身死臥石龍戚姬投廁如蛆蟲妻子不保淫且凶區區帝王亦何庸湘妃血淚染竹叢爲悼重瞳恨塞胸美人墳草青血濃美人乃與湘妃同

吳山猛士行

吳山猛士目如電手搏龍虎不須劍一來世上覓封侯青山都被猿猴占青山占去何足愁欲掃龍荒不自由白面書生弄柔翰掣人兩肘如寃讐

贈從軍

內懸斗大膽外懸斗大金封侯如君果不偶令人氣盡狼山陰

贈石溪先生歌

石溪先生清且渺結茅句曲松雲繞已爲嚴父教兒耕復作嬌兒在親裸蹇驢馳隤鞭不掛雛雞學鬬葉長擾

讀書石上喜雲遮落花籬外還風掃有溪可漁田可種
呼奴爲兄婢爲嫂夢中談笑得幽人門外嬉遊皆野老
一朝入城面光赤歸來嗟歎直至曉但知今世亦黃虞
不悟羣生漸顛倒生兒不肖愧陶令都覺小時能了了
天命如此可奈何且看春雨生青草

冬日村居寄友

雨雪十日冰如岑石潭先生病如沈釜中生塵寸餘深
妻兒啼泣傷人心引領四顧無所有但有蒲團與桐琴
踞蒲取琴彈清引寒風吟老妻請碎琴以炊先生叱之

不可禁遠命索樵斧入山搜寒林石骨既峭㟶山光復
幽陰長松掛雪蘿疏梅噪精禽先生躭玩暮不回回時
老妻將口噤

湖上暮行

日暮跨驢湖上走一鞭不著空抖擻憐他背壓四山煙
念我腹添三斗酒目送漁舟島嶼畔遠聞款乃浦漵口
不知古道非風波自笑枯髯似衰柳行行路迷青草黑
稻畦麥隴紛躙踩鬼燐數點散西風虎眼一雙連北斗
俛思明月匿何地今夜正當二十九斷橋古岸滯蒼苔
蹇驢失腳誰能守

江上思酒歌

江潮洶湧聲如雷湊崖奪岸奔崔嵬江頭放士驚醉眠
鼾聲未絕登高臺投冠長嘯老蛟舞振衣獨立眠鷗猜
江上鬱鬱生我愁欲飲萄萄無自來怒呼江妃獻玉甕
謾喚龍叟擎金罍春江鴨綠變春酒大言李白空喧豗
招八仙號七友洗盡塵埃誦酒德記醉鄉我心悠哉濁
賢既已死清聖既已摧酒池既已竭糟邱既已頹寒星
搖動濤影亂狂飈激蕩江聲哀何爲惆悵不能去月落

鐘鳴山寺開

題美人憂讒畏譏圖 幷序

二酉姜兄世其家學博物嗜古已有年矣少時
曾見仇十州美人圖愛其幽姿澹逸絕無豔膩
氣而未能獲晚年遊宦南都司空冷署清寒徹
骨而二十年前所嗜者竟於無意中得之予下
第歸浪遊白下因出以示余且道其夙好曰此
仇十州所畫世傳爲楊妃調鸚鵡圖也予細觀
圖中一女子支頤執紈扇對鸚鵡有幽怨冥默

之意一女子執宮扇侍後其前三女子相次而立有調鸚傾聽之狀予曰此非楊妃調鸚圖乃唐宮詞所謂含愁欲訴心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者也其三人相次而立其卽詩之所謂美人相伴立瓊軒者耶葢古人憂讒畏譏之意見於此詩而此圖又能得此詩之神故一人獨坐而怨而諸人並立而猜士君子立邪媢之朝何異此乎若以爲楊妃調鸚圖有何憔悴而幽怨至此此仇君所圖美人必解此而始獲心知也姜兄深以爲然予因爲古體以記之

昭陽宮內君寵殷赤鳳興歌君不聞沈香亭畔君情倦野鹿啣花君不見可憐長信與樓東班女江妃泣晚風詩成團扇讒言至賦就明珠妬口叢六宮姊妹如含齲鸚鵡獨來花下語纔解人言便可虞稍知人意終當慮娟娟一手拄桃腮一執齊紈倚玉臺秋風裂素誰甘棄皓月乘鸞枉自開懶將紅豆拋鸚鵡一種幽懷對誰吐宮女嬌憨挈伴行戲折花枝調綠羽爾銜作賦實堪哀慧鳥謠來不用猜有時學道頻呼佛更恐逢狸亦被災

君不見馬嵬錦襪杳魂宵海上仙山空縹緲隴頭誰問上皇安樹底惟聞秦吉了

捕蝗歌

官司出示催捕蝗設法勸誘良多方蝗當贖鍰罰偏重蝗抵鈞金訟益猖捕蝗得受錢與穀脂膏半飽豪胥腹大車小擔輸入官不滿歸來煮餐粥官司督蝗如督租飢民鞭扑傷肌膚肅天穢地孰勾較無者爲有有者無田祖有神昇炎火古法相傳豈不可貪官汙吏一奉行便作災殃移閭左君不聞魯恭昔作中牟令四國飛蝗

偏避境又不聞趙公清獻守青州風吹蝗退隨波流愷悌精誠天可格厲氣生妖和氣熄入海爲魚頌昔賢九江四散傳前哲爾爲掊克吮民脂胚胎螟蟓因繁滋以貪召貪理固爾以賊捕賊將誰訾爾既尊嚴不可捕爾應洗滌心肝腑下民易虐天難欺稔惡終教伏刀斧峨峨鄉弁嚶嚶蟲翩翩遊宦趯趯螽一蝗冠帶坐堂上諸蝗以類來相從祥麟威鳳不可見饑豺餓鶻相爲雄吁嗟蝗類盈朝野唐帝吞之咽不下坐令盜賊滿中原九邊又聽嘶征馬彼蒼假手戮巨蝗善良貽禍悲炎岡聖

明洞鑒誅此輩蟊賊螟蟊皆消亡民康物阜歌虞黃原註公作捕蝗歌令欲中以禍公云蝗與非蝗祇在心上辨取若能以此省心造福公家不小造福國家不小若以詩抵罪非聖世所聞士君子清議自在令遂中沮

痛飲行贈友

才高天地妒骨傲鬼神嗔造化小兒尚如此何況紛紛世上人英雄萬古恨塵埋得一知己死不迴感君兩眼終日閉千雷萬霆爲我開君能爲我歌我能爲君舞調高吹裂李謩笛心雄搥破禰衡鼓酒後顛狂誰復知醒來高嘯誰能伍相期共作五嶽遊君忽鳴榔向石頭陸機入洛非干謁項籍渡江豈避讐聞君頗有睚眦怨羊家何足污龍鉤丈夫出沒不可測小兒黃口空啁啾但恨無人共轟飲強拉數子登糟邱一呼四座盡鼠竄令人欲泛剡夜舟雪夜舟訪所思我來日君歸時怒君久不見罰君千百卮梅花將開柳將放終日痛飲何愁爲

太和歌

一片壯心冷天地爲冰壺一片壯心熱天地爲火爐祝融元冥戰一場元精赤血交模糊山川冷落寒士死日月銷鑠英雄枯願將冰炭一齊化長遊太和之神都

吳姬送客行

風吹楊花落春酒吳姬送客出京口駿馬將駝遊子飛嫦娥不放郎前走金羈玉腕牽不得離筵落照誰能久龍鬚交嘶野館花蛾眉暗泣長亭柳

詠錫山惠泉

中泠深隱龍礴窟贏得人間稱第一惠山品作第二泉轂運舟輸逐郵驲高人介士常苦饑安能越地移甖瓮荆溪貧兒擔水鬻江心城下時相詒金璫玉盌權貴人都門饒水如饒銀鳳團新碾澆渴吻夜永不寐生寒津馬糞車塵淘不淨蠅臭蟻羶心更競偃月堂中陷阱深含香舌上風波勁別有驕奢喜事兒充腸酒肉精神癡舉甌連啜亦何益淄澠莫辨空噏噏冰倚不收兩液汗漫道清風追七碗煎自妖童膩未除擊來嬌婢脂難滌如此泓泉亦可譏山斧鑿石慚磊崎寒塘野澗皆可吸主人沖澹抗蓬扉吁嗟此泉眞不幸何似危崖冰雪靜虎林安隱慚不安爲謝銀瓶兼素綆

葛中翰遺集卷之九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孫　銘子筬
後學　冷兆甲軔升　叅校
鎮洋聞福圻孫容編輯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五律

讀書有感

力索千年恨消予一旦愁古人當日哭吾淚及時收天地終留恐河山半是秋偶然狂笑發時復淚雙流

春日偶成

每欲吟春景吟來又是秋江山偏有異風景獨予愁花發長扃戶雲生偶上樓那堪調鶴罷忽聽雨中鳩

過屠者

屠門方一過大嚼亦何讎朱亥陳密契聶政立深盟負氣不辭死聞言得養生盤桓且莫去坐聽鼓刀聲

贈志士

吳山不避虎燕市怕逢宵俠骨臨風瘦雄心對月寒樂春欲盡舞劍夜將闌醉後開青眼中原時一看

贈友人山居

山骨冬來白石脂寒更紅老猿深穴底高士絕巖中清夢一廬雪長歌萬壑風春來都不覺但看老梅叢

湖上晚眺三首

遠峽斂紅霞蒼茫映水涯魚飛煙接岸鳧宿石連沙響椎疑無地聞春知有家堪憐白髮叟帶月入蘆花

返照入松嶺遠山空翠橫驅牛將北返戀日又西行鳥

倦悲雲暗蟬淒想樹鳴危巖還獸立渺渺暮雲生

小艇煙雲夕微風散綠蕪樹光交斷岸山色漾平湖慘夜白蘋面傷秋碧藕鬚溪清孤月冷予意自踟躕

夜憩山中二首

幽人眠古石清夢繞孤峯月著梅花小煙逢松樹濃溪寒魚不躍苔老獸無蹤一片慘寥景悠然我自逢

暮雨颯然過流泉洗石亭雲開山口闊月出水心靈地有數竿竹天無幾點星從來多醉夢得此一迴醒

山居

曉雲添樹色夜雨漲蕪香釣艇迷花塢詩筒出草堂山幽無處醉村小不宜忙植杖聽流水時還臥竹牀

齋中偶成

寂寂筠軒下無人共樂觴奚奴同石怪小婢似琴長暗柳垂寒雨疏篁落曉霜此時情不淺聊復下繩牀

衡門

年少臥雲巒衡門倚藥闌琴聲時動鶴酒氣不離蘭花約老翁貧松擕美女看侯王原不羨豈爲仕途難

寄道人

道人終日閒高棲石壁間踞月心成水眠雲身化山好生芝不摘謝世洞長關長此徜徉去黃庭俱可刪

秋初

秋氣肅青渠飛霜折紫蕖樹疏添鳥影水靜長魚噓野寺僧修衲山村農緝廬嗟予忘歲月松下一編書

田父

老眼知豐歉頑肌耐暖寒倦將鋤作杖病以粥爲丸城市生來畏山林死亦安終身少機事一任世途難

哀李邕

陵興終避世阮籍自全身笑殺李北海顛狂欲取名名豈顛狂著仇因義氣成莫邪曾躍冶腹劍反加兵

春登北固望大江

磴草秋來薄崖松老自拳玉簫聲欲咽金磬響初傳渺渺波無岸潺潺谷有泉閒雲歸石峽秋色老江天

遊金山

拳石掛江天僧廬亦渺然潮分南北渡山護往來船海氣朝含雨嵐光夜抹煙中泠不可汲誰與品南泉

美人夜遊

粧收玉鏡臺微步上玉階笑隨風散去聲自月生來翠履淩花影湘裙映綠苔未須蘭帳臥且待送雲迴

贈錢克醇

避難洮湖畔欣逢賢主人桑麻時共話雞犬亦相親惘世情偏切忘機德自眞桃源原不遠扶杖看迷津

贈錢懷岻

湖濱有逸叟古道慕羲皇鄰畦傳德讓山水足徜徉石瘦梅根老雲閒鶴影長何時能卜築得傍幼安牀

乙酉四月登金山

金山一片石獨扼大江衝萬艇依崖渡千僧入寺逢潮生漁火亂日落海雲封借坐應無處徘徊向晚峯

談道

髑髏能談道英雄不解禪烏江渡項羽泜水濟苻堅首斷心方止屍分氣始全寄與聞雞人當爲先著鞭

出門吟

割髮嫌頭在銜鬚怨口存一時憑烈性千載痛忠魂名節天偏忌文章世不尊乾坤縱寥廓無處不昏昏公拜別鄺太夫人之後卽題此詩於廳壁無復有歸志矣一腔熱血至今猶覺未冷

五排

卽事

海上雄豪士來遊吳女家龍蟠花海月虎臥錦城霞俠客妖姬伏黃衫翠袖加雄心隨鬭草勝氣付閒花醉睨唾壺擊醒時羯鼓撾但歌楊柳月莫想銅琵琶

七律

秋興十首時天啟乙丑年遊金陵作

市門彈鋏酒初醺獨上荒城望海雲震澤夜飛廷鳥血長淮晝吐毒龍氛煙屯萬島逋豪士星聚孤營臥老軍詩鬼不愁天下亂金陵王氣自氤氳

燕鴻南渡白榆秋對泣金臺笑楚囚東閣上書何日報西園作賦幾人酬霜飛四海同聲怨日落兩京相望愁欲渡孟津還故國黃沙壅斷大河流

江上飛濤破石礮蘆葭還覆一漁翁青萍半世多豪氣

白帽從來有古風海嶽摧殘書笈破乾坤蕭索酒杯空思艫張翰歸來晚鶴唳華亭落照紅

龍荒逐北幾多時聞道遼陽戰馬馳俠客裂眦還擊筑亡臣鼓腹自吹篪秦關夜雨銅駝怨漢闕西風石馬悲萬古興亡愁不盡武陵溪上覓花枝

官柳蕭疏繞白門六朝遺事暮煙昏高僧無復蕭公禮美妓誰招陳帝魂紅藕香殘鬚未落元蟬聲斷蛻猶存年年不醒揚州夢恨積一天江水渾

空山夜夜哭魑魅人到秋高更不平莫恨塵埃輕我輩但求天地鑒同盟當今奴婢皆朱轂昔日公侯坐白丁寄語燕南屠狗客鼓刀長嘯北平城

陰風鬼火徧南荒雲霧昏霾草木黃一夜蕪城迷細雨千年古廟怨斜陽文章海外驚魑魅宰相山中伴虎狼自古邱墟原底事奸雄猶自不商量

寒潮寂寂石磷磷天末涼風動白蘋高隱不夷還不惠幽棲無夏亦無春漁樵近日多閒語僧道頻年畜異人莫問市朝何所似山中煙月總傷神

丹崖石壁鎖蒼煙湖海縱橫二十年走馬九關空棄繻

騎驢五嶽未先鞭曾聞豪俠甘爲鬼漫說英雄即是仙醉落鐵冠無覓處手提長劍問青天

秋陰古渡漲寒波手摘芙蓉飲半酡任我酒樽開北海隨他詩案罪東坡腐儒欲殺渾閒事傲骨難馴亦病魔濁世紛紜何足道靈雛遠食玉山禾

雜興四首

寒山交峙大江秋碧落沈沈近海樓采石潮迴翻地肺紫垣星動轉天喉一時冠蓋隨風散萬古英雄總淚遊南北兩都歸未得醉看天地不勝愁

雲蘺寒日暗燕臺枯木陰風動地哀狗竇大開通八座
虎樓深鎖隔三台從來隱遯原無意近日公卿別有才
浪說塵埃多傑士何人拔劍起蒿萊

四野黃塵起夕氛平皐衰草亂紛紛幽燕日暮山無極
吳楚秋深水不分去歲尋花難識路幾年看月但愁雲
雄心盡被乾坤誤恥作今時鴈鶩羣

淪落荒州戴草蓬蹇驢時復向金陵冠投滄海濤偏怒
劍倚吳天山未崩江岸月沈還送客石門霜滑更尋僧
平生俠骨成枯樹猶向蒼巖縛古藤

甲申九日

不忍登高望帝京相攜戰鴿聽銀箏園陵消息一聲鴈
淮泗逍遙十萬兵落帽早悲冠冕裂囊萸羞覩劍光明
今朝馬首皆東向惟有書生念北平

初夏蛺蝶限賓字
蔡明府既命作貧士賦更命詠此

碧草芊芊已暮春籬邊蝴蝶自精神尋花不近下帷士
遶榻還同入幕賓濠上夢餘忘散吏苑中行樂點宮嬪
鳳皇未展淩霄翼反愧棲香翅絕塵

山中寄友

寒溪幾曲繞山廬九畹蘭畦半畝蔬性癖自歌招隱曲
情疏不著絕交書三年抱病時調鶴千里懷人偶跨驢
梧柳蕭疏情欲盡可能無意伴樵漁

山居

弃名競利日千迴忽爾高棲紫岫隈風月時窺雙鶴舞
煙霞頻見一僧來山幽草色俱連樹林僻花香半入苔
老我一生真得計肯將懷抱向人開

江山晚眺

萬里江聲吼石牛風濤出沒幾扁舟龍堂鐘動僧初返
魚市燈明客盡留天末晚霞孤鶴怨海門寒雨老蛟愁
六朝舊事惟衰草惆悵當年結綺樓

寒夜

山中昏醉亦孤清況值寒巖夜氣生高閣送雲因鶴遠
小窗留月為梅橫坐來心冷蒲團熱睡去神幽紙帳明
消我廿年塵土夢曉看殘雪麗新晴

詠冬日貼梗海棠

蒼苔石菊尚含丹盡道今年花事完誰點海棠孤萼破

御成江閣幾人憔風搖鐵梗終難墜東結冰絲未識寒
摩詰漫題瓊蕋籍由來可得雪中看

寒雲

漠漠寒雲擾客囊幼安假我讀書牀高齋寂歷聞蘭氣
山徑蒼涼有竹香義氣不因交後重文章還向靜中商
我來乖攬蓮峯勝更喜蘇門嘯鳳皇

和友人韻

一夜江濤怒朔風五噫聊復繼梁鴻霜彫漢水新栽柳
雨嚙龍門半死桐五岳煙霞芒履上九霄日月藥爐中

箕踞坐嘯寒空遠老鶴頑猿與我同

宴豪家

紅粉金釵出錦屛雄豪滿座散如星鵾絃聲斷驚花落
龍劍光寒逼酒醒妖妓相看頭自白故人驀見眼偏青
朱樓今日成高宴肯向幽巖醉草亭

夜泛練湖

一葉漁舟泛柳溪橫吹鐵笛晚風淒且看翡翠巢邊石
莫問蛟龍瀨下泥數點寒星疏網漏千尋斷岸短帆低
連天暮靄迷春草賴有殘霞認海西

雪中歸來二首

甖中無粟竈無煙踏雪歸來亦快然來歲麥秋應有望
今年蝗種幸無延飢烏覓食號枯木老鶴梳翎舞石田
種種物情俱勘徹吟魂長傍老梅邊
出戶逢人半束僵不如匡坐養純陽讀書幸得三餘樂
學道能休十日糧看竹且移東郭履懷人莫刺剡溪航
雪中可訪原無幾峭骨巖巖護冷香

辛巳除夕寓迎龍寺五首

萬人促路歸除夕予獨攜裝出過年不是無情對妻子
只因有誓向山川蒼生不樂吾何樂海宇如煎我更煎

擎出一雙窮相手新正遙拜北辰前
大兵大疫大飢凶兩載遷延已告終盡喜明朝添一歲
誰知今夜滿三冬流光荏苒愁中度令節蹉跎客裏逢
若問來春何所事看花還聽景陽鐘
四十無聞古所譏予年屆此實堪悲虛名久誤三年學
尚友遐尋百世師杲日務消心內障繁霜任點鬢邊絲
奔光逝水無停刻莫待衰顏悔是遲
從來未遇此凶荒今夕深思更感傷雞犬幾家安杜曲

親知多半痛山陽苦衣夜雨號孤子繐帳寒風泣少姜
寄語妻孥莫相憶生離猶自在他鄉
文章罵世自招嗔値此奇荒莫說貧但願糟糠充口腹
何須酒肉補精神陽春有腳應行世窮鬼無情自去人
來歲陸離春帶草一番憔悴一番新

山居吟二首

狂心一歇便爲仙人靜山空雨寂然偎暖雪崖梅早綻
睡酣雲竇薛初牽偏欣客過能忘世更喜僧來懶說禪
但得一春巖下度絕勝花酒過韶年

竹棚茅屋喜爲家又有長江隔一涯煙霧自迷三詔洞
風濤不阻五湖槎一番風過閶江嶺幾遍雲來見石華
行樂不須招隱曲朝看旭日暮看霞

下第南歸九日登滄州朗吟閣和眭嵩年同年韻

沿途荆棘繞荒邱汎汎還乘不繫舟採菊佩萸聊自護
濁河淸濟漫同流違時亟返陶潛徑懷古還登王粲樓
自笑龍笻歸去速何如蛇劍任遨遊

過濟寧訪子美南池太白酒樓再疊前韻

萬事無如守一邱人情傾覆往來舟空懷飯顆山前叟
漫學長安市上流鼙鼓新聞來北地旌旗猶見滿南樓
當今只少汾陽郭青眼何人與共遊

有感再步前韻

爲憶蓴鱸返故邱筐魚誰識孝廉舟兒曹輕簿花爭豔
我輩高寒水自流子美憂時嘗閉戶元龍傲世獨登樓
眼前齷齪何須論海嶽聊堪汗漫遊

送同年眭嵩年之華亭教諭

黃扉紫禁本家風聊坐寒氈映綠叢筆倚九峯能作劍
墨飛三峽欲爲虹雲間奇士皆門下海上名家盡社中

莫憶秋風鱸膾美好調龍鶴待南宮

送宋采如監軍

雲擾中原殺氣橫連江烽火遍神京朝中壁壘仍門戶
腰下龍泉笑管城充國必須逢魏相無知空自說陳平
遼東老將鬢成雪不似書生學論兵

贈楊監軍

兼資文武是宗風更向行間識呂蒙形勢南徐吞海內
威稜北府壯江東新城首據龍峯險疊壘遙連虎洞雄
仗劍追隨今日事草茅何敢避從戎

贈鎮長

金符玉牒世相傳仗鉞威稜靖海天許國有心同旭日邁時無意任秋煙龍鉤光令鯨鯢化虎帳風高鴈鶩眠莫道東南撐半壁還期唾手向幽燕

贈荆宗瞻昆季

宗瞻南瞻文行懿美荆氏紳衿中二白眉也因其尊人忠清激烈殲敵而没於蜀二君匍匐奔赴時流氛梗道水陸俱絕二君號天泣血乃越江右踰閩南歷兩廣繇黔西而赴蜀誠爲至性

純孝者矣敬爲俚言以贈其行云

萬里崎嶇冒雪霜鴈行相並度衡陽麻衣溼透思親淚金劍長磨滅賊鋩忠孝格天神自護精誠貫日魅先藏蠻煙瘴霧終無染指日綸音郵典光

春閨

珠簾半揭翠眉低柳暗花明望轉迷紅豆枉將鸚鵡擲碧梧還憶鳳皇棲魂銷錦帳無春夢淚溼綃衣有夜啼盡日燕梁巢不就粧臺粉匣落香泥

客維揚

揚州自古繁華地歲暮那堪寂寞遊投刺朱門無故舊探丸白晝有朋仇梅花若個開東閣楊柳從教憶隋樓潦倒書囊成底事幾回中夜炯雙眸

瓜洲渡江踏雪歸丹陽作

滕六天吳共示威雪花還挾浪花飛同雲一片天如瘦積素千堆地忽肥游子難尋氈笠帽漁翁翻掛玉簑衣獨憐塞上長征客鐵甲凝寒未得歸

立春日聞印郡守解組時值風雪有感漫作

凍雲寒雪勒江梅報到東郊絳節回有腳陽春今已去

三年簫鼓又重來女郎夾道歌還笑父老憂時哭更哀最是江 大風浪急至今人畏禹門雷

葛中翰遺集卷之十

湘鄉葛培義江邨重輯
鎮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後學　孫　銘子箴　參校
令兆甲畇升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慎五

五絕

仲秋寄友

一向醉春光解酲賴秋色忽憶眠雲人彫胡不能食

桃渡

終日亂尋春春在何方住隔水問漁翁水泛桃花去

晚眺

爲愛殘霞赤高樓獨倚闌忽驚花拂檻不見日銜山

暮春

春至原無喜春歸何必愁子規緣底事啼向讀書樓

題坐茅圖

終日思漁魚誰知身受漁鯢鮒從容遊老翁去何如

山翁睡

虎嘯山崖上山翁睡不驚松花落枕畔驚斷打鼾聲

種花有感

廢盡洛陽種惟栽菊與蘭品花情偶刻論世意常寬

維摩

維摩過婬舍每至終日遊安知嬌女面不是老僧頭

湖上晚眺

煙水正蒼茫漁舟泊古堤堤邊楊柳月渡到練塘西

贈道士

一黍裏天地八極任揮斥遺我青霞裾何時探天窟

焦山雜詠十六首

三詔不能起一丹胡自投天書多矯妄隱士漫封侯

右焦徵君宋眞宗夢其獻丹封爲明應侯

蘇公留玉後楊公已效顰莫嗔藥內監慷慨學文臣

右楊文襄公弁黨監所留玉帶

山小灣無幾漁郎亦自迷桃花流出處別有武陵溪

右桃灣

天地妒奇字霹靂轟嶙峭菁華收不盡殘碣覆江濱

右雷轟石

右軍亦何幸丹嶽竟相蒙既疑陶徵士還道顧道翁

右羲之巖

昔聞偃雪中未聞眠洞裏當爲傳先生鑽石闢青礐

右三詔洞

自應吞海蕊何日臥江皋驚濤掀草樹疑是洗鬚毛

右醉石

雙柏根幹同一正而一側側者賴撑持正者長獨立

右焦君祠前雙柏

儒者隱於山太守來問道心靜官自閒政簡理逾妙

右掛瓢軒爲海陵先儒王心齋頤息之地而郡守林君就而問道故又名巽峰卽林公之號也公在嘉靖間以忤權相被逮郡民隨之赴闕得理遂復涖郡政淯訟息時屛騶從來山中山僧誌之爲余道一軒異名之故而不知二公之賢皆今時所希覯也故記其略云

周鼎亦已贗玉佛亦匪珍長江留禹迹幽島護靈珉

右周鼎玉佛二物皆鎭山之寶也

青琅千萬柯風動戛然響秋空發清籟山靜愜元賞

右青玉塢

只在此山中何待別峯見月來水有心雲去山無面

右別峰菴

佳處留茅菴隱淪可栖止今日弔椒山能不憶蘇子

右仰止軒有楊椒山遺墨舊爲佳處亭取蘇子詩意也

旋用江中流敵反踞南岸登高一火盡忠義寡良算

右石公山乃元張宏範所登敗張世傑兵處自是

航海矣

樹密江爲碎山空雲有聲幽情於此愜孤鶴暗相盟

右雲聲菴予愛其北崖之冷僻特構草堂五間以爲讀書處

此是焦巖頂雙峰搆一峰江聲來萬里磅礴拓吾胸

右雙峰閣爲焦山第一勝境予棄田數十畝搆小樓三間於此一以陶情一以斂鍔邇來筆墨之靈不無少助

遊北固嶺

出郭循山磴臨江步石碕南瞻潤州小北望廣陵微

狠石

李廣嘗疑虎初平可叱羊誰强誰與弱頑蘚自蒼涼

六言

贈石崖菴僧四首

古洞一龕石佛年年兀坐山陰花外鶯啼春曉松間鶴唳秋深

夜雨添潮運水曉風落木搬柴不許山神獻供由他國主營齋

坐久一灘蘆月行來滿島松雲借問老僧入定島雲灘月平分

拄杖漫山翠竹蒲團蓋地靑莎欲坐欲行由我生枝生葉隨他

七絕

宮詞二十七首

宮詞自唐以來作者頗多然其詞意非望幸則嗟怨而已余作宮詞數十首今多散逸然大概幽怨之中寓忠諫恬淡之意庶使思君者情有所防云

霞文鵶影墜樓臺翠輦經過煙霧開幾處離宮齊望月
君王不向月邊來

嫣然一笑六宮愁多少啼紅落御溝縱使承恩難自樂
當初何忍戀宸遊

連宵風雨曉來晴覓殘紅粧未成寶鏡齊開星萬點
君心何處不光明

睡困龍綃玉影濃無心檢點百花叢偶來芍藥闌前過
拔去楊家一捻紅

空宮隱隱碾龍車淚溼當時繫臂紗聞道六宮齊望幸
儂家只是看梅花

煙鎖樓臺恨鎖眉斛珠無曲扇無詩空驚白晝花明日
卻似黃昏月上時

天生薄命自堪哀豈獨君王盼不回插竹引羊羊亦去
簪花誘蝶蝶誰來

嫦娥半夜盡凝粧曙入瑤華謁紫皇宮監自開雲母扇
宮家未下鏤金牀

南宮歌舞日紛紛獨引龍罌酒半醺天子無愁天下樂
六宮何苦怨成雲

沈沈金屋自焚香愁聽鑾輿近小廊輕縠隨風無定所
來時何處覓霓裳

海棠連夜燭燒銀廢苑殘梅不見人自是東君能鑒別
冰魂羞耐寂寥春

水晶簾外東飛霜此夜思君亦自傷假道君恩從此斷
何從覓淚萬千行

千金買賦萬金圖宮掖錢神一倍輸棄置紅顏清似水
紫苔階下剩珍珠

妾在深閨未下堂老璫相促入椒房年年春冷流蘇帳
不夢君王夢阿孃

紅壁陰陰劃月痕滿園桃葉復桃根臨風唱罷歸來睡
別有梨花一段魂

鸞琵琤琤鳳吹啾牡丹花下撥銀觥儂心愛上三重閣
君命趨登百轉樓
香魂夜夜泣紅蕉血燦珊瑚粉骨焦碧落黃泉應有路
可能承領少君招
綵容零搭劇繁星寶閣爭開雲母屛性妒來生愁變蟒
花前學誦莚珠經
上林新雨破花房匯起行來金井傍琥珀轆轤隨意轉
蒼苔空自老銀牀
蓮花帶子藕絲裙怪殺他家變若雲曉戴朝冠稱學士
暮披戎服號將軍

三千環佩散春風朝罷歸來日未中回首望君迷處所
萬花籠定上陽宮
開盡櫻桃未試衣纖腰休說玉環肥強來樓上看騎馬
不是君王是寵妃
玉顏渾𩔗翠雲窩影入青天有素娥北地臙脂南國黛
可憐裝出一宮魔
龍膏徹夜照紅綃困盡歌喉弁舞腰何似一簾秋樹影
不關風月自吹簫

龍樓紫閣隔陰晴複道凌空任意行三十六宮誰歷徧
花邊蝴蝶柳邊鶯
新開宮市向金河博到頻邀別苑娥賭得金錢沽酒飲
醉看天子舞婆娑
萬歲樓中一夜歡至今愁見月團圝鸞絃易斷春纖脆
抱定瑤琴不敢彈

春閨

煙霏楊柳欲棲鴉立盡黃昏月半斜不下牡丹亭一步
只因滿地是梨花

有感

花開花落自無情卻怨春來風雨橫試把一年風雨數
且看花得幾時榮

春暮雜詠三首

五雲山下拜枯髡貳滿春裘不忍捫曾向海天橫劍舞
至今龍血染蛟門
春來小住岳王墳常向湖邊醉晚醺寂寞六橋花事了
飛來峯頂獨看雲
載酒攜花渡小溢蘇卿墓上獨招魂多情最是錢塘水

流到西陵不忍呑

座中贈美人二首

高樓月上酒初酣座側紅兒涙暗含爲問新來多少恨
鷓啼猩血滿江南

筵前紅袖擁烏蠻暮雨沈沈過楚山座有詩豪杯有酒
莫教重話十年間

讀杜甫詩

冷飯殘盃自苦辛千秋還笑杜陵貧錦城山水春無限
留日英雄作主人

有感

銅槽鐵撥不勝哀供奉先朝雨忽雷流落江南彈一曲
哭兒哭女並相猜

書懐

終朝沈醉臥西窗半世雄心未肯降莫怪先生偏嗜酒
酒缸深似汨羅江

爲靑陽庠師勸助詩

無氈何可更無官更值家山被賊殘聞道先生素滔厚
大家飽飣蒿根盤

訪蔡尹作

紗廚晝永臥郎官寒士攜文繞碧欄夢見周公因吐握
朱明何事日初闌

周母潘孺人壽詩四首

讀張受先先生所撰周母潘孺人節孝略而知天下之有賢母也予與母之子上蓮遊稔知其文行而知賢母之必有賢子也母有二子長諱京字武鎬次諱錫字上蓮予雖不獲識武鎬而幸與上蓮同舉於鄉於母有猶子之誼何敢過爲揄揚惟知以母之所欲言者告之上蓮而已

十載萱窗哭冷風雙孤漸見日曈曨能將此意酬君國
不負辛勤晝荻功

富貴何如草上霜從來范母望爲滂行看柳汁沾衣後
柏節松操滿路香

密縫慈線囑遊燕一世頹風坐愛錢念母一絲曾度日
好將消息報南天

少年文行早知名日下光輝滿帝京須信忠良同節婦
只爭末路是平生

秋閨二首

霜吹繡閣弄針刀莫斷愁腸懶似嬌猶識春時花富貴

那堪寂寞度寒宵

落葉寒風響碧窗樓前嘹嚦鴈飛霜難將舊恨從頭抹

夜靜啼痕對玉缸

遊九華山寺

石巖高築一禪關日暝松巢鶴盡還不放白雲歸峽去

寺門深掩薜蘿間

初春看梅

曾經春害怕逢春無奈東風又逼人繞定梅花行百步

淡煙微月總傷神

宿山家

尋君不遇宿君牀松影梅香共一窗怪殺老猿來又去

兩眸惆自檢書囊

詠梅花

寒林初見草芽蟠一樹梅花占碧巒不是害將桃李壓

爲他衝破一春寒

癸未春試後臨出都門作

北極遥臨十二州賈生痛哭幾時休君臣合德同憂治

三載何妨再一遊

金山懷古四首

弔郭璞墓

銜刀側上欲回天數定難逃乃悵然身後精靈戲江滸

始知兵解是神仙

大徹堂

大徹堂中十八人一時悟道在江濤而今緇衲應無數

空自臨流學問津

弔岳忠武公曾於金山訪道月和尚預知其有

風波亭之禍

紅塵何處不風波萬古英雄抱恨多留得丹心懸日月

滔天巨浪泛輕舸

弔韓蘄王夫人梁氏此蓋其敗金兀朮處也

夫人督戰撼龍湫蓋殺煙花八十州千載月明江岸靜

潮聲猶挾鼓聲流

春閨

一時春思亂交加海燕雙飛影半斜無限風流情未盡

漫隨芳草綠天涯

雪中感賦

雪壓疏檐透骨寒閉門堅臥學袁安千人自古無高士
救世從來在上官

山窗花草雜詠

瓊蕤密密香成雪玉萼亭亭雪作堆直到九秋朱實熟
雲中自有鳳凰來 詠天竹

移來海上迎紅日栽向山中吐赤霞最愛根邊堆白石
江神乞與水晶車 詠海榴

杜鵑啼後偏多血鶗鴂鳴時已不芳自有朱英迎夏日
何須葵葉向秋陽 詠錦葵

數莖拔出青鸞尾愛向山窗弄晚風近日謫仙狂更甚
可能傳信紫微宮 詠鳳尾草

繁華盛後生荊棘荊棘叢中有晚香莫怪經年心緒亂
東君去後腦人腸 詠薔薇

不將紅豆拋鸚鵡自把青梅打鷓鴣何事向人啼不住
竹窗幽夢待誰呼 詠栖鳥梅豆

漢殿地衣經馬皺石家步障任風斜奇葩異卉無人識
堆作名園第一花 詠洛陽花

大地春秋八千歲我今日日採靈芽荀荀同炊欣一飽
不知仙陵在誰家 詠香椿

秋以爲期何寂寂淚光入地變紅英斷腸漫說當年恨
館舍移栽別有情 詠海棠

葉似鄭公書帶碧花如處女鈿釵黃何甘貞靜爲人母
不把文章教阿郎 詠萱草

散詠

海棠背上蹯紅線石竹頭邊擁玉華花俠花仙都莫論

卻來山檻伴袈裟

榴花噴火原無火萱草忘憂本不憂何事洛陽三月錦
山中織到夏交秋

歲寒時作

呵凍禿毫偏自勁怡情拙句不求工英豪當此嚴寒日
蟄伏渾如澗底龍

葛中翰遺集卷之十一

湘鄉葛培義江郇重輯

鎮洋閻福圻孫容編輯

後學 郭潤小溪 姜瑞麟石琴 孫銘子箴 冷兆甲朝升 徐元昺曉嵐 叅校

裔孫錫齡愼五

雜著

團練鄉兵諭

爲招集忠義大社事照得流氛甚熾罔圉爲先王事多艱倡義爲大今欽奉明旨委以討賊之任糾結忠義大社招聚奇才義勇之士下可以捍地方保爾百姓之父母妻子上可以赴國難衛我皇明之宗廟社稷此正英雄投筆以取封侯之時也凡爲紳衿氓庶俱宜齊赴壇坫共矢同仇勇者効力智者獻謀富者輸財庶無愧於率土王臣之義今採衆議申詳撫院推立各縣大社盟長凡同志者卽各赴長通名結社其有才堪將帥者卽當詳報撫院題請大用其有一長一功足錄幷好義樂

輸者決當超敘旌奬以示優異其有技勇潛藏者許里保察舉收用不得退避其有懷挾私心訛言搖動阻撓大義幷地方罡棍搆結私黨圖爲不艮不奉公義者許社長同盟指名申報院道重以軍法從事其有崛起抗違借端生事者卽許社長懲治此係地方急圖天下大義毋得洩洩以效處堂謹列條議於後須至諭者

一禁隱避隱者謂匿名漏丁不赴團練避者謂搬移他處搖動人心最爲地方之禍如有此等鄰里首出鄉紳參處靑衿革責平民定以軍法從事今日團練鄉兵原

爲地方人人俱宜効力誰是該出誰是不該出者各坊各里除白髮垂髫廢疾而外盡編入什伍而爲兵至於鄉紳無執戈之理亦宜責成子弟盡出家丁靑衿無先登之才總宜戎服從事教訓方略僑居卽從土著之列客店卽入本坊之中務要各家編成冊籍註明作何生理男子幾人某老某弱某人廢疾成兵者幾人不在冊內者不許本境出入居住違者重究

一舉鄉能各坊各里各鎮各鄉務推出一人平日信義足以服人才技足以統衆者以爲團練之長練長既定

然後五人爲伍卽有伍長兩伍爲什卽有什長十什爲伯卽有伯長十百爲千卽有千長千長卽以練長爲之大約一千左右聽隨壇長聯絡如滿至五百左右人者卽合別部不得擁眾希圖獨强至於千人之內許各置教師二名一爲練長之左右先教伯長次第傳習兵法所云一以教十十以教百百以教千者也一切錢糧出入等項仍立公正兩人以董其事更有一等先登勇敢之士甘爲朝廷用者當月爲一部置一統領使之飛馳殺敵以爲鄉兵之倡尤宜豐其廩食以表其異

一分貧富各坊各鄉之中先分上中下三戶何謂上戶田產之多生意之大者何謂中戶計其貲財僅僅可自給者何謂下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也下等窮民欲其自製鎗棍自備甲帽而枵腹聽練可乎各宜勸諭上戶謂寇亂一臨身命且不可保何況浮財今各出其十分之一以給下戶每人製鎗棍一甲帽各一團練之日給銀數分至於什長伯長之中有先登敢死之士者名曰選鋒當別爲一隊四處飛馳救應月給銀若干此等更當求助於府縣官之贖鍰與山林川澤之利一切不關國課者設處之可也

一擇形勢在城守城附城居民亦併入城同守至若零星小村落無可據以爲守宜於無事之時先相定一大村或四面溝橋或環抱峻嶺有險可以立柵者豫先製造敵樓柵門多築土牆多編荊棘可以伏弩可以伏銃名曰土寨一聞有警則小村盡并其中同心固守則賊決不能破十數年來楚豫安廬之間有數經大寇蹂躪而不受其害者皆土寨之功也

一嚴約束一鄉里之間非親卽友今欲團練鄉兵其保

身家此如同舟共濟一有失誤則合舟俱隕爲練長者宜不避勞怨如父師之訓子弟爲兵者當謹聽號令如什伍之奉將軍倘有抗違稽緩及倚强撒潑生事敗法者重則申解撫院軍法從事輕則從練長責罰恭軍令尚嚴不得徇情面以誤地方大事

以上數款不過舉其大略卽聽該府縣所屬紳衿里老條晰詳細務在必行如有違玩盡法重處決不輕貸

申明條約諭

為團練鄉兵以保地方事今奉大司馬移檄當此訛言鼎沸人心懼極所在地方各宜團練鄉勇以固疆圉丹陽微邑四方雜流涸處恐有無籍棍徒乘機起釁為禍匪小我等同社務要同心協力或出丁夫或捐貲粟各備器械以防不虞晝則聚集點名練習夜則鳴鑼輪班巡守一家有事眾家齊應一甲有事眾甲齊應一鋪有事眾鋪齊應庶可上保城池下保身家此務各出忠義之心本以至誠一念不以小害而變其初志不以賊至而忽有懼情如張許之守睢陽矢死靡他在某為臣分所當然在爾等亦不失為忠勇之士如有不肖之流或私行搶奪或聞風逃避一經緝獲斷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一執事本鋪眾議老成練達者二人經管錢糧少壯公直者二人檢點人夫器械糾察怠惰頑梗毋有推諉

一選丁各家所出丁夫俱要強壯姓名以次登簿明白不得以老弱廢疾塞責

一治械各丁所用刀鎗弓箭俱係自備務要鋒利鮮明勿以朽壞搪塞

一巡邏本鋪三甲每甲用三人鳴鑼擊柝周巡街巷每人臨夜於經管處取大燭三枝茶錢若干文其有簡點責任者不時巡行察視各甲有身家人俱要輪次親出不得偷安

一教習公議延請教師一人擇邊境寬闊之所教練武藝凡在社者務齊心演習毋得偷安

一公費合鋪所出銀兩係各人親手登記送經管收執應用每用一文俱登簿明白銷算俟銷算完日照前數再派

一賞罰一家有事鳴鑼即持器械齊集救應如有一名不到者初犯杖懲再犯申詳撫院以軍法從事練習時有一名不到者杖懲以示罰如果有事必預先告明簡點不到臨時紀錄其有不聽約束動輒喧嚷生釁者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禦敵以兵而今之世則憂無兵非無兵也其平時坐食糜餉者類皆市井無賴之徒既寡身家之慮而又無親上死長之義日領銀數分聊爲生計其操練常習之法不過兒戲之故套器械不精甲冑不備擊刺之法不熟什伍之情不堅未見寇而先已潰矣至於臨時取用不足則又招募土兵其應募者又皆市井無賴之徒一時覓利烏合而烏散殆又甚也然則事終不可集而兵卒不可强乎非然也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君子以容民畜

衆以明水之藏於地而兵之藏於民也古之法無事則爲民有事則爲兵兵民未嘗分也今欲爲守禦之計莫若使境內之民除老弱廢疾以外盡編入什伍而爲兵其始則開誠以諭之曰爾之所以懼爲兵者恐其他日調用也夫平民未嘗給糧餉豈有調用之理但爾輩各有父母各有妻子各有身家豈忍坐聽其殺掠焚屠今日非彼卽我我畏彼則彼殺我我不畏彼則我殺彼蓋一奔避則勢如土崩一拒敵則勢如山立且敵亦人也我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豈有不勝之理使在

鄉者卽其村落以爲營壘卽其溝洫以爲垣塹小村併入大村大村之人推一信義素著勇略過人者以爲之主副大約十人爲一甲推立甲首一人百人爲一總立總副帥各一人千人爲一大總推立總副帥左右各一人其什伍之法聽其親族鄰友以爲團結義勇佃戶相護衛者亦以什伍之法編之延請教師造制柵壘或照田科派或大戶義助其器械則各以平日所習之器長短相參其甲冑蔽護則或以鐵或以皮或以紙或以藤竹或以挨牌團牌大約官督之備則無不粗人自爲備

則無不精官限之練則無不惰人之稍暇而朝夕自爲練則無不勤其在城居民及近城而可收入城者亦以其法行之一遇騷動則萬衆合攻四面合擊强者出戰弱者乘城其有一總出兵奮擊而諸總退避或不救援者嚴其法以軍律從事其官府點視督練之法急則三日五日緩則一旬二旬其器械不利訓練不熟者旣責本人兼罰及首領利而熟者賞亦如之大概官能不剝於民而以地方之財訓練地方無有不足且無有不應者蓋古人當亂世皆有立柵保鄉里之舉況有上官爲

之首領行以得爲之權激以應赴之義乎至若鄉紳無從軍之理則宜盡出其家丁子衿無執戈之能則宜典司其訓籍家無不戰之人士無不練之士一郡縣可得十數萬衆流賊來滅之亂兵來亦滅之又何至束手而待斃哉乃若操縱張弛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不能一一悉談者此亦愚生一得之見而古人已效之法也通之天下亦可以行通之無事之時亦可以行況一方之亂乎或駁之曰使民盡爲兵不滋亂耶應之曰寇之所以能害民者以民之不能爲兵也卽兵之所以敢

殘民者亦以民之不能爲兵也使民盡爲兵寇何自而起兵何自而亂乎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鉏耰白梃利於劒戟何在非兵民有血氣各有爭心何人非兵但在乎敎養撫綏之得其道耳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民之爲寇也甚易其爲兵以禦寇也豈不更易哉故村落之散處卽營陣之法也渠塘之縱橫卽溝塹之法也門柵之完固卽壁壘之法也因其自然更不必增置以滋擾害試思行軍者一時安營下寨立柵開塹守則可以深溝高壘堅壁不戰戰則可以決柵塡塹縱兵四出況以平時之設立繕修極其堅固者哉古人井田制兵之法六鄉爲軍之法皆不出此至於今日之民歲時伏臘神壇社會每鳴金鼓立旗號比拳角技則又合於古人蒐苗獮狩農隙講武之義然則盡人爲兵久安長治之策而銷兵鑄鐻者之所不識也

一選鋒之法兵貴選鋒擇其最驍健者重其給賞以當前隊勝則餘衆鼓勇其才勇功效顯著者卽可擢用以爲將材又官兵民壯旣久食糧餉當選其勁悍者充之或戰或守皆居民兵之先則衆心壓服

一哨探之法哨探乃軍之耳目決不可訛然不可專用馬兵蓋臨敵用馬則易識宜兼用善走日行三四百里者重其賞以督其探視又當前後分遣數處人使其前後各不相識不相知會以致雷同參伍衆辭以爲確信其訛者宜重罰而確者宜重賞也

一布陣之法數十百人可以野戰至於統勒萬衆決不可無陣法然奇門八陣旣已僞而惑人而黃帝握奇經及歷代陣圖又皆死法不可用大概古人用八陣者取其制八方之義也又曰九軍者居其中宮之一以制八

也故直陣則直其九曲陣則曲其九方陣則方其九圓陣則圓其九各相聯屬如環無端可爲蛇盤可爲虎翼李衛公兵法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又云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此皆布陣之要訣也

一守城之法城牆之法內外皆用峭垣蓋賊來既不易登卽登亦不能下而我守城之軍既無退路則致死格鬬救援糸集今惟有南北兩京爲合法餘則坡陁易下矣宜周圍立木柵以藩之或百步二百步置一上下之門則衆心堅固且城或一處爲砲石所壞卽可移之以

爲欄蔽此古人嘗用之者也又臨濠之橋木則可斷而石橋既不可毀則宜置敵樓於橋中屬之城垣出入既便亦合於月城之義又守城不可專用長鎗賊或用雲梯衝車則有撞竿石砮之法賊或攀堞則有短刀大斧斫手格鬬之法石灰不可用瓶宜以易破之物裹而擲之糞沙宜用噴筒入目則瞽此亦可用之小術而實能傷人也

一嚴避匿之禁江南溝渠重疊馬步俱無所施兵法所謂地網天阱也各村落果能各爲柵壘舉號合擊無有不克況於憑堅城而限深池加以江湖之險乎今或一人奔避萬衆搖心官族先行以爲民望是輩卽亂首也誰非王臣獨無同守社稷之義乎宜申之上臺小民避匿者立置死地鄉紳犯者指名參究先拘其子弟家屬籍沒其家產以餉軍士則衆心堅固過金城湯池矣至於盡人爲兵決無一戶敢匿之理如有匿者許地隣公舉加以嚴刑

一銷怨叛之端戶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可以給人中者僅能自給下者仰給於人然當此時不出於樂輸而

委人僉報弊端百出怨謗囂然矣但訪得素無生理之貧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官爲照田起科多方設處給以器械甲帽其操點之日仍給糧餉若干則貧民不至怨叛至於地方之客戶生理已久者編入土著一體訓練流寓之宦族果有家屬履歷可保者當此擾亂之時令之遷徙殊屬不情且彼既食茲土亦有同患之誼宜布散其家丁於鄉兵之內一體訓練

當今天下惟江南半壁乾淨耳然流氛抵魯港且江洋湖海類多萑苻之奸譬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

然謂之安耳有識者可效燕雀處堂乎今之官府率各視官如郵聞敵至則張皇失措敵稍退則詑而不講者多矣吾輩各有父母兄弟妻子各有田廬塚墓守無用之財棄可爲之勢延頸而待剜屠焚掘乃天下至愚人也此時有識者正不必官長督責古之人有布衣倡義以赴國難次亦立柵以保鄉里者謂宜各效此義有才力者結納同心師友豪傑堅訂以忠孝之義講習用武之法有家貲者宜散財結客延請教師投分義勇家僮佃戶及隣里鄉黨俱宜習學鎗

棒器械勸以忠孝敦睦其相救護一時敵至協力勦除以逸待勞絕無不勝蓋萬衆退郤不如百夫效死勇士畏愞不如懦夫決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丈夫處亂世貴自立耳凡屬有心宜深以愚言再三爲念

救荒芻言

荒者亂之端也民至於亂其禍尙可言哉然禁亂民必先安飢民不安飢民而欲禁亂民雖殺之不能也安飢民必先勸義民不勸義民而欲安飢民雖殺之不能也夫義民曷以勸乎吾觀周禮先王之教萬民也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賓者謂可以爲之主也使飲食不能相通可以爲賓主乎總而計之五比至於五州蓋一萬二千五百

家矣猶宜相敦睦如此況於宗族親友隣里有世誼者乎先王以鄉八刑糾萬民而不睦不婣不任不恤之刑同於不孝不弟而終之以亂民謂民之無仁義者先誅之而後亂民始可誅也先王以荒政十二養萬民首曰散利而終之以除盜賊謂蓄積旣散有無通其逮於薄征緩刑弛力舍禁諸政備舉而後盜賊始可除也然則有心於救荒者深思此義其毋以人命爲草菅激變以招禍亂殺無辜以干天和矣蓋一鄉之中必有富戶其爲富戶者莫不有親焉莫不有友焉莫不有隣里焉誠

能各恤其親各濟其友各救其隣里則天下雖飢莫有亂者矣又得夫賢達之士豪俠之人從而苦勸其守財之愚者深獎其好義之賢者勞苦其忍飢之良善者則天下雖飢莫有亂者矣然則當今之人卒罕能行之者何也由乎見理未明好善不誠而守財覓利之念則甚堅固也吾儒之教民吾同胞佛氏之說身如幻泡同胞之飢可不恤乎一切幻泡胡守財乎民生於財而死於財蛆生於糞而死於糞彼財虜者亦思自有天地以來王侯將相擁天下厚貲之人今皆安在乎此日之恩妻

愛子卽轉盼之遊魂枯魄也此日之良田大厦卽轉盼之荒塚寒煙也惟不失其好生之心合於上帝者則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堯舜救民飢溺文王澤及枯骨孔子立人達人以原憲之貧不受粟猶勸其與爾隣里鄉黨今數聖人之靈在天猶日月也至於老氏則有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甚愛必大喪多藏必厚亡之訓至於釋氏則有普救利生布施種福投崖喂虎割肉餐鷹之說可見三教流布無不以救人爲本也至若從來守財之虜石崇富敵天下不能早散梟首東市闔門屠戮何曾日

食萬錢不恤飢荒永嘉之末子孫遂無遺類先賢有云子孫賢無藉於財子孫不賢適助其驕縱之資爲殺身破家之媒而已又況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激變之後有欲全其身家而不能者何異象有齒而焚身麝抱臍而死也或曰飢民衆矣卽有數人好義能救之乎謹對之曰好善人之同心也誠使一人而約十人十人而約百人立一義社出其羸餘不拘多寡總計其穀之數又總計其四境飢民之數每保立爲首率領飢民就食者數人每鄉二十里內之中間置一粥局在城則分

之四門或就寺院或借空宅義而能者領其事貧而健者執其役各帶食器坐定給食其婦女老病之不能出者則每人執一紙印記之量與粥攜回又當時諭執事者打掃堂廡潔淨器用粥臨熟勿攙水擾亂者逐出之侵尅者重罰之則飢民日得一食可以免死矣此乃歷代已試之效旣不比賑糧者有冒領强支之病而苟可自給者亦不至强來覓食古人救飢大率用此卽吾郡劉文清公粥局二篇可法也然糾率固在於義民而督率處置之法又未始不賴於賢有司其有義民捐貲之

鄙性頗豪飲啖亦素侈今歲靜息山中斷絕葷酒億歲之旱復不能買米然而日食麥粥二餐已亦不甚飢而山中之僧無食者時可以食之也誠使稍有餘之家一家十口平時計食米一斗從而減其半焉已之家不甚飢而所減者又可救十餘口之飢也又從而變其米爲麪麥焉已之家亦不甚飢而所變者又可救十餘口之飢也加之減其飲宴之費鐲其不急之費則諺所云富民一夕酒窮漢半年糧而濟人之飢者又不可勝數也雖然濟飢者固在好義之人而忍飢者又在乎守義之人孔子大聖有時絕糧曾子大賢藜羹不糝七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黔敖蒙袂不受嗟來之食而死此良民善士所當法也況乎天下未有不死之人人生於世如電光石火惟此一點浩然之氣萬古不滅使喪此氣失節而生生不如死且古之聖賢帝王餓死者亦有矣卽使今日餓死不猶樂於干刑犯法死於刀杖屍山血海死於戰鬭乎今日忍餓二字吾更與之食諸同袍子誓固守之也先儒有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搶奪爲盜其爲失節孰甚乎

後仍有奸頑藏匿不出其餘者許鄉里連名出首卽令義民簡括其家計其一家數口所食之資聽留之而盡出其餘者以充粥局此亦彰癉之一策也然而良法美意一出於不肖有司之手則適以爲民之害要必爲民父母者實心實政任怨任勞潔已正身廣咨博訪減徹儀從聽斷隴畝之間懲斥吏胥勞問父老之內則荒政可以行矣至於督率有司之柄則又在上臺操之一縣雖能救荒又必責之槩縣使流民不入他境爲擾而賑救者始可展其手足其課殿最者卽以能撫飢民爲上而激變與流亡者參治之勿徇情面則有司之荒政可以行矣然而上臺督之又在鄉紳贊之展布四體恃以無恐實在二三諸先達彼居鄉尚不能恤其桑梓則守土必不能恤其地方此時不能以憂國之念憂民則平時必不能以報君之心報國行私罔上萬古罪人此又在持淸議者以此定其終身立朝之邪正也或又曰今天下好義者寥寥矣假使富貴者盡皆貪鄙上臺有司又未必專以恤下爲念則飢民終不可救乎謹對之曰誠不可救也已然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民物必有所濟

臥轍紀事

歲在丙子春王正月楚桃源印大公祖來守潤俗忌正五九月例不之任時流氛告警公叱馭而前曰吾知急公耳何忌焉視事之初卽以淸察錢糧爲第一務經承吏有受賄濫支放者公以法重繩之不少貸且稔胥積蠹噬民狀詞狀但令自拘虎役無所肆其誅求諸奸大窘相與鬨堂而散公不爲動微哂曰若輩去吾不復治事乎諸奸益窘復羅跪堂下乞憐收用公陽納之而廉其倡首者三四置之獄自是諸奸惴惴忌公益深而謀

公益急矣大抵公密於防下而疏於事上故諸奸得伺隙而大肆其萋菲時試儒童御史曾開揭書吏子弟數名公斥之不錄又以一二事見猜同事欲郄上臺諸奸復從中鼓煽曾氏且力詆之於是市虎之言成於三至參母亦投杼而起矣丁丑孟冬之朔徽閩兩臺交章之語民間驚傳疑信相半有曉之者曰天福潤民必不至奪吾怙恃且公道在人心何遽顚倒至此然小民瞻戀情深驚魂未定也無幾大難作矣公於仲冬月之望日忽杜門謝事百萬小民始而疑繼而駭再則惶惶然莫知所爲計在市者號哭於閭閻在野者悲鳴於隴畝以至行者躑躅於途居者徬徨於室如遭兵燹如失怙恃家愁戶歎之聲蜩鳴鼎沸之象爲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初猶附郭之民繼則深林窮谷之民皆至矣始猶一邑之衆再則雲陽金沙之衆咸集矣十八日之辰刻不期而會府前者數百萬人排闥直入大聲呼寃力請公出視事公堅臥不起則痛哭流涕搏顙出血哀聲雷動不獲已進三邑之民於後堂而慰之曰我得罪地方致兩臺參論爾輩不督過則已反加挽留乎爾百姓自散我

自俟旨衆百姓競前持公袍泣曰我等以地方累公今願拚一死決不令公捨我而去也竟日不散其爲府治所不能容者則相率而集於城隍廟聚族而謀或曰某等願趨帝京伏闕聲寃也或曰某等願之南都歷控府部卿寺省臺爲公湔雪也或曰某等願奔姑蘇哭叩兩臺求其追回原疏也於是民謠俗諺爲公稱揚德政者貼滿街衢而且閉城罷市者迴三日必俟公一示再示始稍稍復舊業而圍繞府治之民尚自攀號不去也嗟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不但已也四學諸生擁擠府前

涕泣攀留其北走燕南走白下東趨吳會者一如三邑萬眾之所爲留之不得則相與哭於文廟籲之先聖再則謀出揭以保留之迨民揭甫出而衿揭即繼之公論於是乎一大振矣念六日漕使者以按部至京口四學諸生約千人謁廟後簇擁於明倫堂連聲接呼爲公訟寃求出疏保留不聽則涕泣交流而免冠叩首以請之至伏地不起如是者三迨漕臺有會同兩院保奏之示諸生方起繼而命講諸生中其一首陳舉枉錯直之章聞者色動其一次衍蔽賢不祥之義侃侃諤諤引喻百

端益深望當事者之轉移也乃竟以是獲罪矣三邑鄉紳初聞公求去即共趨府慰留旋以公呈公書投兩臺迨抵金閶始知疏發莫挽則又出揭以表揚之一時潤城中紛遝喧闐之光景大江以北毘陵以東流播所暨莫不震駭稱爲從前未有之異事先是公於杜門之次日即發家眷回籍越數日封印貯庫移居冷署二三僮僕囊橐蕭然謝麾氈屏輿隸隻身候旨甚至薪水不繼民間爭獻斗米尺帛公一無所受鄉民有獻炒米升餘者公笑納之在昔一錢太守不過如是潤有九十四歲

耆碩生平不識官府面聞公獨居岑寂約同志三叟一年八十七一年八十三一年八十一皆世外高隱攜樽酒詣公所長跪請曰吾儕小人有生以來未嘗覩此德化今不幸我公行矣敢以巵酒爲公壽公爲飲酒相與飲極歡臨別則泣下不忍去越新歲望前二日臺疏下部公即日單車就道士民攀轅泣送者塡塞道路此當日保留情景也嗟嗟保留故套誰不知之其在平日不過二三私人假借學校公論引類呼朋巧行結納其他里排鄉保則又上官潛授意旨惟命是聽者也孰是不

招而集不約而孚禍患不恤身家不恤有如此一番舉動者乎萬姓血誠千秋曠舉慮久而漸失其實也因臥轍紀事以誌其本末如此若夫惠民諸大政已詳見之公揭中茲不復贅後之君子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益社小引

益社者何以其有益於人也何以有益於人賑飢也吾地連歲大荒道饉相望蒞茲土者設法賑救不遺餘力猶待吾輩賑乎曰卽以賑吾輩也士流矜惜體節任甘飢死不忍率其老稚婦女踉蹌於粥廠間故置社以賑之也予掩關焦島靜息忘機仲冬嚴寒老友周執甫先生徒步百里責予於山中曰予家老稚幾餒而盡斃矣子忍坐視乎予問其所需幾何曰去歲之飢也子倡諸友以米銀餉我今不敢望也但每人得大麥數升買薪

錢數十文八日食數合足以救死矣予俯而思之朋友爲五倫之一匪獨輔德亦謂其緩急能相救也先生讀書講業三十年爲之朋友爲之弟子者衆矣使閤門就斃友誼不幾滅乎誠得一人倡之諸人和之爲之宗族親戚鄰里者或慕義興起未可知也合衆人而救一家不亦易爲力乎或曰歲旣極荒今冬大麥之價倍於往年之米鄉黨中之頗饒者皆不能自給安能救人曰固也君子患不實心救人耳歲雖奇凶予見諸親友之中尚有飲酒食肉者焉損其十之一二可以益人矣其次者亦有食菜茹蔬而飽二麥者焉損其十之二三可以益人矣夫十人日減一合則一升可以食一人十人日省一錢則十錢可以活一人人日減一合不甚飢也人日省一錢不甚窘也而可以活人何弗爲也先生曰誠如子言人孰無朋友又孰無宗族親鄰倘能互相勸勉互相拯救廣之天下永無飢亂可也予瞿然曰此予名社之意也當今天下惟以文章爲社徒工而無益不若以道德氣誼爲重以濟人利物爲務則可以交裨於人已如賑飢者乃其大端而今日之急務也詩云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婦女且然矧爲丈夫者乎使天下之士聞聲相效皆以仁義爲事則文章之本而天下國家之所以平治也

一是舉祗以救死匪以養生計合家老稚每口日食大麥五合薪錢五文今先生父子婦孫共計七口每日食三升五合每月共一石五升薪錢一百五十文在施者頗易爲惠而受者亦不甚傷廉此亦友誼之意也

一是舉大約自十二月起至三月三十日止共計一百二十日計前項所給者大麥四石二斗錢六百文總派

爲十分列十人爲主每分出大麥四斗二升錢六十文不足者或轉勸親友共完一分仍分註其所主之友於已名下以不沒其善也其包總之責仍在爲首一人勸之友或不願入社者聽爲此例以稍堪自給之士皆可救人也至若好施之士或以一人而兼數分或以一人而完十分或以此數太薄而特爲踰溢或以麥食宜稍變而易以米糧此則楚三閭所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當代仁人跂予望之同社共十人蒼公以外有虞玉樹楊志遠楊志達葛獬葛熊甡明永甡思永葛敏吳中奇

家書一

吾遍觀諸起兵者之所爲皆賊也時事可知惟有灰心枯坐作老頭陀而已此時入山惟恐不深前日偶向洮湖邊一過金壇人遂有詭託吾募兵者此後絕跡在廣德山中諸弟輩亦不必相尋也將來城市斷不可居侯門禁稍寬賢弟可挈妻子往禹莊一處居住既看顧姪兒又可暫避兵火此時亂離之時兄弟尚不同心更有何人耶兒子可教種田廿二弟房價當令瞰兒懇諸故友求助有義氣者自當念我不忘也所言不盡

家書二

兵來切不可令嫂避惟有自焚自縊自殺一策而已二弟獬三弟熊同覽

家書三

瞰兒見字你在家不可貪戲且學種田若有寇來不必避他母親輩惟有死而已

香色布箭衣可改做略大䄂道袍檬有乾粉帶數觔來家中綿可用破布裹來用布鞋

家書四

父字若欲得吾音信須問之黃石庵不必他求也

遺囑

吾忝列紳流豈忍爲改節之民惟有蹈東海而死耳變亂播遷吾攜諸兒姪逃難每聚飯一堂竊念先人種德有此諸孫決不遽斬絕也織母雖未曾養育吾等然苦事病父數年兩弟宜時時看顧使之得所寡嫂幼子顧與不顧但憑賢弟耳吾避難村居有等不欲改節之民欲推我爲首已痛絕之賢弟輩但保身家安靜爲本萬不可聽人言煽惑耳至囑至囑

吾城中樓上有古書數千本決不可廢儲之以待子孫

之能讀者增之可也一生命脈在此故特囑囑乙酉季夏贅文二十八日兒麟書

昔大宋文丞相與歐陽夫人祭文云列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吾今書以遺汝汝當終身佩之乙酉季夏廿八日夫麟書內子收此以爲永念

吾竊授空銜未歷一職未沾寸祿義可不死然既列賢書豈忍爲改節之民惟有蹈東海而死已耳自是之後吾兒但須種田暇則讀書明禮義爲良民決不可求仕

事親孝事長敬與人樸誠不衣絲錦不帶用金玉銀等物一味以節儉爲主此保身守家之要道也不及多囑此爲最要切記切記

無事但須閉門讀書不可出外生事與小人伍至要至要乙酉季夏廿八日父麟書畯兒收此以爲永念

葛中翰遺集卷十二

湘鄉葛培義江郁重輯
鎮洋聞福圻孫容編輯
姜瑞麟石琴
郭　鴻小溪
孫　銘子箴
後學冷兆甲韌升　參校
徐元昺曉嵐
裔孫錫齡愼五

附錄

授職中書舍人劄諭

吏部爲海上危形已見內地防戢宜周乞行徧聯漁船團練鄉勇之法以固畿輔股肱事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題請事今因奉聖旨收集民船民兵以毖海防亦是長策依議行嚴栻等俱着吏部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江海爲南畿天險詰戎固圉誠今日急着紳衿之爲桑梓計卽所以爲朝廷計故立水營練鄉兵必以急公好義者統之如撫臣祁彪佳所請原任知州嚴栻才

識頗稱過人編沙船以備外侮嚴典閘以防內疏誠畧
舉也今准加以兵部職方司主事職銜假之京職重以
事權若黃來現陞四川長寧知縣業有民社之寄而
欲藉團練爲名以圖規避此非臣部所敢聞也合令本
官急速赴任其舉人葛麟胸有武庫智足服人前按臣
王孫蕃已薦其賢今撫臣又推轂之恐後合准授之試
中書職銜以寵其事庶幾不礙會試而鼓英雄也生員
吳中奇管元聲等聽葛麟聯絡鼓舞俟有成效另酌委
任既經該撫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

等因奉聖旨嚴栻葛麟依議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理
命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劄內事理一體欽遵管事施
行須劄付者

王按臺薦疏

巡按直隸下江監察御史加陞一級王孫蕃爲客兵不
可盡恃土著亟需訓練懇聖明立擢任事之人收實效
以固國大建威以制勝事竊照兵事之壞至今日而極
兵事之治亦自今日而始自江北四鎮連營江外朝廷
不靳爵賞以責成功鼓勵微權可謂至矣兩月以來獨
黃得功兵在儀眞劉澤淸兵前在瓜洲頗號安輯其餘
則維揚臨淮間無日不以焚掠聞也夫江北數郡固未
嘗有寇也而朝議特以畀諸鎭將謂暫憩士馬權安家

口旋圖北伐乎則人民財賦皆朝廷有也何爲紛紛仇
殺反兵自攻乎將謂數郡旣已隸之諸鎭則人民財賦
皆朝廷所分錫休息長養之不暇何爲自屠其赤子自
焚其蓄積乎乃頃者京口又見告矣據常鎭道之疏及
諸紳之揭焚殺酷烈令人酸鼻此叛兵入江南之始也
去畿輔百餘里耳夫于丞綏之兵無多也豈一肆焚掠
遂不可嚮邇耶駐京口者尙有陳可立等之兵能守法
律不與同惡自應分別以爲勸戒乃一味姑息不惟驕
悍無所懲即節制者何由自見乎兵非此不富將非此

不封相傚以爲得計獨此區區百姓平日則竭脂膏有事則塗肝腦卒以勢弱籲天無從耳然而抑鬱己久日憤日深鋌而走險百姓之心又可盡信乎故臣愚過計以爲目前之患後在敵而先在兵後日之憂旣在兵而復在百姓廟堂之上不知何所恃以圖中興也今日急計欲固東南非先練土著不可欲練土著非固結人心不可欲結人心非得素所服習相敬相信之人不可近者三輔役兵之議庶幾居重馭輕臣見都城內外向經同官郭維經設法鼓練各方義勇不下數千人國變初

聞四方震動而都會屹然者賴有此也是都城之民可教也向者敵兵紛雜剽掠新安休寧鄉宦修撰金聲平日倡率保甲其法甚備一時聞警起援地方賴以安堵是徽寧上江之民可教也頃松江鄉宦兵部員外何綱等招練本地水師得數千人科臣陳子龍謂皆精悍可用鎭江舉人葛麟頃因國難發憤同仇勤王一檄子弟不期而集者數千人選鋒布陣守城攻戰諸法操練獨精于永綏叛兵突至京口藉以保全是三吳下江之民可教也凡此數臣服佩帶而誦詩書何莫非朝廷之將凡此百姓負鋤耒而荷棘矜何莫非朝廷之兵得其要領則忠勇權謀不可勝用也近如淮安淸江浦地方義集鄉勇近數十萬人瀕河而守北兵不敢南渡江南得以安堵者鄉勇之功實多此又練土著之明效耳臣謂都內義勇不可漸弛宜聽郭維經權宜鼓厲五城加意行之可以淸輦轂徽寧之事宜委之金聲與上江撫臣共事且使他郡皆效之何綱則宜令統領舟師前來京口以備緩急似不必赴督師軍前效用葛麟宜授以職銜專心招訓常駐京口併允其所奏如宋臣汪立信沿

江開府之策以防南渡之兵地方竊發之寇此外更有德義和民才能可以勵衆者令諸臣各舉所知就近分用則三輔之勢俄頃可張也又聞江海間有沙船甚衆此輩習於風潮尤須廣事招結不獨可收其用且可潛銷意外之憂是在急急舉行無費時日可耳中興大業基於此矣

史閣部覆書一

屢見閣下所上諸疏輒歎爲中興第一疏也眞岳忠武一流人物戡亂非此才不可今撫按二院已連章交薦聖明自有推轂之特典在宜益加奮勉展布勤勞毋負委任至意

史閣部覆書二

每見閣下部分方略諳曉軍機鎖鑰重寄舍菉公奚屬條議當採列疏中藉以入告目下江上機宜卽祈留心料理克肇萬全爲幸此復

附史閣部告示一則

欽命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爲軍務事照得鎮江府丹徒縣丹陽縣金壇縣等一帶鄉勇俱聽新題授試中書舍人監軍葛提調團練與大兵相表裏殺賊有功之日破格旌賞如有不遵約束者軍法不貸特示宏光元年正月初二日

鎮江府推官李公白池書

前草檄告潤之民有云潤州自古忠良之所出宗汝霖非潤州人乎韓良臣非戰於金山者乎江山如故人類不絕自北固巖頭望見顏色狀貌魁梧賦性慷慨有中流擊楫之志抱聞雞起舞之思上之當如宗韓二公恢復中原退亦不失為江左夷吾之望國家養士數百年當得其人以收其報非年臺其誰望也百凡舉動幸出萬全臨楮翹跂之至

欒于永綬事實

甲申四月中翰公讀書焦山聞李自成破北京懷宗殉國與袁先等六人盟于京口關壯繆廟誓滅賊草檄糾集義勇得數千人將討自成四鎮悍兵雲翔淮上六月各擁兵趨鎮江肆抄掠民大懼中翰公與丹徒諸生吳中奇率義勇登陴親往見四帥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三人聽公言以兵退獨于兵猖猖不已與鎮江舊營戰於北固山下多所殺傷又與浙兵鬭於銀山浙兵敗將軍李大開素勇敢率勁卒五百救之中流矢死綬大肆

焚掠火光燭天民男女老幼多赴水死中翰公憤甚與吳中奇謀用大砲擊之時兵憲張調鼎太守錢良翰皆憚綬恐激綬怒嚴禁城中發砲中翰公同中奇呼曰悍卒暴橫若此不擊何待力請發砲遂轟殺百餘人于兵不敢近城公即具疏南京又上書史閣部史公大驚曰馬兵由江北行何得擅入京口即飛騎挈四將北去

南疆逸史列傳

葛麟丹陽人與盧象觀同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福王時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過家門不入走海上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見擒潰卒無所歸推麟爲帥麟乃揚帆抵太湖時職方郎中王期昇奉通城王立寨西山因與之合未幾象觀亦至軍威遂盛期昇性貪不能軍惟以剽掠鄰近爲事民苦之引

大兵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軍吏曰衆寡勿敵毋陷死也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搦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人於湖

大兵耳其名磬目之噪曰長而肥者葛中書也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箭悉墮入水乃更攻以火火及舟舟焦始自沈

嘉定屠城紀略

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髯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向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

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思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劉會恩曲阿詩綜名下小傳

葛麟字蒼公號瞿庵爲諸生時走京師擊登聞鼓雪鎮江太守印司奇冤崇禎壬午舉人甲申之變欲結客赴京師猝無應者雅與史閣部可法黃將軍得功善南都立有薦蒼公材勇者授中書舍人銜前後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因與盧象昇弟象觀同起義兵殉難於泖湖所著有葛瞿庵集

魏源聖武記

盧象觀率衆二萬窺江甯不利收殘卒亡入太湖復與葛麟王期昇營西山居民苦期昇兵騷擾潛引提督吳兆勝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象觀葛麟引舟救之皆燼於火原注葛麟與象觀黃淳耀同年勇而知兵累於期昇而敗

徐鼒小腆紀年二則

明吳易孫兆奎敗績於長白蕩兆奎死之已而提督吳兆勝敗盧象觀葛麟遂引兵追易兆奎率銳卒伏盧墓中襲殺我兵甚衆易衆醵酒相賀俄兆勝合四郡兵至石橋橋斷港汊易軍無現糧營中震慴勸兆奎走海

明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總兵毛重泰陳坦公與

大清兵戰於太湖敗績皆死之麟丹陽人與象觀同舉於鄉有膂力能開數石弓宏光中巡撫祁彪佳薦其才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

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走海上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見擒潰卒推麟爲帥時郎中王期昇奉通城王盛澂立寨太湖之西山因與之合未幾象觀亦至軍遂盛期昇性貪剽掠民苦之

王師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手搦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人於湖

大兵耳其名譟曰長而肥者葛中書也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箭悉墮水乃更以火攻舟焦始自沈象觀拜其衆曰我兄弟受國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躍入水死先鋒毛重泰陳坦公皆死之

葉廷琯鷗陂漁話三則

震澤俞子駿岳攝丹陽訓導時抄得邑中明末孝廉葛蒼公集余曾借讀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孫所裒錄藏於家未經刊刻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獷編次亦無體例後其友虞玉樹吳中奇等撰傳數篇語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署名稱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

嘉定居城紀略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觀人論事慷慨激昂之概附以補傳所未及云楠按傳謂丁振華傳初涫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瞷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涫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涫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鄰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涫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涫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人斡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按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

云云楠按二語見丁傳中葢即指志葵而言訪陶庵以見之是覘其人之可會與否紀略所言正與傳文相合未幾嘉定郎被兵陶庵以七月四日授命蒼公之殉後此未及兩月也

明末范石夫孝廉朋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府志石夫名公杜長洲人爲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大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跋語余擇其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楠按內有葛蒼公麟一條敬錄於此　蒼公兄博學多能且負奇氣築室焦山兄弟共讀不以貧累會試北行命一窖艇僅如漁舟狀尾諸舟後人不知也抵京就寓復極高廣子訝之乃曰非此無以游行自得開拓心胸因爲掉臂闊步繞室而行相共抵掌詩文絕佳惟不作畫曰我幼喜作畫師嘗責我未幾師卒故終身不敢爲其至性如此宏光帝時試授中書遭變後其大節必有可觀惜以一水隔耳

中翰公遺藁始刊於乾隆中葉葢其後人用排板刷成郎葉調生鷗陂漁話所云子孫裒錄者道光中學

師李仙垞振綱偕邑副貢劉疇庵會恩輩將原本重加參訂捐刻行世亂後板廢而書僅存葛氏諸賢不忍聽其湮沒謀籌商重刊以廣其傳余爲稍加詮次並節公之行實有見於諸家撰著者續補數條俾知公英風亮節世已爭傳不徒誦法於桑梓已也光緒己卯二月鄉後學景澍楠謹識

盆社草原序一　　虞玉樹

予與蒼公束髮而遊相尙以文誼故悉蒼公莫如予蒼公負至性極孝友誠而坦率十歲了六經念歲了諸史諸子天官律歷地志兵謀諸種旁及二氏之書以故蒼甚宏才甚大氣甚雄嘗慨然歎曰大丈夫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豈能區區踞井竈雄人耶持敝囊往來吳越齊魯燕趙間犯蛟洋尋臺蕩東登岱宗北抵薊闕所涉目皆天下項脊喉腮處也英雄之棊履都會所躔連鴻顯高壯幽奇幻怪之蹟無不以豁濯其神明噫眞可謂葛

蒿好遊橫覽天地者矣嗣是囊貲消盡歸益貧益結識當世之豪儁瀏絲蕭蕭座客常滿家徒四壁立時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氣誼旣高硯歷復廣隨心隨口隨手破觚潑墨極縱橫浩渺之奇蒼公文章妙天下豈漫然哉乃拘墟之士或咤其孤搴或疑其宕往而不知身在褒內者何能運褒必立於其外後能運之也魯仲連稱其輕世肆志李太白指爲詩顚酒狂見者輒不敢道俗事究之辦天下之大事者此兩人也天下事豈敢擔板求之猥瑣辦之哉故曰善觀山水者於山水中得幾分

於山水外得幾分則全副山水爲之有矣善讀書者於書卷中得幾分於書卷外得幾分則全副書卷爲之有矣蒼公之才之氣之膽之識之詣靈奇浩杳無所着而而無所不着皆所謂全副者也異日涌其胸中之思勒之洪鼎藏之名山佘不能悉其涯際矣

益社草原序二　　莊　雅

葛蒼公天下健士也健生質質生文文者貫通之器器以削而成巧道以損而全神然則物以樸完理以貞固少者見珍緣多爲累耳增之益之安所事乎公曰不然吾人出世有三立入世有三修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上修德次修質次修文夫功與質對言與文對而德祗一耳自君公王侯士夫工庶均在其中何獨非人間世者乎大約修者從損立者從益不益不損不損不益兩義如環執一者敗懲忿窒慾者所以進德修業也吾觀

蒼公蹈匾軌度刺刺自閒務濟艱難務行荆棘少負俠烈偶因人間不平事貧散千金勇走萬里嗣後鋑氣焦巖呑炎吸凍廢絡忘裘火食屢絕時靜而入定也則山骨坐寒時動而狂呼也則風濤立怒大江南北行僧乞子皆久已咤指爲非常人年來自悔豪蕩惟務靜默禪宗道家之書無不旁究而術更善醫每見挾奇恙者卽其齋輒活去卽詢之曰君有神耶笑答云人應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吾以人治人自不會死耳素問靈樞金匱玉機諸書方家自讀不到奈何强活人哉抑其胸有五

經庫前此入闈會以二十三義違制不錄每執牛耳壇坫中同人推其春秋第一蒼公亦嫌以孤經見奇從易大居正也志專一也重始進也至若經濟時務通今之學皆從博習中來娓娓萬言揮毫成卷本房青陽澄水王老師閱至後場極加賞識幾同素覯然非蒼公平日練習於古者有年也其欲浪得此名也可乎哉蒼公售其稿單行顏曰益社益則益矣而稿言社者何居蒼公曰無他吾獨不忘同人惓惓之義也直諒多聞其則於友者素矣益之為義大矣哉

益社草原序三　　吳　堂

葛蒼公為予姑丈王青陽所取士予因得讀其闈中藝房評有吞吳越之清風吐燕雲之勁氣才兼將相學貫天人之語慨然想見其為人及接蒼公盡得讀其窗稿若詩賦且時聆其議論遂與定交於旅次因歎暗中摸索之評不爽毫髮神吻之合若或告之同類相召有固然者夫知言以知人千古一理獨患胸無全照不免過眼而迷交臂失之耳蒼公之學之才之風質氣誼靜則嶽峙動則川流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要以孝弟為本

豈徒資筆舌貌榮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顧予獨不能無疑於其間者古之賢人君子憫時病俗往往言其所傷無罪而足戒蒼公宜未有大不得已於世者乃其詬俗厲槩疵物激清之懷時見於篇中似怨似誹無乃已甚乎迫叩之而乃知其固有所為而然也嗟乎利害之私錮於人心士之克自振其志力者蓋亦寡矣蒼公動於大義百折不回幾殆而卒以有濟世之容容然以邀天幸又或憑臆說以相傾自全而每每竟不免也所謂天道非耶吾輩自處宜何如哉雖然蒼公今方繇此而任

天下之重赴君國之急要亦本其生平之志力以往而其道宜有大焉其事宜有難焉將猶有可以進而論焉者乎咸九縈辭中有之此固在蒼公度內耳予不敏何能爲役而蒼公不我棄也感於交誼之不古而徒須爲悅故因序其文而致意焉蒼公如以予言爲然則予之讀其文而慕見其人者尚有之又將因蒼公而下交矣

祭文

楊志達

嗚呼蒼公其果死矣乎噫蒼公今日其信死矣先是乙酉夏　大清兵臨江人各逃匿已自秋徂冬逃者以反匿者以揚獨吾蒼公不知何往後有傳其遇兵湖上抗鬬不屈投湖而死聞者不信已漸傳漸眞至於今日嗚呼使蒼公不死而必他往今更何往哉不他往而必他隱今更何隱哉嗚呼蒼公今日其信死矣其言不死者心疑其死而猶冀其萬一不死與夫痛其死惜其死特愛蒼公者耳特愛蒼公不知蒼公者耳於戲其必死矣

使蒼公而不死當崇禎朝年垂三十始爲諸生諸生何與於國事而爲一賢郡守之被黜不難於忤臺司而叩九閽策蹇驢冒寒雪獨走朝廷數千里不以爲苦當宏光朝不過爲孝廉孝廉何與於國政而爲江南防守之計張旁帥士破產創兵所上當事數十條皆言言石畫至要已有達其才於天子者詔許授之以職特下僚耳非獨下僚也又其名耳而無用一兵之權無募一兵之餉然猶空拳虛腹奔走諸要樞之閒以效用其區區知事不可爲而後竄於山隔水濱以待其變嗚呼蒼公何

爲者哉不知蒼公者蒼公爲貧不過博擔石之祿以奉母弟以畜妻子蒼公爲賤不過邀一命之爵以光祖父以耀鄉閭然自今以觀蒼公而在可以不貧如蒼公者何嘗不貧可以不賤如蒼公者何嘗不賤蒼公何爲者哉或者謂蒼公多躁躁故不能忍其才以待用蒼公多暴暴故不能全其身以永年然如今日者待用之才才何多永年之身身何多無躁無暴從容中道改貌變容相視而笑求如蒼公之爲躁人暴人寍復有幾也且夫不知蒼公者愛蒼公也愛蒼公者痛蒼公惜蒼公也以

彼其行祠隆宗祀家篤天親割枯釜而食貧傾空橐以急難孰如蒼公以彼其學邃心經史流覽子家賦掞居宋之華文擅馬班之韻孰如蒼公以彼其氣歌激風雲呼通金石醉詈天神而不懼奮殛水怪而無嫌孰如蒼公以彼其志不仰視天而俯矚地訪異隱於大澤謁聖士於名邦孰如蒼公以彼其略咤叱談虎樽俎籌邊都傳洛陽太傅之名鄉有南陽武侯之望孰如蒼公以彼其慧道妙太玄詣精上乘抉蘭臺石室之奧參黃庭素問之微孰如蒼公悲夫蒼公不爲大官而爲窮儒不爲窮儒而爲農夫不爲農夫而爲神仙佛老之徒奈何其長驅不返之死靡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地上不可居惟地下是宜兵鬬不旋踵授命於臨危子方兢兢爲守身之孝子遵道之中庸而胡爲訝其輕要戒其恢奇悲夫蒼公人自爲狂迂反見譏人自爲怪常乃蚩蚩焉知哭蒼公者蒼公不笑而笑蒼公者蒼公不悲今子之同盟欽子大節式子精英起愛起敬克恭克誠嘉肴爲列旨酒爲傾如見其貌如聞其聲生負大辱死有餘榮西山東海千秋令名尙享

題像

江夏 陳冉

夫有治世之才甘蹈危亡非贈此生也亦云明倫不廢義焉耳葛蒼公小滄之役同盧幼哲矢志無二奮袂揮刃可謂氣吞湖海矣眾寡弗勝俱殉於水事雖未克其氣振其志尙矣太史公于李膺曰道之將廢也歟命也于張儉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嗟乎蒼公其命乎其不知量乎

輓詩

松陵 包捷

孤塚投周道舍悽迣去來存亡兩不見喪亂獨交催別面余驚黑離魂爾溯洄報韓心莫展復漢策先裁名注山人籍身叨幕府陪風流婣桀槊露布倚棋杯指掌兵符秘秋毫石算開不爭驕眾帥難鼓怯諸孩完璧情彌急號庭志益哀出師虛韓范負義在房裴靈武雖登位祥興竟速災白書哭廟宇墨服治戎縗偏袒呼君子同袍集將材敵天除羽翼拔地絕塵埃行慨鋒銛順檣艢氣勢恢樓船歌六月京觀築千堆赤壁非亡走黃龍未擣回一軍沈背水全宣棄飛灰降敗生羞李威強死怖雷南朝官罕匹北向節羣推負血鬻雲弱圖容龐德嵬祁連山有像綿上火無培凶物疲京國英雄老夜臺孔車與穀甫抱憾數徘徊

丹徒 陸懋勳

志氣才華第一流稜稜風骨足千秋龍髯痛洒烏號血
鳳翼慚分鼠竄羞誓掃氛祲旋日月憤騎箕尾謝王侯
行看靈武軍容壯始信睢陽有定籌

溧上 彭新

蒼公稚川裔矯矯青雲標三刖始脫穎嘉謨盈中朝感
憤天貲傾義蘊溥層霄志大謀罔切俠骨委波濤江干
風湧時貞魂猶可招

年姪　畦　本

欃槍忽犯斗禍亂適先後百六歲丁亥乙酉月在酉蒼
川力戰時泖水已失守我父殉初六我公殉念九弃甓
扶櫬歸熒熒方在疚灑血向昊天冀公能獲醜傳公雄
水犀制勝壯湖口初鬬伏嚴邑戎馬塊粢蹀復道渡閩
關綢約已自牖及有寄輓詞始知前吞否今秋逢韓僧
目擊怒濤吼血戰落日黃百敵刃自手慷慨同處公生
氣猶起起我父遇九原冈籍同心友我愧未身殉終天
罪自負痛公復痛父哀衷莫能剖

吳　穎

我思曲阿有捐軀泖上之葛生一心磊落負不平手持
寶刀能殺人寶刀不利能殺身彈丸長輿太湖濱白骨
不歸青草春我昔與子江干醉握拳裂背多義槩子功
不成最可憐子魂欲返嘆何年

弟　森

料簡糾桓能逞雄慮伊躁率故多凶書生雖不嫻軍務
正氣仍然在士風念勿稍回如魏勝仕惟初試類陳東
而今大特無書矣自有他年太史公

瞿庵叔祖終世劍甫九齡至是念有餘載攬其流
風每低徊不能已云

姪孫劍夫

傲骨巉巖莫與儔目空世界藐王侯千金何惜窮交贈
一劍常攜薄海遊偶憤不平馳北闕時因露醉嘯南樓
襟懷豪曠樊籠隘能喝天潢倒逆流
疏狂洛下半知名肯讓雄才倚馬宏筆擊蛟龍雲夢小
氣搖山嶽岱輿輕欲披叢棘時方否多歷諸艱志未行
非是激昂全節烈生平忠孝已先盟

跋

瞿庵先生以精忠義烈抗命
本朝厥節偉矣片楮隻字人猶寶之況是編所載多當
日上書言事之作耶凡　先生之雄韜偉略學問氣節
可因是以考見也兵燹後集已亡失余爲搜訪者數載
最後得諸冉徒冷氏謀重刋而流布之會籌資未就則
告諸其族人抄錄原本藏之以備重刋而廣其傳俾是
集不終淹沒而余心亦稍慰矣爲識數語於後光緒五
年三月同邑後學東允泰謹跋

跋

集凡十二卷重刻於道光年間編次未當閱者病焉自
經兵燹流傳日少曩東丈季符轉輾於藏書家假得舊
刻本錄副藏之擬集同志以活字印行貲絀中止前年
秋邑大旱湘鄉葛侯於賑餘欵內撥貲付梓不足復捐
廉助之而屬學師聞廣文及余與孫丈子箴諸君同事
按讐凡詮次有未當者悉予更定卷數則存其舊始事
於己丑孟冬六閱月而工竣旣斷手爲書數語於後俾
後之覽者知是書之成非侯無以集事而亦以見公之
精爽固常在人心云時光緒庚寅閏二月邑後學姜瑞
麟謹識

柒輯 16－296

絡緯吟十二卷

〔明〕徐媛撰

明末鈔本

絡緯吟小引

絡緯吟者余細君徐昕作也細君生而孱幼善病ゝ輒稱劇頴性頗多慧剪綵刺繡不習而能父母絶憐愛之不欲苦以書史銘槧之務曰是笄髻者習為婦耳豈欲掭不律應秀才童子科博青紫榮者耶少長閒從女師受書輒以病廢經年無幾月親筆札一片紫硯幾成石田矣笄而從余ゝ

引一

時為諸生雖屈首公車乎然閒以吟詠自喜細君從旁觀焉心竊好之弗能也迨余舉賢書偕計吏上春官而細君閒居寥寂無所事ゝ漫取唐人韻語讀之時一倣效咿唔短章遂能成詠父母見而憐之輒稱善乃疋不欲示人藏之篋笥余歸而辟錦滿奚囊矣余曰何不遂成之從此汎濫詩書上探漢魏六朝下及唐之初盛已而直遡三百篇根源遂逮楚之騷賦幡然作曰詩在是乎然又不能竟讀不數行頭為岑岑執卷就卧思移時似有所醒於書不能記憶亦不求甚解而多所悟入如禪宗之不以漸以頓也顧獨不喜子美而私心嚮往長吉曰子美雖號稱大家乃中多俚俗語初學效之不免入學究一路長吉雖鬼才然恠恠奇奇語多自創深求之上不失

引二

漢魏六朝而淺摹之下亦不落中晚豈至庸鄙開宋人門戶耶吾寧伐山而斧缺毋牙慧而餖飣故其為詩多師心獨造無所沿襲即一字經人口吻輒棄去弗用或時涉生澀於文理有所跦謬弗顧閒吐一語雖耳目創驚而暗諧古調譬之天籟自鳴音響成韻又如田夫里姥作勞相和輒中聲律豈敢謂擊轅之歌有應風雅然無絃

動搖無孔度曲壹似青風因者焉或誚之
曰女子不事櫛縰衿纓箴管線纊而顧搖
美柔翰吟詠景光棄而蘋藻毋乃非訓乎
余曰若然則古曹大家漢史班婕妤紈扇
詞徐賢妃諫疏盡成羅案而所稱姬姜太
姒文母伯姬必目不識一丁者耶然則葛
覃卷耳諸篇又何以流傳至今也細君曰
不然余少而多幽憂之疾父母雖不欲困

引三

以詩書而深慕古賢姬名媛英敏明慧似
不欲余作情寂人余竊窺父母志而思成
之不幸失我怙恃遭家不造哀思無所寄
故託之篇什自陶以抒寫其抑鬱無聊耳
豈真欲學古之人彤管流芳者耶且余性
不敏不能十日織一縑五日織一素以佩
恍獻漼及事我姑嫜而聊效噓風抱葉作
絡緯悲吟以自比於織婦機林徐吾爗影

庶幾哉藉口季氏之婦而解免於山上蘼
蕪乎余曰青是哉余細君得以銘槧代機
杼幸不為東海嬾魚燈矣乃葺其稿付之
剞劂以無忘黻帚而顏之曰絡緯吟識所
志也萬曆癸丑冬之日吳郡范允臨長倩
氏書於蒼璧齋中

引四

徐姊范夫人詩序

有謂閨闥之間不設文字耳食哉紈扇香茗而下蜚聲鉛素幾傾人然後來者其學多不月而日縱然脂夭墨案可奪七襄睫未踰軒户詞未離粉澤求其研精博思訪闢文而采逸記什罔一至瓶為獨解之語鳴節疎韻非阡非陌百罔一遂使稍具鬚眉者縱横辟壘如蛟之奮蟊之躍帷房人

序一

囁嚅而無敢進盡覺軍中之皷不揚貞足令嬰絨短氣劉余獨河漢於范夫人詩夫人生於吴氏徐實維太僕公首女吾姑之之自出也嫁歸長倩范先生范先生香名滿人耳叡心遠暢符采朗澈秇林競尊之為桑嶋鄉與余論詩夙林六代遡源黄初以眡李葉濠脉家少當者頎夫人詩一出輙弥日嗟賞謂非復人巧可及夫人少受

内劚諸書一往恭詣便足明通吾家大宗伯以為金敲吾家小宗伯以為玉亮吾姑暨太僕公尤絶憐之歸夫子於書益無所不窺盈天下閟籙竒草過眼盡可彊識慨然而歎煆鍊神明佛聖立致况聲詩童子技獨無牛耳我曹乎於是始治詩其於詩也絶不喜唐以後言凡為五七言近體者五之一為五七言絶者五之三其氣局神

序二

澤微開元諸名家弗師也為樂府為五言古為七言歌行者亦五之三則獨規摩於長吉王孫賀賀之為詩也吏部東帶於鞅掌梵天索記於玉樓杜京兆以為騷之苗裔洒微惜其理不及騷其說小青利鈍而夫人疋癖嗜之斷以為天地間必不可無之觀長吉政不必不死即不死不能少加於理即奴僕騷可也吏而宋佻而勝國膚

而長慶二家畀而晚文不経奇何以垂後
吾寧之綺勿史寧之森勿佻寧之棘而峻
勿之膚而畀寧滅景而更駕勿齷齪而隨
人轅下恒肎所造熕香宴坐竆想者竟月
夕囊括區寓飛走湖海雷奔而鬼騰形嗒
然如欲廢不縱神于俗所不経之域不自
休羣婢子言夫人體故羸未任勞苦日者
藥竈未冷煙昰區區而數精乃爾耶夫人

序三

顧唉弗之應也益精治詩不衰其為絶也
益賢乎其為近體也其為樂府古歌行也
益賢乎其為絶也迺其為長吉也更賢乎
其為開元諸家也今二十年篋中所鳩者
具在鍭鍭無能不新楚語人涕恨語人鬱
快語人舞韻語人香幽語人寒雄語人為
之膽張逸語人為之肉飛誕語人荒忽乎
無以自持千詭萬變環烏無倪竭夸父所

未能逐泰豆所未能馭辟之星宿河湟崩
潮飛瀑曾不得正目視而太白蓮華踞雪
中雲半人罕攬而登焉亦異矣哉抑李氏
姊語長吉恒從一奚奴騎驢負古錦囊遇
肎得即書投囊中及莫歸非大醉必疊紙
足成之其矜高寶艷率如是而吾姊范夫
人隨其夫子宦遊四垂而石城而燕陰吊
古中宵酸風射眸觸境成詠鬱為名作家

序四

其後萬里入滇溯大江而道黔巫滇山水
為西南險絶金馬碧雞陳蹤宛在極波濤
之所匈礚煙雲之所吐欲神鬼之所翕闢
猿鳥之所斷滅無不從翠幰中領畧其裔
詭瓌瑋可駭可怡之概而出之為驚人鳴
其所得較驢背果何若以故長吉所肎者
可以竆一世而不足竆夫人越而尋之諸
名家所肎者又可以竆長吉而夫人亦不

為之窮籍令當世名彥劇心刻腎何能摭夫人才後慧即林或相逮而俗腸膠擾中故未易辨此嗟乎古來閨秀代不乏大率鮮得其執雖飛鶩謝庭猶未能忘恨於天壤青霞翳意識者撫心維淋與嘉庶膺此選以長倩雄才故自兄嘉迺夫人亦何至娣淋千載兩徐譽決無垠夫非窮古快事邪夫人每春秋後月不作組紃斯時也一室之內蔔香何粉相敬如賓或迴文賡唱揚扢今古或亮月半天川巖在覽或名花照檻節序關心每拈一題夫子輒疾書之流出人間高下傳寫處無不各肖一通也者奚必借響於高名之士乃足振哉而涼涼為問叙於不譚不識間者此胡然非第能詩人不得索解人亦不得解之者隴西董斯張也能叙者也董生者夫人中表弟也渴叙者也迺是刻也長倩寔力彊之故非吾姊意也

隴西董斯張遐周書

絡緯吟題辭

絡緯吟余姊范夫人作也志絡緯以彤管不忘組紃也試卒讀之而非組紃間語也蔚然者與采鏗然者與音突兀然者骨寧刓而畀毋勤而腐固已謝玉臺之靡響棨錦囊之奇句即今之號稱名家度不能驅乘而先鞭矣吾吳文士衰落獨姊與趙大姑相賡倡騃〻作者豈一時清淋之氣不

題辭一

在冠弁而在笄褘耶柰因稱曰夫笄褘何必遜冠弁也詩歌神物巧濬心靈當意所自得造物不能與謀或冠弁而靡或笄褘而振要以巧予天專予習專而奪巧而神化莫之或知也曹子桓稱文章經國大業不巧盛事而楊子雲至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子桓父子梟雄命世竊國鼎而食之不饕遡猶津〻此道橫槊不忘子雲玄亭

闐寂鑽厲窮年刳腸濡首顧反薄之夫豈欺我洵中有鬱勃不淂已而托焉者也大都文人之志牢籠天地彈壓山川惟其所摔斥欲為而間或牢騷詘抑抒情寫態如千丈之瀑騰空而噴薄遇隘而激射直障過之不淂故文不期工而自工今夫深閨之夸饒丈夫奇槩不能踔厲風雲苐以帷房數尺地當寰中五嶽海外十洲而三寸

題辭二

弱管為芒屩躡幽窟反下上今古忽劃然天高地迥之表奇藻絡纏庸詎不烈于鬚眉其肯以鉛華洪涊乎哉吾姊沉嘿貞靜志操不減桓少君而才識殆過阮新婦祗哀蓼莪傷陟岵感憤憂思勃無所發洒發之諸長唫短咏而間廣其篇什是亦以薄之不為者姑為之于有所托倘猥與班姬左嬪並擧而爭葩競藻猶之淺窺吾姊矣姊

斂容曰子惡乎言操觚非女子事余蓋無心而游戲者耳且余既奉白葉是綺語障將毋為瞿曇氏所訶梓非余意也夫以志余過可也

弟洲仲容甫題

題辭三

絡緯吟目録

卷之一

賦

續春思賦有序

臨蘭皐賦

楚辭

傷往

遥夜辭

桐花

懷遠

四言詩附

詠芳草

題贈燈

卷之二

五言古

閨思代董氏弟婦作

贈淄妹
懷弟
送孟年伯母還楚二首
夜雨感懷
賦得送遠兼憶故廬
適外出所題署中積雪感懷詩知
其胸次之鬱鬱予書此以贈少
足解顧署中有小園故藉此以
充一劇
秣陵弔故宮
寄答外
贈女尼
題贈燈畫
題自製燈帶
壬子仲春三月過支硎山舊寓為
人所據承二姪婦見留聊用為

贈
邯鄲才人出為廝養婦
神傀曲

卷之三

七言古

燈宵曲
湘神曲
神絃曲
前行路難
石城暮
秋夜效李長吉體
中山孺子妾歌
早春二首
後行路難
贈趙夫人
秣陵獨坐感懷

大江行 有序
寄懷趙四夫人
鳩茲官舍謠戲嘲長倩
弔蜀孫夫人 有序
梅花落
滇寓邊城被警
秋夜篇
天上謠
春閨引
后城美人春遊曲
駿馬行送仲容弟北上
四時歌行
弔節婦芋母居夫人
新蓋公廨小齋園池成漫賦
夏曉
送人歸吳中
初夏曲送嬸母歸吳中
宮中樂
德美人鳴琴歌
效古禖曲
贈沈姬瓊樹
題扇上秋江送別圖爲周姑母老夫人
越中偶成
山神吟
寄贈孟夫人
書文夫人扇頭
壽陳后泓縣公太夫人
悼親詞 有序
贈歌妓安卿

卷之四

五言律

游山莊
咏鷺
家園對雪
登一雲山
贈女錬師
飲山莊
咏妓
贈滿妹
早春三首
戲贈表妹合歡詩三首
七夕三首
牛女二首
詠梅二首
中秋夜坐望月偶成
送長倩三首 并序
游梅花塢步長倩韻三首

酬趙夫人前韻三首
詠美人雨中觀荷二首
亞歲
五日二首
送孟年伯母還楚二首
寄懷趙四夫人二首
寄懷四弟
宿草
浮萍
歸雲
秋夕即景二首
屠舅夫人以扇索詩奉寄
飲趙夫人山莊二首
飛月
舞雪
寫懷

卷之五
五言排律
羆贈曹夫人
園林同表妹坐雨
贈弟婦葉娘
贈潘娘
家園即事
枯樹
贈美人
前題
獻歲一日有懷趙夫人郤寄
賦得衰草詩用侵字韻
又賦得芳草步深字
寓邊城兵靖作
卷之六
七言律

題山中古墓
飲山莊
后湖
游徐氏山莊
春日白下即事兼留別諸親
渡江
過龍潭驛口號
感懷
壽從嬸母二首
九日望家報不至聞邊警
送長倩游西夷
重酬前韻二首
至曲陽樓偶成二首
過貴陽道中
家園即事
壽大姒五十三首

金陵道中有感偶成
效古塞下曲
渡燕江望月夜坐聞風舟中偶成二首
看梅小苑懷曹娘二首
題垂柳二首
行清溪洞有感
早春

卷之七

五言絕

秋夜二首
觀化二首
曉步三首
游女二首
春日家園即事
眺支硎山二首
贈麗人四首
擬陳思王七步詩
寄閨扇與表妹
早春對雪憶弟七首
題山水圖
紅蓮二首
客舍獨坐四首
雨中花二首
題大金吾劉夫人扇

卷之八

夢中聞亡親裁蓮感大士作五首

七言絕

行苕溪即事二首
寄懷丁氏妹
春游
贈姑母

舟泊虎丘二首

虎丘懷古二首

春日

代閔娘閨思四首

寄表妹周娘二首

戲贈歌妓三麗五首

秋夜三首

送邵妹北上二首

泛苕溪四首

送長倩夫子北征五首

詠宮人曉粧三首

宮詞四首

近宮詞四首

塞下曲五首

宮怨六首

重弔孫夫人六首

採蓮曲十二首

竹枝詞四首

柳枝詞五首

題山水圖代外作三首

代姬人春怨

遊僊詩十首

題園中竹四首

贈從弟仲容北征五首

楊玉環五首

燈夕偶成四首

贈薛素素五首

贈琵琶衛娘二首

題籬邊菊

蕪陰晚眺

金陵弔古二首

將去金陵別東鄰諸老母二首

題瀟湘八景
咏繪圖八景
班婕妤二首　續一首在後
明妃詞二首
金陵留別叔母三首
留別金陵宮舍九首
別張弟六首
繫舟毘陵道中月下憶兒婦四首
別曹娘三首
除夜宿客邸懷兒婦四首
舟過麻城懷大金吾劉夫人三首
蒲圻道中雨
桃源咏古二首
滇中曉望
寄懷
寄贈年家妹二、

元夕四首
明妃三首
答趙四夫人却寄七首
寄懷孟年伯母三首
贈孟年妹花燭詞三首
塞原秋晚三首
七夕五首
七夕望家報不至有感
聞邊城兵靜喜賦三首
滇南別馬夫人三首
行清溪洞有感三首
別馬小夫人二首
行山中看雨後花四首
題飛雲洞二首
飛雲閣禮大士
題贈趙四夫人壽圖

賢姪娘子以扇索書戲占口號二首
贈美人并序
寄女姪哭其先慈六首
送表姪女吳夫人北上二首
遊舅氏山樓有感二首
寄萬娘五首
壽仇母五袠
送舟覲芙蓉偶成三首
贈金卿雲
送西湖經西陵弔蘇小小三首
見隣舟美人戲成三首
贈馮師母老夫人二首
送遐周弟北上武前韻六首
遊龍井滯雨漫成三首
寄孟四娘二首
壽申老夫人二首
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丘同諸母席上偶成感懷似安卿娘子四首
送溫老親母夫人北上五首

卷之九

詩餘

過釆石題蛾眉亭調寄霜天曉角
步韻咏吳延陵郊居小齋調寄漁家傲九日泊舟豫章道中調寄霜天曉角
石湖弔古調寄霜天曉角 補遺

卷之十

詞餘

春日書懷調寄綿搭絮六首
春思調寄綿搭絮四首

桂枝香寒夜書愁三首
咏木兒感悟僊遊四首
感懷追逝南北調一套連尾十首
四時寄生草四首
四時江兒水四首
二郎神一套連尾五首
卷之十一
序
送孟年伯母還楚詩序
傳
林母徐孺人傳
頌
性明師頌 有序
大士頌 有序
又大士頌
趙夫人壽頌
于貞姑頌 有序
復作大士頌
孫夫人頌
誄
先人誄
悼詞
悼冢孫文
祀文
祀湘夫人文 有序
祭文
祭屠叔母老夫人文
祭庶母文
卷之十二
尺牘
與姑母夫人
與表妹邵夫人值予與妹俱旅白

下
奉候叔母
訓子
錄詞寄從弟夫人
書仲容弟游棲霞寺詩後
與仲容弟
蔔弟并呈諸母
寄叔母
與董選周表弟

絡緯吟卷之一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賦

續春思賦 有序

於時春也游乎江涘感條風之扇物悵吹萬之不齊喟然興思援筆為賦昔龍門年少玉藻摛天鬱彼羈懷綴茲高響既析字而成珠亦汎聲而當珮後有作者吾無間然至於繡閣雙鬟幽悽萬緒經春澱淚理非一端得無有留欲吐之章俟後來之秀者乎予本恨人驚魂無定載成斯製廣寫幽憂可謂千古傷心一時遂集者矣其詞曰

遡長流而進櫂駕日彩以浮梁雲濛濛兮輕曳烟靄靄兮徽揚維時青帝司晨女夷節鼓鶯竊吳歈蝶翻趙舞碎銀沼之萍花

散玉樓之氷柱氣皧平原香繁別浦欲流
月姊之輝未值風姨之怒治遊則拾翠採
珠奇樂劘沈官振羽嗟哀樂之致懸匪一
理之可研類銜傷於暮序或撫心於綺年
境何觸而非恨淚何人而不泉若閨外之
殊悰羌難得而備宣也至如金屏栱壁繡
栖瓊碼若有人兮閑其中步徙兮私自惜
簾捲水精枕留琥珀風斜轉而吹奩月孤

生而照隟艷朱謝唇輕黃罷額池挑空紫
居苔長碧羊車過而塵杳鳳吹繁而院隔
何遊絲之似繞更落花之如擲舞驚鴻其
已緬慰珎珠其奚益乃天遠之鳳子適月
竄之烏孫三月雪飛萬里晝昏星懸漢影
笳折胡魂駭驚沙之無斷傷芳草之盡髡
俗侏儒其難接色蕪絕而不言登別館而
凍雲集眺荒野而苦霧屯鐔鄉侍寢氊酪

當飧臆中鵁鶄之觀夢裏蒼龍之門睇故
國兮無日知天子兮少恩亦有少小容華
生來婉弱咲非蔡而羣迷腰未楚而先約
芳菲菲而入宮黨訛訛其謠詠君意不自
堅君恩俄已落脩成之內可糜斯人之臬
幾斯鬼帝誰叩皇孫欲啄勢甚橈椎危踰
巢幕恒撫節而骨銷轉當春而神索別有
便娟銅省妓漳水東來寫姿媚俱照渚而

成蓮各臨風而拂翠穿窱玉喉翩翩繡袂
旋娟為之氣奪洛珎因之色墜值君王之
未疲泊賓筵之半醉態轉裾迴魂挑眼刺
雕閣黛浮璜臺香膩守宮之血未乾辟寒
之金爭餌痛尊酒其寂寞空西陵之歌吹
駘蕩青陽悽馬雪涕況乃初歸瑤鏡慣畫
青眉忽河關其遐別邈烟路而安之琅玕
結意勺藥贈離舉邯鄲之翠袖泛蘭陵之

淺危君啼妾拭妾臂君持孤舟尚艤短篷乍吹草縈情而磴礙椰帶恨而橋垂寫素懐於后闕申丹款於戾彦渭水波兮代咽越鳥吟兮助悲故歡亮已矣良晤終何期及夫秦生赴椽細君未從將千里而同子何二豎之留儂一則故盧善病一劚天涯浪蹤鐺茶夕冷杵葯晨春錦衾横而鑪氣歇華燈燦而樓影重憐琴心之别鸞姤鏡背之蟠龍夢遥尋而難寄書促往而忘封對此鬮鬮鳩語灼灼花茸何嘗不抽簪覺短約帶憎鬆予美亡此誰適為容是以新光新氣新景新愁固千悲而一族亦異感而同憂莫不寄微情於湘女結幽恨於靈脩豈與夫康娛漂殘流連桂舟艷曲平原之弟巧咲如樂之遊夜以繼日忽忽悠悠者哉重曰萊蘋既已廣紅蘭亦已長浩空江兮無人邈予心兮愴怳復題鴂兮先鳴撫歲華兮將往寧攀雲際之瓊枝不顧河洲之宿莽有韓娥者聞此辭乃抗音而奏陽春之歌歌曰魚瀺灂兮鳥綿蠻逝白日兮銷朱顏蕩許春愁終不去解許春懷終不閑詎怨多而心死直歡餘而淚斑欲知妾恨復誰是皺盡雙蛾不侣山

臨蘭皋賦

縱目平川襟英繽紛晴巒染翠蒸霞吐氣於時夷猶徙倚逍眺怡神鸞簫咽夜鼉鼓喧晨爾乃倚檝俯流命酒賡詩黄鳥翩翩白雲離離青蓱軟葉碧椰綿緜遼西語燕武昌遊魚璇閨春嫚玉塞寒舒滯行子於天涯望征人絶域鞲鷹决起牧馬肥澤煌煌羽蓋隱隱旌旂日華飄彩素月流輝林散紅桃水芳緑蘺斯時也或驅寶馬而徊

翔或駕瓊輪以遊嬉或邀靈於洛汭或紉佩於湘湄鳴雕鐘於昢澤沸廣樂於咸池集有名賢坐無俗侶羣謔浪以抗高雲澹容與以遨川嶼桓伊之遂奏劉靈之觴舉量溟渤以為酒衡泰岱以為鬻羅萬象於瞬息和造物於天倪極娛樂兮迎上春列游駟兮來下里曳曳蕩輕衣珊珊揚雜珮望遙路兮驚春獨予情兮悲涕有草兮萋萋有烏兮差池徑苔兮蕭瑟庭花兮離披已矣哉春光媚兮秋螢飛春華燦兮秋露晞滄桑詎可定綺羅無復依聊抒情以寄恨結長風以東歸

楚辭

傷往

傷往悼董三弟也

駕輕舟兮木蘭泊輕風兮袂单望湘水兮生波藹瓊樹兮闌珊閒激管兮思結聽啼狖兮眉攢戚不與兮侘傺情一往兮增酸悲白骨兮杳渺魂其歸兮路漫追鴈行兮究昔何一旦兮摧殘去不返兮勞想行不歸兮晤難嗟人亡兮寄跡復愁緒兮千端傷吾生兮太息聊容與兮江干

遙夜辭

丙夜夢鉉兒牽裾有懷作遙夜辭

良夜迢迢兮天高露垂中庭寂寂兮驚烏倦翮懷憂獨坐兮譙鼓聲悲徐步廣除兮苔痕屐綦寒生眉栗兮飄風亂吹攬衾伏枕兮寤汝褰幃含愁凝涕兮念汝乖離低

細結思兮謂汝来斯撫之摩之兮柔情暗馳掬之勞之兮宛轉追隨回身就兒兮驚魂自疑驀然覺来兮竟爾安之我今憶兒兒豈知肝腸慘惻將吾誰心搖目眩會何期顧同黃鵠兮棲故枝

桐花

桐花贈楊姥也

桐花飄兮秋風凉水溶溶兮白蘋香延佇賓兮列高堂泛層波兮皎夜光彼一人兮髮蒼蒼級幽蘭兮被霓裳吸石髓兮浥瓊漿飡金英兮沐華芳今夕何夕兮共徜徉聊容與兮芳草塘携素手兮步踟躕祈歲歲兮樂無疆

懷遠

懷遠寄長倩也

胡風勁兮慄裂寒楓葉飄兮征衣單路迢迢兮遠去水揚波兮聲潺湲對草木兮悲落莫望關山兮鬱盤旋日黃昏兮絕綦履夜杳渺兮傷愁顏攬三星兮問河漢援素琴兮鳴朱絃浮雲漠漠兮扃不舒玉露消涓兮夜溥溥聊逍遥兮步庭除窺明月兮空懸白日忽兮愁淹莫房櫳閒兮風泠然沙鳧宛頸兮泊洲渚玄鶴嗷嗷兮舞騈躚托晨風兮寄尺素情脉脉兮曷勝言

四言詩附

詠芳草

歲首陽曦緑陰葳蕤飛光散露彩朝施
江南碧華絶塞縈絲璇閨結思征途馬遅
上山盈掬極目天涯絡繹郊園尋芳錦堤
遥思消歇凉生素颸蔕溢枯香葉槁柔滋
寧似春松不猒霜欺

題贈燈

雲輝火蔚月暖星球上元正會春林宴罽
椒盤香霞栢釀光浮

絡緯吟卷之二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五言古

閨思代董氏弟婦作

芊芊河涘草柔條媚芳堤爰有深閨妹對
此復含思長風從西來飄颻入重幃攬衣
步中庭覩彼夜何其泉星歷可數凉月吐
華姿瑶尊飛玉霜寶瑟掩塵絲君子遠行
行誰復施膏脂昌言長安近眇眇天一涯
嚴風沙皚皚流水波瀰瀰容與凭虚閣白
雲窺戸楣願假晨風翼折贈以丹荑

贈瀟妹

我妹才弱齡煢煢失所怙孝思永不諼哀
號徹朝暮睠彼松柏枝氷暑不易故痛此
哀年親忽焉委朝露繁憂摧肝脾腓惻傷
心愫零落芙蓉珠碎滴梨花雨悵頷恰春

眠帶眼寬秋素落葉舞空庭淒風起遥路
魂隨楚水招夢逐吳雲度聊共北堂萱忘
憂保歲暮嗟哉幻女賢曹娥能儷步豈獨
希令儀令德世所慕

懷弟

一巢棲二雛一枝擧雙子倏馬迅風激傾
頹失所恃骨肉相胡秦中庭忽張矢易春
不我顧苦綠潛堦圮

送孟年伯母還楚二首

徙倚北梁心悵惘携手步寒塘蕙草枯幽
徑芳蘭暮恒絕武昌鱗恐塞衡陽羽何以
慰我思永持金石固

其二

聚散譬蓬飄幾欲論心愫離短意自脩河
廣常難渡良會愁朝饑殘暉挂西嵪嗟彼
秋蘭姿零落在中途

夜雨感懷

石堦繡水痕幽風掃朱草青雨夜飛來白
雲滿山老沉默結暮昏暗壁淒蟲叫起坐
諷南華强顔動歌嘯輕霜滲鬓絲懶容盈
鵲照昔事了無影轉盼幻虛漂漢帝思凌
雲西王傳秘道一朝抱土眠千秋冷孤廟
惟餘紙上名枉覓長生妙勞勞一寸心脈
斷愁哀吊

賦得送遠兼憶故廬

岸柳茁短絲星舨劃蒸蓼養花二月天瑟
瑟春寒小歸幰掛輕綃征帆拂畫鳥霞吐
野郊晴月寫汀洲皎咽咽送行人饑腸愁
如擣客帳夢青山羈心徒草草

適外出所題署中積雪感懷詩知其胸
次之爵爵子書此以贈少足解頤署中
有小園故藉此以充一劇

拔土出泉白編籬排野萆草稍籠晚翠竹
柵攢苔紅古石平郊緊橫塘帖水濱栢花
開小綠細梛發寒墉沙色吹浮娟煙光濾
影空幽城徼角吴小寺遠來鐘瓦甑燒松
葉山杯截碧筩佐史三年禁離家千里中
請纓覲上國索米向天宫茂苑悲秋客短
笈貯書翁醉未還白笑遣興步墻東蔥帶
飄香素囊琴束小桐倚欄追旅思危坐挹
微風緣知今夜裡月色故園同、

秣陵弔故宮

秋壁枯蝶灰荒立塡古人陰松閉幽宮走
犬相猜猜白景寒風蕭野霜上苔榛桐柱
消土脉累愚結杞莖翠殿從烟飄畫鼓沉
晝昏遺香碑象口守宫冷血痕花房平烏
足桂寢濕螢生瓦礫扶鼠毋空桑捕蛇孫
乾石臥髑髏笑聲起碧燐古水黑如漆老

蛟齒列銀跳汰戢嘵誕恭背賢錦鱗南威
嘯號號靜夜無行人徙犢耘泥膏壯大排
隴畊今朝種稑地昔日瑤臺春不須春句
玉安用餌黄金渠似淮南客相牽翔白雲

寄答外

暇豫倚危闌徘徊步幽砌緬想同懷人渺
馬去京薊翠閣冷霞飄華嫣金屏蔽雙影
乍省參孤踪浪迢遞綦織川無梁盤山路
難除層城迷衢軌交河阻津濤浮雲鬱不
舒白日就西逝睠彼洲上鶩依棲若相次
顧此天際鴻翱翔共揚厲風雨驚離羣雲
泥無異志富貴亮非真素心誰得以積思
對芳辰懷愁坐消歲空有尺素書修途夢
魂滯何日結駟還共雪半衣涕

贈女尼

事事領出趣探玄來上方邂逅逢靜者婉

娟澄素粧燔香友脩竹趺坐披瓊章逌跡
煙島外鍊神雲水傍攀荷閣作盍採薜巧
為裳玉蔚嵷奇采摩尼探異光志寂洞徼
理機忘入悟鄉慧燈懸不夜法海津無航
細艸緣堦長名花拂袂狂寒雲觸石起暮
靄浮青蒼空餘明月夜孤磬冷松房

題贈燈畫

翠樓春氣馥旋宮桂影閣玉斧香霏霪霓
裳度廣寒青帝臨韶節花神獻早蘭

題自製燈帶

玉海氷輪雲生水氣收影聽春草色光暖
洞庭秋萬國盈鴉鵲千城不夜樓上

壬子仲春三日過文硎山舊寓為人所
攜承二姪婦見留聊用為贈

卮酒汎春煙林嫣翠色聯為憐花信晚聊
耶杖頭錢瓊枝不寄雀玉蔚有啼鶬子夜
絃歌緩蘭釭寶焰偏盧家新燕子王謝舊
堂前嗟我南飛羽勞鄉地主賢

邯鄲才人出為廝養婦

傾國有佳人言自邯鄲里十五揚青娥含
嫣理文梓茜服炫朝霞芙蕖鮮步底一旦
離璇宮銜啼歸豎子舞影向風翔歌珠壓
塵宛胥梟羅帶寬香膏逐漳水肯肴奉音
徽芳華衆所歸今来驟衰謝羅綺夢中稀
君恩豈飛露傍草畏朝晞

神僊曲

海上坐神僊囊沙籠紫鉛割石藏丹書熬
松生古煙飛来斆白鶴究頸食青田鳳簫
吹夜月雲磬激重玄走天驅玉鹿拂水着
金鞭南山採空碧北嶺摘香荃雞呼華屋
曉犬吠白雲閑玄芝盤裡綻玉棗袖如拳
醉来乘皓魄三十六峯前

絡緯吟卷之三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七言古

燈宵曲

春風吹雲生晚晴，空光曳練飛兮珊官街。馬蹄踏踏行，玉壺漏箭鳴丁丁，華燈九枝排龍槃。吳兒傀儡鬧雕棚，月綴金鋪素影呈。沉香火底鳳簫橫，倡樓怨婦思不禁。花裊步蹙蘭苕萌，雙環垂耳夜珠明，牽鸞拖珮鬨疊輕。扶箏抱瑟發清聲，高山停雲飛鳥平。神魚躍浪波臣驚，歌成一曲酒數觥，倒瀉銀水一泓河。

湘神曲

蒼梧古竹斑斑紫，湘神淚語湘江水。怨鵑離鸞跨碧空，九山凝翠愁雲容。半夜蛟龍起吁跳，嫣娘珮冷江珠耀。江花靜綠濕秋風，高天桂月光朧朧。

神絃曲

揚旛片片飛雲橫，筵開水陸列綺極曼睩。蛾眉美紫笙邀將，萬騎臨朱甍紺幰翠葆。踏空生雕輿花竿孑孑行，玉爐爇火烘烘騰。銀錢窸窣悲風鳴，山盃酒花甘露盈。瓊脂龍髓繞座呈，檀槽文琵撥根根。神兮嗔喜師顏驚，西陵日沒景倒平。神之歸來薄霧迎，盤山曳沼清風冷。

前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凍木皮裂，白狼渡頭三尺雪，封狐口藏三寸舌。黃河泓彪大如山，行人畏之雙足截。酸風瑟瑟瘦馬斃，野霜離離拎車轍。六街浩蕩無主人，壺中喚天白晝噎。我有蓮花袖中鐵，七尺龍文雲影決。驅欲往哉恙胡風，烟忽起兮刀折衝。恩俠

士衷心熱報國從来肝膽烈群犬狺狺吠
九重爭先欲噉生人血滭畔行吟悲世艱
成都賣卜甘藏拙男兒寧奇窮兮顏不屑
且復學劉伶閒闗覓斗酒要安忍使務光
之真穢泥涅

石城暮

雨工掃白雲吹作吴江水淩喧噴城堙女
垣饑烏委大野風號號輕縠簾籠起晝幕
掩虛擩紅油刷跦綺娼婦立中幃嚬娥嫣
不已上客解投轄邯鄲出文梓录指撥氷
絲飛来雙鳳語鈿吐碧雲翹釵帖丹鸞尾
帳羅薄蟬垂茵横隱花蟣裊翠織青蕙襪
刺湘紋漪撼玉晚臨粧行行映花底膩爥
盤蠟黄月浸烏衣里午夜烏衣月色洗留
都少年金陵美龍腦燒烟入縷飄背把香
九落鷹子走馬章臺院院春蝦蟆陵下雙

雙女老大蛾殘淚粉黃油壁車闌枯鬢光
蘇小西陵松柏下水珮寒敲暗夜霜

秋夜效李長吉體

紫臺孤烟掃白壁綽綽餘涼動瑤瑟一葉
桐飄驚素秋絡緯聲悲風淅颸紅蘭凝露
胭脂泣古槐霜飛影圓魄思妾深閨聽暮
砧剪裂齊紈響刀尺歷歷星横駕鵲橋嫦
娥桂殿坐終宵穿線月明花爛漫曝衣樓
掩瑞烟消天空澹澹明河白究轉轆轤響
咿呷木末芙蓉倚沼生池塘新水浮雙鴨

中山孺子妾歌

泣魚要固寵悲扇斷恩私霍霍春陽豔燔
燔桃李滋劃馬素秋至中道桓桐遺紅葩
青消歇月盈還缺虧莫作中山孺子妾半
寸織蛾千縷結別寉離鸞愁碧空長門夜
久高明月

早春

東風繚繞吹黄蔔闌干十二鴛鴦橫渡口寒凝絲雨香卵色遥天雲影潔素塵逗煙薇帳子依依淡靄野姿刷小石泉飛鴨緑涼滑語雛鶯啼欲絕

狂蜂撲簾烘雲熟粧樓鬢鬟香膩滑一雙碧黛剪春山五十商絃邀夜月飛香走玉花散雪白浦澄江波亂發素練平空萬樹齊野緑絲絲生短髮

後行路難

蛺蝶交飛春影弄氷簾燕語銀鉤重暗栁着烟亞短墻滿欄日色簾聲送思妾停針午窓夢垂雲感枕低斜鳳梨苍小幌生晝涼瑶席香蔥展象床珊瑚作梁琥珀桁芙蓉斗帳玉爲廊洛昜年少新豐舍繫馬黄金紫絲袴雙蹄合踏杜陵花沽酒城頭不論價五侯七貴競豪奢銀闕金九油壁車龍沙細栁将軍幌紫閣蘭臺萬户家吁嗟人事安可度綺施朝華暮成落功高不數淮陰狗勢盈空憶華亭鶴戲衰環轉浩無端滿眼誰能定哀樂自来惟見青松根年年翠葉凌嶋春

贈趙夫人

日南産珠楚肎璞高山鳳鳴淵躍玉吴中山水饒清輝秀出蛾眉駕西蜀才傾蘇蕙錦文詞藻技班姬紈扇曲白雪由来擅郢中巴人下里難爲續天遣儮妹謫九霄飛瓊妵字垂丹籙五雲驄驄騰彩華瑶池阿母駕飈車他年共舉凌空翼十二瓊樓醉碧霞

秣陵獨坐感懷

花飛三月韶光鮮水天浄白閑雲聯曲江

兒女紅袖掩靡曼調入琵琶絃新亭柳絮
絲絲拂菴葉淚頭漁網出歌殘玉樹憶陳
王結綺香寒麗華骨僊風繚繞謫僊樓日
見鯨僊江上游鳳去臺孤春寀寀烏衣芳
草目悠悠春烟春艸年来碧玉謝堂前燕
覞覔盡出雲山望裡看時聞夜月秦淮笛
吾生素有烟霞癖早慕長于舊京國　代
曾傳金粉妍風流庭院青山客去年辭家
情脉脉屈指計將逾百日不見棫来黃耳
音惟聽杜宇啼聲急使我戀戀滄浪色

大江行　有序

蕪陰之西大江之左予邸在馬俯窓憑
檻江聲相聞舟檝往来雲征不絶迅風
四聚陽侯砐硪怒波濆瀑潰濩泧瀄橫
迴踈流戧帆倒纜則舟子漁人過客估
商旅霜斷髮卧老褐衣擶滯于荒壥或
花旦蟢宵士女游兒疊鼓鳴韶靚糚袨
服鬟灝苍烟香生冶袖旆映蒸霞舟攢
蟻陣競游于江上予值燈夕病起無寐
塊然斗室見破月分蛾跌星漂漢聞上
流一派鐃歌鼓吹之聲隱隱鳴鳴不去
耳畔遂命婢子剪几間殘蠟磨隃糜試
賦大江行以紀其事

鼓濤翻〻吹疊綵平鋪一帶紋如剪迅激
驅滮發灩觴衝流軋岸排星點海澤空涵
鏡面沙飽揚石蛣雨噴霞海月柱脚挂㨶
頭土内腹岳小兒腕蘆人春水鉤紅葯佔
容迎風流竹箭捧盤鮫人澤含媚連皐交
甫沉雙璲靈均抱石賦滄浪神龜寄夢陳
魚使崦嵫轉月走玻璃璇宮月午蟾蜍墜
巨浸乾坤南紀開星躔錦帶連淮泗潯陽
月夜司馬船洞庭波上湘妃淚吳娃倚扇

障圍沙群女淩波歌採芰樓船簫管咽還
通綺陌風香桃李醉江中白霧高捲天三
山半控青雲邃草暎雲昏古樹低花蟠日
暄胭脂膩彔石磯頭月滿樓水澗臺空鳳
凰避長干夜半秋風姿剪碎一江帆影翠
惟青津頭楊柳春年年刷綠追行騎

寄懷趙四夫人

客年紫向歌驪曲令春砌草萋萋綠葳蕤
草色逼青黃沉華客遠無停宿美人餐霞
棲石屋高樓百尺秋烟宿烏几香飛貝葉
書朱絃韻冷青梧木侍兒排草耕山雲夜
擣瓊膏咽紅粟踏空咲語浮天來蛾眉渡
海牽玄鹿橫竹吟龍飄遠林隔窗暗引青
風逐苔封剥薛繡金沙門垂驚瀑飛寒玉
客影梅根花作洞分枝蠟彩枯香馥憶昔
美人搴芳洲紃紃春水明於斂何期雅會

日蹉跎江月吳雲間平陸衡陽馳羽絕迴
風武昌帛書冷鱗腹苦無脩絲懸赤日恨
不魚腸截龍足碧海澄江不斷流白衣蒼
狗坐煎愁駐顏應得長生藥揀地擬作仙
人游頤掃塵麋養金骨日日油囊共爾瓢

鳩茲官舍謠戲嘲長倩

為政三百有六十苦雨愁風少乾日額簷
雨脚撒青繩流沫飄泥土膏黑庭除水漲
出鰷魚竄底蛙行聲哈哈平堦割木編浮
槎褰裳厥袴雙足赤敗垣殘屋蝕鐵虫石
脉油油沙珠滴古壁焦塵纖細絲澁灰涂
膩蛇鱗坼鏽籬頑鼠大於拳雄呼跳梁騰
空天漏深永巷葳蕤鎖鳴梆夜深聞客船
顛倒着衣霜色闌胃橫半解跦星殘清朝
法皷三撾動飛來單紙客如蠶粉署盤飧
無雅會膗豚炮犬列腥羶黃旗大鑼震里

耳塵榻鞖綺凌空懸釜魚懸磬爨烟冷張
臣苦節凝氷堅枕門惟有江流白那得難
香朝晚合旬趣區中恥俗吏龐眉擣藥學
神僊

弔蜀孫夫人 有序

予旅卧燕陰蕭蕭長日酸風射眸一庑波光與枕函相度牢落羈心終成懶癖病起偶得蠑磯志讀之見備載蜀先主孫夫人之始末其中諸名家所作斕然益悼夫人之失計歸吴自沉淵死集中灼灼有題不容復贅予獨陋夫人之死誠識短於初後媿反何益亦有所感夫人之靈凄楚摺衷草成俚語弔之

蜀王夫人東吴客靈祠控天椒壁赤裁雲
劃雨劈鯨鯢剪浪截風送行役香纓生綰
帝室耦殯後龍淵寄貞魄神襟雄擅諸兄
風伊期悞墮周郎策憑陵三國勢縱橫吴
蜀交婚豈良適忍教雙臂紅絲牽棄作竿
頭鈎絙擲青銅立影照孤鸞離夢杳成雲
泥隔花館空懷孫武謀侍兒徒擁刀環嚇
古来尤物自戕身蘭萎香摧象齒災結恨
蟹含隴阪烟啼聲競與江聲渚總悵灰飄
帶上花石窓鬼丸封泥射千年老狐嘯空
巢百足蛇孫鏤斷壁餓鴟窺蜒竊餘供山
魅漆燈起土隊殭梟啄食獰牙張羈魂泣
影青珠滴吴宮不借鳳枝棲恰来卧聽沙
難啃一灘孤月伴幽宵滿棹悲歌弔愁腸
灘月依人西北流闊河無計連郊陌君王
古塚雲根穿夫人渡口波痕白為爾傷心
重一陳吴陵秋雨蕭蕭碧

梅花落

蘋吹輕流芳蕤底春光爍灼玻璃紫二月

江頭翡翠飛氷花拂水明於綺誰家少婦
傍沙堤金剪嫣携摘一枝笑簇鬟雲粧倩
色巧裁星點黛中施洛陽少年重遊俠同
来樹下相傾酌花管横吹夜月凄歌珠亂
促行雲落樓上還驚蕩子妻淚将針縷刺
吳機江南花鳥紛如繡玉塞飛霜凍鐵衣
三五清光浮夜色栢梁聲遶千門黑露冷
瑾琴韻不飛霜英擲處朱絃澀止餘孤幹
瘦東墻一片空心散曉霜不向曲中愁落
畫應添帝子額間黄

滇寓邊城被警

銅鞮褋虜聚縱横闋山夜黑征鼙驚千騎
紛爭卻月陣百蠻絡繹壘金鉦桔槔原上
飛烟色戍樓箪築聲凄惻風沙夕捲踈勒
昏火燎晦天崩四極高扃空城白日下城
頭雨矢流如瀉碧眼沓首膽氣驕鶱拳大
梟多髯者羌奴憑淩雄勢騁孤城倒懸将
裂遊節使先虧幕下兒宣麻未授将軍令
其貪若狼狠若羊奔騰殺氣射天湟亏彎
月影攀危堞劍吐星文耀斗芒城中哀號
城欲把城外鬼啼晝不止驚鴻叙歷背群
飛椿莽蕭條野燐紫陷匝重圍夜有烽丈
人妙畧施神工從容芳餌投饞寇丸泥立
使函關封支離窮兔潛三窟東南一枝卿
寄跡請看玉帳授龍韜喜見嚴城完趙璧
須史談笑猾虜平復見當年謝安石

秋夜篇

迷迷澹空白粉掃幽輝下竹竹華稿素玉
凝瀾水國冷涼雲罩雨芙蓉老蟄螢飛飛
花草草碧窓翠箪寒生早細綠偎苔怯晚
風鮮紅當路恒啼笑露柳含光宿暮蟬蘭
缸半吐燈英小何處林皐叫夜鴻霧濕琴

絲氷韻悄錦衣公子醉瓊蕭曼睩蛾眉歌窈窕寧知遠戍從征人望斷金閨守孤照玉門關外路迢迢碎葉城頭凍行鴟寒到邊陲塞草黄戎衣未絮秋風蝎海氣氤氲結珷搗江上石根坐沙草秋聲一夕霜林中籠雞咿喔東方曉

天上謠

洞天去人九萬里凉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啓赤霓翔氷簾漾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蜃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烟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屑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黄衫子翠羅鞋晏香鳴箏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卮壽啾啾白鱗天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

春閨引

暖晴古陌花烟重紗帷日永商絃美瑤窓寶簟颼颼凉一線風吹金縷縫美人畫迫遼西寥横艄長雲粉肥凍曲池七十二鴛鴦疊股飛來立水塘屏前日虹生粉光麗色妖娟倚象床脩粧寫得蕭娘樣巧盼頻移宋玉墻轆轤滑綆雙絲簇鴈沙獨步肌生粟春色挑將眼色嬌纖胥暗減裙胥束婷婷自悋春衫緑宛轉蛾眉歌一曲一聲心自傷蘼蕪草香蝴蝶黄

石城美人春游曲

南雲北雲轉重蓋千峯矻立千螺黛野徑香穿散小浜輕烟入縷翠如葱長天一水晴霞籠官街五馬遥相逢頻嘶玉勒步芳叢朱旗畫皷春烘烘樓頭横竹吟古龍美人趺蕩飛鬟鬆塗眉掃粉抹脂紅金絲裙子緋色醲方領㶑袖篕滌騌牛角稍頭血

點同寶髻尺五貫天中鞋尖高簇蓮花峯
鶯嬌燕細語甌駘伴嗔假愠將襠公參差
掩袂步從容暗塵隨轂香濛濛月色凭灣
醉懶儂歸家斜倒銀屏東逗花風晚入簾
攏盈輝翠燭光搓紅一春常恨鳳樓空

駿馬行送仲容弟北上

春風嬌沫噴桃花龍脊連錢玉甲斜錦韉
蹁躚紫陌下金鞭蹀躞上林誇金鞭錦韉
交輝联汗血騰騫朱鬣勁隴坂長鳴伯樂
驚星馳電發奔雷競寶玦誰家俠少年腰
帶横麟白玉鮮聞道燕昭憐駿骨黃金臺
上拂雲牵衝鋒奮足關山嶝香撲新羅戲
雕鐙一躍長驅叩帝閽排空會騁周王乘
本是龍媒擅玉京由来天廐列房星君王
倘駕龍沙馭萬里風雲按轡生

四時歌行

春

春風駘蕩春氣凉銀窗月煸融粉光户敞
朱扉巢海燕塘開碧水棲鴛鴦璇閨嬌女
顏灼灼香雲笑鳖搔頭掠門外鷄啼烏臼
枝堤邊白馬黃金絡露烟籠淺色依微游
絲嫋嫋伯勞飛油碧車空蕩于帳金梭冷
杼下鳴機残紅舞絮香撲簌萬點春山暎
雲簇百轉新鶯撓午眠花游紅毯桃盡轂

夏

晴雲片片飛紅玉莎雞振羽夾敲逐江南
採菱日未低高樓横竹商聲續樓前湖水
滑油油隣女浣紗歸謏頭少年共賈宜城
海錯山玲瓏珀甌欄邊開遍石榴花水溢
晶簾生曉霞白玉床陳西于醉蓮苍幕軟
阿環斜紋聯羽扇銀交闕閑亭虚敞起白
鷴槐陰竹塢碧珊珊金魚石磴浮遠灣

秋

露花風草簃前綠孀妾宵沉長夜獨明河高轉雲渚寒香溢井梧芳綆從誰家樓閣宿西風嗚蛩遶砌來暮鐘良月弔殘琴裡鶴呈鷄吽徹羅幃空遶西夢斷珊瑚枕零落碧荷亂朝寘翡翠衾餘闕葉凋漁陽信杳重啼錦彙捐詞賦咏齊紈颯颯西風漢主篇洞庭沙上飛來鴈唳寒清徹霓裳絃

冬

瓊砧夜聽西風影銅籌報更歸晝宵月落鴛鴦淨瓦霜輕揚瑤霰胭脂嶺凝寒輕遶椒蘭殿步帳層層九微燭塞外将軍暗黑貂筵前舞袖歌塵亂宮主薰前夜色凄玉皇春殿辟寒犀鳳凰琴冷花如雪明月杖殘烏倦棲胡風千里催花剪金閨貴晝春鬟繭悵望遥遥碎葉城别來幾度看苔蘚

傳聞宣使發天津言道干戈瀚海濱頻得歌鐘寫奇績莫敎戎馬背嬀春

弔節婦茅母居夫人

名家奇節聲奕奕芝秀蘭香擅南國璇閨嬀女惜娉婷十五怯嫁東家側能文不減阿兄風烈志能武賢姑蹤阿爺擇婿洗馬倫于飛嬿婉三經春生女能啼兒在娘郎君一枕卧秋雲舉兒五月父不存撫棺不見同衾人中庭忍對合歡樹碧空愁見三星陳愁腸九折如車輪袖中常握白練中捐生欲伴西陵魂中堂老姑週顧勤襁褓有兒傷伶仃忽馬君子入夢驚般勤燕語如生平相期再結幽寘情從容殉君心并營手提兒女授阿兄今日有舅兒有生更甥卮酒澆荒塋幰幃松柏何凄清歸來浩嘆對短檠淋漓雙袖淚光熒白日昭昭去

就冥夜臺有路從君靈寒飛四壁秋塵橫
柔姿脉脉顏如生空餘白塚埋香纓誰者
不死千秋名

新蓋公廨小齋園池成湯賦

排空一片犀渠白青泥漉梗雙魚立霜花
草上點如錢龍竿貫匲離離黑芙蓉凝玳
結秋色玄漿嗽玉翻紅碧小岸迴廊望野
湟瑾輝吐輪石城赤戛黃盤翠煙蘿織菱
絲箬葉臥幽壁露席飛觴泛口香空紗蠣
漏胭脂濕方浮鑿木四角懸望中倒掛清
秋天睥睨凌高俯書幌桐陰半老踈風顏
苔徑峭涼纖霧滑寒香凍落佳賓筵粉署
蕭蕭有餘暇竹根沈火鬆鬆燃

夏曉

濃綠重陰籠曉洞火雲十里燒天絳寶粟
香露粉汗光玉簟秋肌午屏夢榴花血色
朱櫜控井底轆轤雙梗重絲拽金魚上草
頭東方赤帝爻威送

送人歸吳中

長亭繫柳亂飛絲氣暝汀莎紫燕低帶水
浪痕飄窣綺石城霞擁紺綃垂丹霞窣綺
互相映碧草纖蘿媚芳徑朱櫓牙檣劃野
濱蘭舠絲纜縴嫣荇此時麥秀棗花紛曉
木籠鬆新瓏平滿路生烟融翠暮遠枝鶯
語褋吹笙隆隆花鼓雲疰下兩岸青山硯
如界帶得并州金剪來半幅吳綾好裁畫
阿母行行紅日斜林香十里玉桃花故園
風物堪陶署舊國清華爽氣奢王孫歸路
蘼蕪茸風彩翩翩壯行色江樓流水滑潺
湲樓外月圓銀鏡立到家已及端昜律丈
虎錦苻光瑟瑟板輿花塢菖蒲觴笑看孫
兒爭遶膝

初夏曲送嬸母歸吳中

麥花風軟涼雲弄簾虛輕縠瓊鉤控暖氣香浮碧蔚枝叉曛爛熳纖蘿洞露草池塘鴨綠光玻璃水淨游鴛鴦六街蝶粉飄瑤暮遶院流鶯囀玳梁流鶯粉蝶交輝映粧臺忽起思歸興快整星輪一个輕徐驅玉勒梨花發行行郊畔春蕪老華日融融圓鏡皎碧翦荷錢零亂嬌綠曳丹鱗出芳沼長途此去凝霞隔回首秣陵水霧纖娩我羈留天外身還驚雙鬢蘆花色無計殷勤唱渭城空餘青眼送行人秦淮一片波烟玉日繫離情錦浪生五月綠符融翠髮艾虎蒲觴角黍白曉雲茜絢龍舟翔欸乃藥聲浦口滑湘神紫柱迎風擊洛嬪指棻紅牙笛曲江妖冶自來斫燕子樓高榆歷歷樓外漁郎敲石火沙頭牧兒戴短笠野色蒼茫拂黛橫叢林烏鵲南飛急

宮中樂

春宮美人香氣撲瑤釵斜掩玲瓏玉團花曉帳清晝閑三千麗質黃金屋送遠歌簇出建章婕妤含嬌漢帝傍白苧新裁寶輪扇畫作雙鸞常並面昆明沐浴洗兒錢七姨八姨相向妍纖肢嫋嫋為君舞驚迴隨落胥邊素低眉微笑嚲雲鬟纏頭色錦文

鴛聯

聽美人鳴琴歌

新裁蜀桐青鳳尾彈聲泠泠小兒語翠水丹岑指下生征鞞噪鼓絃中起美人攜手促冰絲瑟瑟香分輕縷衣露濕桂團龍腦凍碧窗月冷珊瑚枝珊瑚枝上暈金徽淒淒切切秋鸞離長途遊子淚痕結空船灘口望潮回紅樓敲斷釵頭玉文砧擣畫雁

書遲臨邛酒壚細草垂王孫府中烏夜中
廣陵一曲少人知今日又聞雙璪凄一彈
再彈三復移隅蕭暗引清風吹吳天楚雲
昏欲暮玉堂烟浸鴛鴦扉聽之令人魅病
骨晶簪髙掛銀蟾魄曲罷遙空羽客来使
我颷冲兩翮

效古襍曲

交飛海燕語雕梁夜夜春風白玉堂麗入
綺欄融藹氣芳生新院夢柔娜曲房究轉
憐嬌淑曉色池塘鴛睡足秦女樓中煙露
濃荊王霧裡行雲渡朱户瑤堦十二重鋪
鞍寶騎扶妖童喜擲銀丸追走兎懶臨碧
沼羨游龍趙家姊妹昭陽殿翡翠為鬟花
比面金縷衣籠香麝臍茱萸帶綰同心串
肯酒横陳明月光氤氳天半列笙簧偏憎
戾鶴催宵箭惱殺晨雞促曙怳別設蘭房
連亙錦鳳皇臺榭珊瑚枕弄色朝窺玳瑁
窗啼粧慣繞思香寢但須追懽永百年莫
作姮娥凌紫烟若使能傳黃句秘更教入
海覓神僊昔日陳王漾淇汜綢繆未盡芳
晨馭曾見門前兎李顏紅葩綠卉能相擬
年年照日媚春風勿悞傍人戲馬逢常使
相看兩堅固豈同溝水怨西東

贈沈姬瓊奇

玉樹枝芳菲節彩月朝輝好攀折青蔥遙
映隴頭雲俏倩全欺蔥嶺雪游絲嫋嫋罥
柔條珠露泠泠遠香襯好鳥和鳴嬌上春
芳池浸水浮花月瓔瓏玉質光風麗婀娜
盈窗曉霞晰長持光澤媚佳辰寧比片時
兎李歇得意春陽薦曲房肯效情偏斜領
子八詠樓中才子奇瓊花觀裡僊人列顛
同壁砌合歡枝氤氳香出鴛鴦熱

題扇上秋江送别圖為周姑母老夫人

離舟别恨生秋色水碧芙蓉嬌澤國凄其芳院白雲房露落江聲絲草織不勝離思鮮扁舟客意懷春暗結愁别渚孤蓬遮栁岸暮江烟澹梳空流片時相送傍秋江遠度青山路渺茫無限新愁憐去棹一天風細冷霓裳長年蓝棹秋風立别有秋光飛短笠迅速總離花下褌偷閑悄把深盟執瑶琴不整舊朱絃重來江上聽蕭瑟可憐松舍巧佳姻圖出蘭閨銀不律

越中偶成

越水清溪沙白越人去後花無色春宮奇老啼杜鵑義士門前秋草没飲血游魂悲古照傷心國殤泣夢語姑蘇沉酒吴地兒越水空飄西家女浣紗溪上月生波霸業全消設雀羅宮雲不染新祀色塀草還驚秋蒂枯十年石室復還家養士寧如一縷紗舞罷吴宮花月冷歌残越苑起黄沙吴嬌越艷稱南國粉澤胭脂多麗色芳舟採月鬬青蛾至今畫出長眉碧

山神吟

撾鼉鼓撥雞箏愉吉日穆良辰籍桂酒盍玉瑱神揚旍邅洞庭風嫋嫋微波横被荔薜仭杜蘅射天狼跨紫鱗發長矢驅犀輪乘赤鳳啾啾鳴與女游衝迴輪凍雨冷雲滿林折疏麻技瑶莖目渺予贈所親凉風輕微露清塘水寒寥山花生秋林桂子香濯英蘭膏九枝燁且明團迴蠟彩鴛鴦屏龍部蛟管雜錯陳舞裙刺袖度歌塵横安七指填空星口吟舌弄學新聲呼風嘯雨滄盤羡山鬼睁睛攝生魂敲肞血拇裂人心披青月曉神母臨靈兮端坐儼森森孔

雀翠羽畫屏深雙雙小環揭鸞拴路烟香
爐步匳行東王帝太一真諸天列宿五丁
神九嶷山頭悲帝子巫陽臺上媚襄君翩
翩白鶴來海濱領斜八卦驅紫雲手搖白
羽駕綵繩玉麈土花印馬根來看漢武桃
花春

寄贈孟夫人

美人相望春江曲門掩春風芳草馥江上
梅花玉笛寒隴頭柳葉生輕綠梅嫣柳纖
自芬芳盈盈脉脉遙相望明月樓高甲乙
帳青藜火暖庚辛房籠鬆雙剗纏金縷襟
錯五文製絲履粧鏡朝窺碧黛螺瓊膏夜
冷臙脂水瓊膏黛碧媚春容曲房細然龍
腦濃日壓重欄粘翡翠花生繡幙醉游蜂
含嫣掩袂花深立逸態芳神蘭蕙質更憐
新句問巴人一曲拳嘶調溢我有楚蘭芳
澤國葳蕤半吐黃金色頤充襟珮托隣鴻
紈扇裁成初月白

書文夫人扇頭

寒山石壁青霞倚朱草瑤花香襧綺叢桂
山齋隱八公桃開露井邀三侶桂叢飛塢
暢幽哉笑傲重林坐草萊巢雲不納王孫
屐野鶴孤飛任去來騰有隣妹來問字幾
多賢婉怡芳思蘭珮輕搖合浦珠鸞釵閑
掃飛鴉髻鸞釵蘭珮踏芳春吳娃越女鬪
腰身金薄履纖香步步蜀羅扇小掩頻頻
五輪車轍清萍波九華幕轉紅蕖路低迴
長袖勝春風妖嫋輕衫迴雪妬安黃粧鏡
寫春山玉笋柔籠金指環三五月明寧可
負九十春光或易還美人兩兩春山曲爭
問東家索珠玉裁成麗句奪嫣花賦就雲
霞凌曉旭愧我庸庸何足錄箧中明月光

盈目嗜痴妄得夫人憐劃来鈿蚓令予惡

壽陳石泓縣公太夫人

上元瓊籙註年華瑤島春濃阿毋家一片
芝田香粉署三株寶竒麗傍衙亟闕紫氣
青牛吼南極祥光朗朱牗華誥新膺五色
書佳會高擎九日酒斑衣相映紫衣妍八
千齊祝稱大年河陽縣裡花争笑晝錦堂
前春欲然憶昔栢舟嗟獨守今日義方推
令毋書紳膝下雛鵷兒玉立孫枝蘭蕚剖
雕盟麟脯共瓊漿鸞管鳳璈褀琳琅雲舒
碧葉風烟翠霞影金波海日黄光風霞色
窺羅綺羅綺合沓光如水六珈聳振剌鴛
裙七香車穩雕蟠轡湘江沅水縠波紋亚
山郢岫欝蒼雲才彦自来珎楚國髙風絶
代賢湘君雅訓熊丸志勵早蘭閨日夕萋
霜草翠髮長隨素景青芳神應共秋輪皡
着顚鶴筭巍姑傍吳歈雅奏麥秀天琴聲
晝靜甘棠蔭定販黄麻詔特頒

悼親詞 有序

予忒獲責於 上帝割去二親幽憂嬰
疾形枯神悴勉隨夫子就道旅邸荒蕭
思親遥邁悲来綿綿不能自遣聊抒四
詞少記哀悼

我祖德般般瓊枝遶揩茁丈夫五六人惟
父少英哲束髮奮雄飛干霄芳武軼凜凜
抱孤忠勤劬王事肅我毋贊中閨婉婉稱
賢聶篋籠承蘋蘩螽斯感樛木紀綱持户
樞辛苦共吞蘗一官任浮沉濯纓謝朝列
怡情樂丘苑養拙棲雲穴恥介傲羲皇門
屏車馬徹本意奉餘年風撼霜柯折瑤草
力難回瓊田傍路絶奄忽相繼捐恩情從
此訣呼天天聽髙哭城城為裂嗚呼一歌

兮歌聲嗌哀哀罔極情難劃
誰謂百年親終身死生別間問叟那從音
容永銷歇亡龜去悠悠重泉杳折折淚滴
白楊枯恨飲黃壚截苦裏荼自煎愁思芳
草蟲聚散嘆飛蓬勞生悲蠓蠓鳴蟬驚報
秋游子衣裳裂心折大刀環病骨支床慨
酸風呼樹巔霜峽猿聲切獨有伴凄其幽
窗瑣凉月嗚呼二歌兮歌聲咽攢雲爲我
生結愁
野霾爍晞陽寸草易銷滅循環追往素迴
腸已成斕悲我二亡親繐幃風揭揭夢中
相與語覺後翻愁絕生承朝暮顏豈期中
路訣一朝變寒暑荊棘生瓜瓞皇皇姊弟
孤煢煢門戶折憶昔英女賢芳名紀貞碣
予質本柔懦深漸葵智拙不能保頭顱何
以慰先哲叶號摩穹蒼哀痛心脾徹嗚呼

三歌兮歌聲啜人生罹此中腸裂
荷珠炙露光寒兔蝕秋月佳會難再邀良
辰不重晰宿昔侍庭幃自分情無缺出入
形影依步履追歡悅一朝捨之去誰來慰
孤子蟪蛄弔荒階饑鳥鳴土穴野竹敲冷
風玉花侵砌缺咏啼四壁空發泣幽閨絕
對此刺肝腸峻嶒骨已屑欲作薤露歌悲
來不成節欲裁悼親詞思哽才情竭嗚呼
四歌兮歌聲切絲絲雙髩飛流雪

贈歌妓安卿

春日寓居湖上承安卿過我以春歌相
贈清音逸響如微風咽簫四座生色援
筆戲就聊充纏頭緹錦以博一噱

紅顏麗娘髩雲掠十八鬟垂光婥婥恰移
羅襪度香墀自言曾入東家幕亭亭僇珮
下雲中霞衣五銖凌曉風釵燕斜飛粘翡

翠裙鴛拖錦玉玲瓏回眸倚笑千金顧子夜歌聲春草露若非初嫁汝南王定是當年桃葉渡含嬌含態思悠揚一曲一聲總斷腸變得新聲傳紫陌巧來奇底引笙簧今夕何夕重嬉游共採蘭叢對碧流總愛青山堪入座更憐裝畫覓歸舟烟蘿水月蒼巖色隔院花深沉琥珀從此天涯一棹輕美人望望苕溪白

絡緯吟卷之四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五言律

游山莊

促席坐山家蕭然林徑賒地栽金谷奇池溜碧塘沙水月蕩心境雲烟游物華若枝能繫日投轄滯流霞

咏鷺

乍向芳叢寄還隨幽渚棲雲深不辨侶奇客錯投溪度月光相暎侵烟徑欲迷偶逐長風舉疑從遠海西

家園對雪

綠野彤雲合排空素練池璧姿溶曉色瑞氣覆蘭心過鴈驚天遠游魚潛浦深梁園傲清賞慷慨激高吟

登一雲山

日色靜游塵霞光斂夕曛徑明諸嶂出山
曉一泉分粉堞悲笳美雲樓花鼓閒幽然、
小宇宙清嘯逐行雲

贈女鍊師

華髮已蒼蒼修眉半掩霜談經風雨寂說
法鬼神藏度曲月明夜調琴流水鄉棲寄
林島笑傲是羲皇幽

飲山莊

霽色暎明沙江流帶夕霞山光籠橘柚波
影動蒹葭葉底歌聲溜花前舞袖斜怡情
坐來久卮酒正交加

詠妓

雅調度新聲歌珠散舞裀妖姿宜巧笑冶
媚謾生春舉袖香分席凝眸態橫陳既知
非洛浦何事肎斯神

贈滿妹

少小貯蘭房蛾蛾拂曉粧暫鬟輕約素眉
黛巧安黃寶鴨晨香滿雕簷夕月光梁園、
花正發誰共理明璫

早春三首

別浦流雲亂風喧細管高日絲曛畫戟魚
沫噴蘭皐乳燕香泥掠雛鶯金縷飄紅樓
驚思妾嬌語弄檀槽

其二

窣錦護游輿銅駝歛足調人影隔輕煙瓊
扉融曉照瑞筴正三辰祥雲開七曜瞑色
破花朝屠蘇讓年少

其三

上暮曉春遲團團紅鏡窺蛛絲穿舞蝶花
露點游綦酒酌新醅醁盤供粉荔絲東風
吹不盡香發玉階芝

戲贈表妹合歡詩三首

桂室蘭燈燦雲窗歘吹新人如臨月戶色
擬漢宮春整艷窺鸞鏡修粧理翠巾含嫣
愁出幙掩映背膂身

其二

鵲動靈橋駕天孫渡碧雲霞冠籠翠羽寶
鈿簇鴛紋花點跡星靨螺痕波月分盈盈
香馥郁秋水剪湘裙

其三

畫羅飄幌額毶帳鬪金床屏菓雕雲母樓
心掛月璫避風臺影翠蓮步襪生芳有壻
恒為伴携來花下觴

七夕三首

峭涼侵水殿河漢冷天榆粉席呈嫣技針
樓射縷絲長生金鈿沒百子彩牽離渠似
雙星會經年判不移

其二

織露飄氷綵紅亭片瓅精脩邀阿母欣來
下黃姑射縷香絲蟬彈九素粉糊九枝盈
翠幙雙耀動媒烏 月

其三

雕槃結蟢子巧會盻星珠繖嶺看凫庋衣
樓望曝初晏池游漢帝張樂閙宮奴訂盟
似河鼓佳期歲不辜

牛女二首

赤流蘭浦合羽蓋逐星移倚月施膏靚憑
雲拂翠眉駕龍来丰渚填鵲向河湄促夜
羅幃寂居然對錦絲

其二

鵲梁斷銀漢別恨黷清流霧帶朝来減風
鬟午夜愁歛粧消舊粉盤亜抱新裯脉脉
憑機杼雙心似去秋

詠梅二首

漢家追樂事劃絲戲椒房結縷纖鬆就盤
絲弱帶長遶枝生意巧半借指痕香不是
河陽縣朝来宴未央

其二

印雪添幽素銜霜翠葉凝究於深夜月皎
若玉壺氷幹老風無力枝欹烟不勝巴陵
驚候早競發歲寒藤

中秋夜坐望月偶成

玻月浸蕪葭輕風折絳紗素琴啼怨鶴寒
角韻梅花簾細薄涼拂香微暮影斜坐看
秋色裡幾縷絢殘霞

送長倩三首 并序

長倩吏滿瓜期赴闕上計與夫促程
半肩未備短髮蒙茸斧資告竭泰淮
煙水不能驅洗鬱懷文酒雅會悉付
勁風瘦馬與二三奴子日作支離狀
予更不能烹伏雌勸渭城一卮以壯
行色黯然銷骨情見乎辭

沙草碧雲天秋風使節懸星軺朱畫轂駿
馬玉連錢凍色露林白濕零霧葉然帝城
恩澤涯回首莫停鞭

其二

郊曠澁胡烟寒凝紫塞顏笛聲流壠道鳥
語出重山客予單衣倦王程信宿間行行
近紅日勿訴遠鄉關

其三

一个束裝輕征雲擁使軺嶺松雕翠羽蘿
菊剪金翎去馬鳴秋色行鞭亂草汀相看
愁不定非為别離停

游梅花塢步長倩韻三首

曙色曉重閨春山望裡新素林飛玉亂嫣
鳥弄歌頻騎壓平陽塢苍同庚嶺眷莫教

吹落盡留待詠花人

其二

一望碧城闌梅花伴主人鳳笙吹曲落花
鼓蕩危顛雪竇峯中影羅浮月下春郢中
不乏調屬和曲彌新

其三

花日珴筵招春郊列騎邀輕煙横黛拂幽
翠軟雲飄點靨窺粧鏡分風弄舞霄不孃
泥滑滑屐折豈辭遥

酬趙夫人前韻三首

嶺猿啼日暮容思大江秋夢破鄉關月魂
消容路愁玄霜飛翠髮花塢記春遊長干
風雨夜淚共楚雲流

其二

美人千里隔目斷一雙魚去國悲衷敝刀
環盻月舒春輝襲野甸秋色老荒除愧我
枯腸竭勞君芍葯書

其三

花落三春别重来柳色依野薇循麓散香
雨逗烟飛傍石綠僊子乘槎叩羽衣也知
㬉鬓影應與昔時非

詠美人雨中觀荷二首

風破蔄陰亂清流照淺粧暗香籠彩袖跦
雨拂紅裳葉共羅裙碧花分臉頰芳盈盈
重回首莫悮逗秋光

其二

雨向高唐下人如雲岫来珮聲流碧水珠
露濕蒼苔艷發朝霞色芳從歌扇回更憐
明月夜玉琯莫相催

亞歲

素司迎冥序葭律暖灰吹柔荔皲風彩芳
芸藹氣滋今日書雲物佳辰進履綦夜来

分漏箭門外玉霜遲

五月二首

麥秋涼未去蒲葵扇已憑艾栽懸户虎絲繫辟兵繒膏沐蘭湯潤牙檣畫鷁騰江心青神鏡甘雨應祈膺

其二

採葯時當午烹梟饌百臣霞蒸榴似火雲泛菖如銀瑞荚應祥曆靈符着吉辰金盤温角粽囊錦媚佳人

送孟年伯母還楚二首

紺旗懸綺陌玉節動陽關沙色蒸雲黑巒烟擁幰班以茲動夢想何地重攀援萬里風塵道空餘碧草顔

其二

不淺通家誼龍門未許攀柔情結遠寄幽恨遠千山隻淚風前斷繁花雨後斑莫將流水軫揮向別離間

寄懷趙四夫人二首

濕雨隴烟暗凄其故國心烏歸千嶂寂花散一簾陰門靜時聞柝亭閑不厭砧美人秋色裡望斷五湖深

其二

羽書流古驛日日動邊聲細柳雲旌黑龍沙鐵馬横雁回衡戲頂音斷石頭城忽報明珠隨馳來萬里情

寄懷四弟

霜落碧天高凄風寄杪號北庭華露艸南渚蘭烟蔦夢杳魂堪斷愁多鬢易凋望來音問絶獨自於情勞

宿草

蟋蟀鳴枯蒂芳枝委落風塞塗修(傷)容斷岸泣孤踪蕭索秋霜下凄迷槁葉叢更憐飛

雨後悵憏任西東

浮萍

逐浪依芳渚憑風泛野濆浮蹤應賴我飄薄倍憐君不染洿泥色難同敗葉群順波流軋處相傍一溪雲

歸雲

一片銀生彩歸心萬里遙蔵蹤乘輦日點步屧朝吹落吳江曉氣亂楚岫嶋巻舒隨意拂孤影遠塵囂 浚

秋夕即景二首

池水凈於碧林深鳥語傳長空飄露氣衰草骨寒煙急管調清夜悲笳咽暮天何當泛傪棹直到女牛邊

其二

秋色映明沙澄江澹暮霞山空凝積翠池迴動晴花風度荷香亂天高雁影斜蒼茫千里月清影落誰家

屠舅夫人以扇索詩奉寄

美人隔南浦相去限重山奕奕瑤華粲盈盈若可攀美珠淇水上拾翠越溪灣勞我懷人意悠悠明月間

飲趙夫人山莊二首

為耽塵外癖選勝到禪林石磴流雲滑玄池定水深清齋無俗慮芳樹肯文禽娓我迷津筏多君高尚心

其二

閒情游物表蕙思激孤雲採蕨甘山味飡霞遠世氛鶴歸松露白花笑日絲聽說畫浮生事方知覺路分

飛月

泫泫蟾光濕香飄桂子新遙空寧假翼碧海詎迷津萬里窺銀鏡中天駕玉輪隨生

亦隨滅耿徹本來眞

舞雪

葉葉碎寒雲瑤天亂玉鱗迴風疑舉袖集霰即縈塵宛轉飛珠掤飄飄拂翠茵如今絳樹見想叔魏宮春

寫懷

生平慕玄素結想在煙霞鳴琴坐幽石閑情撫落花飛鳥自來去白雲任舒卷內忘既已適浮沉安足嗟

禪燈

石礎秋光老蘭缸靜夜融星懸獅子座月滿梵王宮色相摧空影闇浮入照中應知萬古夜一點破鴻濛

絡緯吟卷之五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五言排律

、覊贈曹夫人

浮雲起深樹結思逐歸鴻月隱疑含態花明想玉容贈蘭明契合遺珮表心同迴文思渝巧紈扇曲彌工白雲終難和蒹葭媿采葑地分衣帶杳夢去枕屏空采采芙蓉散蕭條對菊叢

園林同表妹坐雨

黑氣豆長空天南起白虹地昏山影亂江冷暮潮通哀鴈避萍梗昏鴉栖暝峯恰恰涼颷至蕭蕭烟靄濃園林退殘暑池沼落繁紅有客鳴琴坐披襟倚碧桐秋來佳興好幽趣更誰同

贈弟婦葉娘

奇麗擅芳香風流自可人徘徊倚蘭幙来往映花茵理鏡開嬌靨低鬟斂繡巾雙蛾掩黛淺纖手約黄匀琴調流水應管美彩雲陳度曲湘江上留珠洛水濱紋簾隱月色羅帳護香塵夢斷綺窗曉花明乳燕馴相期大堤曲拾翠共良辰

贈潘娘

香草媚春輝晴光冒柳絲華堂張綺席佳客醉酴醾宛轉洞音律風流閑咲顧脩容驚洛媛秀色逾明姬纖胥鬭婀娜桂復步逶迤巧傾笑石繡絕倒班妃辭宵沐施玄鬢鴉黄拂黛眉賦粉分嬌面蘭香散口脂朝霞凝玉頬素月映光儀容帶鴦紋疊輕衫皓腕施博爐香篆結瑤砌露花垂流鶯啼睍睆亂燕度差池素女鳴朱瑟青娥捧玉卮梁園恣歡宴日暮未云罷

家園即事

朱樓臨大道臺榭俯晴空千巖飛翠幰萬壑斂長虹徑杳啼鶯滑花明旭日紅露凝幽草濕魚躍錦紋通排徊結歷思目斷雲間鴻

枯樹

搖落紅潭樹披離烟靄濛銷銷傷裂桂蕪沒恨摧桐北陸易闌掩雲門掩曲終花零非建始葉散豈扶風擁腫才堪惜婆娑意已窮阿誰能作賦庾信在樓中

贈美人

巧笑美明璫含嬌出洞房裁金粘粉靨拂鏡寫雅黄寶帳葳秋月金爐裊夕香鴛鴦籠翠帶蘭麝染羅裳倭墮梁家髻梅花帝子粧輕盈婼羅女窈窕屬王昌漫理將雛曲閑調陌上桑鳴琴坐文石幽響發清商

前題

曙色影跦窗朝苍鏡日芳鳥旬剪燕入欝
金堂攬衣窺鵲鏡拂額理鴉黃寶鈿籠殘
月瑤釵曉光薄涼侵蟬鬢輕霧拂霞裳襪
冷纖彎怯衫輕皓腕涼披香出綺閣鳴玉
步蘭塘遠山未橫黛夫壻侍中郎

獻歲一日有懷趙夫人邨寄

蠟炬錢殘夜青旛宛曉曦寒隨銀漏盡氣
逐管灰吹萬戶圖神鬱千家印鬼泥驚邪
飛爆竹歡燕賓靈娥池圻搖空玉梅飄胃
素帷雲莎縷危石毳幔軟天絲濃醉屠蘇
釀多熬柏葉脂登樓驚柳色遠望陽山陂
汝結青山侶霞衣被陸離吾羈石城曲蘭
佩悵心期百歲終成客三秋復遠離歲華
何盻待夢裡換青眉

賦得衰草詩用侵字韻

脉斷清霜下悠悠悵子衿跦風荇蕭索凍
雨摠難任別殿縈縈飛冷離宮燐影侵舞
茼塵佩帶瑤席黯華簪萎老容非故香枯
色謝今夫離悲道遠寂寞妾揩深獨遠高
樓夢偏傷楚客心鉛華態久待芳徑杳難
尋

又賦得芳草步深字

春光平野合空翠步郊尋色斷王孫路芳
韋少婦心蘋風舞節亂塚月泣更深憔悴
看經昔榮滋復媚今葳蕤盈玉砌惹倩耀
華簪日暖遊蜂胃烟濃塞馬侵常愁驚歲
換衰謝豈堪任極望傷千里空教憶子衿

寓邊城兵請作

庀月寒沙向交河水氣聯金麾飄彩羽紫
電拂蒼烟野燒青燐照闕榆黯笑錢嫖姚
初出塞都護乍臨邊東帛通行使長纓繫

左賢盧龍擯絕域烽火息甘泉窟破闕氏老兵消虜幕穿金鉦鳴玉帳畫戟耀長天鋤地栽蒲柳開塘賦麥田將軍鬪虎竹壯士戰鷗絃功成誰第一龍額最推先

春日家園即事

淑氣叢梁苑鳴湍下遠川天空見飛鳥山曉散輕烟卮酒苍蒲觴歌聲葉底傳俯仰宇宙狹卷舒三徑偏及時且行樂莫使春光旋

絡緯吟卷之六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七言律

題山中古墓

葱蘢曙色望中來一片寒光淨碧苔千嶂崚嶒雲影亂一溪虛淼鏡苍開白楊寂寂啼烏悄芳草萋萋過鴈哀惟有北邙深夜月幽光常照古陵臺

飲山莊

水輪隱隱影層阿池水溶溶映碧波百尺瓊樓飄霧氣一庭寒色浸松蘿江皐露冷猿聲切古岸風清落木多自是隹辰雲物盛不妨清夜酒頻酡

后湖

后湖烟水望蒼茫兩岸青山接大荒百尺喬松舞亂鳳萬竿脩竹弄笙簧煙雲縹渺

迷歸棹江蔚依稀隱去航行樂不知天欲
暮蔚邊歸鳥已成行

游徐氏山莊

秋空望望海雲連落日邨墟見塔懸千疊
芙蓉侵碧漢一灣水月印心禪秋風半老
梧桐色香霧平分橘柚烟啼鳥夕陽行客
倦不妨下榻卧林泉

春日白下即事兼留別諸親

白門春望靄晴暉衣帶盈盈一水圍客葉
烏藏深院靜疎簾燕將故梁歸風前惜別
楊花捲道遠懷人芳草腓縹渺帝居雲外
隔天涯此日欲何依

渡江

斜挂輕帆駕鷁舟澄江如練水安流氤氳
山色縱横合縹渺烟光上下浮宿莽繁英
堪胃蝶野萍沙荻好藏鷗蕭蕭風起波心
冷日暮清笳滿戍樓

過龍潭驛口號

望中空翠白雲飄曲曲春谿跨小橋萬樹
烟花縈野嶠半天風影拂江潮山家酒熟
葡萄泛渡口魚鮮緣網挑日暮郵亭聊駐
節盈盈纖月隱林梢

感懷

日暮烟横野渡幽平川孤鷺影悠悠江城
二月花飛霞容路千條柳曳舟別久杳迷
鄉國夢行來驚換旅人愁朝看風雨凄其
色相傍羈情赴水流

壽從嬸母

瑤池曉放碧桃花寶燭朝輝五彩霞羽蓋
鸞音阿母駕旌旛鶴馭蔡經家瓊宮練出
丹如粟海上携來棗似瓜今日遞回千甲
子式開玉曆數年華

其二

叢碧城頭紫殿重巨鼇頂上玉芙蓉祠開
太乙臨諸曜地迥泰源接五峰霧轂風迴
姑射態雲鬟月下海潮容將雛有鳳棲庭
玉古桂香吹後苑濃

九日望家報不至聞邊警

風雨重陽滿目愁鴈書終日恨沉浮夜郎
絕塞烽烟隔長樂深宮羽檄流故國黃苍
逐對酒邊城素月倦登樓將軍自短勤王
策悞把離腸悲暫鄣

送長倩游西羌

萬里橋西月隱鈎露光黃葉暮林秋恐驚
候鴈聲淒切無那羈人容思愁未苦寒侵
碧玉瓦也應風透鷫鸘裘梁園正爾憐詞
賦善病相如莫倦游

重疊前韻

扇頭奇向拂霜毫錯雜雲霞噴海濤山上
藁砧天外杳江頭望石日邊高閒來止慣
親囊葯嬾去應知快剪刀自是新愁同楚
客不勝清怨續離騷

其二

長風拂向岱雲黃絕塞征鴻夜夜霜瀚海
浮槎人共影邊關躍馬筏為梁鶩飛椰絮
樓頭色落盡梅苍笛裡香聞道燕然猶未
勒倩誰揮箭射天狼

至曲陽樓偶成

徘徊郤上仲宣樓露沒寒空山翠浮月隱
綺疏歌扇薄風清毿幙鳥聲稠香凝春苑
芳洲杜綠映朱欄平楚疇高壁五城鬟霧
裡悠悠羗管望中流

其二

水晶宮殿玉為梁疊疊樓臺珠箔粧不是

梯雲窺海嶋還如附月到玄羗林開雲葉
晴波皎地織砂丹秀色蒼日暮碧雞飛庋
處相依孔雀護成行

過貴陽道中

清風掃甸黛霞開雨過花深溪水來霧滑
野藤穿馬頸香濃別苑覆龍材薺天雲樹
迴山帶截地豺狼臥草莱鳥影自孤泉自
落浮生倘自觸歷懷

家園即事

彤楹麗日掛朱扉翠蓋金屏雲母幃溶溶
水映琉璃色灼灼花翻玳瑁衣鸚鵡盃中
浮竹葉鳳皇琴上動金徽樂罷清宵醉良
燕坐看魚鳥總忘機

壽大姆五十

春羅書字烏親嘶報道來從阿母前授與
人間丹昂訣定教仙籍註遐年指前瑤草
侵衣綠架上瓊花映幙妍更覩庭蘭一枝
秀信知奕葉有家傳

其二

武陵春色曉蒼蒼螯岫雲深烟水長華表
未歸丁令鶴期門空佇水銀囊柏舟泛泛
池塘暖蘭葉翩翩楚佩芳揑里丹書垂竹
帛女貞霜菜吐奇光

其三

三山玉浪走霞光一徑天台路杳茫洞室
有姝憑檻望仙源無夢數更長停雲好伴
煙霞侶駕鶴高翔碧水鄉遙見長庚臨綺
户恍疑祐鬓五名香

金陵道中有感偶成

黑風剪蔚暗雲光清霜滴滴琢珠涼斷岸
冷烟封宿莽斜塘古水簸蕭楊嫣見未慣
風霜色幼婦愁驚道路長我亦迴腸縈九

曲故園烏鵲夜倉惶

效古塞下曲

攙搶西北疊昏霞橫笛榆關月隱牙瘴氣
曉開迷首蓿妖氛夜結暗飆沙年年萋色
明妃墓歲歲寒光蘇武家不見葡萄来紫
塞空悲碎葉陷征車

渡燕江望月夜坐聞風舟中偶成

中流盪槳放行舸淡柳籠煙影翠螺籟寀
水驚魚破浪江皐楓冷落潮多桂輪高吐
碧空淨玉蔚扶踈黃鳥歌日暮層城橫笛
亂天門風急剪汀莎

其二

湯湯曲水夜鳴坡色映平沙沉芰荷神女
抱珠凌海岱江妃遺佩戲湘波遙岑歷歷
残星燦薰寺陰陰古木羅遙望白雲生野
渡彩繩低處見明河

看梅小苑懷曹娘

遶户梅芯三徑開羅浮夜色冷蒼苔懷人
忽訝窗橫影折贈還驚蝶浪猜玉笛隴飄
残雪隨金徽絃促暗香来般勤寄語蘭閨
客莫負春光九十盃

其二

盡日看花苍滿林踈枝嫣吐玉森森香分
便嫺情無限粧寫椒房媚更深瘦損墻東
低綠幙輕揚帳額罥芳衾歲寒已陽春光
信翹首南鴻盼好音

題垂柳

陌上光風拂素塵烟絲嫋嫋翠螺新烏蔵
深樹驚悲婦蟬噪高枝隱去人婀娜靈和
傾麗質纖濃光苑奏陽春一朝委葉同樗
散搖落秋霜泗水濱

其二

離亭陌上散芳塵鄰下齊看浥露新黛綠
巧灣粧婦色團香初着御袍人章臺繫馬
爭攀折御苑藏鶯幾換春今日飄零任蕭
索凄迷風雨對河濱

行清谿洞有感

山行竟日駕征車輕靄孤松落日斜高洞
冷烟迷古刹潑河流淺漾丹砂泉飛瀑布
明珠亂樹鬱琅玕碧玉華還問中峯應可
到瓊樓十二即僊家

早春

柏葉椒觴薦五辛風調緹琯轉青蘋柳抽
弱縷黃初着梅寫清葩粉乍勻岸拂鴨頭
浮凍綠門標彩帖賀宜春路傍留醉游閑
子扶馬捎鞭走石塵

絡緯吟卷之七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絶句

秋夜二首

秋色来空濛澄江靜夜通入林披爽氣當户攬
清風

其二

掃石坐芳叢臨池夜色溶月高山影亂天迥暮
烟空

觀化二首

秋蟬咽枯桑織雲翳陽景物情隨變遷幽心自
悲哽

其二

落葉逐流風秋鬢易成絲霜威凋細草安得常
若茲

曉步三首

早月殘初退殘霞落古丘曙星臨曉樹江霧帶
烟流

其二

徐步曲欄斜微風浥露華亭荷嬌拂翠新燕度
明沙

其三

一片滄浪白晨光上紫閑曉烏啼不散着意在
輕寒

游女二首

白日照形極清風臨紫陌飛花拂面来相將掇
顏色

其二

美人倚玉樹春色生眉睫含笑整花鈿低頭美
明玦

春日家園即事

名花遶砌生野竹參差碧微風捲幙開幽香散

綺陌

眺支硎山二首

踈雨自南歸輕風起天末坐見浮雲舒臺空懸
飛月

其二

瓊樓臨曲道㢮嶺欝嵯峨日暮飛鳥去鐘聲度
薜蘿

贈麗人四首

卿卿絶世姿素質明於雪粧罷捲踈簾高枝囀
鶗鴂

其二

弱體不勝秋無聊支永晝何處最關情竹影摇
清溜

其三

欲折芙蓉花頻移曲欄右行行怯曉滑去去還
拖逗

其四
眉黛妬芳春眼波橫秋月婀娜步花叢風來輕
袂揭
擬陳思王七步詩
苦菜生寒涯根冷枝易落造化不異施風霜偏
壓弱
寄團扇與表妹
團團白紈扇皎同素月艷搖曳掠春烟掩映如
花面
早春對雪憶弟七首
夜永寒生簟晨窓見玉葩關山千里雪飛思到
烟霞
其二
驛畔無梅信天邊有鴈斜因聲相寄遠不敢悶
年華
其三

雨雪征車阻春明未到家人生俱是客偶爾寄
天涯
其四
倚伏本常態田畔盡可嗟乍驚新節至忍話舊
繁華
其五
自嘆孤形鶴依雲入帝丘巖松如有待勿使滯
滄洲
其六
春色染春條愁黛當春結悲我越林人淚灑如
迴雪
其七
溪涸魚難躍花斑蝶已秋君看日映雪飄蕩似
春流
題山水圖
玄雲走石氣碧霧捲叢翠紫竹板橋橫泉莽白

壠沸

紅蓮二首

好共文君比臉酥全未融曉霞吹不散灼灼溶
烟籠

其二

琥珀盃中影銀塘露下嬌一枝輕過雨珠淚透
紅銷

客舍獨坐四首

桃李枝上嬌春来好顏色忽禁夜半風今夕非
去夕

其二

懶散日成癖支離只卧床藥欄栽百種不復檢
書囊

其三

欲識眼前果須知宿有因若明我即我從他身
外身

其四

楚地固多士中知晋乏材賢哉吳季子聞樂辨
興哀

雨中花二首

潤雨頻含笑迎人乍倚風漫看枝上色點點綠
叢中

其二

紅雨破春條枝枝軟碧苗不堪重問酒腸斷護
花朝

題大金吾劉夫人扇

庾嶺梅花老衡陽鴈不經憑将江浦珮遥結楚
蘭心

夢中聞亡親栽蓮感大士作五首

夢覺緣知夢身存復見身蓮花生淨土度我百
年親

其二

生親以故親忽接夢來神世界非世界端坐是
何人

其三

至理不分二水在月中盆魄伏水自靜水定魄
還反

其四

真觀非自觀禪定復觀禪但作禪觀義空觀是
法觀

其五

苦海成航海靈空本係空偶因空外想空外竟
無窮

絡緯吟卷之八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七言絶句

行茗溪即事二首

湖心一望森蒼蒼古岸風清棉緑楊野渚新晃
依渡没溶溶春水半侵塘

其二

夜波微動水痕香漁火初然網夕張何處歌聲
羙明月霏霏玉露滿河梁

寄懷丁氏妹

故人相望限江干落木蕭蕭暮雨寒絲鬓瑠傷
愁裡換支離羞向鏡中看

春游

緑溜紅稠日正妍桃花渡口没魚船一群嬌鳥
銜春色萬户氤氲起夕烟

贈姑母

玉繩金漢影横斜何處悲歌咽暮笳惆悵孤鸞影分散簫聲空遶碧桃花

舟泊虎丘二首

虎溪烟柳夕陽收碧樹銀塘隱畫樓一片香雲穿玉寺半林明月影湖頭

其二

玲瓏寶塔望中浮翠殿嵯峨接古丘玉笛暗傳楊柳曲金英摇落荻花洲

虎丘懷古二首

石梁飛澗水滄茫伏虎巖前草色黄苔印尚留残鳥蹟空餘疎柳泣斜陽

其二

館娃宮裡舞霓裳姑蔑旌旂蔽日光西子漫嚬溪畔月秋風一夜捲吳霜

春日

片雲捲盡曉風清處處春光花滿城流水暗浮芳草色緑楊低拂舞衣輕

代閨娘閨思四首

習習東風拂翠幃朧朧花氣惹輕裾玉指愁絶音書斷故托春心問柳枝

其二

翡翠花鈿碧玉冠薄羅衫子護春寒閑来紫陌紅樓望數盡飛花人未還

其三

雙星點點限河梁風静簾虚月一床夢去枕屏空掩翠愁来無那漏聲長

其四

涓涓玉露墮枝頭坐見螢飛遶畫樓最是傷心今夜月清光一片繫人愁

寄表妹周娘二首

頻聽瑶琴洗素心碧窓幽思繞行雲鶯聲歷歷驚残夢日暖江干草色薰

其二

落日孤城瞰太湖蒼茫雲樹隱啼烏憑欄不盡
懷人思愁聽千山響蟪蛄

戲贈歌妓三麗五首

卿卿美麗占南國月擬精神花擬色歌喉宛轉
遏行雲曲裡珠璣應絃得

其二

雙環小姬頰白皙雲帶籠鬆黛螺碧朝來度得
陌上桑殷勤試奏來華席

其三

古來燕趙多佳人詎比娉婷貌出塵白玉作肥
花作靨珊瑚瑟上度陽春

其四

楚楚妖娥肌勝玉蓮花步步香飄縠纖腰無柰
曉風吹高築瑶臺貯金屋

其五

平陽歌舞推絶倫爭似芳卿妙出群一曲清商
恰歡宴纏頭親贈錦迴文

秋夜三首

皎月如練秋氣浮光同千里長河流紅樓少婦
思欲絶塞下征兒雙鬢秋

其二

蕭蕭木葉墮雲扉銀漢低迴玉漏微霜浸寒光
侵寶瑟月明清夜理殘機

其三

槿花委露秋思清涼風淅瑟枝上鳴閑庭寂寂
芳草生遥指三星今夜横

送邵妹北上二首

烟波漠漠大江平簫鼓駢闐別恨生把袂不知
春日暮故鄉回首白雲横

其二

翠幰金羈拂落花揚鞭西指夕陽斜行雲望遠

歸鴻盡遥見青山起暮霞

泛苕溪四首

扁舟泛泛五湖白芳草芊芊亂行陌滿目蒼烟飛莫霞一片晴山千仞碧

其二

洞庭風景烟如織茨藕花香鳴鷿鷉嘹嚦孤鴻天際来繚繞旌帆雲外没

其三

落日平沙遠岸幽紛紛楓葉逐行舟静看此去東流水載盖浮沉千古愁

其四

鸎湖相望浪滄滄月印波心水面凉何處悲歌推澰管不堪愁思黯河梁

五絶句送長倩夫子北征

依依堤栁半鵹黄送子行行過野塘岐路悠悠悲别鶴不堪飛雨黯河梁

其二

離亭驛馬繫長楊荒堞驚烏噪夕陽咫尺征塵蔽星漢輕衣曳曳捲吴霜

其三

金樽玉碗醉壚頭月色湖光相映流落落孤帆掛離思半林秋色擁征裘

其四

蕭蕭木葉動鳴秋寂寞寒泉帶急流西風一夜披霜月飛向江南草木愁

其五

洞庭湖水任悠悠楓葉霏霏滿渡頭寂寞朱扉掩斜栁金風不度薊門秋

詠宫人曉粧三首

仙掌雲移日滿窓六宫窺鏡寫鵹黄紅酥茜粉融香頰簪刺花根引蝶狂

其二

規月雲梳合翹粧七星珠珮九華璫御前給得
新龍腦滲入羅襦襯體香
其三
迎風紫殿柳烟黃燕薄簾鈎碎語忙玉水拂粧
穿曉井碧桐花笑瓦粘霜
宮詞四首
金殿差峩列九堦內家嬌踏翠雲鞋玄鬓碧黛
爭扶輦知是司花玉女儕
其二
水灌香涅碧草菜笑隨雛鳥啄新槐盡日禁前
無召喚擲盧隊裡得梟來
其三
魚藻宮深樹影排畫閑蕭散小窗娃染毫榻得
滕王蝶自獻君王白玉堦
其四
子弟梨園樂事多叢叢小妓抱雲和主家被得
新翻曲猶似開元供奉歌
近宮詞四首
禁宮邊迴赭墻高萬歲華筵列九部嬌女如花
齊捧玉酒觴先進鄭櫻桃
其二
上林虎圈列重圍帝子宸遊動鼓鼙三百內監
齊整束紅旗影裡薇花袿
其三
千巡蠟炬絳烟燒天樂遥臨碧漢飄深鎖內宮
聽漏徹北闕前殿罷清朝
其四
千宮無事禁崴嵬玉案新來不納書報道單于
消獵火太平天子坐宸居
塞下曲五首
薊北霜花捲鐵衣將軍爝火度金微轅門殺氣
連郊黑馬上生擒點虜歸

其二

角鷹初下草根腓捲髮胡兒馬正肥臂挾烏號雙赤羽祁連山下射鵰歸

其三

前茅銜突任橫驅獨立中軍親皷枹百萬吐蕃渾倒甲長纓先繫五單于

其四

破衲沙黃野燒熛揄閼昨夜掩天驕汾陽小隊前旌出翠毦金羈佩寶刀

其五

精兵萬道肅行儀號令新傳李貳師匹馬踏平沙草窟烏孫城角有降旗

宮怨六首

月午庭梧秋露凉漏深黛箔倒飛霜重門合下嵗䳒鑰獨對終宵寶鴨香

其二

梅燼蘭消清夢長恍疑天闕舞霓裳嬌歌未斷新鶯報起見晨光已透窓

其三

金屋秋塵織網橫夜寒高碧見河梁雙星不向人間照幕冷梨花白玉床

其四

碧苑春深柳囀黃盈盈嬌女曲闌傍寶釵羞掉雙鸞並合翅愁暮對鳳凰

其五

脉脉深宮桂殿凉阿嬌金屋夜飛霜千金欲買相如賦白首文君怨已長

其六

六龍仙仗五雲翔侍從繽紛列教坊開着禁林絃管亮班姬辭輦趙姬將

重弔孫夫人六首

杜宇啼聲斷客腸永安回首路茫茫錦城絲管

渾如夢惟見春風掃綠楊

其二

錦帳三千護主家王孫鶴駕暮雲遮幾番夢落
樓心月簾外香浮王洞霞

其三

三國衣冠紙蝶飛鼓宮花草自芳菲當年激管
繁絃地惟見黃壚白骨圍

其四

将軍無策定雄圖巾幗周郎豈丈夫降城不假
天山箭粉黛翻為金僕姑

其五

列樹森森映蜃樓珠簾暮捲海風秋瀾迴碧滸
千山合坐擁刀環紫殿幽

其六

萬古傷心鎖碧湍空餘衰草泣孤灘相望蜀國
深宮月白帝城高起暮烟

採蓮曲十二首

濕蘿低映石榴裙髻簇華鬘寫綠雲徐步凌波
拾海月恰疑湘水涉湘君

其二

繡帶牽花蔓刺菁櫂歌微動水萍分携來小妹
恒延佇猶憶城南彌使君

其三

錦帆逕裡百花船曾唱吳娃舊採蓮共弄明璫
据晚翠不知夜色已平灘

其四

妖冶三三隱綠楊紫騮飛控紫絲韁應知隔面
情如語暗送風開寶袜香

其五

十三學得楚兒粧羅襪凌波趁晚光水面白蓮
花萬片枝枝相映玉釵凉

其六

斷風吹入水雲鄉似近鮫人織素房日暮烏啼
深樹香相隨漁火出橫塘

其七

雙飛青雀下湖西杏子單衫結束齊搖拽櫓聲
雲外出滿郊烟冷撲香泥

其八

十二峯頭秋露涼門前沙白水蒼蒼浣紗溪上
新萍色不似蓮花並妾粧

其九

新粧日射汗流香爭向花陰納晚涼低唱柳枝
斜拂水更流青盼媚蕭郎

其十

不畏沙頭荷芰風半江雲影一帆紅曾聞昨夜
隣姬渡墮翠遺鈿出鏡中

其十二

風奏荷錢歷亂搖吳姬越女鬭纖腰迎人浦口

柳枝詞五首

春風門外草萋萋折贈行人覩馬嘶憶得征驂
隨處發一枝長碧鄴城西

其二

移入深宮傍苑生殿前嬝娜憶張卿君王自是
憐年少不向離亭綰別情

其三

粉絮香飄三月天笛中春調度陽關藁砧久限
流星驛片月空懸萬仞

其四

宮渡曾悲出塞吟武昌新種正陰陰莫教葉碎
長楊道明月樓中斷好音

其五

長條抽綠舞腰輕慣向章臺媚有情白馬青牛
遊不返紅粧玉筯怨歸程

題山水圖代外作三首

花塢長堤跨石橋畫船春水曲江橈月明静夜
重陰碧樹杪啼鶯亂玉簫
其二
走馬馱金俠少年輕裘沽酒白雲天紅樓曲宴
仙人語幙底風吹香霧妍
其三
倣吏為郎粉署閑愛看雲物憶家山憑將幾點
丹青染日日樓臺紙上安
代姬人春怨
翠黛含顰不自持滿腔幽怨惜芳菲幾回夢斷
珊瑚枕羸得纖腰似柳枝
遊仙詩十絶
銀浦廻雲咽不流水凝珠珮殿横秋迎風不閉
水綃幕指點雙鬟控玉鈎
其二
六雲華蓋紫綃裳鳳帔星冠白玉床自摘一枝
紅芍藥笑移花下倩人粧
其三
翠翡蘭茗結石注揮榆歷歷影娑娑袖中瑶草
金光色架上瓊花白玉柯
其四
淥浦搖光漾蜀羅松風萬里度雲窩仙人歸路
乘玄鶴帝女排空曳翠螺
其五
九點孤烟雲外平蒼梧碧月洞庭春斑枝嫋嫋
雨聲瑟洛水人歸露滿中
其六
已隨青鳥渡明河復見仙姝美玉梭共醉銀軿
拾海月不知春色上林過
其七
寳照氷球碧落生晶盤甘露濕歸雲諸花忽放
天山霰片片香分玉蝶裙

其八

風月名香午夜飄白毫影裡見紅綃上元載酒
麻姑醉侍女低横碧玉簫

其九

繡錦拋梭日夜忙文機片石冷河梁鵲橋不為
雙星駕一水盈盈秋露凉

其十

鉗鉢金沙洗碧流月明孤鶴夜悠悠綠陰深處
東風急分得曇花紫鳳裘

題園中竹四首

落影搖光撒碧絲濕香新翠點輕枝雙飛粉翳
琅玕重繚繞青烟露井垂

其二

紫石蒼泥壘玉叢長條籜落拔墻東迎車稚子
爭攀駕挾尾稍稍綠草中

其三

小苑春明竹搗開抽空千尺惹雲偎還將一節
秦樓奏曲引東王鳳侶来

其四

素質清華傲雪摧幽莖古幹小龍材相依自伴
孤臣潔不傍湘江帝子栽

贈從弟仲容北征五首

往送征車雨雪紛層層津樹隱江雲今朝又作
陽關別明月春山鴈羽分

其二

輕風昨夜渡清萍一片晴光散紫茵更向高城
隨去轍為君飛染洛陽春

其三

胡雲片片薊門黃麗日融和遠建章看取朝来
絃管亮中天吹向紫霓裳

其四

半山空翠剪芙蓉萬里長天駕玉虹別酒重傾

新市椰離驂遙控五雲中

其五

千林月白夜溶溶上苑春紅散玉驄濃醉看花
宮漏曉葳蕤不鎖夜城空

楊玉環五首

嬌歌花蕚舞霓裳橫惹胡塵入建章一自飄零
馬嵬血斷魂消盡荔枝香

其二

内家巧飾道家粧壽邸歸来拜上皇爭羨池塘
㶉鶒暖穿如被底鎖鴛鴦

其三

六宮誰似美人芳娘子齊稱擅玉房艷極却嫌
脂粉汚遠山微掃倚三郎

其四

亭亭浴罷出蘭湯紅汗流珠玉粟凉晝靜綠窗
人不至偷將玉笛惱寧王

其五

午屏抱枕日初長宣召忙傳待舉觴睡足海棠
初着雨阿環承寵在昭陽

燈夕偶成四首

冰粼細擁水天斜萬樹星燈影絳紗何處歌鐘
迷凍角畫樓簫鼓小侯家

其二

風光三五正繁華踏遍春郊鬪麗娃日暮板橋
明月下凌波露冷濕鸞釵

其三

千官無事放花遊紫禁春城不夜樓盡醉葡萄
千斛釀愛探花信為花留

其四

霓裳吹破碧天霞十二紅樓玉鏡斜白下兒童
爭拍唱珊瑚鉤掛紫蝦蟇

贈薛素素五首

連城聲價舊名姬養紙芙蓉香粉奇絲筆揮雲
詩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其二

幽蘭九畹墨華淋走馬章臺彈撲金却買輕車
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其三

雙彎嬌襯步蓮生一束蠻腰舞掌輕乍倚東風
力不勝素華纖霧月中盈

其四

花神俠骨氣縱橫學寫蠻粧向魏城手把龍文
談虎畧胸羅十萬薛嵩兵

其五

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
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

贈琵琶衛娘二首

十五粧成學內家衫单杏子髮欹斜娉婷獨抱
雲和語巧樂風前籠絳紗

其二

雙蛾宛轉玉搔斜錯落簪頭片片霞嬌態恐教
春夢妬忍将一種似梨花

題籬邊菊

微霜清淺濕蒹葭一夜西風燦野葩對酒踏歌
花塢下南山蒼色落儂家

燕隂晚眺

高風落木破江流吹亂江雲動客愁明月關山
聞夜笛鴈行西下洞庭秋

金陵弔古二首

秦淮流水日滔滔陌上青騌絡繹驕寂歷故宮
三十六板橋猶自夜聞簫

其二

離宮烟樹草蕭蕭漠漠吳陵暗土膏夜靜隔林
歌板徹戍樓微度海輪高

將去金陵别東隣諸老毋二首

明月蘆花印水蘋朔風吹葉滿江濱不堪共指東歸水脉脉離情向誰陳

其二

數年為客悵羈棲今日花前暫解顛又向離驂頻怨别相逢更締一年期

題瀟湘八景

青帘㦸㦸軟風翻夾岸春流曲幾灣解珮不須愁路遠醉看春日度空山

其二

碧岑香靄一泉分穿傍鄰舟暮雨聞烟草淒其江色冷夜深若個勞湘君

其三

香臺結翠倚山椒萬樹青松入紫霄野寺寂寥僧飯罷鐘聲一點落寒潮

其四

滄浪碧月洞庭波一片晴光秋水多寂寞孤山木葉下寒潭何處動漁歌

其五

帶水湯湯漾蜀羅亭亭紅樹隱輕莎雙帆望杳自天末落日低佪影白波

其六

一群鳴鴈墮寒沙黃葉溪頭閒荻花憔悴美人明月夜幾回清夢到天涯

其七

漁簑搖曳倚斜暉日暮投竿冷釣磯遥望天空山翠疊鳴榔西度綠烟微

其八

江村夜雪老蒹葭玉樹朝飛六出花誰謂林深絕車馬月明清興剡溪槎

咏繪圖八景

春山春草繡平沙寒樹參差傍酒家隱隱翠眉

朱幘下夸粧不亞野棠花

其二

雙倚蘭舟泊水濆琅玕瑟瑟濕溪雲若教夜半来飛雨莫向闋山客枕聞

其三

朱寺岩嶢萬壑風清溪石上揷孤松一肩行李去心急指道村前已度鐘

其四

一羣飛鴈下平湖歷亂西風散野蕪遠樹明沙秋色裡音書寥落問征夫

其五

珊珊紅樹晚花開雨點春帆江上来盡日家山掩綃箔蒼烟滿徑濕芳苔

其六

百尺氷濤一望通亂山新翠簇芙蓉更將明月當空立浴淨銀九萬景空

其七

脉脉垂綸坐釣磯綠簑搖曳拄斜暉一從客座驚宸夢誰謂深村老布衣

其八

氣冷空山雪作花夜深乘興泛溪沙前村縹緲白雲合放棹歸来月影斜

班婕妤二首

嫋嫋西風下露枝漏深寒影入簾遲傷心舊事悲紈扇不向空庭盼履綦

其二

半道恩消謝輦餘掬殘銀管夜窓虛高情不問羊車路獨對寒燈自校書

明妃詞二首

風拂胡塵亂鬢忍將玄髮雪中斑旌旗亂繞陰山道報道单于罷獵還

其二

漢曲琵琶馬上彈含啼緘怨度桑乾獨憐瀚海
千秋月夜夜嬋娟青塚寒

金陵留别叔母三首

幾經花暖上皇州今日心旌不繫舟明月停驂
重回首空城潮冷白門秋

其二

白門烟樹隱征車露冷秋江夜色虚此去雲山
斷天末頻從過鴈覓音書

其三

音書迢遞已知難别鶴悠悠幾日還信道百年
終作客傷心此際限重山

留别金陵官舍九首

主人家住石城灣翠柳絲絲池水閒數載依君
托行李裝輕五兩逐刀環

其二

刀環飛鏡轉天邊遠客歸心忽黯然咲指秣陵
江上月何年舉酒共嬋娟

其三

嬋娟桂滿影珊珊月到中庭人自還南北萍踪
似飛燕一番岐路又重扳

其四

重扳岐路向層霄萬里滇南驛騎驕花爛長干
人去後雪迴庾嶺夢空搖

其五

空搖魂夢憶匆匆此别應知自不同望斷綠楊
枝上月臨風回首灞陵東

其六

灞陵東去即陽關一曲驪歌玉樹殘竟日乘流
泛烟水盧家有女倚欄杆

其七

欄杆曲曲酒旗閒烟樹秦淮落照街莫向王家
問桃葉歸心今日逐征帆

其八

征帆高掛曲江頭九月黄花滿帝州從此天涯任為客衡陽驅雁數行秋

其九

數行秋鴈下衡陽應寄離人歸思長好向碧雞關外發莫教風雨滯瀟湘

別孤弟六首

桐花忍為故園攀驛樹離披古道難明月孤帆客心懶何年魂夢逐刀環

其二

飛蓬飄忽任悠悠江上青峯黄鶴樓此夕懷人對瓊樹斷腸羌管在城頭

其三

行李秋風馬首東不堪摇落柳枝叢迢迢離恨香閨塞絨怨無從寄遠鴻

其四

古月寒光照客衣夜深烏鵲帶霜飛且須暫寄城頭樹莫傍覊人客館歸

其五

水國寒侵露氣凉殘雲攪雪凍飛霜孤蓬此際傷枯草落月何年在屋梁

其六

臨岐獨向閣中啼幾逼停驂忍向西淚盡蠟消清漏斷馬頭星曉聽林雞

繫舟毘陵道中月下憶兒婦四首

空江月色夜猿愁一帶高城暮笛秋人去北堂飛夢斷漫將心事付離舟

其二

已傷腸斷聽陽關明月依人度遠山莫向天邊怨圓缺且餘孤影照離顏

其三

温性柔肢玉不如盈盈疑捏掌中珠踈烟淡月

扁舟杳不見留仙七寶襦

其四

枯岸烏棲瓊樹枝闌山碧月憶娥眉芙蓉花老
吳楓冷何日相看慰别離

别曹娘三首

木落西風萬壑幽忍將離思為君留碧雞關外
淒涼月偏向鸞雲夜夜秋

其二

江上青楓一葉輕停橈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
無楊柳折得桐花寄遠人

其三

六詔風烟隔雁沙行行數騎去天涯不堪故國
空馳憶已見長途别歲華

除夜宿客邸懷兒婦四首

日暮天涯夜色寒郵亭零雨伴更闌已知歲向
愁中盡不及春花院裡看

其二

客思徘徊道路艱懷人夢斷限層巒輕風一夜
消殘臘陌上春和塞草顏

其三

洞口梅花枝已斑暮冬疲馬度重關可憐輕别
隨征雁不道行雲杳未還

其四

萬户春聲動地歡展衣獨坐夜光寒莫言歲换
催雙鬢前路崎嶇匹馬難

舟過麻城懷大金吾劉夫人三首

幾欲仙源一問津苦將消息扣漁人也知朱閣
凌青漢不是桃花路避秦

其二

芳春杜若暗汀洲歷遍青山覓故侯怨殺孤城
遠千尺教人空憶昔年遊

其三

江城風日絢朝霞流水溪橋曲曲斜望裡碧桃
千樹合美人樓閣限層崖

蒲圻道中雨

春光九十雨綿綿楚水江雲一望連千疊蒼巒
萬行徑更憐馬足滑泥田

桃源咏古二首

曉烟籠翠一溪斜耕稷無人蔓草遮檻外白雲
軒下靄濕陰滿徑碧蒹葭

洞草流香苔色斑仙人歸去珮珊珊武陵溪上
桃花路歲歲春風燕子還

滇中晚望

歷亂鴉飛玉鏡斜一天風露濕林花孤城香渺
高樓寂極目雲山萬里家

寄懷

露井桐黃落雁風空江木老冷芙蓉薄寒不共
秋宵盡輕透征衫第幾重

寄贈年家妹二首

瑞風輕散薄寒分畫省新鶯花下聞日護蝦鬚
閒繡線纖霞嬌映石榴裙

其二

巫山巫峽杳沉沉湘水湘江千尺深我折芙蓉
寒秋色知君已結楚蘭心

元夕四首

織竹千枝巧作龍烟花十丈樹玲瓏更將銀鏡
懸天上華屋朱甍素玉叢

其二

花葉雲衣畫幟融剪羅疊玉壓神工傳柑夜半
人歸後星閣遙看錦荔紅

其三

燈火三辰樂事濃君王不禁夜行蹤踏歌少婦
嬌如玉對對妝臨淡月容

其四

錦繡城都十二重雲離海嶠碧天溶水晶鈎下
流螢火簾影風揺太乙鐘

明妃三首

淒笳悲咽角聲微焦斗銀籌漏下稀夢斷隴頭
沙上月芳魂何日漢庭歸

其二

塞外無春邉草枯玉關音信向来孤自将花貌
平戎虜不用中朝金僕姑

其三

猗蘭情歇故臺空慼里恩私絶塞鴻回首秦關
背秋月龍沙飛雪黯胡中

呇趙四夫人却寄七首

涉盡長途千萬山愁聞飛鴈洞庭還更飄龍笛
秋風裡思逐行雲度玉關

其二

漢月常懸照碧雞葉榆水浄海風淒不教枕畔
屏山隔自是鄉關歸路迷

其三

不染身如天地長鉢羅花笑梵王傍等閑禮罷
蓮花座猶自垂帷列講堂

其四

花氣炎洲錦作茵哀牢城下景長春黄昏烽火
蠻烟黒未若青山鶯語新

其五

慱士才華逈出塵大家聲價邁前人也知明月
樓中客幾為耽詩減玉神

其六

書到衡陽鴈自還故園花柳若為攀愁腸盡日
車輪轉江北江南夢度關

其七

聞道維摩亦病因故人天外有佳音頻将甘露
除煩惱月在中天鶴在林

寄懷孟年伯母三首

素秋烟𡢃暮霞微落月松深隱夜扉此夕天涯人去後一簾霜色自空飛

其二

兩地相看隔曙雲盈盈燕語望中聞可憐咫尺間關地不似青山遠送君

其三

㲾動遠寄一行啼楚水湘江烟路迷欲訴離情看折柳更傷鴈斷夜郎西

贈孟年妹花燭詞三首

雀屏輝彩珉筵賒鳳燭樓高蕭史家十里笙歌籠錦幄炷檀繚繞壻窓斜

其二

曉幙朝開九華扇鵲橋初駕五雲車風飄霧縠明璫燦臂縷斜封護絳紗

其三

寶鏡嬌窺艷粉光泰樓夜月暖銀床玉簫吹入綵雲去蘭珮分来燕姞香

塞原秋晩三首

日日鷩沙素草斑秋空霜鴈洞庭還幾多瀚海灘頭骨淚盡紅閨鏡裡顔

其二

定遠歸来戎馬閒西風羌笛散榆關蔔蒟塞外青青柳曽向征人傍馬鞍

其三

落盡椒花白露溥秋郊戍老塞垣寬銅關勢亘羌戎遠鐵索橋横弱水湍

七夕五首

競向靈姑薦果瓜晶盤誰解鏤菱芽深閨枉用針尖卜技巧由来出内家

其二

海月珊瑚樹影斜芳池白露下蒹葭機絲隔斷

須抛擲錦石應留使者槎

其三

龍媒鵲駕隔年期猶勝人間怨别離百子池邊
漢宮戲同心五綵合歡絲

其四

盈盈玉水七襄帷隱隱星光爛九枝露散滿庭
芳桂落雲跡天漢絳河低

其五

欣果佳辰星斗垂黄姑織女喜追隨只愁天上
況明鏡两地新愁似昔時

七夕望家報不至有感

空城蕭瑟絳河迢夜浄寒空松影高憶殺蓴鱸
秋色遠朝來塞外進葡萄

聞邊城兵静喜賦三首

象譯頻平信使供哀牢樹色影金墉樓船久息
昆池戰明月常清十九峯

其二

欃槍已沒碧天睎滇苑春紅萬樹花千斛葡萄
歸玉帳將軍龍石在龜沙

其三

兵戈消盡減征車不用長城建虎牙細柳營閒
征戍卧任教捲葉作吹笳

滇南别馬夫人三首

萬里相看萬里愁匆匆此日暫淹留夜深明月
空山落遠岸猿聲江上舟

其二

滇南塞北路漫漫青草隋堤曲幾灣搖曳孤帆
盻津樹夜來風雨在空山

其三

石頭城下水悠悠芳草春湖字莫愁記得昔時
花笑處今來烟霧鎖重樓

行清溪洞有感三首

溪山靈窔藹仙家雙樹青枝印寶花功德定河
流八解法飯淨土聽三車

其二

六劫塵中度歲華三途苦海寄生涯若從心境
窺塵境無碍心中見佛才

其三

寂寞風蓬草砌畦清溪曲曲泛溪沙浮烟露月
山龍碧空谷仙留夢綠華

別馬小夫人二首

星軺早發望巍坡回首高居影黛螺天外美人
屏外夢銷魂偏是別離多

其二

霞分雲集度離歌採落參辰隔絳河莫恐風帆
歸去促儂家自是戀蓴鱸

行山中看雨後花四首

霧帳撩烟浸碧砂微風滑雨韡雲芽濕陰滿徑
青苔薄無數香抽百合花

其二

水滌砂磯走竹蛇瀾生石足跳蝦蟇朝來梅雨
翻紅藥飛亂金錢夜落花

其三

遠浦沙平蔓草遮雨中深樹見人家當壚少女
臨粧罷雙鬢斜飛金雀花

其四

林濃綠樹可藏鴉野曠螢飛水竹斜凉雨暗歸
雲嶂白露華輕拂杜鵑花

題飛雲洞二首

玉柱浮棲結片鏐石雲朶朶翠光搖瓊膏細浥
苔凝碧蓓外寒飛素練濤

其二

蠻洞深沉樓閣重雲峰嫋嫋玉芙蓉苔封石蘚
巖飛翠山鳥山花次第逢

飛雲閣禮大士

簇簇空雲芝慍飄一灣蹊徑駕扶摇鳴飛瀑布千重雪吹落層崖似海潮

題贈趙四夫人壽圖

春雲雙髻玉精神下得崑崙日採真聞道錦堂臨設帨筵前親作獻花人

賢姪娘子以扇索書戲占口號二首

漫將紈扇索新詩愧我才疎格調卑筆底蠅頭隨意拂墨稀幾點黑離離

其二

墨花飛亂點蒲葵老眼模糊禿穎遲笑擲山村痴老嫗不堪持去換鵞兒

贈美人并序

琵琶美人清瘦比梅花賦此以贈令梅精見之不當移置雕闌碧檻耶

壽陽宮裡競新粧彷彿衣分荀令香不用曲中怨摇落定交春色護東皇

寄女姪哭其先慈六絶

南國珠潜海月微緑窗人去掩雙扉秋風亂落金梧影楚些空歌魂未歸

其二

蕙幃風曳珮聲沉斷續文簫夜色深茱匣粉殘花閣閉麝臍香冷鳳凰衾

其三

蘭香何意謫人間張碩緣牽宿有緣三十六句花過眼又隨孤鶴向蒼烟

其四

燕沒蒼苔絶履綦曲房花冷合歡枝可憐油壁香車路不似前春拾翠時

其五

自桃綠縷下鳴機燦爛雲霞五色飛一自針神歸去後至今誰刺六銖衣

其六

涅槃已証雙林果優鉢長妍晝夜花泡影身隨朝露盡三千一瞬熟桑麻

送表姪女吳夫人北上二首

中宵月落野烟迷江上征帆夜影低岸柳青青總堪折也知腸斷灞陵西

其二

匆匆別語不勝情五兩輕風伴客旌忍把傷心問行色金閶門外是長程

遊易氏山樓有感二首

荒徑秋深草色枯空祠沙沒暗靈圖青山一片閒歸鶴野篠含風夜夜呼

其二

莫將清淚拭輕衣載得新愁百斛歸從此扁舟烟樹渺殘霞飛盡釣魚磯

寄萬娘五首

秦簫聲杳綠雲空子夜歌殘玉樹終一自鳳樓人去後斷腸芳草碧烟籠

其二

低垂中帳隱流蘇玉鏡愁窺鵲影孤寂寞舊家雙燕子春來還入畫簾無

其三

梨花零落碧窗虛博士才情女校書鳳藻五花推獨步綵毫飛送錦箋魚

其四

團圞新月照雙眉苔冷文綵絕屧綦靜夜錦屏蘭焰澁洞房花老合歡枝

其五

蒼梧雲冷洞庭秋漢水悠悠一望愁夜月蕪葭寒露白倦聽哀雁過汀洲

壽仇母五袠

洞口烟波歲月長胡麻吹熟憶劉郎一從望杳

仙人珮分得青囊肘後方

泛舟翫芙蓉偶成三首

薰風蕩槳泛湖船香細塘陰競採蓮浦口雲光吹作電白霞飄盡是長天

其二

輕舠小小捕魚還遠岸清溪曲幾灣葉底羅裙花底艷荻蘆深處碧烟環

其三

館娃昔日綺羅妍越花今看啼杜鵑自掛征帆五湖濶浪花零落若為憐

贈金卿雲

錢塘松柏欝層層油壁輕車蘸小乘笑結同心拾香草更憐明月在西陵

泛西湖經西陵弔蘇小小三首

西陵風影澹輕陰幽翠香寒墓草深千古春堤香油壁只今何處問同心

其二

蘇小門前啼鳥聲石橋東去暮潮平夜深弔斷凄涼月歲歲愁心逐草生

其三

風環水珮已無聲誰跨青驄陌上行一段芳魂渾似結可憐松柏自青青

見隣舟美人戲成三首

澄湖載月共乘舟刻燭看花卜夜遊疑似洛妃鳴雜珮相携江漢美珠浮

其二

絮柳鴉黃隱綠堤相逢暫爾復相違相違應惜勞相憶見說明朝是別離

其三

輕羅曳曳怯春衣瓊户沉沉玉漏稀夜月忽聞江上笛長林啼鳥送人歸

贈馮師母老夫人二首

風霜搖落幾經秋何意追隨湖上舟共話從前
舊遊地熒熒清淚共江流

其二

蘭閨寂寂總消魂風細珠簾月一痕為得故人
相借問滿堦春草泣王孫

送逷周弟北上武前韻六首

朝看鷁首發河橋夾谷鶯啼椰帶嬌清雨渭城
分袂處一枝輕折最柔條

其二

二月春深寒未消單衣遊子楚天遙忽聞別院
鳴機夜疑似金閨度剪刀

其三

陽關三唱渭河濆鴻鴈天邊羽乍分送別豈堪
回首望盈盈青眼逐征雲

其四

輕裝五兩伴行人初月蛾眉皎似銀對此不須
傷草色賡寒別有一枝新

其五

桃花春水木蘭舟一曲驪歌江上樓此去征驂
似弦箭故園明月思悠悠

其六

歷歷千山聽曉鶯灞陵烟樹總含情也知夜夜
春宮裡纖得新袍椰汁青

游龍井滯雨漫成三首

玉液泠泠走碧沙芳池碎壁散冰霞花深古徑
啼鶯小黛濕雲寒染露華

其二

珊珊奇樹亂棲鴉龍窟遊鱗嬉淺沙綠繞青莎
浮幾點憑流恬石似靈槎

其三

細草輕烟小徑斜半空寒雨洗亭花山廚不作
伊蒲饌拾得松丸自煑茶

寄孟四娘二首

吴雲楚水雨悠悠日暮懷人江上秋千疊關山萬行樹依依楊色武昌樓

其二

碧天清遠月如鈎遥憶春閨霄漢浮寂寂寶欄閑十二白雲深處鎖江流

壽申太夫人二首

九影花芳阿母前瑤池一熟景三千傳聞結實遺姬滿分得餘甘列壽筵

其二

八瑯仙韻五雲間紫閣觴傳舞綠斑綠野堂開凝碧麗太平元老宴東山

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丘同諸母席上偶成感懷似安卿娘子四絶

雨微風細漾輕流載酒尋芳郊外遊花草吳宮渾一夢白公堤畔木蘭舟

其二

清溪小築雨中樓目送春帆帶雨流自古貞娘冷香骨殘英飛盡故宮秋

其三

說法生公石點頭翻經香雨潤荒丘池中劒躍龍文吼靜夜林空山鬼愁

其四

琵琶聲咽鳥聲柔日暮孤蓬何處投莫怨絃歌引凄惻幾將生事付東流

送温老親母夫人北上五首

楊子風多水國涼征帆一夜掛吳霜白蘋花散煙蘿冷嫋嫋雲波引棹長

其二

聞道離亭柳帶黄關山玉笛滿河梁灞陵咫尺天涯路無限秋心寄蕙纕

其三

宣麻十道出明光綠鵠雙飛入帝鄉夾路笙歌
擁翠憶笑看千騎列東方

其四

香案披書侍玉皇綠窓仙吏畫眉郎嚴程早副
為霖望湯向鄰姑道吉祥

其五

秋空莎色冷橫塘陌上雲車碾七香此去鳳池
煙霧裡朱霞掩映紫薇郎

班婕妤

露井秋桐落葉初上陽宮女賜羅襦長門盡日
葳蕤下寂寂蒼苔步廣儲

絡緯吟卷之九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詩餘

過釆石題蛾眉亭調寄霜天曉角

練波飛渺月掛弓彎皎雲濕林皋香封幽氣土
花巖老風撼蛟龍嘯江匀漁歌杳樓瑣冷烟迷
眺剥繡斑早沙曉　雙巒鬪碧寒玉雕秋壁兩
道凝螺天半橫無限青青色拍岸濤聲急似鼓
臨邛瑟綠窓鸞去鏡臺空留得春山跡

石湖弔古調寄霜天曉角

雲流石嶠空翠連煙草丞相祠湮猴山冷月玉
笙吹杳見數樹幽楓呼鳥梵宇高竹僧悄　千
宵事業兄弟聲華烈詩酒詞場亂野狐田首文
章沒曲曲湖梁白一片秋光織總舊日梁間燕
子歸也擬作尋常識

步韻咏吳延陵郊居小齋調寄漁家傲

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籠戛戛
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
蓉簇林皋逸韻颸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臙
足笑看小婦雙鬟綠

九日泊舟豫章道中調寄霜天曉角

帆輕一扇曉色碧連秋岸林破寒煙星河澹落
青山如染露浥芙蓉茜翠澁枯棠辮傍踈柳西
風幾點鬬鐸沉雞塞遠　行行尚緩家在綠雲
天半念歸舟遊子一片鄉心撩亂菊黃金綻滿
首插茱萸遍兀坐逗遛江畔對旅鴈沙汀盼殺
白蘋秋兆

絡緯吟卷之十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詞餘

春日書懷調寄綿搭絮

薄寒輕悄紅雨染春條翠襯香芸一片煙絲軟
蝶嬌楊柳色子規聲小卜歸程金鞭難拘玉關
人老經春望斷黃麻詔三歲爪期折大刀

其二

棲遲荒檄落月户梁高露白中庭風細雲波竹
影拋聽銅焦旅鴈天遙凍蘭膏碧焚花笑江南
夢曉使司馬離腸似擣甚日脂車萬里橋

其三

東風一片花落燕泥刋水溢芳瀾醉纈苔痕鴨
綠錢銀屛掩小扇齊紈五雲深抑揚絲管桂户
嬋娟團團飛鏡玉生寒露珠低濕滑軟雲鬟

其四

九枝光燦寶輪垂照圓冰簾漫捲墨池紋縐綠
波寒閑亭院松風夜闌真堪羨羸女乘鸞桃花
夾岸窺姑仙朱顏若菀幾時得尾青牛紫氣到
函關

其五

殘霞如茜玉斗轉闌干徘徊凝望碧雞關外漲
狼煙天涯草綠淌秦川錦字書銜陽回鴈登樓
玉粲盻殺平原舊苑到如今花老鶺鴒原

其六

燕雨香蕪烟籠柳色疎遠山幾點晚雲微黛畫
屏孤闋榆墮鶯飛夜烏空亭暮青茄夜呼鴛鴦
驄路遍春堤王孫草舖對芳辰結思怨征途

春思調寄綿搭絮

春歸院小風薄淡雲飄戶外山青綠繞吹絲送
百勞豈花朝孃葉垂條正好向曲江詩酒玉板
文韶悄陰陰新鶯宮柳百囀枝梢爭羨那醉清
平詞調錦宮袍供奉謫仙豪

其二

峭寒微扇輕羽逗汀煙欄檻香凝翡翠池塘碧
玉聯最堪憐笛引秦川碎葉城蠨蛸塞遠信杳
魚箋金閨夢破催亂箭望斷王孫草色芊

其三

艷紅飛露曉色醉蒼苔點點青山翠襯晴螺拂
黛排覷春來蝶軟蜂猜懶雲偏日低窗鏤窄碧
茵如灑暗香籠重樓十二玉笙寒吹徹小梅開

其四

美人春倦柳色畫樓閑簾影疎疎寂寞中庭冷
珮環凍瑤鈿露點風鬟一番雨梨花落遍鶯老
花斑怨殺那空床思妄恨封侯夫壻在關山

桂枝香寒夜書愁

清霜點嶠玄雲天老四野來鵞管聲繁寒蝶上
滿籌頻報聽簷鈴逗風聽簷鈴逗風恍一似舊

日笙歌雅調更添我廻腸縈遶轉眼總虛飄池
館人歸後朱門氣寂寥
其二
寒風嘹峭黃沙捲草瑤天凍碎墮瓊芳九微燼
博爐烟渺正嚴威勢侵正嚴威勢侵躭沉痾倩
誰相告着冷暖有誰相勞空自旅魂銷泣盡燈
前淚家園已棘蒿
其三
俗情已掃生緣未了沒来由兩字功名縴絆我
一生潦倒看澄月印潭看澄月印潭恰一似重
昏夜曉何日遂皈依真詰及早去脫塵囂回首
青山近仙娃拂袖招
咏木兒感悟遊仙
風雲態幻世情蒼狗白衣屢變更識得破是我
根芽早還個本来心性瑤琴懶把危絃整茗華
聲杳禪心靜好向貝葉翻經月下閑

其二
如来意信有真始悟慈航不悮人一燈影懸照
河沙諸天花齊散繁英茫茫枯井深無梗洋洋
萍蔕渾無定何事浮生空墮沉
其三
花稍露水面痕逐浪掀風不耐禁人世上日老
了愁人日輪中何必去追輪一朝勢竭黃金盡
茂陵楓柘蕭踈冷總有轉目的威稜難挽寸陰
其四
空王影法相身寶月華鬘夙有因滴甘露布灑
醍醐搗松根與雕飯同蒸花生琪樹婆娑景氷
輪究轉璇宫净更有那天鼓仙部一派生
感懷追逝北新水令
一番塵話夢栩栩空勞了半生心跡當日個帝
城春色滿今日個故國冷烟迷浮名似片瓦飛
飛浮名似片瓦飛飛怎如那巢雲的伴孤松在

萬山深處

南步步嬌

銜鋒蹈虎名韁事匕首蒼龍勢無端貝錦詞以馬為纍憑將心指何苦去辨是和非青蠅那顧你真和似

北折桂令

沉埋了一場心事已成灰說甚的鷹揚廊廟總休提至如今綺疎寂寞冷胭脂芙蓉帳掩孤館人非度流光更如涉歲歷寒暑那辨推移載愁端了無歸計我呵如今好息機莫疑怎得向叢桂山頭相邀佳趣

南江兒水

休問君平技休吟澤畔詩大都來五行已註生前事勤王的不把黃金鑄負薪的何處投知已總是一場兒戲到不如去飲炭吞氷跣足佯狂塵市

北鴈兒落帶得勝令

回首事總乖離千年調已傾欹想當日個繡户文榻列着錦圖青玉案張着蓴鱠紫葡萄泛着瓊巵寶雕闌栽着蘭蕙百和香燒着獸灰怨春輝忽隨秋去把從前事猛追再思往勞我神呆意痴呀一重提一重心醉

南僥僥令

鵲印流塵暗貂冠總汙泥便有那層臺花塢鮭聲嫦怎得個環珮歸來月下遲

北望江南

呀我只道畫堂春晝暖樂庭幃又誰知人去會無期經不慣別離況味事與心違按歌喉送不到愁人枕際我呵淚灑灑痛伊淚灑灑痛伊這的是斷腸深處嶺猿悲

南園林好

住幽居伴山人鬪雞挈五老籬邊奕棋徑卧着

乾松蓮杷吸石髓餌玄芝叩杖舉竹龍飛

北沽美酒帯太平令

看王喬鳧舄歸看王喬鳧舄歸仙掌上白雲棲訪故友山陰載酒田喚秦娥採珠拾翠聽青童演出新詞茶烹着武夷雀嘴松棚上掛着軍持矮茅簷牽着薜荔池塘内覩着遊魚我呵笑勞名的朝東暮西白眼看趨蹌路岐呀亂黃塵再不上俺緇衣雙袂

尾聲

蝇頭蝸角誠虛器兀枕上黃粱一覺起從今後門鎖蒼苔護紫泥

四時寄生草

春

嬌暖香林簇飛絲疊翠窩玉堦草色蜻蜓卧銅駝紫陌春無數揚揚曉氣重欄度不知生水夜来多見銀塘迸破玻璃顆

夏

翠剪槐陰塢湘簟抹畫羅鞦韆月午香鬟墮輕紈暈濕薔薇露流螢燁燁晶簾撲蘭膏繚裊絲屏圖荷汀倚扇烘雲宿

秋

金井桐雲護琅玕玉粉鋪氷輪半隱鴛鴦户秋零亂灑梨花幕香蘭笑吐芬幽素閨人凝思咏蘼蕪帳王孫望杳章臺路

冬

雪嶺臙脂凍宵寒瘦玉柯香檀淰淰柔煙鎖竒花點點飄瓊絮棚棚戍鼓街頭邏絞綃褥穩麗人酡氍毹月冷雕欄暮

四時江兒水

春

寒食厨無火清明水濺秧燕歸舊壘把新泥上池塘春曉蘼蕪長棋枰竹塢閑清晝院宇鞦韆

輕颸香雨絲絲點破柳梢嬌放

夏

五月榴花吐園林蝶粉黄翠盤珠露池心漾玄
鬖碧黛粧兩兩紅牙象板低低唱别浦蓮舟相
盪蘭桨齊開攪破青苹白浪

秋

露捲氷天薄晶寒水殿凉盈盈碧影璇宫敞清
光夜永浮仙掌秋宵玉笛瓊樓上明月関山嘹
喨逸響飄揚送入繡幃羅幌

冬

輕絮鵞毛疊寒驕翡翠窓獸爐煙火氤氲恍青
霜細結明璣綱冷風淡靄穿書幌朔氣寒笳悲
壯邊塞荒凉胡馬嘶雲遥望

二郎神

朱闌右見幾點氷瑶飛逗爐梟輕煙青縷瘦踈
櫺嶕峭颼颼鬓影生秋残燈小館吹来玉笛聲
桑旅思羈腸虓病疢偶省起我故國白蘋渡口
曾繫木蘭舟凄凉舊壘今来麋鹿亂荒丘

集賢賓

戍兒漏皷寒角舉重樓看落月汀洲聽籬犬籠
雞别院啁隔簾櫳玉鈴兒相扣正是離人無寐
憶往日高堂厮守池塘鴛夢春草
依稀細語窮愁

黄鶯兒

莫話昔時游總翻成滿目愁舞衣歌扇籠塵垢
煙封翠樓臺空總憐東皇無主鶯花偬謾追求
舊愁新恨并結我寸眉頭

猫兒墜

石頭城蕭瑟目送楚雲流隱隱鍾陵白露収望
平江一帶水悠悠牽愁見幾處衰柳斜陽天際
歸舟

尾聲

吳宮花草還依舊爭柰我親遠天涯淚滿䏶怎
比得勒石曹娥芳書姓字留

絡緯吟卷之十一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文部

序

送孟年伯母還楚詩序

風雨暮秋搖落河橋楊柳露華陽九凋殘山巽
茱萸忽田天上之星槎已架人間之懸榻其也
材慚樗散質怯婆娑幸附驥尾之青繩喜傍蒹
葭之瓊樹兩載相依每仰栢臺聆玉語一朝怨
别已傷雲幕嵴朱顔氷諳君子之交情難並芝
蘭之覿面遺来翡翠芳梳草髮分光奉去紫蘭
香共鬒鬟彌結菜釜生魚每惠郇厨之玉饌素
書傳鳥式遵孟壼之芳規悵對面之天涯嗟舉
頭而日近徒賦江淹之别恨空悲阮籍之途窮
念此興言黯然魂斷故人尊酒悵惘于臨水登
山野外鴻歸極望于灞陵南浦揑梳月于遐荒

愁聽晚桐吟吹追軿車于沙漠復嗟霜鴈嗥天
分手須臾送君萬里不能覔言笑于尊前永碩
寄心期于别後索落離懷不勝岐路之感粗成
短句聊申彤管之思

傳

林母徐孺人傳

歲在玄黓困敦月臨仲商則壯有雲間之公子
姓林氏而麟其名乎其母夫人之行實介夫子
而索予文予惟笄壂屏資紘綖是務未習詩書
安知鉛槧乃欲擅閫外之文詞闡閨中之淑順
是何異問盲者以道南轅而北其轍耶第以林
君明命孝思維則夫人懿德壼範肅聽是用不
譾無文授簡而為之傳孺人者徐姓南浦右族
南疇公之令息也翁素有隱德慷慨嗜義周人
於急里中藉藉稱長者母孺人張柔順莊嘉名
門良姥爰生孺人規容履度蘭藻含章戚里揚
聲芳庭挺秀德承燕姞之香工效徐吾之績翁
與孺人捧之如握趙璧連城未忍輕字迨乎太
卿林公輝彩公車滕淑人尚難麟趾公之王父
母稔知孺人賢婉納幣迎之遂詠河洲之章備

衾裯之數貯以別館有令聞焉尋以曾王母太淑人王母王淑人偕之就舍琴瑟既調條枚無伐居恒恭謹温慧貌降體和與滕相好如女兄弟衆莫不嘖嘖謂舜之二妃衛之莊媛德有逾焉承兩太母温順婉容怡聲下氣克謙克競曾無間色并無怠懈以故太卿公倍嘉禮之如淑人禮每兩太淑人紉饋之具必飭令檢治食必手調非是弗敢進也衣必手製非是弗敢御也晨昏展敬事極於移天蘋藻挈誠義申於中饋櫛縰衿纓佩帨獻莅筬管線纊靡所不飭用抱衾之勤肅代操箒之拮据親承兩太夫人顏旨贊襄太卿公誠孝者孺人也至如宗黨饋遺歲時伏臘出納應酬無不悉洽太卿公旨公雅好對客論文輒連朝卜夜孺人則躬持精糈以進所蓄花勝金篦悉付酒家胡以佐賓客惟恐賓不懽丙夜尚操作機杼刀尺聲軋軋不休未嘗

以籃篚不掩爲公内顧憂盖賢姚寘髭倚明鏡而辨伏雌織婦機床聽寒蛩而催絡緯矣已太卿公歷政兩都位居華要輙以孺人從宵勤暮勵奚减雞鳴之風匡贊箴規無愧脫簪之義時太卿伏枕室中忽感異夢户列鈞天之奏庭輝絢綵之霞有物如麟投懷而出孺人驚寤爰誕林君遂以麟命帝錫國香徵蘭祥於庶妾夫陳廣縢卜翟子於符文保世有人亢宗不乏賀者咸歸德孺人孺人愈自抑損不敢居也即脫諸孺人之腹而撫之滕淑人之懷孺人弗敢有也滕淑人有之以爲子孺人無以爲子也更戒他人毋泄其非滕子以爲己子以全滕淑人懽而孺人故若瞑然無聞也已林君弱且勝冠矣主冠者爲白其始遽然駭且悲入詢之孺人而孺人故隱忍弗啓也已林君勝室有婦偕子婦問寢視膳而孺人且遜避弗納也孺人以己子非

已于滕淑人鞠易子而相仍為令器兩默不言
雖比於古之分形合體薦御授祿者曷以加哉
至居兩太淑人喪則焦毀踰情儀範彌肅裏舉
尤工一協於禮聯諸姊娣以遜御下隸以和生
平曾無愠色是為衆所慕而歸焉滕淑人之寢
疾弗殁也生時以好施傾其槖孺人為出己資
償之翠羽寶於空箱明珠究焉如在俾太卿倍
悽其檢束之勤則孺人陰為曲全之耳比滕草
而易簣孺人哀毀同措蕡嚳顯天乞以身代既
訣則傷踊破涕吒吒為勞林君亦悲楚幾絕孺
人假以示諭解慰而已則神銷肌憊矣更以户
樞稟總諸孫統滕悉藉撫摩時其饑飽燥濕雖
在疚乎尚勤課其群下執持脩脯蓄釀清酴以
備歲時孺人蓋同梛園操杼桑津浴蠶僉恭節
儉之心實秉憂勤之德矣林君既免喪衆有勉
其謁選銓曹沾祿以養君以慈老在堂憂形於

色孺人曉之曰蘭室之士有常賢無常遇顧自
豎謂何耳曷為釜嶇衢路折腰五斗局促轅下
耶況有先人之遺卷在惟是切磨砥礪著業將
來勿用蝸角微榮營營馳逐以故林君徘徊依
戀姑自珎焉以俟異日之鵠舉鵬騫寶奉庭闈
之慈訓耳毋儀哉與義方競軌矣晚年恬情釋
典絕甘茹素食不二簋衣不重餙林君每將甘
脃為染嚳指更進片臠置之弗御聊取一二蔬
烹而已其守儉居約有如此者或歲時憩悅萊
衣戲舞輒追噓飲泣愀然失惟曰未亡人何意
娛樂耶竟止弗聽或花辰月夕林君將母板輿
樂志孺人輒叱之無繼云有太卿遺訓在耳蓋
用曹大家之明訓執宋伯姬之若節其共靜貞
簡有如此者居恒畏風露沾之則頭為岑岑常
趺坐一室無何感河魚之恙林君為精理刀圭
和瓊膏玉屑以進而孺人稍瘳林君喜躍曰毋

得以耆順綿筴玩諸猻枝振振頭角良足快也
忽於庚戌首夏舊疾陡舉四走醫巫終無起色
胡香鮮西域之人靈草絕瓊田之路留年不驗
於龍符遺疾無微於龜散嗚呼痛哉林君哀念
劬勞乞身露禱祈之百誠迄無一效一日據床
而命林君曰為我檢奩貯無恙乎則呼婢子侍
櫛整衣端拱手菩提珠稱西方佛號喃喃不休
氣惙惙欲絕矣而君哀情慘切呼號動天孺人
徐曰無擾我我已得至妙真諦矣目遂瞑儼然
正坐不失常儀捫其頂氣烘烘如蒸肢體柔和
無改玉色嗚呼此真蟬蛻耶羽凌耶或驂鸞命
駕陟泰華耶抑乘彼白雲遨遊玉京耶嗟乎孺
人一善女子身耳乃能薰脩堅懷超離五濁心
依八覺理會三空游智刃於檀林泛仙航於法
海了然解脫言象兩忘此豈人世凡流可比肩
者耶此時鹿兆鳴迎同登妙會珠林香象共躡

蓮花長夜城中翱為極樂土矣敬讚休風永垂
貞石用彰賢範庶備史臣
東海生曰女無專行素德是尚懿哉孺人令淑
早聞芝蘭獨茂敬愛天情言容禮典特達鮮矣
少長則望重璇閨勝婦則芳流宗黨肅慈以侍
尊章琴瑟以和君子行身之準動合閨箴履度
之端足稱壼式可謂七德騰徽四星連曜者矣
其他蘋藻紘綖盤匜盥米猶其細者耳至若皈
心白業秉訓青緗繼華紳之餘緒襲世胄之墨
香非孺人慧根夙植教誠素閑而能然乎哉嗚
呼賢矣

性明師頌 有序

蓋聞清商勁而素絲凄玉露凝而幽蘭秀蒼山翠幹經寒雪而常新陰谷玄氷歷青陽而豈泮是知德瑩崑璧價溢連城清徹隋珠光盈照乘士高介特女貴孤芳良有以也己酉歲杪余奉兩先人靈輀卜窆於鳳皇之麓廬側有老尼薙草結禪關接墓田之右尼即地主系出於孫幼懷貞靜長慕玄脩龠委張氏機緣事阻嘉姻雖定於絲牽醮禮未行夫禍結瑤臺烟霧望杳仙童碧水漣漪凄迷錦羽師乃顧圖史以羨栢舟殉丹誠甘同化日遂爾託跡禪棲凝情定室青眉苦志月冷雲房白首寒閨香濃佛座每向人匍匐稽首欲託詞章宣素心於末景附琬琰垂不朽於千秋余自媿踈庸其敢喬筆詞林唐突西子抑何忍掩芳幽草埋沒微猷遂不辭鄙陋率爾操觚尚貢鄙以勵高風用戢辭而頌潜德其詞曰

德以實彰名由行造惟君峻潔察身皓皓夙稟粹真獨膺淑抱夕惕晨兢好脩若澡霜凜嚴操氷持雅道簡約素風飲茶茹檗未曰于歸亦矢永老死誓靡他栢舟完好斗室煢煢愁腸欲禱碩人之邁澗盤是考棲志禪林曳緇披縞大乘皈依琅函法寶清磬明燈空王是禱口海涵波微言必討寂靜蕭居風蔦露草萬境空華六塵淨掃向面金光枯骸木槁令德孔昭含章振藻卓爾高標直凌蒼昊僉曰休哉展如之媼凜冽光儀樹聲霞島

大士頌 有序

予從宦古梁夜夢一幽室中三四優婆夷齊聲誦佛忽而陰霾晦暗士親徐至予亟令鉉

見隨往郊外法筵聽講須臾復歸則天日豁朗門徑除新老親從户外来指予云池中蓮花盛開盍往觀焉即尾之行不數武果見石池寶花金色水碧玻璃香分彼岸遽然而覺漏鼓下二斯非靈通幻化寄夢寫形何以有此追念先人涕順交下晚起熏沐稽首懺悔至尊謹書普門妙法蓮花經一卷仰祈二親身登天府業免輪迴樂土同歸慈航共載復作頌曰

至慈為本普門自在渡海六航超生三界滿月華容莊嚴妙態救苦尋聲群品是賴大乘照覺孽結盡解阿鼻刀山了無障礙火宅熱沙轉眼清快稽首世尊頤垂廣大俾我兩親早離幽昧不罹生怨恚脱鬼債寶筏為梁金蓮作盖一切有緣同登法會

又大士頌

淨聖身慈悲態足底蓮花觀自在尋聲救苦阿鼻開清凉寶筏金航載一切火宅與刀山轉眼便是玻璃界圓通徧滿天地間種種妙法獲脱解所遇同歸極樂土念念西方無罣礙

趙夫人壽頌

石壁春融玄池流潏瑶草龍耕精桃呪實服散仙姝訪真靈匹地接鴻濛壇通太乙大椿景齊小有天客瓊錄名鐫胡麻芽茁玉曆三千頌從今日

于貞姑頌有序

于貞姑者吾蘇于翁之弱息也獨我芝蘭早聞令淑閑箴規於閫則習典禮於公宮貞節峻於寒松韶儀麗於溫玉璇閨春曉厭看欲圃之繁華蘭砌風和惟聽法樓之禪誦心燈自朗意蕋常飛夙有慧根解浮生如風中野馬生来覺性識蔦緣如鏡裡空花究釋典於

垂髻妙契三玄之諦了真空於總角幽探九
帶之禪白業潛脩金篦猛刮蓮花口吐將廣
長舌盡抉真詮貝葉手翻向旃檀林飽參妙
果悟香勃發普薰濁界之汙智鑰一操頓闢
名關之鍵夭桃無詠恥結帨而施衿萱草相
依頤承顏而養色至孝篤於庭幃懿德溢乎
閭里以故天寵崇褒龍章特舉華坊雄峙旌
令節於衡門芳姓遐馳流芬香於丹史實三
吳雅秀女士人豪是用不巽踈庸聊申俚語
用備采於風謠敬闡揚夫淑範豈真嘉吾邦
之縕秀生此碩人抑亦發潛德之幽光抒吾
欽慕云爾遂作頌曰
吳山蒼蒼吳水湯湯爰有賢媛產此名邦棲心
香界馳想空王口鮮言笑志絶貪荒心同匪石
節凜凝霜戒舟夙駕聲輪早揚優鉢飄芬摩尼
耀光說偈花飛談經雨凉吼音師子桂角羚羊
末利夫人耶須女郎行以律脩德以法彰似彼
春華枝傲枯香似彼秋魄寒輝吐芒廣寒吞藥
玉斧工忙綃室鳴梭機林夜央寧比吾師一念
西方我作此頌海印發光

復作大士頌

空刼認非空薰聞香即戒常以靜觀心見彼莊
嚴態覺性自圓妙生滅及住在滅盡已滅因本
始詎違邁既悟昔徃根復感生生派愿垂廣濟
功同上蓮花界

孫夫人頌

英英夫人惟邦之禎琢相雲邃搆宇龍津玄圭
執琭鞏翟垂珍泥金寫幙標額塗銀章懸紫鳳
腰玉紅麟犒馬行祠土人是湮赫赫威靈所求
必臻假令夫人佐劉秉鈞母儀天下炎祚用焞
胡天不造咢足遽淪金牛為馬閏位居宸群雄
崩裂帝業頹湮吳宮草莽蜀地迷塵孰是夫人

千載猶新

誄

先人誄 有序

嗚呼哀哉龍蛇在辰君子道消吉凶後先夭壽同凋嗟茲北邙白楊蕭蕭譬彼望舒有虧有盈痛此萱椿條葉頹零哀哀我親素質含瑛德洽造物志合天真皇祈不察殲我碩人百身寧贈一去忘返假羽景雲天高路蹇何以弔哀淚盡玄膺何以誄德願托斯言乃作誄曰

烈烈我祖自徐啟疆邇厥苗裔伯益是昌族由令滋名以德彰秉身操行為龍為光策名天府寶邦之璋篤生我父出自有張人稱騏驥千里翱翔早振頭角白眉厲行逮我王父結縭承明比隣者董族盛冠裳為謀好逑已氏者呂鳳卜是吉和鳴鏘鏘厥我外祖古史之良樹位鼎台秉撤廟廊分投王父金固蘭香心照神接合璧是賞庶幾比肩以事君上云胡奄忽乘雲帝鄉

一疾不返星隕其芒丹旐歸來隨風飄揚祖遠
朝露王母在堂遺諸伯叔煢疚彷徨父也髫年
大事其襄斧藻砥礪肯構肯堂撫茲弱弟克矜
克讓眷彼萱親夙興是將養羽外家鵬息鴻藏
一經屈首囊螢夜窓翁愛玉潤授以青緗黌宮
早遊青衿躋躋崑崙試御汗血騰驤母氏于歸
允廸前徽婦順克諧四教是依聿來作妃虔恭
慈幃怡如藹如克敬克婉蘋蘩是供絺綌是澣
家曰令儀邦曰淑媛執事有恪仁風是扇徒持
戶樞儉約自茹允釐中饋敦睦里閭推恩小星
采葑采菲佐理君子側躬下體君子厥昌奕葉
褒光濯足龍淵奮翮凌蒼南宮射策執作殳斯
委任水衡百工並舉惴惴若心虔龔綜理精能
徽鑒誠則達主勤劬孔多恩波下沐晋秩冏卿
嘉以寵服鳩役慈寧晨惕夕厲省剝節費勞謙
國計耿介執直不干權勢孤孑日將復與世戾

衆口沉木芳草為壤貝錦雌黄謠詠成黨拂衣
歸來五柳門栽懸車避囂叢桂齊開孤霞縹影
皎月盈苔攖情春卉託思秋容東魯慕玄南郭
潛蹤鶴氅盤桓山翁野農晚春課奴訓婢夜織
南山一畝唱和自適惠藥問疾厝歛遺骨施德
遐宗提携子姪存恤寡孤捐衣推食懋哉義問
遐矣仁聲如露之滋何草不榮懿德實嘉宜享
遐齡命之不造數與禍丁有耳無聰天聽冥冥
嗚呼痛哉母氏遘患身攖痼疾哀哉慈幃一旦
埋骨百草徒窮良醫無術蕙性香銷蘭儀景戢
叩閽無力淚盡輕紈銀釭夜慘幰帳飛寒曾未
及稔嚴君伏枕一疾奄綿忽焉長寢薨孤襁褓
吉凶寧審病女在疚永訣無引煢煢遇災門戶
成乖百口張皇黄金散厥惸惸諸孥泣如雨零
眇焉弱壻隻翼零丁存者吞聲亡者冥冥噫嘘
嗟吁為善無徵貞不常祐如何斯人未卜其壽

不施其身而于其後消白骨兮陳根迷夜臺兮
昏晝曉滌魄于咸池驀馳精于壁斗顧一瞎而
無從追徃時而倥偬望歸魄兮聽鶴激楚些兮
抒衷徒擗摽以撫躬心摧剝而哀慟呼聲摩空
迸淚泉湧祖陳二筵旌拂雙控陟屺兮雲籠松
楸兮改容嗚呼哀哉白華凋兮遊子窮枯蘭銷
兮庭幃空藏精誠于玄壤委浩氣于秋風行雲
結兮木魅嘯玉笛悲兮山鬼惆悵千載兮成血
哭有聲兮思無窮

墓誌銘

屠母黃孺人墓誌銘

屠母黃孺人者予兒媳從父敏瀾屠公之元配
也以萬曆壬子之春疾終於寢逮乎癸丑之秋
予禮古天竺先生而歸迩出楊李媳之母氏逆
我水濵安我于木蘭之上我兒媳奉其從父之
命出其叔母黃孺人之狀垂涕洟而告曰嗟乎
此吾叔父之女姪黃夫人操不律而狀吾叔母
者也黃夫人于媳為女兄弟其文才藻繪上可
方班姬下亦不媿曹大家中所載吾叔母生平
懿行甚悉吾叔父將以來歲春王之月舉其纍
梩而卜上峽蓋窆穸行有日矣吾叔父念所以
不朽吾叔母者獨有彤管之芳華勒之麗牲之
石用以賁幽壤而耀來茲而我姑廻文紈扇不
減名姬倘哀其衷而錫之片辭以華袞其枯骨
庶幾吾叔父得藉手以報同牢之誼而雪奉倩、

之悲手余自媿無文無以闡孺人之徽音懿範
而迫于媳毋之命不獲固辭遂忘其蕪陋援筆
而為之誌按狀孺人諱觀嬌姓黃氏檇李之甪
里人也門稱通德文彩耀于儒林譜系名宗根
蒂固同磐石車書禮樂爭誇紫誥千篇卿相公
侯奕止朱輪十乘賜書未蠹古鼎猶存家聲冠
冕于本朝人物琳琅而淵目父鍨膺繡巡方虎
符臨鎮一道之風霜掃境九重之雨露隨輪伯
氏正色鳳檢雷行烏臺霜肅共仰刀曜邉臣之
節咸稱楊秉宰相之才仲氏洪憲鳳藻騰文卧
看八磚之日影猶子承玄龍圖外擁坐清列郡
之炎氛父子聯榮無歆向異同之論弟兄接武
盡機雲俊爽之才孺人生鍾蕙秀長擅蘭芳早
茂微華夙彰榮擢言成軌則常受教于公宮動
合儀章德有聞于師氏詩賡栁絮寧讓謝太傅
之名閨詞鮮色絲不减蔡中郎之令女茉苡采

采家有和平之風葛覃萋萋身躬勤儉之德逮
乎為水甓降有嬀来歸和聲叶鳴鳳之占坦腹
中乘龍之選宜其家室及夭桃之九華求我庶
士迨摽梅之三實授巾沃盥視寢膳于晨風秉
杼鳴機佐咿唔于夜月恭非貌飾孝出性培猶
且樛木葛縈逮余裯之肅肅螽斯羽揖宜子孫
之繩繩可謂內則肅慎中饋虔恭者矣亡何勞
瘁傷年沈疴委頓香銷胡地之琢草絕瓊田之
路朝陽晞露芳蕣雕顏月冷囊琴絃折離鸞之
曲風摧庭樹柯披連理之枝秦樓聲斷文簫玉
女光沉寶婺以甲寅春月之吉卜塋於　之
原敏瀾公傷神秋月掩淚長松空悲季直之留
書徒悼安仁之長簟仙踪永别鶴馭何年白露
凝楸黃埃委榭神光離合陳王之惆悵堪悲雲
氣徘徊楚后之留連如在乃作銘曰
陸終建國江夏開都人挺英傑世擅雄圖繡轂

連鑣香貂接珥乃生令淑彤管有美珠產照乘蘭錫國香邢衣褧服宋子河魴百兩言歸三星在戶愛敬天成言容有度既全婦德還稱母儀方之棠棣譬彼螽斯義越江沱仁流樛木浴繭供衣鳴機佐讀恩冷宗盟勤持閫政造物何乖寸陰易竟藥謝金膏光埋神鏡嗟美人之一去似飄英之委徑金戶聲沉玉樓人靜幽壙蕪深荒埏草勁嗚呼哀哉山青青兮水泠泠雲漠漠兮天冥冥山門迴帳兮泉室移燈鸞悲失影兮劒咽孤鳴淒其趙瑟兮哀愴秦笙千秋萬祀兮扃此佳城

悼詞

悼冢孫文

癸卯歲旅白下長倩奉使閩中予亦得返吳中焉便問與鈜兒委禽乃構李右諭德漸山屠公女孫孝廉思常公季女也婉孌嫺默克循閨規適長倩有正郎之擢不果入閩遂鼓秣陵之棹偕兒與媳行未幾而娠將期就館阿翁復有滇南校士之還泛江而歸抵家兩浹旬兒媳免身得雄是日作湯餅會孫生也脩眉廣顙質朴肌豐王父目之曰偉哉吾孫他日當大吾門耶予戲翁曰似阿翁承旨滇中為督學使者足矣翁曰兒生三日當為其書名昔魯桓公曰生與我同類當命之曰同予固素喜古人之遺編或能繩而類之即以同字字兒當效阿翁之嗜書可也王父極憐之日如握拱璧而掬照乘以兒始生未勝跋涉姑緩滇中之駕同兒百辰後或勉

勝就道尋以媳之歸寧抱甥謁外祖檇李種痘
者衆十不全三四兒此時尚舍外家急買舟返
俄以患癩復滯風寒頹然沉苦者累日遍告醫
人紛紛未究其症遂殤焉王父為之哀泣輟食
予亦悲悼不能已已天乎天乎是兒何辜早奪
其壽蕣華耶朝菌耶鏡裡花耶水中影耶杳杳
冥冥不識化為何物嗟哉衆傷無覺爾獨先期
邈邈哌啼魂將何歸一脉幽幽大塊雲馳與言
援筆心悲意摧乃作辭曰
惟吾孫之早逝兮未百旬而數窮畧授色而解
情兮在襁褓而告終矧疊疊之末景兮望玉樹
之龍蔥喜潛珠之來掌兮將護汝於驪龍何朝
陽之熇影兮晞清露於芳叢彫景命於超忽兮
罹汝咎之厥躬揚微靈於浩渺兮捐纖魂於埃
濛襲螢火之流光兮依宿草之薄衛去慈母之
衿懷兮離保媪之邃秘或化為龍或散為霓彼
猗蘭之娟娟兮抽柔幹以滋容追弱子之早世
兮傷庭枝之殞風我將顧爾形於太素兮索爾
魄於崆峒徒佗傺兮永懷對丘壠而衷忪哀及
兮痛轉劇淚盡兮思濛濛

祀文

祀湘夫人文有序

洞庭之濆瀟湘之浦蒼梧帝子在焉傍九嶷而鄰雲夢桃五湖而控三江夫人係陶唐之帝子虞舜之后匹舜以巡幸而出二妃不能從憂忮遺世即以玄宮寄之予以藥水之役經茲大江望彼川原秀色靡麗白雲霏霏恍若帝子在焉雙翼凌風若與之游舟檝星馳因循而去影耶霧耶繪耶夢耶了不自知囬首悵惘遂成斯章以祀之其詞曰

肴羞列扶四酎餞瓊膏金液之觴琳琅合徵八音奏皓露秋霜之曲維月次無射之素辰僝僥江滸漽誠水心凉陰媚節鳴飈之氣拂林蘭鷁邀靈凌波之武斯度頋祈廻降瑶筵寵臨祀位乘廻風而登綺檝泛碧水而宴芳舟於是翠蓀前開星驅之騎始發丹軒駢聚月羽之隊徐分青童駕白虎之素塵玉女引朝元之華使左伴九河神女右侍七夕天孫率憑霄之奇鳥袖青砂之珠塵拊雲和之瑟鼓碧琅之璈赴節而歌曰泛層波兮浮青流結柔風兮倚桂舟豈今夕兮與爾游悵明辰兮隔山頭更令娉子卿卿演幽蘭白雪之曲而捧碧彩香螺之巵進崑崙丹露之釀為上客壽須叟入座揚星眸而剪翠掃兮黛而如張被五色曇花之裘繫八寶水犀之帶垂七蓮同心之步搖履九珠合歡之鳳蹀倚翠華之輪妥紫王之綬湘靈與素娥舉玉琯而吹太真與瑶姬和霓裳而舞觀漢上樑真之神媪顧堤遥拾翠之女郎肴獻八海之錯饌有江芷之烹顔既酡而況醉樂已洽而日橫命延車以輟宴神悒愓而周張經九州而涉蒙汜入扶桑而去茫洋騁羲和而上鰲頂憑虹霓而謁東王溧雨泠而起棹遺蹝麻以贈將靈衣被被去

遂無闕之境凝霧霏霏不知其所將

祭文

祭屠叔母老夫人

嗚呼哀哉飛電奔輪蕣花朝露百歲匆匆寒暑回互羣山蒼蒼白水湯湯珠沉南國月隱北邙嗟我懿親奕世之珎克配華族佐翼良人紀綱户樞蘋藻虔持恩渥逮通懍以令儀惟母女姪實予子室結褵來歸邑勉循職壹教肅雍温純敏衷作嬪寒祚諄諄克恭骨肉厚誼深情莫替如何仙軿忽焉遠逝緬想音容哀懷若劇追思依依徘徊傷悲庥招楚些魂兮來歸嗟矣芳魂幽幽暮昏松楸露淡寢簟無温夙承睠顧殷勤曉暮齋恨入冥縞車難赴一生若夢萬事都畢靈几月寒素帷風入輿嗟故人奄忽杳湮失此良契慘焉傷神嗚呼哀哉虛堂閉兮蕙帳纈残敉黠兮玉樹折鸞鏡飛兮湘絃絕芳草萋兮王孫咽嗚慈烏兮曉風冷珮環兮故宮奠一卮兮

椒馥庲神来兮空濛

祭庲母文

萬曆玄黓困敦歲之陽月日在於房我庲母王孺人以疾終於正寢其元女宜人率其子孫以蘋藿之奠哭之於几筵而為楚些以招之曰嗚呼哀哉清商變律玄冥乘轅空堦露冷北户寒屯室有嫠姥一枕游魂孤幃晝掩銀釭夜昏奄忽代謝天道寧論痛思成結欲挽無門歸来歸来霧晴遥村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偕我亡萱意氣好合曾無間言愛同柑息誼比吹塤忽斯有頌視彼姜嫄夙秉静徳何愠何嗔小星在御肅肅温温年華委薾馨馥零蕣悲深玉簞怨起秋原歸来歸来月峡猿吞嗚呼哀哉起滅二途古聖雖明既云無物四大何成孰為有體形影誰并姣既早覺夙悟無生虚空照徹香界皈誠五濁不染六塵併清蓮臺九品接引雙旌極樂净土入彼化城歸来歸来勿履幽程嗚呼哀哉鉛華迅逝流景飛翈神隨景滅色併相傾灝然一炁還歸太清杳冥昏默渺矣長征徘徊顧眄曠宇空楹留連趙瑟悽愴秦笙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愁雲四起慘月孤明我携幼弟長號失聲緬瞻遺照爰想生平撫此几筵興思故情歸来歸来享我蕣羹嗚呼哀哉亂曰朿生芻兮奠芳椒白日沉兮風蕭蕭蘭房扃兮儀象設貍首斑兮紅壁銷魂歸来兮樂逍遥乘青霓兮駕虹橋引鸞車兮步層霄陰肅肅兮總幃飄寫哀詞兮追冥寞傷我思兮心忉忉

東海徐媛小淑氏著

尺牘

與姑母夫人

朝来觀初日散影瑶光㶇天白虹氤氳似起還滅俯仰宇宙惻然動心人生如浮雲在天變遷忽同阿閦寧使虚負有暇當過小園閑話數日披凉颸而攬素月吸清茗而坐翠陰致有佳趣不日遣板輿奉迎幸勿見拒

與表妹邵夫人值予與妹俱旅白下

殘歲相催爭離日曠翹首東顧愴恨如何雲樹之思中心獨結無以自遣徘徊庭際撫枕北牖惝怳閒與兒子入夢覺後援筆記就書似吾妹解頤又寄懷二律尾後并呈介削幸勿以效顰見嗤悠悠路岐渺然故居永遠遠越沉思鬱紆来髙眺遠山川緬之嗟哉此情援翰唏噓

奉候叔母

比来揚子風多江陵雨㴽積垢成涯流沙阻道一片寢居幾成水國寂寞虚館秋色上裾念我大人渴如調饑日夕諄諄不去方寸所云日近天涯遠斯言匪謬矣姪舉家辱大人羽覆之恩髙厚如泰山洪德隆情非寸管所能悉耳計與大人睽間以来更兩越秋矣流陰飛度疾於跳丸姪此来準擬寄寓留都可得時聆台教渥飲清颸壻家忽有鳩兹董㩁之役挈裝就道而我大人又以鄉國之思舉檝南返晤會之期竟成蕉鹿良可感嘆入秋来想吾大人道體更加清勝暨各賢弟及諸夫人孫郎君愛閨宅禔福是慰似吾諸弟俊才與華蕚増芳川林競秀竟以主者冬烘秋雲鎩翮然亦遲之歲月耳幸勿以此縈思也炎威已去凉颸拂人乞大人早東輕裝一鼓金陵之棹以慰姪喁喁至望溶弟在家

為人魚肉萬狀幸垂憐而救援之雙鯉南進聊裁短疏心與神俱昌勝戀注　一、

訓子

兒年幾弱冠懦怯無為於世情毫不諳練深為爾憂之男子昂藏六尺於二儀間不奮發雄飛而挺兩翼日淹歲月逸居無教與鳥獸何異將來柰何為人慎勿令親者憐而恧者快兢兢業業無怠夙夜臨事須外明於理而內決於心鑽燧之火可以續朝陽揮翮之風可以繼屏翳物固有小而益大人豈無全用哉習業當凝神佇思戢足納心騖精於千仞之巔游心於八極之表濬發於巧心攄藻如春華應事以精不畏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為器能盡我道而聽天命庶不媿於父母妻子矣循此則終身不墮淪落尚勉之勵之以我言為箴勿憒憒於東母滕滕於志

録詞寄從弟夫人

適以客邸無聊春草生夢風霜驚骨追昔感今不勝惆悵嘆枯鮮之殞桑感朝陽之晞露援筆率成數語緣賤恙不任手書謹命代録呈賢夫人斧削

書仲容弟游棲霞寺詩後

吾弟幼負不羈才稱倚馬一介南中來館予舍偕二三逸友策蹇登棲霞峰眺覽絕徑乘皓魄歸来漏鼓高度潤染霜毫立就廿四韻精彩陸離咄咄射目蹀孺殘影未移而花箋巳雲爛矣陳思王豈能推獨步乎白雪佳章青雲銳器此行駿馬春花長安榭色冉冉炙宮袍矣姮娥剌錦端為少年工耶

與仲容弟

承賢弟篤匪他之誼媿鄙人乏棠棣之誠雨雪征途匆匆遽去旅窓瞻盼昌任依依寒侵板輿

得無良苦想日下已就高居承歡庭右玩珠掌中阿翁稱快樂可知矣春來栢釀調桊椒花獻頌青部媚序玉暖蘭閨欣羨欣羨別後擁爐草成數語少將木桃之敬顒邀明月之章録似詞壇一一塗抹是望

晶弟并呈諸母

予羈此已見涼月四圓矣家中百難糾紛非筆端能悉惟有兩地相望飲泣含悲耳近知四弟母氏以忿恨病劇諸母彷徨失措予念此攢心哽咽天乎天乎何一旦墮此危機耶幸賴復蘇弟孱弱之軀萬當自護以慰懸懸諸母亦宜調攝愛養少解南北遥思但歲月屢更寸陰當惜我弟年已漸長學業不可虛廢目今大廈傾頹血產蠶食白晝攫金梧亭夜泣室多弔影之身寢有未安之魄衆口嗷嗷朝夕未保百患蝟集身危纍卵無累繭之救援空秦庭之慟哭予日切為痛心流涕者也況我先父母起自辛勤非容易以至於此奕葉家聲能無一經相繼值此困苦艱難尤當努力勿以過此一日復有明朝不但有妨功業抑且慣習童心可為深慮此後當黎明就館亭午一飯後即復至館趲理工程日昃銜簷方可解館自非值大節序有正幹要事更不許其延挨望諸母督令乳媪諸保各各向前催促倘後幼主勤讀寸進自當記功獎賞如阿諛嬉遊取媚求悅者有荒學業定擬罰治惟諸母留神

寄叔母

行時白門徂秋已見塞腓春卉人生聚散儼若蓬飄骨肉天涯興言思結不面吾嬸母台顏兩越歲矣想比來叔父母道履安和起居清吉暨賢弟及弟夫人諸森枝各各迪勝姪作遠行之身羈縻邉鄙發棹與魚鱉為羣搴榛與虺蛇為

伍瞻想音容迢遞五雲漂泊行人渺焉天末四顧南津不識家山何在便淒然思不禁也自先人背世遺棄孤兒弱女倉皇失措涸轍枯鱗虛弦墮羽九死一生仰荷兩大人假之澤沛得仗全皮骨即隕首剖肝何以酬德惟有日佩赤衷未敢少忘於銘勒也姪行後不知孤弟家中作何狀又兼以長途脩阻無復頻索音塵寧不心旌搖搖柔腸九折哉終恐罻羅偏罹於微禽閶闔風傾於細草念之淚如縻綆也幸有我大人是賴獲使寒谷春回潛頡復起耳吾叔父聲華高播廟堂必虛前席以待或天假其便剖符東南使姪壻得陪後乘而姪猶能旦晚相傍更不復有背飛之嘆矣遐荒無可為敬言之愿甚料大人垂亮必不見罪也孤弟家居凡百望大人羽覆之秣陵佳氣融和幸眠食適時珍重自愛臨書不勝含戀之至

與董逌周表弟

金昌把袂楊柳如絲今桐花落滿銀床矣飛光流駛黯然傷神天外王孫能不心旌搖曳轉盼征車關山迢遞便欲哽咽耳兩承華札慰存叮嚀款曲出自滿腦肥腸自非一脉至情何能相念若此令人且誦且悲不覺涕泗交睫也伏審途次舟車安適玉體康勝深慰鄙懷捧誦來章知壯遊行李生色江山入目便動綺思吟懷珠玉琳琅奚囊已滿明月光瑛陸離矣邇者文場雄戰定奪錦標我外祖家聲年來見彫於造物所望展頭角光前業者在吾弟一人以賢弟俊秀鴻才視一第如承蜩耳九此時五色天章已點朱衣綵筆寄來瑤篇如傾國名花姿態橫出大物定歸摩雲之手翹首佳音喜可知也月初偶得一夢若見賢弟頻行持一幅錦索予作贈行詩錦上似有雲霞煥爛題詠滿幅中間止月

字邊有空處予濫書四行前二句已忘之止憶後二句云夢裡不知身是客吹來玉笛滿關山醒時猶覺了了此夢甚奇當是佳兆則吾弟高捷神人已先示矣承示以契達生之旨愁城都付維摩處置旨哉斯言便如浥清凉甘露足使火宅生津但以蓬鬓飄霜未免桑榆之歎秋林飛素殊深風木之悲佩服嘉言更增悲感惟持扇頭佳什披覽芳華出入懷袖便覺俗障塵魔灑灑拂去胸中磊磈都銷耳夏初禮天竺還承賢夫人及大令嫂三令嫂夫人駕臨中路艤舟竟日杯酒留連罄吐衷曲骨肉久别乍聚不覺悲喜交集僧照亦依依膝前承母顏藹然如舊似有夙根耳復承珍幣除施感謝非可言喻嗣後低舍忽為寒風所中一病增劇卧床第者月餘始稍稍就蘇今已全愈矣承念及便間附聞吾弟旅寓蕭齋得無岑寂昭王臺下多士如雲不審亦有知己作伴否長安早秋朔風侵人如箭幸善自珍攝加衣強飯為禱尊堂及賢夫人令嗣俱各各強勝勿勞遠念惟望努力明時高捷賢書以慰北堂尊閫倚閭乃至顒也偶因便羽聊附八行奉候冗次草草未悉厥衷

〔明〕查鐸撰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十卷末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涇川查氏濟陽家塾刻本

查毅齋先生闡道集

後學洪亮吉謹題

光緒十六年重校刊板藏涇川查氏濟陽家塾

和悅洲楊集文齋刻

查毅齋先生闡道集引

先生涇上之有道者也嘗聞其人矣不可作矣蓋先生歿二十年而裔孫一誠官於武林余與一誠游因得受先生遺文而讀之作而嘆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天所以惠斯文而有先生也先生之得與斯文也是先生所以惠後學而有斯文也先生初

一

試為司理文而無害賢而能讓不忝文乎入居諫垣論事慷慨黼黻皇猷不亦文乎出而保釐功在保障袪妖崇正不亦文乎而先生固不欲以文采自見也執喪哀與人信事君忠理民惠雖先生大節乎而先生之志不患夫功之不建而患夫德之不立不憂夫道之不行而憂夫學之不明晚

而告歸田里倡學水西闡無極太極之旨抽靜虛未發之祕闢悟修合一之門繹無能無知之奧而其要總歸之於微幾微也者堯舜得之以為道心孔子得之以為心之精神子思得之以為獨孟子得之以為幾希王伯安得之以為良知者也先生紹而明之任道而不落知見聞道而不離修

二

證其教人也曰自反而不求備於人順理而不狥情於物但從倫物中修為覺此中有一種活潑潑地之趣斯可謂至言不繁矣如養生闢守氣之漸頓老黙靜攝之語臨終破了了之關蓋先生之學無虛而無不虛也無宗而無不宗也無樂而無不樂也一點微幾直接正脈微之時義大矣哉

今讀先生遺文而有以窺先生之微言也先生真有道者也先生之道與其人俱往矣而裔孫守其書能其官是斯文終未斬也學者因先生之文以求先生之道則有茲集在

皇明萬歷三十七年歲在巳酉陽至前七日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仁和麗水二縣事

三

豫章後學樊良樞頓首拜撰

闡道集序

昭代世德相承開基忠厚凡勝國之志士孫臣無不布公施惠與為闡表託於僻壤窮鄉不可殫述即同郡太邑之周恭節邑之董五城皆崇廟祀　先生既於康

熙乙丑
予祀北京鄉賢祠又於乾隆年間
命脩明史特列名臣為立傳殊恩稠疊真軼漢超唐而周家封墓式閭盛事有過之無不及者　先生亦可藉慰於九京矣夫君子

之生以救世也幸而道與時隆致君堯舜立德立功尚已　先生當明中季遇非其主權相讒臣黨同伐異一入諫垣旋即外補要其勤經筵嚴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諸封章炳炳至今讀之

猶懍然有生氣豈復在五城恭節兩先生下耶其不至死奸臣之手若五城於宸濠而得後先恭節與二三同志講學水西則先生之幸也匪直　先生幸抑姚江之幸也當時學姚江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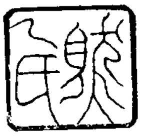
互相矜尚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者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工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脩者偶有所見詡為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　先生悉為辯正舉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為功姚江不小即其為功世道不小甯獨諫垣有草政府無書膺薦剡而稱卓詣哉

記曰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後生之於先達何獨不然況重以裔孫芳爐孝思因為推論以無負　先生苦心俾讀是集者并曉然於

聖朝立傳名臣中表微闡幽為不誣云時

皇清乾隆庚辰歲嘉平之吉邑後學

趙青藜頓首拜譔



本傳

查鐸字子警涇縣人嘉靖末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爲山西參議萬歷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明史列傳

查鐸字子警涇縣人祖漢性慈厚雖蟲蟻不忍傷鐸少卽篤志正學成嘉靖己酉（乙丑）進士授德安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忤高拱意遷山西參議有妖似獼猴能人言衆惑之鐸下教驅遣妖謝去曰查公正人不敢犯也歷廣西兵備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所著有闡道集二十卷年七十四卒祀鄉賢 一統志 安徽通志 涇縣志

按公以嘉靖己酉舉於鄉乙丑范應期榜成進士大學碑家譜行狀墓誌同志稱己酉偶未檢耳姪裔孫日華謹識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祖漢字世倫性慈厚雖蟲蟻不忍傷好施與家中落每曰吾世代式微然培養元氣天果佑善子孫必昌其在鐸乎鐸少善屬文尤篤志正學嘉靖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

罷乙丑成進士授德安推官淸介不苟能曲體民隱諸生葉潤爲讐所中亟直之至忤直指不顧所部令有私圖自潤者諷使省改不以摘發自矜也巡按御史將薦之欲並舉同官一人而疑其年鐸曰第論能職否耳如以年則鐸長於彼且二歲御史歎服尋以卓異徵道經新鄭鐸故新鄭相高拱所舉也時家居將致書執政爲鐸地鐸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爲刑科左右給事中屢疏勸經筵覈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皆切中休暇輒從海內名碩論學以爲常拱起兼

銓部念前事疑鐸不附己意不協左遷山西參議撫臣又希拱旨論之致仕意殊不屑也拱罷臺省交薦補舊官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得歸土者衆有妖似獼猴能匿形而人言衆狂惑下教驅之妖謝去曰查公正人吾不敢犯也陞廣西兵備副使兼領驛傳三月移疾歸繕水西書院倡明理學折節引後進不干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臺使者屢疏薦而鐸已決志堅臥矣其學篤信文成艮知之說闇然自修不爲表暴年七十四疾作兄秀往視問

曰心得毋動乎曰病吾身耳吾心何病起索衣冠端
坐逝時而瞑年七十四祀鄉賢
國朝康熙乙丑年
予祀北京鄉賢 江南通志 錢鄴二志 採訪册

闇道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懇乞聖明加意經筵疏
懇明旨舉人才以備擢用疏
督撫重臣玩視明旨大肆欺妄疏
營議四出事終未妥疏
查參守衛官員違悞不職疏
懇乞聖明推念國計俯留大臣疏
運官故違明例遲悞運糧疏
懇乞聖明軫念遠方暫議採買金兩疏
違悞運限大壞漕規疏
卷之二
書劄
上許穎陽內閣
與温一齋司馬
與沈龍江宗伯
與舒繼峯司寇二

上龍溪師二
答趙汝泉
上古陵師
與張洪陽司成
與趙穀陽司成
與蕭兌嵎巡撫二
與徐華陽督撫二
與劉凝齋督撫
與孟我疆三

與張陽和修撰
與鄧定宇編修
答李沖涵掌科
答陳省齋掌科
與徐覺齋
與汪都山尚寶
與蹇理齋學憲
與王霽宇主政
答李默吾主政
與張復吾父母
與丁海陽
卷之三
書劄
答許印峯
與王子實
答邵純甫二
與學博夏西圖
與盧仰蘇學博

與蕭思學十四
與蕭思仁
卷之四
語錄
書楚中諸生會條
書水西會條
會語
卷之五
語錄

大哉乾元
羣龍無首
進德修業
或躍在淵
論復姤
易有太極
極深研幾
復
易與天地準
智崇禮卑
洗心退藏
典要
顯仁藏用
擬言議動
幾者動之微
人心道心
幾微故幽
太極圖讃

卷之六

文類

學覺窺班序
刻傳習全錄序
濂溪書院會講紀錄後序
碧鷄篇序
西圃貢先生文集跋
刻楚錄小序
咲巖集序
題翟耿山詩引
送竹溪袁先生入覲序
賀見心蕭侯榮奬序
山東郷試錄序
送郡侯鳴峴鄭公入覲序
贈小渠張學博攝涇交代序
贈默吾李侯遷任留都序
賀震川翟君重膺恩典序
賀學博夏西岡膺奬序

賀邑侯弢衢馬君榮膺恩典序
送復吾張侯再入覲序
水西紀別敘
送王仙里赴任吉安序
太平崔氏重修族譜序
唐氏宗譜序
茂林吳氏族譜序

卷之七

文類

賀敬菴杜君六旬壽敘
賀太安人陳母百歲壽敘
賀白石崔先生八旬壽敘
賀崔母李孺人六旬壽敘
賀畢夫人六旬壽敘
賀畢夫人七旬壽敘
賀杜孺人八十壽敘
賀西沖徐君八十壽敘
賀翟君耿山八十壽敘
賀伯兄斗山君八旬壽敘
賀查松坡兄七十壽敘
賀由山查君八旬壽敘
賀憲副查碧山夫婦偕壽敘
壽敘
書趙黃岡別語
別衡吾賀子語
送南陽節推杜君語
別李知吾語

卷之八

文類

燕息堂記
虛受堂記
登南嶽記
邑侯默吾李公均田記
太平崔氏祠堂記
譚氏祠堂記
蓉城書院記

太平縣建督捕館記
興賢坊記
龍興寺山門記
進修說
長春圃說
求肖說
遺珠久照說
長樂寺說
壽意圖說

回生說　忠惠祠記

卷之九

文類
明郡庠生確齋謝公墓誌銘
明汝大夫崔公墓誌銘
太學生王廷楠墓誌銘
處士李劉二公交情傳
王處士安吾行狀
勅封先母崔孺人行狀

亡孫查一陽墓碑
祭沈古陵師文
祭樸菴王年伯文
祭徐年伯文
祭吳竹山先生文
祭貢愛軒師文
祭虛菴陳年兄文
祭龍翁師文
紀龍溪先生終事

卷之十

雜吟一百二首

卷之末

行實行略祭文呈稿墓誌銘

男查一聯次稿

姪孫曰俞同校

孫一誠謹訓試

曾孫希顯瓛修梓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一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趙士登校閱

奏疏

刑科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懇乞

聖明加意

經筵以隆

聖學以慰人心事臣嘗觀成王之答臣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孟軻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是人君之心學則明不學則蔽學則生不學則息故聖君之自治與賢臣之告君未有不以學問爲急者今之

經筵固

皇上問學時也近奉

聖諭於二月初九日講十二日經筵大小臣工莫不延頸快覩以爲此

聖學日新之始也是日少有風雨竟從中止二十二日又止昨初二日又止一時人心惝然自失蓋自去冬十月輟講至今二月始開是一年之中止數月一月之中止數日耳今又隨意輟止是暴少寒多豈日就月將之義乎雖輟講數月曠叢匪多但天理難存人心易放況

皇上處崇高之位居深宮之中接目觸心無非可樂所恃以節其流者此問學耳不與詩書禮義相親則心必別有所嗜不與仁賢碩輔相處則情

必別有所寄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君德之成否政治之得失實係於此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迥出尋常乃於

經筵尚未加意臣有以窺其微矣蓋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故苟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徒循故套則厭斁易生臣嘗侍

經筵見講臣進講未及移時輔臣侍傍惟廑默立

皇上肅然而臨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勞未獲開悟之意不過視爲故典循往迹而舉行耳宋儒謂

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是之謂也夫豈進講之
初意哉臣願自後講臣之講章務因古人之遺
訓以發明今日之本心從容朗誦凝聚精誠務
以感格乎
聖心不在束縛於禮節其有義理切要人心幾微講
章所不能盡者更容輔臣從容開導各盡所見
我
皇上至朔必臨虛心聽受以諸臣之講說務實體於
身心聽未及詳不嫌問

賜清問講臣由心而發言輔臣由心而啟沃
皇上由心而聽受一堂之上精神翕然則講習久而
義理自明視聽專而心志自定
皇上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所關係豈小小乎哉倘不
以臣言爲迂
大賜採納加意體行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應
明旨舉人才以備擢用事臣惟
國家之所重者在邊防邊防之所急者在得人恭
惟
皇上軫念邊圉
特允廷議通行兩京九卿科道等官各舉所知人具
疏奏
聞以備
簡用此其
留心人才以爲安攘計者誠至切也臣待罪該科

義不容默但人固難知知人尤難其得之訪問
未經親識者不敢輕舉以瀆
天聽謹以臣之所素知者爲
皇上陳之原任兵部尚書巡撫雲南都御史呂光洵
學有淵源才堪經濟風猷夙著於吳中反獄之
囚徒旋從殄滅威信素孚於滇南負固之叛賊
卒致就擒文與武兼才與誠合此一臣者兵事
素諳精神尚健所當及時效用者也原任巡撫
順天都御史溫景葵博大之才出之以細密凝

定之守行之以變通處權奸而從容折服名素重於關中禦黠虜而嚴肅隄防望尤隆於冀北此一臣者輿論久屬年力尚强可備西北督撫之選者也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劉穩賦性敏直任事貞誠居兵曹幹理甚多懋著勤勞之績禦强寇艱難不避卒收底定之功此一臣者昔惟養病今已就痊可備東西兵備之選者也原任雲南布政司參政梅守德慷慨不回之節精敏有爲之才居諫垣行每恥於隨人督學校心

尤勤於造士諳練既久盤錯尤宜此一臣者與臣同鄉才望素著年力正强今養病已痊可備東南有事之用者也以上四臣皆臣之得於親見深知其人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呂光洵等過鈌推用以責其成庶中外得人邊陲自靖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督撫重臣玩視

明旨大肆欺妄懇乞

聖旨嚴加究治以飭邊防以正

國法事臣近見兵部爲報虜入大同事奉

聖旨說與兵部近報虜賊已入大同邊内你部裏便行與陳其學急發馬芳人馬星夜前去與同趙岢併力截殺不許沿習舊套觀望逗遛以致悞事重罪不饒欽此臣伏覩

皇上軫念邊防惓惓

勅諭督撫諸臣宜奮不顧身克副

明旨一切欺肆舊習宜黜之以圖實效臣近見宣大山西等處總督陳其學奏稱達虜分道纔入親督諸將戮力血戰大挫賊鋒斬首八十餘級要行分別撫達將領之功趙岢尤宜首錄等情又據大同巡撫李秋奏同前事據此則有功矣及接巡按御史燕儒宦之奏又稱趙岢引兵觀望相去五六十里且將各堡精壯撤兵致虜直入大肆殺掠東西二處殺死人民不下三千餘人殘破官堡不下百十餘處并參陳其學李秋失

事緣由據此則又有罪焉夫功之與罪猶黑之
與白誰能掩之今一則曰戮力血戰一則曰撤
兵逃躲一則曰大挫賊鋒一則曰隔遠觀望一
則曰斬虜首級八十餘顆一則曰殺死人民三
千餘人功罪異同奏詞矛盾似若難辨然臣以
理斷之而是非立見蓋儒官同與事地方者倘
前功是實必且樂爲之贊揚茍非喪心病狂決
不肯枉其勞勳故爲揑說以自取虛誑且奏詞
雖稱失事而實意猶多曲全在儒官之心亦有

不得已而略爲之言者況與勘之人有副使方
逢時在焉有隨從各官在焉破堡俱有實數殺
人俱有員名則歷歷可據事非風聞詳明如此
更復何疑儒官乃按該方者不信儒官又將誰
信耶其學等有罪無功雖三尺童子亦能分辨
況
京師去大同不滿千里殺人破堡事非細微誰能
掩之其學誠失事矣使能引咎自歸以圖後效
可也縱不以爲過或稱虜寇潛遯可也今以不
可掩之事乃公然變罪爲功形之奏章果涉曖
昧難於辨白耶果居中深密誤相聽從耶果一
聽趙岢之指揮不復敢與查理耶乃彼此掩護
且欲誇奇功邀
上賞臣誠不知其何心也夫事君之道莫大於不欺
臣子之罪亦莫大於欺今其學之所爲果欺乎
不欺乎且趙岢與虜既未交一鋒則彼八十餘
顆首級又不知從何而來言之殊可痛心夫岢
誠稱一時名將今聞虜自西來乃復撤兵東去

蓋故爲牴牾意在逃躲不守大同之外乃守應
州之城蓋先自潛藏假言內護不過假此以塞
人之議論也夫虜騎不滿萬餘岢爲大將不能
發一矢出一陣以伸
中國之威乃巧於躲閃又每欲借名自居以爲得
計岢也如此餘復何望哉夫邊防一事
聖明積念惓惓在此一時諸臣經畫在此天下人才
掄選在此
國家錢糧盡輸在此爲邊臣者雖捐軀報效尚恐

不及乃今以敗爲勝以罪爲功甘爲欺妄如此
此罪之所以當論也且功罪不明則人心無勸
況復
明旨森嚴猶且不顧如是若過爲姑息則習套愈深
人心愈玩邊務愈弛如
國法何臣恐天下之大可慮者至矣參看得總督
陳其學撫重鎭全非鎖鑰視
明旨寘若弁髦縱虜殃民已極慘酷之狀冒功邀賞
全無忌憚之心罪已坐乎失機心復安於罔上

巡撫李秋濫司撫巡之任殊乏備禦之方寇在
門庭不能發謀以制敵殺人盈野且欲冒功以
欺人奏稍近於含糊事同歸於掩覆總兵趙岢
乃於謀身怯於禦虜撤兵自衛因致各堡之傷
殘望敵先藏坐視居民之殺掠八十餘顆之首
級何處得來三千餘人之性命誰爲賠償罪有
攸歸法難輕貸夫其學與秋重臣也趙岢名將
也三人如此餘復何言伏望
皇上卽將御史燕儒宦奏開失事人員

勅行該部查照輕重嚴加究治庶人心警而邊防可
飭
國法可正矣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營議四出事終未妥懇乞
聖斷毅然裁復以裨軍國重務事臣竊謂論國政者
當不徇乎人情斷大事者最畏避夫浮議徇人
情卽浮議卽細微之事且未之可況有關於軍

國者乎今營議紛紛迄無成說臣在旁觀亦審
矣敢以始末爲
皇上言之彼京營一事
列聖迭有制度
先帝集其大成有勳臣以爲之總度有文臣以爲之
協理列爲三營時其操練誠
一代不刊之盛典也所未盡者特以各營雖有副
將仍各練兵三千若遊擊等官然營中無一營
總以統之此處爲有閒耳輔臣貞吉銳於有爲

憤其不振以三營太混五營爲詳傑然建議折
三爲五廷臣會議謂三五詳略不遠更置徒起
弊端未若仍乎三者之爲善也夫既不然乎貞
吉之言則當確循
先皇之制申明舊章截然遵守可也或補其未備每
營更立一營總可也何事無執持互爲兩可意
以貞吉輔臣也議折五營矣議營勳臣矣今五
營不可分勳臣猶存舊非情也故三營則仍乎
舊勳臣若從其請惟以一文臣提督之意若似

矣何辭借臺臣一言忽議三營之將流官二人
勳臣又一人焉以示其革與不革之意大與繼
爵且不能容曹邦輔矣況能容二流官哉不俟
識者知其必不能矣流官既去悉爲勳臣其相
處誠一體矣孰知以一勳臣且議爲不可況增
而爲三乎臣不知貞吉奏
請之意何如今日設施之意又何如果爲練實兵伍
之計乎抑爲勳臣疏通之路乎不圖實心練兵
且各具疏講禮可慨也夫事不詳其大意徒强

人以必從設論雖多人心愈遠終日請
旨卒致難同蓋論常禮勳臣爲尊使下於文臣豈能
帖然心服心志不同欲事共濟得乎若論事權
文臣爲重使後於勳臣豈能如意施設勢既不
能欲事振舉又可得乎故度諸
聖心將欲重勳臣不可也將欲重文臣亦不可也兩
大相形勢難獨斷事體至此則
先帝之制與今日之事其間善否較然大明惟始因
徇情而未決後見奉

旨之太多此所以迷而不復也今邊境疲殘甚矣所
恃者尚有此營兵在也若復徇私情漫爲遷就
畏浮議忍於曲從今日此一疏則從此明日彼
一疏則從彼殊無畫一僅類兒戯如
國計何臣輾轉思維非仍諸舊制斷斷乎不可也
伏乞我
皇上無懷已成之見無拘屢變之嫌以
先皇舊制斷然可行今日之議終屬未妥擇勳臣爲
總督而體統尊以文臣爲協贊而事權定更於

三營設一正將如有緩急卽命統領大臣以時
嚴督之科道以時巡視之彼此之閒綱紀有序
眞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惟事體無妨亦且
占用稀少今講禮且不給矣况望實心以練兵
乎臣非不知成事不說也但事關大計故寧冒
迂庸不敢顧忌冒言之耳惟
聖明裁察焉
隆慶四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視皇城戶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查
等謹
題爲查參守衛官員違悞不職乞
勅究問以肅紀法事臣等職司巡視各有舊規凡
皇城門內外有倒死人等本日守衛官郎報臣等題
奉
明旨委官相視果無他故候
旨著落親族或地方領埋所以防奸宄重民命也臣
等於本月十五日忽接北安門守門長隨李陽
春題爲門禁地方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未時有
不知姓名男子一人在於
皇瓦門北倒卧扶出鹿角木外不知時分身死及參
兵馬孫承芳不遵
欽依不委該坊總甲人等接出相驗又將守衛軍人
朱堂武連等刑究法當參治等因奉
聖旨處分發落訖臣惟
皇瓦門并鹿角木外正是臣等巡視地方人死原非
細微十二至十五相去三日難諉不知指揮黃

棟靳子貴千戶朱臣張釗百戶郭成張保旣當
該値日期奉有節行事例何獨不行報知以致
陽春參題上煩
聖聽事屬詭秘必有隱情人命所關須查的實指揮
黃棟等縱無別情亦係不職合當參究照得指
揮黃棟靳子貴千戶朱臣張釗百戶郭成張保
同有守衛之責當嚴巡視之規視人死如不知
竟事發而不報情節可疑職守何在相應參究
伏乞

勅下法司拘集應直官軍及地方總甲人等追究倒
死之人有無緣故人死扶出何不報知究問明
白庶上有法紀下無冤民矣臣冒昧上陳不勝
戰慄之至
隆慶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查鐸等這厮奏內似有含默欺蔽之因且不究
官軍不許提
戶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查　等謹
題爲懇乞

聖明推念
國計俯留大臣以慰人心事臣等於本月十二日
接到戶部尚書劉體乾奏爲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著冠帶閒住另推廉幹的來
看欽此夫體乾大臣也
皇上輒去之罪其抗也人君之尊如天使果於抗
旨卽寘顯罰亦宜况於去乎旣無禮於
君父臣等卽擊去之亦宜况有言乎然體乾迹雖似

抗其心實有可原蓋勢處其難有萬不得已者
臣等待罪該科義不容默敢爲
皇上陳之今天下常賦歲不過二百四十萬一歲所
出至三百八十萬是一歲所入較一歲所出尚
少一百四十萬此外雖有開納一節然有無多
寡不常未敢定以爲額况各處災傷屢請蠲免
卽今秋防宣大薊遼等鎭請求迫急無從措處
該部不過挪前補後扯東蓋西歲拼一歲幸其
無事焉耳萬一諸邊告警京師戒嚴旣無錢糧

安得兵馬斯時將責之誰乎體乾無一日不在
慮者故今九卿之官惟戶部爲最難乃羣臣所
共知也但於奉
旨取用不論年例應進一概直諫陳說其過於固執
則有之實非敢於抗也夫在
皇上取用亦多遲留則在他處節省可知有臣如此
亦能爲
皇上善守財者也不然以
皇上之財供

皇上之用豈不欲承歡
君父顧敢致
皇上之怒如此哉體乾去矣即使廉幹者繼之臣恐
巧婦亦不能炊無米之粥也況事體繁難惟熟
練者方可支持體乾諳歷有年人心願留以資
國計伏望
皇上擴
天地之量推宥過之恩
俯允留用則體乾得以圖報而內外人心亦不勝忻

慰矣
隆慶四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運官故違
明例遲悞運糧乞
勅嚴究以肅漕政事照得舊例運船限四月過淮七
月抵灣四月無船無糧俱降級調任湖廣衛所
糧斛限七月初一日完載在議單

明例森嚴誰敢違之近據提督漕運鎮遠侯顧寰奏
稱本年運船於六月十四江南江北十一總俱
已過淮獨湖廣黃州衛指揮滿芳蘄州衛指揮
李同春襄陽衛指揮謝九錫共船六十三隻未
至又稱六月十五日據指揮陳美呈稱各衛運
船造完尚有料銀未給十月十九日又據指揮
滿芳呈稱改造新船尚未出水又稱據督糧右
參議王謨押運親到儀眞呈稱把總欒循禮尚
在原籍九江總住不行催趲等因臣等聞之不

勝駭愕竊惟
國家軍儲仰給漕運稍或違悞干係匪輕今據陳
美之呈則屬無糧據滿芳之呈則屬無船彼此
互異恐有抵飾猶難遽定若把總欒循禮戀家
不行則王參議之呈可據也循禮職司督運又
與各官不同正宜身先督率方可依期奏完乃
今六月尚在私家則沿河阻凍寄國勢所難免
查得上年漂流阻凍不下五六千萬湖廣一總
居多已經參題伏蒙

聖恩寬宥然未有六月糧船尚未造完者樂循禮乃
高坐不行催趲首先作俑法當參究看得湖廣
把總樂循禮濫司督運專事營私當六月尚爾
在家至七月豈能完報等
國課如私貨任意遷延視
明例若弁髦罔知遵守事屬故違法難輕貸況今各
處運官絡繹到京正衆人屬目之時若止照常
問罪何以振肅人心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漕運衙門將樂循禮即日提解來京

監候員缺另行推補滿芳仍令戴罪催押陳美
行巡按御史提解赴京一併參送法司從嚴加究
治庶幾人心知警臣等又據總理河道翁都御
史揭稱糧船已過閘河者三千餘隻其餘俱在
呂梁以下牽挽難施則遲悞延遲恐不止樂循
禮一人計今徂冬不過數月糧船尚未進閘則
阻凍寄囤如往年故事在所不免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漕運提督衙門未進閘者責令設法
牽挽已進閘者催趲晝夜前進若先期怠緩臨

時止參運官塞責雖於人心少警終於
國計有悞如有前弊容臣等訪實一體參究庶漕
政不隳
國儲有賴矣
隆慶四年七月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查　等謹
題爲懇乞
聖明軫念遠方暫議採買金兩免作年例以紓民力

事近奉
聖諭著雲南照隆慶元年例採買金三千兩年例金
二千兩共五千兩每歲進用戶部知道欽此夫
年例乃惟正之供採買則額外之徵
皇上節儉天成正供之外豈加輕徵乃今金數倍增
必因
內帑缺乏故有此
諭也但定爲年例則望
皇上更加意焉臣等切惟天下皆

皇上之財則皆惟
皇上之用也然必定之以例者蓋
國家制用無窮而天地生財有數故量其地之所
產與其力之所堪定之以爲例每歲額辦庶上
不病國下不病民此
祖宗制賦之深意也金雖產於雲南地方不甚廣遠
金礦亦無幾處故定爲年例二千兩然每歲徵
解常不及期嘉靖年間亦常採買蓋間一行之
未嘗以爲例也伏蒙

皇上登極奉
詔停止一時臣工莫不稱誦
儉德然嘉靖四十五年奉
旨採買金兩業已將完彼處官司苦於變價之難仍
復解進該部查得已經奉
詔停止因將前金準作節年拖欠及該年年例之數
蓋亦徵解之難而曲爲之處也夫數止二千且
徵解不前況五千乎開行採買且至遲延況每
歲乎每歲增金三千兩則計其起派之數解運

之需每歲須用銀三四萬兩勢固甚難也官既
難辦不得不加派於民該省遠在萬里之外土
夷雜處民易爲亂自鳳繼祖倡亂以來盜賊充
斥每歲用兵民力疲矣若復加此額外之征其
何以堪伏乞
皇上軫念遠省加意體恤年例金每歲仍定二千兩
照常解進如果缺用緊急或令該省辦價開行
採買無以爲例庶
上用既充地方不困小民幸甚臣等幸甚

隆慶四年七月　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查　謹
題爲違悞運限大壞漕規懇乞
聖明責成當事督臣亟行區處以裕
國計事近據漕運都御史趙孔昭奏於七月內徐
邳之間河水盡決淺阻運船千餘計糧三十八
萬不能達洪先該戶部侍郎陳紹儒題
請寄囤蓋逆知催趲不前姑爲權宜計也臣等切爲

漕運
國計所關重務也都御史趙孔昭總兵顧寰同督
漕運重臣也總持法紀恪守漕規正其職掌乃
今違悞若此伊誰之責耶查得
祖宗漕運原有
欽限恐遇洪水發則限三月過淮恐北寒阻凍則限
七月完納上年漂流糧米不下數萬天津阻凍
糧船共有千餘皆由過淮入閘之遲也蓋自淮
抵閘不及一月洪水泛漲多在夏末秋初爲督

臣者能鑒往歲之弊嚴督監兌押運等官依期
過淮入閘縱有洪水安能爲害乃今九月何爲
尚阻邳徐據稱六七月間大雨時作洪水瀰漫
牽曳無路是矣獨不思過淮
欽限原在何時至今方行奏報計今去阻凍之時尚
有月餘猶可催趲前進豈可輒圖寄囤若去年
天津寄囤今年邳下寄囤歲復一歲臣恐不數
年間沿河上下悉爲寄囤之處而
京師百萬官軍不知從何仰給且此例一開奸頑
官旗俱圖落後千百弊端皆從此出其漸誠不
可長也使趙孔昭於去年阻凍官軍嚴加究治
今歲必不至此乃聽其寄囤回南全未懲創奸
頑何由知警至若顧寰不惟莫能懲創且漫爲
之題
請給銀以市私恩迹其所爲是賞之使遲又何怪乎
今歲之違悞也今日漕政之壞顧寰當爲罪首
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馬上差人一面嚴督管河官員將塞

淤河道速行開通一面嚴督趙孔昭顧寰設法
牽挽前進務期抵灣完納猶可少逭其責若竟
從寄囤徒假奏報塞責則違悞之罪更復何辭
容臣等指實參究其他怠悞有司奸頑官旗卽
令查照輕重依法究治不可姑待來年仍致寬
縱庶既往懲而將來知畏法紀振而漕政舉矣
隆慶四年九月　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闡道集卷一終　　姪裔孫步高重校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二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趙善政校閱

書箚

寄許潁陽相公書

舍親等來京相見問每蒙問及鄙人又致書於敝縣張父母官亦道及鄙人具感不忘之意然未敢一奉詢起居以爲分義當然亦以此謝知己也今衰老矣

昔人所謂願爲太平民者此也今日之致太平非閣下而誰然未有不能平己而能平人者未有不能平心而能平政者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心之平也天德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政之平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千古欲致太平不能出此一言獨卽天命之性卽此心之靈所謂良知也良知原無聲臭故謂之不睹不聞各各自知他人不得而與故謂之獨此獨人人具足但欠此一愼愼非著力太重只是此知作得主定時時不忘有事之謂大要只是無欲欲不專指聲色貨利只看此心有作無作無作卽是順應卽是眞好眞惡卽聲色貨利自有天則有作卽是沾染便落凡情然其有作無作不待外求須是時時戒懼則此心精明天則凡情自然一一分曉昔在京師曾以此相問蒙諭云無事頗有淸頭及至事繁不覺混了此亦學之通病其有淸頭時與混了時此心昭昭不昧此孰爲之正是良知之眞體雖有混了時良知未嘗混也然所謂淸頭者亦是良知之發用如燭之光未見良知之全體也易謂極深研幾幾

卽是愼獨又謂極深者人心爲氣習所隔多從應感后認得幾淺故須惟精至於無欲始見眞體故能研幾入微天下同此一心萬化同起一心安得不通志成務安得不致太平此公今日事又素究心亦力之所能爲者敢以此效忠於左右敝縣父母官在涇數年眞心實政眞可質之鬼神水西修復書院皆其設處生得藉此時與朋友合併但愧不能身明此學尚多負此賢者也望留意焉

與溫一齋司馬書

浙中兩承翰教重以賻儀眞情溢於言外愛鄙人至
矣至謂此生恐無相見期讀之不覺惘然人生宇內
離合聚散勢所不免惟心神總歸於一此心既同即
千古一息萬里同堂形迹不得拘也舍親蕭紹守具
道年兄在浙加意學問勳賢雖得兒嵎兄題復然終
之底績者皆年丈之力但遺址雖復文成公學脉主
張尚覺無人耳文成公提出致良知三字自謂是千
聖正法眼藏此從大學格致中庸愼獨而來中庸雖
未及致知然謂莫顯莫見已將知體描寫殆盡蓋人

心之明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或爲氣拘
物蔽一反求即得本心眞是易簡直截人人可以與
知老年丈於此得力多矣無緣得一請證爲歉令郎
美質夙成當時以此意薰陶功名富貴自有福緣素
定不知近曾高捷否弟年入衰邁林居寂寥近得做
縣張父母主張修復水西書院日與二三同志合併
以終餘年張父母名堯文在儆縣六年始終一致眞
心實政可質鬼神且蒸蒸焉日進此學蓋賢者也若
推薦人才此其可信者敢及之

與沈龍江宗伯書

蒙翰敎見須具感垂念近見老年丈屢有辭疏志於
靜退昔尹師魯過洛見一禪者云某常以靜退爲樂
禪者云不如進退兩忘更好師魯自此頓有省悟況
公身際明時擔荷世界又　聖眷惓惓恐不宜遽爾
高尚若果有貴恙及嗣育未蕃之故則在裁決非弟
所知也正人柄用世道之福前見文體一疏關係甚
大近來文體日趨於詭如水之就下言爲心聲文體
如此士習可知此疏須後人心皆知警惕眞是挽狂

瀾於既倒也但不宜有怏怏未樂之意此須看破消
息盈虛時乃天行順逆休咎原非人所能與在順之
而已惟在我眞宰常定不爲情境所移即隨處自得
弟年入衰邁又林居寂寥然惟安於分緣日與二三
同志相聚究竟此意以終餘年此外無他念也二表
弟崔生極荷注念至於所如不遇則書生命窮亦無
如之何已

與舒繼峯司寇書

念渠慕渠兄弟回兩領手教惓惓皆道義相屬之意

具見垂念所云與悟齋楚侗二公甚爲契合退堂率屬端坐論道卽古之謨明弼諧何以過之此道人人具足有志者亦多患無以倡之耳使各部皆有此風何患世不太平第常懷欲退之意則竊所未取吾儒原是主張造化經緯天地獨奈何不忘此念有此一念未免喜靜厭動意思不得靈透又蒙見教近得神神相守之法欲生究竟息息相依神神相守玄門原有此說不知傳者之意云何竊以爲神一而已然有元神有識神識神者從神發知也陰符經云人知神

之爲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神之爲神識神也有爲也人心也不神之所以神元神也無爲也天心也世人皆識神用事不知有元神若神神相守則識神爲用而元神爲主其實總是一神惟一切用神處不離根也非以神守神之謂也故其詩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元神爲主而氣因之以轉也此其法未嘗不善然自其一身神言之也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所生也世人惟不知此

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撓其閒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之天地民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世人皆知言神其實未嘗委順於神其始由於知之未眞以知覺見聞爲神不知自離其根總是識神此理惟易備言之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謂之曰妙萬物則不離於物而又不囿於物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神之運用其實不著於一身

故曰神無方易無體旣無方體從何處可守昔魏伯陽之作參同也自謂與周易參同不知四聖之易天地古今總爲一體而伯陽則從自身上認取若如神神相守之說是亦從自身上起念未免動靜二境未免斷續相乘非究竟法也惟見續格物論實是此意此知原是靈體卽神也惟致知在格物則神之運用處莫非天則之流行無守而無乎不守此聖學之正脈文成公之宗旨也中閒論處一一俱透惟此究竟爲是無事旁求爲也仕途多事中正當操習然卻先

須識得無至認識爲知文成公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之矣蓋深以致知爲難也願公留神風便批示爲感

再與舒繼峯書

念渠入京有啟附候諒徹親覽矣朝政肅清善類向用此正泰來之時正好行志不必懷靜退之念前小啟中因有神神相守之教曾有元神識神及神即致知之說不知尊見以爲何如元神即天命之性識神即周子神發知也人多認發處爲知故其知多至離

根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原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眞體則不容髮今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原是一箇但有體用之別耳能默識此體於一切發處時時委順於神不以己意參之此即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公每懷靜退前教所謂神神相守者蓋於靜時則見神之頭面覺得自在動或茫蕩輒覺厭煩猶分動靜二境不知神無內外無動靜時時是無欲之體靜時常覺動時常定自無分別太上云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誠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靜此要語也生與震川兄修復水西書院正已有次第時與三五同志合併於中諸友中亦儘有得力者惜生年力日邁又家去水西一日之程不得日居其中耳李二父母入京便此附候近日自得新功不吝見教

上龍溪師書

生寓京已踰半年因兩司裁革員多候補甚遲然藉

此得與海內彥俊時相合併受益殊多亦無不耐煩之意但愧年已就暮此物尚未能實有諸己終恐虛此生耳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選即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尚屬意見然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止因精神尚未歸一故習氣不免摻入廝戀性命此已入微但尚有世

界心在耳此不肖之罪也陽和定宇二公雖品格造詣不同要皆海內人豪卓然以此道爲結果者近又得接丁敬吾師門高弟也頃得相接意甚惓惓三兄行甚修潔可以率人學問中得此眞可爲吾輩立赤幟也

再上龍溪師書

春間舍親王王簈來曾有小啟附候諒徹親覽矣生於四月初旬起行至六月初二日始抵粵西不意入賀無人尚候生行初三上任初八拜　表輒行至七

月二十二日抵京師得之陽和定宇知老師道體康泰獨天眞事未如意每書欲陽和爲處不知此中無機可乘渠雖心切亦無所用其力也此乃陽明先生注意道場知不能忘情但物之興廢亦自有數俟之可也達摩西來原未有道場止得一神光至今精神徧滿世界老師今所切者惟在得人付託使陽明先生此脈不墜卽天眞可緩也生嘗疑我朝理學自白沙公首開乃今陽明錄中無一言道及蓋其入處尚不能無幾微之分若良知之學則開眼開口皆是愚

夫愚婦可能原無等待原無揀擇故致知在於格物愼獨在於性情此眞徹上徹下千古聖學之正脈也然甚易簡與百姓日用無異苟非精一之功往往流於俗故高明之士多究心禪宗雖得精神歸一未免向內意重似與至誠經綸正脈終隔一層若生雖稍窺此意然精神尚難歸一又未得與師門久處今年不期又有進表之行預支一年柴俸而來未免復去明年了此卽告回圖究竟此意領教有期也

答趙汝泉書

項蒙翰教頻復過承誘掖道義之愛感荷何極且欲索諫草尤見一體之愛生自入諫垣益思策勵初謂幸際明時得效涓埃之報邇來時事勢難直遂徒言塞責既所恥爲抗言招尤又所不敢日隨班行眞慚尸素每念公以高明之資精粹之學所至政績茂著卽今讀禮之餘更望翕聚精神時時歸一爲他日發用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稍散每多忽漫然其存其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覺處卽謂之復纔覺卽知凝聚不至流

散即謂之垢復而非垢此心之靈只如電光不能常固垢而非復此心之凝只是空氣靈機不顯知復知垢乃是一陰一陽之道此千古聖學微機實吾人日用之常無多術也生嘗有志未逮敢以請教於左右試一潛心求之他日更當請正也天生豪傑不數吾人流光易邁若只隨世以就功名忘其根源非高明之心也

上古陵師書

兩承翰教惓惓指示感戢感戢即今世道雖號清明

然元氣未復人心未轉京師同志初入京時頗相翕聚近漸寥寥蓋亦知幾明哲即此是學非專爲畏避畢竟眞志在非時勢能移也陽明先生倡明絕學單提致良知以立教原是簡易直截廣大悉備學者未免各從所見偏枯幇補漸失初意若生又因循散漫未能歸一終負師門也自察數年以來世緣漸輕不作無窮之想日用應感纏繞亦少但於一處未能逼眞此則依稀之過也流光如電時不待人即今敢不自勵尚冀示我指迷

與張洪陽司成書

自入賀得領教益忽忽數越歲矣往量移百粤歸遣先人之變尋有亡兒之苦故久聞榮仕南雍竟稽修候滿擬即柄樞要何忽有此轉成就人才與啟沃君心其任均重皆須以道爲作用又得穎陽年兄朝夕合併此道之大幸也至道無道至德無德此豈意見可以承當顧智者樂玄虛而厭感應賢者執典要而泥變動均於道無當焉故今志道之士始初多爲嗜欲之累及看破世緣嗜欲稍輕又落一種意見縱見

得極玄極微又只在見上轉換欲障易開意見難化蓋於本來眞體無撈摸處即認所見爲是至其應用亦只就所見未必皆純乎道義聖凡人我原無分別只是平等今以道義自居而以世俗責人稍不如己之所見即生分別故學者爲世病往往在此無怪乎謂今之論者爲處士橫議也穎陽年兄原是道器別後知養益深又得門下朝夕觀摩知所得自別此皆他日君心世道所倚賴者幸以此意時相究竟是望

與趙瀔陽司成書

往自入賀得領教益此後遂如參商睧對無由然公如明珠良玉所在精光自露去秋羅近老來備道優待過厚約東多士大會於鷄鳴不下數百人此風自東廓公過後杳然矣然亦公之職掌宜然近老在吾宛時猶借口慈嶺近來單提直指惟聖學一路不離日用常行動以四書六經引證可謂深造自得獨於致知格物之旨與文成公稍別似猶沿渠師門舊說至於日用感應圓動無滯誨人諄諄不倦眞可師法寓水西未久意頗相協擬明年擁衆復來倘如約當

同來都下領教有期也

與蕭兌嵎巡撫書

自待次京師得領教益惓惓懇懇道義之愛自殊別來忽忽數年彼此如晨星落落竟未得一通音問近聞開府兩浙相去密邇未獲修賀爲歉生去年二月初抵粤西三月中告休蒙郭華老勉留自知捱日待遷或亦可得但地方事簡騶傳復無事日惟隨隊參謁毫無裨益眞慚尸素又水土未諳故決於告休冀脫塵勢求友四方庶幾不負此生抵家歲餘良朋稀少俗務日生日與俗人對俗事反不如臨民行政更覺精采明道謂學未有諸己未有不受變於俗此古人已試之言弟已衰老無望惟望於老年丈耳昔賢謂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蓋仕之所重者事學之所重者道事何嘗非道幾微之間稍有執著則是事不是道矣點之言志開之未信夫子獨悅而與之則在孔門諸賢事與道已不免於稍分明道謂有爲爲應迹其無著重可知昔文成公開府貴省雖軍旅倉皇日與朋友相聚豈眞資其謀略蓋出而應酬入而

聚論自試此心眞是平等無有加減當時曾自言之此正千古聖學即體是用即用是體與二氏不同處此其家法至今尚可想見公已當其位矣自試於此何如亦不必另開一番門戶自道府諸公相見就事論事儘可開諭於中賢能實多肯留意提督即此是學豈特有益於彼乃有益於我也冬間當往弔龍溪師倘得晉謁則種種領教尚有期也

再與蕭兌嵎書

數年違教曾有書附蕭念渠所轉致未識曾經親覽

否今爲弔龍溪先生抵省冀得面會請教適老丈先
期出巡豈人生良晤亦有數耶此後相會不知竟何
時矣天眞乃文成注念道場今蒙主張修復不特後
學知所依歸卽文成公在天之靈亦自慰矣聞中間
所見聞有微不同者聞下之人且有乘閒梗阻者但
事在不疑宜獨斷速觀厥成爲感龍溪先生廢盡心
神今得了此卽生等皆爲感也稽山書院得蕭舍親
紹興修復已有次第且聚徒開講生等亦得樂觀盛
事會聚數日少爲一助今海內宗盟咸歸龍溪先生

今忽忽化去殊甚惝然初傳聞化去時頗有散亂此
末後一著若於此散亂則平時所論謂何今寓府詢
知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無異平時化於初七日初
六日與麟陽面訣語初五日與乃郎語今其言皆在
非心神了了安能若此傳者尚屬未知古人每謂生
死爲大事此處了得則諸念了矣然非臨時所得襲
取明道謂語默猶生死生死猶晝夜晝夜猶古今消
息於此一得方是平等心方是超生死吾人於語默
間多少起滅卽此已是生死根矣安能一得吾與丈

皆老年矣於此亦不得不上緊也

與徐華陽督撫書

聞太平譚文信自蜀回謁見老年丈而行時正敵勢
猖獗上下戒嚴彼匪伏老丈票亦難出境又云懼形
於色兵凶戰危責在一人安得不然弟聞之亦爲懸
念續聞奏捷加陞無任欣慰凡邊徼不靖因彼此相
激使然及其釁作然後致上之擔憂盡瘁雖得成功
所損多矣知老年丈無樂乎此也往年過衡州見管
慕雲道馮緯川故事至今令人竦然緯川送曾碓菴

還京途中遇一修長道人求見邀至關王廟中避人
與說凡緯川平生經歷行事無一不知言其功行甚
多后及九絲城事中間隱微曲折無一不知極贊功
行甚大手出一印謂奉上帝之命封爲太乙眞人親
爲置之髆上無令人見緯川至彼與管慕雲沈文室
具道此事因索手卷直寫別意以付二兒慕雲出與
弟看以此觀之不惟　朝廷紀功上帝紀功更嚴世
之紀功在見聞言動上帝之紀功則在念之動處昔
武王誓師謂上帝臨汝無貳汝心以今觀之不特有

此理且有此事卽使事雖盡善苟有一喜功之心亦上帝所不與上帝之心惟在好生凡此等處有事勢所不能已者然此心直與上帝可對爲是當時九絲城事陳舍親實當其事今復蒙委故弟因述緯川事爲言不在功績之成而在此心無負上帝爲是然此惟老年丈處敢爲言之在他人未有不以爲迂者何如

再與徐華陽書

陳子冋未得面會然書來備陳老年丈推愛之至與

彼中番夷貽害之久大爲中國患此舉蓋不得不然勞苦功高猶不免於多口前之自陳蓋亦宜然風聞指摘乃兩衙門舊態未足深異山居簡出人不見報亦未知覆本何如立功固難有功而不居尤難凡功高見忌皆起於自居之過前所陳不以爲功惟自白其心事甚是非此疏人亦安能盡知貽害之大任事之難如此但詞多動氣稍欠和平耳鄙意以爲此中皆有大數不由人爲非胡推官以違節制取敗則亦不至大舉蓋種類旣蕃爲害已甚人神共憤自取滅亡耳在我自反原無邀賞之意則數之所在亦聽之而已丈始終不發出胡推官緣由以自明尤見厚道大率事變出意外往往有之惟反之此心無歉則亦安之而中閒有處置未當思慮未周處則不可不自審也何如拙齋兒才識不凡其所操持所注措可稱絕難然猶不厭彼中士夫一二之心致滋多口非其始終卓然亦難税駕矣過此風波又得屬老年丈爲主當中流順行耳弟當大歉之歲又值糧長支持甚難蒙分俸以助綈袍戀戀故人之情厚矣拙齋來謹

此附候餘惟台照

與劉凝齋督撫書

違教忽忽數十年矣道阻且長無緣得通問候然私心未嘗不馳仰也數奇荐遭凶憫先人旣逝季兒復故先人猶當老年若季兒少年壯健偶感一疾竟不能起以是知吾人寓形天地倏聚倏散原無定期卽此已爲幻影又況於身外之物乎世之人乃役役焉欲據而有之亦見其惑矣其有俛仰千古足以自持者惟有自家性命近雖稍稍窺見影響而凡情習氣

潛伏默制其中未能實有諸己卽今景逼桑榆誠不能不汲汲也往聞教謂有道者不爲造化役至論至論夫造化不得而役必有先於造化者矣此吾人無始以來虛明之靈竅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者此也此竅不屬有無而人人具足不落方所而處處圓成昭然而顯而不可以象求炯然而澄而不可以智索又安可以方術求之也世有求之調息不知亦權法耳畢竟調者何人夫一呼一吸爲息卽一動一靜之間此乾坤闔闢之機吾人生死之根也然必自定

性始故息字從自從心息定而性不定者有之未有性定而息不定者也今去此尚遠然於一切諸法已不係諸念矣數年來見門下位望日隆建立日顯眞性作用與尋常自別無緣得侍請正茲遇承差之便謹此附問兼以請教惟批示爲感

與孟我疆主政書

生以候補寓京得接海內諸俊彥皆稱我疆公清修實踐超然流俗之外及讀公未發之中論乃知公已實見本來卽清修實踐未足以盡公也然値公差往山海不得面會領教方圖修候適斡教遠及捧讀眞如面談書中論及今之學者外物理而談性命名孔孟而實佛老訣認文成公良知之旨談及言行孝弟政事則以爲粗迹因舉孔曾之一貫忠恕孟子之愛親敬長爲證其爲斯道慮至深遠矣愚則以爲此聖學不明之故也聖學正脈具於大學中庸二書致知在格物愼獨不離性情舍物理何處更言性命但道有本原學有要領一貫不離人己卽人己以求一貫未盡也良知不外愛親敬長然卽愛敬以求良知未

盡也良知者天命之性至微而顯至近而神所謂至善心之本體也性體流行不學不慮天則自見徹內徹外眞機無間發於身則爲言行發於親長則爲孝弟發於民物則爲政事雖不離於應感實不囿於應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苟性體無蔽大本在我則寂然不動而心自正感而遂通而意自誠物各付物而物自格此是卽體卽用一了百當一貫之旨也所謂止至善誠而明者也其次則不免爲氣習所蔽故應感之際不能無過與不及而不善斯生矣然而本體

之知未嘗不知也文成公於應感之中指出炯然之體以爲止至善之則如舉綱之挈其綱發弩之握其機眞是易簡直截入道之要此是以功夫合本體忠恕之學也所謂知止明而誠者也是文成公良知之旨原是徹上徹下合精粗而一之者也但學者所至各有分限淳厚者有見於躬行故或住於言行或住於孝弟或住於政事未免求諸發用而遺其本體穎慧者有見於超悟故厭其爲未足見二氏之於本體單提直指有當於心遂多究心禪宗明道先生所謂

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撈摸處者此也吾故以爲聖學不明之故也來教又謂今之學者以虛無爲玄妙以靜悟爲深得夫不睹不聞良知原是虛無然不離日用常行良知又原是平實實無玄妙之相但此中不可以言語理會不可以意見承當惟無欲而靜始能悟入靜悟是學者所不可無文成公所謂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者此也然必如孟子之有諸己之謂信方可言悟今之言悟者恐猶未免於意見爾以意見爲悟而不求實際則種種諸病皆起於此此其大可慮也公之所見已臻實際敢以一得之愚請正幸批示教我何日得相會面盡也

再答孟我疆書

蒙來教諄悉具感開示至意良知豈外愛敬然即愛敬以求良知恐未免或住於愛敬耳堯舜之道盡於孝弟鄉黨之稱孝稱弟又爲士之次蓋堯舜由仁義行彼稱孝稱弟則行仁義者此毫釐千里之差也良知原是渾然愛敬其發竅處也明道云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此意可味道理原

是一箇吾人所入各有分限有工夫即本體者又有以工夫合本體者若工夫即本體一切言語意見俱無所容矣惟無欲而靜始能悟入所謂無欲豈止世緣凡有所見有所住皆爲眞體之障也生前謬論蓋知門下已臻實際故敢請教耳然生亦貧子說金未能實有諸己也此非筆札所盡何時得合併從容面盡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

與孟我疆尚寶書

往過章邱承遠送盡論迄今又七年矣知深造自得

無由請證昨潘雪松過敝縣具道公在京師主盟此學同志有會公與雪松會後三日不與此中必有論議未合處千古此道千古此學原無異同人自異之耳致知格物乃曾子親傳孔門正脈蓋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即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即謂之格物至子思又括大學之意爲中庸首篇雖未及致知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已將此知全體描寫殆盡此正不慮而知所謂良知人人具足人皆可以爲堯舜者全靠這些人但欠此一愼愼獨即是致知格物即是誠意此千聖之學脈也良知不是知識良知是天命之性知識是良知之用故知是知非者此知也極而至於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寂然不動者亦此知也開眼開口此知也極而至於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變化不測者亦此知也眞是愚夫愚婦可以與能極而聖人亦有所不能盡文成公謂是千聖正法眼藏眞不虛示人但未曾實

體認將宗旨抹過故曰人自異之耳大率以無欲爲主則本來眞體自見譬如雲淨天空皎日自露非有所加也向者舟中承論明道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當時曾以鄙見求正不知信否何如戒愼恐懼即兢業小心然何曾於眞性上加得一毫本來原是如此但緣學問不明世人失其本心習慣放肆纔知學者又不免執著多此一敬明道之言亦可深味也尊見以爲何如幸無遐遺我有以教我

與張陽和修撰書

久未通問請益爲歉遙知從吉已久未知何日入京往蒙賜教惓惓指示以仁深爲受益又爲世道喜公有天地萬物之責者所志所學在此天下之福也今之志道者往往耽於禪宗彼與吾儒自不可强而合雖云普度衆生總之同歸寂滅昔人謂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未爲不是惟志於仁則與物同體訢合渾融生生之心自不容已明道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則專指慈愛爲仁者固未是又謂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以誠敬存之則以意識卜

度心念承當者又未是昔人謂仁如桃仁杏仁之仁
孝弟則其萌芽處不可指孝弟爲仁之本明道又謂
爲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是仁未嘗不
孝弟卽孝弟以爲仁又不是公素志於仁又讀禮家
居數年知有諸己久矣便問幸有以教我舍親蕭拙
齋在貴府不特資公爲仁其有資爲政實多非仰藉
安能先疑後信如此信乎得民之難師事友事古人
宜以爲急也

與鄧定宇編修書

入京因應酬悤卒未及細領明教然一見公已目擊
道存不言飲人以和受益多矣過章卲得與我疆盡
論頗有相信之意彼因問程伯子云天地設位易行
乎其中只是箇敬何謂生與分數之彼正是從此處
尚有著也此公壁立萬仞之志此處再有透眞一方
倚賴矣生因預支一年柴俸正月初四復赴任奔馳
日久到任十餘日病作因而乞休都院郭老先生苦
留不允呈四五上竟不批極荷垂念生已決不能留
於三月十一日離地方矣臨桂令邵純夫者敝同年

邵古愚之姪也資性甚美平生以爲善自勵但未知
歸一處因其有問與言之頗相信且知用力根器原
利提動卽是寓此月餘毫無幹辦然得種此善根亦
覺稍慰耳但生卽回彼苦於無尚友處生因言之今
年入　覲且求見公特具此爲先容知接引後學不
俟生賚也

答李沖涵掌科書

久知榮擢及轉改但未知歸省之期有失奉候迺辱
記存盛儀遠頒拜領殊感滿擬久居省中國是有賴

乃忽有此皆默有司之斷非人力能與別來知進修
益粹無緣得請正近爲議毀書院方自水西歸早捧
尊翰當圖南陵一會此後相會不知更何時也仕途
原是利害毀譽之場纔涉照管卽落陪奉趨承潛移
默制多不自覺明道云古人論利害只以道義今人
論道義卻是利害此語道盡吾人病痛觀質直好義
章與義以爲質章聖人何嘗不照管若不照管終是
冥行然只從自己分上精研到盡處使此心眞如太
虛虛則自然能覺今世以精義爲察識已與虛體相

臨幾層安得能廓然又安得能順應縱做到無破綻處未免是陪奉安能自慊不能自慊則幾微顏色之間亦難有掩人處故吾人之學只在當下還虛不特不見利害亦不見是非直從自己微處日著日察日銷日化始有得力明道云語默猶生死生死猶晝夜晝夜猶古今消息視生死如晝夜更有何照管心體至此方是到平等處方是思慮未起之學千聖根原正在於此知高明達此久矣敢以請正於左右生年來精神已非故吾適用之念久已冷落惟此生究竟

尚無了手之期風便幸無遐遺是望

答陳省齋掌科書

蒙翰教諭悉具見究心中間論獨字爲獨知不是至尊無對之意千古學脈不出致知格物中庸之愼獨即致知也雖未說出知字然莫見莫顯已將知字描寫殆盡蓋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善惡之動未有不自知者但欠一愼耳故愼獨即致知也一致知而聖學盡矣但今之認知者多於情識未究本來眞知故文成公又提出致良知三字今日之學惟時時愼獨實致此知此知原是性靈生天生地生萬物皆由於此果能實致其知即謂之獨知亦可謂之至尊無對亦可只在實求諸心固不在文義間也何如教之

與徐覺齋書

違教忽三年餘矣捧讀來教知中州人情政體多費調停此正學問實用處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即起厭煩心矣寂體歸一故仕途息穴正是學問可驗處隨其紛沓此心常自靜定一切

陪奉毀譽利害不動於心只委曲自盡此心然未有自盡其心而不得人之心者此在老丈有實驗矣禪家有只滅妄心不滅照心此與吾儒寂感一體相同若是明體原不廢照處如鏡之照物只是應迹明體原未嘗動若稍有動處尚是明體有蔽明體之蔽不特嗜欲凡名義氣節知識見解極爲明體之蔽多從道義中來自以爲是而不知察所謂理障也從此銷融到盡處則明體自然顯露方是精義入神之學若從好處檢點此意埋沒多不自知故理障難去也今

世以學爲諱亦緣吾人分心與事爲二境若從事上鍊心何處可以廢學則今之時忌亦吾黨與有責也自受軒師逝世意已寥寥矣仰仗吾丈以自勉當於貴縣立赤幟可也聞榮轉晉省此地人情事體不甚費處驛傳較之他省更有條理新正當面晤領教也

與汪都山尚寶書

別來忽忽數年未一通問爲歉年丈正氣格論著在朝堂至今衆論嘖嘖稱賞及在秦振刷諸弊有裨地方甚多旣陟清階方圖柄用乃以請告歸至今高尚

殊切馳仰此時世道向明然人心事勢又是一局而弟願老丈及時修證盡其在我以聽於天吾人通塞各有分緣蟲臂鼠肝隨天付與我無與焉再須銷融意氣適於性眞聞貴鄉中洪覺山先生有道時與合併取益更多也俞蒲石年兄忽作古人天不佑善奈何知相去密邇後事後嗣想爲垂情也舍親董蒙山得貴庠司訓郭梅井又得掌教以同鄉多賢之地並居於此亦是夙緣梅井先判辰州籍籍有聲因直己行志忤當道改授今職生同門同志益友也便中附候起居

與蹇理齋學憲書

往在晉領教未久濱行辱情禮備至至今感念抵家因遭凶閔且乏便久稽修候春中入京知榮擢督學矣忻慰無任東魯人文攸萃以公積學多文持法度以校之直餘事耳但造士之大更有進於此者昔孔子論士獨取行己有恥此蓋內省不疚從事於心學者有此眞心出而受命於四方自然不辱君命此聖門體用實學非止以才論也外此而稱孝稱弟必信

必果且居其次則豈止於文章而已乎今之所禁者蓋爲游語不經辨言亂政者耳非謂學問可盡廢也若并此而禁之則人心世道所賴以維持者果安在耶公素究心於此者校士之餘得無意耶

與王霽宇主政書

往辱一念之誠此來寓久相去密邇不得頻相會此心甚歉蓋緣有時禁不敢目嫌此心時未嘗忘知彼此同也此學乃吾人生身命脈原自不可已者非有分外增減之事非因禁而可已也如耳之聽目之視

心之思何可已得學則先立其大而已先立其大者使吾之眞主常在不爲耳目所役而已眞主常在則百感紛紛而天則自見是非好惡毫髮莫爽此卽中庸之愼獨也但今之言愼獨者多自善惡旣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不知功夫已晩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先虛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卽所謂良知也若是道心自然安妥不落聲色若是人心雖有貪著此心終是不安然其微其危此知之良自能辨之吾惟時時保任此知不

令受蔽則善念自會爲惡念自會去此卽愼獨之功蓋自幾上轉不是旣分之後始用力也不知近日於此得力何如

答李默吾王政書

相距咫尺不得親謁請教爲歉聞近來志益專精斯道幸甚此事原從無中生有專精則有疎散卽無仙家所謂結胎豈眞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卽謂之聖胎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來教下詢謂體則虛用則實儒乎禪乎抑三教合一乎此致知格物之義千古聖學之正脈也吾人之知從乾知而來空空洞洞一物不蔽此虛也然一靈內照萬有皆從此始虛而未嘗不實卽體而用在體也及其應感巨細精粗上下四方事各得宜物各得所此實也然因事處事因物賦物過而不留而我無與焉是實而未嘗不虛卽用而體在用也虛而不實則爲無主而落空實而不虛則爲離根而逐物體用一原虛實相生此不易之道也若吾人之學須先立其體致虛所以立體也今惟此心常存一靈能爲天地萬物之主自是起心動

念應事接物莫非此知之照徹此卽是致知格物而學脈在是矣不必於三教名色上求也何如

與張復吾父母書

老父母修復書院日加意鄙人等欲共明此學甚感盛心生等雖時得領教然於此學尚未盡論今內召在卽知相會無多時恐終虛負公家學相傳家庭兄弟之閒自相師友究心此學已久又經大化以來世閒小小毀譽得喪曾何足以動其心去年下鄉賑饑日與饑民相混生勸以愛惜蒙云吾自回生以來皆

餘年也吾何惜餘年不救百姓卽此一言入聖之基也身且不惜何身外之毁譽得喪得以動之此正發於天理眞心孟子所謂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也自此一切應感皆體此心不雜以納交要譽惡其聲諸念卽聖學在是矣但吾人以半生習染發之眞處固多又有忽而不察流於欲而不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學不是泛然只在求諸一念之微果是天理果是人欲此心之靈炯然不容自昧此之謂獨也在愼之而已若是天理常知之而充之若是人欲

常知之而遏之不敢因循忽過此之謂愼獨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者此也聖學要幾只此盡之矣若只從事爲上修飾名節上檢點縱外面做得無破綻於本來眞性毫無相干此誠僞之辨也然非此精神歸一時時行著習察不能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只爲此意保守之難在加之意而已聞貴恙雖愈元氣尚未盡復養德養身原非二事於此更留意爲望

與丁海陽書

咫尺千里不得趨侍聽教迺勞長者枉駕假宿忘形之愛感深入骨偶因賤恙不得盡論然聽其敘述平生處己接人種種出於道義之正其精神意氣眞能令人潛移默轉有廉頑立懦之風且不過爲矯昂蓋吾丈以豪傑之資加以學問之功故其發處自是不同竊已嚮慕久矣濱行又自謂微處未足此眞不自滿假之心也夫道心惟微不落睹聞此間一毫氣魄才力識見名色摻和不得此千古聖學之脈路也不從微處入終未透根此微處卽是太和是絪縕和暢

元氣中流出則施之於我不動聲色而人之依之猶如坐春風中不覺欣欣向榮此方是造化手段從古學問只是這件默而識識此也學而時習習此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這件若不從元氣中流出則議論之正猶是英氣行誼之當猶是義氣雖種種俱是與聖學脈路終隔一層生年來稍窺此意然力量原弱根塵未淨故發用處終是依傍假借未能實有諸己若吾丈則高明潔淨吾輩素所取信願於此更加究竟昔人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也顧將從前種種精采種種能所盡行忘卻終日乾乾只是收拾這件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日銷日化卽有游塵往來亦自覺漸漸銷化見得本來江漢秋陽之體此方是入微脈路也弟今以此自勉因吾丈入微之說敢以此請正期共深造無虛此生乃彼此心期也兆示爲感

闡道集卷二終　　姪裔孫國鈞重校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三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蕭　雍校閱

書劄

答許印峯書

自公榮第竟未面晤然於公之起居每時聞而竊念之長才多忌自昔爲然今已復其常矣由今觀前總是春夢於我何與弟之遭蹶更甚於公然不至大顛

覆者亦稍覷破此耳仕途榮辱毀譽原是不齊雖人之所爲莫非是天昔人謂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猶是自生分別其實人卽天也且造化小兒原出無心有心求知已去天遠矣又何望天之知也惟知人事之中莫非天則榮辱毀譽之來皆吾堅志熟仁之地雖挫折莫非天之玉成我也我方省躬補過自修之不暇何暇於怨尤此正吾人所當朝乾夕惕不可忘所事者生方有志而未逮知吾丈高明達此久矣敢以請教

與王子實書

不相見者忽忽數年聞避地幽棲與村農野叟嬉遊
笑語既有幽趣又聞達官長者時或履滿户外此皆
道緣所屬知近日所造更別矣無緣得一面證生年
來馳逐去春入京候補至仲冬始得除目新正二月
始得抵舍在京得與海內俊彥合併究竟然習氣難
忘眞體未透恐終虛過此生今之究心玄宗不過爲
脫生死本來原是不生不死既動長生一念卽是有
生安得無死生我之門卽是死我之戶昔人已明言

之矣故凡心生欲死心生欲生此須萬緣放下而又
不離俗緣此卽是術別無巧法至於生死兩忘與太
虛爲一此方爲了手三教宗源不出於此今之言玄
者乃爲區區法術秘藏而實之眞鵄梟之竊腐鼠也
生雖稍覷此意然未臻實際徒爲貧子說金然於邪
徑小術已知其非盡忘之矣包子會素慕玄修聞盛
名欲來求見所爲先容草草附此

答邵純甫書

賢丈於仕途多事中無所緣而發此眞志此眞是夙
根非偶然也今又有此問正是切要處赤子之心混
混沌沌只是一團醇氣內含靈明全無知識故無分
別無愛憎無取舍此正是渾然無欲本來眞心也此
時雖無知能可見然知乳哺知啼哭種種知能已具
此眞心中特未發露故無可見耳大人則知愛親知
敬長知仁民愛物知彌綸參贊然皆從眞性靈明自
然流出原無知能之相故曰吾有知乎哉曰何有於
我哉此不是謙詞聖人之心實是如此依然赤子混
沌之心也是赤子之心視大人未嘗有減大人之心

視赤子未嘗有加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已此可見
本來眞心人人具足人若能守此無欲眞心則知能
自從此出於天下之事何所不能辦故人皆可以爲
堯舜者此也赤子是嬰兒未孩時到得孩提則知愛
親矣稍長則知敬兄矣尚有不學不慮者在猶是眞
心故孟子指點良知良能以示人良知良能原分不
得未有知而不能者故陽明先生單提致良知三字
以示人雖云良知本來其實無知此卽是赤子之心
也世人惟不知良知下落又不知致字工夫任其情

識日漸月摩故良知化而爲知識知識化而爲機變種種過惡皆從此出此大人所以獨異於人其實何嘗有加於赤子之心也但衆人失之大人獨不失耳今人皆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之心只是無欲全無知能不足以盡之乃日求諸知識技能以相高至於自家一點卻舍而不知求此人心所以日壞風俗所以日漓也今欲爲學須立起壁立萬仞之志識認本來眞心將從前種種嗜好種種技能知見盡行放下直從此心無欲處立起眞宰凡視聽言動

辭受取與一切聽命於眞心不從名節上支持格套上檢點則私欲自消天則自見日用應感自有條理何患無知無能此正至易至簡聖學之要察識者察此而已擴充者充此而已無多術也因尊問所及謹此附答不能面盡倘有未明不嫌書來再教

再答邵純甫書

欲識修道之教須自天命之性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性之所自來以其不落見聞故謂之隱微以其至尊無對故謂之獨以其不落邊際故謂之中以其與物同體故謂之仁以其一眞無妄故謂之誠以其炯然靈昭故謂之良知皆性之別名耳其實皆一性也一切萬物皆涵於性中故謂之大本一切萬化皆出於性中故謂之達道率性而行則爲道此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自然而能者也是誠明之性聖人之事也其次不免爲氣習所蔽則有所污壞須待於修此明誠之教學者之事也中庸一書原爲修道而設教不專於禮樂刑政下文已自解出謂道何爲要修此道乃吾人生生之靈竅吾人所以喜怒哀樂所以位

育參贊皆賴這些子靈竅爲之主宰眞所謂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如之何可以須臾離也道既不可離矣今欲修之功夫從何處下手須自此心之戒懼始然此道原從天命於穆中來本自太虛無色相可卽無聲音可求今若戒懼可於色相聲音求之乎須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懼何爲要在於不睹不聞此不睹不聞正是未發之中乃道之眞體吾人生生之靈竅雖曰隱微然炯然不昧天理人欲毫忽不能自欺又是莫見莫顯此

乃生天生地生萬物至靈至尊無有一物能與之作對故謂之獨若此中放過縱外面做得可觀只是義襲於本來眞性毫不相干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獨卽是不睹不聞愼卽是戒愼恐懼原無靜存動察之分愼獨不在名色格套上用亦不在念慮既起善惡既分上用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續續常若有事如此以久習熟舊

染氣習漸忘眞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故喜怒哀樂未發則此心寂然不動一無所事故謂之中渾然天命降中之初也有感而發則喜怒哀樂隨物順應於我無與於本來眞體毫無乖戾故謂之和藹然太和元氣之流也時時是此中故謂之大本時時是此和故謂之達道中和只是一箇中立而和自生焉今人喜怒哀樂雖道盡無中節時但大本未立發處未免過當不可謂之大本達道爾功夫如此則中和致矣中和既致則我心之存主處卽天命之於穆我心之流行處卽天命之流行造化自我而主宰矣此卽是知天地化育天地有不位萬物有不育者乎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各各有萬物卽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卽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卽是不位育推之而一邑一郡一國而天下又可知矣原其要幾只在愼獨此聖學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然此其大畧本來眞體原不落言語此須勘破世界眼前一切世情俗態盡行放下從無

中生有立起眞志念念以性命爲事久之自有得力處不然只是一番說理耳聖人言語雖不同然道理無二功夫亦無二但有安勉之不同耳若一處透得則所問二章與昨赤子章只是一意須求實落下手用力處無徒長知見可也

與學博夏西園書

承示太極蠡測又引河圖洛書於中末又入良知之教此見千古道理無二學脈亦無二又見究心已久故明悉如此然須反入身來務求入頭處爲是孔子

曰易有太極又曰易無體此無極而太極也此則伏羲之一周子復加以圓圈者見此一原自圓成原無欠缺原無止息此正本來眞體然非有立處一物另在一處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萬物之中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無極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此自無而向於有造化之順也萬物之所以生也言五行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此自有而反於無造

化之逆也萬物之所以成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顯卽是微微卽是顯本來眞體原是如此故吾人形色莫非天性應感自有天則原是人人具足處處圓成但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以後逐於萬事遂離其根故又提出主靜二字此是千聖學脈又恐人認主靜爲動靜之靜復自注云無欲故靜明道恐人認欲字太粗故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心齋先生又云只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已發出千聖微幾原與河圖洛書同意河圖左旋爲順洛書右轉爲逆原相爲經緯一順一逆乃造化自然之機逆而不順則不能生萬物順而不逆則不能成萬物此則周子圖說之意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卽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反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卽主靜意也但今之認良知者多從神發知上認不知更有未發眞體知本無知致良知者原從無知上用力此方是返還眞機顏子四勿正是此意圖書法象雖殊

然五居中一居下則無不同五居中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元氣冲和原是一居下者陽從地起皆天地自然之理吾人知得此意日用應感以收斂爲主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正是收斂之意吾人初入此門正是微陽初復全在收斂屏息諸緣時時歸根方是主靜之意是千古學脈只在一念之微入微只在無欲從此處下手一切世情俗態習心習氣自漸消除生承師友之教稍窺此意然終不能實有諸己者總於銷化未力耳承示圖說敢以請正伏祈批

示是感

答盧仰蘇學博書

久違未得面領教益忽接翰教惓惓下問具感虛懷生實無聞然竊謂君子之學求自信而已其自信處即人信之機原無二項工夫然其自信處須知信箇甚麽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所謂斯者畢竟是何物陽明提出良知二字此乃吾人靈竅此靈未發竅處混混沌沌原自無是無非此靈應感處昭昭明明自知是非凡日用應感種種不同各有自然條理

之中與不中處此知毫忽不能自欺故吾人之自信不在人身求直從此知上自反自慊此方是求信功夫承諭以應務尚有不足於人處既不足於人安得淡然不顧察言觀色聖人亦所不廢但其主意只是反己以求自慊今人察言觀色乃在人身上起念此毫釐千里所由分也今無別法只是從此良知日著日察時時刻刻遵爲嚴師務令依他一切應感之來順逆毀譽皆藉爲磨煉之地不爲遷動亦不令忽過此方是致知功夫生方求之而未得承明問惓惓敢以此請教至於無是無非之體此又非言語能及久之當自有得也又蒙諭廟廊尚致意此誤傳也薄劣之人當此衰朽尚悔歸之未早豈復有他念也蒙示太公祖索詩文生素未究心於此即有應酬口號隨已失稿實不堪呈醜惟送鄭公祖應朝序又近日均田記雖不成文然於二公之美行善政可以少見虛受燕息二記乃是求實受用處攷溪十詠乃近日和震川兄之韻聊錄上應尊命惟照入并賜教是感

與蕭思學書

承諭習染氣蔽此吾人通病然吾人本來與習氣原無相干往亦常以爲慮詢龍溪先生云此物與世緣無干初不甚曉今信以爲然蓋本來如太虛習氣如雲霧天未嘗無雲霧要於太虛無礙若眞見本來即眞宰自定世緣總是眼前應迹惟不能透此則時時自見己過事事自得本心只得如來諭所云耳然終有起倒斷續也此中非言語可及非意識可到只莫認以爲是惟精神時時在此只從心上盤桓不從名義行檢知解聞見上住脚久之自有覺悟處所云一

悟見成原有此理但難於悟耳於意向上承接非悟
也悟如冷灰爆豆莫知其然行期的於何時當面盡

二

拙齋兄來詢知闕邊條陳甚協衆論此賢弟老成長
慮非徒空談皆可見之實用者今又得令弟高捷一
時榮進天意可謂篤厚惟彼此相勉修德以仰答於
天天不在外只在一念之微知賢昆玉必爲善必不
爲不善但善無窮須一念之微時與天通不在名色
格套若吾人功名原有緣數非意念之間可以改移

眼前變幻無常卽是樣子也僕歸休以來精力日衰
世緣未能盡曉此生尚是虛過惟於賢昆玉有厚望
焉

三

令弟選期尚遠得朝夕相與此莫大之幸彼既完舉
業更有何事當朝夕以此意相勉若從人事混過固
不是若從詩文爭勝亦是末技人生惟此一事乃眞
實受用觀其資性明定原是近道但此事澹然無味
且從無中生有非有一段眞志終看作迂疎不緊要

耳不知極緊要者莫過於此也各各相勉毋令明道
伊川專美於前也京師勢焰薰灼人事叢雜從此中
清脫得出受用更大若意念少差終是混過中間又
有依傍名義道理似是而非儘可安身者人多注脚
於此不知又落鄉愿窠臼此中宜自審擇種種不盡
令弟不另柬

四

所云時事殊可動心來諭云不學之過此語道盡矣
惟不學總是迷境彼卑卑者無論卽高品者亦是意

氣爲害豈小及挫抑一番又復結舌從來時弊是如
此近見省中猶較持重賢友時以此意婉曲道之未
必無補也用舍行藏各有緣數僕向决於退今豈復
有進意且精神非昔比順以俟之而已惟願賢友時
時不忘此意此意乃吾人立命根原僕於進取不甚
戀戀者亦是窺見此意見得眼前種種各有緣數惟
不失其在我其不在我者無所意必自覺輕快無係
戀耳不知自試於此何如利害譏稱得喪總是一關
古人舍此不言獨言生死者舉其尤重此處透過餘

不待言矣然人於大處猶可支持至於眼前譏稱動念處多不知此意原無分別明道謂語默猶生死生死猶晝夜晝夜猶古今消息至此方是平等今吾人之心視此何如然非眞見本來銷融習氣猶是空見未能實有諸己此生之所汲汲也敢與賢友共勉之

五

容歲有小啟附達不識經覽否近得邸報知時事一二新進喜事往往藉此立名塞責從來如是非特今日此亦無如之何惟有引用老成廣招善類老成者

布列既多新進者自得相勸相成然其機又在司銓選者人之見聞不同安能強之令即來知歲內薦疏分別此意甚善乃又屬意鄙人今非其時矣年力既衰精神意氣漸入疏懶不能復任事矣海內稱善類者尚多苟銓司肯虛心延訪始薦引有機往銓司相見雖極相知者未嘗及此我輩纔一開口即涉嫌疑此中亦有大數存焉頴老幸相知相信舍此之外更有何事秦誓論相只在休休有容謂之休休者一切世情俗慮忘盡方謂之休休休休始見萬物一體纔能有容此未可輕議也如江陵公滿肚才智安能容人幸時以此意相助但得賢哲布列世道日新即鄙人在林泉亦私慶幸也

六

令弟回得面談京邸事知賢友於世道留心頗切即此是學問實用處但天下事非一人能辦呼引善類與同心者時相商論庶幾善類日多正論漸明此須一番眞心密密調護決非意氣可能見頴老疏詞剴切此必有大不得已者觀其意主於決退矣不知近

來定否自浙回過常州見傲同年稍知內中消息殊用愴然得見薦邊才疏義明意婉觀者未有不動自聖學不明人多享用氣質故高明正直者多激於意氣和平愼畏者易遷於流習此須收一切利害毀譽盡付之度外直信本心加以禮行孫出始克有濟此中愼無放過他日自反此心眞無餘歉乃所願也鄙人徒切杞憂耳年力既衰才智復劣即出無能有為惟優游以終餘年而已春暮往浙弔龍溪師至五月始回拙齋政事修舉舉動光大甚忻慰也知所欲聞

及之

七

歲內縣間得邸報見論從祀疏脩徑明當知近日造詣入微日用應感自臻實際此當於一念之微處查攷全不在應迹此間若差卽應感俱是於微處終瞞不過近日玩易知聖學只在幾上得力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今於吉下添一凶字不知動之微卽是道心惟微微處安得有凶凡君子論吉凶於理欲之幾判決不論禍福利害果動以理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人以爲禍不知於理爲順乃所爲吉也果動於欲卽臨難苟免臨財苟得人以爲福不知於理爲逆乃所爲凶也只於一念之微處自決不爲利害禍福牽制則其幾在我方是易簡之學不知賢友於此信得及否於此信得卽所謂有諸己矣年來家居亦知以此爲事有諸己一著尚未敢承當然知有事矣果信得及眼前更有何事也

八

毅軒兄入京小啟附候近當榮轉尚未聞報在省數

年不激不隨事關重大處不曾放過可謂盡職他日亦可以自慊但士所當爲未止此也仕而優則學仕優矣所學何事仕以任事學以致道道以立本事特其應迹耳仕則有時學則無時可息人惟認事爲學故遇事有爲事已則無著落至其應事亦往往至於離根而不自知也何如望之

九

近老此來恐賢友相對未久尚未盡得其情此老自宛別來日用應感圓動不滯言下卽得人意旨隨聲應答如流胸中眞是全無陰氣往猶借路於佛近專從六經四書印證其解釋經書處自出己見實切聖旨讀之令人豁然蓋其根器甚利世緣原輕一生精神全體在此故積久貫通如此區區亦略窺見安能如彼之實際大抵此事與世緣原不兩立自反未能臻實際者尚有些子掛搭在然已不能歇手終有到岸期也賢友近道之資其應世事頭頭俱是獨於一知處未知自信何如若此中未信則其應用尚屬資質才力知與不知譬之睡熟與醒眼人無甚差別但

醒者自是心開目明意思疏朗一切應用全不從自身上起念縱做得極好處只如浮雲之過太虛無染無著其本來一點靈明炯然不昧此卽是臨終根源千古不朽者此也初欲於水西相對久處不意因居止不便日費經營若家務稍暇定期相約仍同一處也

十

昨讀來翰末云忙甚始知仕途之勞擾不如僕輩林下之優游然忙與閒皆外來情境若我本來原無忙

閒之分古人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是指何物仕途誠忙矣若眞宰不亂所謂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閒也此正是忙中得力處吾輩誠閒矣明道云人見某終日閒坐不知某煞用功所謂用功者必有所在故得此則閒忙俱不錯過不得此則忙不是閒亦不是不知於此自試何如也聞與薦所令郎惓惓指以講學會中以此相傳具見賢友時時不忘此意眼前榮枯總是過迹惟此處得力則一顰一笑皆是學問水西修復幸有次第蒙念及具見同心昨陽和書來道天眞已復惟發明此脈無人深用爲惜今吾涇幸有眞志者數人矣惜僕輩精神不能全體透露發揮耳昨與震川同抵書院日下碧山舍姪亦來蓋爲賢友此出相會尚遠欲約過書院聚談數日知人事多忙能忙裏偷閒卽此是學一爲彼此商量求益一爲諸友助發信心也

十一

鄙人因亡兒有小孫未婚未免營心擬今年二月婚矣不意除日種作至正月十四而亡三小兒一根斷

矣殊爲可傷鄙人自安命數緣拙室以此孫爲命日夕啼哭且多恐怖不能離左右當此逆境意頗自定不如世俗之過悼自信外來境界若與我無干惟盡其所當爲其不可必者安之而已學問不從逆境中透出終未敢自信蓋在我原有渾成之物不可生滅不可增減者得此始爲有諸己之信向蒙諭謂教人只宜如文成公四句不宜驟語以四無誠是但以之開導中人則可若自家默默受用與上根器者語不得不指出頭腦然亦非另有一物不過於此中見得

入微耳近與震川兄進修說具道此意稿附以覽承
諭臨民臨事不作聰明任喜怒此實用也又與諸生
月會二番此意甚好又謂對官屬對朋友與燕居不
同未免有所等待此中幾微之間卻不可放過須全
體精神立根於此常自著察對朋友對官屬與燕居
時何如處大事與小事時何如此心果無增減時時
是平等方算是學若只作一場好事牽搭在政事中
幹雖與世俗不同與吾人性命終不相干縱做得無
破綻於此終難勾手此是超出生死之學不是尋常

小可鄙人近略窺見惟賢友可以語此慎無錯過也
吾人功名各有定分即使事功掀揭不聞此道終是
世界上事此件不與世界作對此三年中正好用功
中字極是美器尚未免揀擇照管心此番相與亦中
字之幸也何如

十二

前書來冗次草草中字來又以張復吾下鄉賑饑陪
侍未得靜定昨閱魏敬吾疏雖舉六事以行鄉約爲
名實欲在下講學明道以爲化原賢友總督三省首
創此舉可以風動矣中庸經綸大經始於立天下之
大本蓋本來色色具備不容一毫假借惟不知大本
始假借於智巧才力名位法制此本原自肫肫原自
淵淵原自浩浩即是未發之中雖不離日用實寓先
天之妙究竟只是此心之明體故文成公指出致良
知三字此知人人具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及
其至雖聖人亦不能盡我明學術惟白沙與文成二
公然文成公於白沙學脈絕口不提爲其從靜養中
入與聖學正脈發端入頭尚有毫釐之差若此知從

日用應感中一提便醒賢友今總制三省事機紛沓
正好修證但於事上莫著重須求大本歸宿處此本
不論有事無事若於事上調停妥貼即認是學縱做
得十分妥貼無破綻亦只是事不是道亦不是學知
賢友於此已透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從古聖
賢不離此本但緝熙爲難耳此事從無中生有提起
即有放下即無須先知此明體從此鍊習始能有諸
己若不知此本只從事上操習終不能有諸己也陳
右溪公昔在省中相見問云我今胸中常覺有事放

不下其實又無事生謂此卽是聖學公在楚中時時留神於全楚故今雖離楚此心尚在但從事上操習未從本上恐久之又散知賢友不蹈此然須時時有事雖有事其實無事只是明體作得主定不爲所移纔移卽覺纔覺卽化些子機關惟此而已到得緝熙光明處不去不來不增不減始爲有諸己此惟自知之非人所能與也其日用功夫得失譬如鹽味入口或鹹或淡亦惟自知之有事功夫或斷從而續之亦惟自知之全不在外面此是立本功夫常常有事卽

是眞種子至於官屬朋友相會只是培養此根若眞根未立全藉朋友所謂水火煮空鐺也我年老矣雖窺見此意尚未實有諸己惟願力量如賢友者付託此意不覺縷縷倘有所得不嫌時時見教中孚相見意思甚好渠亦不以地方爲嫌惟惓惓以問學爲事得親教爲幸且其質性心事甚粹可時時提醒得其進此莫大之幸也若功名事事各分定矣彼固知之也

十三

貴陽蒙來翰重以多儀歲當大歉又值糧役勢頗窘得此少紓矣令叔奄忽作古鄙人半生契厚不啻骨肉眞是愴然蒙諭在貴陽下學時發明此學屬官師儒翕然興起機括方動忽轉滇南眞是可惜然滇南人心猶貴陽也愼獨可以行王道古人原作一事向書來論鄙人提動人處不必專指本體甚是但不從知體上指點則無處可入蓋人心之明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或一時有氣拘物蔽處纔一反求卽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能掩人皆

可以爲堯舜者全在這些兒耳到得雲淨天空皎日獨露是爲見性卽一字亦難著非可以言語指點也大率只在無欲貞明之體原無一物其有昏處皆欲蔽之欲亦甚微此中無忽明體自能著察仕途中自感紛紜正好鍊習然莫便乎近其人文成公開府時退息則諸友滿堂如眞金不離烈火安得不精光自露今亦難如文成事然此意不可不知也但只如貴陽行事自有興起者上之人猶風也道遠無由通問因拙齋兄赴任之便附此倘人便近時所得所行不

嫌見教

十四

前春來知在貴陽事簡民淳以此意開導易於孚信聞之甚慰到滇又是一番局面然滇之人心猶貴陽也昨令弟書來謂京師爲李見羅事又以學爲諱則在滇可知此在世俗從外面轉移誠有然者若吾人之學原爲自家性命有何增減得今與三司相接則所講者三司事與各屬各學相接則所講者各屬各學事何日無人何人無事何事非學從何處罷得今

亦豈必另開門戸別聚徒衆然後爲講學耶若是此學則俗事皆道若非此學則好事亦俗來諭謂卽政卽學政而非學未免智術未免意氣此心終是不愜是矣閩與楚洞問學書知此意勤懇但其論尚有未盡其論學者受病不同若不先卻邪而說元氣蓋謂學者不先去欲而說本體也但善醫者必先察脈不先察脈縱欲袪邪從何處下手千古學脈載在大學中庸此曾子子思親傳聖脈也大學只是致知中庸只是愼獨獨卽獨知雖未說出知字然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已將知字本體描寫殆盡故學脈總不外一知字此知不是知識乃吾人本來明體卽易之乾知乾安得有知惟陽則明惟陰則暗乾是純陽故謂之知惟知則萬有皆從此出故曰乾知太始吾人本來明體皎如白日卽是純陽卽是良知惟加以氣習此知始蔽然其明體未嘗增減欲銷氣習須以明體作主若只從欲上袪除滅東生西何有了時其論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文成公四句是孔門教法然須以知字作主不是此知何以能知善知

惡又何以能爲善去惡此知在人如弩之機一撥便發如船之柁一提便轉文成公自謂致良知三字爲千聖正法眼藏自今體驗益信此知人人具足如饑自知食寒自知衣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敬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見嘑蹴之食自知不屑神觸神應不待學慮此卽是良知卽是本體此外更無本體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惟在這些子惟參以別念此知始蔽不從此眞處指點只從名檢修爲教人終不得醒故善於指點良知者莫過於孟子其論可以語上不可

以語上者此理原無上下自人之所見則有上下卽一事論之如子路死孔悝之難曰食不避難臣之義也千載之下誰說子路不是自夫子說破始知未盡夫子嘗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終不能信此不可與語上也非離人事之外別有一種玄妙不發也然子路終不失爲賢故隨其分限實致其知皆有受用其論蒲名檢左修爲與云學在一悟悟則一了百了此未嘗實致其知者之言大學致知原在格物故自思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莫

非此知之貫徹卽謂之格物原不離應感此知原是虛明空體雖不離名檢然其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亦非有名檢所能拘者雖不外修爲然其不學不慮渾成見在亦有不待修爲而自足者後世學脈旣蔽學者無所從入遂只從名檢修爲上著力故文成公提出良知二字使人知本來具足然而海內學者只談性命說超悟不從名檢修爲者誠有之然虛寂自是良知本體不可因噎廢食也至於超悟可易言哉人心之明原如皎日然不能不蔽於雲霧衆人之知如

雲霧中日賢人之知有開有蔽未見全體至於雲淨天空皎日獨露始爲見性而悟到得悟後則所謂兢業小心者原無了時蓋本來眞體原是如此舜之不得於親而負罪引慝文之不得於君而反躬省過此心何有了時彼少有所見卽張皇託大皆非眞悟也賢友應感處都是此學其論猶似於此知尚未究竟試觀行政之間果是智術果是意氣果愜心與不愜心此中毫不容掩雖當時忽過待應感之後試一思之亦自毫不容掩此孰爲之此良知也卽本體也其

忽過者總於愼獨之功未綿密耳愼非著力太重只是不忘有事之謂愼獨功夫隨人根器不可強同覺得早反得力從機上轉者上根也其次則蔽有淺深故覺有遲速功有難易然此志逼眞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到得功夫成章終望有成若不從微處用力只從名檢上修爲上檢點到老只是行誼此賢友所謂補漏漏終不止者是也自聖學不明人皆以講學爲分外事其實何曾離卻眼前仕途中人亦從事於學者多但多從可見處檢點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耳書院幸成復吾公亦略置有用館穀略有資矣諸友亦多用功者但多各任所見於文成公學脉尚未歸一鄙人老矣後來擔子惟仗賢友與拙齋二人仕途中百感紛紜正好操習從應感中操煉莫爲應感所移久自得力也人便不嫌時有見教爲望

與蕭王政思仁書

聞榮差已滿不知還部及有別差否前書來見惓惓垂念書中所道多憂時爲世之心具見一體之懷但

世界從來如此皆因學問不明自家無主盡向外境倚爲生命至此此惟大德大力始能挽回若時位不同惟隨分自脩從可欲之善發根到得有諸己充實光輝始於世道有裨徒憂切於心亦爲無益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愼獨總是以知體爲主中庸雖未及知字然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已將全體發出蓋人心之靈皎如白日是是非非毫不容掩雖或習氣所蔽纔一反求卽得本心眞如舟之有柁一提便轉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作主不隨外境變遷卽是格物此人人具足不待外求千古學脉原在於此宋儒誤認知爲知識物爲事物欲推極吾心之知必窮究事物之理忘其本原從外而求了故文成公提出致良知三字言此是良知不是知識良知是天命之性知識是良知之用初時與世界呶呶爭辨費了多少口舌及至晚年自信此爲正法眼藏海內豪傑翕然信從此意已大明矣但學者未能實體未免將言語抹過又或摻以己見高明者說玄說無說虛說寂忘其宗旨謹厚者見此輩修行無力事有破

綻又拒而不信謂在實行空說何益不知此知未透終於性命無當賢友資性淸利酷謹不逐塵緣不知於此會究心否令兄已知究心作用純是此意去年相會謂鄙人與人論學不必盡點微處此說甚是但良知人人具足原無顯微原無精粗雖或氣習昏蔽如淨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卻須指點人人始知向明用力處及至雲淨天空皎日獨露此在人之自得安能語人惟願賢友時時注念此意此外人生別無事也令叔西麓忽爾作古天不慭遺奈何奈何

張父毋在涇六年始終如一連歲大歉多得作主修復水西以來日見相信此賢者也幸爲留意因入京之便謹此附問辛照原

闗道集卷三終

姪裔孫呂吉重校

毅齋查先生闗道集卷四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鄭　岱校閲

語錄

書楚中諸生會條

學莫先於立志蓋性命之學只是要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人心至靈天理人欲之發此心終不能欺但以半生習染終日奔馳散漫沉溺雖天理有發見之時終不爲己有今須有必爲聖人之志將從前世緣習氣一切屏息從混沌立根精神意思收攝斂聚自朝至暮自暮達旦行住坐卧不論有事無事此心炯然凝然常若有事有人欲之起卽自知覺卽肯消除自此漸凝漸結不若向之散漫沉溺此爲立志志立而功在其中矣

既能立志如樹之種根然須常常培養灌溉乃能植立堅固蓋吾人世情染習既已慣熟今雖能立志要存天理而人欲時或摻入易於搖奪須常常以

此爲事至於好貨好色好名好利一切妄念之起與驕心吝心貪心之發卽責此志不能長進不肯將就放過如此大加懲創幾番以後自然漸輕功夫自有進步學問用功總只是要除病痛除卻病痛卽天理自在不必更要尋求周子謂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不息於誠卽是立志懲忿窒慾云者正是用功保護此誠不摇動也吾人立志除是上根始能當下卽了若中根之人豈能一下卽立亦有起倒但須倒了

又起如行路之人跌倒起來又行不肯歇腳始爲有志今人多以平日學好偶以一事敗露遂一踣不能復振此終是無志也

旣肯立志用功始有病痛可言學只是保守此心心之靈明發竅於一身則在目爲明在耳爲聰在手爲恭在足爲重其應感於交際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君爲仁在臣爲敬總是此心之天理流行卽心是事卽事是心更無內外今之學者或只於儀文上檢點格套上尋求與吾心全不相干此不必論矣其知用功者或用於心上矜持當靜坐時覺有滋味纔一應酬卽無著落遂有喜靜厭動之病又其甚者或落狂致病此皆持心之過向內太重皆有志之事然不可不知其病痛須知學問功夫日用應酬與百姓一樣但此心幾微戒慎恐懼常明常覺與百姓不同其戒愼恐懼處又未嘗致纖毫之力此用功之要也若初入門之士不嫌苦心一番只執此說終是放寬難望有成

朋友關係最大古人以之合爲五倫今因性命之學

不明故不知友義之重果能究心此學自不能不求朋友故有志之士一對良朋自有警醒不待言說而受益已多今須其立會期此會之外更求同心者常常相會善相勸過相規疑義相質難事相處眞有性命相關一刻不可離之意至其會時切不可持勝心客氣務須虛心相下有言則受在言者須宜婉曲在聽者惟恐不直可也夫子謂無友不如己者謂趨向不同於己也若必求勝己始友則取友亦甚狹矣無論勝己卽後生小子就開口

與說亦彼此兩有警覺此成物卽所以成己也若執己之說至於傲慢同輩輕忽後生學之大戒也自此進之則千古以上豪傑言行所存皆爲善友至於家庭妻子奴僕苟善取之亦莫非吾友始見取友之廣

聖人論學每先孝弟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是不慮不學眞心初發竅處但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將此心一路喪失如木之根本壞矣尚安

望其能生枝結果今須入孝出弟保養此心莫令喪失至於鄉黨自然痛癢相關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況宗族鄉黨尤吾至親苟見其不善或戕賊善類或傷滅彝倫此心豈忍就卽此不忍眞心實意委曲勸導縱彼不能盡從亦須自盡其心然誠自能動物今上司保甲之法正是聯屬人心美意但上司雖行民風土俗未必悉知有司近民雖知或政務叢脞不能舉行行之正在吾輩古之鄉約多是在下舉行今能借上司明文循其條約加以潤色著實舉行使人人各安生理聯屬人心眞吾人之切務也欲行鄉約自有舊法可擇而行之

旣從此學雖未能一一聞道亦須變化氣質砥礪名節昔人謂名節者衞道之藩籬藩籬不固未有能自存者也今須愛惜名節凡取與交遊一切不可或苟至於向時倨傲者今漸謙抑向時放蕩者今漸謹愼向有客氣者今漸消除向有未孝未弟者今知敬重親長始見學之實功處吾輩果能實行如此卽父母鄉黨自信學問有益人知興起若日

事講說徒資見聞至於所行又相背戾非特自負此學使人不信學皆吾輩之罪也

吾人日用自有定業若農之於耕工之於器舉業皆吾本等業次古之人有從魚鹽版築中做出聖人來何嘗舍其業次舍其業次何從安生至於吾人舉業尤便於學問今之學者多以舉業爲累不知舉業亦只一藝藝不工無以見售則舉業不精何以應舉縱用心求精亦無妨但須將一切求進取時心腸不可上念程子所謂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也至於精神亦不可太逐太逐反無進惟優游厭飫有超然言外之意始得此習舉業中功夫也

會期每月或二會或一會就依作文之期先二日會至作文日會文凡與會者辰聚雍雍穆穆一堂之上就有三代氣象切不可徒說閒話或各商量近日功夫或自呈己過或論家庭難處之事或論宗族鄉黨該處之事其議爲處至於鄙俚之語及人之是非長短一切莫說大槩要精神靜定不可徒事言說愛益終淺至於倦後或散步或歌詠一切粗心浮氣漸令消除始見會時之益

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同此一靈竅卽所謂太極也此竅方其未判之先混混沌沌中涵動靜之機摩盪旣久自此生天生地生萬物故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於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於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於萬物之中故此靈竅者包含天地貫徹古今無前無後無內無外我與天地萬物同一竅也故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古今爲一息非涉誇大理本如是也但爲有生之後形質旣具情竇復開種種嗜慾皆從形骸起念天地萬物若與我邈不相涉甚至有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者俗之汙隆世之升降其機皆決於此此學之講明君子所以不容不汲汲也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針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具足但欲動情勝作主不定未免隨境變遷聖人則渾然無欲

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聖人旣全此體則天地萬物把柄在我凡裁成輔相無窮事業皆從這些中流出故聖凡之分只爭這些子學聖人者其機亦在此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明道先生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象山先生謂某於踐履有未純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皆是此意

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

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粗能悟此意則卽寂感存卽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如此而死是謂明來明去非若醉生夢死者矣故知生死之說然惟上智之士世情原輕一聞此學從心悟入聲色貨利無所斷絕亦無所沾染可以語此若中下之士根器不同須以寂體爲主一切世情淡下聲色貨利之欲不令沾染由漸而入由輕而忘欲心旣忘眞體自露然後可復寂感本體故凡前數條皆

漸進功夫學者可以通行若執寂感一體之說則茫無所入日用應酬無所持循作主不定未免與俗人之心無異矣從事於學者不可不知

書水西會條

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言此心之靈只這些子然人與禽獸之分實係於此故能存之則此心之靈常爲之主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則中無所主而恣情縱欲尚氣鬬很無所不爲名雖爲人實違禽獸不遠矣今語人以禽獸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於幾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學也者所以存此幾希學矣而有會也者正求與朋友合併講明此幾希而求存之也此會之不可已也然會以證此學非必會而後學也未會之先用功何如則於會中商之旣會之後新得何如則於會中啟之不徒泛泛浮論徒長知見庶乎會可以久而學可以成也不然每年之會止於四季每季之會止於五日未會以先旣會以後俱無所事事雖會亦

何益哉承諸兄之言開示數條相爲勉之

一立眞志天下事未有無志而能成者雖小小曲藝且然况欲了性命大事以爲聖人豈可不立眞志志亦不可空立此心之靈雖只幾希然至微而顯至近而神發之於視聽言動之間皆有自然之天理庶民以欲蔽之故不知存惟聖人無欲故此心純乎天理吾人欲爲聖人必存此天理眞知此理乃吾人安身立命之處如此則生不如此則死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爲禽獸惟常存此理以求自

慊其心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寒者之於衣求温而已不爲門面不顧非笑不以紛華動念不以他技亂心時時刻刻惟知有此而不復知有他是之謂立眞志

一用實功今之學者或於靜中收斂稍久見有光景或於師友言下解悟偶有知見遂自信自是以爲道在是矣不知總是虛見聖人致知格物之學不離見在實事若當下錯過縱說禪說定說玄說妙何益故論修己不外一敬論待人不外一恕論行

有不得不外一反己此皆從身心性情上理會須以此心之靈爲主時時著察精神必斂意氣必平舉動必端取與必愼懲忿窒欲無縱情以自肆遷善改過無長傲以遂非無好爭是非無背言過失常使一敬流通毫髮不敢自肆眞有終日對越上帝之心此方是見在實功方是入微路逕若議論雖是意見雖高至其舉動不免與俗人一樣此只是作僞畢竟何益

一銷舊習旣立眞志又用實功則於學問宜有得矣然而人情易流舊習難銷夫以言餂之以不言餂之此皆人情相安而不覺者孟子至比之穿窬況吾人以半生習染若驕心妬心貪心吝心忿心欲心能心機心種種諸念已與性成向因相安而不自覺今旣知反求此心凡此諸病自不能掩其初動處卽責此志不能長進務期決去眞如履薄冰而恐陷也如臨深淵而恐墜也戰戰兢兢不敢少留於中不使少有出路庶幾舊習潛消眞心漸復於道不遠矣

一求益友古人以朋友列之五倫蓋友所以輔仁念菴云父母生我身朋友成我仁此心如不仁形神皆非眞蓋眞知友義之重者自學問不明世徒以勢交利合始不知友義之重苟爲性命之心誠切則於朋友眞如魚之於水一刻亦不可離故凡朋友合併當虛心謙己以相下相求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若己犯之相規以過而必相感以誠相勸以義而必稍觸以幾在言者固當忠告善道在聽者惟恐不聞不盡苟議論未合不妨從

容開導無執己見以好勝無騁浮詞以遂非無面斥人過以爲直無過譽人善以長諛一念眞誠眞有出於言語形迹之外者則彼此受益而會可久矣

會語

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眞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眞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外之各有效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

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旣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景躭閣歲月殊爲可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實致其知由淺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卽謂之虛不染於欲卽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卽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脈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晩年獨深信於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眞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爲未悟者設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覿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旣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茫無入頭

也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眞心之所發也眞心所在當攷索者自會攷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攷索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爲主凡此皆所不廢若當攷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攷索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卽此已是怠心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旣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善卽天理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凡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旦晝所爲又梏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上指出眞體眞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爲良知則善惡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此是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原也禪家謂之石火之間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辨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千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往往認知識爲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往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處正是良知然其端尚微中間爲氣質物欲間隔者尚多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務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不是達之於天下此卽中庸所

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舊氣質欲忿橫發莫禁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充四端其功一也

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眞與妄不知不識從直心以動者是爲天性爲眞自私用智從習心發來者是爲情識爲妄其眞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

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

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爲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神所到處皆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動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爲養成枯寂之體聖學不如是也

吾輩爲學難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舊習私心浮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只爲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夾持雜物猶得以尚之卽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子往在省中常有導　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絶無一聲咳嗽若吾人持志果如導　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爲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

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爲一體一物失所引爲已辜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二氏安得而同之

問用力與費力相去何如此如開眼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卽所以爲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

開而遂以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因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醒之後再不消用功此皆無眞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愼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愼自有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渺而分奪之者又大且衆

一或不愼蓋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

或問卽心卽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事其應迹故廓然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尙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卽以爲道安知非自私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卽以外之應迹以爲卽心卽事尙未敢以爲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强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亙萬古而不動故能爲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不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槁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爲動也甚矣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問情識與良知旣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

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旣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歧而二之固不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爲性亦未可也

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嘿坐潛心只在良知上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執吝不化果能如此體驗纖毫自不容掩自隨時隨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熙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

在此默坐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閒思雜慮實多不能禁絕奈何曰思慮原是心之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眞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便是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卻發得太早旣而曰正好用功人問上

蔡當時發問之意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愼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卽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半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未知徹底何如若卽此保任是執知見爲本體非致知實功也須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須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眞體可復此中著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

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眞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享用聖學兢業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患此病者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眞體卽道心之微也

旣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卽一字亦著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渾無區別此正是當下還虛到得了手處卽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撈摸處不知原是平淡

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眞體之自然眞體原

是湛湛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續無增無減即未
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即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
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爲眞如浮雲之
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即是鳶飛魚躍之意
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
即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圖中趣閒氣胸中一
點無者此也若無此意即眞體受礙非眞工夫矣
須悟得眞體始有眞樂若未見此意即從此受用
不免是意興从後自漸消索枯澁又或至於落狂

妄弄精魄者皆未透眞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
多

本來眞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歷劫不磨故
謂之眞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眞知其實總是
吾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繞眞體自在不得
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眞體作得主
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
稍流即反歸眞是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入微
脈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摻入在禪
家謂之含藏識此難一時遽去要亦眞體未透功
夫未密也覺即化之而已不必苦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眞明然不是守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
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
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靈明遍滿方是眞悟
久之并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撈摸處蓋吾
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謨自明峻德親九
族以至文命四達皆在人倫中眞修實踐不容以

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
接故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
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兢業之心少忽即有過
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
造先天未畫前也其幾直從愼獨中來故人多漫
過忽而不察也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
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眞性神
觸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即如太虛忽作雲翳

眞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旣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卽爲有過卽反慾不留情忿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爲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爲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

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尚忽意未曾實體驗耳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閒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苟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卽如舜格事親一格據其所遭變態不常舜惟夔夔齋慄終身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卽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事兄朋友之相與莫非此心眞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修身以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虛見此千聖學脈之的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盡矣者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旣致則內外隱顯寂感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尚未免看得空蕩無歸非

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纔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則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卽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戒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不知戒懼卽本性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性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

兢業業卽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往在省中時中丞陳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楚時全省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煉習既久故今雖無事常若有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常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

必有事焉君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眞體上透來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煉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菴方文坡二兒來水西相聚數日予問敬菴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諸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菴曰只自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量做去亦是文坡云聞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須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者時也吾人本來眞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眞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卽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卽感而寂在也眞體原只是一若未見眞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胸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於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

切己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塲中常知有我有當於心遂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悟旋復蔽塞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煉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參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日我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不如爾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道心原是微的遂自信依依不離者凡一月言言

俱是絕無恍惚卜度之意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曰此微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入聖亦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所指也子既見此其愼養之維宗曰既生有親孩兒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禎從當下還虛上入功夫專一常覺此心一物不著卽此身亦空自信以爲有得有受用處朋友

中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詢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生後念不生當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眞宰不專是空若眞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理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未得眞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眞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始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卽上乘之禪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爲是維禎頗以爲然曰今云一物不著所以不著者誰遂有省悟

董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爲本來不知特光景耳非實際也嗣是日事奔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離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竅生生炯然不昧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眞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眞體則無斷無續不思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得力動卽茫蕩提起卽樂放下卽苦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慊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慊

心處炯然不容昧歉然不自安處夫孰爲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患在知未眞信未及耳大學以致用非空談也子誠信厚有餘穎慧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闊目之今無巧法惟無習舊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一切應感懍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眞宰在我習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誠勗諸

天地與人同此一靈竅此卽是本來眞體原是無動

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間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靜則落空動則逐物若眞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動雖一切未交常是炯然靜中有動也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眞體徒於動靜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卽一動一靜之間原不屬時候是卽天地以明人心此卽是眞消息眞受用也以下六條答王維材問

夜間之夢卽日間之思日間閒思雜慮既多夜間安

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尚是意氣把持未知眞主若知眞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吾人之眞主果能認得緝熙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自無神遊之病卽生今去此尚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閒靜始有意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鬧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卽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卽是學

天理卽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毀譽若是天理自合人情安有不當處卽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用智之習既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昔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吾人諸動屬火惟藉一點眞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孤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搖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若病尤當愼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眞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卽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煮空鐺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

得良知卻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卽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情處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閒賢友之資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眞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矣人神好清顧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愼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集卷四終

姪裔孫汝礪重梓

毅齋査先生闡道集卷五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査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張元美校閱

語錄

大哉乾元

乾何以稱大哉蓋此眞陽無古今無邊際凡宇宙之大無所不包其大無外也坤何以稱至哉蓋此眞陰凡乾之所包括處坤無所不到卽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至與乾同其大也乾坤何以皆言元蓋乾坤雖

各一其體實同出於太極同是一元之太和所謂同出而異名也乾何以言知乾是眞陽纖毫陰氣無蔽自然貞明故謂之知惟其知故萬有皆從此始故曰乾知太始也坤何以言作坤只是順承乎乾乾有所動坤卽順而承之萬物皆從此成故曰坤作成物也乾知卽良知之眞體也坤作卽良知之實用也總之同出於一元此所謂本體所謂未發故太易之初只是一乾人心之初只是一良知所謂良知蓋指本來

貞明之體而言所謂乾坤合德也自乾坤變而爲六十四卦而乾坤之體未嘗不在但人爲氣拘物蔽故於本原有合不合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然其合處亦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特偶合耳此學所以貴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非若世之聞見知識而已也夫子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子之知卽乾知夫子之作卽坤作所謂乾坤合體者也

羣龍無首

羣龍無首只是不露形迹之謂蓋時有常變勢有順

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天則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蓋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在聖人謂之時中此天德不可爲首也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尚是有首處惟孔子則爲聖之時或者謂陽剛不可爲物先恐非本旨

進德修業

吾人進德修業其要只在一誠蓋乾只是一誠吾人只是乾乾不息於誠修省其辭尤立誠之宜先昔人論立誠謂自不妄語始力行七年而後成蓋人只是此心不存故不知放言之易耳此進修之實功也然進修亦自旣失之後言之非其至也若吾人良性本自不已無退也何有於進本自渾成無壞也何有於修德至此斯爲至德此則卽體是用卽用是體所謂

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幾微故幽此全在獨知上用不在事爲念慮之末此聖人之學也所謂良知也良知乃得於心悟不屬見聞知識故能知至知終居上居下無所不可故無咎良知人人具足但少此一懔惟朝乾夕惕與天行相似則事變之來纖悉畢照若舜之不得於親文之不得於君其負罪引慝反躬省過眞有不敢一息懈者此其所以卒免於咎也以是知聖人之學不出人情事變其幾不出一念之微此聖學之正脈與離應感而空談者不同也

或躍在淵

九四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在聖人則時有不同故有上有下有進有退若道則與時偕行變動不居非時位所能限故不得於上則行於下不得行於進則行於退曰與斯人爲徒不忍恝然於世如孔子在當時公山欲往佛肸欲往行可欲仕際可欲仕公養欲仕惟變所適欲自試行道之端其視長沮桀溺輩眞有不可同日語者然所如不合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咎之有此聖人之時也君子

進德修業正欲及時然惟九四純陽之體則可苟無其體徒欲自試不爲徇俗則爲絕俗無常者安知其非爲邪無恆者安知其非離羣也

論復姤

有天地之復姤有人心之復姤在天地爲冬夏二至在人心爲動靜之閒堯夫蓋借天地以明人心冬至一陽下生爲復此動機也聖人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動而未嘗離靜也夏至一陰下生爲姤此靜機也聖人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是靜而未嘗離動也其在人心亦然指其不睹不聞若靜而無矣然一靈炯然生生不息是靜未嘗無也卽姤之復也指其莫見莫顯若動而有矣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是動而未嘗有也卽復之姤也天地何爲復姤相因往來之不窮也謂易有太極爲之主也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復姤之外復有太極也人心何爲動靜相乘生生之不息也謂有天命之性爲之主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又謂之獨卽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

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此靈人人具足但欠此一愼故不免爲氣習所蔽愼獨亦非著力大重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卽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卽是致良知此千聖之學脈也故聖學只在愼獨只是此心之靈作主總歸之無欲一言盡之無欲則眞體自見靜虛動直復姤之機具在復姤如戶之開闔此心之靈卽戶之樞也不得其樞徒於復姤之閒調停亦何益哉

易有太極

吾人性命之學與天地爲一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良知原是天命之性不學不慮人力無所與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正是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文成公此意於古本序中畧發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引而不發待人自悟自天泉一證龍溪公發出此意文成公亦自謂時

節因緣宜發時此意徧傳於海內然學者未嘗親相指授其於良知眞體尚未心悟未免從情識上認了良知故多不得力雙江念菴遂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又未免頭上安頭矣此致知議畧所以費詞也然於龍溪之說終未相契

極深研幾

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眞體自露靈機自顯深與幾原無二件事深故通天下之志蓋旣會人心之原則人心自不能外幾成天下之務天下萬事萬化皆從幾始幾上不差務安得不成此是千聖人頭正脈故大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愼獨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脈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審也

復

復卦乃坤復之交若道動又坤體未移若道靜又一陽初動此正是一動一靜之閒所謂冬至子之半也

天地之運原無動靜無終始今於純陰之下一陽將動似有去而復還之意此復之象也天地之心雖無分動靜然靜處無可見惟一陽來復則凍解泉動天地生生之心惟此可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在學者則氣習之蔽忽開眞體復露此人心之眞幾也聖人觀復之象以至日閉關蓋靜以養之商旅不行外之物感不交於我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者我之眞主不逐於物內者不出也以養此微陽卽退藏於密之意此聖學之要幾也然天地之復雖未至於生

物然羣陰剝盡一點眞陽普天普地已露其朕兆人心之復亦須實見本心復以自知若只一念之靈隨感隨滅只如烱電不是眞復卽實有此復偶見眞意卽張皇托大無閉關一著終只成播弄精魄於道無當此聖人閉關之象惓惓示警也

凡言復者皆自既失之後言之聖人無復以其未嘗失也自聖人以下則不免於復然復之分限有不可强同者若已見本心此心常知凡幾之動處有差卽覺有覺卽化不待成念不待爲事此從心上復者故

爲不遠復幾者動之微此處能復自然常吉不祇於悔故孔門惟顏子當之休復者或謂休美之復愚謂學者不能復皆起於心之未休初九不遠復此仁體也九二雖未悟心體然切近於初志在從陽蓋諸緣皆休惟近仁自輔以求得其本心者故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故頻失以處剛故頻復此未悟本心從念頭復者故雖厲無咎六四陰柔居中處羣陰之中獨能與初相應不爲所亂此爲獨復敦復卽篤行之意六五以中順之德而處尊位以道自處亦以道率人是謂敦復迷復者如行者欲歸迷失其路上六陰柔欲復而迷失其主妄認意見機智爲復妄行取困求復而愈遠於道故爲迷復非迷而不復之謂也

易與天地準

易與天地準易是何物在天地則爲造化之靈在人則爲人心之靈所謂不慮而知良知也此靈原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謂之易生天生地生萬物皆是此易故同乎天地萬物而實主乎天地萬物幽明卽生死生死卽鬼神鬼神卽萬物萬物卽天命莫非易

之所爲也原與人心爲一惟人心蔽於氣習故不能知卽有知又入於慮非不慮之知卽能知又不通乎晝夜則此心之靈已與天地萬物相隔礙矣安能不迷惟聖人之知純乎德性通於晝夜大明終始纖毫無蔽自然徹天徹地徹幽徹明徹始徹終而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此靈與天地相似故能不違不違則易之用卽天地之用天地之用卽聖人之用故眾而萬物以易之道而知之何有於遺大而天下以易之道而濟之何有於溺雜而庶物得易而旁行之何有

於流隱而天命得易而樂之知之何有於憂以此而裕吾身隨所處而安土敦仁故能愛以易而贊天地自然之化範圍自不過以易而通萬物自然之情曲成自不遺總之由於通乎晝夜而知易便是心之神神便是易之體此便是無方無體無方則天下之有方者皆囿於易之神無體則天下之有體者皆囿於易之體此學所以貴於致良知一入於慮則爲見聞爲知識便有方體便非神便非易矣此文成公良知之旨自謂爲千聖正法眼藏也

智崇禮卑

吾人之性智原是崇禮原是卑此卽易之本體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不過復其本體而已天地設位則陰陽五行各止其所自然時行物生成性存存則五常百行各中其則自然德崇業廣於本來毫無增益蓋性原現成吾不過存之而已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地何嘗有心於敬此所謂功夫卽本體也吾人欲復本體亦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謂之存存則全體在我妙用自出此所以爲道義之門也若摻和一毫智識一毫情欲便不是成性安望道義之生也

洗心退藏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此者果何所指也總只是此心之靈竅卽上智之神卦之智卽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睹不聞原是密的良知莫見莫顯原是明的若良知全體在我則此心自常是淵然而藏密自常是肅然而齋戒總只是此心之靈竅非此外復有神智之妙也聖人以

此知來以此藏往以此前民之用皆此心良知之所爲也

典要

易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又言出入以度內外知懼明於憂患如臨父母又似有典要蓋天地原有變者有不變者剛柔所以立本變通所以趨時道之全者如此也彼昧於立本者旣流蕩情識出入內外罔知所止昧於趨時者又拘執典要通志成務難與成能其於易道胥失之

矣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反覆開示也知其不可爲典要則天地萬物莫非變遷之迹也安所執之以爲常知其有典要則食息語默莫非天則之存也安可忽之而不愼故君子身在天地萬物之中心超於天地萬物之外

顯仁藏用

顯諸仁者卽用而體在也藏諸用者卽體而用在也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天地之盛德大業聖人同流於天地者也其不同者特天地無心故無憂

聖人則有憂耳至於盛德大業則一而已矣蓋同此生生之謂易也顯仁藏用皆生也然有生者有生生者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生也孰主張是雖天地不得而知也自聖人言之百慮之動萬感之交皆生也孰綱維是雖聖人不得而知也總是太虛之靈爲之此之謂易也自生生之微露端倪成象而言謂之乾自生生之代終有爲效法而言謂之坤極乾坤之數而知來謂之占通乾坤之變而成務謂之事皆易之陰陽可得而測者也惟陰陽之妙而不可測者則謂之神此卽生生之易不離於陰陽而亦不囿於陰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擬言議動

楊慈湖謂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非聖人之言不知其良知本體原是見在若致知工夫則無窮盡亶心以動乃其本體至於人情事變萬有不齊非致曲何以能誠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成此皆思誠工夫不容已處如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羑里

自省周公之有不合者思之夜以繼日何莫非擬議若吾人習心習氣銷融未盡於人情物理尚有許多窒礙安得可廢擬議

幾者動之微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於吉下添一凶字微者道心也從道心微處發來連悔吝也無安得有凶君子於吉凶只論理不論禍福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人以爲禍不知於理旣順吉莫大焉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人以爲福不知於理旣悖凶莫大焉今從

微處動來純是天理安得有凶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同此一心若純是率性之道自然爲謙爲虛爲兢兢爲業業爲翼翼爲有若無爲實若虛日見其不足葢本來原是於穆原無聲臭故其機自微此功夫卽本體君子之時中者此也略參以人則爲高爲泰爲盈爲有爲自是日見其有餘故其勢自危此落在人爲不是率性小人之無忌憚也本來原是一的安得有二二者之分只是幾微之閒故

須精以擇之以歸於精擇卽是研究之學務復還本體既得此體則允執之不染於氣習不雜以意見卽得一善拳拳服膺之謂此千聖學脈自堯舜周孔至於今日無二塗轍

幾微故幽

幾微故幽此周子指出微體要緊示人千古學脈舍此無可用力或者以念頭動處爲幾動卽善惡已分用力已遲周子謂幾善惡謂惟幾而後有善惡非謂幾原有善惡也此時善亦無安得有惡幾卽是獨以爲有則不睹不聞以爲無則莫見莫顯周子恐人於動後認幾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閒今以粗心浮氣於動處認幾淺矣故曰極深研幾幾本是微人爲氣習所染所見各有淺深故須極深從有無之閒研之始可以入知幾此幾卽是良知無內外無前後無寂感於幾前求之卽落空寂二氏之流也於幾後求之卽落修飾五伯之流也毫釐千里於此分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正以知體常在動有微塵卽覺纔覺卽化此正是極深研幾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大學知止此止字卽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則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證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卻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知得良知須將從前一切習心知識盡行放下直從無始以來立定根基時時刻刻惟從良知作主人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學始有入處

譬如行遠章不是進道之序道原無高卑無遠近吾

人造道則於卑近不是始於卑近終於高遠高遠卽在卑近之中卽是智崇禮卑之意舍卑近無所用力矣卑近則在人倫日用之間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者有相好無相猶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有相好無相尤也一家之內和氣如此父母安得不順父母順兄弟宜妻子和則一家之內渾是太和道豈外是哉然此豈可偶得惟吾人愼獨以致中和斯人倫日用間皆此道流行未可强制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鬼神章此子思指出鬼神眞見得此理充塞天地貫

徹幽明無時無處不是此道蓋此靈竅在天地則爲鬼神在人心則爲良知至微而不可見至著而不可揜惟翕斂精神以對越上帝則在上在左右莫非鬼神之昭格苟一念散斁卽恍惚散漫矣今人只解於人而上修飾不知鬼神時時刻刻在此眞是隨時隨處無間可容息處一息不愼幽有鬼責矣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

孔子之道從人倫物理而造入事之中莫非天命之流行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至卑而高至近而神天人與我渾無區別莫非一理學者惟不知此理之一未免從事於外故不得於天而怨天不合於人而尤人是從天人起念也聖人之心惟知自盡之不暇何暇怨尤所以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此聖人之純乎天也未至乎此者有法焉當知上帝陟降日監在茲善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惡不畏人知而畏天知則意念日眞名根漸消矣此功夫徹上徹下雖文王之小心昭事亦自此純之而已

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未言出所學所習何事孔

門之學以求仁爲先次章卽引有子之言以孝弟爲仁之本仁又是何物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是仁卽是性無可名言如桃仁杏仁其生意藏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及其投種於地則生意萌芽暢茂條達仁亦難識惟孝弟乃不學不慮萌芽初動處此意不失卽是爲仁之本故孟子指出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教人從此達去卽有子爲仁之本意不是謂孝弟卽是仁明道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意自明白

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此蓋指爲人上者而言風俗之厚薄全在民心民之天常本厚惟心旣蔽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故風俗日趨於薄欲開導民心惟有父母之喪未有不哀痛者祖宗之祭未有不誠敬者此正良心暫萌之端爲人上者又只忽過不知提動民心何從而開所以聖人制爲喪祭之禮蓋乘其良心之動多方引誘人只有此心旣知哀痛父母尊敬祖宗豈有不愛敬他人者故民德自此可以還厚今之長民者於此漫不加意間有知崇禮教舉行四禮者則以爲迂豈知返樸還淳之機正在於此乎此曾子責備上人之意也

患不知人蓋知人乃吾人切要處鑑惟明始能照物衡惟平始能稱物人惟虚始能知人堯欲禪位四岳舉亂子朱啟明堯曰嚚訟可乎堯欲治水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圮族朱之啟明鯀之方命圮族只在幾微之間以四岳之賢日與相處而不知而堯獨昭然皆由此心之太虚人不知人非此心是非之不明則好惡之不公此學之大病安得不用患也

蓋有不知而作聖人則無是矣聖人之心只是光明之體故謂之知卽乾之知也從明體上一感凡視聽言動皆謂之作卽坤之作也明道所謂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者此也世人不知而作者多矣然此是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世之求知者從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從聞見而入又落在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

由知德者鮮矣聖門之學只在一知字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字意知德則孝弟忠信皆從明體流出不知只是由德聖門由德者多知德者鮮未知則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不得謂之仁知則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矣故難其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不是從生死上起念惟所志在道道無生死聞道則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其視生死如浮雲起滅於太虚處之自一莊子所謂齊生死一得喪者猶有生死念在

克己復禮多以己字訓私字己卽我也己非私也有我則私也太虚無始萬古一息我身生於其中本無

我也迷者認爲己有種種從軀殼起念無端過惡皆起於有我不知未有我先我從何來旣死以後我從何去如何中間一段獨執爲己有悟此則天地萬物總爲一身故曰天下歸仁言天下總歸吾仁也古之聖人急急皇皇爲天地萬物而不容已者皆仁體也夫子以是告顏子蓋從無始以來打頭一著直究本體之全其他主敬行恕之類皆工夫以復此本體也

禹吾無閒然矣此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懷竝不從自己身上起念卽是有天下而不與也註謂豊儉適宜

爲無閒淺覰之矣

夫子論達在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此直卽人之生也直乃吾人本來眞心眞心用事各有天則周流變動不可典要者爲義合內外之道也自然不廢照心而察言觀色不自滿假而慮以下人學者若非質直則一切應用照管多於人身起念不免離根總做到無破綻處終落陪奉世情若有此心於應感處不免迂闊疎漏又不可應世然其病根總是世情爲障未見本來果見本來眞心無有障礙色色信他本來安得有蔽此聖人經世實學與二氏不同處吾人當時服之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蓋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則欲斯生聖人之性定如太虛然其視眼前貧賤富貴若浮雲往來於太虛固無與也今世人一生精神惟在幹辦外事故志意不遂便喪心垂首志意一遂便縱情自肆蓋不知吾心原有所重非以在外者爲重輕也

或問平旦之氣如何存養曰只在好惡除卻好惡無心體矣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須於好惡處認取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於平旦之氣只認得虛明光景及日用應感光景又不知何處去矣旣無用力處所以不得力也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人知事親從兄者多矣乃不能入堯舜之道何耶曰堯舜之孝弟蓋指孩提本來不學不慮之眞心所謂良知也堯舜惟保此良知故自克明德以親九族及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無

非此眞心之發見於本體眞體毫無增減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人不知良知所在只從親長上用力只是鄉黨稱孝宗族稱弟聖學脈路相遠如何可入堯舜也

太極圖讚

這圈兒雖小誰解他其中妙道包括了六合以內六合以外無大無小貫徹了無始以前無終以後沒頭沒腦眞箇是赤灑灑洗之不淨染之不垢圓佗佗堯舜非加途人非少你但看百姓日用總只是這圈兒

指教只爲世人醉夢場中將這圈兒打破胡行亂走誰具隻明眼一了百了粤自姚黃肇始洙泗克紹自漢來庶幾乎商山四皓鴻冥鳳舉遠離矰繳你看韓彭就烹蕭相繫首只因他識破圈兒早添世情添煩惱添識見添纏擾若論富貴浮名總是春花秋草我勸你飢來時喫飯倦來時睡覺逢人時且開口笑笑管甚麼骸竅親疎說甚麼彭殤壽夭家理付兒孫形骸還大造只認取這圈兒是自家眞寶

闡道集卷五終　姪裔孫鍾泰重校

仁讀太極圖讚而知自家眞寶與天地古今堯舜途人一而已矣凡欲致知以造其極者不可不察也謹作人身至寶吟

人身有至寶惜乎沒人尋執中傳古聖精一貫天人源頭有活水圓明自在春放之彌六合天地卽吾心誰出不由戶如何失斯門君子求自得過化在存神非精亦非氣無臭亦無聲乾坤由此立日月由此明萬靈由此出綱常由此尊此乃天人母名之無可名西國稱天主東土曰

天君認得天君主四大反爲賓維皇降衷來氣稟隔天人源頭忝不透空自費搜尋知化窮神者昭然常獨存黃帝求元珠罔象乃得眞道經覩其復商書顧諟命正法在眼藏釋迦明心性孔聖欲無言不必窮泛應孟子養大體豈養飲食身簞瓢陋巷士身貧道不貧曾氏思其位張也書諸紳行住坐臥時參前倚於衡造次顛沛際終食不違仁良知最簡易陽明獨傳心自家身痛癢何須問他人眞心原無妄性智本常明

愚夫與愚婦能知亦能行始終無多事動靜牽以誠誠中有眞性卽我舊主人不使須臾離耳目無見聞一念常覺照青天無片雲君子存敬畏所以全其神昧者與道遠明者與道親乾坤容易老不死是吾心一朝歸去來還我身外身

光緒丁未年夏至日姪裔孫宗仁

毅齋查先生聞道集卷六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趙士登校閱

文類

學覺窺班序

學覺窺班者吾師愛軒貢先生與同志論學語也覺也者吾人之靈性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入井怵惕見牛觳觫不假學慮而各中天則是孰使之吾人之

覺性爲之也是覺也原於混沌動於幾微通貫於倫物照耀於古今自聖人以至於途人一也而何俟於學也爲其蔽於氣習也蔽於氣習斯迷矣而靈性固在也存乎學焉耳學也者所以去迷而還吾之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非有待於外也故迷而不覺不學也覺而復迷學之不力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斯學之善也至於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則全體具復妙用在我矣此千古聖人之學脉也自此學不明世之學者往往舍其靈性而求之於外汨没於見聞

幫補於知識自以爲學在是矣不知於吾之靈性邈無相涉是逐末而忘本也此學覺窺班之所由名也吾師少負奇氣卽留心世務超然遠覽不爲近小之謀及聞歐陽文莊公之教知聖人可學而至遂屏去舊好毅然立必爲之志聚精凝神歷數十載功從默識動率性靈蓋有獨得其妙者故主盟白鹿司教庥城助教成均出宰東平所至發明無非此意一時聞者多所興起至其晚年其造益深其見益親往來於水西志學之間日以興起後學爲己任至於指點要

機則道心之微知微之顯退藏於密言每惓惓焉此蓋不離倫物直透靈根而知識見聞一無所與吾師之所謂學覺者可知矣謂之窺班固不自滿假之心也鐸親炙雖久領悟無自自河東歸方圖卒業未幾而復補之　命下矣日遠師門恐流於迷而不覺也遂挾此錄時讀之且付之梓以爲同志者共焉

刻傳習全錄序

昔陽明先生倡明絕學單提致良知以立教一時學者狃於舊說且信且疑自傳習錄一出信從者始衆先生自謂無意中得此一助今讀其書因病用藥雖人人殊然簡易平實直指人心之同然如布帛菽粟不離日用衆人皆可以與能而求其至雖聖人有不能盡者眞聖學正脈也但世之學者多未知知字下落又未知致字工夫故以聞見求知者失則淺以了悟求知者失則難隨事照管者失則離根向內尋求者失則厭動至其學之而不得力遂疑其說之爲虛而先生之傳始失其眞矣鐸習聞師友之教有年矣支離影響竟無所得仕楚以來稍稍收斂精神默識

而體驗之始知所謂良知卽此心之覺所謂致知卽此心之常覺也隨人各足原無欠缺有感卽通原無等待雖當昏迷之時此知自不能息忽焉有覺則本體洞然故此一覺眞如大夢之得醒也如太陽一出魍魎潛消也如出諸罟擭陷穽而登之中庸之坦途也此人心本然之良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也但不能常覺則旋入於迷耳迷覺之間雖微而聖狂之分生死之幾實係於此不可以不愼也苟能自此一覺而繼續之時時見得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徹底掃

蕩以收廓清之功不徒旋覺而旋迷是謂緝熙光明是謂致知之實功也間以是語諸同志無不躍然而興起者以是益信良知之同然而聖學之正脈在是也醴陵會學博蓋嘗實致其知而有得者余奉委過星沙得與盡論又見一時從者皆知所向往蓋良處感人自不同也因共議捐貲刻傳習全錄於學以爲致知之一助刻既成索余言以敍諸首

濂溪書院會講紀錄後序

文宗顔先生督學於楚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校文之

暇時進諸生而迪之以求仁爲要反覆開導聞者渢渢若有所興起歲戊辰冬全楚諸生以恩貢就試於會城俊彥羣集先生乃令其中學有得力者彼此立會究訂舊聞共證新功渢渢益有所興起越十一月廿四日試既畢乃大會於濂溪書院凡三日先生親臨而提督之學官弟子暨諸春元凡二百餘人質疑問難雅歌詠詩作止有度先後有序一堂之上彬彬乎唐虞三代氣象矣諸生謂嘉會之不可再也乃謀鋟諸梓以紀其盛謂鐸樂覩盛事不可以無言屬以後序鐸何言哉竊惟主張斯道收攝人心範圍而曲成者宗師之責也至於發信心用實功謹言而力行則存乎弟子焉耳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昔孔門之教主於求仁至中庸則先於慎獨大學則在於致知其立言若不同然萬物一體之謂仁莫見莫顯之謂獨要不外此心之明覺也故致知卽所以慎獨慎獨卽所以求仁立言雖殊其學脈一而已苟非此知則痛癢不知人己隔絕何仁之求善惡皆迷動念卽乖何獨之愼然致知之說孰不知之而能實致其力者

甚少蓋以半生習染終日奔馳雖良知有發見時而旋覺旋迷終不爲我有故今須將向外精神併歸一路從一念明處樸實自修善必實好惡必實惡務求自慊其良知則有我之私自不能容而萬物一體之仁自復矣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見上湊泊而一念眊眊之意有所未足雖與世之逐逐聲利者不同其爲無補性命則一而已今所望於諸友者自今日之會各發信心謂此生爲不可虛謂聖人爲必可師自一息之明而繼之一時自一時之明而繼之終身不以

既會之後輒生儆心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
貭見天地萬物與我一體而有不容閒焉者斯無愧
求仁之學斯無負於今日之會也然此二百餘人之
中亦豈盡能信心又賴其閒有得力數人者互相開
導身體而力行之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
之者益衆焉則人人向方皆知學之有益於己會之
有益於學而颯颯興起者不徒爲一時之盛也已若
徒矜持於師友而退則肆焉矯飾於見聞而獨則忽
焉甚者恣己徇私圮族敗類而猶傲然自謂從事於

學此則終迷不復者也其有負於斯會多矣諸友念

碧鷄篇序

碧鷄篇者許相君讀書吾涇時作也涇寺水西舊傳
有雙碧鷄今存其一莫知其所始閒數歲一至至則
往來於水西巖龍之閒不入俗境人罕見之嘉靖歲
甲子予與焦職方洪潭蕭憲副拙齋王別駕仙里得
侍公讀書台山山中乘勝爲巖龍之遊是日也天晴
氣爽禽鳥和鳴因談及碧鷄故事未幾碧鷄忽至徘
徊追隨飛鳴自如衆咸異之相君於是有碧鷄之篇
歲久稿逸今張復吾侯購得之欲刻諸石以予原與
同游屬序其異予謂此非異也乃常也天地閒一太
和元氣耳禽鳥得氣之先碧鷄尤靈禽也相君自少
粹然如玉渾是太和人咸以公輔期之氣類所感碧
鷄先知其不期而至乃感應之常未足爲異獨謂元
氣在天地閒絪緼交密求之無端究之無終摶之不
聚撥之不開握其機而調燮之則存乎相故君爲元
首相所以調元有吾身之元而後能調君身之元則
夫慎獨以致中和使元氣流行於宇宙而百姓泰和

鳥獸咸若乃公今日事也碧鷄之篇雖出於一時觸
物寄情然卽是以覘氣機則知關係世道者固甚鉅
也因推其意附於篇末

西園貢先生文集跋

受軒貢先生集其曾大父西園先生遺稿付之梓屬
予跋諸後予讀宛溪梅先生序盛稱其詩擬諸漢魏
盛唐意其人必巖蕩瀟灑超出塵俗如古騷人流也
及得全書閱其訓子六卷凡治心修身之要閑家理
國之宜靡不畢具動率性靈言根實際有囊括宇宙

之見而不流於空虛有綜理細密之才而不過於煩瑣終身究心於程氏之學沒且囑其子錄遺書殉焉蓋得之學問非徒質美之近似也使其親炙程門則深造自得當不在游楊諸人之下若太卯彥方姑弗論已其見之於詩直緒餘耳烏足以盡其蘊也昔子思謂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爲不肖今西園先生潛德弗試受軒先生又克紹先緒鋭意聖學俾西園之意日光大焉所謂世有明德非耶然則是刻也在西園公爲裕後之仁在受軒先生爲承先之孝在貢氏子孫爲家寶世守之可也是爲跋

刻楚錄小序

楚錄者寒泉俞先生錄紀善事啟導楚王之言也先生以樸茂之質從事致知之學默修靜證亦既有年其學以默識本心爲宗嘗謂寂然者心之體常是寂然者事心之功一切應感皆從寂體流行不事纖毫人力可謂易簡理得矣故輔導開悟因事納忠雖言殊指異大率皆發揮此意楚王聞之未嘗不虛受稱善蓋亦自其心之同者得之迨其告歸猶委曲勉留可謂一時知遇先生之學亦少試於藩王矣賈生傅長沙無慮數萬言然皆指陳時事未嘗及本體乃今稱爲至言傳誦不已以言皆實事而精神更有出於言語之外也今先生歸矣主盟水西興起後學皆其任也苟退藏益密則精神愈廣今日之言自當有不可磨滅者甯特知遇楚藩而已水西同志欲梓而存之因僭言於簡首

咲巖集序

予求心久矣而不得乃今知無所容其求也余嘗譬之是水之平而自生其漚也今年秋訪僧咲巖於城西業心異之已而得讀其集則庶幾其無求者中間接引諸方其機鋒與先輩大似予聞之馬祖扭鼻而百丈有省天龍豎指而俱胝大悟誠其相遇則臨濟三拳黃蘗一棡又不嫌於倒行而逆施之要之目擊而存也咲巖上堂捧喝縱橫矣卒無一人承當即咲巖不失利安在其爲時雨而化無亦婆子心切與余觀其求心也間關南北之間靡人弗師靡傳弗習汲汲乎眞行者之於歸也卽有今日豈苟焉而已哉學

睽歲者無亦就其無求之求而求之石火電光之間非所以容心也

題翟耿山詩引

嗟夫此予友耿山翟君詩也其子德昭予壻也欲鋟諸梓託予校且引諸首予受而讀之見其句不求文字不求奇感事觸景意到興動輒沖口成章而淸思逸趣若有超於言意之外所謂發乎性情者非耶嘗讀詩列國之風類多出閭巷田夫野婦之口後世能言之士有經思所不能到者何以故彼動以天此雜

以人也苟動以天則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詩彼晉魏而下曹劉沈謝諸人詩非不工說者顧取彼而舍此甚矣詩之難言也翟君穎慧超逸得之天成少習舉子業卽蜚聲庠校成均聞及不遇卽棄去若敝屣然工於治生人產有人棄我取之見每遇事卽全體精神然過而不留胸中常覺灑然其性情如此則其發之於詩固宜其相似也德昭性孝友其兄弟相與不啻塤篪於其親之歿若念念不忘予嘉其志夫孝子之於親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凡物皆然況於詩尤出於性情者乎則其愛而欲傳之也宜因爲引諸首

送竹溪袁先生入覲序

天下有至道惟忘情者得之夫忘情何以能得道也道率於性情生於欲機不同也世之聰明特達有志於道者豈少乎哉然窮年皓首竟不能一幾於道則情欲之爲累也急於所進則覬覦生狃於所長則留戀起雖情之所屬不同其動於欲則一而已故情忘則性自顯性顯則機自靈其於道也幾矣若竹溪袁侯非忘情而幾於道者耶吾有以覘其微矣余觀世

之急功名者偶領鄉薦則惓惓欲登一第垂老不休及不得已而就選猶跼蹐欿歔若喪其至寶不忍舍及入仕途苟可售知柄用則乘機搆會雖枉己不顧至於詩文苟資有所便則疲精竭神欲盡見所長雖喪志而不知以吾道視之進取數也文詞藝也於吾性何與若是者皆情之爲累也侯以妙齡領鄉薦使少待斯須登第如拾芥耳因厭舉子業疲吾神遂棄而就庠師及其登第魁天下淸才雅望爲時所推服使少徇俗則陟樞躋要無難者乃毅然自守竟不肯

徇俗以失己詩文信手拈來皆清逸出人意表使少加精研則追蹤李杜竝駕韓柳無難者侯居常未嘗注念時或披卷亦過而不留以是覘侯之天性蓋剛明直截淡於世情而與道合者也故今之仕郎其清之潔身也如白璧之無瑕也其智之先物也如日之覩黑白也其才之理繁也如織女之理亂絲也其化之被多士也如春風之拂動植生焉其澤之及百姓也如參朮之滋羸疾起焉蓋其中之所存者充然爽然無有繫吝執滯之私故意念所到樞要自得綜理

所及機務自舉甫及二朞而政平訟理法立化行信乎有道之作用忘情之明驗也苟以忘情於進取者深造以道以忘情於詩文者究心性命日著日察緝熙無間則侯之於道蓋未涯也余妄意學道牽制於情動多忿窒每見侯則不言而愛益方自慶以爲得朋而侯以大計居期書其理郎之績載之册以入覲矣於時少巖許公前渠岳公屬余一言以華其行余以侯之理郎載之册者粗得之心者精余領侯之教相知以心久矣爰述侯之精者以昭贈處之義

賀見心蕭侯榮獎序

嘗觀漢世良吏稱最盛若南陽潁川之流考其治行皆可指畫而流播然而去古則遠矣古之從吏者惟率其心之肫肫以達於民物不專事材智視民之疾苦若瘝痌切身必求脫解而心始快而人之知不知弗與焉故其爲政舒徐容與若悶悶無所可入然而深仁厚澤盎然出乎其中而其入人也怛然漸於膚理洽於腎腸而不能忘此豈聲色之所爲哉固盡心之明驗也自學術不明士之從吏非材智相高不得

自表見於是仕者相顧而化震撼矜耀以搖動人之耳與目下焉者又儇捷便利務爲一切售知事上之人或釆其虛聲而悅之民且陰受其禍而不知孔門高等弟子以材知推擇爲吏無如仲由冉求迺不挂夫子之口舌而武城之絃歌單父之鳴琴若迂遠而不切於事情者顧深嘉而亟稱之後世聞其流風且俎豆之不置則君子之當務可知也若見心蕭先生蓋以古道從政者余嘗以年誼辱交於先生見其氣溫而肅言直而簡與人無世俗態而眞誠自見至其

中之所畜持則若黃鐘之在簴神龍之潛淵也人不得而指次之始令東吳今令太湖所至斤斤持正不少徇時好其所建豎所釐革一切闇然藏而後出諸皎皎事可以鈞聲譽博崇膴者一薄而不為士民之被其惠者溫然如纊之挾也迺上之人知先生者則稀也假令先生少自貶抑出其材智以自見豈至迴翔仕林十年尚為郎官者哉先生終不以此而易彼蓋深於道者也此吾所謂自盡其心如武城單父之似者非耶然精誠所積不容終掩人亦終不能不知

先生於是諸監司時摘其政而褒禮之或以節費書或以弭盜書或以釐革祛弊書或以操履廉勤書先生之治行蓋津津章矣然所指次者一二粗迹若南陽穎川溉田縶盜之類可指畫而流播者耳乃先生肫肫之心入人之深者終不可得而測識也於是可以觀先生之深矣部下尉吏百川氏者余宗姪也戴先生舊迺述其事走使祈言為賀余謂先生之政蓋準古之道以求自快於心而人之知弗與焉者百世之下且聞而俎豆之奚俟予言然涇去太湖遠余欲分半席請教於先生無由也因其請為之言以就正先生云

山東鄉試錄序代作

皇上萬歷紀年之元是秋八月適當解士巡按御史某實蒞省事乃豫計所司校藝者得某等聘而往既至則遂舉提學副使某所取士若干人如例三試之拔其中式者七十五人并其文之粹者錄以獻某時宜有言謹拜首颺言曰咨汝多士其無忘今日之既乎我 皇上以幼沖嗣位睿知神授講學勤政超絕古

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今茲選士固龍飛第一科也冀得真才共登至理士之與茲錄也厥亦有餘榮哉乃臣則切有憂焉國家以明經取士士之學古入官者必自明經始他途弗齒也然其明經也特文焉耳明興二百餘年以人文化成天下天下之人日相究於文山以東初極渞樸言不事文今就所錄觀之固亦彬彬稱盛文之盛者實之衰也何者文以形道夫苟志於道言之不文弗害也盛於文而弗由於道是舍經緯而紉組之無所措矣又烏足以致化成之

效哉昔者夫子倡道齊魯閒不得大行於天下乃退而明其道於六經六經者聖人載道之文也及門諸賢莫不耳聞而心習之然未嘗專明一經四科之中首德行次政事次言語而後及於文學是其所以明經者在道不在文也漢興諸儒始專門明經就茲鄉論之若朱雲之易伏勝之書詩若匡衡春秋若何休禮樂若高堂生雖其言人人殊然皆自浚其心靈不徒剿他人意見故其出而用之皆能攄猷振烈燁燁可觀君子猶或陋之以其未得於道無全經也今多

士生於其鄉日誦其遺言以明經應主司之求矣其中以文學名者果皆如游如夏否耶將文學之外所謂德行政事言語亦皆有其人否耶聖門無論已皆會文切理自浚其心靈如兩漢諸儒否耶爲主司者乃徒持有司尺寸之法求之言語之末欲得眞才以應主上之求此臣之所以竊有憂也何者求才於開創之始易求才於承平之後難開創之始風氣湻樸言多眞率故才易知而用易效承平既久人襲於相沿之見誦古人之言而不知其人執已往之迹而不會其意著之篇章非不蔚然稱文其舉而措之則所用非所學并其素所學者等之弁髦焉蓋無得於道則空言無當也故世不適於治者士鮮眞才也才不適於用者學不聞道也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則以政爲學今多士以明經進亦既錄於上之人矣其必去漢儒之陋而日志於孔子之學即其所學而善用之以濟天下澤蒼生上賛　聖天子太平之業流聲光於無窮焉則錄其榮矣若乃逐逐然與世浮湛無所裨世用徒美榮名於茲錄也雖錄之天下後世有弗

錄者矣固錄之羞也此臣之所以竊有憂也汝多士其勉之

送郡侯鳴峴鄭公入覲序

嘗觀史稱良吏必先公儀休黃霸諸人攷其治行若拔葵去織之廉道烏亭猪之察皆世之所託以爲能者然而去古則已遠矣古之從政者惟以自盡其心利則與民興之若饑渴之於飲食求以自足其欲而已害則與民除之若疾痛之於針砭求以自去其恙而已其政悶悶若無所可入然而深仁厚澤盎然出

乎中其入人也怛然漸於膁理洽於腎腸而不忍忘此豈聲色之所爲哉固盡心之明驗也自學術不明世之爲吏者非材智相高不得自表見於是仕者相顧而化震撼矜耀以搖人之耳與目不求自慊其心譬之醫然攻刦針砭非無速效以之佐養元氣則盭聞者顧曰是何踔絕如此也以此相尚焉討民之得所乎哉然則古道之不見於今亦久矣何幸於我侯再見焉侯初下車卽捐槩去苛惟以身率其屬視其屬悃悃然如家人父子至事涉迷謬卽明言指示故

六邑之長莫不奉職惟謹視民之疾苦寃抑負若痾癢之切身至豪猾奸宄自罹於法者必繩之而無貸未嘗事苛察民奸吏蠹罔不周知然藏而後發不以摘伏爲能未嘗厲威吏胥左右莫敢玩法然終歲侍側不蒙訴責浮淡之利不入公府卽士夫交際未嘗少徇士夫之居其土者亦無歲時伏謁之煩追呼之擾不及里閈里閈之民不識官府人皆忻忻有更生之慶父老相傳以謂數十年來未見如侯者侯何以致治若此哉侯以妙齡登第清才邃養爲時所推服使少自表見卽陟樞要無難者然惟循分自盡迴翔仕林者十餘年始領一郡蓋闇然自修者也在郡已越二朞清約如在一日獨孝養太夫人昕夕視膳惟謹至其自奉衣粗茹淡有寒士所不能甘者蓋淡然無欲者也周書有言曰無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無咈百姓以從一己之欲此王道也侯惟闇然何所求於人惟淡然何所利於己故其所建豎皆利之不得不與其所釐革皆害之不得不除諸皎皎事可以釣聲譽博崇膴者一薄而不爲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爲

矯有黃霸之明而不爲察所謂自盡其心者非耶然則侯非以古道從政者耶侯以大計居期將書其治行於册以行同年陳鳳池相與徵言以送余謂册之所書特粗迹耳侯之純心有非册之所能書者余故表而出之俟他日傳良吏者擇焉

贈小渠張學博攝洋交代序

小渠張君以明敏粹美之質銳志聖學蓋楚侗耿公魯橋劉公入室弟子也迨應制入京又得與陽和張君定宇鄧君時相刮劘師友淵源其來遠矣待次得

涇之司訓吾涇自水西創會多士知所向方聞君至皆欣然以爲得師君清才卓識又善古文詞乃其訓迪多士獨後文藝惓惓以道德爲先邑大夫默吾李公深信之時與商論因知聖人必可學而至潛修默證日有所事與西岡夏君仰蘇盧君相與上下其議論多士津津然盖知所興起此其機會眞眼前所希遘者要其發端則君之力居多會邑大夫例當應朝當道廉知君賢因委攝邑事門下王生某華生某等詣余曰奈何以此煩吾師夫仕以攝篆爲難以庠師

而攝邑篆爲尤難上焉者既假之以權必從而伺察之下焉者知其居攝不久又從而玩視之志有欲展則嫌於職之越法有欲執則礙於情之熟况涇之民類好鬭使氣稍失平輒呼號吩呶奔訴於上司是將不爲吾師累耶余應之曰子之所難者誠然然以世法論非以道論也子之先生蓋有道士也勝之易易焉吾兹試矣君既懇辭不獲乃視事一遵承邑大夫矩矱以無事行之法當執則執情可通則通兩造至庭必示以利害諭以德義訟者輒唯唯而退邑故多

事又當孔道君晨起畢公事則從容應接未嘗失度未嘗以威嚴約吏胥然見君廉約諸好無所投皆相戒莫敢犯盖數月而政通民安上下交信無異於邑大夫時矣王生某等復詣余問曰向吾恐以攝篆累吾師而先生謂勝之易乃今卒如其言然所謂世法與道異者何居余謂今世仕人何嘗不留心於應世然其本未立而徒求之人未免照管於利害毀譽之閒夫一心應世又一心照管則顧彼而失此前跲而後疐皆世所不免要之未聞道也夫道也者率性之

謂也原於沌混而顯於日用動於幾微而通於物我利害毀譽之閒不得而與焉者也道苟在我則眞體無蔽靈機自顯日用應感各有天則吾惟虛以待之順以應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一念兢兢惟恐有我之私意見之偏得以錯雜其中閒又奚暇照管於利害毀譽之閒所謂正已而不求於人者此也夫人同此心我之處人既平若持衡則人之視我自洞若觀火不上孚下信者未有也舜之攝君孔子之攝相皆是物也矧攝一邑乎哉子之先

生師友淵源既有自又得邑大夫及同寅諸君日相淬勵其得於道蓋深吾是以知其勝之易易也王生某等曰吾於是益知吾師之賢又知道之妙用而學之終不可已也會邑大夫復遷任君得代而還多士因次余言以爲君贈

贈默吾李侯遷任留都序

嘗讀中庸至闇然日章而知從政者惟誠之爲貴哉夫政期於章未有不自聲色得之而獨取於闇何歟蓋闇非蹈晦之謂誠之微也章非表暴之謂誠之著

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夫惟知微之顯則吾之所自致者惟此心之無疚然誠動於此機動於彼潛伏孔昭家國天下罔不丕應矣此聖學之微幾古之致治者由此其選也自此學不明世之從政者非聲色相尚不能自表見於是仕者相顧而化其卑卑者無論矣號稱賢而才者往往馳騖於外不知求諸此心之微據其取效非不矜耀一時未幾則消滅殆盡而的然亡矣以此從政於斯民何賴然則古道之不見於今久矣何幸於我侯見焉侯性簡靜恬澹恥馳逐於時好其才剛明果決惟正自持未嘗牽制於情昵故其爲政删繁去苛獨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滋擾以階厲與人淡然交際往來尤厭趨承而居其土者亦無歲時伏謁之勞兩造至庭是非立見苟涉微曖曲爲究詰其梗化而害治者終不肯廢法以徇尤加意黌校旌別振育若亹亹忘倦然門無私謁惟相與以道義之正催科期限雖嚴然浮羨之利不入私室供役者咸快於早畢修舉廢墜則新學宮置公署建逦倉大功具舉而民不擾奉檄均田則法令嚴

明措置周密在諸邑稱最而上不知其功自筮仕至今凡六年所矣政日益修才日益練而斤斤持正不改其初諸皚皚事可以賈虛名蘄速化者一薄而不爲故始而上之於侯疑信半民之於侯畏愛半終則法信而民威惠孚而民洽眞若嚴父慈母是怙是恃有不可一日離者上之人亦信而亟揚之茲非所謂闇然日章耶今茲擢去士民皇皇願留之不得則相率徵言於余余何言哉亦以道本於微學始於闇闇然章者學之爲己者也的然亡者才之爲人者也其

終雖相去之遠而其幾實始於一念之微侯且行矣留都署省吏隱四海之豪傑所共在焉侯以其所學相爲修證則向之所謂善者或起念於己而一體之未切或微動於氣而天則之未純毀譽順逆之交或未免於加減出門使民之際或忘所有事幾微之間有炯然不容自昧者自此日著日察日銷日化則退藏愈密發揮愈顯他日訏謨遠猷施之天下當有不可量者豈特施之涇而已哉余與侯以道相期故不詳於涇人繾綣之情惟以侯之所學交相儆焉蓋古人贈處之義知侯亦有以與我也是爲序

賀震川翟君重膺恩典序

吾心有自得之樂而外物不與焉夫物之感於外非無可樂然有感而興亦以無感而廢蓋由於適然之數非自得也自得者其來不喜其去不悲足乎己無待於外者也君子有得於是故其視身外之盈虛得喪一如飛花過鳥震雷閃電倏忽變代於吾前而於我一無所與也彼不然者處歉則思盈遇得則患失不特不可與處阨窮即使陟樞蹐要一日九遷而終日營營亦有不勝其戚者何者中無所主惟以在外者爲輕重也嗟乎非吾友震川翟君其能與於斯余與君幼同習舉子業及長同遊龍溪緒山二先生之門挾策入試先後同舉於有司釋褐服官政同司理於楚然以余視君則瞠乎其後也君之才力可以投艱大明敏可以燭事機有囊括宇宙之見不流於空曠有總理細密之能不涉於煩瑣此非今之所謂人豪者歟乃其所遇則有不可得而盡解者始在星沙理寃鬱抑豪橫開河通商築城捍患均田以裕民講

學以作人善政不能殫述當道者方擬其陟要津然竟以流言角補何耶其在南駕部肅軍務釐奸弊商確時政汲引人才公餘則聯屬同志講明正學一時人心翕然稱重卽堂上諸公皆愛敬之如賓師然以二三大老不能勝茲多口秉銓衡者恤之而不能全之竟令之家食又何耶夫仕途火坑其得失無常無戚也至於退休林泉方與二三同志接引後學發揮性命謂可修身見於世也乃竟以族訟之故而見褫此又何耶蓋君之擔當甚勇幹理甚銳當其在位則

視官事如家及其在家則視族人如身此不特親族
知之朋友信之即天地鬼神亦有默爲之相者今
聖天子覃恩內外臣工竟得以光復舊服也始之無
故而褫也人皆爲君惜而君獨無所歉今之無意而
復也人以爲君喜而君獨無所加蓋曰適然之數於
我無與也自今觀昔種種得喪倏忽變代皆過眼陳
迹耳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吾故以爲非自
得之樂也若吾自得之樂原於混沌動於幾微通乎
天地古今之遠超乎榮辱得失之外散之則太和元

氣萬物皆春反之則無情寂寥一物不著此天之所
以與我吾人之所各足者也而吾人眞實受用不過
幾希焉吾與君服習師門之訓亦既窺其微矣彼此
心期惟有諸己而已此外復何事哉君與族人眞視
如一體故族之人亦相信相親今之榮膺恩典也舉
家欣喜無異登第之初相與徵言於余爲君賀余與
君蓋相知以道不以情也因舉自得之樂爲言知君
必有以與我者

賀學博夏西岡膺獎序

古者建學立師以爲道也乃以三物教民而道不與
者何耶夫道一而已然有顯有微凡可以目見可以
耳聞可以名言指可以心思通者皆顯也六德六行
六藝之類是也人得而與焉者也其有原於天命動
於幾微不可見聞思議焉者則道之微也凡德行文
藝莫非微之顯也微以立本顯以達變體用一原此
千古聖學之正脈也知微之顯斯可與入德是道也
可以概語人哉存乎心悟焉爾學校之官職專於作
人忠信之資多萃於學校苟有豪傑卓然自信不囿

於流俗日以性命之理開導薰育之俾無知道之士
出其間乎學絕道喪此風寥寥矣自文成公提掇良
知之旨不離日用直造先天內外顯微渾然一致千
聖學脈昭然在人耳目然庠序之間未聞以此爲教
者蓋其平時所講習者惟知有文藝以資進取語及
德行且罕聞焉况性命之微乎吁敝也久矣吾鄉西
岡夏君自爲諸生時已習聞良知之教所詿有太極
蠡測聖學淵源希顏錄諸書其於性命之微究心已
久故其教授諸生後文藝而先德行輕貨利而重名

節其僚友之所商求薦紳之所接談惓惓惟學問爲事一切聲利之習舀不掛齒頰閒涇有水西書院乃諸老之所經營諸賢之所過化多士樂羣久矣一旦廢撤遂至離索君乃聚之尊經閣下立爲月會發揮開導薦紳士庶咸得與聞環橋門而觀聽者濟濟焉及勸賢題復吾輩請於縣公倡義修復君復捐俸首助同寅有力不能助者君復爲代之助迄今門堂祠宇次第漸舉伊誰之功君之善行誠多此其大者矣嘗道某廉君之賢特爲嘉獎會中諸友荷君之教愛

者祈言於予以賀予何言哉亦以道有大原學有要機君嘗以乾之三進德修業下詢予嘗槪言之未盡也夫忠信以立本修詞以居業進修之功盡矣而又有所謂至者何耶此予所謂顯微之別也德業之進修猶可以人力與也若夫艮知眞體圓融渾全本無退何有於進本無壞何有於修此則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聞思議焉者也是道也以爲有則一念未起鬼神莫測以爲無則一靈炯然生生莫息所謂有無之間者幾也聖學之要惟在知幾然幾微故幽有昧而不知者有知而未至者有至而未終者惟無欲而靜始能悟入久之則成性存存道義時出居上居下無往不可矣此體乾之學君子所終日乾乾者也予嘗有志焉而未逮者請以此效交修之益

賀邑侯宏衢馬君榮膺恩典序

宏衢馬侯之令仙源也凡三年所矣視民如子視邑如家政通人和賢聲蔚起首薦剡者凡十餘次今以考最得推恩其父母甚盛典也吾母黨崔氏士民於竝生之中獨荷帡幪之至相率徵言於余以稱慶余

嘗讀詩至皇華四牡諸篇見先王所以優禮其臣者具在先之以每懷靡及之義終之以將母來諗之情蓋臣之欲忠其君子之欲孝其親皆人心不容已者先王體其心代言之於寵愛之中寓箴規之意何其溫然惻怛而忠厚也至今諷詠其詞尚能使人興起先王以道治天下固如此三代以還此意漸微君惟以利祿驅使其臣臣惟以寵榮誇詫其鄉若朱買臣之守會稽司馬相如之使巴蜀惟以懷綬紆組擁節仗旄自矜得意史遷以一代良史爲之立傳亦維紀

其騶從之盛冕紱之華與夫邦君大夫負弩先驅庸夫愚婦駭汗伏慴以爲盛美而於詩人忠孝規諷之義缺焉無聞彼哉其言之也迨我　聖明以孝治天下稽古定制以親民之官惟令爲切例於三年任職稱最與薦二次以上者得推恩父母與內京官同寵數一如其子嘉之以襃詞凡親之願望其子與子之善成其親君之責成於臣與臣之報稱其君者具載於勑諭之中藹然皇華四牡之遺意宜一時臣工稱良吏者多也吾聞馬侯之家科第人文一時稱盛父

子兄弟世以忠孝相承藹稱世家亦有世德焉侯以妙齡登第得於天者既厚漸染於家庭者又深惻怛慈祥若出性成殆詩所謂豈弟君子也故其爲政獨煩去苛敦尚簡質大都與民休息同其欲惡而衽聚之不滋擾以陷厲不驟擊以示威仙源之民猶然在襁褓中也夫慈母之於子不以吾愛已至吾功已成而遂弛何者一體之心根於中者無終初也凡仕者於民其初惠民之意甚鋭然勢隔於相懸情泥於相狃每苦惠之難逵及其久也事勢已知民情已熟民

之待命方切乃又怠於官成者多矣以侯忠孝之心允終之守必有惄於中而不容自已者則其多方保恤以成親之願望仰答今日之恩寵固又有在自此以往職任日重則功行益宏功行日宏則襃寵益隆豈特今日榮膺恩命已也自愧不文不能如史遷之才長於揄揚鋪敘詩人美不忘規之意知侯亦有以與我也是爲序

送復吾張侯再入覲序

復吾張侯蒞涇甫三年政務修舉訟簡刑清四境帖

然大計治行最矣方圖與涇民休息以養和平之福乃去年夏霪雨浹旬洪水荐發而吾鄉特甚田地悉成巨浸民患之侯乃親歷郊圻踏看請蠲且請官穀六百餘石以助吾鄉修理民大感悅迨今年穀價騰踴餓殍載途嗷嗷待哺民又患之侯乃又勸義募穀不獨累富民民樂於輸共得穀幾二萬石親臨各鄉閱實分賑民又大感悅抵夏禾且盛人且喜有秋乃夏秋之交亢旱復連月侯乃又爲壇齋戒冒暑徒步請禱於神者若干日及靈雨既零而禾已就槁收不

及往之半民復大患之侯日圖所爲賑者以大計屆期不及竟行矣父老皇皇然留之而不可得則相率告予曰吾民不得於天幾委魚鼈塡溝壑矣賴我父母以更生今而後赤子失慈哺矣我等小民不敢履公庭于獨無一言以志弗諼之意乎余惟民之好惡若觀火然觀政治者觀諸民情而已其民果感頌之悅慕之如恐一日不在其上則其良可知其民怨詈之疾仇之惟恐其去之不速則其不良亦可知傳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言上下一體也及康誥則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未有不本於誠而好惡通於民者也侯爲政不以宦成易心不以表裏異飾其善政不能縷舉大都與民休息同其欲惡而袪聚之以培元氣蓋謂民瘠矣吾導以厚民瘁矣吾休以逸民窮且財盡矣吾俾以節縮民安其生樂矣吾導以禮義夙夜勵精矣然舒徐致愼不以欲速爲效民情洞悉矣然藏而後發不以摘伏爲能雖頗剔蠹然惟去其太甚不肯峻法以示威雖淸操自勵然用有所宜終不皎皎以示廉卽其所爲要皆根諸此心之誠所謂樂只君子非耶宜乎民之感頌之不忘也夫侯以好惡通之民民以感頌效之侯上下通爲一體此絜矩之道平天下之要也然曾子論絜矩先之以致知蓋盡天下之平不出於好惡盡天下之好惡不出於一念之是非良知者本心之明是非之則也愼獨所以致知知致則能周萬物而不過如鑑之空而姸媸自別如衡之平而輕重自審天德達而天道行矣侯加意書院設處館穀謬以予等爲諸友表率因得以所聞時證於侯若有相

信而不逆者今內召且在卽行將以王道施諸天下不獨涇民之感悅已也愼獨所以行王道余於侯蓋有厚望云

水西紀別敍

世之紀別者多矣大率以情不以道彼其相親旣久一旦離去慨相違之遠思後會之難若有不能爲情者於是乎託之篇章情見乎詞此以情別也別久則情疏疏則忘矣何也情無根緣感而興易消滅也道則異是夫道根於人心原於天命通古今四海而一

之者也苟志同道合形骸兩忘心神獨契卽往古異域有若同時而合室者譬之掘地見泉闢戶見日隨處皆是何別之可言然則諸友之別西岡夏君非以情蓋以道也以道何俟於紀耶道雖同而修證各異彼此交儆則古人聯處之義也學校賢才之關豈止修文實以論道然自士先進取師守常規學校之中久無此風矣君獨於尊經閣下倡爲月會發明人心薦紳士庶咸得與聞雖經行未久亦空谷足音也故日黌宮倡會涇有水西精舍名天下一旦撤廢衆共

憐之張邑侯主張修復君獨倡義協助卽今祠宇門堂煥然一新伊誰之功故曰精舍翼新君性質樸不事文飾動任本色事務躬行其訓多士先德行而後文藝眞無愧於師模者故曰身先多士君自爲諸生時已究心聖學凡先聖遺言潛心理會日津津有得所著有太極蠡測希顏錄諸書故曰言闡遺經由前二者紀君之功勉修以圖報也由後二者紀君之德景行以思齊也言人人殊要皆以道相勉非止於情也冊既成總題曰水西紀別屬予敘諸首予謂往者

水西有春秋二仲之會凡六邑旁郡同志之士咸聚於斯水西非涇所獨有也君親聯梓里地接鄰壤他日乘輿遠遊至止水西各以其所修者相證則精舍固君之行窩何別之云乎因敘之以俟後會云而賡之歌

黌宮倡會

濟濟青衿士晨夕聚黌宮觀摩先德行文藝匪所崇如何叔季來正學靡所宗君獨倡嘉會發明人心同威儀儼三代觀德環辟廱安得經行久相率成休風

精舍翼新

水西有精舍高閣敞熙光英賢時萃止海內稱道場蕩析衆所憐而君獨孔傷捐俸助修復高義安可忘數年草萊地一旦文明堂何以答君休志道當自强

身先多士

桃李下成蹊不爲豔春葩君子垂令儀豈在繁枝華譬彼樹測臬形欹影斯斜君本樸質資實踐匪浮誇俊馬馳九坂跬足應無涯願言崇令德輝光揚四遐

言闡遺經

至道不容言道因多言喪聖心本寂然有叩鐘斯響紀載已迷眞註疏反添障譬彼射覆人高下空猜想致意了心人多言匪所尚委志歸玄冥日游羲皇上

送王仙里赴任吉安序

仙里王君由光祿擢江西按察司經歷甫十月聲大著隨試輒效當道者嘉之因委入京會有吉安別駕之缺銓部以君補蓋異擢云先是嘉靖歲甲子君爲嗣子惟材擇師隆禮聘今大學士潁陽許公至涇之台山又招焦兵部子明蕭刺史以甯與余同會於雲

龍菴朝夕合併者凡一年乙丑潁陽與余同第焦第戊辰蕭第辛未而君故以大學生謁選然君心志貞醕器識凝定潁陽公深器之今此之擢固銓部掄材之公實潁陽公知與之深也嘗讀魯論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心竊疑之學優而仕明體達用之常也仕優矣而學學何事耶仕以任事學以致道道也者率性之謂也原於混沌而顯於日用動於幾微而通於物我意氣之偏有我之私不得而與焉者也道其本根事其順應之迹耳故學無時可已也由之軍旅求之足食赤之禮樂皆見之實事彼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特日用游衍之常夫子顧舍此而取彼何耶蓋三子所志者事點之所志者道點蓋日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所謂道之一處無不了也今君之仕可謂優矣其無忘學乎吉安江右名郡別駕之官尤爲難稱上而道府之尊下而屬邑之長錢糧訟獄之責成過客鄉宦之交際視他郡爲多君以一身承之其事繁矣苟本之不立而徒求之事未免照管於利害毀譽之間顧彼而失此跲前而疐後皆勢所不免吾惟反

諸性情求之一念之微則眞體無蔽靈機自顯日用應感各有天則虛以待之順以應之而意氣之偏有我之私不得少錯雜於其閒則我之處事既平若持衡人之視我自洞若觀火不上孚而下信者未之有也昔文成公倡道江右一時相從名公吉安獨盛至今遺澤未斬朋類尚多師事友事何患無人君於公餘其相爲質證當亦以鄙言爲然乎則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在君可以兼得而雲龍之會與潁陽公之知人可兩無負矣君二子惟材惟愼俱受業於余余姪

孫适又受業於惟材蓋通家道義交也适於君之行也䆮余言爲祖道光余與君以道相期故不徒爲誇訣惟以仕學相規蓋古贈處之義云

太平崔氏重修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貴實錄焉是故本始必端此著姓之始也同異必別此滴血之傳也遠邇必明此倫理之序也有官則書不以卑援高也有據則書不以疑附信也有善則書不以文飾情也自吾之世等而上之存其所可知者缺其所不可知者如此而

已而世或忽而未之省焉吾觀崔氏之譜以叔乙公爲著姓之始以崔公羣爲遷宛陵之祖以壽一公爲遷太平之祖以和居宅西爲東西二房之祖中間播遷分析世系倫次歷歷可據庶幾其實錄矣然此其修之之法也乃其道則有進於此今崔氏族雖千百其人原同一本則同一氣也同一氣則同一心也心者靈氣之所結族人之所同也愛敬之由生禮義之由起也譜也者普也凡以普吾之心以普諸後也非徒爲文具已也譜必有始亦必有委始始一也知其一則莫敢不敬矣委委分也知其分則莫敢不愛矣是故自壽一公之始者觀之以至吾身之祖父伯叔兄弟焉一氣也又觀夫始始以至於無窮焉亦一氣也皆吾之一氣則皆吾之所當敬矣自壽一公之委者觀之以至吾身之子孫與夫伯叔兄弟之子孫焉一氣也又觀委委者以至無窮焉亦一氣也皆吾之一氣則皆吾之所當愛矣合愛之謂仁合敬之謂孝仁孝行而後民行興民行興而後風俗美風俗美而後上下理王道成矣皆本之乎此心故曰此禮義之

所由起也乃若視如秦越邈不相涉甚而殘行穢心奪夫親而爭之尺帛寸產相仇訟若異類焉是豈心之獨殊哉無賢智者爲之倡也苟有賢智者自明其心以爲之倡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巳而和之者益衆焉夫然後禮義之生自油然不容已也余以毋黨之戚常往來崔氏見其族衆大率剛勁而好義質直而務本其爲子弟者各勤本業不務浮靡迨今家勢日隆隆起其業儒者對公車領鄉書代不乏人至其有成均游膠庠者勤學待舉且蒸蒸未艾焉於中

賢智者實多其人苟能舉此必而倡明之俾人人率由於禮義則崔氏之昌當世世無窮矣若徒侈其傳世之遠與夫族屬之蕃人文之盛以稱雄族焉是譜亦文具已爾非余之所望於毋黨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則所謂故家者可知矣余於崔氏之譜亦云

唐氏宗譜序

唐子張從事聖學究心於一體之義見族之人生齒日繁有不相識認者因索舊譜修輯之既脫稿矣將

登之梓問序於余余謂譜之修非文具已也蓋有深義存焉嘗見有濟河而爭渡者忿戾攘罵兩不相下既濟猶未平及詢其姓名則知其爲同族人也兩相愧悔懽若平生是其始由於不相識認也譜既修則親疎長幼咸在收錄有不識認者乎安可視爲不急之務也又嘗見以醫著名者人有病首眩多方治之不效醫診視之曰此燥火上炎宜下之爲灸足之太沖而愈夫首何與於足然而隨灸隨愈何耶耳目手足原是一體癢痾疾痛原自相通族人雖眾其初固一體也情義相維固其宜也欲修譜而不人人明於一體之義是醫者不察其病原而妄投之劑未可也又見秦人與越人適然相遭於旅邸相親相顧無異兄弟乃於族人獨痛癢不相關甚且從而戕賊之厚薄反常又何耶彼秦與越利害不相涉若族之人財利相通基產相連羣然日相與焉相與則利害之心生矣利害積於中意氣動於外卽父子兄弟且不知其爲親又何有於族欲明一體之義而不去利害之私是治病者不導其滯而投之補劑未可也然此可

以概責之人哉惟一二賢者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眾焉唐氏其稱善族矣子張固志於一體之學者其尚以身率之不然譜之修亦文具焉予嘗修譜亦有志於是而未逮因子張氏之問書以貽之

茂林吳氏族譜序

涇之吳氏世家也迨入我明二百年來族屬益繁且務耕作敦禮義育膠庠者積學待舉蓋蒸蒸未艾稱望族云按舊譜載先世居廣信之上饒唐仙芝之亂諸族播遷君錫公遂止建康南唐時萬一公諱文舉者爲循州司馬武惠招之不降退處宛陵子希賢公則厭其煩囂而徙魁峰之原又一傳而安國公去魁峰里許宋家坦居焉其傳世之遠可知宋紹興有時顯公者歷官有聲具載行狀且行誼卓絕見於府誌以此觀之吳氏間有聞人歷歷可據非若冒宗援勢附會成譜者比故歷世知重譜諜時加修輯在大宋嘉定則修於岳州公慶元則修於榮四公大元景定則修於佑二公至我明修於成化丙寅則吳福緣氏也修於嘉靖丁未則吳子孝氏也皆可謂之留心本原知所重矣迄今萬歷己卯吳栗山喬林中溪子輩見族屬益繁恐舊譜日湮復謀諸衆郁菴子東山子少陵子重修輯之既脫稿矣屬予敘之予何言哉惟以今之修譜者非止於文具欲人反其所始以明一

體之義耳何也今之數千人者其初始於一人猶一體也數千人之中大小尊卑衆寡强弱之不齊猶之一體有四肢百骸之不同也然於吾身拔一毫髮則痛搔一骨爪則癢乃於族之人獨痛癢不相關者何耶一體之義蔽於利害之私也蓋一族之人氣稟異賦志意異趨而况財貨之相通基產之相連未免暨然相與則利害之心生一體之義蔽矣一體之義蔽則視親族如路人甚且仇讐矣彼越人之與秦人適然相遭於旅邸因有相親如兄弟者豈厚薄反常哉四海九州原爲一體惟利害不相涉則義自明也故義苟明雖秦越可使如兄弟義苟不明雖宗族不免仇讐此一體之義不可以不講今日之修譜正欲共明乎此耳然此非可以責之人人惟賴一族之中有賢智者覩是譜而慨然興思自明一體之義不以利害之私先橫於胸中相爲維持表率而後族之人有所觀法敦睦之風油然自興矣允若此吳氏世稱望族矣不然則今日之修譜亦文具耳余居家三年留心譜諜嘗以此敘諸簡端爲族之人告今因吳氏栗

山士齋之請復爲之言

闡道集卷六終

姪裔孫　艮重校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七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姪孫查三聘校閱

文類

賀敬菴杜君六旬壽敘

敬菴杜君從事艮知之學顯修默證日津津有得以故從遊者日眾今年壽六旬某月某日爲初度蘇氏二生詣予徵言以祝予詰二生曰吾人之壽有原而壽壽有道不得其道謾言諛詞非道義相成意也今之壽敬菴也其道何居二生曰吾聞之天壽平格師之居鄉惇和義篤孝友公以率人無作好惡平懷坦坦人皆樂親就庶幾平格矣予曰此壽之應非其原也曰吾聞勞形搖精難與長生師之居身懲忿窒慾葆精珍元應緣而動量力而行見可欲而不亂過詬侮則有容庶幾無勞搖矣予曰此壽之由非其原也曰吾聞仁者壽仁者與物同體師之學問惟以求仁爲事與起後學聯屬同志善則與眾共爲不善則與

眾其改譪然一體之心庶幾仁者與予　此得其概矣而非其至也子之師志艮知之學者也天地生生之靈氣結而爲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妙湛淵寂原於混沌動於幾微通貫於倫物照耀於古今此知之體也此知原無是非而是非自照原無善惡而善惡自知應緣而動動而無迹隨動而應應而不留卒不能爲此知之礙譬之明鏡纖塵不染妍媸黑白隨照隨應此知之用也此知自聖人以至途人一也而不能不染於情識情動於心然心本廓然而情有

起滅情流則心蕩矣識生於知然知本渾然而識有分別識重則知障矣不能滅情惟反情歸性則無意無必眞性見矣不能去識惟轉識爲知則不識不知帝則順矣此則卽體是用卽用是體艮知無虧眞常在我不增不減不生不死既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久此壽之原而年所之多歷不與也此子之師所嘗從事者子之所舉似者特應迹耳壽之原不在是也昔夫子自名其學至六十而耳順夫耳順則人有逆施我無逆受情識俱忘心同太虛夫子所以不知老之將至也今敬菴六十矣反觀內省其順與逆當不容自昧然而吾人之學多認情爲性認識爲知往往入於流蕩甘於機智而且自以爲得知之妙用不知背道日遠也故欲求耳順莫先於用逆逆則收攝斂聚之意居多此之謂立基未有基不立而可望於成功者也湯武之反顏子之復皆始於用逆大聖大賢且不能外況吾人乎予與敬菴以道相期久矣敢以是爲祝且致交儆之意

賀太安人陳母百歲壽敘

太孺人陳母者別駕陳君之母也陳君仕蜀十有八年始由胄監經歷敘州府事君誠與才合奉委輒效當道嘉而薦之晉縣長令君復殫心民瘼隨其欲惡而祛聚之民形諸歌謠當道復嘉而薦之晉府別駕會蜀之邊徼不靖若九絲城者屢費經略眾推陳君賢復委督之乃君至設謀出奇處置中機宜事竟就緒當道復嘉之擬晉秩久任以靖地方君以太孺人壽且百歲屢詞告休當道者不允而君懇之三不得已以例當致績令其親齎入致俾便道歸省焉君抵

家見太孺人起居如常懽豫無任十月某日適設帨之晨諸姻戚將舉觴上壽予誼當有言夫九十曰耄言老至而衰謝及也百歲曰頤言他無所事惟期養以逸老也夫九十且難得矣况進而百歲而且康健慶孰隆焉官舉其職恩貽其親榮孰宏焉壽與福俱歸與期會受命於公不違其私遇孰亨焉壽屆諸天榮錫諸上遇諧於時三者得其一世且歆之况兼有焉於惟休哉乃陳君獨慘然不樂曰吾聞孝子愛日未聞毋有百歲而子尚忍離左右者往者遺日憾不

能補况自今以後乎然欲請諸當道則不從欲自乞休則無例欲徑從中止則親齋文册無所歸若有進退維谷者貽書質余予謂此人子至情也若以子道論則問寢而侍洗腆而養者情有所屬以順親也奉檄而喜叱馭而行者志有所在以顯親也要不可以一律拘也故受國之命承上之委出力效績令上有成功是爲忠惘利害罔怵毀譽罔亂一意奮進必就天下事是謂强幹達人情明世故施之事務百不失一是謂懷奇功成於君榮及於親使天下皆知有令名是謂光裕要之皆子之當爲也卽違離親側而名成矣名成而親顯矣顯親卽所以順親然而大小自別也君十八年於蜀一意奉公無內顧之私出謀發慮動中上意其於任事之忠幹理之强運智之奇皆得之矣玆往也勞苦功高必且榮膺寵命以及於二親他日持翟冠錦披緋袍束帶進太孺人太孺人有不色喜者乎太孺人雖百齡然視明聽聰完神如壯壽考未艾也君三子循循雅飭洗腆問安朝夕侍養恪而行之卽君在左右何加焉君試以予言質太孺

人以決行止乎何如陳君唯唯旣而奉太孺人命復蜀任功益著名益顯當道知遇益隆太孺人百歲如期康健如故所以蒙褒晉秩者益未有艾予言驗矣因書以賀且爲後劵云

賀白石崔先生八旬壽敍

余童時嘗以毋黨親往來崔氏崔氏諸耆彥視予若子弟余亦自安於子弟忘其爲異姓親也白石崔先生每見予課業及其動履嘗獎歎以爲遠器時先生方游庠序中日治舉子業期以奮身而著之事業然

竟齠齬迨余舉己酉先生巳去其業而老於家然猶
得拜先生於環堵間及余登第涉歷仕途不相見者
十餘年每遇毋黨人於諸者彥未嘗不致問問其年
貌則曰某也老而健某也耄而衰及問白石先生則
曰精明矍鑠完神如沖無減少壯時也問其家理則
曰某也豐於昔某也歉於今及問白石先生則曰家
理日殷子孫彬彬日成立也余見先生時已颯然成
翁今別且十餘年余髮且種種矣先生獨精明如初
何歟余敭歷仕途幾十餘年虛冒廩祿且生計未立

室人交讁乃先生經營田畝開家理獨殷又何歟余
嘗問索旁史見有榮期生者衰如帶索鼓琴自樂問
其所以樂則謂其得爲人爲一樂得爲男子爲二樂
得享年九十爲三樂夫是三者自常人視之皆以爲
故常彼獨以爲樂知足故也又見有嚴君平者賣卜
成都市中彼相知者助貲而勸之仕君平笑曰余嘗
綪君家見君營營無休息日見其不足若余囊有餘
錢奈何以不足助有餘乎夫以賣卜爲生日値幾何
彼且自以爲有餘安分故也樂莫樂於知足富莫富
於安分先生少而讀書老而投閒邃然自足一無所
俯仰於其外其自足可知也量力而行隨緣而度以
有餘不盡之意付之其子若孫未嘗覬覦於難必其
安分可知也以此養身則身安以此理家則家裕宜
先生之精明如初家理日臻也古所謂鄉先生者非
其祿與位之謂也皆耆年道義之士尊則爲五更三
老以導迪其侯王下則爲閭胥族師以化誨其鄉人
各致於用先生志行平實年益高而行益修取信於
鄉縱不得爲老與更其所以式是鄉人者宜不在古

閭胥族師之後余年來虛猶顯位然疎庸率直無裨
公家卒取忤於時徒負先生童子之奬歎不若先生
之自致於用也今年先生壽八旬八月八日乃其初
度族之人高其行誼將謀所以壽之謂余辱先生教
宜有言余故述先生之所以自足自安者爲贈且因
以自儆

賀崔母李孺人六旬壽敘 代沈龍江作

李孺人者前任汝大夫蓮塘崔公之配也公在汝六
年多惠政民德之比秋省試公入供場事郚人與收

錄蓋門下士也自後南北異壤相見無由近詢之則大夫之逝久矣李孺人尚無恙其二子廷試廷對竝有聲庠校閒某年冬試謁余於京師相見懽甚蓋不得見大夫見其子猶大夫也再詢之家雖日落乎然子孫蕃衍二孫竝游庠校有厚德之報焉試再拜告余日自先大夫之逝也遺家不造試髫年弟妹俱幼內訌外侮紛然竝作吾母以一身當之惟朝夕憂孤等弱而弗成且及顛覆也及二孤能力薪水甫自立則又朝夕憂孤等不能親詩書且底弗類也及試與

對補弟子員則又朝夕憂孤等不能夙夜惟勤取功名尺寸以紹先緒也若婚嫁之勞瘞締造之艱難調停內外之情恪供蘋藻之職猶爲婦道之常弗及也蓋煢煢半世抱殷憂矣試等祗承母訓勉自策勵然遭時不偶不能光顯其令德以慰母心今母冉冉六十矣惟其泯泯無聞也實內愧焉吾聞君子一言重於九鼎先生天下士伏惟念先大夫之遺得借緒言以光俎豆徼惠多矣言已涙潸潸下余憫之語曰子之母已能自壽矣子能有志已能自壽其親矣奚俟予言夫妻以壽子以壽親爲壽父天也母地也子之於父母猶萬物之於天地也天雖生萬物然非地以資生之天之道幾乎息矣天地之生萬物也非物有以自發而自成之天地之道亦幾乎息矣知此可以知母之自壽與子之壽親者矣大夫之逝也遺孤煢煢孺人乃茹荼咀苦以育之於成且惓惓教之以績先緒用能引大夫之壽於無窮且昌大之是孺人之壽其夫即所以自壽也子能承其母訓愼修不怠以無忘於民之秉彝窮則以善其身達則以善

其民俾先世之緒自我而光大焉用能引孺人之壽於無窮是則子之能成其親即所以壽其親也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孺人之謂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則子之兄弟所當勉焉余旣爲之言因致其詞以遙祝乃歌曰坤德兮洋洋無成代終兮合無疆宜爾子孫兮奕世其昌再歌曰春日兮載陽爲此春酒兮介多祥蘭芝秩秩兮祺壽而康

賀畢夫人六旬壽敍

畢夫人者今大司徒畢公之夫人也是歲壽六袠某

月某日爲初度施君大勳與先生爲兒女戚先期緘幣具狀詣予請曰內子輩徵惠於夫人多今其壽也將圖致賀焉光昭夫人之德惟先生言是賴其毋辭余閱來狀歎曰有是哉夫人之賢乎與古姬美矣嘗讀詩至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彼此交儆其視宴安眞若鴆毒而不敢懷至其敵以射弋自安於中饋勉以親賢無愛於雜佩閨闈衽席之間宛若朋友箴規之義夫古之人未嘗自怠於進修而其內又從而默助之盛德大業未必不始於此自世道下衰此意漸微

宴安情昵習爲常態恬不爲非婦道之不見於今亦久矣乃今於夫人重有感焉公微時方志於舉業終鮮兄弟夫人日勤女工供甘旨以養其業及入仕途方勵淸修以圖樹立夫人日謹內扃甘淸苦以成其志迨今由方伯入掌計部既貴顯矣夫人衣素茹淡無異平時未嘗有侈容公雅好賓客尤厚於親戚夫人日具饍羞出奩藏以應未有吝色公敭歷中外多不攜家以行夫人總理家井井有條雖處雜無倦勤也且日隆師友以訓其二子既婚且育猶日孳孳課之若社師之於幼子焉無姑息也以故公無內顧之慮得以肆志仕途凡今樹立雖出其素抱而淸心寡欲之助其得於夫人者豈淺鮮耶此與鷄鳴昧旦交儆而相成者何異也吾聞君子進則尊主庇民爲名卿輔退則師世範俗爲鄉先生若古之洛英香山諸會豈徒飲食燕樂徒爲逸老而已蓋其心未嘗忘斯世故假此聯屬羣英共明斯道以成善俗所謂修身見於世者也公雖退天下之屬望公者尚殷及今家食結社招朋以續古人之芳賢如夫人甯無所以樂

助之乎夫進則助公以大其業退則助公以隆其德若是則夫人之賢與鷄鳴之詩並存壽永永矣甯直六袠之賀已哉書以俟之

賀畢夫人七旬壽敘

萬歷十有七年今大司徒松坡畢公夫人邵氏壽七十某月某日實爲初度諸姻戚相爲舉觴上壽予外弟崔廷舉肅幣詣予祈言以祝予辭葢前此夫人壽六十予嘗以不腆之詞進安可復贅崔曰舉嘗見前之文矣其敘夫人之賢擬諸鷄鳴之詩矣但其懿行

尙有未盡於是者舉忝內親頗悉之請竟焉曰夫人勤儉孝敬得之天成且達人情識大體有士君子之所難者初歸松坡公遭家未造諸艱備嘗繼姑王氏性躁難調夫人事之惟謹略無閒言及姑沒於王氏之家猶厚恤之念姑崔氏不得親孝養每饋奠必致其敬有事亡如事存者仲子失偶議婚者多及於富家夫人獨曰吾何以富家爲哉崔氏吾姑黨也雖貧其女事人必謹且得續吾姑之舊好自吾姐之歸夫人字而教之無異於慈母松坡公出入中外三十餘

年所至輒垂令名此雖公盛德所致而內助之功實多及應聘再出眾方冀其久任乃未及引年急流勇退此雖公之見幾實由於夫人之贊助二子力學好修諸孫英姿岐嶷稱克肖矣猶倦倦於訓迪家務巨細一指畫則井井有條雖老矣夙興夜寐未嘗倦勤居身澹泊撙約雖錦衣玉食猶然未遇之初尤厚於宗黨姻戚雖襏襫瑣縷遇之未嘗少忽故今日之壽族人皆曰夫人有德於我吾願祝其壽其姻戚皆曰夫人未嘗失禮於我吾願祝其壽若廷舉之家徹惠於夫人者獨至故願一言以光昭令德且以爲婦道風也其無辭予曰予誠知夫人之賢矣而不知成有所由生有所自也嘗讀列國之風獨詳於婦人女子其言動合於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妻蓋王道行而身教修爲婦女者觀德而成故能助其君子以成德業夫子著之於經以爲萬世風也予嘗觀松坡公貞醇粹美之質日從事聖賢之學其與人淸不絕俗和不同流蓋眞有得於中和者故夫人之賢雖由於性生而成於刑于之化者安可誣也世有賢夫矣或難

爲婦有賢婦矣或難爲夫夫婦賢矣未必其顯庸顯庸矣未必其遐福並壽福壽矣未必其子孫之賢此古人所以有齒角之喻也乃夫人獨兼而有之豈偶然哉蓋天地之太和元氣獨鍾於善門固閉氣之所生也彼夫婦者又善凝承之此其所以天道助順人道助信而身其用康家其用昌子孫其逢吉皆基於此也是日也春景淑明賓序在位攷鍾伐鼓籩豆靜嘉諸子諸孫暨諸族人姻戚迭進而稱觴焉雍雍穆穆藹然一家之太和厥惟樂哉予忝戚末不能隨諸

君後效執爵之役因崔君舉爵而侑之辭乃歌曰陵山兮巍峩陵水兮周羅生淑女兮鍾太和天作之合兮阿公阿婆富貴福澤兮取數獨多再歌曰春日兮載陽春酒兮馨香披瓊珮兮登高堂酌彼康爵兮以介多祥蘭桂森森兮壽考無疆

賀杜孺人八十壽敘

杜孺人者杜子惟誠之母也是年壽躋八旬杜子率母氏之教從事聖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諸友人從杜子游者先期約舉觴稱壽杜子以告杜孺人曰吾

蚤歲不與爾先子俱者以先子之有遺慮也遺家不造諸孤未立煢煢半世抱彼般憂爲先子也忍見嘉旨監其無吮乎汝曹能力學有成即吾不食而飽不飲而甘奚觴爲於是杜子謝諸友人方子汝明氏曰此母氏意也吾習聞母之賢矣今世士人惟以詞章日督其子爲靑紫計聞講學之名輒訾以爲迂乃杜母聞其子遠遊講學訢然樂助且令其次子資季子資與之偕晚歲家稍稍落然四方同志至其家必盡出其所藏飼之不少惜至其自奉惟食蔬茹淡雖甘旨不備不責也夫杜母閨閣者流乃能持大體識事情豁然遠過於士人今日之舉觴固昭宣令德風鄉邦以母道也可少乎於是授簡於余屬之詞余聞之曰有是哉杜母之賢也殆幾於古矣三遷擇居斷機示戒孟軻氏之母也知有善養不知有祿養尹焞氏之母也今杜母願其子講學不責以舉業且自甘蔬淡不責以甘旨是孟母尹母合爲一人其賢不足多與夫古今之賢母亦多矣彼二母者獨聲施後世則以孟軻氏得孔氏之傳而尹焞氏爲程門高第弟子

也杜子誠深造自得不讓尹氏而遠追孟氏之奧乎則杜母之賢當與二母相後先而其壽且與天壤俱敝也子之與母不交相成與方子曰唯唯然有疑焉牽車服箱嗣爾股肱凡以爲親也杜母誠賢矣俾其母自甘蔬淡杜子非與余竊以爲儒者之業與農賈異農子力穡以倉囷爲務賈子逐利以篋笥爲務儒者則以仁義爲田道德爲利倉囷倒而不羞篋笥空而不恥以其所志者誠遠且大也故農嫗喜穀賈嫗喜貨儒嫗喜修杜母之所喜者固修也使杜子之學

月益充實日益光大杜母之心雖啜蔬飲水有餘樂矣然則杜子之壽其母與吾人之爲杜母壽惟此自修之意交相儆耳方子曰唯唯遂次其言書之以獻

賀西冲徐君八十壽序

余讀外典見所謂受想行識者心竊怪之物之感人無窮心之逐物無節爲厥心病必有甚且大者獨以受爲先何與及入仕途備嘗世故人情乃知心本無累其爲累者皆始於受蓋有觸而動皆謂之受苟無所動雖外感日交若與我無與人觸於我一虛舟飄

瓦焉耳於人無與也我應於人一應牛應馬焉耳於我無與也以此養身則神氣相安而身自强以此處人則恩怨不作而人自平予嘗以此爲治心之要然遇有所觸輒不免於動蓋爲氣所勝習所奪也乃若得之天無俟於學而自然不受者予於西冲徐君見之公承簪纓之後襲累世之資然未嘗較量於錙銖嘗輸粟千餘石以賑饑鄉人義之當道亟旌之起家殷富甲於鄉邑然皆得之田畝閒至其自奉惟敦約素儼然有儒生風日以詩書禮義訓迪其子姓長育成均次入庠校既婚且育矣猶日孳孳課之若杜師之於幼子焉厚於親戚故友歲時伏臘未嘗不致其慇懃其所尤難者人有逆施我無逆受閒罹外侮衆方拂然必求其直而始快公惟頹然其中視强弱勝負若無預於我據其中之所存眞能狎忘機之鷗涉呂梁之水己無心於忤人人亦無有忤之者予嘗勉强學問而未能乃公獨率之於性蓋得之天者厚故施之人者平耳世之所謂善人非耶今年且八旬猶精明矍鑠完神如沖蓋無動於神則神自閒無動於

氣則氣自定神氣相安則身自强古所謂專氣致柔者公其默近之矣宜其享年之未有艾也予姪輩徵言於余爲公賀予故實公之所以致壽者由於無所受因以爲公贈且因以自儆

賀翟君耿山八旬壽敘

聖天子臨御之五年翟君耿山壽八十十月朔日爲初度公以太學生不欲謁選有司嘉其行誼特榮以冠服余與兄天民俱兒女戚相與稱觴致祝屬予以言余往赴河東公送諸境上執手奉別迄今不相見

者三年每詢動定知飲食步履不減於舊日弄諸孫於掌股上以自娛或時觀漁問稼出入山澗無倦於勤竊喜而疑余後公生近二十年計今精神日疲髮且種種矣乃公獨精健如舊公其有道乎哉嘗怪計然以三筴授范蠡蠡將引之於道乃先以復仇理財何與蓋道不離百姓日用獨其中超然塵𡏖一無所有耳然蓋至人而他心通者知蠡有道緣獨於二者積念未完故因緣誘入覩其伐吳也設奇取勝若弈棋然其理財也屢積屢散若兒戲然爲而不宰過而

不留要皆以道爲作用以完蠡之宿念爾此念完則嚣然無事矣世傳范蠡歸湖天下有中有事而能出世長往哉余嘗從公後知公之資蓋近於道者性故澹泊事無機智以長厚聞里中日與里中人相嬉遊至論時事是非必斷諸理未嘗與俗相俛仰以儉樸遺子孫非歲時伏臘未嘗列華筵動絲竹然客至必盡歡洽遇貴人不加敬至冷落朋類則又用情無世俗炎凉態里中閧羅外侮衆方快於一逞公獨視如虛舟飄瓦恬不爲意惟以禮義訓廸其嗣雖既婚且育猶日孳孳課之若社師之於幼子焉家固饒裕然皆得之田畝山澤間不與人相競逐有人棄我取之意即荒蕪之地一經規畫遂成別墅暇則喜觀書史尤長於詩每興到口占輒多佳句人不經思者概其性行有瀟灑自得之趣未嘗動於氣有綜理細密之才未嘗役於利余故謂公近於道者使得遇如然者指點微機盡忘其中之所有事則礙去而機自靈蔽開而見自大自知千古瞬息八荒我闥忘人與我忘順與逆日游於無何有之鄉其於道也幾矣况二難

克肖諸孫鵠立豈讓陶朱之嗣黃荆幽邃九里煙波不減五湖之勝無謂古今不相及也余候讀禮之餘尚期公與石川震川我川諸公相與結社倘徉以究竟此生俾昔人無專美於前公其許我否也是日也天氣淑明賓序在位考鐘伐鼓籩豆靜嘉而公駝顏鶴髮怡然坐堂上相獻酬厥惟樂哉余方煢煢在疚不能效執爵之勞因寫鄙意懸之公堂以博稱觴者一咲云

賀伯兄斗山君八旬壽敘

萬歷甲申伯兄斗山查君壽八十公幼業舉子學有
藴藉吾宗子姪質疑問難出其門者十而九也文運
之昌實自君始云君行以剛明正直惟以禮義自閑
義不可爲卽賁勇莫奪終身未嘗取非其有其率作
後人惟以明人倫厚風俗惓惓欲與人同歸於善吾
宗咸敬而信之今茲誕辰先期少長咸集詣余祈言
以舉觴上壽余自幼荷君之教不啻師保安敢以不
文辭第試舉今之所爲壽者余將擇而取焉乃有舉
天道爲言者曰天道猶酌也挹彼注此以君之學取

青紫陟崇膴宜無難者然以應貢屆期竟齟齬豈天
不佑善蓋五福惟壽將慳其祿位以益其壽算也是
宜壽余曰此消息盈虛之說壽之理也未盡也有舉
人事爲言者曰人神宜逸逸則機事忘故壽君配王
氏賢用無内顧憂二子諸孫卓自樹立不藉祖父之
遺掖有餘貲雖季子不祿業已就緒孫且克繼君於
世營一切屏謝日陶陶自得其神逸矣是宜壽余曰
此壽豈且樂之說壽之遇也未盡也有舉養生爲言
者曰人貴早服早服重積德故壽君稟隆於天神氣

内藏晚更究心性命每靜坐既久則其息微微若有
得於蟄藏之術今年八十矣猶精明矍鑠完神如沖
蓋得之天而成之人也是宜壽余曰此抱一無離之
說近之矣然而猶未盡也君蓋從事於學者也夫人
之壽非可以倖致所貴者學不學則老而衰學惟靜
靜惟無欲學以基壽靜以成學順性命之理以全其
生學之則也夫養生之說倣於老氏然未嘗不通於
吾儒觀妙觀竅而歸於玄玄者無生也惟無生故長
生不息主靜立極而要於一一者無欲也惟無欲則

靜虛動直此性命之奧聖學之的不言養生而養生
在其中矣彼世之技術不與也君嘗語余曰學貴悟
門開悟門不開則世緣不破此要言也學至徹悟則
性命順而寂感一矣以此齊家則倫明以此睦族則
俗善吾查族屬日繁習尚不一今衆方有事於整齊
得如君者開道倡率其間俾人人同歸於善則匪特
人文之昌自君始族俗之善亦自君始爲吾家子弟
且將師保而尸祝之永永矣此壽之所爲至也八十
未足爲賀也昔衛武公九十有五矣猶致儆於國曰

無以老耄棄我必交戒我古人之學老而不倦如此余不敏從君之後願以此效交儆之義

賀查松坡兄七十壽敘

萬歷歲甲申余兄松坡君壽七旬是月一日實爲初度先是　聖天子覃恩內外凡民間高年有德者悉榮以冠服余宗黨與邑士夫重君之爲人首以名應君不樂就至是誕辰屆期衆復勸而强之始應族之人將稱觴致賀以余與君爲知己相率祈言以光昭盛事少長咸集各供其事一時人心翕然不啻若子

弟之趨事父兄也夫君何以得是於人哉吾觀古昔先王制爲養老之禮天子釋奠於學則設羣老之位適饌省醴饋漿酳爵天子皆親其事父老羣飲於鄉則右鄉老之席供酒供食供齒杖子弟皆親執其役自朝廷以至鄉里其尊崇若此何也蓋古之五更三老與夫閭胥族師皆耆年有德之人上之足以導迪其王侯下之足以化誨其鄉人則夫優崇之典以尚齒亦以尚德也自教衰禮廢此風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乃今見族之人趨事於君若此則知先王之制禮非以强世亦因人心之同而爲之也君爲人明敏端慤達於世故人情幼游學校攻鉛槧期效用於時然竟齟齬於是修德就閒以振肅其家家素未饒然不急急自營惟薄以自奉粗衣糲食自甘年未五十喪偶遂不再續惟寶精珍元以自養飲食兒女之欲澹如也三子卓自樹立惟訓以禮義雖既婚且育猶日孳孳課之若社師之於幼子也每臨事機是非利害洞若觀火人咸取憑焉然惟斷之以理未嘗或涉於私智族有鬩於墻犯於有司則多方解勢至於自

遭斥侮則容之終身未嘗睚眦人人亦未有睚眦之者余與君少相知相與澹然惟善則余贊違則余弼即兄弟妻子所不相信者君獨余諒蓋以道義自處亦以道義信人如此至於晚年其神愈定其氣愈平人之愛敬者愈深自宗黨婣戚以至僕隸細民皆翕然信焉若君者所謂耆年有德者非耶使在古昔盛時雖不得與老與更者並其所以式是鄉人者宜不在閭胥族師之後也即在朝在野皆當致其優崇兄今俗所存者惟祝壽禮耳安得不翕然趨事也吾固

以爲人沁之同也余從父兄後無能爲君祝惟敍君
之素行與今之人心懸之賓筵以爲稱觴者侑且以
爲作德者勸

賀山山查君八旬壽敘

萬歷十五年歲丁亥查公別號由山壽躋八旬某月
某日爲初度族之子姓相率詣余徵言以舉觴上壽
先是歲在丁丑公壽七旬因族人之請余嘗有言凡
行誼之嘉福履之隆子孫之多且賢具悉於篇茲可
復贅耶卽有言甯復有逾於前耶余固辭而族之子

姓固請曰七十猶古稀也八十曰耄爲其老而耗也
乃公精神日固行誼日加福履日隆子孫日蕃游成
均育膠庠積學待選者日彬彬焉洪範所謂富壽康
攸好德者蓋身兼之矣夫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作者
不必善成蓋消息盈虛之數有不可得而必者乃公
得天之厚如此茲可以無祝耶余曰汝知公之壽抑
知致壽之由乎知祝公之壽抑知祝壽之意乎余嘗
聞索旁史見楚有支離者慕錢鏗之壽而東遊邂逅
逆旅問再拜請曰子道何道壽若是也錢鏗氏曰子

未反觀耳齒不逮舌爪不逮指髮不逮眉其壽不壽
之謂乎夫齒舌者剛柔之分也爪指者銳鈍之別也
眉髮者濃約之差也而壽不壽判焉可以知查公矣
吾查之俗於涇稱最蓋賴先輩以長厚之德維持培
植於其間人皆陰受其賜而不知今漸非其故矣始
而俗近和厚近則睚眦之忿刀錐之利輒相忿戾甚
且呼號愊愎奔訴於有司惟公氣溫而下言和而謹
禔身以禮處衆以讓卽有橫逆之加亦受之不報是
謂守其所至柔然而人益親愛則禮義自礪可爲好

剛者法矣始而俗多樸略今則日入浮靡惟欲盡飾
以務觀美不論其歲之所入與其力之所及惟公務
敦樸紛華靡麗不入於心儉不廢禮勤不失事居身
無紈綺甘脆之奉出入無輿馬僕從之侈是謂守其
所至約然而家日饒裕則作法於涼可爲侈靡者法
矣始而俗多質直今則機事機心人相踵習苟可遂
私雖蔑視信義而不恤惟公口無是非行無巧拙于
于於桑梓問有考槃之風彼便儇囂詰競雄逐利互
相豪邁者公視之恬如也是謂守其所至鈍然而善

盜予信則作德日休可爲用智者法矣夫忿戾者蕩性之波也靡麗者燋性之火也變詐者伐性之斧也公未聞錢鏗之術乃默與道合蓋稟隆於天弗戕以人宜其神日以閒氣日以定自耄而耋而期頤皆其所自致也此其壽非得之天而成之人也使公之子姓世守爲家法而不失則身其用康家其用昌可壽於一家矣使族之子姓能以公爲法則風日以淯俗日以厚可壽於一族矣然則今日之祝豈特俎豆之光蓋邦家之式也是日也秋景淑明賓序在位考鐘

伐鼓籩豆靜嘉公駝顏鶴髮怡然坐堂上諸子及孫曁諸族人迭進而稱觴焉厥惟樂哉余不佞因敘獲壽之由與其祝壽之意如此族之子姓再拜曰茲祝也匪特美公之賢可以訓子孫可以式邦家美不忘規也因書以獻

賀憲副查碧山夫婦偕壽敘

聖天子臨馭之六年歲在戊寅余姪憲副碧山壽躋六旬十月廿日實爲初度厥配恭人王氏後二月而偕壽宗之人將率子弟稱觴致祝先期授簡於余屬

之言余何言哉余嘗舉大易積善餘慶之說以示人世之人疑焉曰世固有善而未必慶亦有慶而未必善者是未達易之旨也世所謂善者類多指其人與事言之不知念念皆善斯爲積善人人皆善斯爲積善之家苟祖父善矣爲其子若孫者怙勢滅義反道敗德以自戕其善根適以自墜厥緒矣蓋家之元氣累代積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此積善餘慶之說也彼徒以一人一事之善而遽責報於天無惑乎有疑於易之旨也今有驗於憲副君云余家自祖宗

以來發跡賢科者數人至其所遇之順則憲副君爲最夫天倫之樂福祿之熙孰不欲之然係於天而不可必乃憲副君獨履其盛人未有不以此爲憲副君多者不知積善之慶其所由來固漸也憲副君先世之善無論已余及見其祖睢睢盱盱不識人間機智事有無懷葛天之風見其父恬愉沖和雅有道氣平生於世無競惟以詩禮訓迪諸子雖既婚且育猶日孶孶課之殆庶幾積善者耶而發於憲副君君生而穎異長卽練達旣登制科筮仕棘寺卽究心當世務

尤精於法家司刑者多與時俛仰上下其手憲副君獨持平獄多平反恤刑中州全活甚眾其奏疏至今爲時所法式領牧恆陽郡最繁劇又當孔道民疲於奔命憲副君獨生養休息士民有遺思焉備兵甌括時島夷雖戢而餘孽未靖瘡痍未起憲副君獨振率以義拊循以恩民生賴以底定歟歷中外所至皆有樹立是於祖宗之善一無所傷又從而培厚之且早謝宦緣優游泉石入而觀諸內則母子兄弟熙熙如也出而觀諸外則僕隸田廬井井如也王恭人婉孌

柔順克嫺內則又從而默助之日惟課子弄孫觀田問稼以自適余固謂憲副君所遇爲獨盛所謂積善餘慶者非耶余竊有望焉不踐跡善也而進之於入室可欲善也而推之於聖神聖賢之遺訓有以也祖宗之善自我培厚矣又進而求之聖賢之善何爲可欲何爲入室則求端詣極必有其幾要皆吾人之可爲者余嘗有志焉而未逮憲副君其有念於茲否也苟篤信而交修焉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慶澤之流又豈直今日之盛已哉余日望之宗人再拜曰善無窮斯慶無窮以是祝憲副君美不忘規矣因書以贈

壽序

周生從余姪載道習舉子業有年繼又從余自余入仕途則且十餘年周生已去其業而爲塾師然以舊雅不忘余余歸休時往來水西精舍合併諸彥究竟此學周生時與焉今年乃父壽八十某月某日其初度周生閒從載道乞言爲壽余自歸休來方屏息諸緣以圖歸一乃復暇疲神爲應酬文哉懇辭之載道懇言之周生一日要諸途再拜曰奎思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奎父起田野間一錢寸帛皆得之辛苦至其教子則不敢吝蓋欲奎奮跡文學光前烈也奎不肖落落塵俗間無以慰乃心今欲得一言爲家君重其無辭予思陸子靜云縱饒我不識一箇字也還我堂堂地丈夫則世之所謂肖子豈必皆文學間哉所謂能重其親豈必借人言哉亦惟强爲善而已有舜之聖則能重其親爲聖人之親有曾之賢則能重其親爲賢人之親聖賢雖不易及可欲之善則人人得而爲之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吾思子之先世亦頗式微然惟以善意相承至子之父乃始充擴漸饒裕世俗稱人之家必曰發積蓋言祖宗所積之善自我發之也苟自我而發不自我而積非所謂厚積薄發也譬之積財者然爲祖父者日積月累至於殷實過一不肖子乃目其祖爲田舍翁舉其所積累者蕩廢之殆盡矣故事事皆善斯爲積善人人皆善斯爲積善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富者貧者各安其分耕者讀者各勤其業是積善也福來不享禍來不受人負我不以爲怨人勝我不以爲

屈是積善也及其至也動一念無不可與天知行一事無不可對人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積善也夫善天地之元氣也前作而後述彼倡而此和則一家之内太和流行不期於慶而慶自有餘以此事親則親心自悅以此壽親則令名無窮子能體而行之則吾言爲光若曰徒借此以重親則吾言爲贅又烏能爲子重哉道再拜曰叔之言豈特可以復周生其可以風世

書趙黃岡別語有小引

趙應庸以眞醕粹美之資問學有年起家庚辰進士令武昌調黃岡不悅於其守遺拂逆甚忍性動心於學問益得力自應　朝還任惓惓就余商確且別請書警語以朝夕觀覽焉爲書之凡三條

外典有受想行識之說夫物之感人無窮心之逐物無節爲厥心病必有重且大者彼獨以受爲先何與蓋觸於外而有所動皆謂之受惟受則想行識自相因而見無窮隱禍皆始於此惟無所受則人觸於我

若虛舟飄瓦焉爾於人無與也我應於人若應牛應馬焉爾於我無與也人我不分恩怨不作此是不動心之學外典之意尚微然大略亦是此意此與聖學尚有毫釐之差以之應世甚爲得力處人自不犯手然未可以此自足也

孟子有君子仁禮存心之說施諸愛人敬人又驗諸人愛人敬不得則自反而仁自反而禮又不得則自反而忠此干聖格物之學從人情物理上眞實體驗一毫未盡不敢放過舜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文王謂天王聖明兮臣罪當誅此皆自反自責絕無怨尤之念故卒能感悟其君親吾人於一切不能盡分處甚多安可漫然不知自反徒見人之不是此中道理無窮功夫亦無窮君子有終身之憂者正在於此只一一不愛未足以盡之也

夫子有君子終食不違仁之說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先仁畢竟是何物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同得天地之心爲心皆有此生生之靈竅是爲仁此仁無一物之不該無一息之或間故言終食未已也又及造次

言造次未已也又及顚沛始爲君子存仁之學至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以誠敬存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法更爲詳盡然識非聞見之謂須放下萬緣無欲而靜始能悟入是有待焉未可以輕議也

別衡吾賀子語

衡吾賀子與聞蔣道林先生之學偏游海內至止水西予扣之蓋實究心玄宗自謂得玄關一竅曰須知方所予謂神無方有方則不玄矣曰內觀念之動處眞與不眞夫內觀無心有念則有心矣曰父母生身落地一聲性命始立夫外觀無形有身則有形矣有心有形則有物可知矣何處見空何謂之玄非老氏之旨也元神有宅灝氣有門安得無方所但下化圄其迹上化歸其根耳又問亥子之說予謂此白沙之旨道林之所自來也泥時則非矣夫常無觀妙常有觀竅同出異名同謂之玄此老氏之旨卽亥子之間也此中蓋有實際焉不可以言語傳不可以意識測

存乎其心悟也子欲從事止屏息諸緣豫逸甯靜無事遠遊爲也

送南陽節推杜君語

杜君靜野以眞醇粹美之資從事聖學嘗游於念菴羅先生之門日津津有得矣今春謁選得授南陽府節推以余嘗業是官也瀕行欲書警語予何言哉亦以從政卽學也姑就君之所學商之而已夫節推理刑官也是非貴明好惡貴公周書論王道本於無作好無作惡大學論治平在於能好人能惡人此固從

政之大端也然惟人有善惡而後吾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刑賞惟情以人異故法因人施於我實無所與也若吾人之心惟廓然虛而已矣善且無有何有於惡無善惡何有於是非無是非何有於好惡此正不睹不聞之體萬化從出之原也識得此而常存之不爲情境所遷不爲意見所汨此之謂致虛所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斯行矣故目惟虛始能辨色耳惟虛始能辨聲心惟虛始能應感吾心無好始能好人無有作好矣吾心無惡始能惡人

無有作惡矣此固愼獨之學天德王道之要君嘗從事而有得者也率是以往將何施而不可理刑云乎哉若夫任情以肆威炫能以徼譽違心以狥人擠人以自利種種諸病皆起於不虛此固君之所本無余亦無所容贅也杜君再拜曰此聖學之微從政之本也教我者至矣敢不祗承遂書之以贈

別李知吾語

知吾兄往會顧敝廬去年復來同弔龍溪先生子姪輩相從久受益頗多今年余姪孫查知遠迎過舍與邵蘇諸友合併者凡一月餘津津日有興起予亦藉以領教意去年別時彼此商訂各勉其所不足此來見其機括圓動氣象開闊有本之學月異歲不同如此也予舉中庸肫肫其仁一章相與印證知吾欲書於別語因次其詞此學惟在立天下之大本大本卽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不睹不聞之體也以爲無則萬物咸備以爲有則一物不留乃吾人生生之靈竅生天生地生萬物皆由於此故謂之天下之大本此本雖人人具足然染於習氣立之爲難愼獨卽所以

立本也知得大本所在惟誠以存之而已存之又存至於不息斯爲至誠此理原無內外學亦無內外其存之也卽在人倫物理之中五品之倫乃天下之達道故謂之大經其中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各各有自然之則原具於大本之中不容纖毫人爲私智加減惟至誠則成性在我道義自出喜怒哀樂各中其則日用應感莫非造化之流行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故謂之知天地之化育此與才力氣魄聰明見解一無所與安得有所倚纔有所倚卽非

中立去大本遠矣大本原是仁體仁不止於慈愛義禮智信皆仁也乃天地生物之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纔落用情猶是小惠未可謂之肫肫原從無中出相求之無端探之無際不特人不能知卽鬼神亦不能覰破纔有色相可見猶爲機淺未可謂之淵淵原是與物同體天地古今渾成一片其大無外纔有分別揀擇猶是有礙未可謂之浩浩其機惟始於一知此知非意識卜度非言語解悟非世事了了非念慮惺惺須從無中覿體相見若睡之初醒無復喧嚻之

態若囚之始脫無復拘攣之象始爲初知從此眞宰常定習氣潛消一切世緣泠然寂然此體無斷無續始爲通晝夜而知一切經綸妙用從此而出此豈可以概望之人哉惟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能之也知吾兄原是利根知此已久學已成章惟於淵淵浩浩處尚宜留神此固是保守家珍未敢撒手亦緣原從靜定中入亦是舊習充養既久當自不同然亦不可不知若不肯賴天之靈亦稍窺此向來未離人事惟舊習難忘凡情易流實不敢自昧當此衰年更須何待亦不敢有負明教幸無遐遺此千里之心期也夫聰明睿智達天德者既不可望之人則學者將何如用力此知乃人人具足日用應感過與不及未有不自知者隨其分限各致其知凡氣有偏處習有重處各各自省自改人倫日用之間莫非眞心爲主不敢流於自欺各各自有受用久久自有進步譬之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而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在孔門原有家法若不從實心致知概欲從事於此則茫無入頭徒長意見甚且猖狂自恣長

傲遂非有孤知吾遠來之意矣此又學者所宜知也因併及之

閫道集卷七終

姪裔孫選青重校

毅齋查先生闢道集卷八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華宗實校

文類

燕息堂記

易之隨曰君子以嚮晦入燕息人生虛無止有游氣氣之一呼一吸爲息此息根於元始通於造化乃吾人生死之根也而性實主之故息字從自從心未有

性定而息不定者也懵懵而興呼呼而睡幾希於平旦梏亡於旦晝生死於大道之中而不知有息者衆庶也吾弗爲也反情歸性致虛守寂求諸亥子之閒以還胎息之初若佛氏之反息老氏之踵息蒙莊氏之六月息竊弄造化而不爲造化役者至人也吾弗能也其惟君子之燕息乎夫晝無妄動夜無舁睡未有燕息而不自定性始也君子悟乾坤闔闢之理順陰陽消息之機得隨時之義焉方其日出而作吾與之俱作視聽言動過而不留喜怒哀樂發而未發情順萬事而無情感而遂通也及其日入而息吾與之俱息諸緣屏息衆竅閉藏一點元氣還於混沌與元化相與亭育如雷在地中然此則其睡常醒有夢卽驗是謂通晝夜而知君子燕息之道固如此也吾有志而未逮焉然而不敢以不勉予於應事之右闢隙地爲退息之所自入　賀回氣息不定火日津津上皆起於妄動不能定性之故也書此以自警作燕息堂記

虛受堂記

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天地惟虛故萬物容聖人惟虛故萬善人吾人之心原於太虛本與天地同體聖人同量惟以有我之私窒於其中於是爲自用爲偏聽爲護疾忌醫爲拂人從欲種種諸病皆起於不虛夫既不虛則天地萬物於我邈不相涉其視民之疾苦若秦越然人雖有所告若以石投石矣安望其受惟夫廓然太公無物無我形體盡黜私智兩忘此心如太虛然則天地萬物自爲一體民之痛癢自然相關一民失所若己失之一夫寃抑若己寃之眞有

疾痛切身求醫問治惟恐不得其方有不樂受者乎夫長民者以一身寄於民聰明未徧智慮未週其於民之疾苦寃抑常患於不知若鄕之賢士大夫得於耳聞目見又矯手頓足撼不能行此正兩相求而不相値也然惟有己之虛受而後有人之樂告不然聲音顏色之間人且洞若觀火矣其誰爲告之若夫事理之是非人情之向背未必盡一問而察之在我固有天則焉此古人所以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也予以聽事之左闢隙地爲寅賓之所盍欲考德諮政

以求受益然恐不虛而人莫余告也書此以自警作虛受堂記

登南嶽記

新正過衡山慕南嶽之勝而登之未及其巔雲霧忽作萬態藏形上下天地溟濛一色咫尺之間人我莫辨眞一渾沌世界也未幾霽色少開陰雲四散陟祝融之頂而縱觀之則見夫三江七澤襟帶前後七十二峯呈列上下物色班布種種可觀又是開天闢地以後氣象旣而登會仙之橋觀化生之池望方廣下南臺夕陽西墜與盡將歸則又見夫人影散亂鳥聲雜沓山僧設飯從者爭取紛紛籍籍莫可禁止又是末世以來氣象一日之間光景變幻不知幾番古今世界皆已經歷自吾心視之總只如是無增減也以是知六合一家千古一息心之本體原如是顧人之覺與不覺耳覺則超於天地萬物之外而常爲之主裁成輔相皆從此出何其大也不覺則役於天地萬物之中眞宰不立雖簞食豆羹亦競而逐之矣又何如其小耶嗚呼宇宙在我萬化由心此人之所以爲

貴也吾人果先立其大乎抑自囿於小乎此日山靈若有以啟我因記之

邑侯默吾李公均田記

昔明道有云天下事須誠與才合始有濟竊疑心眞處卽是才合而言之無乃過於分別乎及入仕途自謂持此眞心於天下事宜無不可爲者然而見之未眞處之或疎卽不疎矣未協人情協人情矣或未中天則始信任事之難而明道之言非漫語也若吾邑侯默吾李君其殆誠與才合者乎夫任天下事皆難

而均田尤難方其始事將舉邑之衆而授以節制非有畫一之規衆罔攸措故立法難法立矣而行之未善少有依違姑息於其間衆且玩視之矣故行法難令以一人安得履畝而較之不得不寄於人苟非其人則豪右售賕貧弱受抑名雖均田實滋弊孔故任人難是三者難在我者也民有目險行奸者吾方執法繩之彼且怨讟朋興多口可畏故得民難且以一邑之田奏功數月吾方致詳部使者已催督四出苟不相信且以慢令罪及矣故獲上難是二者難在人

者也在我者可以自盡彼在人者獨且奈何哉此均田之所以難也初均田之檄下吾涇侯瞿然曰裕吾民者此其首務哉迺博詢遠慮刊之規條以不盡括一邑之田號則掛一漏萬曷以取均故先之以號冊田之廣狹業人未有不知非親丈曷以得實故次之以親供冊民之奸弊不能盡無非耆民易丈互相稽察曷以釐弊故次之以信票冊爭者爲斷訟者首改奸弊者摘發冊凡數易矣非總耆之磨對曷以核實故次之以歸里冊法既備矣則持之以斷不朝更而夕改行之以嚴若雷厲而風行即猾者罔不畏法而縮首行斯善矣催督諸冊則委諸學博提督諸耆則委諸縣幕選任總耆則取諸各鄉之耆德或分猷共濟或協力效勞人斯得矣先是涇之民或苦其繁勞而侯不以爲意曰吾知一勞永逸而已安得人言之是恤上之人或責其遲慢而侯不以爲疑曰吾知悉心利民而已安敢欲速以售知且遍歷郊原指顧抽查即戴星出入涉險往來而侯不以爲勞計田凡若干畝計稅凡若干石丈出羨餘田凡若干畝悉以補

諸舊額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由是版籍明而上有定徵疆土別而下有定輸士民交口稱均平矣而侯不以爲功處難而不厭任怨而不嫌令嚴而不苛功成而不居侯於均田非直協人情且中天則矣余弟查固同衆耆某等詣余曰是舉也侯爲民勞矣侯雖不居若吾民忍令其泯泯無傳耶請一言紀其事以垂永久余惟侯性簡靜寡言笑澹泊明志惟究心性命一切時好不入於心其爲政刪煩剔苛獨持大體成人材厚風俗勤恤民隱惟闇然實修諸峻

皎事可以釣聲譽者一薄而不為蓋立誠有素矣至其才又足以濟之衷虛而明氣和而毅人情事機洞若觀火即震撼盤錯交於前應之凝然不動所謂誠與才合者非耶以此均天下且無難者何有於均田若其閒綜理之能勞瘁之績侯且過而不留矣余又烏能盡狀之故為紀其大略如此侯名某字某默吾其別號也撫之金谿人以進士起家令吾涇凡五年所其善政種種不能殫述他日當有傳其循良之績者茲以紀均田故不多及云

太平崔氏祠堂記

萬歷某年崔氏祠堂成越某年適外弟崔廷健以詩中應天府鄉試稱盛事云予與今大司徒松坡畢公以毋黨戚往賀焉崔氏欵留祠內朝夕盛燕禮意優渥凡十餘日松坡以今代詞宗觸景感懷輒形諸詩予亦效顰積凡若干篇蓋一時之嘉會也因得徧觀祠宇后為寢樓五楹高若干丈廣若干丈上安始遷之祖崔公羣其下則安近代以來之祖前為正堂五楹高若干丈廣若干丈以合族舉祭松坡題曰唐相後裔環以兩廡高明軒敞以便於讀書會文前為儀門五楹其高與堂稱又前大門予為總題曰崔氏祠堂其基則卜諸宅之西畔廣若干畝黃山峙於前大河經於後規模壯麗蓋一方之勝概云崔氏陽宅自天都降勢透迤而東至某山落脈穿田特起自形家論之蓋佳地也惟西畔空缺自祠堂橫障於西風氣日聚人文日盛家勢日隆隆起其關係一家蓋甚鉅也崔君某與余曰公知祠堂之成矣抑知成之之難乎余請竟焉曰自經始至落成計其費凡幾千兩矣

取諸店賃者十之一取諸忿爭議罰慶賀折席者十之四取諸貸而息者十之三取諸義助者十之一諸凡雖難猶可辦也惟貸而息者初欲營利利未得而本且亡者多矣至其舉事眾必取盈不得已則鬻產而償之因此而貧者凡數家矣此斂財之難也始而董事者九分各議一人然有存其名而未與事者有與其事而未竭力者其竭力者惟某某二三人而身任其勞盡瘁不辭者惟某為最每日匠人斵陶人摶埴污人塗傭人版築諸匠並作彼董事者計工而授

値稱事而儉慮每日晨入而酉出風雨不辭怨嫌不避無論會計之煩經思之勞即登紀之簿已至盈車矣卒以盡瘁致病爲郎廷健之父也先食其報幽明之際若相爲感應者然而其勞可憫也此任事之難也予因以爲是舉之難也予曰允如子之言矣然有尤難者子未之及也夫祠之爲言思也必思其所始祖者身之始天者人之始也君子思其身則思其祖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也思其祖則思其天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也以一人之神萃衆人之神以衆人

之神合祖考之神是之謂思成惟賢者爲能盡祭之義也故爵侑時獻文也脯俎備物儀也德馨不足神其吐之矣此奉先之難也今夫聚族於斯父子兄弟咸在出入則同吉凶慶弔則同議事則同堂會食則同席由是而反其所始則一本之思油然動矣故貧則思周弱則思植不率則思教有急則思救眞有痌瘝切身不容自已者一體故也苟無此心則一膜之外且如秦越矣此合族之難也子之所謂難者事也事在人爲雖難而實易也予之所謂難者心也心由我盡雖易而實難也前之難者已有任之者矣後之難者甯無望於後之人乎崔君曰唯唯吾將以公之言并勒之石以朝夕取訓且俾後之人知所感而興也何如予曰善矣於斂財可以觀義於任事可以觀忠於奉先可以觀孝於合族可以觀仁四者善莫大焉孝以本之仁以達之忠以盡之義以行之率是而世守之則崔氏之祠固禮義之宗也豈特今日稱盛且奕世其昌矣於是乎記

譚氏祠堂記

予觀夫今世之人志在崇飾者奇葩異卉古物珍器之類可供耳目之玩者靡不聚而有之治生者則笑以爲浮志在治生者租甿錢貫麻枲絲縷之類可供衣食之需者靡不畜而積之崇飾者則笑以爲俗是二人之更相笑志各有在也自吾論之崇飾者固華而無實治生者亦實而未大也乃若古之君子則不然進而用世則出謀發慮以康濟天下退而居家則敦倫合族以整肅一家其視人之休戚利害眞若痌瘝切身不能自已而爲一身之謀若有不遑恤者自

前二人視之又未始不視以爲迂不知天下即一家一家即一身也今夫人之一身目不期於耳目之所視耳必聽焉手不期於足手之所持足必行焉相維相繫而不可解者何也一體故也君子惟以天地爲一體故進則欲行之於世退則欲行之於家皆一體之心不容自已也自一體之義不明始有一膜之外遂爲胡越至親之間不相顧恤者矣況於宗族又況於天下乎仰松譚先生蓋嘗究心於一體之學者故出宰嵊興利除害鋤暴禁奸苟可利於生民者不避

嫌而直任之然卒以直道取忤未究厥志及其家居日以講學睦族爲務曰吾之志不得行於天下猶得行於一家欲行於家必自合族始欲合族必自祠堂始乃倡議鳩工而肇建之又爲置田以供祭祀立約以齊人心錢穀出入之數田畝坐落之詳靡不經理其視世之預備衣食之需者其心一而已夫居家之人固有志在崇飾者有志在治生者乃君獨以此爲急疑若近於迂不知公固出於一體之心不容自已也祠既成乃即其所嘗經理者請予爲之記俾後之人知所世守焉是又以一體之心望夫人也吾於是益見公之意深而慮遠也予自家居以來見族衆日繁人心日離至有不相識面者皆起於合族之無祠嘗有志於此而未逮因公之請乃樂爲之記祠建於某之東廣若干丈深若干丈肇於某年某月董其事者某至於捐財助工別有誌

蓉城書院記

蘇侯之令蓉城也飭法貞度勸學興禮凡造士作民之方靡不具舉士民蒸蒸日有向方矣又以教化風

俗之本多士黎民之倡也乃借梵宇隙地創書院爲講授之所前爲正堂三間後爲室三間左右號舍各五間環以庖寢周以繚垣題其堂曰敦崇正學既落成矣命方生惟明屬余記其事余讀來狀有曰教士不在科條在篤於躬行雖急庶民猶先於多士可謂知所先矣余甞以無言哉夫曰正學以其率由大道不雜邪徑云爾然邪正之辨其幾甚微非止不篤於躬行凡行之不率於性皆邪也中庸論道之不明不行歸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愚不肖固於凡近

於道無聞宜矣乃若賢智固世之所謂豪傑也均於道無當焉何也意見之偏害之也智者超悟而不修故止於虛見賢者敦行而不悟故終於冥行然據其議論既足聳人之聞觀其所行又足係人之望非特人莫敢非卽彼亦自以爲是故其始止差以毫釐其終乃繆以千里此正學不可以不明欲明正學不得不求諸聖人也聖人之學何學也求以復吾性焉耳人性之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探之若廓然無有出之則其應不窮發之爲喜怒哀樂散之爲人倫物理

極之爲位育參贊皆是物也不假修證而各各具足不待補湊而處處完成不藉名位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此其道蓋至簡至易意見無所與焉者也百姓可以與由不可以與知知之者多士也然今多士甯無淸談而不篤於躬行者乎甯無躬行而不免於意見者乎外論理而樂玄虛執典要而昧變動甚者是己非人憤世戾俗者且紛紛焉揆之中和已相去遠矣多士所爲若此又何令衆而矜式之也慨自聖學不明士習日敝以聲利爲得計視性命爲迂談庠序學校爲虛設久矣豪傑之士往往病之故抱此意相與講授於山澤之間此書院之所由設也乃其流弊又至於此懷世道之憂者能無扼腕而歎耶今日書院之說欲其敦崇正學甚盛心也所賴二三賢智相與倡導其間祛其私智銷其習氣以求復其本然之眞自孩提之愛稍長之敬而達之天下不徒意見相高議論相尚焉庶多士知所與起庶民有所矜式將使正學之明自蓉城而始庶不負師師者之心矣若曰課試之勤惰文藝之工拙以此講授而已有庠

序在矣以書院爲也多士其知所先哉侯字某楧楚其別號也楚之江陵人其爲政獨先教化行鄉約明宗法興社學立文會種種善政不能盡述茲以記書院也故不及

太平縣建督捕館記

太平古仙源地也介在山谷中東連旌德北枕涇川西鄰石埭南聯黟歙犬牙相制四通五達而太邑獨僻居東北隅非適中之處西南一帶偏廣如長壽涇陽龍門絃歌等鄉距縣頗遠層巒疊障各成村落民

居其間有垂老未至縣庭至淪於圮壞罔知法紀尢多毋論奸宄出沒難以時察卽有黠悍弗率者負固其間駸駸乎尾大難掉則以地勢偏重然也舊有龍門巡司今不復設而未有以處春宇張侯令仙源之三年輒詢諸士民知龍門賜田爲適中之所乃請諸兵憲馮公郡伯鄭公參詳而達於撫臺胡公按臺耿公報可爰建督捕館議掌印暨巡捕員役不時團練督察凡以綏甯治疆也既竣厥工授簡於余屬記其事余覩古昔聖王分畫郊圻建置城邑大小相錯輕

重相維卽窮陬下邑苟涉要害皆經理之所必至豈好爲煩瑣乎哉此一體之仁也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苟榮衞不通氣血凝滯則病且乘之所以疏導而調治者不容緩矣聖王之視天下如一身然必精神意氣流貫周浹無有隔礙而天下始安若法令不行則仁恩莫究故凡督捕之令伺察之嚴皆疏導調治之劑也天下者非郡縣之積乎然則侯之建是館也蓋痛癢切身勢不容已所謂一體之仁者非耶不然視其民如秦越然簿書期會苟完吾事已矣

烏用此經理爲也昔明道令扶溝欲開溝洫曰吾將行矣止開十里人知其利自不容已也象山守荊門遺書於家曰近來無事惟料理城池不遑寢食然外人未之知也此皆志在爲民故功不必己出名不必人知也侯令仙源久行且內召矣乃猶廑此舉侯之心眞二賢之心哉功始於萬歷戊寅之春而告成於首夏正堂後堂門樓各三間東西廊房各二間前爲教場一其費則皆取諸餘羨不煩力侯名廷榜字登材春宇其別號也以妙齡登甲戌進士閩之清漳人

與賢坊記

世言天道遠人道邇其果然耶天人一致天非蒼蒼之謂天卽人之心也故曰天惟人也人心機也動於機斯有心矣天無心也期人之報而后施冀人之應而后爲皆涉於有心有心非天也七寶布施不爲功德一蟻之渡一帶之還顧躬獲顯應則有心無心之別也夫苟無心我卽天也其有所應非從天降自我致之天自不能違也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此天人一致之說也余觀於古泉陳公益信公之司訓於碌

也余生也晚未及識公然予戚陳子厚氏公通家子弟也每亟稱公嘗言公去碌已若干年今沒且久矣碌人士每談及公輒歔欷感慨不能忘甚且有潸然泣下者公臨終他無所及惟口占然日戊辰進士吾家必有明年嫡孫一夔姪孫所敏果同科進士夫人心難强天命罔測今碌人之縈思於公也若嬰兒慕慈而公之食報於天也若執券取償此曷故耶今年子厚氏詣余求興賢坊記余因讀來狀及細閱誌觀公之詩曰世情漸覺多趨媚懶性原來只愛閒夫

公不屑媚人又何心於人之思不求人知又何心於天之應以是覘公蓋超然塵壒之外與天爲游一無心而已矣然而天人卒不能違焉則公自致之公亦不得而知也此固一致之理彼歧違邇而言者要未達於天人之際也興賢坊者公司訓時曾署篆數月所得紙贖纖毫不入私槖建坊於學名曰興賢蓋取賓興賢才之意也踰年蘇氏子約畢氏廷鳴果並捷鄉闈廷鳴後聯捷至今顯庸則公之取必於天人茲又其一驗也夫自七竅鑿而混沌破五圭琢而瑜璞散世之機事已習與性成卽有皦皦於名義拘拘於應感而爲者已爲足多乃有無心而得天如公者非世所希覯耶吾故表之以爲爲善者勸若其格言懿行種種不能盡述則誌銘備矣陳公名某字某古泉其別號撫之樂安人由制貢於某年任石埭儒學司訓建坊於某年某月其費則取諸署縣之紙贖不足因益以餘俸督工則某人公之嫡孫一夔先任太平縣令尋調繁改浙之樂清縣姪孫所敏任太平二府尋遷南計部員外郎俱與陳氏有世講好二公每過

埭必過其家與埭之士人相聚若平生蓋明德之後世守交誼若此茲皆有關於世道者因爲之記

龍興寺山門記

龍興寺古剎也因其廢而重修者翟君耿山之先世祖也新建山門則其嗣德鼎與德昭也翟氏世居水東循河逆流而上十里許中開平壤地名毛園寺建其中坐祈龜山面麻嶺諸峯相傳有女獻花入寺供佛乘羊而去故名毛園前帶麻川蓋望仙龍門二水合流而下處川下有石名麻姑仙洗紗石古仙記麻

川麻姑歲歲臨毛園毛女年年至其誕未可盡信然其山水則一方稱勝夾河兩岸怪石磷磷蹲踞若獅猊狀間多澄潭清澈到底可鑑毛髮每逢春雨連綿山水驟至水石相激則白浪洶湧狀若捲雪卽長年過此黠篙操柁瞬息不敢忘目唐李太白杜荀鶴俱經遊太白有湍灘鳴嘈嘈兩山走猿猱白波若捲雪赤石不容舠之句荀鶴有麻川清澈底似入武林溪兩岸山相向三春鳥亂啼之句皆能與之勝概也寺之來相傳爲宋學士孫龍圖守墓之所予嘗過此題

云偶過龍圖舊墓臺英雄千古已成灰山僧指點埋魂處尚有遺踪傍草萊迨入我明洪武初翟君耿山始祖曰某曰某曰某兄弟三人捐資重加修飾各塑佛像一座惟山門未建耿山嘗讀書於此每倦後登高縱觀川原之勝若有心曠而神怡曾許建山門未果病中且囑其嗣曰務建山門以了夙願鼎與昭因捐財搆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高若干丈廣如之規製宏大出入壯觀龍與又增一勝概云夫耿山因先世修飾未了許建山門可謂好結善緣鼎與昭因父遺命克終此舉可謂善繼先志此皆事所可記者但人子於父之有志而未逮更有進於此者非止山門已也果能推而廣之於義所當爲力所能爲皆克終其事俾先世之緒自我光顯此又孝子用心之大也併書以望之

進修說

震川翟君築室於考溪之上以聚同志共證斯學扁其所曰進修蓋取易之九三君子進德修業之義云屬予繹之予謂此知性之學也見天人一致焉見顯

微無間焉見聖修之極焉夫乾天也君子體乾以爲學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而顧取於立誠何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卽人也一誠而已矣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卽天也亦一誠而已矣雜之以僞則天者已人而德非天德矣故先之忠信以進德德之所著莫先於言言常失之有餘餘非忠信也業非天行矣故先之修省其詞以立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是天人一致也進修之實功也夫有退則有進有壞則有修凡言進修皆自既失之後言之非其至

也若吾人之性原於天命本自不已不可得而退也何事於進本自渾成不可得而壞也何事於修誠至此是謂至誠德至此是謂至德純乎天而人無所與焉者也是道也以爲有則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以爲無則一靈不昧生生不息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故舉而歸之於幾聖學之要惟在知幾然幾微故幽有昧而不知者有知而未至者有至而未終者惟知至知終則一靈通乎晝夜吾性貞明之體纖毫無蔽道義自爲之時出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是顯微無閒也

聖人之能事也故是道也語其近衆人皆可以與能要其至雖聖人亦有所難盡夫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凡爲臣子者皆可能也乃舜獨不得於親至於說蓋文獨不得於君至於見四夫人於此卽不生怨尤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彼二聖者方且負罪引慝反躬省過之不暇朝乾夕惕洞見幾微蓋知有庳之封未行終無以慰親之心雍州之地未還終無以釋君之疑幾微之或閒亦臣子之道未盡也可謂知至知終矣卒之舜則瞽瞍底豫文則得專征伐至誠所感君親俱化若乾道變化萬物各正性命二聖之所爲豈止無咎蓋純乎天者也是聖修之極也天下萬世進修之法也故知天人一致則不可不盡人之道以合天知顯微無閒則不可徒徇事之迹以離根知聖修之極則不可得少爲足而不要其至愚故曰此知性之學也願以此效交修之益

長春圃說

長春圃者沈君士濬之藏修所也在縣治東三里許地名幞山坐水西之湖山嚮山峙於東承流拱於右

賞溪環抱於後幞溪襟帶於前蓋一方勝概也沈君築室其閒友人爲命名曰長春圃取義蓋原於老子云沈君未釋其義以詢於予曰春爲四時之首其氣屬溫其德主生天下之貴春久矣然天地以春夏秋冬成歲如循環然春溫矣非夏暑秋涼而冬寒則節候不全四時舛矣春生矣非夏長秋收而冬藏則果實不完百物耗矣長春之義何居予謂天地閒有可得而變遷者有不可得而變遷者所謂長春蓋指太和元氣之春非若四時之春可得而變遷者也元氣

之在天地開絪緼交密求之無端究之無終收之不聚撥之不散四時得之以運而不與四時同代謝百物得之以生而不與百物同榮枯蓋卽生生之易我與天地萬物同醞釀於元氣之中渾然一體者也在天地則泰和絪緼品物咸亨在吾人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散於一家則父子兄弟怡怡如也極於天下則萬民萬物熙熙如也蓋不屬四時而在吾身也吾身之春雖徧於天地而實始於一念之微惟形骸盡黜私智俱忘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熙熙穆穆依然混

沌之初是謂長春苟一念燥是謂焦火春以夏閒矣一念慢是謂凝冰春以冬閒矣一念忍是謂肅殺春以秋閒矣如長春何堯夫云如何是先天一氣是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纔絪緼白沙云半屬空虛半屬身絪緼一氣是初春皆長春之謂也然此非可以襲取也蓋有實物焉不可以意識測不可以言語傳存乎其自得也沈君承先緒而志聖學且友於兄弟約諸子姪歸於雍睦滿腔春意矣居是闓也以是藏修以是游息日與太和相醞釀不以他念閒焉其於長春庶幾其有得云故著其說

求肖說

徐君某持其先人王虛居士求肖卷與其行實因震川翟君託余爲之說蓋以闡先德成先志也余受而閱之見其言求肖也謂情不外於性性不外於形盡性所以踐形而終之以學其說盡之矣余復何說亦以吾人肖形天地原相似也惟去其所以不肖者而肖者自在矣非有求於外也人之生也爾耳自聰爾目自明遇親自愛遇長自敬見孺子入井自怵惕見

牛於堂下自觳觫神觸神應無待於學慮而自然者與天地生物之心原相似也其有不似者欲蔽之耳耳蔽於聲目蔽於色口腹蔽於饑渴愛敬蔽於妻子少艾故怵惕於孺子而或薄德於同胞觳觫於一牛而或忍心於百姓胥而爲夷狄胥而爲禽獸日漸月摩不自知覺皆起於不學之過也學也者去吾之蔽以復吾之本然如呼寐者而使之覺耳非能增益於其外也然不知性爲何似則不知學爲何事橫渠之作訂頑也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爲同胞以物爲吾與

蓋言性也以窮神爲繼志以知化爲述事以不愧屋漏存心養性爲實功蓋言學也而終之以踐形惟肖得其大端矣然而未盡也至中庸則謂性爲天命謂道爲率性謂教爲修道而要其機於愼獨始於不睹不聞終於無聲無臭則天地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肖天地者幾微要旨皆盡於此然則踐形惟肖子思其宗與嘗觀子思之對夫子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之謂不肖伋嘗以此爲憂是爲孺子時志已不凡其卒能繼道學之傳而克肖者不在是耶

玉虛君志於道潛德弗試以求肖之說遺諸後人正望有以終其志也今徐君之在仕途不以聲利爲急獨惓惓以先人爲念其志可知矣欲終其志以光前緒其於訂頑識其大於中庸究其微去其所以不肖者而肖者自在矣若乃起念於形骸而不知萬物同體之仁矯飾於行事而不知戒愼恐懼之要雖種種皆是亦優人學孫叔敖類耳君子不謂之似也徐君勖諸

遺珠久照說

太湖宋子以年家誼謁余姪碧山因來謁余出近溪羅公所題遺珠久照卷并諸公題詠示余因索一言夫父以少年登科弗祿母以矢志撫孤弗二近溪公卷已言之矣獨望其子之兄弟與其母之孤貞擬諸遺珠未言其珠之所以諸公題詠又多以顯庸期之二子因以此自勵不得因以自歉余竊以爲顯晦有數原不可必以是求之是明珠在袖而索之途也蓋吾人原有一竅生生炯然不昧處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猶之夜光之珠也珠之光止於照乘若吾心

之珠原於混沌動於幾微通徹於倫物照耀於古今自聖人以至途人一也故婦得之則爲貞子得之則爲孝二氏得之則爲平居爲如意千聖得之則爲懋昭爲繼照彼過佚其光而弗顯者氣習累之耳珠之全體故在也了能自其炯然不昧者紬而熙之不以情遷不以境易日就月將以底於光明則全體在我妙用自顯可貧可富可窮可達吾之精神自有一段不容泯處雖大小久暫不同其爲照則一譬之珠在重淵其光自不可掩蓋各足乎己無待於外者也以

此顯親其爲孝也大矣區區之顯晦弗與也子之兄弟彊諸因書以貽之

長樂寺說

余因事往廬過長樂寺寺僧道興晤正率其徒遠迎且致欵留潁行欲書數語余未究心禪宗此地亦禪教不興無可與語惟寺名長樂略指其義樂乃性體人之生也一靈中含諸緣未動外無營求內無罣礙不見其樂而眞樂在焉常是此體是爲長樂禪門謂之西方極樂世界夫樂豈專於西方西方乃肅殺之

地剝落萬緣眞樂始見耳惟自混沌既開情識日熾百慮營營萬緣逐逐始不勝其戚戚矣禪門又謂之苦海爲其沈溺世緣迷而不覺也故迷則爲苦覺則爲樂苦樂之分只在一念之微自一念之覺至於罔覺是爲西來正覺是爲長樂寺僧果知此義饑則思食倦則就睡寐則忘形醒則忘情一切日用應感惟應緣而動緣盡而止其視世界若與我無與者則不見其樂而眞樂自在此道與晤正之所能知亦道與晤正之所能爲者若夫入息不居陰界出作不涉世緣如如不動了了常明思議不容能所俱泯此禪之正宗未有可與語此也聊爲解長樂之義以贈

壽意圖說

蘇君壽躋七旬精明矍鑠完神如种是月十有六日爲公初度諸婣戚咸爲稱觴豚子琨與公之孫爲兒女戚繪老人圖以獻余展而視之見其川原環列花草交榮有伏其鹿有白其鶴宛然一大羅世界也中有老人皓首龐眉手持巨桃頹然而坐若超塵壒之外而游溟涬之鄉此壽意也余竊以爲圖不盡意知

所以壽公未知公之所以壽也夫鹿取其任督鶴取其胎息桃取其結實之久長年者多取象於此然皆方外者流以術延命之說若蘇君者食味別聲被色如尋常人不爲迂冥事烏知所謂術蘇君之壽蓋得之樂蘇君之樂蓋得之天而成之人也昔帶索老人拾蕙而歌或問其樂曰人生或在夷狄而我中國或婦女而我丈夫或不免襁褓而我九十吾弗罹三患何爲弗樂乎宋梅生苦吟起行廡下見熟寢者撼而問曰而有思乎曰無梅生曰樂甚夫世之弗罹三患

與夫無思者豈少乎哉彼固未知其爲樂雖然惟不知乃爲樂也余嘗登公之堂得展賓階之好因窺公之樂與公之所以壽矣貌樸而温氣純而固其言若吶其動若退至其所遇則有人不可得而及者世無尺土之階者未免經營之勞君襲累世之貲甲於鄉邑而服食器用多承先世之舊世有一命之寄者未免伏謁之繁君輸粟入太學計資宜授官久而葛巾野服不知縉紳之榮歲時伏臘婚姻孔洽族屬比鄰長幼稱壽孰無是禮則有內助以供之陵突恣睢逞

至横加捍禦抵拒周防過計孰無是慮則有賢嗣以任之租賦錢貫較籌紛紜征徭課稅呼召旁午孰無是事則有家僮以代之飭躬勵行世德相承搦管抽毫書香永襲孰無是願則有賢子孫以紹之凡人情願欲君皆得人以承之覩弗罹三患者其樂孰多然公能熟寢而無思乎信能無思則優優而休栩栩而處福來不享禍來不受恐公亦不自知其樂也惟不知則其神常閒其氣常定其爲樂益甚其爲壽將無所極余故謂公之壽得之樂公之樂得之天而成之人也彼繪圖者徒得其形似烏知公之樂也爰述其意而題諸額以爲蘇君贈

回生說

復吾張侯回生之異諸公之論備矣古今世界遠大奇異事往往有之獨怪幽明異界關漢亭之靈顯雖徧宇內惟默默陰佑耳未有親聞其指示若面相告語者其佑侯獨異矣侯何以得是於神哉觀其言曰侯心地善人曰爾以一人收盡兄弟精神關公之忠義貫徹古今而侯兄弟孝友適通於神明不覺顯異

至此耳天地間萬神一神關公之神卽侯之神也侯將何酬神哉亦惟自修其道以全其神耳夫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爲神凡吾人之應感皆神之所爲也皆道也人特日用而不知耳今語世人日醉生夢死爲其不聞道也不聞道者爲其不能全吾之神也然形有生死神無生死人有醉夢神無醉夢試觀向之遊魂而逝也曾由崑崙循黃河故道見其河決極力疏濬矣曾歸故鄉入蕭公之廟見有空座欲入而坐者二次矣諸所經歷若游於無何有之鄉

冥冥漠漠莫知所止者凡十八日眞一大夢也及其魂返而生也形諸答問一一記憶猶有傳記所不能盡者此孰爲之神之靈也神在人心實原於天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通幽明徹死生不可得而磨滅者也然而有靈有不靈者爲其不能全吾之神也不能全吾之神者不能畏天之命也古之人知吾心之神卽帝天之命故常顧諟明命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汝游衍眞

有終日對越神明不敢一息懈者以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言身之所動非我也皆神之所爲也以此酬酢以此應感盛德大業皆此出矣是則生非醉也死非夢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此也以此酬神庶不負神之佑矣俟之蒞吾涇也剔蠹剛煩理幽伸枉用情而不徇情持法而不峻法其存心之善眞可質諸神而無疑者予尤欲俟尚友千古自可欲之善以造於聖不可知之神因以效交儆之益

忠惠祠記

附安徽通志池州府壇廟門忠惠祠在石埭縣西龍巖山祀唐查城僖宗廣明元年黃巢渡江城以裨將戰陵陽舊館力屈死之詔爲立廟事見通鑑江南通志作刺史諱昷誤

大凡事之興廢數也有廢而終不能廢者天也繼之者人也查公諱昷具瞻者丁唐季世以刺史守宣池二郡乾符間黃巢寇及其境率兵堅拒居民案堵家衆壁於行間者詔以訃聞舉族赴死如飴公亦因而

禋焉當時薰其德者憫節旌忠葺祠以崇祀之配以邵郝林李又韓葛侍焉至元末兵燹適罹燹隤凡遺跡遂泯其傳殆必有數焉行乎其間及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吾宗曾祖某公率先黨人營其遺址築祠以續其祀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弘治甲寅歲宗叔祖某某二公偕宗伯曰某某與後黨人戮其鄙監復敞其基廓其宇奂其塗丹廟貌巍峩可以妥神靈矣今年以楹蠹易礎以謚諱樹枋以傳泯刻石而一倡百和翕然就緒世凡幾易人心如故是廢而終

不能廢者非人力所致實天授公也石人以落成之旣扁祠忠惠請予記予以委身殉國曰忠澤沃於民曰惠公也蒙難弗亂其卽委身殉國之謂禦寇衞民其卽澤沃於民之謂况一門死節是蓋公之精忠所致有禱必應亦蓋公之浚惠所遺者也以忠惠題公名實稱其情也夫奚歉雖然猶未徵於君也彼勞定國捍大患而祀以大烝國之典也公亦宜然其不然者何哉噫非惟典秩者過也抑亦天亢吾黨而繼公者艱其人於文有未考也嗚呼前無所傳故予無所

受今予無所記則後又將何述耶予固志於道者非樂其誕也蓋問諸父老之言則刪其誕而錄其近於理者於石以俟後之有所稽考云

讚曰英風懍懍義氣行行中原沸沸一掃蕩蕩精忠耿耿惠澤洋洋芳馨馥馥萬古彰彰

嘉靖庚寅年七月既望立

忠惠祠者乃吾遷涇十世祖查城公廟也公於唐信宗時任宣池刺史廣明元年六月黃巢渡江陷睦婺宣三州公攝裨將職禦巢於石埭甲子嶺力戰死之事聞勅封王爵賜謚忠烈給田立廟祀焉後廟燬復建遺跡多泯名諱莫考土人以祠仍龍巖舊址卽山爲名乃謂公諱巖字具瞻沈壽民復沿其誤勒碑於廟而城公之諱與勅建之由遂至湮沒迫　國朝康熙五十六年石士沈懷三於京師書肆見通鑒嚴五卷內載有城公殉難詔爲立廟事名氏確鑿市歸示人沈公瀾遂據作查公辨略以告世於是安徽通志池州府志俱爲改正而公之眞名乃著誤

傳數百年一旦得實是固石人不能忘公惠澤之所致抑亦公之英靈有以啟之也毅齋公作祠記時因諱改易無從徵信故止誌疑而已此記曩未入集今特補刊俾世之人知名雖顯晦有時而精忠亮節終不可磨滅也其詳則備載公之攷略中云光緒庚寅年冬至日裔孫步高

謹識

闡道集卷八終　姪裔孫　傑重校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九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鄭　彥校閱

文類

明郡庠生確齋謝公墓誌銘

往余得接謝一墩先生於仙源相對無支語而退有餘思心竊慕之今年外弟崔生來盛稱庠師謝君之賢知其必一墩族也無何因崔生持其大父確山先

生狀授簡於余曰先大父平生篤行好修顧生未顯庸於明時沒未附名於郡誌不肖復碌碌無能顯揚今於某年月日將卜兆於某山之陽敢徼惠一言以託諸不朽余閱之則知與一墩為同族友與西山謝公二人者竝重儒林余雖未接公然見其友與其孫矣敢以不文辭敬拜受狀為次其言按狀先生名侃字元直別號確齋系出南塘始祖曰銓由光祿銀青大夫金吾將軍隱居祁之南大嶺歷五世曰祺復遷今之南街九世曰璉由龔州助教受業紫陽之門人以道學名家高祖曰莊莊生天與天與生和和竝有隱德和生玑字文潤是為公父食廩邑庠學行尤著母汪氏有賢操公生而醇篤志不就他伎惟日事誦讀自童時迄如巨人九歲喪母次年復喪父雖罹家艱誦讀不輟博習詩書及諸子史尤專治春秋屬文爾雅西山公每致殷望會邑令校童儒以公為首選上之督學使者復居首得應試試歸得補弟子員公不願就及再應試不遇乃強就籍公雖習舉子業尤究心理學動以聖賢為師痛父母繼歿不得盡孝養善事

繼母母失明性甚躁公委曲左右卒得其懽心及歿遂謝弟子籍歸曰吾不得行於天下猶可施之家居常惟著書講學尤喜玩易學者多師事之曰闡明正學措之實行一切玄談不挂齒頰問事二兄惟謹伯兄卒撫其子若己出嫂氏欲析居公不能止聽戚屬分之既久嫂氏惑於形家謂所居不吉欲易之衆有難辭公曰伯兄不祿僅有遺孤既不吉吾可自當竟易之嘉靖己未從子鎰舉進士公喜曰光吾祖者此子也及令歷城遺書勉之曰令最親民爾得行其志

矣吾祖世以善根相守今發於爾其以善利遺民無斬厥緒及上計歿於京遺腹生男公撫之如撫伯兄子與母女弟早寡公厚遇之時引古貞烈以勵卒以完節稱公不屑屑治生有饒裕輒推以周里中人里有貸而貿遷者盡所有覆於水歸而鬻産以償公止之曰此意外之變子非吾負也何鬻産爲卒焚其券訓廸族人無異於己子族有試高等者輒沾沾喜厚於姻戚歲時伏臘問遺周洽尤慎於祀典致其豐潔至於自奉粗衣糲飯淡如也公在庠十餘年屢試不

第人皆謂天道佑善今獨靳於公必昌厥后公愀然曰遇不遇數也吾不能盡分處甚多常恐獲戾於天安敢望報於子孫乎居恂恂口不道人短至臨利害遇事變則斷之以理雖賁育莫奪也然終身未嘗睚眦人人亦未有睚眦之者嘗病篤諸子及孫請書遺言公曰我平日諄諄誨爾者皆遺言也但相守無忘足矣更復何言正席而卒時嘉靖癸卯三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八生二男曰錫曰金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少適某孫男四人繼賓繼德即今太平司訓次繼可繼諄俱庠生曾孫某某十二人玄孫某某十餘人皆蒸蒸向往不羣公既沒數十年士人誦公如存日皆曰理學名士郡誌記龔州公言行醇正爲時名儒公酷似之太守何公修郡誌時中丞汪公太守洪公詮次儒林以三謝爲請蓋一墩西山與公也太守謂賢者閒氣而生今一族同時而錄三人人其謂我何竟遺公儒林至今有遺憾焉嗟嗟世以資格用人遂令公不顯於時然詒穀儲祥宏昌家運恒必繇之詘信之幾司造化者豈其忒哉因

系以銘銘曰謂生未顯庸其身子姓振振象賢崇德何莫非公之休徵謂沒未誌紀其名行誼振振信今傳後何莫非公之精神某山之陽山環水縈翼翼佳城宅茲吉人於萬斯年永妥厥靈

明汝大夫崔公墓誌銘

嗟嗟此吾舅氏蓮塘崔公之墓也吾尚忍言邪吾年十五而失吾母每見舅氏如見吾母嘗讀秦詩有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未嘗不歎詩人之言出於至情然彼猶生離也吾舅氏之逝且廿年矣其悠悠之思

當何如耶適外弟其持其狀謂曰先大夫之逝久矣今將安厝於興坑之陽顧不肖碌碌不能表揚先德君與先大夫舅甥也知先大夫無如君者願徼一言以垂永久嗟嗟吾安忍言然藉此以寄悠悠之思則又安忍無言按狀舅氏諱錦字中美號蓮塘其先出唐崔羣公後至宋壽乙公者始遷居太平之趕坦生融和二公融居宅東和居宅西公融東派也數傳至某生某某生璠爲公之祖璠生虎爲公之父予外祖也世植善根俱潛德弗試識者謂必有餘慶迨公生

而穎異當蒙養時讀書即能解大義然迫於家窘年十八始就外傅習舉子業二十補邑弟子員每試輒高等尋補廩始從南峯趙君游君器之侍御筆山公公族叔也時居方氏南峯與語曰子之族又有人矣筆山閱其文大奇之因令受業門下筆山學冠多士信從者衆公爲文獨超等輩尤長於古論壬午同應南畿鄉試筆山先捷公益淬勵期繼其躅某年外祖母故余時髫年往弔同居喪次者二月餘公朝夕哭奠盡禮如生時時行選貢例每郡邑起六人拔其尤者以應公方服闋文宗規條凡廩生起服必面試公因附六人之末同試見其論獨超衆因取應貢入太學得徧交海內名士文思日進逾年以詩中應天府鄉試四十五名因主司策目觸 上怒南畿一榜俱不得與會試衆皆怏然公獨自信無恙俄而 上怒解許會試如例辛丑甲辰兩赴春官不第以親老就選部試第一授汝州牧汝直隸中州所屬四縣其體統行事悉如郡公爲政精明平恕每兩造至庭推得其情必惓惓化導令其省改不事繁苛在汝凡六年

民奸吏弊多所洞悉然藏而後發不以摘伏爲能汝民稱饒裕公惟以儉約率屬凡自奉及過客供應悉從簡樸尤長於識人每試多士品題咸服其心丙午當中州秋試公與埸事所取錄多名士若今大宗伯沈龍江鯉都察院辛愼軒自修皆其首錄也然以不能善事上官庚戌謝事歸時外祖猶康強公得承懽膝下凡幾年而外祖逝其居喪盡禮一如喪母時居家蔬食淡飯葛巾芒履瀟然如儒生時絕不與外事日惟課子讀書及族之子弟誨訓者多所造就次子

有家奴之死黠者媒致於縣時令以盛氣陵人索之甚急事達操院知其詿誤竟釋之操院蓋公同年古泉盛公也微時貧不能舉喪過汝公賻之甚厚不責其償盛感之士夫中有銜令者欲藉以中傷公曰安得以私忿而指摘父母官乎令知之自愧悔人亦服公爲長者云隆慶某年月日以疾終年七十有三先娶汪氏有幹理才生男三人廷京廷嵩廷策京娶某氏生子某女某嵩以邑庠生入太學娶李氏生子某女某策故娶周氏無嗣先是甲辰將赴南宮夢建坊

上有聯云春雪重重映洞門一枝花對狀元郎人期其必第適至京汪氏以產故謁選得首領汝州牧在京續娶正陽門李氏女婉孌柔嘉若素閑姆訓者洞門春雪花對狀元之夢俱驗矣李氏既歸公克盡婦道事多匡其不逮及公故家政多所主持綜理有方待人以禮遇事關大體者必挺身爭之不少讓有丈夫風崔氏稱賢能婦者必歸焉生二子廷試廷對卓自樹立俱補邑弟子員試娶某氏生子某某娶某氏某氏女一聘某氏對娶某氏生子某女聘某氏而試

之二子俱補邑弟子員孫十三人重孫六人嗣續日蕃人以爲厚德之報云萬歷戊子安厝於本地之興坑某山某向公中汪氏左虛右以俟後予既爲之誌且爲之銘銘曰古云積善慶衍無疆也生此碩人厥德孔臧也策名天府載錫之光也領彼名邦厥譽孔彰也亦有賢助維家之祥也以嗣以續奕世其昌也興坑之陽山高水長也百歲之後同歸所藏也載以貞珉其永無傷也

太學生王廷楠墓誌銘

嗟嗟此吾友維材之墓尚忍言耶余自學道日求友於四方見世之知學者患無資有資者患無志有志者患無成以君之資之志洵有成者而遽逝邪君名楠字維材別號台峯出瑯琊王裔世居邑之城東曾祖德輝祖範之俱潛德弗試父涵號仙里任吉安別駕母汪氏君生而穎異自幼莊重不類羣兒髫年從余於水西習舉子業屬文輒有奇思超流輩嘉靖辛酉補邑庠生郡侯羅公試首多士書登雲初步四字嘉之壬戌別駕君隆禮聘今相君穎陽許公與余同

習於台山許公深器之君忠信篤於孝弟別駕君性毅執事必據理君先意承志事之維謹每得其懽心母夫人一日抱疾甚君虔禱請以身代遂獲康與弟庠生維慎家庭相師友時時以道義相勉別駕君欲立祠祠其先因宦不果君續成之萬歷壬午歲大歉效古煮粥法有所活嘗被盜獲原贓不及十之二三有司重拷掠之君曰法止於是而重之非所願也寬之余家常延訓子姪舉業外常提掇人心且情義周洽予姪至今不忍離其左右據其所行皆與道近獨

屢試不遇未免疲神舉業己卯因入試致思損氣歸感奇疾曰吾性中原有至貴何疲神書册遂屏去一切俗緣惟究性命每余至其家必欵留侍問有疑輒書諸簡皆切性情會書數條質余未及亥子中間之說曰此學問眞消息吾人眞受用也欲詳示端的津津然意漸入微又嘗效太沖託二程故事詳書致懇以二子文點文衡託余曰但得二嗣與聞此學舉業其餘也其志向如此別駕居吉安既久欲迎其夫人君愀然謂弟曰吾安忍白髮母獨涉千里風濤之險

乎甯以弱軀隨居數月以冢嗣將娶告歸未幾復欲親往親友皆難之曰吾來時母病垂念兒病更切得慰倚閭卽冒險勿恤也抱病往來長江者凡數次迨歸則神氣日耗謝事靜養莊居然已不可爲矣忽晨起櫛沐語其弟與諸子曰吾氣不能支矣遂卒時萬歷丁亥四月十二日也距生嘉靖丁未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四十一配趙斷事東皐長女生二子文點次文衡皆聰明俊偉可終父志女三別駕君一日肅幣詣予哀告曰兒不幸先生之教致殞天年固數也吾

母唐氏素性端恪備諸善行兒實似之今吾母卜厝於北亭之阡以吾兒附焉其性相似其靈相依夙緣也願先生一言以垂永久嗟嗟以維材之資之志竟不少假以壽吾不忍言又甯忍無言因詳其行而系之銘銘曰猗與哲人金相玉質孝友忠信允矣天植發於文章直中轂率屢試不遇忽遘奇疾刋落浮華究心學的默修靜證朝虔夕惕假以歲月庶幾有得胡旻不弔竟化倏忽死生旦暮總屬過迹既種靈根幽明如一台鼎之隴山迴水逆用妥厥靈祖妣之側

於萬斯年永永無斁

處士李劉二公交情傳

李公名本堅字文厚別號五峯劉公名德相字文斗別號西村皆楚之麻城人五峯生而剛直性嚴毅難犯自幼無他嗜好獨慕玄修雲遊方外訪眞者若干年既歸若津津有得時年四十餘矣獨苦於無性命相依之友西村年方十六讀書邑庠五峯一見奇曰此子非秀才乃仙才也惓惓尋訪遂定爲忘年友其中必默默有指授西村不以語人人亦未之知也西

村性亦剛直寡合獨傾心於五峯自此不復經理世事惟詠詩看書栽花種樹或時詠歌以自適任性靈以直往若有得於維摩之風者嘗自言一日忽有眞氣自尾閭逆上泥丸下華池味若甘露卽口含黃柏黃連亦不知其苦者曰吾自此可壽添六十矣與五峯隔河而居相去二十里每往來相送以河爲度若言未了輒復送至家同住或二三日或四五日返時相送如前寢食與同憂樂與通若不知有爾我形骸者其視兩家子姪亦如一體兩家子姪亦自忘其爲異姓凡四十餘年而五峯卒時年八十三西村率其子姪執喪哀痛如至親每遇歲時伏臘未嘗不致祭而哭或感諸夢寐亦哭哭時家人知其必懷五峯也勸慰之不止輒遇五峯子姪至慰之乃止一日過五峯墓口占詩云百年之後墳前抔一掬安能到九泉假我百年無此氣故教兒亦免懸懸西村卒時年九十九矣李家子弟亦哀痛執喪如前其生死交情如此五峯有孫曰鳳采號知吾者亦志玄修遠遊而歸西村見之甚喜每嘉其志亦不問其所以知吾閒嘗

以先世交情問西村初謂難言及問之再三徐曰吾與令祖交厚者惟四字曰不私無跡耳子交友及處五倫惟此足矣又嘗自題其像曰寫眞只爲寄形蹤寫我眞我與我同我有我眞難寫處太虛混闢合玄竅以此觀之西村之得於性命深矣此非五峯默有指授何能至此愚嘗慨朋友之倫不明於天下久矣君臣治我父母生我夫妻我配長幼我予人猶知之惟朋友無當於五倫故人不知重不知友以輔仁吾人之生同出太虛原有靈竅生生炯然不昧處斯謂

之仁此仁隨人各足與物同體雖易蔽於氣習而炯然者常在惟得良友指授輔翼則生生不息而性命在我今觀西村之詩謂太虛混闢爲我眞則窺見此竅久矣又曰不私則無我矣曰無跡則無人矣無我無人則太虛在我眞體畢露此之謂仁但自玄虛而入故其忘人我處尚未周徧於哀痛處尚落於情耳至於性命相依生死無閒雖古之管鮑烏足以語此也於此見朋友之倫關係甚重若李劉二公眞可爲世道訓故因知吾之請而樂爲之傳

王處士安吾行狀

安吾涇處士也世居安吾渡志學既久道行日著於是學者尊之率稱爲安吾先生安吾姓王氏名汝舟字濟甫祖怡菴公諱蔭父簡齋公諱珏簡齋生子三處士爲季子賦質剛正自幼無兒女態及長益自樹立不隨時俗性孝友年十六遭長兄喪恤其女如己子踰年次兄又折越四月生男大用撫而教之以成先志初習舉子業時制率綴試日窮年不得休處士厭之嘉靖戊戌從七泉周先生於水西七泉與歐陽文莊公爲里友素聞陽明王先生良知之學時以語涇之學者處士聞之豁然若悟遂棄置舉業晝日夕聽若津津有味因盡去時好一以斯道爲己任是時涇之士人未聞此學見處士倡爲之率羣聚非咲處士屹然不變簡齋知其志不可移因助成之嘉靖乙亥文莊公爲南監少司成處士裹糧從之與受軒貢先生戚竹坡吳伯南諸公合併鷲峯寺服習師訓者幾三年日有所進自謂聖人可以立至尋又從東廓鄒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往來天眞青原

之閒雖歲時伏臘且忘歸歸則與俞寒泉吳竹山王樂菴聚水西相與講明倡率自是涇士人信學者日多又與附近親友舉會於藍山寺處士家世與章氏比鄰俗近浮靡兩家人心亦多未洽睚眦之忿輒相報復自處士主盟舉會諄諄開論人多信從俗漸敦厚兩家士人日相過講明和氣漸洽平生處己嚴謹人不敢干以私尤謹取與非義所當得卽窘迫不肯妄受郡邑如東岑鍾公近溪羅公極加信重事多咨詢處士非會所不見並無私謁羅公有志在斯文之

扁自聞學以後日惟親師友爲務一切求田問舍事不掛齒頰問家世故豊裕至處士食指漸繁家漸落然事必從厚不肯苟簡丙午値內艱二弟方未更事送終之具必極誠信不以責諸弟親柩在堂未嘗履私室事祖父母極孝謹家人化之病卧歲久凡絮褥汚穢婦女爭自盥洗不以遺諸婢僕戊申値祖父之變次子早折諸孤未脫乳哺家產未析遺命總理處士身任其託撫孤恤寡統率百口中外無閒言視諸弟如一體凡有幹理悉心助之略無吝惜遇事卽全

體精神無所不到無事則凝然靜坐或習射或閱古典雖不事用世然於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惓惓咨訪學者來學則先示以立志不輕瀆以玄論起居言動必閑諸禮每侍其側不事言語而精神斂束非心浮氣自息以故學於其門者多以持守得力處士稟氣弱惟善調攝常屏肉食服蔬茹淡神閒氣定每見熟睡時其息微微然素患脾病丁卯値父病親侍湯藥晝夜不倦已而父病愈而處士病日增矣親鄰請行禱曰天命也作詩以謝之至十月初五日飲食日減不能起立但垂手仰面正襟而寐至夜半屏去婦女徐問曰吾包肚覺偏可爲正之未幾而終自病至危時家事一無所及惟曰諸老贈言可寘我懷處士之學惟以致良知爲主腦常以知過爲良知改過爲致知二言爲用力之要信道甚篤自處頗峻於虛受之懷通方之知稍有未足已而自覺其非惟率性靈以直往不兢兢於名節拘拘於格式庶幾求以自得者至於篤信師說而力行之不爲玄論所惑時好所移則屹然始終不變龍溪先生嘗遺朋友書曰

眞實如濟甫可與入道矣使假之以年煎銷渾化當有不可量者竟止於此惜哉處士生正德丙子年十一月初一日卒隆慶丁卯年十一月初六日年五十二歲娶翟氏生二男五女長大有補弟子員忠信有父風處士沒二年以思父憂憫成疾而亡次男大亨習舉子業未就因就武中萬歷元年武舉鄉試孫男尚綰尚經尚繼某年月日將葬於某所欲狀其行以爲誌銘予辱交處士有年頗知其實因爲銓次其始終合爲狀云

勅封先母崔孺人行狀

此吾母崔孺人之墓也嗚呼尚忍言哉吾母諱澤貞出太平崔氏祖諱波父諱虎吾母之弟諱錦中嘉靖丁酉科鄉試任河南汝州知州凡六年世居太平縣黃泥巷素稱名家母生而婉孌柔順若素閑姆訓初歸吾父之日祖母即逝哀痛踰禮孝事吾祖備至事吾父惟愼事多匡共不逮吾父以薄田不能自給常逐十一之利以貧凡內外事吾母以身總之皆井井有條因吾舅蓮塘以讀書顯耀見予生資性頗敏即

惓惓屬意令就外傅不事姑息遣家不造諸用窘迫至予親師友則盡出其所資無吝惜皆取諸織絍朋體氣素弱既日事女紅又數舉子漸就羸瘦素性孝友吾家去崔幾八十里自適吾父止歸甯一度每使者至問父母起居稍有恙即哭之過哀嘉靖己丑外祖母病故計聞趨喪恨不及相見哀痛倍常遂至感疾至次年春病日加篤因顧予曰吾嘗望汝讀書有成以光顯吾後今吾病不起汝讀書廢矣言已泣下未幾而卒享年三十六歲吾族人無大小咸悼惜其賢卒時予方十五歲因感母言矢志讀書然遭家窘迫諸凡不給因就蒙師以資館穀至嘉靖庚子始補縣弟子員己酉始得領鄉書屢遘重疾廢棄舉業者復十餘年至乙丑始得登第授湖廣德安府推官過隆慶登極覃　恩內外臣工予得推恩所自追封吾母為孺人雖得少慰臨終之言然風木長悲莫可解矣嗚呼痛哉吾母生弘治乙卯年十月十六日戌時卒嘉靖庚寅年十月二十九日巳時生子四人長即不肖次鎧次鎮次鑑繼母張氏生子銑孫男一十六

人琪瑯玕鐸所出琥珀珍鎧所出瓔玏璐瓊鎮所出珷理珂瑄鑑所出璞珪銑所出也予女二長鍾秀適太平縣王崑改適太平縣程文燭次貴秀適本縣水東太學生翟德昭鎧女清秀適太平縣東鄉劉愷銑女二長葵秀適青陽縣石村陳次蘭秀適太平新豐王重孫一伉一儷一侗一修一備琪出一德一行一衕瑯出一陽玕出一佇一傚玏出一儆一仕璞出一化珷出皆吾母之脈吾母不及見矣嗚呼痛哉

亡孫一陽墓碑

嗟夫人之生死蓋必有司命者至於吉凶修短之故則不可得而盡知此古人所以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也余生三子季玕貧最敏達人情事理生嘉靖丁未年九月十七日戌時娶孤坑王監生懋中女性柔順然氣體弱生嘉靖癸丑年五月十四日丑時余時任山西河東道參議適予室病甚王氏隨之行朝夕調護甚當其姑意既歸王氏生一子以其孕於平陽命名曰一陽時壬申三月三十日之午也踰年王

氏卒玕再娶杜氏及予起再補山西玕以例入監遺一陽在家予以齎捧入京玕見之甚懽及事竣而歸玕送之淚下余斥之曰丈夫之淚不在別離玕曰兒在北陽在家父子不相見且失慈不得不動也次年丁丑予自河東轉粵西玕聞之遂乞差同回晝夜兼行頗傷勞熱予抵家因先君病重未任尋守制未幾玕以中暑感恙醫者妄投湯劑至毒發左足元氣漸耗遂不起予夫婦恫之然恃有孫在頗以自解玕存日爲聘太平王春元誠齋女誠齋夫婦亦故未幾繼

母杜氏又故陽獨依祖母以生萬歷丁亥陽年十六擇明年二月十二日將婚至除日忽感種痘初出時密如蠶種醫者以爲難治至正月十四日故病危時獨日吾死不足憾惟吾父爲可憐耳以其根之斷也陽自幼醇謹長益聰達尤存心仁厚同學諸生咸相愛御婢僕極體恤衆共哀之余葬玕於地名暗山榛祖墳之側地脈已盡不能再葬玕有莊一所地名嶺下山莊後微有地脈去玕墳僅一山先是琪兒一棟琅兒一行亦以種作故一陽言渠死願與一行等同

處因造三壙同葬於嶺下山一陽未娶不堪立嗣承祀無人易泯滅因立石云云謂孽自我作罪過誠多然知反身自省不敢重違天和謂孽自兒作玕與物無忤陽幼少怜仃孤苦乃竟斷其根誠求之不得其故豈造化小兒原出無心彼自生自死各有分數於造化無與耶陽死時二孫一誠一謹欲予爲讚詞予謂彼何讚姑爲數語焚之使彼自慰詞曰人孰無生汝生爲衆所憐以質之醇也人孰無死汝死爲衆所哀以根之斷也未生之先此根從何而來以虛之合

也既死之後此根從何而去以虛之散也生由虛合則生未必我有汝無自執也死由虛散則死未必我無汝當自達也汝能無執則視生一漚之浮不必過憐也汝能自達則視死一漚之散不必過哀也此雖以慰陽亦理本如是陽雖未達此理然生時有靈死時宜無有不知者既焚於柩并勒之碑云

先生生三子而最憐季季之婦又最當其姑心乃一陽夭而季無祀先生惘之然卒能自寬如是何其達也夫先生眞可謂一生死達幽明之故矣其臨殁而神氣不亂有以也夫故特梓之以見先生之達云蕭彥識

祭沈古陵師文

惟師性行純懿志識超卓早厭科舉從事正學紛紛末學枝葉日繁惟師肫肫實勝忘言獨往獨來艮知自驗概其終初實行自見出宰專城視民如傷惠孚獲鹿歲久不忘　帝嘉乃績俾專風紀爰司耳目實稱柱史按節八閩雷厲風行禁伏凶慝興起斯文有忌其直擢司楚憲載展澂揚益著精練湖襄之間盜

賊縱橫爰振德化江漢肅清爰有劇邑縣令貪殘竟眞以法不避怨嫌再擢參藩方勤樹立彼憸中傷旋放泉石乃結里社共聚耆英溫尋舊業輔翌後生鐸從蚤歲得侍師模諭以正道指示迷途歲時往復教語諄勤如彼醉夢有覺初醒自入仕路德音漸杳猶勤寄聲恐涉迷謬自慶得師終身無斁胡旻不弔忽遘奇疾去歲問寢形體漸殊神凝氣定猶謂無虞道阻且長莫訊安否曾別未幾訃音忽報師表遽亡老成不作後進孰瞻斯文鮮託惟天祐善在子與孫迺肯堂構克負析薪惟予負德拊心徒恥沒不及訣含不及視追念德教九泉莫作謹陳薄奠有淚盈把嗚呼哀哉

祭樸菴王年伯文

猗與我公今其已矣懿德善行亦難盡紀人亦有言觀父於子惟公厚德篤生賢嗣其賢維何邦家之禎徐卿孝標後先爭榮並對公車咸司風紀勅法貞度民懷吏畏　帝嘉乃績恩推所生載擢冢君俾守宛陵其守維何簡靜和平既歷三年績用以成庭謝刀

筆門絕苞苴不煩而理不怒而威六邑士民咸歸禨祿元元本本惟公所造民食厥德欲報未能願天報公壽考且甯永亨遐祉庶慰下情胡旻不弔遽奪以行猗與我公生榮沒順死生旦暮亦復何恨獨惟冢君羈守在官病不及視死不及含遽爾聞訃五內分裂惟我子姪中心如結肅陳薄奠侑以斯文既傷我公亦慰冢君惟公有靈鑒此微忱嗚呼哀哉尚其來歆

祭徐年伯文

古昔論人必先長者末世滋僞漸喪其樸惟公抱質篤靜而醇如璧無瑕如麟自仁惟公存心正直剛方外有繩墨內無畛防惟公飭己謹愿有加緘默無咎悃愊無華惟公嚴家內外斬斬室邇無嬉比閭有懼早入成均繼佐劇邑厚積薄發位不酬德留不盡意以遺後人徐卿孝標後先爭榮其榮維何不獨其位飭躬勵行曰維先志以邁厥踪以顯厥世元元本本公開厥祉予與我公實附世講兩世通家願公無恙謂遺大老可刑斯人胡旻不弔遽奪以行行道有惻哲人云亡矧忝子行云胡不傷生芻薄奠頌美愴心惟靈未亡鑒此微忱

祭吳竹山先生文

嗚呼公今已矣公之精神耿耿在人者其可已耶夫不有所倡孰從而和凡事皆然況於心性之學乎吾涇人文自昔稱名乃君聖學寥寥無聞惟公崛起師事心齋衣冠言動惟師是裁時方嗤咲公獨砥柱一齊衆咻曾莫之顧自此朋類心志漸同講學會友日以成風此其倡始之難公之精神其可泯耶至於水

西倡會諸老時顧郡邑俊彥風從景附繼各散處會亦漸弛惟公主持始終以之時臨水西號召諸生耳提面命誨語諄諄此生此事垂老不怠今想風度宛然如在此其永終之難公之精神又何泯耶獨惟公之學脈主於格物正己正人大本是立既立大本必源自靜改過去慾原是小乘吾輩自謂無根不立不淨心源終屬口說各持所見志意漸違雖云同堂如隔九疑人我之間既已隔礙大本奚立心源安在果切反觀原各受益自今追思殊爲可惜公今已矣公

靈如在啟迷指𢖍惟公是賴性命相期原無生死哀
公之心曷維其止㘰陳薄奠寫此哀情千古一脈公
其來臨嗚呼哀哉

祭貞叜軒師文

嗚呼先生何遽至於是耶吾生之不幸何至於斯耶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朝聞而夕可死何耶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其本體也五行其順布也凡人之生皆五行之靈秀也然生於五行則亦囿於五行生剋相乘而太極本然亡矣惟聞道則主

靜立極眞常在我生本無生死亦何死雖陰陽不得而囿之況五行乎是謂超生死之學也先生少負奇氣卽究心當世之務文章氣節爲時所推重及聞文成公良知之教知聖人可學而至也遂屏去舊好毅然立必爲之志聚精會神者垂四十餘年功從悟入動率性靈蓋有獨得其深者故主盟鹿洞司訓麻城助教成均出宰東平所至發揮性靈則透入心髓而朋類咸興軫念民瘼則獨持體要而人心極感先生之學蓋已徵諸實用矣至其晚年其養愈純其見愈親英華盡斂能所俱泯往來於志學水西之間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親所論曰終日應感不動一念卽是立命功夫曰洞見此心之體原無一物始知古人無欲下落至於知崇禮卑退藏於密道心之微知微之顯指點微體獨惓惓焉先生之學至是蓋已深窺太極之妙不落五行之偏幾於超生死者矣夫良知之妙卽太極之體聖學之的傳也微言既遠學者參以己見亦多矣先生獨尊信師說凡玄談異論不一掛齒類閒蓋知吾道自足無事旁求也宛陵之學向

未成風自先生倡盟六邑之士皆津津知所向往今之稱道會者以水西爲最皆倡導之功也夫本眞修而達實用繼往緒而開來學先生之精神已不可磨滅況有超生死者存先生雖死固不死也夫復何憾獨惟鐸親炙有年領悟無自年前赴任先生授以學覺窺班細玩已有深契今此之歸方圖卒業以究竟此生而先生已矣哲人云亡後進疇依自是有疑奚質有修奚證倀然其無依矣鐸之不幸何至是耶謹陳薄奠寫此衷曲上爲先生慰下爲吾生憾皆至情

之眞不容已也先生有靈其尚鑒予一念之忱陟佑默祐俾不終墮落矣乎嗚呼哀哉

祭虎莪陳年兄文

嗟嗟陳君何遽至是耶君少懷奇質蚤發巍科才猷發越氣宇温和遇事敢爲當言無阻外有畛防內無城府始筮德清銳意搜剔不理多口迺至受抑繼遷饒陽民稱樂只迺晉戶曹少展厥志彼昏面交莫識肺腸因言少忤遂至中傷屢遭逆境若履坦途予嘗簉君君意若孚今陞别駕賢聲益隆當道深知方圖

見庸彼旻不弔殄此良士偶爾一疾倏忽仙逝若張帆於大江忽中流而檣折若飛黃之歷塊乃康途而踣蹶嗚呼陳君何遽至於是耶薤露易晞首邱難忘行道有識咸爲君傷然自達人視之總是觀化百年同時四海爲家諸馮鳴條生死異境彼彭與殤同歸於盡高明如公知達此理蟲臂鼠肝隨天賦予何爲君傷耶況多令子家禎國瑞繼美象賢雲礽弗墜君雖死猶生又何足爲君傷耶鏵也忝屬年末契交深知滿期白首遽爾相違雍門戚調蒿里悲歌故人忽折傷如之何謹陳薄奠侑以蕪文靈如有知庶其來臨

祭龍谿師文

嗚呼先生已矣聖學將誰寄耶吾人將誰依耶嗚呼其可痛耶昔夫子自明其學曰下學而上達至諸教人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蓋聖人之學語其微天之命也指其顯帝之則也不離日用之常直造先天之妙聞見思議一無所與是豈可以槪語人哉故惟顏子無所不悅自子貢以下已不能無疑甚矣聖學

難言也我文成先生崛起千載獨悟性眞蓋已近超濂洛遠宗洙泗矣一時學者風從雲附多詣道妙然其爲教隨緣設法因材而施至於上達亦有可悟而不可傳者乃先生以上智之資獨得不傳之妙故其爲學以萬物爲體以混沌爲根不離一切倫物之間一切倫物卒不能爲此心之礙旣由心悟又從師證遂自信自成不屑屑於世人之議稱迹其所爲常有獨往獨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迄於晚年其氣愈斂其神愈藏獨抱赤子之心而混於塵俗之中不見

與愚夫愚婦有異蓋已人我兩忘能所俱泯熙熙穆穆超乎生死之外者文成公之學舍先生其誰歸也獨文成以屯難啟運備嘗艱辛先生則肖子承家無煩指据以故未融者滓難忘者習兢業保任知先生自有不容已者而今則已矣然則聖學將誰寄耶嗚呼其可痛耶先生周流四方以求友車轍所至發揮性靈透入心髓指點病痛直中膏肓與人爲善之心垂老不倦然獨注意於水西自己酉倡會至今未嘗一日忘情若鐸等之不肖猶惓惓於接引夙今稍有

間知不至大蒙蔽者皆先生指示之力鐸等於先生蓋有罔極之恩也方擬卒業門下爲終身之依歸顧山頹木萎哲人逝矣自今以後有修孰證有疑孰質瞻彼宇內倀倀將誰依耶嗚呼其可痛耶又以道阻且長病不及問死不及含今逾年矣始得卒聞教諸友卒哭於靈鐸等因循遲慢之罪其能逭耶嗚呼其可痛耶嗟嗟形有聚散神無始終若先生之神蓋耶昭靈靈與天地常存日月常明者也今茲薄奠固將萃鐸等之神以格於先生之神各矢此心期不負於先生之教也先生亦鑒此微誠而洋洋居歆乎

紀龍溪先生終事

先生卒於萬歷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無大疾痛未嘗一日不衣冠不飲食不遊坐但卒前四五日微疾食粥不餌飯至卒之日早晨盥櫛冠唐巾食粥從容出寢室端坐於琴堂之卧榻而逝先初六日趙麟陽公詣舍問疾先生曰吾今欲化矣麟陽公尚以能生語慰之先生歎曰爾謂我畏死乎我無畏也但此回與爾永訣不妨再留坐話耳前二三日忽出

家堂與嗣子應吉曰汝有事但說毋謂我能食望我久存我心了了已無罣礙即今可去我即去矣聞之吾宛施生道來視先生危篤不能認識嗣子書其名於先生之手先生相視首肯且拱手致意者再蓋平時嘗謂我一生精力在講學而尤屬望於甯國者深也往歲丁丑先生來水西嘗謂予曰我每乘月夜起坐自試問心眼前有許多玩好珍美妻子僮僕可割捨而去否但亦無甚眷戀可以逝即長逝矣今觀臨卒之際先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如此自非能超脫

死生者孰能與於斯夫子謂朝聞夕死可惟先生云
云故記之

闗道集卷九終　姪裔孫廷鑑重校

毅齋查先生闗道集卷十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　鐸　著
門人同邑蕭　彥
張應泰校閱

雜吟

戊午北上下闗阻雪五日同震川發舟口占

五日寒江雪今朝得順風聯舟飛采鷁鳴匣動青龍弔古心同壯憂時念與通五雲翹首近攄策獻重瞳

甲子北上東平道中次韻

積雪初開霽滿懷春意濃卽看梅占白又見杏舒紅采色浮銀燭紅光映酒鍾瀛洲嘉會近應喜附諸公

過沛縣觀大風歌碑有感

斷石殘碑綠水濱歌風千古見雄心誰知定策安劉者還是當年樸魯人

河洛興思卷題初泉劉公册

煙樹茫茫涇水濱巍峩精舍一時成自將赤手扶元意散作青衿化雨仁棫樸有歌知盛德茅茨未翦媿

吾人相思何處情偏切桃李年年滿院春

曹婦王氏生員之妻也憂其夫之病願以身代遂自縊而死詩以異之

賢哉曹氏婦志行何其奇願以身代夫視死甘如飴豈不愛其身所重在天彝靦顏改節者視此應忸怩

送熊南塘孝子

三月江城春欲暮與君相見桃花渡色咲幾変意已傾攜手坐談忽如故問君廬墓本眞誠三楚皆知孝子名晚更從師勤問道温恭朝夕若書生古稱陳留

王孝逸今世惟聞蕭蘿石願公早悟師門傳直與二老昭今昔

白下送汪春水歸楚

誤信丹砂可化金海天寥廓費沈吟倦遊無復尋蓬島多病還來訪杏林愧我未酬醫國志饒君贏得活人心石頭江水深無際此日離情一樣深

武陵別湛一山人

水落山空萬象清芙蓉穠水映江城推開浩刧塵埃障捧出中天日月明似向夢中纔有覺還疑死後更

逢生孤舟自此乘流去不遣迷途再問津

贈盤谷山僧

獨坐虛堂自習聽蕭然萬籟發天聲山僧不解無生話猶向蒲團學誦經

盤石菴

五石連珠若聚奎一溪九曲更希奇小橋擬作虹橋勝誰道神仙在武夷

龍潭

一泓清靜見青天流注乾坤不計年幾欲臨流歌一

曲恐驚潭底老龍眠

有感

昨夜乾坤一氣回衝開葭管自飛灰何時得協黃鐘律一曲均天引鳳來

過釋迦寺見震川詩有感予與震川先後繼至

震川先我駐禪林我亦重來續舊吟自是吾人因到此前途何必問君平

過釋迦寺次震川韻

偶過釋迦寺山僧喜出招縣巖封古木流水遶平橋

過龍潭寺次震川韻

神龍歲久蟄重淵獨抱驪珠盡日眠偶爲魃魔時一出須臾霖雨遍蒼天

老僧結屋傍龍淵盡日焚香只打眠八十年來無一事獨留詩偈滿湖天

石幕洞

千丈懸崖勢若頹狂瀾到此自重迴洞門更有垂綸老疑是當年舊釣臺

舟中睡起

一雨初晴爽氣多扁舟兀坐意如何華胥夢覺渾無事起向中流發浩歌

夜雨聞蛙

夜雨初收溽暑清小塘蛙蚓鬧紛紛虛堂靜坐聽天籟總是人間韶濩音

震川兄別予者幾三年忽相會於鄂城因同舟至岳州共證新功喜贈以詩次韻奉酬

江城三月落花時一笑相逢若有期吳楚幾年悲遠別瀟湘此日喜論詩性靈野兔皆堪畫機息沙鷗自

不疑卻欵從前虛闊見漫離物理說良知

杏林春燕次韻奉李對亭春元

金門日暖杏花開燕子探花自往回此去五雲風羽便一枝分得曲江來

泥香水煖日遲遲紅透瓊林一雨枝燕子探花先得意五雲深處舞差池

遊朝陽洞

此日朝陽洞蘭亭興與齊浩歌懸石下信步小橋西酒到忘酬酢詩成廢品題年來機事息鷗鷺不相疑

遊滄巖

千尺雲根一竅開古今游覽幾番來洞門風景何多異只是中無半點埃

洪濛一竅自誰開描得濂溪樣子來獨向巖頭歌一曲不知身世在塵埃

送陳安陛工部

當年封國勢何如砥柱中流更許誰誓以一身當百折肯令四境阽孤危驅車正向丹陽道把酒長歌白苧詞 聖主只今新化理好堅初志答明時

送毛介翁尚書致政歸江山

紫荆城外路多蹊回首江鄉信可躋歸去未須論險易洛中司馬舊幽棲

春風桃李滿沙堤春雨霏霏日欲西南望仙舟應去遠北山猶聽子規啼

送徐魯源憲副赴廣東

一曲驪歌思轉深月明何處覔知音百年欲了無他事千里相期只此心嶺海瘡痍雖未起江門風景尚堪尋遙看使節循行日春滿羅浮四百岑

贈傅仁泉年伯母榮節

五月孤兒廿歲身矢心甘作未亡人豈期洌洌堅冰操卻化融融大地春丹詔九重榮闕里繡衣千里淨風塵細觀女傳還誰似孟母共姜許竝論

贈張洪軒掌科令堂老伯母榮壽

捧勅趨庭際榮封拜命時人從天上至恩自日邊施萬里春應動萱堂日正遲遙看歸省處喜色動慈幃

送沈近川應貢南還

憶昔同游璧水黌青袍猶自惜髦英清才沈約兼無病落第劉蕡更有聲天上夢魂何日慰斗邊焰氣幾時平知君已決焚舟計八月飆風滿帝城

余遇五十誕辰偶成

旅邸逢初度虛過少壯期計年應學易自反可知非未了氛寰念空慚良友規行當服官政誓志敢依違

送楊春泉地師

萬斛春泉何處來曾楊餘潤自君開乾坤亦有航靈者不落堪輿自聖胎

題慕槐卷贈周兄

百尺庭槐滿院春清陰分得自嚴君自將親手栽培澤遺作終身仰慕恩桑梓也知崇敬止椿萱誰肯廢思存歷山千古留公案莫道躬耕職已勤

贈劉掌科二親雙壽卷

孝標有後重家聲祇覺人間萬事輕早謝世營緣子肖頻分官俸為鄰貧未完功課留兒補不盡風花任我評況有孟光同樂事年年尊酒祝長生

絳縣夜坐聽蛙

雲淨天空月滿林庭階處處草蟲吟虛堂靜坐聽天

籟總是鈞韶大濩音

湖陰次王嶧山韻

二月江城遇故人故人意氣日加新翻身捧出中天日信手推開浩刼塵花柳如今知樂事鳶魚隨處見天眞靈源萬里終期到莫遣迷途再問津

與君兩世故交人此日相逢意更新雙眼誰能看白日寸心今許出紅塵見空鵬鳥終成幻神類蜣蜋始逼眞去去蓬瀛應咫尺休從渤海問迷津

弔鄭春溪上舍

熙樓風雨憶交游欲撫瑤琴下指愁一曲薤歌空悵望溪雲漠漠水悠悠

溪雲漠漠水悠悠一夜凝寒凍不流何處招魂春復動佳兒表柱自皇洲

過宋孫龍圖墓址

偶過龍圖舊墓臺英雄千古已成灰山僧指點埋魂處尚有遺踪傍草萊

題畫四咏

蹇驢過平橋尋梅不可見非無暗香來雪裏花難辨

右尋梅

蓮花比君子中通而外直始知愛蓮心原不在顏色

右觀蓮

孤舟繫綠陰仰觀雙飛鳥羽族總何情宇宙皆吾道

右覩鴈

策馬去尋芳踏破苔痕路願將天下春收之歸肺腑

右遊春

次鍾學博韻

青鎖曾經幾度過如今生計一漁簑十年踪跡蓬飄

海雙鬢流光轆下坂蕉鹿夢中惺眼少塗龜深處得生多韶華轉眼成陳迹且向雲山卧薜蘿

又次遊水西韻

夕照攜朋眺古邱雨餘新漲賞溪流隔江烟火孤村晚夾水松風兩岸秋疊嶂千層環寺勝寒流一曲抱城幽謫仙不盡當年興誰向名山續舊遊

題神光半影

眞如本無相此身都是幻誰寫汝半形幻外復加幻幻塵旣盡淨覺心始顯見嗚呼公昔說法雨花臺祇

恐幻心猶未灰若能觀生盡入妄更從何處問輪迴

慰家兄溉喪偶次韻

獨對南薰憶舊絃人間天上兩茫然紫簫聲斷行雲散寶鏡形分舞鳳牽歌罷鼓盆成獨慨夢迴炊臼總忘言由來多愛偏多累君羨今爲自在仙

次竇子明韻贈吳默然

有物渾成象帝先輕於薄霧軟如綿蒲團坐破三千刼黍稷包涵十二天猛火燒殘茶始熟浮雲散盡月初圓崦西豈是神仙宅只在吳生柱杖前

次梅宛溪道會詩韻

有物渾成不易窺頻年徒媿費遐思來從混沌原無竅本自圓明底用規望重斗山猶屬行見精毫髮未爲知欲窮天稷靈源處還向滄洲學息機

題翟氏草堂

小塘一鑑倚門開面面青山擁翠來獨坐小窗發孤嘯不知身世在塵埃

題顧學博孝廉曾閔遐踪卷

心醇行飭性虛恬子道如君士庶瞻父母世間無不是孩提膝下總堪憐聖門豈獨稱曾閔塵俗誰將舉孝廉我亦曾經艱苦處遐踪猶自媿先賢

送朱碧峯别駕往荆州

金門春暖杏花紅一别於今始見公雙鬢流光悲去鳥十年踪跡歎飛蓬酒分王粲樓頭月詩借吾溪洞裏風往事杳然如隔世對君聊寫舊遊踪

張條巖正郎園中絕句

歸雲亭

張氏園中春不稀晴雲出山還復歸草堂正在晴雲

裏坐對無心只自如

得月亭

亭開得月面南山月色山光共往還獨坐小亭玩山月不知身世在人間

小洞

小洞清涼爽氣多坐來不覺睡爲魔華胥夢覺渾無事獨對青山發浩歌

麼幺小洞倚林阿彷彿當年行樂窩花分小東猶未至主人先已醉微酡

蔡明軒憲副邀酌園中

亂紅如雨舞東風醉倚箜篌曲未終不爲傷春方酌酒道人春在酒杯中

奇花種種亂交加把酒相看日欲斜領取乾坤分副意海棠花盡牡丹花

戲題蔡明軒憲副屏圍

獨抱漁竿坐水湄滿江風露澹忘歸年來自信機心息何自沙鷗尚爾飛

陽城梁婦劉氏適夫三月而夫亡婦以死從之

鄉人賢而祠之過此有感

梁家有女稱名姝懍懍氣節何貞孤年登二九嫁良夫合懽未幾夫已亡譬彼蔦蘿附松株相將百歲共依扶一朝摧折靡所怙形骸未死心先枯妾心匪席那卷舒肯向風花生別圖不如從君死幽都魂神相守無終初舉世非無烈丈夫卒遭拂逆心頓殊平生氣節眞有無爭如梁婦金不渝徒具鬚眉婦不如噫嗟婦兮烈丈夫

過黃龍菴偶成

少少到禪關經今四十年藍袍雖變紫綠鬢已成班白鶴何時反青山盡日閒漢陰機未息空自說金丹

崔祠共吟有序

余與今大司徒松坡畢公實同母黨公任楚大方伯時鐸適司理德安以職事赴省時得領教益迄今十七年矣歲在壬午外弟崔維明健榮領鄉書余與公同往稱賀諸舅氏相留於祠堂少長咸集朝夕相聚者十餘日日設盛筵公以詩文宗匠感時傷事輒形諸詩余亦忘其固陋時或效顰仲冬

初旬正天地之復也良辰盛事賢主嘉賓一時之勝會也舅氏欲刻木以垂永久俾余引諸首嗟嗟思親之孝尊賢之禮親親之義合族之仁情皆見乎詞公之詩教具矣繹而思之蓋有可興者獨文詞已哉

昔年江漢並遊時舅氏同門會聚奇白首名猶留省闥青山興已結茅茨風吹豸繡園爐久露灑簾櫳對酌遲臨老故人重見少來春莫惜寄花枝　松坡

黃鶴追隨憶昔時白頭重聚會眞奇慚無諫疏焚殘

草詩有新詩破舊荄流水高山音自別陽春白雪和應遜羅浮見說梅千樹莫厭逢人寄一枝 查次

吟冬至

偶値霜飛木落時自然公案總堪奇須從雲漢窮天稷莫向芽簷剪亂荄野馬既閒天籟寂鄰鷄未唱日升遲乾坤些子眞消息不是鷦鷯住一枝 查次

謝毅齋論學兼請教

霜寒天壽仲冬初連榻同堂坐臥餘說破虛明涵日月撥來活潑見鳶魚寄逃兩間生死夢印心千古聖

賢書箇中學問尋眞脈休溺區區訓詁疏 松坡

乾坤正値一陽初得侍連朝益有餘看破利名都蠛蠓覺來身世總鳶魚但從茂叔專尋樂未許康成廣註書一覺羲皇纔睡醒箇中消息可容疏 查次

謝舅氏席

華門禮讓重吾鄉盛宴連朝管樂張愛客留連供美品敬賢交錯奉寒觴高依玉樹孤雲託近對雲林百鳥翔薄暮臨行仍把袂踟躕共惜鬢邊霜 松坡

仲冬乘興詣東鄉舅氏相留盛宴張水陸珍奇呈異品笙歌雜沓侑清觴衣冠共羨三千集翎翮爭誇九萬翔嘉會一堂眞盛事相看獨惜鬢毛霜 查次

崔氏祠堂

山圍水繞黃泥里特搆祠堂承祭祀尊祖敬宗合族人藹然仁孝自心始 松坡

堂搆巍峩崔氏里子姓千年承祭祀世人只解重安居誰似舅家崇本始 查次

赴舅氏席追憶太夫人

余生遘凶閔痛慽積終天慈母離懷抱嬰兒失顧憐

至今嗟皓首憶昔怨芳年三十春秋促勤苦井臼傳幸當開宴日翻覺動悲泉門第聲相倚衣冠澤並延馳封聯八座音訓感三遷祿仕誠慙竊晨昏殆愴然投林身退隱赴席意周旋甥舅承光寵婚姻託舊緣朋尊浮綠蟻表豆薦銀鯿禮樂人文盛山川物象妍嚴霜凝廟樹寒雀噪林煙哀緒談中亂愁襟別後牽松楸猶在眼涕淚暮雲邊 查

送崔生上京

舅家英俊占時名年少賓興獨遠行雙劍出門經臘

雪單車到闕見春鶯雷鳴龍甲乘雲起日暖花枝帶露榮知汝顯揚成國士錦旋須慰倚閭情　松坡

少年天府早登名挾策還偕大計行獻賦金門誇倚馬探花上苑聽啼鶯當思唐相流芳遠莫羨桓生稽古榮此去騫騰安用卜期無温飽落凡情　查次

與畢德海論學謝詩

三十年來靄霧中而今吹散見崆峒纔知徇象朦朧久始信殘編障礙重靜處自聞天籟響動時常覺海雲空先生與醒羲皇夢日用惺惺實地功　德海 松翁子

作聖須求未發中古今學脈總相同若差舉足兩三步終隔到頭千萬重明月也應沈混濁浮雲原不礙虛空非從無欲尋眞體總屬支離錯用功　查次

畢德海論文詩

媚重新舊意慇懃且有同袍與論文句竊糠粃慚倚馬篇連月露羨行雲班門弄斧衣沾汗狗尾續貂內欲焚幸侍名家傳正脈從茲覺悟是眞聞　德海

卻笑當年妄用勤而今始信自然文一泓綠水涵秋月萬疊青山起暮雲題入疑難還再透稿逢腐爛總須焚此心原有虛靈竅豈竊他人舊見聞　查次

贈蘇白潭壽七十

蘇溪透迤陵山東仙壇正據山之中仙花歲歲開成綺靈氣朝朝結作虹憶昔仙人賓子流服煉山中秋又秋遐蹤一去不復返露華石髓無人收東坡苗裔稱右族家居正在山之麓去年偶得登龍門自喜蒹葭能倚玉七十頭顱尚未斑不須煉藥注紅顏笑我風塵人易老知君應是大羅仙部華倏忽又重陽黃花滿地點秋光弧矢新懸開壽筵長庚射地初呈祥

揭來青鳥瑤池過拾取蟠桃如斗大蘭室曙啟瑞霧連桂醑波生香露和賢郎搦管富文學獻賦金門誇倚馬更有蘭孫方妙齡神駒千里難羈絡但願靈椿千歲長佇看蘭桂爭芬芳鵬鶚秋高風羽便扶搖萬里相頡頏愧我金丹煉未成欲登五嶽窺蓬瀛同心人遠難獨往依依終歲徒含情羨君剩有福緣慳好向虛空煉汞鉛異時再得登公堂與君細論指玄篇

湛姪年四十四生子又當祘兄夏屋落成之初詩以賀之

堯夫生伯温年巳四十五汝今幾郤年方始爲人父有子萬事足不論早與暮本是積善家多行方便路仁者後必昌瓜瓞應無數況當夏屋成瑞氣藹門戸箕裘喜有承詩書仍步武他日晝錦堂歸來拜父祖

次周少峯韻贈秋園地師

曾楊自昔稱明眼不在青囊卷裏傳悟後堪輿無妙手秋園端許擬先賢

賀包君九十詩

憶昔讀書君舍邊余方弱冠君壯年笑我篝燈坐帳

中深夜留心在簡編一別年來五十餘流光荏苒如隙駒君喜遐齡登九十余亦賤生逢古稀古來九十稱老耄天子尚令杖於朝君今起居尚如舊祝咽祝哽無事勞松姿鶴骨性本堅不須煉藥注紅顔笑我風塵人易老知君應是大羅仙韶華倏忽又三陽梅花滿樹點春光弧矢高懸開壽筵長庚射地初呈祥豈無台背與華顛安得如君結善緣陰隲廣開方便路貽謀不藉膏腴田積善於公後自昌兒孫鵠立與鸞翔養就他年風羽便扶搖萬里相頡頏媿我蒹葭倚玉深投桃報玉空有心華筵此日無爲祝聊寫蕪詞寄此情

聞杜仁山掌教歸田寄贈

謝卻青氈返故廬滿車行李半圖書共誇桃李春風裏獨羨桑麻夜雨餘塵世總歸爭夢鹿幽居今喜得塗龜未完工課留兒補一枕羲皇且自如

輓杜仁山次韻

乾坤隨處是吾廬君卒於官實可書萬里歸魂漂泊裏百年身屬夢惺餘到門客不題非鳳處世人多信

似龜我亦金蘭相契久思君一度一漣如

送地師二首次白沙韻

堪輿妙處不容言卻恐曾楊亦是仙悟後歸囊無一字許君親得古人傳

馬鬣牛眠不偶然直須積德百餘年若將阿堵求佳地造化由來亦愛錢

弔瞿石川

太歳正屬蛇賢哲當其窮一夜起寒飆少微隕蒼穹行道皆爲惻而我心獨恫所恫匪爲私世道方屬公

公性甚質直如彼璞未攻夙志懷千古居身恥凡庸
黜彼紛與華矢志挽頹風晚更謝世營幽棲石川東
委心究玄冥令德日以崇彼旻胡不弔倏忽令成空
形骸有聚散性靈無初終一靈如不昧生死旦暮同
譬彼大海漚出沒總海中後身剏多賢負荷有餘功
生順沒自甯一笑還化工愧余非南瑤襟期素相通
薄奠代生芻聊寫此微衷

送趙應庸赴任武昌便道歸省

少小從遊羡茂才如今始奪錦標回椿萱向晚爭榮

發棠棣乘春取次開已信黃流盈玉瓚行看青鎖重
金臺公餘且玩湖山賦千古英賢共此懷

送李少白司訓當荆門屬縣

校藝當年獨出倫一官今始拜君恩頭無白髮心猶
壯座有青氈道自尊肯効前修安定在欲求遺教象
山存湘江咫尺家猶近江草江花總故園

贈郭梅井掌教婺源

按劍明珠衆所憐一官今喜領諸賢欲思赤手扶皇
極好與青衿結善緣安定芳聲施後世考亭定論歷

晚年風波到處漁舟息一曲滄浪且扣舷

送李知吾還楚

早年學道已收功直透洪濛未破中雲淨有天皆夜
月陽回無處不春風謾從海內尋司馬且向山中養
臥龍他日武陵尋舊跡洞門莫遣薜蘿封

又

燕山楚水若爲期偶爾相逢數亦奇一見渾如百年
識前生可是舊相知凡情已逐沾泥絮世事當看結
局棋莫謂衰齡輒退棄心期聊復訂新詩

題翟培吾號

吾從無始來萬有具靈根偶因倏與忽謀報混沌恩
鑿彼七竅開根本日以傾終迷幻化間忘卻本來眞
豈知因四大假合有此身何況身外物過眼總微塵
君欲知培吾請謝諸緣因諸緣既盡淨故吾應自呈

又

桃李下成蹊不爲春花妍君子揚輝光豈在紛華鬪
根深末乃茂實盛名自宣父黨本無容言動貴自然
良賈重深藏賢智非所先食化與儉化景升皆名言

君欲事培吾宜減不宜添萬有本具足但令弗傷殘

次殷少莊郡侯壁間韻四絕

盡日蒲團坐小池興來沖口自成詩些兒欲問先天處一枕羲皇睡醒時

古今原只一九春萬物芸芸總未垠卻笑玄門玄未得欲從身外更求身

莫訝浮生兩鬢絲此心猶是赤孩時笑看眼底榮枯事造化原來一小兒

花映欄杆竹映椽主人兀坐已忘年枯槔忽聽無生話始信天機不在言

考溪十景

東山曉音

暘谷方開曙淑氣何蕭森處處聞此籟獨聽幽澗禽同聲相呼應睍睆焉求友心笙簧鼓脣舌靈性匪浸淫虛堂靜習聽安用調素琴我因發清歌聊以酬好音

虬潭晚艇

夕照澄潭上扁舟抱漁竿天光映上下恍疑坐雲端垂綸下清澗倏忽臨風湍鷗鷺解忘機游息依晴灘因動千古思臨流賦猗蘭悠焉澹忘歸滿江風露寒

石嶺鳴韶

簫韶去已遠羣陰剝微陽寥寥千載下誰復聞宮商如何石嶺表古樂聲洋洋風樹偶相遭韻節自悠長願置九成臺坐令羣情忘元和滿太清因以來鳳凰

毛坦鋪金

高秋屆西成神功何浩蕩雨暘調元和稼穡自穰穰遙望東郊墟坦夷多沃壤極目皆黃金豐登垂有象三農協素懷婦子情偏爽家家賽明神歌聲同慨慷

千田巨浸

誰將一巨浸變作千頃田上無畛防隔下有古木眠播種總無異犁鋤不能前瀰漫漲春水依然似湖天傳云古毀宅陵沈自何年桑田忽滄海感此殊悵然

巖龍繫素

早起雨初霽千山亂雲飛忽結巖龍腰宛如白玉圍偶爾成奇觀須臾散朝暉瞻彼巖龍山依然倚漁磯世態同蒼狗變幻無停機達人貴知止幽懷在柴扉

黃梅暑雨

炎火欲鑠金況復時當午悼彼黃梅峯獨峙龍潭滸
相薄作甘霖須臾徧林樹煩蒸變清爽塵寰成淨土
主人無炎涼幽棲鄰江浦雨露臨高臺一笑空千古

西坑玉窩

青山多白雲雨餘雲更多奇哉彼西坑一望白玉窩
純凝象太素浮動疑江波誰將崑山寶棄置滿山阿
倏聚還倏散飛騰入銀河嗟嗟彼素封總是浮雲過

蓮石擁青

青青水邊石瓣瓣若蓮花擁出龍潭上恍疑擎曉蕸

餘潤承朝露紅光映晚霞中通外峭直不染淤泥沙
憶昔青蓮士曾此泛仙槎主人步芳躅千載與同賖

溪西銀樹

清夜露華凝繁霜綴林杪辰起望溪西萬樹同銀皎
紛紛玉蕋多渺渺瓊枝小恍疑早春梅因風還嫋嫋
匪因徹骨寒何處聞啼鳥復命在歸根公案人知少

答人問亥子次韻

紛紛末學競支離千古心傳孰與期欲覓玄珠須罔
象試觀赤子總何知未分奇偶原無易偶對輸贏始
有棋此意與君宜領略休泥亥子是眞機

送堪輿王心石

少年注念錦囊篇好地多歸指顧間我亦有邱君解
否直從天稷發靈源

壽趙文峯八旬

八十頭顱尚未蒼起居猶是少年行無人不致南山
祝有子曾觀上國光雲海秋高椿樹老金門春煖杏
花香君恩指日褒封近應羨元方似季方

壽趙梅山六十

廣額長髯氣宇昂丹衷一點種循良素封久擅鄉邦
譽紫誥新承上國光貲盡黃金供令子陶成白璧獻
明王靈椿丹桂相輝映不數燕山有義方

西水書院次邑侯張復吾韻

人間瓦缶正紛紛何處均天至樂聞精舍幸逢明府
復靈源肯爲世途分冥心坐破千峯月信手推開萬
里雲莫道菁莪成絕響古來豪傑本超羣

輓王維材詞

天地從來爲逆旅人生其間都是寄蘧廬假宿旋復

還好醜高低何足計爐中原有眞主人覿面相逢情自親主人不來亦不去又何生死之足云嗟嗟吾子志超卓晚更向余從正學正學不離眞主人子既自迷還自覺吾子一病淹七年病中更覺究微玄向余孜孜詢端的欲從亥子問先天先天無言何處發但息諸緣無巧法每逢晤對意留連忽忽別來成永訣鄉雲易散蘭易凋從來好物不堅牢蟲臂鼠肝原分定達人何必心忉忉況有二子皆惟肖到門客不題凡鳥曾效太沖謬相託自慚受託殊草草太沖不泯

以二程有子原是吾後身但願二生嗣令緒死生晝夜安足論

賀曹子順六旬

憶昔曾登別業堂依稀風景類柴桑田饒稼穡圃饒蔬水遶衡門竹遶牆課子讀書明義理邀鄰結社復淳龐知君不是西河意寫入新詩侑壽觴

次韻

君去他鄉別搆堂此鄉人重是庚桑詩書簇簇盈高架松竹瀟瀟護短牆今世間人惟羨子古來居士獨稱龐幸逢花甲週初度一幅新詩代壽觴

暮春十絕

九十春光大半歸千紅萬紫已離披及時不共恣行樂空對寒蕪歎落暉

偶從郊外踏春歸鶴鷺翩翩到處披草木亦知春不久爭紅競紫鬭朝暉

纔逢春到又春歸單袷初成喜自披千古舞雩風景在誰偕童冠詠斜暉

纔喜春來春又歸好花多向雨中披道人自有長春

在不為春歸歎落暉

落紅如雨見春歸醉倚箜篌手自披春在酒杯吾自適花開花落任春暉

春自何來何處歸海棠零落牡丹披君能料理長春處不在朝陽與夕暉

燕子飛飛春又歸落花片片點衣披韶華一去不復返安得金戈挽落暉

倦步郊原倚杖歸怯寒猶把夾衣披小窗燕坐渾無事一曲瑤琴對晚暉

爲送春光野外歸倦來欲睡把衣披華胥夢覺煙霞枕窗外遲遲日正暉紅稀綠暗見春歸風自吹噓雨自披大造無私恩浩蕩難將寸草報春暉

輓侯兄詩

紛紛末俗競澆漓君獨疑從太古遺燕坐行歌惟率性饑餐渴飲總忘機承家一子終無咎通籍諸孫會有期八十七年無箇事正留令德後人思

輓勅封趙太孺人左氏兼慰其家嗣

一夜寒飆玉樹殘無人不誦孺人賢熊丸味苦兒常勉燕翼堂高主自閒丹詔九重榮雨露繡衣千里靜風煙獨憐遊子歸庭晚空對慈帷血淚漣

輓勅封趙樂軒兼慰其家嗣

少微一夜隕蒼冥遊子歸來痛不勝塵世已空千里夢木風難副百年心弦歌八著花封績綸綍親承草詔恩叱馭視含皆是孝蓼莪歌罷重傷情

與馬崇禮弟崇文

因君兄弟說逃禪不說生天說畏天但得幾微常見在何妨隨順應諸緣心無出入方言定境有閒忙便是偏若使悠悠能了手古來兢業大牽纏

柬唐子張

莫道生來質性庸庸言庸德是儒宗平平淡淡微涵趣業業兢兢半似慵當下不迷焉有悟本來無物孰相逢如今且莫生他想儘自存身學蟄龍

贈倪晦之

不是平常不是奇祇爭忘與勿忘而絲毫莫著絲毫

力見在還將見在離已勿此生惟此事自餘何慮復何思聞君見道曾先我願得重逢似舊時

贈金維顯

心學如蹉事事蹉敢將仁厚爲君多雖云外有調停在其奈中無著察何但向隱微常戒懼自應位育出中和從來美質須當學我願與君共切磋

叔太祖毅齋公闢道集乃公門人蕭公念渠索逸稿而刻之者也按一統志安徽通志涇縣志俱稱是書二十卷嘉慶初邑人趙琴士纂刻涇

川叢書欲求全集而不得祇存十卷經粵匪亂板又被燬予懼其再佚爰商族中諸君子集資而重刊之庶微言遺緒得以流傳不至盡歸湮沒也攷明儒學案公繼王龍溪錢緒山二先生講學於水西時南中講學者不一其處而以水西之會爲最可見公造道精微允爲南邦黎獻不獨吾涇理學之冠已也其教澤及人久而弗衰至今吾鄉士風端愨動遵規矩皆公之遺訓爲多公所著尚有西漢菁華今亦不得見矣而

講明性理啟迪後學僅存此卷則知所愛惜而珍重者其敬慎當何如耶時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姪裔孫鍾泰謹識

闡道集卷十終　　姪裔孫步高重校

明故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先考毅齋查公諱鐸行實

不肖罪逆深重天降鞠罰禍延先人自愧不能祇承先教以光大其緒又不能紀其行之一二俾終泯泯焉則琪等不孝大矣顧公論自鄉始琪謹陳事實敬徼惠

諸搢紳先生一言以爲先人重按查氏出大唐武德時始祖諱文熙公任池南宕二州刺史復任宣州卜居於涇之袁山鄉以仁厚世其家曾大父諱漢德別

號樸菴體度魁偉心事夷坦大父諱景明別號石峯勑封文林郎湖廣德安府推官賦性正直少習詩書然終鮮兄弟家日淩替故未卒業大母崔氏太邑汝大夫蓮塘崔公女兄也性資柔順內外同心生先君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不幸年甫十四而大母遽亡臨終囑曰吾嘗望汝讀書有成以光顯吾後今吾病不起汝其勉之大父繼娶大母張氏先君性至孝友事父母以順待兄弟以和平居與人無疾言遽色承母氏遺言矢志讀書嘉靖庚子補邑博士弟子員銳

意聖修不溺詞章之習從宣城古陵沈公遊既又拜
謁龍溪王公緒山錢公兩公並餘姚入室弟子也因
是益證所聞嘉靖己酉得領鄉書揭曉之後仍講學
蕭寺諸老先生顧問涇士與選者幾人先君徐對曰
趙某某及鐸而三焉舉座駭然曰若子警者可謂忘
科第之榮矣旋遘重疾就醫湖陰不以家理蕭條爲
憂壬戌不第卽謁主爵注博士爲祿養計夜夢神人
語云云乃弗果南還卽開館書院時與二三同志靜
修密證其肄業於門牆者百十人論學以經世爲宗

以退藏爲密論文以徹理爲主以天機爲妙至束修
之有無弗較也弟四人惟第五弟爲大母張氏出所
得俸金卽分公用同族千百餘丁親疎有爭卽爲解
和不以煩官府之聽屢赴春官不第乃與新安少師
潁陽許公太邑主政洪潭焦公同邑大參拙齋蕭公
聚集台山三年於茲而蕭都御史念渠公趙侍御中
宇公趙憲副肖軒公蕭學使慕渠公張太和尹東山
公鄭明經印台王國子維材俱先君門下互相淬勵
而先君同許公登嘉靖乙丑進士授湖廣德安府推

官初謁按院幼溪陳公卽爲生員葉閏辨被訐之寃
致觸盛怒逮本官爲南科論罷當道始信服推任恨
相知之晚焉及咨訪論列謂某也某事賢則爲之稽
賞謂某也某事否則爲之白誣謂某推官年似長矣
先君對曰推官吏長彼二歲當道駭歎以爲皆人情
所難承委監搜遼府珠玉盈地一顆不粘同官敬服
有縣令私其庫藏而買田宅自汚者先君廉知之當
道委查遂發其事吏書以爲神也然竟不以摘伏爲
己名卒使之補過自新焉每查盤該縣倉稻剩餘隨

豁免軍徒嘗言天道好生吾理刑未敢輕入人一死
罪撫按交薦取上　京師道經新鄭新鄭欲爲先容
售知所先君託辭又將遣使賫書隨往先君正色曰
始進宜正姑且聽其自然以此忤新鄭意先君入得
選刑科給事中本年轉戶科右次年轉刑科左疏勸
經筵覈邊功前後奏議皆軍國重務政少暇與徽陽
趙公洪陽張公定宇鄧公陽和張公都山汪公海內
諸名碩結社燕中互相印證要於直抵聖域嘗報書
新鄭以再入中書爲下策未幾新鄭復召爲相兼行

太宰事新鄭私念先君有所致情先君亦念師生義聞一見之新鄭語先君以直報怨義何居先君知其意卽以論學應之曰人之生也直絲毫偏著卽非本眞甯獨報怨宜爾新鄭欲出一罪人先君堅執而不得出又欲用一黨人先君復堅執而不得用新鄭深銜之然終無以短長先君乃抑令外補山西河東道左參議會入賀　萬壽先君偶疾不能行而擬他代之行有迎合新鄭者參論遲悞致令閒住奏書未下聞風先行父老遮送而號哭者聲盈於野時省隔遠

三司兩院聞之而追贐者悉不受及抵家大父問曰何事歸來因告以故偶病中止一面　聖君自有定數勸慰大父無此介意其後新鄭罷歸江陵入相台省交疏薦用先君復補原任少參到任之日士民咸稱佛爺飭河東書院講明正學其所陶鎔者皆一時俊彥初校士首選司馬晰曰此文酷類南士及詢之則溫公之後由浙而遷者因爲淸溫公之塋田使便卒業延爲琪等師是科果中省試之元蒲坂舊習侈於葬儀力稍不逮因停柩在家不敢發引至有一家十數柩者先君責令四門保甲細查限於某月出殯如違重究乘機而葬埋者不可數計適地方有妖聞其聲不見其形人傳似猴嘗與城市居民鄉士夫譚立門及醫藥禍福人以爲仙先君聞之曰是何妖邪惑人若此因書示驅之彼妖先致謝相知者而行有問曰汝何故輒辭去彼謂守道正人示諭不容是以告辭莅任兩年陞廣西府江兵備副使有生員丁經號送道左先君延之館驛中禮見之因獻異人秘傳養生之術及外丹黃白事先君曰養生家以氣爲主

聖學以神爲主神住則氣住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爾所傳乃氣機之術非大道也若外丹黃白事尤當別論丁生大悟謝去抵家屆期將行適大父遘疾命之赴任者再四先君執不行日奉湯藥未幾病故哀毀骨立或慰之先君曰人未有自致者此天性也服闋苦不欲出人勸之仕赴京仍補廣西按察司驛傳道抵任三日以入　賀行自京復任三月撫時長息遂請告乞休中丞郭公六下劄留先君志不可挽致政歸鄉士類雲集偕駕部震川翟君聚講水西效

錢塘天眞故事修復舊廢書院倡明理學必求善與人同不屑爲獨了漢家居艮久御史仁和柴公具逸賢疏薦用有詠垣有草政府無書之語然先君之志則已終焉水西矣初水西諸友各有師承因各以其學名有謂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者欲以無住而生心似矣然不免有寂感之分先君曰無極太極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如環無端不可得而二之也有謂心本無善無惡并其本體功夫而歸之無似矣然不免有沈空之見先君曰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如

水中鹽味不可得而無之也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先君曰眞知易惺習染難淨若謂無復可修卽非眞致其知者也有謂學先修行修則自然得悟先君曰修是何人所當默識若謂修後得悟又不知先所修何事也有謂兢兢業業一毫不可放鬆先君曰稍加執著便爲障礙是非眞兢業也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工先君曰無功之功不用之用始爲眞平淡也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先君曰無知之知是謂良知一念之明不若一念之微也有謂學之始從無生有久之復以有而歸無先君曰分有分無乃二氏之見吾聖學無有無無始終亦無階級但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終身惟此微幾而已此微幾乃千聖之正脈不可得而生滅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且道脈只此一路朋友有窺及此者又未免有任見之意在只此一任便與虛體懸隔須各捨所見務以精神相合併同人虛受方爲實益初諸友於先君之涵養無不坐春風而飲醇醪者或以爲簡淡溫或以爲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溫良恭

儉讓其庶幾乎獨學脈微機尚有疑信久之則疑者信異者同先君喜曰水西學脈自是歸一矣水西名故重海內今興復以來諸士益奮迅倍昔譚聖學而不雜二氏論聞道而不離修行徹最上之微機兼中下之修證逆其將來眞可以接文成之正派人謂先君與有力焉先君不獨造士亦造福於民往水西暇日與父老問其疾苦父老曰吾涇之甚苦莫如丁口先君具册請之撫臺令令君均戶口尋阻格不行先君復見事乃薩至今人人受其利邇年水旱頻仍民

饑餓流離先君晝數策陳之令君如廣種二麥田百畝以上者量勸義輸粟令君一一行之及令君親臨鄉曲賑起溝中之瘠先君又遺書告以減膳省從諸凡利害有所聞必以告自謂萬物備於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豈忍杜門掃軌甘同抱葉之寒蟬哉是以相繼令涇者亦莫不以實心諒我先君云每會水西諸友必經月餘仲秋將歸而別曰惜乎吾家遠不能水西終身也衆見其精神完固咸以耄頤望之先君歎曰予今餘年視世務如應迹更無願矣且自驗吾

氣機覺不過二三年當孜孜惟日不足也既歸而在家凡有所事者咸相趨謁而質之先君每教以自反而不責人順理而不徇欲終日應酬而不倦人見老年勸以靜養爲先先君曰聖學原從倫物中修爲不離物亦不累於物也但此中自有活潑之妙耳趙侍御嘗稱先君不但養之純見之徹至論仕途危機能令事之難者易煩者簡是以鄉之人事無大小皆來取決於先君也忽一日示琪兄弟曰吾覺氣體日衰汝等毋望我久存須當各自樹立保守祖宗善根惟以儉樸自守道義自處時十月念五日微有痰火遂食粥茹素居於寢室每日起居自若念八日族伯兄秀偕二三長兄視慰曰君素有涵養毋以病動心先君曰能病吾身耳安能病吾心乎別後心神了了毫無掛帶次日再詢侯先君曰吾生機明日定是夜正冠默坐至三十日寅時啟顧左右踰時氣息漸微而逝享年七十有四實萬歷己丑歲也嗚呼先君一生精力唯從事學問今見其別語訓詞精明若此殆亦得之學者多矣迨其歿之明年蕭公彥索遺言刻而

傳之然先君志不在著述稿多散逸博搜得詩文什之一二稍爲删訂自兩廣付諸梓題曰闢道集庶幾有因此知先君者敢不記之云云抑琪實不肖無能守先君成訓何足眞諸縉紳先生念惟諸縉紳先生念先君而及其遺孤曰夫亦某某不肖子也寵而與之一言俾歿者不朽存者爲琪爲琙爲諸子姪得有顏面立天地間亦庶幾諸縉紳先生之德愈增重哉

謹泣血百稽顙告

明故中憲大夫廣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查先生

毅齋行略

不佞兒時先大夫令修贄於

先生稱弟子先生譚藝之暇輒進而與論學不佞敬以應對學躬行謂何耳安事說先生日萬石君父子豈不懍懍躬行哉乃今醇儒獨首廣川且有後言則詎匪以漢時學士師心異指忘折衷之故與至宋周程諸大儒亹亹闡著大道中天彼數君子者善言德行何嘗不身具之也不佞唯唯頃先生

卒之前月不佞過從水西先生忽仰覗屋椽歎曰是室也廢興者再而吾老矣誰其嗣者而空無人子其勉旃不佞未有以應也未幾訃聞然後悔之泰蓋猶有蓬之心也夫先生一規一矩一龍一虎世不可傳述者時負牆載筆之貝僅僅什一燭焉聽睹予小子敢掇拾書之如識其大是有望於賢者云

公姓查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其先不可詳史稱唐武德間涇人查文熙者爲池宕二州刺史宋陰勁弦博物君子也輯韻府取此注查下蓋查著姓於吾涇舊矣刺史而下浸微有諱宗十者復振傳至公大父諱漢德生公父諱景明以公貴　封文林郎湖廣德安府推官配太平崔氏　贈孺人文林公生丈夫子五四出崔孺人一出繼室張氏公冢嗣也公年十四崔孺人歿文林公素醇謹不善植產當是時家徒四壁立而公惸惸茹苦顧日攻藝不休事母張氏極孝諸弟鈞畛之每爲人講授終歲得數金輒分以贍諸弟卽屢空勿問也無何補邑諸生從宣城古陵沈公

沈公淵源餘姚公明徵默契津津有味乎言之既又走謁龍谿王公緒山錢公兩公並餘姚入室弟子也因是益證所聞聞懷牘就試縱談名理絕不爲經生語有司時推轂之嘉靖己酉以詩錄與應天捷至爲若弗聞也者是日猶偕同志聚講抵暮方罷既試南宮不偶遘危疾問醫湖陰僦榻蕭寺翛然靜篤如是者三年不歸湖陰距公家堇堇百里者二耳家數以窘告置不省壬戌復因公車念兩尊人卽無論甘毳饘粥之謂何擬謁主爵注博士爲祿養計夜夢神人

語云云乃弗果南還卽台山與今少師潁陽許公大
參扯齋蕭公已故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門弟子
今蕭都御史彥趙直指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
王國子廷柟鄭明經岱及予不佞應泰左右奉旃鼓
後先蒸蒸靡輟寒暑也乙丑竟同許公成進士授湖
廣德安府推官而公年五十矣涖官一意德化數白
冤獄致忤當道弗顧鄖陽富猾徐某有司發其奸狀
匿不就理者久之聞公至乃自詣獄人咸嗟異之它
郡理某甲子與公名相亞也公退然下之力與直指

陳公疏其賢陳公曰奈年逾格何公曰第論能職否
耳如論年鐸長某數歲陳公歎曰長者哉功名之際
不忌實難劉以身讓因益嘉重公爲首薦之公譽藉
甚未滿攷以卓異徵道經新鄭新鄭相君往典乙丑
試公其所錄士也要公於途示以出意且爲致書所
親暱爲公地公皆辭大衛之至京拜刑科給事中屢
疏劾　經筵覈邊功定營議舉人才悉鑿鑿當機權
不爲矯激時論韙之休沐暇輒從洪陽張公兌隅蕭
公定宇鄧公陽和張公都山汪公海內諸名碩結社

燕中互相證印要於直探聖源學士翕然景仰新鄭
尋入政府兼行冢宰事赫赫震一時時修舊郤果於
報復公乘閒進諷曰讐宜報怨不宜報讐公怨私耳
新鄭陽諾而心實銜之竟出公參議山西撫臣希旨
欲中公適表　賀公疾不得行論罷公父老遮送千
人有泣者歸而槖垂罄文林公猶亡恙趨就子舍曰
奉一觴爲壽意陶然得也新鄭敗臺省交疏薦復起
家分守河東職如故河東人夙習公聞其來大相慶
蒲俗死者力詘輒數歲不葬櫬車纍纍懸室中公爲

期檄居人自相剌舉之俗頓革有妖似獮能爲人言
休咎多中熒煽無已時公下示逐之妖輒驚語人曰
查爺正人奈何干之一夜亡去遂滅越明年擢廣西
按察司副使備兵府江瀕行遭文林公喪哀毀骨立
制終苦不欲出或勸之曰古人出處若揭日月而行
公明而出晦而歸可哉公曰然赴京再以舊職領廣
西驛傳抵任三日以入　賀行自京還任三月卽疏
乞骸骨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不可竟致政歸涇水之
西故有精舍爲諸賢講席江陵時撤毀之公偕方伯

趙公寯部翟公諸先輩力主修復歲時微會於儒先
與義多所闡明四方從遊者日益衆公亦惟是兢兢
仕宦廿年蕭然寒素泊如也直指柴公特疏薦用朝
野方日殷殷注想而公已無意人間世矣公豐頤廣
額髭以下皆長數寸歷歷可數吐聲洪亮若鍾居恒
恂恂揖讓與人無城府畛畦或欺之坦然不疑至策
天下大計當成否語井井不窮其學世所不闚折衷
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爲多頂不佞從至會稽取
龍溪王公蕭使君爲設講壇稽山書院衣冠駢集公

一再開逃環聽悚然金生大輅私語不佞曰夫尼父
豈有兩耳四目哉查先生乃眞聖人耳其爲人所欽
慕類此嘗曰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眞
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眞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
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
久之各有效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
各有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
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景耽擱
歲月殊爲可惜孰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

明皎如日是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實致其知由淺
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卽謂之虛不染
於欲卽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卽謂之樂千古聖學正
脈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信於此謂是聖門正
法眼藏眞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
學從此入自不犯病又曰聖學原從倫物中修爲不
離物亦不累於物也此可以得公學梗概矣公家食
時獨善其族兄秀意氣雅相合也事輒咨而行至老
猶然公一日忽疾作轉劇秀同二三長老就視之問

曰得無少動乎公曰能病吾身耳何能病吾心再往
視曰吾生機明日定是至期起索衣冠端坐移時遂瞑
實萬歷十七年十月晦日也公生於正德丙子年正
月十七日寅時享年七十有四配封孺人太邑謝氏
生子三珙清瑕清玗清並國子生玗清先公卒女二
鍾秀貴秀孫男五一誠國子生一謹府庠生一儼一
術一侗玄孫希顯希頤希穎在昔穆叔稱不朽惟三
立德立功立言公績行冥冥達於有政逮於殁也世
奉其遺言若蓍蔡而蕭公彥索逸稿梓之名曰闡道

集三者備哉夫朝聞夕死鄒魯先生猶侈譚之公則
何恨蔡中郎日生平作文獨郭有道碑亡媿予小子
得因緣驥尾幸甚執杓飲河烏知江海之大則又爽
然自失矣

門弟子張應泰頓首謹述

祭文

潁陽許國歙縣人

萬歷庚寅之歲
大參毅齋查老年丈訃聞新安少傅大學士潁陽許
國謹以瓣香束帛自燕臺寄至宛陵而哭之曰憶昔
台山與公朝夕者迄今二十八年所矣每思推轂公
而未能也而公已矣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龍躍
瑚璉發華鄉邦之感朝野之嗟憶昨同公期同皓首
隱顯中睽於我心疚別茲一朝未耄先仆公行具飭

細大不愆公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
一登諫垣名成身立顯顯其聲赫赫其寶引古匡今
袞職是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羣烏遁逃
公獨扶善不樂傾搖中更臬藩馳驅晉粵凋瘵回春
奸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釋紱懸車
朱丹者轂有隮攜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冀公良
百齡天授胡然顚擠拂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德偶
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訃心惻
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虛空奚彼奚此

公道有聞予哀何卹一官匏繫執紼莫由掬管摛詞
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腴羞

華陽徐元泰（刑部尚書宜城人）

詎謂地靈賓生人傑地倘之人勝奚由別涇水有公
英名益揭著蔡是存胡甚永訣遡想生平始終一節
孝友天然忠誠性徹理學爲宗紛華弗屑勵志修凝
功無作輟大器晚成科名竟掇司理德安冰壺瑩潔
召入諫垣敷陳剴切直道難容參藩避熱化流三晉
踪潛鼠竊落職而歸耻趨回淯公論共嗟猶環絕玦
資擢憲司法惟平臬時尚刻深莫能頑頡致政還山
見幾殊決反正以來博搜巖穴久失徵公人窺漢鈌
高臥方堅念無少歛齊一浮沈任其更迭徜道山中
從遊結轍均益賢愚罔嫌吹央教本躬行陋伊騰舌
後進推崇躋諸先哲憶昔計偕並升金闕宣梓五人
賴公爲貢予獨受知見心於蔑千里遠程期諸跛鼈
亦效勸規擬相提挈亘契辱投依稀磁鐵二紀嗟磨
忽如一瞬短日方來敢云舍判頃獲投閒幸覩槃桓
朝夕追隨庶幾免戾胡不憖遺歘芳鳴鴂天喪斯文

梁摧柱折奪我儀刑使傷畢子問訃盡心甯勝悲咽
奠以束芻媿非豐設嗚呼大壑藏舟惟茲氣血常在
者神何生何滅

松坡畢鏘（南京吏部尚書石埭人）

今士之凡論學者有二夫讀書好古而著之於篇章
曰文窮理盡性而措之於躬行曰道說者曰藻繪章
句其敝必爲靡譚誦義理其流將爲迂靡故誇而少
實迂故泛而不切斯則歧分而趨日以殊且或交訾
而私議之余則謂道原天命篤人倫帝王以之而出
治聖賢以之而立教所以經國傳家德業與天地始
終勿至磨滅道何可一日不明而文亦何可廢耶夫
惟添朱抹粉祇爲炫燿耳目之資道聽塗說無裨警
覺身心之助於是乎文病而道亦乖矣孰知文而匪
道是支離汗漫之說也道而匪文是椎魯鄙野之徒
也其分而二之者固其力苦不能兼與心有偏主也
其實道也即文也文也即道也雖欲不會而通之不
可得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先生自爲
諸生時方期進取習舉子業志已卓然不羣及起明

經爲司理楚中爲司諫爲晉少參爲粤西憲副皆隨
職盡道涖官謹處事恕勿以苛察爲能故獄無冤濫
言無過激司守而吏民安堵備兵而衒寇弭除已而
興動巖泉拂衣東歸里中及四方從游講學負笈趨
門者甚眾則以遷徙者位出處者時而道無不同是
故其心怡怡自得隨遇而皆安以定也余與先生居
相鄰年相近也向壬午冬得會於崔氏館舍中坐聆
教言數夕且時摘六經語反覆評訂慇懃懇至開豁
鄙吝而今遽長往矣先生自少至老其惓惓所重在

於道期不負此生故平日不注於文要之與客及弟
子語談引誘莫非道也亦莫非文也莫非教也亦莫
非學也追念感懷不勝哀悼致詞陳奠先生其鑒且
歆焉

廖恒吉本府知府

嗟乎兩間瑞氣豪俊誕生是獨豪俊之出維繫國脈
和澤民烝衍流道派廸啟才能嗟乎先生山岳氣鍾
洪濛毓靈質如純玉操似鍜金業宗孔孟說闢陽明
德行冠世文學魁英士林有望甲榜揚名勵精筮仕

夙夜惟欽忠義名朝寧惠澤遍蒼黔聲譽宜著拜官
參衡歸賦念動掛冠都門嗟乎若先生者眞明時豪
俊清朝鉅紳大有裨於世道深有益於民能是宜允
挺松栢老幹森森云胡哲人倏萎遠邇沾襟沐先生
金玉之標煇煌海宇而先覺之德必啟佑後人恒吉
等來吏茲土竊仰儀刑緬風有素憲老無憑是酌一
巵用薦九京

趙壽祖安慶府知府

瑤菁靡亙璠樹慳秋華月旋虧彩雲畢收嗟維我公

孕靈光嶽豈曰山川實闕邦國咀嚼星斗橫跨風霆
振藻雄壇擒英大廷玉立瑩標中天軒起銓鑑遴除
德安司理家君作郡潤守荆南德荆封比竊幸同官
剔歷歲華獨釀春靄四海壎篪百年蘭茝詒幽有照
楚郢無究　召欽日下司諫　天邊疏草三千披香
九五龍頷批鱗鳳聲搏羽颺茲屏臬藉厥干城　天
子曰咨惟公允膺雷厲微藩風澄疆圉鮒轍回膏鯨
波靜雨吾人逵人載尸載祝祝曰千齡祝日百祿胡
間　天告竟結煙盟東山勇卧其如蒼生戀戀家君

悵期一出驛使梅懸台元槐注高風在遲涼月墮影
一夜奚天德星奏隕胡不永永百祿是增胡不延延
千齡以遜誠識遠人漚此千百奈何斯民所願未愜
祖夵通家誼聯世講餽厨專城實公鄰壤宛陵審鄉
長江東顏雲樹懷空而人莫追煙斷鴈天露團龍隰
狂飆撼林能不愴憶哀弗臨木臨風寄辭鑒我家君
鑒此愫私

張堯文 本縣知縣

嗟乎先生之行儒者之醇也乃今三日而疾七十四

年而終鄉里士庶聞者無論識不識咸稱服先生而
余固重傷之余自擢髮讀先生所爲文蓋與吾師
許少傅暨蕭憲副拙齋先生共筆研事鑽討不爲世
儒佔畢語文固可傳嘉靖乙丑先生成進士是歲新
鄭爲相主試門生仕宦因緣新鄭取通顯者衆先生
初除德安司理郎未受新鄭知司理精明仁恕稱三
楚最所推許常先人而後已當道益復雅重司理人
品高行取上　京師道新鄭之門新鄭未起用也司
理以門生故謁新鄭新鄭私語曰此行爲先容地者
誰應曰未有也新鄭輒欲爲容於舊知所司理託辭
又將遣使賫書往司理正色曰門生始進宜正姑且
聽其自然以此忤新鄭意司理入得選授刑科司諫
比新鄭復召爲相兼行太宰事聲勢震赫司諫竟落
落不合非公事不見新鄭私念查司諫賢有時望若
欲有所施措得查司諫在議而省中無後言數語所
知致情司諫司諫亦念師生義不容疎間一見之新
鄭語司諫以直報怨義何居司諫知新鄭銜華亭相
公故若不喻其指第以論學應之吾聞人生也直絲

毫偏著即非本眞甯獨報怨宜爾語甚婉致稍入新
鄭陽浮是之而内疑司諫黨華亭爲南中同鄉講學
交游作說客不知於華亭初無一日慇懃之歡也是
時新鄭欲起用黨人司諫執不可又將出一罪人復
執不得出而新鄭之怨深矣然無以短長司諫僅抑
令外補河東參議赴任後會入賀　萬壽查參議偶
疾不能行敍當孫大參行孫嘗論劾新鄭亦辭不行
有迎合新鄭者參論遲悞並從間住其後新鄭罷歸
江陵入相台省交疏薦先生於朝有友人當事者亦

薦之江陵所復起先生原任少參人人謂資望若先
生旅當內補先生絕通謝江陵江陵以爲不知德己
幸猶將新鄭前事揣先生迂腐不巧宦不甚見督過
量轉廣西副使先生撫時長息遂浩然興蓴鱸之思
中丞郭公六下劄留悳副不可挽得請告致仕居鄉
數年士類雲集聚講水西效錢塘天眞故事與復舊
廢書院一意倡明理學不問黜陟大都先生樂道人
善休休有容犯而不校若無若虛則其心事梗概而
經濟抱負海內士人共推之矣余暨論先生行實爲

諫垣有疏政府無書之語巡按仁和柴公竟采是語
具疏薦先生堅志高尚不出每四仲月居水西發明
良知之學予得數過從先生授宗旨卽是邦地方利
害先生言悉中窾獨荒政受益爲多比疾劇諸士問
寢所先生曰以三十日探我生機是日瞑目嗟乎先
生一言於生死之故齊矣不有醇儒曷克臻此奈何
天不與先生上壽奪我儀刑是以傷焉單詞忏悰勺
水酹尊惟先生鑒之

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眷侍生翟台率同水西會
友趙容沈九河王考翟占張燁蕭良幹吳儒徐榜
晩生鄭調元鄭文鄭冠張元熙門人蕭彥趙士登
蕭雍張應泰趙不曾倪顯趙不器馬像董播華宗
實鄭佾鄭彥余參俞濂馬世縉俞日就唐維正張
元壽左漸鄭洞金有光張元美馬富周顯祥沈一
柟左鼒臣唐汝淵汪廷璉鄭傑鄭珩趙不衒等

嗚呼哀哉公其逝耶豈眞逝耶抑有所厭棄而非眞
逝也耶竊惟道本中天學沛江河不探其本孰揚其
波道曷靡明異端奈何學曷靡一諸見蹉跎惟公崛

起東越宗承脈究良知學崇實行切磋累歲力主正
盟中秋之夕諸友羣集共明正緒各悔舊習公卽欣
云學今歸一余亦歎曰學脈既同道明在卽不意一
時商訂之言卽爲百年永訣之日也悲乎痛哉又嘗
觀之公夙質天成不俟人力渾厚謙虛坦夷樂易平
生無人我恩怨之相無疾言遽色之迹至於勢利競
尚之趨漠然不介於胸臆迨壯遘危疾注意攝身有
得於處事忘情之旨而保合乎性眞人無貴賤罔不
樂羣發迹南宮處子之稱司理平反青瑣直聲繼擢

潞泉悪政歴陳急流勇退講學誠身卽教卽學一脈相成眞聖門之懿範海內之準繩也胡天不慭遺哲人奄逝無論識不識莫不咨嗟而洙泗顧余不肖奚藉依持諸生皇皇痛失明師望水西而山色黯慘想儀容而悵悵何之道誼一體能不依依雖然文未喪天遺言在耳感昔悼今聊爲公慰茲束芻以陳情寄哀衷於片詞冀神還於故居佑翼乎水西之多士不亡者存其來格思

蕭彦戶部左侍郎右都御史

嗟乎先生之生斯道之幸先生之歿斯道之戚彦也爲斯道痛嘗獨爲先生痛哉彦出先生門垂四十年沐先生之教最深且久無如彦者蓋先生四十年無一念不於道無一語不於道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非先生孰能當此者乎彦觀先生於鄉矣與人油油然不少少不老老不賤賤不愚愚無問爾我無任德怨視人休戚若其休戚視人饑寒若其饑寒聞人之善欣然奬之聞人之惡漠然忘之力所可及毋少懈怠人卽相欺毋少逆億周人之急則衣冠可典誘人於道卽反覆不辭終其身無暴慢容無疾遽色藹惻然一體之仁焉上自士紳下逮皁隸莫有不醉心者而彦不以行多先生先生之行亦道也彦既又觀先生於政矣第進士司理德安不執我不徇人不作好惡不炫才力以君子長者之心運刑法簿書之中而既以高等　召至省闥則惓惓以講學勸　聖主以忘恩怨諷權相以覈欺蔽儆邊臣以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規同儕信道信心不復問人意向若何既一麾而出旬宣三晉者再所爲正婚喪定禮制猶

然一體也持憲粵西所爲節浮冗恤痌瘝猶然一體也宇內士莫有不推轂者而彦不以業多先生先生之業亦道也彦既又觀先生於出處矣其理德安而膺內召也道經新鄭先生故出新鄭門新鄭欲移書爲先生地而先生不可既入省闥新鄭遣其脊人遍謁門生故吏欲爲己地而先生不可既新鄭入則先生日勸以大臣之度新鄭銜之而先生若不知既出參晉藩當事者揣其意假賞捧以齮齕先生而先生若不知蓋退而恬然終身焉既以薦起參晉藩擢粵

臯而先生以請告歸矣宇內士又莫有不薰德者而
彥不以出處多先生先生之出處亦道也先生之言
曰人生世間惟此一事蓋姚江論完人不以功業文
章以道先生之志亦若此矣嗟乎聖遠教衰學人士
不復以道爲事間有命名學道者尚玄虛則略躬行
溺情識則忘眞詮或挨傍於名義而庸則違或因循
於歲月而終多疚嗟嗟若先生有幾人哉而今其歿
也疾且革人問之曰吾心不病又曰生機明日決乃
夜半而逝嗟乎先生齊生死洞去來生與太虛同用

死與太虛同體孰謂先生亡乎而彥獨慽夫有道如
先生也者用不究施既不獲見斯道之大行年不酬
德又不及見斯道之大明彥也不能不爲斯道痛窅
不爲先生痛哉而以彥之無似先生引而翼之四十
年謦時時道德之訓焉而彥也挨傍因循日負初心
嗟乎今而後即欲先生一耳提面命之而安可得也
乎嗟乎先生有靈其或亦憫彥之不肖而陰牖之也
乎臨文涕泣不知所云

蕭良幹參政

嗟嗟先生昔從何來今從何往木壞疇支山頹安仰
豈喪斯文將摧吾黨傷如之如匪言斯狀先生發歲
默悟聖眞篤志虛懷遂主宗盟春溫玉潤岳峙淵澄
既泯人我不立畦畛大辨若訥大節若夷大才渾成
聲色不施立 朝侃侃居家怡怡直道眞誠不激不
隨里人薰德天下歸仁被其容接罔不醉心賢者傾
慕不肖者馴所至興起無間卑尊蓋其資禀既純以
粹兼之學力復深且至晚於幾微綽有深契歸然海
內吾道赤幟幹生也晚既拙而愚先生不鄙忘年見

攜余敢鴈行友而實師三十餘年昕夕相依中間游
宦亦或參商緘辭來往切磋是常同心莫逆吐肝悉
腸金蘭臭味庶幾相將往秋水西侍教浹辰既而顧
余共對夜分予隨北上需次都門歲聿云暮忽得凶
聞亦既審止爲位而哭爰告同志歎悼匪獨三月忽
遠百身莫贖匪云私慟後生無祿中夏日歸暑病侵
尋遂稽走哭以迄於今茲將復 事黔中之行儀刑永
謝誨旨孰親嗟嗟先生死生之際久矣化齊超然往
來知無繫思予猶局局徒世情爲顧惟世教其能已

而瓣香一炷詞以將之先生如在知不我麾

趙善政 副使

嗚呼哀哉吾何忍言哉昔伊川贊明道爲眞儒謂千載以後儒易而眞難也政弱冠從先生遊知先生者宜莫如政先生天縱睿質一切紛華等若浮雲惟究心性命以古聖賢自期卒之冥契道眞無行不與春風和氣宛然明道氣象無問識不識僉曰有道士云已而成進士爲楚司理哀矜勿喜獄多平反三楚今有餘思已而擢諫垣秉笏朝端忠厚正直四海想望

風采已而任藩臬所過郎化人方慶眞儒用世 熙朝有善治顧先生飄然歸矣先生逾稀齡康強無恙日與二三子默坐玄譚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乃今哲人萎矣先生德業並古人聲名垂百禩繼述有孫子固嬉爾玄室也第政少而辱教長而無間自今以始瞻仰末由望靈號籲上以爲斯道慟而下以哭吾私

張應泰 知縣

嗚呼誰匪死者不朽維德曰功與言並垂罔極得一可師况其兼之維公崛起爲世表儀少而好道皓首爲期翫易撤坐譚詩解頤衣傳東越文其在茲人皆以口維公獨否廩廩躬行爲而不有殫慮極研輸攻墨守學士共宗是名山斗在昔發家驟踐清華立朝正色砥倚寒邪當干衆怒不通政府三揖不前一言致忤見謂迂庸因而外補尋賦歸歟依依舊廬聚徒講誦蔬食晏如觀風時至使者式閭舉章曰上再辭再强仍歷名藩逮乎西粵時方倚公祇公無恙公不可留竟還林邱孳孳接引維友是求以余不佞束髮從遊謂余可教胡倡不酬深期密證不進不休余實

下走輒前輒仆雖口步趨瞠乎益後疇昔之冬涉水而從有言在耳刺骨著胸別曾無幾而忽告凶平生正氣臨訣從容有滅者形不滅者性孰往孰來歸乎正命生爲醇儒殁乃稱聖俎而豆之尸祝維斯泰山梁木遺慟何時公多賢亂克紹裘箕仁人昌後不卜而知維余兄弟高山仰止苟可報師其心未已有蕭中丞有趙柱史於誰後先維予小子恪奉玄文庶幾在此人誰無死公死可矣嗚呼哀哉

陳忠 蓮同石埭人

嗚呼我公青涇川之秀鍾黃山之靈性稟中和穎異由於天縱道宗孔孟自修懋於日新抱明德親民之實學具匡君濟世之精藴發科於嘉靖己酉歌聽鹿鳴射策於春官乙丑臚唱彤庭筮仕節推於楚再擢掌科於刑少參三晉太行之崔嵬出色憲副西粵江左之汚濁揚清方期經綸臺閣鹽梅鼐鼎快覩聲名宇宙霖雨蒼生乃翻然起秋風鱸蓴之思率爾泛五湖煙霞之艇遂韋布之初服尋故山之舊隱射有的學有宗歸莘水西精舍開來學繼往聖興起江南後

人將謂美玉不容終藏明朝復覩鳳麟夫何昊天之弗愍奪我公之何殷文星忽墜梁木其傾氣收光岳士類曷欽忠也忝竊晚進辱締晉秦緣薄宦之西蜀羈遐恨面命之侍側慇懃追歸彼此治喪睽違末罄衷情訃音適至曷止淚淋噫人世多故至德永存蘭桂芬芳庶慰公靈高山仰止涇水沄沄臨風薦奠望雲招魂夫子有知鑒此微忱

赤石陳大綬本縣知縣

萬歷二十三年十月浮梁後學陳大綬承乏令涇涇先達廣西按察司副使毅翁查老先生卒有六載綏追思公之道範而無已也又越歲丙申秋七月既望親謁其墓而奠曰昔賢謂曠世而相感者殊不知其何心予謂心心相知者奚存沒離合之足論始聞宛之有涇涇之有水西水西有查公毅齋擔當斯道若齊晉之主夏盟已而聞公理德安洗冤獄入諫垣規柄相貳於晉休於粵所至醇醇悶悶而卒隆其聲已

而予以不佞承乏於涇有蒼氓之聽我青衿之洽我諸縉紳先生之誨我獨公乘帝鄉而上賓謂予與公非緣耶胡他之郡不可曳裾而必於涇乎隨瑟謂予與公誠緣耶胡既景仰於疇昔而不獲習覩於丰神第公所講明者艮知之秘而所默授者文成公之眞予即不及趨亦趨而步亦步而詎不可見於牆而見於羹時而參之水西之同志時而求之著述之明徵公之保攝有佐有君公之服政能屈能伸公開來學懇懇諄諄公應一切坦坦平平公所陶鑄如玉如金

公有孫子爲鳳爲麟凡有於此皆予注傾顏也希舜
孟也學孔千百載猶比肩耳矧此哲人僅僅睽違六
七春季子掛劍徐生束芻古今人豈相遠邪予安能
相對咫尺而不一登公之陵衷腸內結淚盈沾襟公
靈如在尚其來歆

鄉賢呈稿

直隸甯國府涇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沈霄鄭兆祥俞
沐等今呈爲舉鄉賢以光祀典以昭公論以隆風
教事伏覩教條內一欵凡舉鄉賢必從通邑公論
生等遵照得
熙朝勵俗賢祠寵附澤宮沒世旌良輿論尤稽梓里
人心難枉先哲宜崇竊見已故鄉宦原任廣西按
察司副使查鐸性資渾厚涵養充粹淡簡而温入
德之實心可掬睟盎而愉有道之氣象自殊學以

經世爲宗感每忘情而應游贊序銳意聖修不溺
詞章之習臨鹿鳴講學蕭寺竟忘科第之榮始理
德安之棘事已當巡代之瓜期彼方按劍於無因
我敢投器而不忌辨狂生之被訐則同列爲之震
驚建奸守之效除斯相知恨其太晚况咨訪薦舉
之際正人己得失之間同官或苦於限年己齒白
鳴其尚長似此至誠以動物幾乎任德而措刑乎
繼張徐仁稱聖佛行趨內　召力辭座主之一噓
再入中書面獻門生之三策坐茲直諒竟爾忤違

出參藩議幨帷三晉流聲更擢憲司棨戟九疑增
色急流勇退守道安貧孝軌閔曾自厥一生冰蘗
義符田薛誰堪薄宦蕭條優游水西之濱興起斯
文之重人有賢愚貴賤每覺一視同仁心無恩怨
愛憎那復疾言遽色澄之不淸撓之不濁奚啻千
頃汪汪譽不加喜毁不加怒眞是太虛渾渾雖隨
時混俗絕徇人媚世之腸卽終日應酬皆凝神主
靜之地蓋就其所至庶幾具體乎伯淳而私淑諸
人的擬傳心於新建概茲嘉言懿行珷珷金玉之

相若彼造士作人藹藹門牆之盛均丁口而兩見
撫臺則閭境免偏重之憂策救荒而屢陳邑令則
三載省流亡之苦豈惟諫垣有草猶震朝野之直
聲更看政府無書頻動監司之論列所謂尊德樂
義身雖退而名亦隆繼往開來年彌高而德愈劭
者也雖天不憖遺無能挽晨星之落落而人思崇
祀猶可冀他日之賢賢生緣閭巷之人心伸學校
之公論事關懲勸一人豈敢濫干品果賢艮衆心
端擬崇祀蓋由當年景仰知其沒而永甯是以今

日推崇卽係人心而後定伏惟臺下採萬口之詞覽
九原之照被諸華衮列以精禋庶風教攸關斯文
幸甚爲此具呈

萬歷十八年七月　　日

涇縣儒學教諭蔣承勛參

抑權相之睚眦允矣一時風節講艮知之絕學卓
哉百代儒宗嘉言善行不惟師表鄉里偉抱宏猷
直可追蹤賢哲

直隸甯國府涇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沈霄等依奉行

查結勘得巳故鄉宦查鐸委果性資夙成理學躬
蹈時有污隆道不因之消長身更出處學每與之
始終仕期行志如是理德安如是入諫省恥藉手
於權門遇則信天時置我閒散時起我藩參陋致
身於捷徑急流勇退明道作人若無若虛幾乎空
明境界休休斷斷純然公輔襟懷刑寡妻宜兄弟
一門有三代之餘風計均戶策救荒畝畝懷廟堂
之隱念其在鄉閭賢者悅其教愚者易其中其在
海宇覩之者心怡聞之者神往實孚其聲摹擬尚

得梗概心溢於口揄揚難盡津涯此固通邑之人
心實亦本來之天理中間不敢扶同所結是實
涇縣通都里老鄭天錫等依奉行查結勘得已故鄉
宦查鐸委果德器渾涵喜怒不形於色天資樸直
紛華不入於心斥輔相數言懍懍猶在辭薦舉一
事耿耿不磨正色立朝端縉紳尚想其風采高論
黜庠俗後學多誦其遺言刑寡妻道始閨閫宜兄
弟恩洽庭闈　召命再起天朝之眷注方殷恬退
自甘河濱之講談不輟允矣金相玉質誠哉甘雨

和風眞海內人望也伏乞遍採士民之論力任勸
懲之舉俯賜蒸嘗永爲矜式庶風化可勵公道以
昭中間不敢扶同所結是實
涇縣九都里老排鄰張永富等依奉行查結勘得本
都已故鄉宦查鐸委果天植孝友躬行理學主恢
講院麗澤集海內名流私淑良知淵源接文成正
派自司理而省臬出處以道由閒住而起復寵辱
不驚急流勇退中丞下六劄而弗顧守道安貧家
庭與三代而齊風造詣精深度量汪博有休休斷

斷之誠有若無若虛之實懿行在閭閻鑿鑿可據
政績留治邦歷歷有徵於茲闡揚前烈因以風勵
後人此固人心之無異同實亦天理不容泯滅中
間不敢扶同所結是實
涇縣知縣何大化參
孝友刑家眞誠接物歷官諫省絕跡權門修業卯
闈銳精聖學蓋不徒操行純懿膾炙一時而實且
理學宏深師模百世
甯國府知府蕭良幹參

性資弘毅學問深湻無一事不準聖修即片言皆
根性命自司理以歷諫臬懍然絕岸孤峯由束髮
以迄蓋棺渾是寒潭霽月肩明道作人之寄播廉
頑立懦之風允矣理學眞儒卓哉狂瀾砥柱
萬歷二十二年二月知府林民止　前呈轉詳復申
欽差提督學校御史饒　查詳批
據呈涇縣已故鄉宦查鐸崇祀鄉賢緣由爲照本
宦理學純潛廉節孤介道足勵世覺後風可敦薄
寬鄙士論鄉評僉無閒言崇享俎豆更無忝者爲

此牌仰行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本官置主擇日
送入鄉賢祠崇祀具由呈報本院并該道知會繳

入鄉賢祠祭文

直隸甯國府涇縣知縣何大化等謹具牲禮果酒致
祭於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查
維公明時崛起清淑間鍾關明理學吾道根宗歷
官中外朝野勒功迦自髫歲迄於告終鄉行官績
毫無瑕纇余典茲土職屬推崇請之當道允祀學

宮輿情稱快百世可風
萬歷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丁　爲舉祀
逸賢事照得甯國府涇縣已故原任廣西按察司
副使查鐸德器渾成學問充粹該縣崇祀已久府
祀尚闕殊爲曠典爲此牌仰該府經歷司照牌事
理即將本官置主擇日送入鄉賢祠崇祀以勵風
教仍將送祠日期備文呈報不得遲悞須至牌者
萬歷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查毅齋先生墓誌銘　　焦竑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甯國貢受軒沈
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
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
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
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諗其爲粹
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子友謁余言文其
墓中之石余曷辭按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
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仕池宕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

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府推官諱景明母
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冡嗣也
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
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后講於貢
沈王錢四公間所涵濡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
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
即台山與少傅潁陽許公方伯抽齋蕭公職方洪潭
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
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鄭明經岱撰討上

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淸介絕俗而不欲爲煩苛其於單赤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邪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否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歎絕以爲難愈重先生未考滿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

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覈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

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軔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喪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猴能匿形而言人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査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故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

書院倡明理學卽單煢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顙髯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如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

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覛先生問曰得毋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乎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歷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子三琪清琅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先生卒今其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因知先生之所延

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無忝厥職士言何必華以學興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卬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闡道集卷末終　　姪裔孫鍾泰重校

〔清〕朱之俊撰

朱太史吳越遊草一卷峪園近草一卷排青樓詩一卷賦一卷硯廬詩一卷

明末至清初刻清匯印本

朱太史先生著

吳越遊草

本衙藏板

朱擢秀遊吳草序

余之遊於娑婆國土也遊之場不能出五百里外而遊之業則屢遷初遊鄉井以几席間數步地為游之場以黃口豎子為游之人以竹馬䶵狗為游之業已游於家塾以座上七尺軀為遊之場以隃麋側理為游之人以经生八股為游之業既而稍稍厭薄之乃始游於古今名山之藏以騷壇酒社為游之場以湘江之逐臣青蓮巷之仙吏為游之人以屬辭比事抽黃對白為游之業私心竊念游止矣年來之交愛子痘已盡傷我心一切聲色鐘鼎之好悉不

序一

足以奪此痛因感異人入夢之祥吾之遊
道遂一變所遊之場摩竭國毘耶室也所
游之人靈雲桃香嚴竹也所游之業洗鉢
盂展坐具也遂覺日月不掛天山河不住
地此身不居世界吾之遊道乃始一變朱
擢秀浪太原來游何原錫先生門游之場

為松江為崑山為通海遊之人為陳眉公
先生何非鳴兄弟白狼社中諸君子暨不
佞寅游之業則余向所事隃麋側理古今
名山藏以迄余所厭薄之八股役也朱擢
秀謂余曰子亦安得以八股業為筆墨事
也而厭薄之始吾之遊於此道所見無非

筆墨也自遊於原錫先生猶是八股耳吾
之師僅一二點竄復取而覆玩之句字中
間筋轉脈搖所見非復人間筆墨也世傳
張僧繇畫龍置睛不點人問其故謂恐飛
去吾始以為誕乃今信之子安得以八股
為筆墨事也而厭薄之吾子頃談禪亦聞

禪門老宿一喝之下具八萬四千機用乎
子亦將一喝僅喉舌間事也而以喉舌盡
臨濟老師耶余深有當于擢秀言因取擢
秀所為八股業諦觀之句字中間鱗甲俱
動乃始信擢秀故是畫龍手擢秀善藏之
請奏之青雲貴人定有為擢秀點睛者擢

秀隨八股飛去又將以天祿石渠爲游之
塲自今而後游之人與游之業又當一變

梁溪社弟吳寅書

序

滄翁夫子吳越吟素以我湖山爲巔
府矣再讀夫子硯廬草眞可謂力全
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詩名當不
在元美諸公以下癸巳受聘遊汾上
始得謁厠宮墻昕夕問業麈霏不繼

所見詮述自經史稗乘語林貝葉統
括疏分皆獨具手眼故在館閣詩風
規峭整有豎豸攙鵰之氣在山林詩
趣致澹遠無訣泉媚石之情方兵燹
流離三晉士大夫無不棟摧瓦裂夫
子則如姑射神人不焚不溺又解急

流勇退養望東山著書延譽援引無虛日每秉短犢行國中則投刺滿車[illegible]文人韻士有足當其長養者直欲吹入青雲碧漢不然如背上芒喉間骨必脫去之而始快以故識與不識莫不知有關西太史者卓室多輞川

致自奉唯伊蒲饌此近草傳情寫態酷似王摩詰白香山塵容俗狀皆不能點其胸次也彤不能詩何敢言詩況夫子之詩有文太青陳仲醇諸巨宗爲之玄晏矣何容復贅一語乙未秋應試南歸偶携夫子日授新詩梓於湖上聊慰同人之景慕太史者曰述其知己之感如此

西泠門人陳　彤拜手書

於靈鷲山房

吳越遊草

詩目

初奉

誕皇子恩詔適吳越

恒山道中

中丘遠望

過紫山

謁盧生廟二首

邯鄲道上

雨霽早發

磁州過西域所貢兩獒一黃一黑予異其
狀作嘲獒篇

途中以詩代柬報宜章甄令

與何蓮宿年丈轟飲彰德署中醉作歌以
贈

哭趙濟寧二首

過湯陰賞署後石和壁間韻二首

安陽橋遇夏匱水年丈歡然道故移時方
別

延津屆鵬洲年丈席次二首

晚渡黃河

題遂僊渡海

過虞姬墓二首

濠梁懷古四絕

至中都同姜端公大行謁
皇陵恭紀二首

首夏中都應李泰予分部之索兼呈朱憲
伯留守二首

牆頭繡毬花

廬州事竣復經定遠晤盛桂海年丈時夜
參半率爾命篇

查家渡即事

泗州公署對竹
月城驛懷張公亮
山陽宰朱西崑年丈招飲先月亭二首
讀唐梅臣年丈白爛編作萊遣呈文鐵菴年丈
約張公亮會京口發淮遇石尤風復阻雨負期有懷
寄懷白狼秋林三空諸開士四首

發渡揚子江
京口邀公亮不至
贈毘陵守石軫餘年丈
聞公亮近納二姬遺戲贈
舟中望惠錫二山
湖上倩江然明遊舫
訪徐大玉年丈六臺山居偕諸郎登眺
雨中初泛湖和公亮作
登淨寺千佛閣
宿殁光菴同公亮作
呂公祠夜坐
金蓮池聽泉歌
坐靈隱冷泉亭
法相尋錫杖泉過石軒竹閣
登南高峯頂
南高望五雲山

遊飛來峰
登蓮花峰絕頂放歌
慧因寺即事二首
下天竺二首
玉泉寺二首
○○新菴
石屋二首
烟霞洞

理安寺訪拂石上人
宿雲栖寺觀華藏世界海
同公亮登六和塔
虎跑寺二首
瑞石山禮丁仙祠
湖上寄懷張貌姑太僕
水觀吟
採蓮曲四首
擬讀曲歌十首
別西湖
檇李五日吳按君招飲鴛鴦湖余先至數刻得縱觀佳勝遙望烟雨樓口占二首
茶山訪眉公師大長分棹西郭留別二首
何非鳴集飲惠山鄒園感懷吳虎侯
寄懷白狠楊孟堅諸友
喜讀鄭巻陽年丈新詩兼席上談玄

甘露寺赴周仲馭酌同張公亮盛靈飛陳吉之分得來字
登金山寺塔
美人鏡贊
鄭超宗招同公亮泛荷花湯
平山堂
廣陵酧陳雪灘年丈作步韻
高郵道中泊舟夜坐同公亮聯句
淮上歌贈別公亮
予遊西湖大行姜端公致予一琴還過維揚鹺使者張浩菴餽予雙鶴喜作琴鶴歌

記目

雨中初遊西湖記
發昭慶宿發光菴記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自法相宿雲棲寺記

自雲棲還宿昭慶寺記

吳越遊草　七

陳眉公先生批選

初春

誕皇子恩詔適吳越

紉海翔清景榮河泛紫氛皇恩來北極臣夢
慶南雲九域煙猶喜三吳草正薰載馳逢盛事
應有卞蘭文

恒山道中

吳越遊草　一

行行日下阜城西野色蒼茫驕馬嘶鄉思忽來
輿上柳客腸應斷耳邊鸝沙明遠岸連天白樹
隱前村帶月低正美山中玄石醉無勞候吏索
新題

中丘遠望

盱衡一以眺新綠滿平疇氤氳吹不散花氣自
相酬蕩鳥招嘉樹雲陰娟弱柔微風落空際行
上竹邊樓樓下有思頻撿袂翳道周問頗理何

事所愛捨錢稠選枝擷盈筐懷中娭阿矦

過紫山

春嶂閱行人橫立似旨獎石徑不分明雲青自來往雜色雜氣影重重我欲須之無定容十十五五林邊鳥三三兩兩石前松徘徊斯須車不得停夕陽欲下野色悉冥菜花初黃麥苗綠百年無歎春光促何如一吸盡飛泉高步九州嫌趑趄

謁盧生廟 二首

千年共作枕中遊笑我浮沉亦未休青鳥不來泥竈冷白雲一去海天愁石中擊火多難住坡上飛光少自由可許野人從學道武陵桃片尚能流

又

頭顱三十壯心灰乍禮僊踪頗自猜花滿好將風勝去樽開幾見月攜來昌黎屈曲真凡骨韓詩有我窮伯幽在世間之句文子驚蜆豈俊才不分流瑣成絕事青鞋踏盡覓瀛萊

邯鄲道上

空山驛路日徘徊抵節微吟向落梅四大何人磨白日三幡若箇破紅埃巾閑烏角希風御路銀手陽美野僊今古遷流俱夢事不堪夢裏首重回

雨霽早發

驅車踏曉出邯鄲三月猶作九月寒遠嵐抹峯峯不盡天外修眉望裏看小肉昨夜南吹急細雨淙淙海雲立不知肉下復何人柳葉烟肥杏花濕

磁州過西域所貢兩獒一黃一黑予異其狀作嘲獒篇余出都將有衛士李為余預占途中數事云非日常見一異物相期果然事甚奇并記之

旅獒胡為者志之在書傳父老百無聞不謂予

今見四尺猶餘高雁柴目流霞後麥而人蹲啖
胉如咀片啗此奚所之云將　至尊薦余告西
旅人君言殊未善召保戒武王用物不可賤奇
獸若小人近之滋荒宴惣過歆驕馳其如不畋
何卽解歌梅花物妖詎足羨闖孽方鴟張捭稽
正西屬豢虎尚無盾是物安能戰　明王定謝
御空然勞驛傳志異一圖之聊以布覩串

途中以詩代柬報宜章晛令

拂曙登車歷陌阡飛鳧遙下錦書傳大小章流
懸二水東西袂判忽三年征衫無恙穿新柳馴
羽何妨理故絃客路報君無玉案祇須寄語問
蘇僊

與何蘧宿年丈對飲彰德署中醉作歌以
贈

何郎昔年秋同我橋門步燕市蜃樓高百尺而
我掉頭不肯顧一旦天門迸白月妖光祟彩雲
時失九關虎豹尚吹毫蝌頭獅豸爭搖筆迴來
一放豪士眉飛纓屣先生光儀今日軒輶向何
處我下江南君鄂渚相逢荒署曷相於握手傾
心纔數語燭暗夜闌酌昏酲狂歌送君無頭緒
明年此日知何許倖予叅惠雲間楮莫使迎鴻
送雁空延佇

吳趨澹寧二首　公嫺服食善屬文詩兼數家宇吾郡有惠政逆以楚臬齋捧至都㝷辭卒于道余聞而哀之

佩聚上林步燈華蕭寺更如何兩月別忽作九
泉驚薤葉難從露竹書誰續名可憐春正好五
馬已留行

又

路側聞君訊是邪非且疑丹餘汾水竈詩富岳
陽卮我自今無恙彼蒼終有私故園魂應返收
淚復何辭

過湯陰賞署後石和壁間韻

春殘思鳥隱枝啼半度庭陰午色齊借得一㕓酬石丈清言那問夕陽西

又

清齋吏隱似朋入四邊烟霞恍自親繫馬暫留還便去風塵何地認吾身

安陽橋遇夏圃水年丈歎然道故移時方別

篠吹靡風度遙遙知足誰停車問阿對八載一心知下車揖未了各云過甚奇道上往來數班荆小荒祠首訊　王明聖次及友與師再陳東西事一言三歎之手著詎暇啜門外客已馳起別行及著猶致三兩辭登車不復顧一步千里岐感君綢繆意粲金去後遺春流漾艷日宿雨掛晴枝何云分手易差勝長相思

延津屈鵬洲年丈席夫二首 時屈兩尊人相繼逝殊甚偶乏嗣

頻年芳訊隔乍過啓宵扉短閣青藜在高堂白鶴非一身寒墮影四座雪浮衣明日江南道愁予剪翠微

又

一路排春至君家春獨違眉空憐晝絕雨欲帽芝希下榻懷今夕留吟志遠歸不應合劍處翻作異林飛

晚渡黃河

封丘城南黃河渡急水暈流愁日暮檣烏影浪故成帝欲喚空烟迷遠樹潛鯨横吹崩岸多掎竿涯畔幾漁蓑我欲招渠渠顧笑貪魚那得畏風波

題蓬僊渡海

棕帽芒鞋一叟來蓬聲乍响海雲開浪花撥日高千尺飛渡三山不用杯

過虞姬墓二首 集延陵陵山

勒馬長堤蹀翠崗殘碑遙望不勝攀風香誰逐
高唐夢義重非緣粉黛親血涤丹花逢雨滴劍
抽碧草待春新肝腸自是真男子何事人間說
美人

又

漢家事事都過楚惟有虞姬莫與齊萬劫貞魂
淪垓下千秋俠氣遶陵西舞衣長卷英雄淚恨
草猶聞鬼舞啼愁吊夜深明月冷悲風動地雨

悽悽

濠梁懷古四絕

翹烟升夕枝撲策復何之小憩來濠上驚詢我
是誰

又

花溜足春渠中藏太古魚化人難再待莫惜滿
硨磲

又

雲閣俯長流逍遙莫與儔魚知不出水空自識
天游

又

尻輪及神馬至人任天行日今游沼者或恐是
莊生

至中都同姜端公大行謁
皇陵恭紀二首　陵週二十八里林樹菲茸望眼不能穿數十步長濤洶松如臨海瀠

淮甸重來謁　帝基青葱橫帶遠峰眉神光時
出多風雨王氣常凝長玉芝石虎幾行苔蘚疊
杉松無數水雲滋欲知　昭代瓊源迥指點南
山與北岬

又

封中真氣曉相吹禮罷言旋四望遲瑤甸高懸
堯日彩丹楹新肅漢官儀長年此地魚龍樂深
禁無人草木宜應有祥風來北極華林新報萬

年枝

首夏中都應李素子分部之索兼呈朱憲

伯留守

小搆孙幽絕地偏春始回隔檻風嫰竹傍檻月移栴山翠分囪入苔光接砌來獨看清興劇听犢一瓢杯

又

散步向亭前闌珊一徑烟那堪容眼白爲許問

楊玄池小能含月枝高可咽蟬淹留緣底事翹望五雲邊

墻頭繡毬花

誰家翠枝臨道傍風欹露亞愁晨妝龍山圍雪詎相似大谷梨花空自芳明月乍圓臨洛浦襪羅新剪步瀟湘魂銷一見如相識恨不移栽白玉堂

廬州事竣復經定遠晤盛桂海年丈時夜

參牛率爾命篇

八年千里難一面五日重過得兩見榆錢飄落楊花飛無計留春敞宵宴君家玉樹紛相望東父西王娛一堂人生有此樂亦足況復曳緝覲明光彊項一任青蠅點大笑出門我何忝等閒筆底黃河傾有時挂上星文閃美君拏雲意氣豪層空蹬目青天高晴陰反覆須臾易世事那能稱人意不如刻燭坐嘉朋狂言亂緒絕猜鷹

水月有時不相親瀝膽抽腸向誰是予心隱竪大峨嵯對君龍門兩峨峙勸君有酒且滿巵擅板輕聲度竹枝杲日吹光應相照拔劍斫案空爾爲

查家渡卽事

風微野岸日將斜僕馬蕭蕭更問槎芳柳垂烟迎早夏晴鷗側羽坐平沙山翁討慣犂前犢遊子生愁耳上車回首青山千萬疊無端都被暮

雲遮

泗州公署對竹

儒軒竹數竿明月遊其裏有風與之俱竹舞月亦起幽意虛無中蕭蕭動行子誰驚樹上烏爭枝爭不已濁醪一盛多獨酌饒神理醉岸頭上巾竹月來相視白雲耿山際家隔三千里且期眉上紓寂寂燈花喜

月城驛懷張公亮

百里經三渡桀瀉弄清暉匝石苔痕滿凌波燕子飛舠頭橫兩槳雲濕濺人衣前望竹廬小懸蘿半掩扉應有高人臥紫烟生釣磯予亦素心者數載歎心遠感茲不能去卽大空依依佳人不在側爲誰理金徽

山陽宰朱西崑年丈招飲先月亭

淮水有餘清淮月無短明愛清月亦入掇明水白生長風起南陌爲君奏松聲

又

山乃氣所支天是空所爲屈流多勝事談笑饒餘施偶酌穿花塢白雲青雲隨

讀唐梅臣年丈白嘯編作兼遥呈文鐵菴年丈

槭槭蕭蕭邗關客平呼明月同我宿烟波兩岍不分明醉眼朦朧影花竹案上誰投一卷詩天外明霞剪作枝筆先紙外神明積讀罷雙瞳秋

水碧晉胎魏骨非一家三謝二陸空杳嗟廣陵讀罷詩金陵酌君酒前期何在當射柳欲渡莫愁心不能燕子磯頭白雲走東廂才子有文郎近書不厭斷人腸見時若問相存樂我上崑崙捫三角

約張公亮會京口發淮遇石尤風復阻雨負期有懷

傳君祖堂遊又在靜巖步當其求嚶鳴兩山繫

不住重來訂前期忽遭風雨阻十年臥江干幸
識夢中路曲逕石杠高兩表亭前渡見君雙眉
稜閃閃白雲度執手問故知少選吟長句共道
古人奇便欲買金鑄晤言良可嬉覺後毋乃誤

寄懷白狼秋林三空諸開士四首

蕭寺棲枝日簷傘十六弦形孤欺燭爛意小積
人憐雲曉依雙樹秋空悟四禪重來謁祇館持
底報金僊

又

聊泿惟疇昔海門侶釣翁吟囱堆瘦影思草咽
秋風詎意將黎照猶能看錫獅殷勤清夢裏常
坐梵聲中

又

菴園多寶樹月上按枝行法雨塵中細慧燈覺
發明不關人事冷自合道心生僕僕邦溝路盧
山空復情

又

玉河惜遠別陡結兩重心帶解思王子劍遊處
道林波沉新海月曲響舊山琴何日聆長語情
將溪水深

蚤渡楊子江

重來花事已闌珊江色青青欲老難水淨雲芽
明島嶼風移檣影汲漁竿心閑白鷺前洲度波
急危舟遠听看無數好山相向笑一時都起着

嵐冠

京口逢公亮不至

南國風光到處妍汀烟冉冉草芊芊行裝青翰
三江雨歲事朱明四月天圓海僊雲空有約金
沙才子近誰憐輕宵兀坐潭亡賴廳得消搖月
滿船

贈毘陵守石彰餘年丈（石先守新都值黃山之役解組而去常焰滅始補是郡）

紫陽虐焰萬家殘擲却麟符紉蕙蘭嘯傲五湖烟月白裝餘半笈嶺雲寒一從白日流璇極肯使清風老釣竿梅福若遭君此日應來神武復彈冠

聞公亮近納二婢適戲贈

雨餘花綻胭脂濕桃葉渡頭桃根泣為此題絕斷腸詩團扇迎風左右立十年博得一雙姝不羨明月千箇珠熔殘香散低羅幕艷艷相看心

作惡垂髫弄影各欲前含羞問郎誰可憐

舟中望惠錫二山

西峯開遠青石氣吐清夏山足樹如雲雜光空翠寫一峰不肯羣孤挿自瀟灑塔勢抱虛危彷彿晴烟惹泉遠詎聞聲意至猶面瀉嵐彩與我同神領登亦假帆迅失容儀素情橫曠野白雲識我歸㠗待九龍下

湖上倩汪然明遊舫

聞君湖水津魚鳥舊相親客至嘗千里樽開動百怨林香杯底度詩思月前新肯借青鳧舫遲風澹綠蘋

訪徐大玉年丈六臺山居偕諸郎登眺

開來放鶴踏青芝嘯入山門傲長時詰曲樹遮迷石徑參差屐響動雲支三江排眼環峯小萬井低烟古堞移獨踞此間堪翫世況多蘭玉奉瑤巵

雨中初泛湖和公亮作

一峯雲丧一峯晴山光乍死湖光生淺深各任眉睫取靜者乃領雨中情碧樹構棼登山趾遠者如烟近如水水閣恍與空明宜雜氣往還非一指小舸輕風任去留良引二三成佁遊湖波原不載歌舞嵐情烟意日相浮白蘇風流自超忽化作雙高雲與月等閒不值素心人旦彩霄光為誰發張郎何事怨狂霖碧翁為爾洗青岑

來朝團雲貯杖底南峯吟罷北峯吟

登淨寺千佛閣

南屏蹲古刹飛閣接林烟石上雲常滿松邊塔
穩眠法花明九苑金色動諸天借問前峯雨將
毋洗俗緣

宿投光菴同公亮作

阿曲遵金遠巖空積樹危登臺侵石骨架塔墻
雲枝竹宵泉聲細林深磬響遲青川千里目綠

嶂百重思海月江心動松風麥壟吹蒼烟隨谷
長碧葉倩雲滋溜滴多新致人來非昔時凭高
留氣盡坐久道心期銀燭消殘唄金蓮冐小池
山將情共寂莫謂有文移

呂公祠夜坐

杖竹探靈勝委蛇一徑明林交非復景瀑小已
能聲月散千峯曉樽餘萬籟清青裙如可着爲
斷故園情

金蓮池聽泉歌

山人看山愛山瀑夜來澗水聲中宿鳴風度雨
渾不殊今古不接聲爲復金蓮倒涌向空瀉有
山無泉山亦啞枕畔曾呼鶴夢淸走入前溪載
月明靜梵疎鐘爲倡和冬青西栗借呼嘯響遠
山門老石齒孤清萬古無非是山僧分聲將送
君峯上北高問不問

坐靈隱冷泉亭

標勝無如寂法林古道遮澗修猿跡墻僞老月
痕蹤傍石泉多咽臨溪樹欲斜鐘聲誰妥受終
落篆王家

法相尋錫杖泉過石軒竹閣

霽色浮山麓遊朋古寺眉痕清雲皆容巖老石
堪師木氣紆禪性泉聲靜酒巵閑看竹上月光
抱巳多時

登南高峯頂

乍與冷風至疑逢天闕開江爲青鏤帶湖是碧霞杯山色波中静水情雲上來光氛難久駐林鳥送人回

南高峯五雲山

石壁摩空青欲分風來澗底牧歌聞五雲遥對無煩度若到前峯又一雲

遊飛來峯

雲以石爲骨石以雲爲鬈詎知飛來者雲石兩

虚懸餘衍貯真氣乍入何冷然有峯皆卓地乳滴若清絃側竦象屢易左竇來小天吁空破實想千古通寒烟仰見石擲樹托根潔以堅石危恒欲下老藤爲之牽往來多靜物山意無嫌妍適茲遇故我欲語不能宣所以靜心人學山不學禪

登蓮花峯絶頂放歌

溪水深竹風吟登高嶺撫清琴三竺諸峯環相向一峯孱顔不可上苔封石斷少人行百尺高岑挂節杖欲坐無平石共我剩空碧下竦不見鹿子與猿雛但見緑樹平鋪六箸無三山水底何曾識杯渡東流弄朝色三十六帝如可臣三萬六千詎云極昌容子高誓翁棄飛電唱排空懶向稚川石恥過康樂臺憐我如蟻芥一泥度三災手招白鹿南山研回首笑指青天半欲話因緣霞一段

慧因寺卽事二首

赤山鑿破築湖堤湖色山光兩欲迷不是長公貪護法生愁無計謝闍黎

又

石磴廻盤到上方華林深處隱空王門圍疊幛邀青入竹遶鳴流引翠長

下天竺

斜月窺林一色片雲花雨千峯蕭溪高樹下竹

山寺朝鐘暮鐘

又

何知雲腴鶴瘦一任東水西岸佛子松根補衲高人石畔橫經

玉泉寺

撫掌傳流遠無聲氣獨存誰敎明月入俯照見天根

又

碧水含秋淨徘徊笑語頻往來觀魚者誰為濠上人

新菴

山情憐我我憐山幽意相期未肯閒徑曲每從林外轉籬疎猶向雨中刪雲因無骨常依石竹為存神半隱關滿砌綠光吹不散松間月上有僧還

石屋

玲瓏驚玉搆迴削入松濤絕壁門方啓寒雲觸手生

又

趺坐幾忘我共携明月居洞天何用覓即此是方壺

烟霞洞

攀石侵危徑探幽此地殊乍臨疑玉界徐玩是天圖雲疊紛成浪乳垂宛欲珠開心乘賞入猿

鶴可同呼

理安寺訪拂石上人

山深澗曲水含烟綠陰夾岸矜芳妍携來獨鶴叫遠天竹光留我空門前披丘捫石訪老禪結廬直上青林端人言禁關三十年擊木呼之慾不然開關熟視損若錢青眼貿貿華髮鬈不問姓名不道玄手持白拂指紅泉坐來囪外即山巔嵐光松色相周旋橋頭虎跡夜連關九溪十

里無人焉始疑此地非人間六月嚴風杖底寒
下山如墜白雲邊滿耳遠樹鳴高蟬風貫雲子
如可傳我將往此學金僊

宿雲栖寺觀華藏世吟海

作憩修篁裏青青隱半規牀程縈梵響佛火淡
僧眉泉遠無心撥鶴還有夢知披圖焉置我爲
此一尋思

同公亮登六和塔

月輪峯上蜃爲樓偶坐雲尖邈絕儔看到海光
全是夢拾來江色不勝秋山陰青近吾將往蓬
嶠烟生爾可求不是俗緣難盡捨擬隨風駕泛
虛舟

虎跑寺

漫度湖南選佛場朱欄素綆汲寒漿莫言一滴
菩提水可洗燕塵百丈長

又

茅龕擊竹遠飛烟徙倚青林夕照圓沼上蓮舒
如少月門前藤老似枯禪

瑞石山禮丁仙祠

吳山巉絕一光圓羽客千秋去未還石上鐫詩
傳剩骨人間留鶴叫空烟湖山百疊平如掌海
水千尋淺可田幾欲啓關相視笑恐驚明月下
遙天

湖上寄懷張藐姑太僕

烟駕初移越水隈青林古寺獨徘徊鍾聲欲向
鴻邊滅竹色遙隨僧路廻振筆雲從靈鷲出停
杯月似藐姑來如何南北峯間勝不遇張衡作
賦才

水觀吟 有小序

大觀菴屏石上人未嘗有舟而張相國爲
之額曰水觀空虛之中忽生舟水恐瓦礫
中之痌痛矣上人旣工詩兼善草書予戲

作水觀吟問之

借問上人無舟何以作水觀此理遙在青冥端一意既生翻爲四大海崑崙五嶽愁狂瀾情作彌泥泳愛河無風匝匝已生波性海眞空着一點有舟何處安其花不如掉却舟與水諸佛無奈屏石何

採蓮曲四首

方舟結伴盪蘆隈翠淺紅斜艷落梅欲進未進

芙蓉催芙蓉催香風起折長絲弄圓水

又

錦塘花爛波光明木蘭棹擧白鷺鷥風莖拂袖動香纓動香纓顧斜領迭深情隔蓮影

又

椒潭桂檝藕絲牽紅妝綠水兩鮮妍榴裙風嫩墜花鈿墜花鈿耀纖指隱長汀暮雲紫

又

日沉浦暗葉低房相呼花底返橫塘含姿微笑倚鳴榔倚鳴榔通嬌面結郎長歸心爲

擬讀曲歌十首

荊花不待葉抽色先獨開儂見歡自喜可否遲月[illegible]

又

巵深任歡斟看儂幾浮白五兩滿橫塘歡向中間泊

又

含笑出風亭顧步影亦好喚歡歡故去月明知星少

又

葉命長於花終然情不協蜂蝶趁春來採花不採葉

又

有所思新月山頭滿是儂魄墮時

又

奈何許石壓竹旁生抽心只為汝

又

樅檜學松栢身葉空相似他儂須儂粧憐歎無千是

又

儂方坐春日歎忽生秋意作稱不安星夜令朦瞽視

又

繡帶舞鮮甲趁趄蘇堤下欲作花片飛從郎索驄馬

又

氷面芙蓉似故與儂相見倩風兩兩吹從郎索紈扇

別西湖

廿載湖山夢相逢顏乍開不應留十日猶幸醉千杯浩傷犁山動幽探萬象來何當明月舫載得景光回

檇李五日吳按君招飲鴛鴦湖余先至數刻得縱觀佳勝遂望烟雨樓口占二首一

語兒舊氣入南湖借得蒲危醉畫圖背上絲絲縈舊恨榴邊葉葉鬭輕軀飛樓匝石迴殘柳紅鵝扶船蕩小姑處處鼓聲飛萬劍此間亦有屈原無

又

使君風藻振清都乍度鴛鴦可繼蘇好把雄危酬浪士誰堪蘭溪閒奚奴榴裙紅掩珠簾耿艾髻香殘畫舫孤共說聲彩霜斧在滿城應斷赤靈符

茶山訪看公師次晨分棹西郭留別二首

幾年帷帳憶追陪鶴背逢師便命杯初月池頭將晤去曉雲山外送青來阿闍小搆疑方丈石

上裁篇是古苔憂世有心成獨嘯清風散作野
花開
又
谿廻磴轉斷橋西錯認青童是小奚未至早傳
鸞鳳響方遑幸少鷓鴣啼人當嵩嶽雲常護徑
本桃花水易迷千里不堪分手易莫將鏤骨惜
新題
何非鳴集飲惠山鄒園感懷吳虎侯

石碧蘿青藕花馥松泉歷亂何淸穆山前白道
自古今有酒樽前醉一斛座多拘忌狂不能走
向橫塘弄新綠誰家匝樹隱樓臺可惜名園裂
千幅曠達向予平高逸□君復吁嗟風流沉錦
麓玉峯雲連惠峯矗我欲上山採黃獨山頭仙
子留蒼鹿怪予年來食苜蓿太湖西望掀地軸
世界雖濶藏心目含情別君會難卜贈君明月
挂高竹

寄懷白狠揚孟堅諸友
江南五月麥風涼掃石扶松蕙火香氣入劍津
都化水情悽蓮裏未成房青茶乍可來新雨白
眼何嫌倚客牀欲過琅峯陪佳酌能教瓊葉待
維揚
喜讀鄭崟陽年丈新詩兼席上談玄
誰道高吟屬李王風流茲日付偲郎足前半飽
天涯路舌上時飛玉杵霜我已醉中呼五白君

猶壓下說三黃時淸未許乘烟駕好向金門步
朔狂
甘露寺赴周仲馭酌同張公亮盛靈飛陳
吉之分得來字
麗燕高揷海天開樹色含空雲思來風雨江情
渾欲夢交遊我輩詎堪裁神依紅酒酬嵐曲目
斷青山悵水隈鳴鳥時穿林外綠依稀似帶磬
聲廻

登金山寺塔

倚江一遠矚青色引空長人語低高樹天花下上方濤虛鈴響接珠靚海光藏山足疑無定深情付渺茫

美人鏡贊

謂鏡光在外鏤鐵自然脉謂鏡光在中碎之不見儂非內非外那儂在光中坐

鄭超宗招同公亮泛荷花蕩

暫將杯酒訂新盟鏡裏芙蕖高下明夾樹蟬低吹綠靜隔籬風遠度䫉清遊人采采時留句嬌女依依欲代聲不是長汀歸棹晚却疑家住在青城

平山堂即事

四望平林遠低回野思含客心橫冀北山色自江南穉稻初離水殘雲欲化嵐那關風日好爲此一停驂

廣陵酬陳雪灘年丈作步韻

十年幽夢寄南雲一笑相逢又別羣北去旅鴻愁裏度西飛青雀月中聞花磚午析薇枝影桂棹空遺杜若芬生恨江淮潮水隔菊蘭依舊怨清汾

高郵道中泊舟夜坐同公亮聯句

野色依山合空川一棹輕 公亮 蟾微光易薄渚近暗初生 滄起 蟬響沉高柳燈輝集小螢 公亮

清波停夏氣遠水逐孤明 滄起 樹靜懸新夢舟虛斷瓏情 公亮 浩歌羞欲白醽酒月無聲 滄起 塵劫誰能懸吾將問紫溟 公亮

淮上歌贈別公亮

我昔別君[illegible]今別我淮水解燕吳相去幾千里驪風浩歎心飄飄生平重君氣傲岸相逢笑遺青玉案同遊武林春不逢來到維揚金已散長江東逝淮南流蓮歌聲接菱歌愁芳洲

杜若憑誰結小山桂樹不可留君家自是方壺
客豪情特把青空邦斗酒百篇不足多身上黃
河瀉千尺趨趄掀盧四十餘天翁若聞應嚼噓
安得桑林生長臂捧君北極黃金盧酌君淮上
酒贈君淮上歌來日難爲別其如今夕何樽前
長嘯龍山倒擊鼓崑崙招天老手持桂月坐瓊
樓明年劍合長安道

予遊西湖大行姜端公致予一琴還過維

揚鹺使者張浩菴餽予雙鶴喜作琴鶴歌

昔年我家紫蓋岑身騎白鶴弄玉琴琴聲㑹逐
空青減鶴語時賡太始音一自姑山別四子身
沉骨重不能起竹肉諠嘈塵土腥昏鴉饑雀供
驅使前日我從餘杭歸高人贈我黃金𡼏嶬嶬
亂爪萬象動如聞玄鶴青冥飛扁舟今渡廣陵
郭瓊花主人致雙鶴素翎圓吭夜一鳴清冷疑
向孤琴作蘭蕙無延朂癸蓋不耆年乍聞老蔓

死寧見終童傀欲攀兎足無長駕將頓龍鬚之
遠鞭吾將高舉方寸物抱琴踏鶴凌蒼烟

記

雨中初遊西湖記

予自丱齒聞遊談閩東南山水之美餘杭為冣聞而想想而夢如讀古人則鮑昭李白如念姣色則毛嬙南威如想石交則尹班之胸陶范張之款款也今歲阮待華使於浙過瀏招張公亮未至作詩屢促之公亮追及於金閶予喜曰湖山杖屨有伴矣閏四月九日始入杭頒詔之夕

即出宿昭慶寺寺離錢塘門不里許而枕湖之首予從輿中拘頸望湖僅一線白如美人露半面掫眼於人雖未盡了了亦復可念夜聞簷溜滴滴聲輒撫枕而歎晨語公亮曰有所思在咫尺風雨阻之遂各含情而坐君能之乎公亮曰不能也乃謀之主僧買艇游焉既入舟見湖上諸山盡作影於影中爭出雲若敗絮若飛練若馮若行人雲山相混根枝襍蔽純為墨天公亮偶指一峯曰奇雲也予曰山也指一峯曰怪山也予曰敵雲也益公亮短於視又素未識南北山何狀故多指多惑湖與烟亦復相混數百步外水為烟據如空中有水隨舟所之然後開開處亦如鏡受氣訶稍目有物故不盡識湖近遠及其抵岸焉主僧望一簇影曰此孤山也其上有六賢祠予問六賢為誰曰李白蘇林暨明維新周公元美王公也公亮謂湖上之祠宜以久

其地與風流標令為山水深㝛者乃列之周公冷面且為神有別祀矣元美文人與湖非久要令並四公而坐恐難熟熟也予笑然之及岳王祠予曰雖雨可無謁乃屐而上時方撤魏逆祠以新之過王墳有鐵檜尚皆無頸墳前有分屍檜剖而植之各生枝葉嗟乎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出王墳遇大雨巾角盡墊堤上見魏璫石楔碑皆委地碑高一丈餘讀其字

盡鏟去然猶有可意得者復下舟杯數巡至湖心亭柱礎瓦椽並吐水氣予輩登之冷然如入鮫宮龍國不能久留舟行里許有重堤爲放生池紅橋佪曲草樹翁然絕勝湖心亭時游檝如鶩然罕有至者王僧語予蘇公堤數六橋皆若對顏傾雨甚不可登欲移舟裏湖則以舟稍高不能渡橋下既而林山晚暮水情黯黯乃鼓檗而歸是日也予謂西湖如絕代麗人喜亦好嗔

亦好靚粧亦好蓬首亦好立明處亦好入闇處亦好晝見之亦好夕夢之亦好故雨雖霰然予興亦復不淺而公亮殊憾憾以爲十年憶西湖見之乃沉烟底且湖山面貌若恍若惚真如夢游故作詩有雨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之語予謔之爲唐突西子因賦一詩以爲西湖解嘲

發昭慶宿發光菴記

游湖之夕簷溜尚泠泠夜半聲絕厥明天大霽王僧報曰今日可入山矣乃與公亮各乘一小兜從者七八人或步或騎遂發昭慶從人有前而訶者予笑曰此所爲驪視花上也亟止之自是游人隊隊無相驚者初行獅子峯下左湖右山連林映蔚時霖霆乍霽草欣鳥悅山笑水嬉予輩七尺在輿而情已逬散於南北諸峯之上

閒從林影之缺復見西湖則如美人麗粧盛服離幽閤出明除非復烟雨中慘澹故態矣行數里爲玉泉寺入寺觀玉泉不逾畝許中有五色魚百餘尾見人悠然有朋情及投以餌則共攫之鬐鬣皆動食之能杲物如此泉底有孔出氣如宗籥僧人曰昔有僧曇超說法於此神龍聽之爲之撫掌出泉此即泉眼也又有細雨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予久畏雨乍見而蹙矣出寺則

長松參天老蘿冒塗爲九里松故處雲氣不[illegible]
屬於靈竺雨後諸山如沐萬綠加重後人見前
人素衣俱作青色金翼白毛亦俱化爲抽芳挼
馥交徑牽裾心骨皆翠殊憾此身不遽化爲山
禽野鹿矣不數武爲集慶寺宋理宗所愛閻妃
功德院也經始時望青採斫援及雞狗時有人
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
皮然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既掘冬

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畢竟托閻妃之面皮以存
何可銷也又數里爲飛來峰羣山皆土峯而此
山純爲石體其中空虛通朗如已悟僧而其上
學學堯堯含精吐氣蓋牛奇章米南宮諸怪石
之宗黨烟戚戚聚于是焉山多不根之石旅生
石上想石亦有膏以滋之予所恨者山椒之石
盡受楊髡刻爲佛像遂失窅性雖有鹹髡石像
首置便溺處者終不足以湔吾石丈公亮謂須

得治童遊女恒以衣袂掩覆之或山更飛去脫
其像石乃爲勝致昔人云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今山泉環流若泣或以是也予欲窮山頂靈隱
僧自超適至乃引從下天竺過三生石捫篠援
藤而上公亮體稍肥艱於登陟乃折竹作杖十
步一歇氣息纔屬予每先登坐哂之至頂爲蓮
花峯峯石硌落如刀劍不可坐而公亮以疲劇
踞息良久望西湖如杯中水今古游人皆在一

杯中吟咽嘯月飛仙過之應爲齒冷既下入靈
隱寺飯於冷泉亭公亮吟林丹山詩云流出西
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予曰此水汨汨巳
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隨徒步包家
園往返數里予謂世人向湖山中作一園如蛛
螢向花葉中作一窩安知此窩外皆衆香國也
吾以南北兩峯爲假山中外兩湖爲小池猶點
入笑我爲河伯耳薄暮上發光菴菴在北高峯

之半竹磴層折林光蔽虧僧家皆劄竹取泉衆響並作沸於絃索時予輩足目已倦逮入寺逾復振發夜宿飛雨亭下泉聲在枕石鷄報更予覓骨俱清作詩有馮高僧氣盡坐久道心寒之句殆徹旦不寐焉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宿發光之夕庵僧慧如殊勸欲邀予早起登庵後石磴望日出會予起稍晏至石磴日已蚤食且盛夏枝葉蒙密即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缺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挂帶叢條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上予褰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斁慧如山頂何見曰

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山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于玉霄九霞之際已視北高如蟻垤耳何曠之有予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超以寺田被佔欲因予告當事者與羣僧共迓於冷泉亭慧如許為予作山導乃共發發光飲茗于岣嶁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嚮沸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散其鬱鬱者爭[illegible]於道予乃知杭之山水為杭人性情之苑性

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渝也羣輩久坐泉亭日光往來謂殊少麗人予戲謂杭之佳麗或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皆可任人踰墻而摟橫陳而臥耳因共笑而起復過飛來穿洞底浮一二卮便投風篁嶺下過一片雲石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興來臨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爲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橫布流灑嚮於

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輿坐寺門聞予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予輩乃出不復問予贍辨才有何遺蹟也下嶺數里皆在山均舊壠新墳長楸古栢比擲不絶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氣相雜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墓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孤窟之人向者亦皆鳴笳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醉畫烟雨賞遍林鳥不知耳後身端幾許風

生火出及一棺戢身雖輿馬擁沓歌笑讙譁亦不聞不見死者即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予謂即使軟紅塵中碌碌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春杪泉峪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避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此地

吾念益決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游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袋誑惑人欲叱仆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游人賡咏予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晚色集於林端予幽意甚愜時公亮以疲劇不獲從焉

自法相宿雲棲寺記

離法相踰玉岑爲惠因寺寺故高麗王子義天所建也有像存焉而伽藍則蘇子瞻子興之寺僧曰公嘗鑿赤山以築湖堤或謂傷寺龍沙公曰倘不利於寺吾當爲伽藍以護之故惠因指伽藍爲子瞻也予笑謂以子瞻爲伽藍嘗得司馬班揚作神王曹劉沈謝列兩廡然後老坡心肯耳此大不經語考誌義天欲入貢因祭寺僧淨源子瞻表却之又西湖一杯水子瞻分爲兩湖後人効之編色樹藤遂爲湖屬是宜罰作伽藍予口吟有云赤山鑿破築湖堤湖色山光兩欲迷不是長公貪護法生愁無計謝闍黎公亮稱善南過太子灣有石屋迤二丈許狀如軒榭其內邃黑不可入斯洞僊之別館也又南爲烟霞洞洞居山頂中刻石羅漢十八尊或云初得六尊後見夢于吳越王云吾兄弟十八人今有六且可聚之乃補刻十二以符所夢予謂皆託也羅漢之在湖上者夥矣何待此洞而後聚且神佛有一寺宇譬人有一別墅若必欲處處據之神佛亦求田問舍貪心之尤者矣其旁有大石號象鼻又南爲烟霞寺怪石支峯筆卓劍豎日華雲實風竹月松眞令人頓生烟霞之癖又南上爲南高峰其徑皆草樹蒨容非攀蘿躡蹻不可登公亮旣體重十步一息喘猶未定至頂東望則白日如丸可弄南則表江裏湖如隔一臂西北諸山蹲伏如揖如捧數日足跡未盡者一目了之不踰分寸予口吟有云山色波中靜水情雲上來公亮吞嗟以爲文外獨絕上有寺殊臨有塔僅存五層乃與公亮劇飲茶樹間取茶檟爲坐僮一足大醉而下蓋自入山登峯者二初蓮花此爲二焉目中見五雲更在兩高上予屢褰衣欲往輙畏公亮作劇而止故予詩有

五雲遙對無煩度若到前峯又一雲之句自此入九溪十八澗皆在羣山覆盆中兩傍皆山對面亦山每轉一麓以為山當盡矣及馬首漸移輒復有一山横阻其前以補一面之缺初望之若塗窮徑斷及行蹊上宛轉不盡芳林纓帶異草環鬱紫的紅鬒懷香送馥昔人謂武陵溪幽邃此何必相遜也數十里内無復居民從者或云有虎皆心怵乃雲廻谷後間忽得一寺曰理

安飯其中事事遠勝或云寺復稍上有拂石禪師擁關三十餘年矣人見之不言亦不答禮予輩亟見之乃酬答甚恭其眉顴間道氣如星爍公亮指庭前藤樹問曰此何物師曰淩霄藤也公亮曰樹倒藤枯如何師曰君猶有這箇在將別師語予曰何時復會予曰某無時不會師師曰更欲誰會乃下復數里至雲棲寺萬竹窅篠中宿焉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雲棲為故蓮池師道塲雖無金宫紺殿而竹有一陰松無異響亦可以捐祛世情領會眞藴將發之刻王僧復引予輩觀羣藏世界海以一蓮花為一世界皆雕木為之重重無盡自此一徑沿錢江泝杭城而歸時澄江不波漁舟搖曳不異平湖之水急白馬雪山似[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奇偉也行十餘里為月輪山上有六和塔登其

巔則隔江諸山參天黛色百里青冥還顧杭城如魚鱗西湖如一銀盃南北諸山皆回青轉綠畢態獻狀以入衣袂之側而潮江如帶反出我步屧下至白光不斷存想無際則東海三神山金庭銀闕瑤艸瓊枝或在其處焉予得句有云看到海光全是夢拾來江色不勝秋公亮詩有云江氣白分海氣接吳山青盡越山來予謂此語旨月輪山麓久矣今乃被我輩拾得復數里

過湖南入淨業寺寺極壯麗有宗鏡堂宋壽公
著宗鏡錄百卷處也迤行入清波門上吳山廟
有十僮游其三騁目四望見杭城一九江湖相
次山無定容水有異貌而府署廛市並棲山水
清麗之間他郡或躡屩舂糧輪折足繭以求名
勝而未可到此獨寢食坐息於水木魚鳥苔石
烟嵐之窟宅生其地者卽不能如丁野鶴升雲
絕漢猶或多塵中之慮寡霞外之想恐亦山水

之所訶也日既夕乃歸昭慶是役也予有二憾
及三快焉凡山水之情天機深者自與相近着
天機既淺則乍入之其神味不能相關惟狎處
既久則山水力重而後能逼人之氣予生來雖
恒以道念自相接續然身入婚宦天機自薄須
在深山中一年半載觀其動靜閱其實虛然後
山情人意可恊爲一昔白公詩云翠黛不須留
五馬皇恩只許駐三年東坡詩云我在錢塘百

六日山中暫來不煖席三年百六日猶以爲近
乃予入杭僅半月作湖山游僅五日予望山水
如雲上見仙恍惚未定山水視予恐亦如生面
之客亦所未喜此一憾也客有爲予言天目徑
山之勝予神往履動顧以使事久羈或非世法
且公亮因體重艱於登躋予孤興莫助此二憾
也何爲三快予每謂遊山如學道若近俗魔則
道心易散每見登山者撰輿馬尨雜羞方及一

勝則有軒蓋之迎竿牘之擾几席纔陳優樂並
作耳聒殿呵口倦朝務不復識岩光嵐氣爲何
物予從行僅數人不携酒殽入寺僧人供蔬笋
淡食留錢而去所至無冠珮之迓得以靜心壹
聽領畧山水一快也游山亦如觀古人文字當
得解高而胸曠者與共評騭公亮既當世所推
爲文通明遠之才復絕近代兼心無恒事胸有
[illegible]覽予獲與之探討岩石揚搉烟霞又與予游

從既久形跡儀數亦皆捐脱二快也三則世人有終日幽奇中而不能有一語之合者予雖之麗句足酬山靈然毎逢佳勝公亮既走筆成篇岩谷響和予亦一吟一詠差與景光相接亦可自達其亹亹者歸途自詠所著百餘篇如初貫山園新築精舍日一甁之意思開發此三快也游既竣將以歸途問眉公先生於雲間併覔洞庭天平之友、越勝既攬復想吳越皐山幼海之澤予小臣特邀有異緣矣

朱太史先生著

峪園近草

本衙藏板

峪園詩序

峪園詩者予同门年友朱滄起先生之所作也記予與滄起同出湘中羅老師之门同門與館選者五人滄起與予獨曆營第時予

卧病滄起貽之以棠參每入私輒醉咏蓼莪之詩號曰悔作官滄起不予我每見輒嘔純如故璫禍熾甚滄起遷少司寇以去予雖之頗獨能奮擊璫如子房椎秦事可驚愕自是捧詔至吳越之行時一晤于維揚舟中出西湖諸記予讀之灑然若濯魄於冰壺而灌頂於甘露也别去迄今已三十載而兄弟俱蒼顏白髮老矣師

既下世同门生存止予有人無焉每一懷思不勝落月屋梁之感無何而滄海橫流河山非故滄起僅入都门六月而殉予嘗見事特召遭國變奉弘光亦僅存

月而歸為人志頗同而予才實
不逮遠甚今年乃寄我新志一
册此予序又序于西極文大清東
吳張公亮之後予得而殺乃展
卷讀之每讀一篇為一擊節

序三

巖下電光閃爍可畏不獨戫寇
盪魔併可呵佛罵祖是文媽之
霹靂手也再讀雜脫樓山二記
如讀西湖諸記時惆然自失豈
久之夫晋中多名山然帝王

防立之區宇地靈人傑宜產異
人乃汝茹素樓禪長齋繡佛
世目笑予一身熏櫃弘星今道
物媚嫩欺夫以為予之教學遂無之
高士景陵之逸志僅得中郎

序四

而袁二人若出入于風波患難之中
花舟之至將至猶得屋為子望
外繼此編文豈非大章滄記
郡予時見常索書丘年那壯
園樓杜牧志猶堅老當益壯

吾兩人交怨之窮且益堅是予志也夫文張之序溪之詞以識目而然更溢一辭因吾吾素履僕從交之誼如此

年門弟李明睿拜題

序五

峪園近草目錄

五言古

宿峪園呂仙祠

自況

挽齒

戲判蜂蝶

讀史

送顧九上之燕京

寄懷史廉憲

立夏後十日山居甚寒

李見田仙翁峪園留詩悉驗次韻誌異

癸巳元日作效寒山體二首

七言古

行路難

對酒

攬鏡書事

客有舉呂翁盧生事者縱筆成長句
○○寓言
王又日自青巖來言雲霄頂境勝將移居焉詩以
寫之
董宵初年兄見訊追舊懷新思情欲絕走筆報章
引之勝處
寄題苗大中丞晉侯年丈大椿園
同史太亨侍御相度卓廬歌紀其事

○○山夜吟
郭道人歌有序二首
贈王迂歌
弔左蘿石給諫
弔汾令劉公詩秦人
贈陳孝子藹公長句
放歌贈陳聽子郎以代敘
○○○贈傅青主

闖賊入關僭號葵心王翁義不受辱絕食而死詩
以弔之
○○潘邸遺琴和王存子
○○怵歎
四不調為恒庵上人作四首
五言律
冬日過樓山園
夏日峪園即事

秋遊山園
寄題界虛尊者所居
山齋雪夕
次韻李介止司李秋日登藏經樓十四首
友人送梅
家居述懷
山居偶作
題傲眉居壁二首

偶感

樓山園和友人作 二首

次韻李明府遊解脫園 六首

雨中栽竹和郭澂六 二首

恒庵上人久留余所一日忽遁去跡杳音稀悵然

有感

山居詠懷

寧空寺

訪新庵僧

贈月川朗空兩上人

黍露地僧

復落一齒時行年六十

除夕

七言律

憩井陘和壁間韻

滙清園新庵

避居介溪秋夕有感

滙清園即事

戲贈張錬師

西谿別業

山居春日

郭澂六書稱仙藏詩以勞之

老來歎

即事

元旦大雪坐朗公蘭若

乞假年餘落疏求罷都門交知嚴促趣裝[illegible]

之

閒詠

讀楞嚴經

告病東王存子

春夕戲作

漫興

○○自喜
○○自嘲
過漱六所蔬菓甚美
答高中甫宗伯 二首
解彌存太史病中寄詩口占答之
○○客有舉壁間佳句者足成一律贈姚明府
送陸郡丞歸里
遊鄉上山時避亂

和顧九上梅花作
春夕懷傅青主觀壁上書如或見之
○書齋獨坐
賦得歸鳥趨林鳴
上巳西谿別業禊禊
○○○偶閱趙吳興書廢自警
○○春郊即事
○山居雜咏 四首
陽泉道中
○山莊述懷 二首
張芹沚備兵延鎮過汾歡然道故即席賦贈
○閒居
○過友人園亭
得孫示兒隨時游太學
春燕
過西谿別業

遊石峽村
自嘆
讀張太宰藐山先生集愴焉有感
○挽王大宗伯覺斯年丈 二首
別駕劉公惠所販闈詩記口占謝之
立春觀梅和陳聽子
○○遺陳聽子襄陵酒係之以詩
○看春和陳聽子

癸巳初度
甲午元日
○元日和陳聽子作
○元宵即事
偶作
李臺辰至自郇山見枉各陳所學志喜
關中解拙存太史索琴郵致荅之
遥壽李宗伯太虚年丈七袠

○同李臺辰陳聽子集新園次韻
○和李臺辰觀烟火作
○勗兒臨讀書
勗兒覩禁足
史太亨侍御爲余謀卓精藍
料理廢園
和李臺辰謁西頂玄帝宮作用原韻
送史大参赴江南廉憲

雷恒菴師夜話
同李臺辰酌廳事漏下二十刻頗罄衷懷
集翠亭祖李臺辰同陳聽子作
宿恒公精舍
沁州鑄尺木和尚語錄滿口胡柴恐誤後人聊斥
其妄
○甲午三月懷同門李太虚年丈
○寄懷陳聽子趣治西裝

○烟籠賢關　汾陽八景
雨漬仙碑
○卜山書院
○汾水衍宮
○鶴鳴古洞
○馬跑神泉
○彪嶺樵歌
○文湖漁唱

○贈俠客

山行遇任士

五言絶

酬王存予見問 四首

寫懷

夜吟

自寄

山行 二首

遣興

迎春

七言絶

戯贈史侍御三首

摩斯頁

心菴

李開之新筑寄思臺成自落以詩屬和者衆余䓁

得思字遂成四絶 四首

叅禪有三種人上者立竿見影中者淘沙揀金終然得寶下者濁油又遇濕燈心何日是明了也

口占四偈 四首

禪宗有夢時作得主無夢時主人翁在何處之語

偶拈四絶 四首

輓苗晉侯年丈 二首

送春

夜蛾

過市見爭鴿者

午睡 二首

曉起

雜咏

見新月任歌

新月次陳刺史韻 二首

放言 二首

幽居

春山殘雪
竹塢
偶成
六言
禪居吟 三首
王文日爲余築殘雪背頂遙扁所居曰槃菴 二首
銘贊
示福慧庵主僧
槃菴銘
寄影菴贊

峪園近草

汾陽朱之俊著　西湖門

五言古

宿峪園呂仙祠

朔風振枯林驪葉平皆井琬晚闃無人空寒欺痩頸轉步林之坳烟鎖靈閣迥磬響若爲迎午入發深省簷鳥翁翅定殘雪壓屋冷凍缸半明滅月來相與示勞生底不歇百年亦俄頃所以古仙侶雲鶴獨馳騁機須着意參道以無心領世緣覷破久黃粱何用警中夜結趺坐一點自耿耿向上事可爲莫空憐衰影

自況

毀石石不嗔譽松松不喜松石本無心徒然勞譽毀今日居士身自況亦如此闃闃三畝宅靜若萬山裏架多方外書欲讀隨所指得意如見之悠然獨隱几飢餐一餔豆渴飲一杯水菘葵足園畦烹茶清且旨晉不啖腥羶非但潔口齒有時效跏趺客至亦不起妻子尚無譍

肯爲俗驅使門外剝啄頻跨衛他山徙所經風雨飽只知林壑美遂泉坐永日洗心不洗耳往往望空笑大類寒山子事至每掉頭僧來輒倒屣或叩爲妄人或署爲隱史有問何所得謂我聊爾耳不以生爲生寧以死爲死泥跡猿獠羣長嘯而已矣

挽齒

人生等朝露幻形安可久況於附幻者去存亦其偶余年五十時中齒一辭曰茲再延十載不期齒落又豈緊

剛先敝或示身將朽六根開互用亦能及齒否我生不關齒齒於我何負今齒未嘗無昔齒未嘗有此理固淵然須向智者剖順化師莊生云柳忽生肘

戲判蜂蝶

春深花事好光艷照頰眉但見蜂和蝶雜沓將花髭惚爲情所使香攝猶次之營營朝竟夕攘攘經三時二垂花之盜刀筆久寬伊余今始追論案立不容私喧黙先孩品靜躁審其儀蝶能使花喜蜂能使花慈蝶況如蕩子蜂狀似貪兒蕩則無歸宿饕斯洎於斯餚侍亦不事逍遙屬饜馳貪必濟以猛吆喝逞威施股掠重不舉類衙猶欲持蝶貧絕覬覦蜂富召侵欺爲巳蝶猶可爲人蜂底爲閒忪趣不一樂苦致亦歧斷蝶罪當赦斷蜂罪當移爰書一以定花神應解頤

讀史

堯舜乾龍飛湯武革虎變兩俑創業有均爲後世羨田常竊征名一舉兼齊伺曹丕假禪迹遂將僕祚踐聖生

而盜起莊言亦非衛

送顧九上之燕京

熟病怕生人終年不逼刺子胡爲乎來三生緣會至坐臥竹亭幽淹留非無事子談三百詩我參五十易千秋良可圖不甘草木棄文章性之餘精工亦難企老夫愧鮮益使理長安轡大類陸機遊初入洛陽地朝士使之年子尚少其四虛名賺誤人君子不敢自羨子德基厚骯髒明信義仙仙蜀道篇賀監口不置能爲木蘭吟自

有義山嗜黎丘饒幻惑慎哉睿所覗衣帶奈緩何好句
頻頻寄

寄懷史廉憲

舉世皆離覺何人光獨回可憐病居士曾見活如來慈
大蘇峯動思深及姑孩春郊方新柳緹室倏飛灰碍字
留新績棠枝憶舊栽寂寥楊子宅熠燿使君臺地迥魚
難寄雲還雁屢猜復聞除海角終擬度天台坐話三生
石行浮萬里杯彼時纔愜願笑口爲君開

立夏後十日山居甚寒

觀物如伺晷受分有昏晨地氣區以別天時隨爲因試
看汾水夏纔似江南春林葉交方淺麥花放未勻快寒
添半臂禦夜熾多薪陰岫明殘雪清池絕點蘋西巖狂
何逞東旭燠難伸惟有黃衣鳥乘時囀弄頻

李見田仙翁峪園留詩悉驗次韻誌異

人朗然而仙理在未生前古具五通者能上下於天羨
君握奇術交盡世豪賢隱事了如覩真玄之又玄敵壘
速千里突過張空拳不弔左慈詭面丟宜僚丸偃臥來
島上乘興時來燕解紛滑稽口蹟頗類優旃東昌十載
別訪余綿上山坐彼芙蓉峯如話玉井蓮下山遊峪中
大賞余林泉捉筆不經思滿紙飛雲烟其心有神憑來
物皆洞然土崩靡所騁徘徊道苦遒覺路感君指叮嚀
余學佺三復愜素志誓老雲水邊

癸巳元日作效寒山體

常年值歲朝意薦如春草今晨心頓灰所遇無夙好業

力甚强梁煞我懷中寶空質天所捐尋繹須及蚤一旦
蓬着渠箇中無少老願坐不退輪客塵旋旋掃

其二

四面聲喧豗徐起天將曉蹉跎又一年欲了何時了堅
舟夜已移所欠良不少春不集枯枝月豈映乾沼意識
根若除天真自常皎寤寐始得知觴志在身表

七言古

行路難

君不見庭華爛熳狂風摧綠酒新設蒼蠅來浪擲黃金
買知已種棘終不成桃栽我笑女媧帝聖有所不能法
鑪有石手無繩日難繫兮光易欹百年強半讓星月飛
走晝夜各乘時鶩鶩底被傷鵁嗟行路難行路難山屆
不可出世事何足歡紅輪不向扶桑滅霞雲自與塵坌絕

對酒

君不見紅輪直破青天走纔出扶桑忽細柳又不見長
安豪貴鼓靈鼉朝時炙手暮張羅世上榮枯只彈指人

間興廢似抽梭龜藏蛸縮猶遭折舌鋒何用差差白勸
君緘口莫談時與來一歌酒一巵古今多少傷心事醉
散春風花下枝

攬鏡書事

有眼但見他人面自家有面何曾見鏡裏依稀亦未真
所以夢不見已身自從兒禿不受櫛相別青銅六百日
今朝偶照心忽驚鬅鬆一半青青失羲和走馭不暫停
我歌白雪君試聽人生如寄須高適鑽紙鈍蠅嫌界窄

幽閒已自落因循誰能更着猩猩屐

客有舉呂翁盧生事者縱筆成長句

一念纔生天未知幻根自應抽幻枝枝葉重重幻不了
極其所至亦奚爲盧生富貴結想久仙人借想以覺之
想窮幻盡道可入世人徒訝爲神奇盧生設登莊叟榻
蝴蝶滿園皆世法莊叟若爲盧生枕一局眷屬仍蝶寢
造物範身不範意神仙只是隨人志識得箇中本蕭然
萬卷看來無一字丈夫崑崙頂上行青史紅塵總閒事

寓言

援繩縛風徒費手鼓氣吹光枉勞口夸父追日日轉前
愚公移山山愈斗高松喬柳匝春亭嵗暮松青柳不青
萬物各自報所始毀秋譽夏誰爲聽無情莫訝東流水
眼前種種皆如此

王又日自青巖來言雲霄頂境勝將移居焉詩以
寫之

天中山水多靈異森森雲門烟杳芬印月峯頭好卓庵

水簾洞口堪放臂道人高臥六清居春氣秋情總不儲
靜存久息蘇門響證悟曾焚鬼谷書本欲逃名名愈起
潛踪又向雲霄徙盤松數里路森深幽曲無人獨樵子
灌頂清泉墜太空石漏沙分絕纖滓懸流觸怒峭崖前
高獄傳聲白雲裏仙仙洞樂出輕霄獼猴松風鼓夜潮
石葉擎漿蓮味永掬羹雕胡煮藥苗道人心空身若木
握有虹丹自和服蘇茆結宇避余來要與雲烟分半屋

董宥初年兄見訊追舊懷新思情欲絕走筆報章

引之勝處

去年此日山頭別今年此日心如結繩床臥病秋復冬
不覺聲絲氣還噎感君寄我雙鯉函披肝瀝膽良欣悅
五章十乘既成空不立語言直妙諦明鴻度欲覓殘篇
摘葉尋枝費屑折不若贈君無字書直了生死超凡列
不然甘作老蠹魚往慧雖生真性滅及登同頭渡愛河
他日病起與君說

寄題苗大中丞晉候年丈大椿園

君家生饒山水趣蒐裘築在桃花渡烟生石骨小橋西
刺碧威神垂古樹十丈香開玉井蓮竹裏鳴流散清露
名花出地幾重新紅樓嘗宿西山霧考室多楹不肯開
主人晒腹時尋句閒道留春更有亭金沙才子曾爲賦
天荒地老海塵揚收拾清光貯佳圃分手年來十五霜
緬想風流那得度寵威忽爾示大文名園記並洛陽數
懸著床頭足臥遊髣髴指我夢中路挺筆強吟作報章
蘇門長嘯應不誤咄哉戎馬東西驚模糊雲月愁天步

太行巉巖白日暮萬事何當一笑付胸中塊壘須消吐
他日策蹇與君晤下榻深林布情愫物外周旋莫治具
鴻漸之茶懶殘芋

同史太亨侍御相度卓廬歌紀其事

十年倏忽分今古我已學農君學圃年紀伯仲氣芝蘭
買山爲我結茆宇伻趣揆日且定方步度云剛一畝強
橫當震兌從子午中屏後室前可堂庖湢井廄各有所
山青休障宜短牆其餘隙地審所置蒔花課竹種垂楊

三時指据料將落報余早着登山碕一瓢一笠一蒲團
更有吉撩棒一拓三根椽下七尺單維摩圓覺楞伽看
惠魚莊蝶任遊戲世外方知天地寬嗒然鎮日無所作
塵腸洗刷空索索永從調御乞資糧餘生斷不負丘壑

山夜吟

身乍入山心不入夢想紛飛難自輯連宵息心空所存
山靈始於人相習追涼露坐致全幽花情月意潛相酬
家月自喧山月靜曉花能喜莫花愁山人住山識山性

一片空明當夜迸不知司契向何人但覺蕭然全體淨
指亦不能爲之形說亦不能爲之竟坐待沆瀣接混茫
後來是叔今爲孟

郭道人歌 有序

漱六年開七褰尚有童心一覩臨邛之姿便抽洛浦
之賦蓮生鹿女豈日非緣卺合鶯園誠然有忝素心
種敗黑業芽生余聞惜之遺短歌劝他山焉不知者
以爲嘲也

道人習氣終浮驕不賦松心賦蓮形殷勤招得遠山召
鷓鴣聲切梧桐井吁嗟乎日巳暮葉落風吹波撼樹茫
茫諸趣泊何方可惜靈光不相顧

其二

消搖之園玄都圃梅妻鶴子歡難譜明珠無端打雀兒
失却家珍何處補吁嗟乎薪就火善田燒盡空灸髁棒
頭有眼君不知試問當年破竈墮

贈王迂歌

倪迂能事古今絕一幅圖傳直五銙豈緊畫筆尤重人
兒曹咋舌稱高潔雲林神理久益明狂者進取標其名
王子崛然起汾水前迂已往後迂生三百年中有兩迂
一南一北雙明珠解衣盤礴時遊戲畫史縱横習氣無
緬想風流在空谷抱膝長吟聲滿屋達生須要適天機
何必無情學草木

弔左蘿石給諫

日星光光終不墮英雄氣節誰能挫宋有文山明有君

五百年中只兩箇當其慷慨渡江來誓拋骨肉供春磨
新朝禮士最豐隆大爵高官手可唾君獨衣冠首不髡
麻衣直入丹墀坐潰節不離雪窖寒周薇久斷西山餓
大語狂言滿漢驚昂肩豎髮公卿剉雙眼欲留日月光
隻手直取風雷歛以茲不作小樓淹一日清風西市過
英魂散作北溟雲十二陵前皆蕩播共言死事亦有人
知君浩氣應難和我來欲賡哀午篇不為君弔為君賀

弔汾令劉公詩 秦人

吁嗟噫嘻劉公之豪吾不知其誰為擬浩氣橫飛拍天
起一生聲價振關西半世功名付汾水憶賊破晉雷電
馳求死不得首低垂銀鐺直繫太原道蝋書猶報長安
知事泄怒公公不悔我自盡忠任爾為柳街草染萇弘
血槐市人攀王蠋枝君不見鰲足砍折傾天關日月下
墮蛟龍窟長夜漫漫燐火紅山精木怪爭出沒小儒膽
裂心且焚往來奔命迷妖氛虎目訣傳雙聖火蟒氣成
依五色雲豈知玉界真人下重懸烏兎光中夏忠魂義
魄盡宜揚無骨之蟲罪安赦吁嗟噫嘻公真豪英風激
射鼓洪濤地下周旋事故主千秋憑弔欽吾曹千秋憑
弔欽吾曹峴碑屹屹棠枝高

贈陳孝子藹公長句

昔年氛霧迷汾曲地黑天昏共躑躅守吏或死或逃生
芻撣文昌名士孱保陽才子刺西州奮舉登陴拂劍鏃
逵生何慮蟻烏食還變甘同張許遊舉頭皆見攙槍落
義魄忠魂自旁礴陳郎千里覓親骸目穿足繭顏如削

有聲徹天淚徹泉沙場歷盡都茫然旅舍徘徊聊屬句
滴紅滿紙作啼鵑投余一帙署陟岵丹黃病榻心酸苦
邂逅相逢似舊知幾番熱血為傾吐陳郎意氣秋雲高
等閒長嘯首頻搔太原公子揚眉來亂擲氣短扶餘逃
河梁風骨今始紹百不為多一不少乍懸國門人盡驚
悲歌自昔傳燕趙燕趙風流足以豪何須痛飲讀離騷
本來若使都完足直將身世等鴻毛陳郎英資與道近
檢點從前釋憂憤憂憤填胸如不休我更為君作天問

放歌贈陳聽于郎以代敘

我欲坐層空無倚之使閣三山五嶽爲帷幕又欲乘太虛不繫之舟船銀河碧海常流連夢中往往如其言覺來跳不出圍樊雖然軀殼相拘牽寸靈高舉摩青天世人不識謂狂惑緘唇刺舌恆默默陳郎千里爲余來一笑剛幾剖胸臆山河剩影原虛造十聖三賢如電掃何況小技僅雕蟲丈夫寧向其中老陳郎詩草伴幽蘭學富不瘦郊不寒吐虹萬丈祕不得何如示世鐫長安三

都兩京應再賦金臺才子驚相顧收貯君家百尺樓載歌載咏西湖舟豪風激射凌千秋竿頭若進更含是來執余袪神遊爾相將聳身日月上逍遙層空太虛洞觀乎元始

贈傅青主

雲客不慣城市步要入千峰萬峰住嘯聲散作滿林風鶴語時隆青天路乘興偶來汾山側挈壺懷刺人爭識一見開襟勝所覽罇前頻長青松色星冠鶴氅何歲始

云經離亂才爾爾書者一部晉春秋詩紀三年新甲子滿腔肝膽不盡吐霜夕哦成月卓午兒問題詩贈阿誰太原高士傅青主

人傑篇送周晉侯監司之任

人傑代生能有幾　清土龍飛聚箕尾神異爭傳周使君嗚嗚獨立誠奇偉彼汾一曲靖亂初使君甘澍隨弘車明決咸稱照天燭五雀六鷩仍懸魚與予傾蓋交攀如蘭馨金利恒相於予今老髦游方外大笑天地真蘧

廬使君提麈堪絕倒天根月窟都一　參悟直透祖師禪前身金粟何須道幾番欲踵雪山遊世緣未了暫夷由陽春有脚雖頻徙東注長江本不流古鏡塵侵要磨練昭昭務使融一片折柳分途匪別離來面目常相見

闖賊入關僭號蔡心王翁義不受辱　祀食而死歌以弔之

大海長鯨吐烟霧山連野合愁難度妖風吹片捲西入關

百二秦川莽回互虎豹猙獰擇肉啖倀鬼驅人都入甾
涇陽忠烈有王翁鐵脊高豎誰能撼誓辦一死無復之
望闕下拜雙淚垂題詩絕粒遂不起池陽權當首陽崥
渭水流聲聲不盡華峰表節節堪師捐軀不是賈名侶
素心千載誰能知憶翁講學追元雅中年翻入西儒社
閉門著書十萬言事天濟衆號仁者況乎歷政多勳勞
廣陵沙島豐碑高甲子四百三十七禩礪終不欠分毫
一朝大笑全歸去天[illegible]蹈華譽丈夫貴不愧汗青

紫園近草　十六　硯廬

惜死鬚眉置何處

黃白吟

人心非黃亦非白底愛白鏹與黃金金鏹橫據方寸地
顛狂迷妄人爲貪權藉愈大手愈捷纔見盈囊復盈篋
綠林悔不習詩書爲道衣冠好行刼男兒墮地重鬚眉
心頭有骨面有皮靈龜本具連城價何爲輕舍洪厓隨
君不見螻蟻鬧羶蠅見血紛紛聚嘬都酣悅又不見鑾
刀劃劃犬巴巴一骨擲地競相牙此輩蠅蟻犬所化何

怪納命孔方家憶昔西極文夫子自言心似青蓮藍響
文賣賦度居諸一切造業錢不使夫子作古三十年教
演河汾澤尚延及門鄉相皆堪述十指固從掌上出

潞邸遺琴和王存予

君不見嶧山桐削工爲琴璇宮瓊室流清音又不見夏
彝周鼎無常寶國步頻移度荒艸憶彼潞藩君戰穀歌
天保鼓琴宣太和龍鸞矜奇造麟趾珍傳未十世朱邸
灰飛遠捐替流落廢署中誰問王與帝對此爽然失依

紫園近草　十七　硯廬

徊情緒茁萬里江山尚屬人一器播遺何足惜罷彈掩
袂驅車出人生遭際殊難必飄泊身如不繫舟何時不
與波同濁

怴歎

秦王中夜起茫茫如夢遺薇貫一足誤欲左右笞尋
常有物營懷抱不覺歸志自顛倒昔人蹶處今人趨智
愚同向怴中老石蜜一何甘蠶絲一何巧抵死爲人作
溫飽到頭贏得一場愁勸君莫作蠶與蠭

四不調爲恒庵上人作
恒上人不叅禪行雲流水意悠然現成公案重重結拈
來都是未生前
其二
恒上人不說法鎮日措頤猿鳥知武門西來意若何十
月從頭又數甲
其三
恒上人不用喝入門便見殺與活機鋒狂慧一時休火
崪園近草　　十八　　硯廬
上安能泊太末
其四
恒上人不使棒作家自解呈新様揑怪粧么印板禪一
笑教他身命喪
五言律
冬日過横山園
幽意横寒碧高巖澗遠形屋流雲共白山入眼同青世
事閑中閲道情境外醒凍林幾曳杖欣對夕陽亭

夏日崪園卽事
何物爲知己清飈曳蕙纕近憐荷底水遥喜薜衣墻短
榻長松下幽琴古石旁隣僧時遥語摘蕨與先嘗
秋遊山墅
青山面面晴秋氣與林平村叟籬前酌山鷄舍上鳴背
軒聽葉落倚杖看雲生不覺天將晚疎鐘送遠聲
寄題界虚尊者所居
介峯千疊秀師占最高層何地無雙樹茲方有一燈山
崪園近草　　十九　　硯廬
空同月静榻峻與雲登拈塵常相示問余能不能
山齋雪夕
熾火喧僮僕陰森雪漫飛竹聲中夜變酒力甚寒微燭
暗翻經眼床添訪道衣寘心方宴坐戰勝詎求肥
次韻李介止司李秋日登藏經樓
揭來禮淨域秋磬一聲寒龕古縈蛛網香幽裊藥欄偶
拈松作麈乍取籜爲冠鳥伺齋慣依時下石盤
其二

垂垂一榻老閒寂若山村何意無雙士來尋不二門毛端排刹影藕孔蕩魔魂爾我俱無礙思遊象胁園

其三

問法無些子生涯只一瀆眼中塵事少空際雨花明豁解聽經語蜂能演妙聲皈依底不登累業與山平

其四

一指天龍義猶如月在川到家休問路未岸尚須船白日垂簷外青蕉發典前如如真是妙參究玉毫邊

其五

敢茶消静篆拈佛指繩床金色横霄壤花宫湧漢唐但趣三昧果已是一生糧禪意如秋意紅衣落小塘

其六

認取此中徑爽然滅嶮巇地方容病客我豈是狂奴要識啼時葉還參髻裏珠捲簾舒遠目秋思滿平蕪

其七

佛頂終難見青螺且自紋賢凡根毋異半滿字須分摩詰原無病瞿曇亦掃開勞生知解脫即此是殊勳

其八

五葉開宗遠曹溪罷講堂幾人傳骨髓任代變桑滄天女身原幻寒山語自莊間愁新受約不放似蒲長

其九

只尺鷲頭嶺相連鶏足山金輪途自坦玉宇晝常開印火浮青焰牙池映好顔誰能取實相相與證無還

其十

亦知鑽智火難得便逢烟盡泛無明海誰乘波若船龕燈依素壁秋月到寒泉此是眞如境騰騰任坐眠

其十一

東林開素社客至每談空一念來今昔三根上下中天花晨座滿蓮火夜窓紅莫棹豐干舌留他且負筒

其十二

隨方皆淨土何事碧山隈悟法猶憐石參機欲敬梅旃檀觀樹去簷蔔嗅香來不是丹霞手敢燒佛作灰

其十三

懶去修天福閒吟送夕暉案瓠西偈盡餐炙晚菘肥麋
字傳千載莎燈照一機如來曾有示爪土世間微

其十四

世法人難捨深經豈易知回頭如及蚤下種未嫌遲義
拈三千界心調十二時期無負貝夾澹澹復何思

友人送梅

避異孤山子生平也愛梅竹房今有伴桂酒適添媒香

綻携春至花明抱月來閒吟終雪夕未許侍兒倩

家居述懷

性慵今更甚却事且辭朋飯後盤雙膝床前挂一燈家
爲無佛寺身是有髮僧兀兀常如此春風吹不譍

山居偶作

山不厭吾真相依六七春靜悉雲意氣閒領樹精神隻
股階無席遂頭壁有巾翛然欣有會欲語向何人

題倣眉居壁

日轉碧山尖松陰自上簾倦將書作枕病以偈爲砭放
下幾無礙知歸豈有嫌淨名言亦黙此義與誰拈

其二

何處浣塵凡南巖與北巖天泉聲斷續倚石勢藍巉門
揜心常寂雲來眼自饞誰人知此樂染燕正喃喃

偶病

心懷空一切爲底病芽萌覲化身爲累隨緣境自平人
猶愁二豎我不厭三彭彼已背爲寄膺膺任運行

樓山園和友人作

結廬西嶺上小憩每顧神地可題愚谷居堪署野人一
枝將稅駕數畝暫留春不盡清狂意沽醪集比隣

其二

涼園無別搆徑向小軒開嵐氣清詩骨林光宕酒杯毎
當新果熟適報故人來境外情何極無煩奏落梅

次韻李明府遊解脫園

寂歷青林内高軒耀野居君言何嶽嶽我性自魚魚竹

靜烟生細泉遥響鳥徐寘心恒有會悔讀古人書

其二

仙吏皐很長華亭共納涼新荷羞帶雨弱鳥巧穿梁漫
課千頭木閒吟十畝桑坐來猶覩笑猶領小明章

其三

草亭卓木末雨過一登來步步山花引軒軒燕翼開俯
乖暢絲野得句倒華疊物外恣幽討踟躕懶下堂

其四

檀欒匝徑次容易落清陰對此閒中景兼之塵外心蔽
蓴敷野供松檜發高吟花雨虚空滿差無負淨林

其五

飛沉各自適何論有無名我意思元亮君才伯長卿浮
卮學鬪拇煮蒓試敲枰興劇詩新就悠然謝朓清

其六

吏隱真奇特委蛇吾道存栽花恒滿邑訪逸勞移村清
德輕金印芳聲振玉昆玄修如可共携手入青門

雨中栽竹和郭漵六

幽境誰堪占蕭蕭獨此君傍籬侵砌影點石損苔紋近
遠隨心列踈濃量族分雨餘清不了把酒醉羊欣

其二

平林新霭積危徑匝修篁拖雨連青滴支烟帶翠昂護
莖懸架小惜筍引渠長與子同玄賞敲詩納晚涼

有感

恒巷上人久留余所一日忽遁去跡杳音稀悵然

師等白雲潔誰能滯道躬常從無住住已到不空空知
勝人應少尋蹤路轉窮徘徊霜月下那得鶴爲通

山居詠懷

久作忘機客兼爲無事人一燈消永夜半偈度清晨竹
屋溪聲滿花梁鶴步頻隨時心自攝非僅絕葷塵

寧空寺

烟樹叠山高探奇愜我曹巖形安梵穩松響挾峯豪劉
木將泉引開田傍石勞素情欑碧落何處訪盧敖

訪新庵僧

窮巷隱高儀枯香禮六時儲熬務不朽爭似學無爲覺後何來去定中空我誰輸僧非一事終擬豎雙眉

贈月川朗空兩上人

日生事便起披衣蚤過菴見僧惟有笑對典總忘談石磬一聲靜蒲團兩箇參心猿今乍伏合十禮金龕

參露地僧

三載山頭坐炎寒渾不知虎過恒佴耳猿至但攢眉受

峪園近草　二十六　硯廬

米啖生粒揮衣擁敝緇見余唯一笑修證出無師

復落一齒時行年六十

年華不我待暮景急奔瀧卦數循餘四齒斷已落雙輔唇孤欲弔乾腊噬難降衰見宜深省眞羞對夜釭

除夕

天運每趣新人心惟戀舊半夕守寒爐五更聽曉漏燈判兩年明心攢三際垢俛首自思維形老神尚幼

七言律

甜井陘和壁間韻

祖鞭先着辭天闕賀監新歸次井陘冬月氣同春月靄趙山雲接晉山青談兵尚艷將軍幟占野應添處士星驛路蕭蕭空僕馬傷心忍讀北峯銘

滙清園新庵

草廬新卓小溪灣爲學看心占一間石上聽泉聲自靜籬邊種藥體猶閒依窗竹影清詩骨落砌桐陰潛寉顏不是去官塵事遠縱來羞對白雲山

避居介溪秋夕有感

桐葉敲窗蛩砌鳴愁燈一盞月三更焚殘栢子香猶遠讀盡騷經恨未平不省世隨流水下終須心向定僧明來朝又上西山路白日荒荒大野橫

滙清園卽事

碧石清崖古澗頭藤叢中有道人遊幾重溪色連花屋一路松聲上竹樓雲轉峯西斜入沼鶴翹林下懶登丘素情欲向黃鶴說底事勞生不了休

戲贈張鍊師

長年抱膝守丹爐靜火溫存養子珠借問大還何月就
願分少粒作天徒淮南雞犬雲聲杳簇簇笙簧世響無
若使刀圭誠可作漢家劉向一何愚

西谿別業

小茆幽僻絕纖塵數畝松篁伴老身閒把異書來下酒
懶將奇句去驚人曉渠擘水澆靈藥晚徑穿雲採翠蘋
樂志豈嫌生計少從來朝野兩般春

山居春日

溪前溪後景參差花自翹英柳自垂手揭茶經纔兩葉
坐來竹徑已多時春情黃鳥聲〻說幽意清松歷歷知
但得長閒此地老莫將箇事問希夷

郭漱六書補仙藏詩以勞之

垂金落玉右軍書正合松窻寫道書雲笈字開靈影突
石精函啟異香舒文殘脈望摹新本案繞龍賓識故予
只尺青門應有賦仙仙寕滅漢相如

山廬草疏乞休

逢場偶出便抽簪怕負青山百疊嵐身實不堪寕止七
仕將自已豈煩三希夷驢背緣何笑元亮籬頭尚可酣
朝籍早求除姓字扶犁示作太平男

老來歎

暮日光同朝日明今年貌讓昔年榮青春艷艷欺衰目
白髮星星壓敝纓小徑臥留迂叟跡空階葉報瘦筇聲
懸知是後頹猶甚何不空門了此生

即事

水光一片入西窻往徑都迷但石矼睡起花前三見蝶
客來籬下數聲尨暫將歡伯酬狂詠絕勝愁魔占病腔
聞說靈巖有開士癡心未肯為他降

元旦大雪坐朗公蘭若

一年又過話新懷靄靄天花墜滿階物外高人山欲臥
門前衲子膝將埋飛光映几堪留客瀹水烹茶豈破齋
天地皤然今亦老何須霜鬢嘆吾儕

乞假年餘請疏求罷都門交知嚴促趣裝走札答

之

頭顱不是金閨料庸拙深慚國史才一室一床方外老

百年百事意中灰籠禽已出誰能返强鹿方奔那肯回

寄語京華舊僚友春山雲鎖子推臺

閒詠

鶯啼燕語爲春忙人日勞生倍可傷入手利名猶夢鹿

到頭愚智等亡羊百年世事叢前電千古風流雪裏湯

峪園近草　三十　硯廬

莫向微塵爭意氣非宵丹壑已難藏

讀楞嚴經

春來忘却一身孱妙典徐探不放閒七處心終隔礙處

八還地總讓無還重重魔繞知誰掃疊疊天排任汝攀

辜負金莖何日了舉頭慚愧望中山

告病柬王存之

二十餘年病未曾一朝醫據骨稜層夢中說夢君奚可

方外尋方我不能敢謂老來纔學道殊慙死後莫留燈

三春枕上生涯惡素壁蕭然挂短藤

春夕戲作

羊跡蔬園久斷行如何晚腹脹彭亨和梅酌月三般好

沃雪煎茶一味清小僕毋嫌稱艾艾細君不解喚卿卿

狂來起舞誰能曉大笑窗前自絕纓

漫興

燕尾溪廻點碧潭山花灼灼柳毿毿小槽壓酒憐春盎

靜榻攤書擁故函意得便超雲際鶴情生自縛繭中蠶

峪園近草　三十一　硯廬

何時遂却平生願百仞峰頭一草庵

自喜

孱臾而今百不能雖知晏臥與晨興多年不作夢中僕

此日還同物外僧得得曠懷尋竹隱些些狂興選山登

春來又報花開早小院紅欄幾度凭

自嘲

稗飯藜羹樂豈窮一生從不解書空漫留好似樵觀奕

獨往猶如列御風愛月坐消松牖白試茶臥看火罏紅

老來無過隨緣好，到處憑人說啞聾。

過湫六所蔬羹甚美

玉局先生蔓菜吟，冷然澹趣直傳今。不甘啄腐看人面，自合修齋長道心。身世已忘新榻夢，是非不到小窓琴。朋來但覺春畦好，紫甲丹芽一付燖。

答高中甫宗伯

病臥長林已四春，追思事事落因循。烟霞未必能憐我，顏面如何敢對人。夢繞天涯逢李白，詩刪近代惜宗臣。

衰殘度世知無術，擬着青裙看日輪。

其二

聞君抱道事薰修，偃蹇金門大隱流。探篋有書惟咒鬼，棲神無相可偕鷗。乍來青鳥牽新夢，曾見瑶華破夙愁。幾欲賡吟報知己，病魔無奈又經秋。

解拙存太史病中寄詩口占答之

逢人便問覯君無，華嶽垂衣也太孤。僂僂彼蒼多怪事，悠悠我黨失良圖。消磨日月書千卷，領畧烟霞酒一壺。

聞昔維摩曾示疾，殷勤致訊有文殊。

客有舉壁間佳句者足成一律贈姚明府

南皮高士古劉生，五岳排胸未肯平。意氣偏從塵外立，操持不墮暗中行。嘆他世事錢能語，說到人情劍欲鳴。潦倒扶桑猶有日，井蛙焉敢料鴻冥。

送陸郡丞歸里

廉吏而今不可爲，秋風忽動故園思。逢迎自是兒曹事，笑傲還須我輩期。海上菊英猶帶露，汾中棠蔭已垂枝。

憶君何日重相見，幾度徘徊叔子碑。

遊綿上山時避亂

流離無地寄鵂鶹，廿里徒行景寂寥。愁長若同書帶草，時危猶上斷山橋。高林烟抹迷蕭寺，峭壁風迴掣皂鵰。世事已成蠻觸夢，不如搔首且長謡。

和顧九上梅花作

憐予動念即生塵，幸倩羅浮作比隣。方綻數蕾欺雪兒，若添一葉浣花神。春光漏洩因呈相，異態蹁躚似傲人。

物外可交憑好句、一番欣賞一番親、

春夕懷傅青主觀壁上書如或見之

契濶三時思若焚，其如野寉與孤雲。奚囊半貯參苓劑，行脚常羞麋鹿羣。闇道志遊曾有記，誰云既隱不須文。何時得遂平原約，書破羊欣白練裙。

書齋獨坐

連朝花氣撲吾廬，似贈如酬忽起予、却事正宜留小病，閑心但欲理殘書。情平五岳消將盡，老至千秋望定虚。

莫訝山臞甘寂寞，春風曾識子雲居。

賦得歸鳥趁林鳴

蓬蒿十丈隱臺閒、卧聽嚶嚶鳥意賒、絕勝門庭來剝啄、淵嫌絲肉太喧譁、冷風乍別呼新侶，春事方酣惜落花。樂趣自饒人不識、知音進莫屬山家。

己巳西谿別業解禊

爲愛春風集禊莊、永和勝事不曾荒、薄遊蘭渚尋芳草、暫憩沙汀命羽觴、豈有天機分取與、從無冥契可商量、

餞生爽類非儔我、雲自能青木自蒼、

偶閱述異編書座自警

掩卷思維感且驚，不眠直與夜通明。百年幾事無欺志，四海何人耻盜名。欲蕋萌芽天見影，心言意語鬼聞聲。須知圖究無多訣，破却癡城即智城。

春郊即事

出郭雙眸便爽生，青阡紫陌亂從横。雲拖黛影添溪色，柳織烟紋雜鳥聲。野老扶犁歡舊隴，健兒縱騎易前程。

人生劑量期無過，且逐春山春水行。

△山居雜咏

瀰瀰風雨蘸柴門，積靄層空破曉暾、俗若可醫書一味，愁難自遣酒多樽。花光似與人爭豔，山氣如將水共吞、可笑書生恒偃蹇、世情已矣復奚論、

其二

春到千余有分無，非非芳草映清盧、泠然送善風方軟，率爾尋香日易逋。鳥報新晴儔遠弄，林含餘濕變初模。

花潭柳嶼情何極指點分明是畫圖

△其三

生初原不落風塵正好虛心養谷神莫把商彝題部鼎
忍將燕石易荆珍槧鉛未必皆才子粉黛何嘗盡美人
超世君思棲泊所睡鄉國士醉鄉茵

其四

怪道淸涼肅袖襟昨宵微雨沐遥岑籬頭涼響宜昏旦
谷口雲流自古今借問勞生營兔窟何如閉戶作爲吟

老來餘樂惟無事翠竹青青小院深

陽泉道中

曲曲幽尋澗路賒搖鞭喜忽漾眉涯一灣響落雙溪水
兩岸香迎十里花村老聚覘驚客過岩臺高突帶雲斜
精藍只尺吾將往占却峯頭一段霞

山莊述懷

索居人外樂吾眞可惜逃虛喜似人本自無才老更盡
素曾學道亂方臻古今圖史爲師友朝夕烟雲互主賓
但得常年無箇事居然太古葛天民

其二

世情俯仰實堪羞頗解尊生守一丘白髮甘從章句老
青萍欲斷古今愁豈如賀客恒狂飲不學宗郎但臥遊
隨分若能無陷鈌消搖端的是風流

張芹沚備兵延鎮過汾歎然道故即席賦贈

重重紫氣覆前關何意山城遇至眞曾握斯文三寸璽
行淸遠塞百年塵家臨東海饒仙骨身到西方是美人

不及先驅爭負弩喜從令尹御玄輪

閒居

草廬初築傍淸谿睡起摩挲綠影低過客曾調和靖寉
話玄思倩處宗鷄馡馡花氣侵書潤旻旻松風入坐迷
好景欲吟思未得樓臺一半夕陽棲

過友人園亭

汾地如何有辟疆偶然行散發淸狂流鶯喚起初眠柳
巧蝶餐將未綻香俄頃溫涼分氣候依俙近遠領聲光

幽情無限堪玄賞酒坐琴言正不妨。

得孫示見陪侍游太學

年開六袠欲含飴報爾蘭生第一枝我始弄孫方解笑汝行拖子豈無知分甘指日應娛老點頷將來可辨誰及早圖歸看髫角見憐争似邛憐兒

春燕

烏衣國在小窓西慣識春風戀故棲戲水低瀕三寸影穿花怯落一星泥。情憐殘壘鸞新壬語澁輕寒報早霎

峪園近草　　三十八　　硯廬

底事叮嚀終未了愛他門外柳盈堤

過西谿別業

野情非一逐時新下澤俄乘望眼伸泉石冷難容俗子烟霞清自供高人浮生漫說空三際垂老猶能辨一真僵臥免勞山鬼檄荷衣不上陌頭塵

遊石峽村

柳隄風月快初晴載酒行吟杉屐輕澗溜乍消塵土氣。鶯啼似和肉絲聲。溪山娛我寧奢願烱月私人匪世情。

自處若無真解脫逍遥未許說莊生

自嘆

薰修未易到通靈落落孤懷付草亭。偶爾觀書浮大白。閒來得句寫空青。文離寓世同駢拇。偃蹇逃人似曉星閱久亦知身是夢嗟予老矣幾時醒

讀張太宰蘱山先生集悵焉有感

突起文壇主夏盟廿年前已識先生榆鄉後進資芳潤。溥海騷人屬性情。劍履五朝南北重玦環兩賜日星明

峪園近草　　三十九　　硯廬

典型彷彿留鉛槧光燄英靈萬古横

。挽王大宗伯覺斯年丈

墮精嵩嶽出奇人獨去中原四海遵一石文章分八斗。百年歳令占三春。新朝仍見星辰履故友常懐劍合津忽報舟移空夜壑凄凄宿草泪沾巾

其二

玉羊久失華山巔非歳君遊筆補還争說沙堤將再築誰期棘席已難延帖中丹飲凡籠脫天上樓成帝詔宣

歷歷白榆何處泊敎人空唱大招篇

別駕劉公惠解脫園詩記口占謝之

西河夫子復來商風雅淩夷特表章持法使爲傳法使
簿書堂作讀書堂北荒幾見寒山石小築殊慚輞口莊
一自彤毫輝映後雲霞常日護山房

立春觀梅和陳聽子

歷盡寒威不見嗔稜稜傲骨每先春竹房合置清人樹
雪塢應憐椰子身與得索郎添意氣突來俗物失精神

峪園近草　四十　硯廬

重帷未許輕謀面惟喜高吟一問津

○遺陳聽子襄陵酒侑之以詩

連朝風雪薄重裘進酒君前畧獻酬助讀漢書應永夜
催成杜句定消愁名同玄石非千日味奪青田可百甌
倩得梅花聊伴飲會教無夢不羅浮

看春和陳聽子

春來爭說在街頭觀者如墻擁數周何處傾城都面面
幾回甲馬自咻咻姝粧演出天魔戲豔曲翻成大道謳

風景已歸淸世界依俙逢萬太平秋

癸巳初度

不覺星回正歲年餘生何幸復能延命非磨蝎常招謗
序列昭陽愈積愆甲子將周吾老矣庚申恒守孰知焉
從頭檢點多虧欠辜負流光眞可憐

甲午元日

爆竹聲聲報曉晨小齋又歷一年春漸看形貌非常物
除却雲山無故人毀譽從先歸幻影行藏向後識元因

峪園近草　四十一　硯廬

老來採討空門事不學兒曹薦五辛

○元日和陳聽子作

朔方風俗古來姝雪虎氷燈炫路衢處處三朝餐舊飯
家家五日送窮姑棠頭宜舞諧歌曲拍手迷魂賽覡巫
若使江南才子見歲時從此記荒區

○元宵卽事

塞北春寒雪滿臺同人競看上元來天邊素月當軒墮
火裏鮮花乘夜開百尺樓懸星數點三壺客進酒多杯

休言簫管無拘忌最怕傷心是落梆

偶作

行散西郊奈莫何賺入風月易消磨問余何必屏山魈
攝念仍當愛病魔酒肉無緣非佞佛松泉投契豈逃羅
生涯本分閒難盡一事休增得已多

李臺辰至自邯山見枉备陳所學志喜

磐氣聯逼十載餘閒關匹馬故華余干戈數歷都無恙
經史平分兩不虛三雅博歡呼白墮百篇驚世羨黃初

相期精進將忘老脉望原來是蠹魚

關中解拙存太史索琴郵致荅之

文房舊物半灰烟爨得焦桐古色堅千里好隨流水去
三星差可落霞傳飛鴻遙送知無累舞鶴偏來似有緣
漫說移情須海上華峰靜對亦悠然

逸壽李宗伯太虛年丈七袠

英雄退步即神仙况擅西湖風月權帶索楚丘年始壯
圍棋杜牧志猶堅春酣笑領桃和李筆戲平栽稗與玄
南望祝君何所致樽開忽墮白雲鮮

同李臺辰陳聽子集新園次韻

花朝經過正春酣把臂西園眺夕嵐很藉壺飧忘客主
淋漓詩賦會東南陶情開沼延新月憶俠尋刀拂短鐔
此地何緣容我輩料來多是往生菴

和李臺辰覩烟火作

盛會繁華試火嬉反宵爲晝亦何奇金蓮月榭拋新蕊
絳樹空階落豔枝頃刻莓生仍果綴倉皇磨轉復星移

此中造化權安在巧匠誰知是幻師

勗兒臨讀書

不學之人號視皮古賢傳笑到今時惜陰未可虛分寸
明道何曾限蚤遲董子下帷園不涉孫郎映雪夜無虧
青箱爾我如無分將此千秋付阿誰

勗兒觀禁足

一經授爾已頹顏試讀凝情未易刪結社幾年辭舊雨
從師三月杜柴關要知慈氏樓中見須若成連海上還

慧業古多從靜得休來借口舞蹁躚

史太亨侍御為余謀卓精藍

招我西峰共一雲果然臭味叶蘭芬有無突惹溪山妬
可否權批烟月紋容滕那庸田半井藏書止乞地三分
卜茆喜近楊雄宅把酒聯床細論文

料理廢園

十載荒蕪一載平規[illegible][illegible]若為妍部分木石閑功課
誅討蓬茅野事權攏髻欲流延早旭遙光不住引晴烟

峪園近草　四十四　硯廬

允宜集飲酬佳意況是春明二月天

和李臺辰謁西頂玄帝宮作用原韻

登山復上看山樓玉宇參差翠欲流金闕先生雲裏度
碧汾佳氣望中收不因二樹超三亮難得雙龍護五斬
篆裊爐烟香滿袖詩成應博錦纏頭

送史大參赴江南廉憲

周旋兩載識天倪振古高風莫與齊撫朔石畱羊子愛
巡南山候狄公題六朝烟雨迷鷺舫三月鶯花散馬蹄

尚恐風流成小過汾晉一卷未曾携

畱恒巷師夜話

圓通近日屬誰家體用無虧實可誇山不出雲終是劣
池如却月豈為嘉覺空遠絕聲聞地綠樹從無智慧花
幾欲說明難舉似相逢且啜趙州茶

同李臺辰酌廳事漏下二鼓頗豁襟懷

春風款款扣房帷草閣清幽一命危悼昔怕談天寶事
傷懷懶叙義熙詩愁來百榼消難盡氣合孤燈烱不欺

峪園近草　四十五　硯廬

今夕何緣壓障徹龍門雖御尚嫌遲

集翠亭祖李臺辰同陳聽子作

驪歌將唱各愀然選勝言情綠樹邊石溜分清環小榭
花風齋馥過初筵酒拈千古詩文賦星聚三州越晉燕
後會難期須記取汾陽橋畔復喧傳

宿恒公精舍

浮生何地可徜徉破夏西游泊上方日暮看山多黛色
龕幽借月引空香三千貝葉皆黃葉一切醫王是法王

禮足自憐還自愧磬聲敲斷俗塵腸

沁州鑄尺木和尚語錄滿口胡柴恐誤後人聊斥

其妄

尺木階天思入雲甘心小果咄哉君三關何故黃龍取

兩目奚仍黑豆分似蛛嗅花寧解味如虫食葉偶成文

鄭家苦海堪資謔爲爾藏羞請付焚

甲午三月懷同門李太虛年丈

握談曾記蟻淮舟彈指年華廿六周時竟滄桑真是夢

氣仍湖海總成愁天涯兄弟垂垂老江上魚鴻寂寂秋

聞說仙津今可問桃花頻放未曾收

○寄懷陳聽子趣治西裝

兩年萍聚忽分途地北天南雁羽孤春老幾曾聞杜宇

花開難得見菖蒲夢中覓句辭多合病裏懷人體易癯

本欲尋盟津劍會莫教貽笑尾生迂

烟籠賢閣 汾陽八景

介臺曾記築思烟爭似汾城景自然垂世大名星日久

薄霄生氣霧雲鮮春秋衣鉢傳先聖簡冊型模啟後賢

表建尚憂人不識天公特地爲周旋

雨漬仙碑

頑石猶知點法臺西河瑞碣不須猜潮蒸螭礎偏難雨

氣汗龜趺已發雷幾度摩挲瞻碧落多年封剝問蒼苔

追尋靈跡都無據疑是天妃涉上來

○卜山書院

山月賢名山亦賢嵯峨北望正悠然繞壇碧鎖千層嶂

護室青排萬縷烟鳥學書聲和澗寫松呈文本倩霞箋

翠微踏破空回首不見龍威送古編

○汾水行宮

五嶺西巡興未央風流天子說隋皇觀風紫塞龍旌閃

逕勝青原水殿涼艷曲依稀聞子夜行城突兀駭胡羌

當年駐驆非因暑那得汾陽賽洛陽

○鶴鳴古洞

洞中仙子任何年跨鶴飛飛不復還素影已隨雲影去

吠聲猶借谷聲傳。簇山遥待通消息，瀚海新歸報變遷。
恩吊幾人能化羽，高吟唤起一溪烟。

○△馬跑神泉

曾聞渴瑪病行師，將得追風奮足馳。偶噩驕嘶開地眼，果然噴湧出天池。潆洄山麓千林秀，蕩漾皋田萬頃滋。紀異好題功德水，將軍神武至今思。

○△彪嶺樵歌

家住青山山性宜，腰鐮朝出任彈之。行携物外無心侶，

蛒園近草　四十八　硯廬

響落雲中得意時。似和牧童牛背笛，恍吟仙子石頭棋。逍遥只在千峯裏，今古喧傳知是誰。

○△文湖漁唱

羨殺當年一水盈，鳴榔歌發白雲横。長蓑短笠隨流遠，細雨斜風入櫂清。勾引桃花憑好曲，安排竹葉遣餘情。而今陵谷滄桑改，彷彿猶聞欸乃聲。

贈俠客

生平漫説魯朱家，節士逢秋拂劍花。女子有情猶化石，丈夫無氣不如蛙。鴻門玉斗誠豪飲，博浪金椎豈妄撾。滿眼腥風吹陌草，有誰俠骨老桑麻。

山行遇狂士

山間松月自無塵，石伴高談倍爽神。往代曾聞歌鳳客，今時尚有負芻人。是非見破憂虞少，生死機忘笑傲真。大似盧敖逢若士，握甜碑下説原因。

五言絶

酬王存予見問

蛒園近草　四十九　硯廬

揩願看落絮，袖手數飛鴻。兀兀忘言久，深情一笑中。

其二

茆齋塵事少，幽思慣相尋。聞成離合體，戲作尾頭吟。

其三

星星簾上髮，燕燕寄歸巢。賦就名招隱，書成是絶交。

其四

持我山中句，遺君馬上看。愛陶能鄭米，笑貢誤彈冠。

寫懷

寧爲龜曳尾不願鶴乘軒譬彼波中草寧知雨露恩

夜吟

泉逓臨池響松鳴亞屋枝歔欷聊一荅不覺睡來遲

自嗇

懶久同中散癡新過虎頭世間無置所止可放林丘

山行

石罅泉聲瘦山溪荇徑斜娉婷籬畔女指點摘藤花

其二

突起青螺髻細盤石路生健筇扶老屐一上一心明

遣興

前畦斸藥罷東嶺看雲回石鼎茶初熟松門鶴乍來

其二

病樹愁中客孤山悟後僧葉幽常有得樵路緊行藤

迎春

問春泊何所在目亦在面始信春無私士女皆相見

七言絕

戲贈史侍御三首

眞興山景也平常金屋雙雙實斷腸底事郎君留不住

溫柔鄉變白雲鄉

其二

秋風搖落嘆眞興驄馬騑騑到未曾知爾解嘲應有句

淨名原不近摩登

其三

破鼓軒中獨欠伸西山岑寂又生瞋前朝七夕何無會

天上雙星也笑人

摩斯頂

鐵瓦宮前鳥道孤清泉堪愛立斯須長松一一能高世

不比秦皇五大夫

心菴

徘徊古刹夕陽西山色廻環徑轉迷開士已從無住住

莫將此地作曹溪

李開之將軍寄思臺成自落以詩屬和者衆余若

得思字遂成四絕

節士臨秋吐壯思解鞍橫槊便題詩心期國士寒刀斗敢恃九泥報素知

其二

遙聞戍鐸起憂思且未投醪怕漏卮料敵披圖恒聚米輕裘緩帶更臨池

其三

常彈劒臘若爲思一望烟迷細柳絲畫擊銅魚洗砂磧

蛤園近草　五十二　硯盧

漫勞賭墅可圍棋

其四

許國丹衷切夢思出師表就上能舞勳高子午忩歸第還想屏居大樹時

叅禪有三種人上者立竿見影中者淘沙揀金終然得寶下者濁油又遇濕燈心何日是明了也

口占四偈

彼我皆爲肉偶人空中線索屬元神一朝線斷神離殼枯骨安能解笑瞋

其二

覓得靈苗雪裏栽塔前凡卉莫相猜拈搖束指花生日一樣春風兩樣開

其三

孤燈一盞桂高臺坐破蒲團幾箇來捲起珠簾天下見今番方照我孃胎

其四

蛤園近草　五十三　硯盧

脊梁高竪學叅禪鐵網千重豈易穿不如放下都無事日用騰騰任坐眠

禪宗有夢時作得主無夢時主人翁在何處之語偶拈四絕

夢中非我亦非渠真主迢迢面久疎驀地相逢誠可笑騎驢何事更尋驢

其二

谷中聲似夢中身莫謂聲銷喪谷神識得主翁無處滑

惺惺寂寂總還眞

其三

夢爲大病覺爲醫病止醫停亦暫時果使夢魔常斷迹
揮空寶劍任施爲

其四

無端夢造總由因解弄猢猻莫厭頻若但見空空自守
寒灰燒殺許多人

輓苗晉侯年丈

峪園近草　五十四　硯廬

可園中有六宜亭鶴冷松閒寄眼青今日不宜尤不可
卻教讓與月居停

其二

燕市銜杯古寺秋曾商出處洎交流功名一旦成灰土
恨不當初守一丘

送春

去年春老人未老今年春新人不新年年春漸送人盡
說到送春春笑人

夜蛾

擎燈不是太陽紅錯認爭投喪厥躬何似幽棲巖下鳥
饑張庭燎也難通

過市見爭鴿者

誰家臧獲市棲爭一買屠生一放生一樣青錢分罪福
旁觀閑把主人評

午睡

生厭紅塵懶着鞭安心無過倦來眠駒駒消殞逢迎業

峪園近草　五十五　硯廬

栩栩平分造化權

其二

古斷溪光十里研竹林紙帳午窗前華胥只尺君知否
枕畔分明路坦然

曉起

昨夜陰魔太莽生幾番搶攘始銷兵歸來馬上齊歌凱
樂得心王享太平

雜咏

紛紛白髮朝中客一一黃粱夢裏人聲似雷霆呼不醒
可憐失卻本來身
見新月狂歌

開年天上初三月正照人間第一翁佛事門中初地景
漸升輪滿得圓通
新月次陳刺史韻
一彎小月上山房占得春來滿院光瘦影幾枝橫素壁
無人知照玉梅樁
峪園遊草　五十六　硯廬
其三
曉軒空寂漫登樓贊光長空挂玉鈎淡彩應知描繡閣
幽光復報伴漁舟
放言
日月為蟻天為磨轉磨者誰參難破憑他仙佛亦銷沉
始信歷來時最大
其二
縱橫自得方是我人皆坐處我不坐狂懷常要說些些

燒口何曾為道火
幽居
三間聊署長春屋數畝堪稱不夏林遮眼有書銷靜日
安心無事伴閑禽
春山殘雪
白雲偏向雪邊明石壓苔封路轉生高步此中恒饑寒
春光占斷有誰爭
竹塢
峪園遊草　五十七　硯廬
匝砌叢生千片玉臨風色染一溪雲慳來詩思清如許
幽徑朝朝對此君
偶成
淵明似菊方貪菊和靖如梅始愛梅品格二賢誰得肖
紛紛嚐貫謂何來
六言
禪居吟
谷口流霞冉冉巖頭定水沉沉靜向蒲團數息開來僧

金貫鍼

其二

髮絲精巻一戕壢起紅日三竿得鹿何如失馬解組太
勝雁冠

其三

動靜要離魔窟是非怕淡禪心得來盡掃黄葉到處不
負青岑

王又日爲余築齋雲霄頂遥扁所居曰槃菴

峪園近草　五十八　硯廬

神風常來天外眞氣自起人間嗒然放懷虛碧湛寂久
而大還

其二

滴滴曉蒼晚翠悠悠雲冷松寒顚眞華泉數飲枎氣玉
粲頻餐

銘贊

示福慧庵王僧

息息是來息息是過非今說今當前一唔折有三名實
無一箇持此問師在何際坐

槃菴銘

理尊弗親氣可狎使津息相依空洞無滓神棲槃淵濯
養曷已挅藥三徵華池常瀰是名安心亦曰洗髓照徹
天根性腴容美顧哂羣虫肉食者鄙

寄影菴贊

寄本無體於何有影假外表内亦心亦境寄在汝邉不
落義相執相以求乘不得上究影從出理絶言論譬爾
相遇寄未嘗遯

峪園近草　五十九　硯廬

朱太史先生著

排青樓詩

本衙藏板

排青樓詩序

余負壬辰上策從同人燕邸論文即耳熟西河滄起先生文章道德為當代一人若景星慶雲爭先睹之為快時猶未知淵源

叙　一

所自也嗣而黄沙委頓九載燕南向徃徒溪聊若霄漢迄庚子冬承

恩外陟分翰河汾越歳春褰卓西麾将行得會川和鳶馬先生札

始知乙酉先生司北關馬先生實
出門下余以辛卯受知於會川先
生淵源固有素哉受事日即泥瞻
杏座不特快十年鬱往始遂登
龍且溪幸水木知源得常親臯

比也而先生道氣育八洽逾芥珀
一見六歡若生平自此或追隨蠟
屐石磴蒼雲或谷口問花招酣
醽醁又或玄亭待月佳叙徵聲
火樹燦飛紅牙遞按凡茲嘉惠

必携手門下士共傾倒余因从杖
屨未諳聆玄詮而先生時不靳以
廣長舌歷為指[illegible]以故傳經盧
植時聞楚雪之[illegible]受學丁鴻得
識瑯嬛之秘蓮[illegible]仰[illegible]惜良

真所謂飲食教誨靡[illegible]也今以
新詩集成屬旭敘書爲序夫予
小子何知詩而敢以名先生之詩且
十年牛馬吏簿書頭塵十丈胸中
塵妄得不藏斛而欲以塊礫妄玷夜

光噫將無格格不倫乎且先生道日高
而望日益以隆攸以範風教而砥
靡瀾者豈僅在八音四始之間乎曷
以先生之為詩而進求乎先生之為
人蓬池早步則宋延清之譽望

也脫然神武則陶靖節之高風也
慱極天人則董廣川之醇洽也天
下毳李皆帰門下則狄懷英之作
人也謙冲下士藹藹休容則文寬夫
之德度也是先生之不朽于千秋

者固不必以詩見而即詩以求先生
殆所謂文章可得而聞也蓋思造
天開則殺光俱異靈奇自性斯語
筆皆儒故允傳柑修禊罰古瞻
雲靡不萬斛明珠隨地湧出其

七言椎畾則在初盛之間長歌古
慱則氣在晉唐骨在漢魏矣至
絕句五言則洵長城今古雖右丞
供奉六應三舍體無不贍美無不
該猶之大士化身千手執鈴執拂執

寶幢筌盂無一相無一非相蓋大士全
乎神先生全乎慧也全乎神相千化而
不窮全乎慧文千化而益精也長
吉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非歟予
雖智不迨寒虫而文慚蜉羽然管
窺天漢未常不見拳雲任西河二
載無可我意得見異人得讀異書
是一生大快
康熙癸卯姑洗月當湖晚學陸光
旭拜草于汾水薇署

排青樓詩目錄

五言古
介山小須彌
奉和何太翁先生次韻
七言古
謁介子推祠
再謁介子推祠
不平歌
辛丑元日
四歌效杜同谷體
新春贈梁鵬漠
贈張子玄山人
贈錢僧孫貞我茂才
贈劉資生郡丞之任淮安
題蔣憲臣明府小像
和胡少師解脫行四十韻

讀陸鶴田侍御進諫紀事志感
題趙孟遷方朔圖
五言律
除夕
立春瀰雪
春宴
慰友
游西山和白藥淵太史韻六首

和婿龍媒自慨四首用原韻
和菊潭霖雨集韻脚二首
陸鶴田招飲峪園和菊潭韻四首
和權道生茂才夜雨四首
和胡少師病坐窓前
峪園和陸鶴田憲副四首用原韻
賀萬階平春捷二首
咏古柏和閻錦濤作二首

訪雪谷尊者
七言律
春日雜詠
送李寄菴司理歸田二首
寄懷李寄菴二首
遊龍岩
遊李妳岩
遊抱腹巖

答衛濬兄水部
答董玉虬大行
答劉麥生年兄次韻二首
送竇雲明司理歸田
方忠能明府訪予山中惠詩奉答
送司理王炤予乞休
送熊雪巖明府
送陳爲龍北上秋試

○○新亭
陳雪灘年兄僑金陵久思歸蜀過晉約予以詩依
韻奉答二首
解脫園和閻錦濤四首
藥淵白太史過訪惠便面詩依韻奉答
庚子春喜再得孫
答何栗叔
送張樸林督郵閩省

辛丑孟春哭
大行皇帝四首
贈堪輿于鶩遠
答劉資生次韻
送閻錦濤北上議婚事
答趙乾符半剌次韻
答梁鵬滇明府被謗慰之以詩
酬菊潭胡少師作步韻
少師甫至汾即詣先塋展奠情逾骨肉感激涕零
口占二律奉謝
菊潭七旬初度自拈近體二首步韻答之
自勵四首
首夏同胡少師白太史游西頂
西頂玉皇閣落成陸鶴田公祖為之莊嚴覲詣
瞻禮是日地湧白雲室屯青霧飄飄然登仙界
矣即席賦贈

遊西頂步菊潭韻
答白銘石茂才
依韻答陳雪灘年丈
和菊潭瑾琨館雨對新荷集韻牌二首
答范邃三方伯次韻
贈趙孟遷二首
題宋姬貞節詩
答馬誠箴太史

贈趙孟遷姜綺季游雁清園
同胡少師白太史游西頂
送白龍淵太史
答高欽先二首次韵
寄懷王西樵
和胡少師霖雨二首次韻
秋懷八首和王稚升刺史韻
答殷康侯孝廉

和胡少師初霽出郭望綿山作
和范禹九咏桂作次韻
和胡少師介寓登樓
和胡少師仲秋辭園兼謝東道主
峪園次權道生韻
峪園次趙孟遷韻
和胡少師過師屯橋
喜讀董伯音郡丞新詩

九日西頂和胡少師二首
戲柬趙孟遷
滿制
壽陸鶴田憲副
立春壽閻錦濤時新婚
壽趙孟遷七袠
壽周吳昉明府
壽陳聽子

輓李臺辰明府
輓白仲果先生

五言排律

傅青主惠陽泉四景圖各題詩於左再稱二絕援
筆答謝輒成二十四韻
和胡少師題張模林園亭作次韵

七言排律

賦得此道分明在目前

大水嘆

五言絶

人日

春月

下馬泉

石門木度

園居四首

偶得

啜茶

酷暑

大風

冬夜

觀碁

閒居

自省

過僧舍閱大慧語錄

七言絶

秋夜讀董伯音橫琴篇

題陳宗來罷釣圖二首

介巖有樹花生葉上異而賦之

望石梯嶺

蜂房泉

過拖兎橋

介巖避雨十步內忽有虹起須臾亘天

望說法臺

鐵索嶺

題壽胡少師七十

胡少師赴介遲余遊巖久雨不果漫賦四絶

和胡少師戲柬綿山二首

和胡少師介途二首

題鄧凌玉明府屏畫六首

題陳使君錦屏十二首

輓周太翁四首
賦
弄空天之清影戲滄洲之碧波賦有序
解脫園賦
樓山園賦
滙清園賦
峪園竹月賦
望子夏山賦
詠珊瑚樹賦

排青樓詩

汾陽朱之俊著　江夏[illegible]

五言古

介山小須彌

仰望碧山腰煙雲宵蔽繞誰將巨靈斧鑿此懸崖杳石室嵌金容鐘聲白日變代道亞空危紅欄刹木杪登頓未半途瞥見華嚴界飾諸天始不在空虛表何假[illegible]須彌七寶光明瞭此地亦復然俯眎何縹緲珠樹列山阿應來三青鳥世界可粒藏莫謂須彌小。

奉和何太翁先生次韻

憶余昔放時負笈游吳市山際阻且長跋涉何邐迤至峯有辦香踪進輸頭復文中弟無功見余亦側從將度以金鍼提挈不我鄙兩師名藉甚文貴洛陽紙我師值數奇齟齬免捐棄中丞振家聲樂只歌葛藟無何登華散福十一夫子世兄奪錦標初筮刑名王清風拂晉陽各邑欣新兔豚兒偶浪遊召入共啞爾劇談氣若雲

膽明於木先生典未闌殷勤問栗里三徑知未荒掀髯
遂大笑筆掃與可竹詩引少陵雨憐余號空寂炫耀維
摩几拜感復泫然緬懷何時已

七言古

謁介子推祠

巽策聰鑣破新緣斜嵴前明東林樹流祠宵篠費披尋
怪道當年大相妬先生風流足以豪結響飛光綿上路
二壁千尋慣吐雲萬松三項剛容步凡木不敢生培塿

何從附焚林林愈深新祿祿無數陋哉重耳不暫悟功
賞猶如草上露我來憑吊崦嵫暮長濤風瀉如相訴表
前非爲割股故殘碑已泯龍蛇何冊之僞歌無廼謬

再謁介子推祠

林深祠古蹲山半宛似攢圖托霄漢禮罷長風鼓樹濤
蘇門嘯響雲霞亂晉侯在昔焚林求白鶚環繞日啁啾
士人感動立華表思煙臺築上三休木栽仁壽幾千百
重闈疊繞刺空碧枝長葉軟花可餐今人不識呼爲栯

晉侯追思雙淚垂取木作屐如見伊綿如顧步庭不已
嗚呼足下聲哀悲足下之名從此始後代襲稱迷所起
我今述古傳遐邇務使千秋萬禩芬人齒

不平歌

天不平地不平人物皆由不平生古不平今不平聖賢
多有不平鳴幾將天地合烏兎刼火烹何年人物盡倮
毛刼水阬六宇茲茲竄混沌另立世界生光明兩儀依
舊分清濁三才鼎立相扶成但願五風而十雨陽九百

□其名流金焦土暑炎去裂膚墮指寒威輕氣匀毛
羽制用少山林鳥獸無憂驚崑崙須彌及五嶽鞭驅填
□併塡瀛蛟龍窟宅行盡搗更于何處藏鯢鯨程途萬
□億如展掌毫無險阻任縱橫獲鵲仍教化君子沙蟲還
聽爲編氓賢者在位[illegible]常來罷綱鬘爭五穀自
然生阡陌兒孫同享百年榮貧夭愁怨總無有五福六
極何由呈虎狼應戢戢鳳麐恒征征強弱息吞噬大小
絕斯并林莽整人毒類滅無復閃爍擡雙睛盤古之後

有盤古變更之後無變更乾坤從此常寧清太和氤氳產玉玦爾特旌忠並表節大似餉遠將蛮擊嗟余日及不能待塊壘頻澆觧夙酲搔首問天天不語拔劍斫地地無聲長歌當泣人知否傷懷無奈腹彭亨

辛丑元旦用古韻

老人睡鄉黑似漆邯鄲夢斷尤安遝爆竹聲聲閙四鄰云是開年第一日墻頭伊喔鷄亂啼起望東方尚未白沐罷婢子進新衣欣換登樓理繡佛影堂獻訖筋骨疲

見孫羅拜稱康穪出門也學衆邋蹋沿街名紙投難畢景物椿椿勝舊年華顏個個驚相失百憂攢集上心來飲氣吞聲未敢述明知向後日無多餘生且任維摩室行年開袠六十七

四歌效杜同谷體

有叟有叟癱且痺卧看奇雲抱幽石生怕逢人說不平牢扃山門浮大白今時無復古劉生腹脹蝦蟇京何益嗚呼一歌兮歌正豪子心還比崑崙高

又

有女有女嫁遠方欲歸不歸惱人腸佳辰令節思尤劇望眼將穿路渺茫待得入門泪先落悔殺從前作事狂嗚呼二歌兮歌易咽鼻頭火出耳根熱

又

有孫有孫美如玉來戲堂前雙鼎足階蘭忽報一枝枯魄丧魂離裂心曲振靈香冐杳難尋卽百其身安可贖嗚呼三歌兮歌難詰天風爲我吹愁懷

又

有甥有甥俱長成一青其衿兩學生凡孫總是吾見出姓異還可同其名但願他年頭角顯老夫倚杖看崢嶸嗚呼四歌兮聲急汀水掀翻海雲立

新春贈梁鵬演

草堂春日觴新契大醉婆娑呼酒帝紀事宜書辛丑年落筆誤寫庚子歲去年已去不復留今歲雖今亦不住人生往往如逝波相逢何用相回互天涯知己料無多

君唱白雪我和歌明朝征馬嘶風去不堪回首奈之何

贈張于玄山人

塞上老翁八十八一生研易精觀察河洛秘義矢口陳
洞悉終古疑根抜足跡五嶽及三都到處倒屣爭折簡
任俠不臧押衙古哲義直等魯邦朱倦遊還息管涔廬
丹崖翠壁千尋居絕梯股慄不可上徘徊時落半天書
徵簡千封不一瞥世人自分與翁絕閉關廿載忽訪余
三生緣熟稱時節相看老眼各青青縱談日夜傾滄溟

管輅昔以方伎掩史官無識混龍蜓翁信大儒繼邵子
九圖昔晦今始醒青囊照水緒餘事更有異術能延齡
余也行年開七袠痴若秋蠅棲凍室羡翁志氣猶兒童
桃竹不須步何疾噫嘻翁真神仙客憐余發藥多饒益
火宅迷人不足歎相期共躋青山石誰云春風不綠鬢
還白

贈鍼醫孫貞我茂才

孫郎冠蓋詞場久濩澤一方推祭酒龍門點額尚爲魚
九鍼法授醫王手活人度世大士身南走吳楚北燕秦
六徵五態都精諳沉疴往往回陽春目前國手無足比
徐熙殷浩差可擬貫髮徒稱句驪君走獺空傳海陵子
去年相邀汾水陽下榻蝸廬半載強方懸肘後非金匱
篇翻指下皆青囊神功大德通蒼蒼冥鑒爺覡非尋常
黑籍舊名應蚤落青華定籙遊雲房撥篋遺余書一卷
妙訣玄機傳自扁但余負疾與人殊療得煙霞癖也無

贈劉資生郡丞之任淮安

青皇駕轉朱明接綠縟紅酣光熠爗至人潛分造化權
發生長養資調燮屏星高照一方汾清惠人歌劉使君
三江七澤精靈貯彩筆錯落垂玄文氣若長虹腸似雪
日月爲肝霹靂舌余也小巫服且驚蛩鳴蟬嘒猶懞瞥
蝸廬舊築在清谿相存度陌日車西揮塵雄談開混沌
一草一木經品題千秋自勗志良淑除書忽下移南服
如行陰雪形影離賦擬文通寬已甓鴻章先就何輪囷
二十八韻拋奇珍追敘五六年間事歷歷在目縈心神

感公知我㳂沾巾分手勞亭觴數巡小山叢桂正酣發
散作淮南萬戶春

題蔣憲臣明府小像

蔣侯骨性太拗生一行作吏心不平去年八月秋風起
慨慕蓴鱸憶蕙蘅浩歌既巳發便當大笑出門行胡爲
狐疑而猶豫作挂冠不蚤之搒徊解帶稍遲之淵明致
黑風毒霧迷雙睛叫天天適醉且睡緺羅匝匝徒哀鳴
今朝解脫南歸去跨鶴揚州豈有大嚼屠門情阿誰能

寫照頰上三毛横芝蘭滿眼無窮意逍遥物外永與泉
石盟大道有無固雙遣劫運循環任壞成吾眞一點湛
然自若終古無變更願侯蕙修頓掃無明障勿局趣俄
頃以清淨自足而日萬物未始有所攖

和胡少師解脫行四十韻

聞昔淨名老居士一室一牀僻一丸於世間相仍不空
園林臺舘作佛事幷露門闢大衆遊躅蹢躍生歡喜
士腸乍洗垢胃滌俗骨化鵬俄奮起塵塵剎剎偏神通
名觧脫鄉不虛爾余也追慕不能忘芟茅誅造峪峽傍
手圖口畫無少欵似蛛結網蜂綴房此間舊物惟水木
其餘位置悉新創晨煙夕靄日吞吐青山更不礙短墻
烽火連天遭大劫一草一木無殘傷隱隱若有阿護者
至今三徑未曾荒感得玉界眞人下流序正值清和夏
佩帶五星衣六銖白雲繚繞青鸞駕童叟聚擁如堵墻
婦女觀闕多驚詫清風不碎柳堤陰山谷精靈爭迎迓
一朝游戲此園中松聲泉響遥相射一花入眼一花明

景光應接眞無暇洞迷九曲杖屐遲石遇三生風雨夜
聊將此地作函亭玄輪軋軋暫留停八會靈文隨意寫
捉筆寧止証三庭悟得空虛不壞法何論寂寂與惺惺
世人無力回造化削棘染豆疑青冥豈知玄造無心付
德厚流光萬載銘乃知我公備萬善僊骨珊珊仙風扇
緬懷昔別之盟言各留面目堪相見屈指三十又五年
果然相對無慚面過存瀝膽復披肝有時蹻開語未倦
千秋共礪莫蹉跎工夫須要成一片羨公意氣何軒軒

愛余小築無囂喧徘徊忽憶維摩詰拈塵便談不二門依倚重啓金光舍大析奇義垂微言性香若闡皆可度証分二乘與三根天花散滿真如界到底皈依兩足尊

讀陸鶴田侍御進諫紀事志感

白筆青囊立天仗結舌寒蟬匪所望古稱雞鵶及金牛至今傳笑非騰謗陸公冊牘分外明彈文一出天下驚更有國是宜叅定滿腔熱血爲君傾痛哭流涕動 英王九關虎豹撥爾怒禮齒路馬罪當誅 天子周旋心

獨苦南苑傳宣淸漢聽煌煌 天語太丁寧一葉隨風雖暫出長源客約待銀青豈期鼎湖龍髯墜大小臣工齊下淚諫草元來亦可焚 先皇知遇安敢闕吁嗟乎君明臣直古所志新朝第一推兹事嶽嶽宜公端可嗣汗青千古常昭示

題趙孟遷方朔圖

天外流霞、一飲一醉、長安小婉一年一易、俠侶狂徒、真人游戲、地老天荒兮安知歲星之不下墜

五言律

除夕

畫角吹殘臘燒燈集八群明明一夕話忽忽兩年分香篆騰新彩椒花換舊紋長吟終歲客可有浪仙文

立春鴻雪

大雪迷天地寒爐獨依醉、誰知今日我、又作一年人、三白占宜麥六霙喜見春隨時方自適不是要趨新

春宴

竹徑何幽曲呼朋奉兕觥腰因聯句瘦眼爲看花明月潔疑新浣情癡似夙酲誰能破寂寞旅雁一聲驚

慰友

央澗緘雙魚世情良可嘘門闌先被剪嶋虎未能除怪事憑他作奇篇自我舒烟霞餐應飽捧腹度蘧廬

游西山和自藻淵太史韵六首

山閣纔亂許入坐盡松陰好鳥通人性閒雲識我心王孫傷碧草樵子戀青岑珠玉吾方愧何爲事短吟

又

負郭僥幽勝開襟且納凉席行北海酒書滿少陵牀畫

壁留殘影叢花出妙香溫柔非敢望聊署白雲鄉

又

登高舒遠目作氣龍汾川玄鶴依華表雕墻匝岫遙千

疇翻麥浪萬井突村烟徙倚僥餘興拈鬚句欲聯

又

劇談日將入簾捲併開疏茶啜松林畔香燒栢葉餘雲

巖仙子樂玉搆化人廬境外多真樂明朝摘露蔬

又

道險勞筇杖紆迴一徑通盤蝸居士宅鼓缶野人風嘉

樹搖新綠名花鬪晚紅自怜虛度甚踪跡數飄蓬

又

放眼天涯外千山一望收螢深牛似犬風緊夏如秋花

繞柴桑舍月明庾亮樓況逢誦仙子卽此是滄洲

和婿龍媒自慨四首用原韻

頻年不得意摸策且遨遊古咒能驅鬼長裾耻曳侯沽

來千日酒散却一天愁但得飯依早終開彌勒樓

又

高棲須擇木無奈集枯何濯足新豐酒傷心優孟歌獨

行人自举岐路世偏多幸有屠龍劍床頭日幾磨

又

息息紅輪轉星星白髮生頭顱何日改塊壘幾時平影

與形爲伴松將石作盟題橋笑司馬任運復奚爭

又

鳴咆不成寐徒傷東野才龍駒原有種鳳閣豈無媒素

履超凡輩玄修結聖胎願君恒努力火裡看蓮開

和菊潭霖雨集韻牌二首

睡覺拼虛閣泉殊翦鬖爭倩槎雜澗苑加衲耐歌城古

沼泥挑剩凝顏扇拭輕片茵嵐四映揆韻可無賡

又

蘭檻埋陰睹川鳴晚境悲墻松風冷骨園柳露凝眉激

園觀頻雨餐英采故枝湖橋寧及徃蘇眼擲巢鵰

陸鶴田招飲峪園和菊潭韻四首

新霽林光艷驅車出北垌溪流沿草碧岫色帶雲青于
野順方舟來禽耳乍醒降階迎二仲剛到浣花亭

又

茂林清讌集意氣散爲雲倚玉慚他石移樽醉此君倩
花香早至疏水坐偏聞剩有怡情處牽裾未忍分

又

暇曾事盟尋松篁落翠陰雲霞通小徑煙水入平林晝
閣瞻殊相波圖演妙音塵勞今暫息敲韵答幽禽

又

杖屐離亡徑經營久欠功鵠鳴松澗雨人坐竹林風放
眼千山遠行歌一水旁溽炎那可避河朔思偏隆

和權道生茂才夜雨四首

余自作浪子見客慣生憐豈意高秋夕翻爲小漏天對
燈誰與語撫劍氣將然提筆支殘夜俄成白雪篇

又十四夜雨

零雨濯蟾魄遐光應萬重來宵如皎皎今夕任淙淙衣
薄添新袷爐寒集野蛩明朝群岫出未許片雲封

又中秋夜雨

新潔期同賞光埋似見羞竹絲通瑲響階砌没横流頗
敗南樓興難溪北地愁夜闌人散後鄉思正悠悠

又中秋後雨

寂歷僧寮久滂沱又見侵敲詩聊獨笑呼酒但孤斟禾

耳高于困柳眉縮似皴客腸正斷絶况復聽秋砧

和胡少師病坐窓前

屢庞盈檻外誰云喜似人狂霖驚客夢靜悃悟真身蔡
覓歡山味跏趺養谷神進參病居士拈義一何新

峪園和陸鶴田寫副四首用原韻

暇日高軒過仙緣一段奇蘚苔埋蠟屐烟霧籠金巵倚
檻聞天籟停杯聽竹枝回頭問便了或恐是花期

又

山舍經新阜爪牛占北疆出門方擬篝命坐便行觴三
徑高人步一乘衆妙香忽傳林外樂引水汪横塘

又

南北風光異三春似九秋瘦腰雖解帶弱骨敢科頭伴
石顔應駐餐松日可留倘能長戀此不羨鳳麟洲

又

莫道蓬丘遠洪厓肩可攀駢痕留澤畔嘯響出松間花
落鶯卿去雲來鴉帶還酒闌情未已絃撫奏高山

賀萬階平春捷二首

榜送金天日君家已著名翀霄雲翼勁掇錦雨花明袍
色分新柳爐香解鳳酲燕臺僥瑞氣逐隊到蓬瀛

又

上林春事發得意正鳴珂雞國珍雄藻麟洲侶大羅觴
飛聞喜宴曲奏應鞭歌入直承明裏爭傳蕭史過

咏古栢和閻錦濤作二首

亭亭雲際出如蓋亦如樓障日陰難碎支風響愈幽身
空堪入定貌聳欲埋愁日暮徘徊久何人不淹留

又

瞥見垂威樹玆方應獨尊大雲遥護頂甘露隱滋根歲
遠疑唐宋叢生孫子孫青圍多筱篠光氣日相吞

訪雪谷尊者

如許立錐地何由覊德雲至人空色相大道薄聲聞彌
勒樓曾覩淨名香屢熏幸憐示妙偈終日飽霞氛

七言律

春日雜詠

喜讀南華又一周夜來浮白解饞喉飛沉久已同魚鳥
呼喚無妨任馬牛若有所逢看影笑不知何故見人羞
生愁剝啄難規避須上元龍百尺樓

又

連朝兀兀帶荒廬門外無勞長者車醉卧春風吹夢穩
閒邀明月過窗虛獺心廿載終猶伏矜字三年尚未除
似此因循何日徹瀟淋辜負子雲書

又

數條纔卓近清谿、携得居蘇漫品題、取友每因聲氣誤、
觀書多被怪淫迷、花嫌人寂頻頻落、鳥惜春歸故故啼、
滿徑綠光看不盡、新篁又道與雲齊、

又

何緣暫執化人袪、徧歷僊都返故居、莫訝張羅堪得雀、
却羞彈鋏妄思魚、形骸剗盡方逢我、劫火燒殘豈之書、
幾欲趨時違本性、低頭且摘故園蔬

送李寄菴司理歸用二首

誤入樊籠已二期、金光室滿欲揩頤、不堪人面徒觀仰、
豈有天真肯背馳、清夢每依松徑月、高吟獨冠栢梁詩、
今朝忽下歸山檄、一笑趣裝大展眉、

又

紫帽峯頭隻鶴歸、多年重整雪花衣、山中客供青精飯、
洞口漁蹲白石磯、往事已隨秋葉掃、新情應逐海雲飛、
何時更說三生話、了却從前一段機

寄懷李寄菴二首

鴻音三度到汾湄、餐飯可寧慰故知、久服瞿曇塵外覺、
常懷摩詰畫中詩、春來幾處安遊屐、[illegible]上何人共酒巵、
那得令威身化羽、飛棲寶蓋看君棊、

又

遥聞長日卧霞棲、金粟前身定不虚、但應几床恒寂寂、
爭知瓢笠自如如、梅花句好將予瘦、白雪樓新任爾居、
從古仙人多好學、瑯環元有未焚書

遊龍岩會

俗緣未脫也難攀、甚幸芒鞋度此間、漫罵偕閒何所事、
爲言雲懶亦須刪、摘來野蕨剛支客、步到繩梯始盡山、
搔首層巖真是快、不禁長嘯發林灣、

遊李姑岩

雙屐拖煙入翠岑、曲盤危磴一披襟、進臍仙骨龕猶馥、
坐對䦨頭木已吟、遊子乍歡岩寂寂、高人恒解忌深深、
下山未許雲封路、只尺沙瀰擬再尋、

遊抱腹巖

屐行盡處一畾懸石屋谺谺㵎有天作可對山初學定
若將呼鳥共參禪澗流常帶鐘聲去霞色偏從殿影旋
爭說曹溪衣鉢在開函彷彿逝青蓮

答衛澹足水部

十年契濶悵天涯便鯉丁寧餐飯加得句人驚何水部
締交我愧魯朱家六橋花柳提春晝十里風煙拔漢槎
杼柚南州閒已盡多君寬假溺隨車

答董玉虬大行

小茆雲鎖十年餘何意星軺破寂居把臂不嫌湖海氣
開樽惟索澗溪蔬九天珠唾隨風落滿幅烟姿帶鶴舒
遲遁定交無以報冰心一片矢相於

答劉參生年兄次韻二首

三十年來結世盟春蘭秋菊共芳榮劍津幾欲看龍影
愽木何由接鳳聲不及班荊逢曠野猶思傾蓋話山城
時當射柳榴如火誰伴飛觴眺曉晴

又

雙鯉頻傳幸各安憶君何日奉餘歡投桃豈敢叨瓊報
御李常懷進玉餐早歲欣沾龍氣雨頹顏辜負鹿皮冠
函關紫氣如相度願作楊花似雪漫

送竇雲明司理歸田

關西清節噪汾區不分窮奇肆毒謀世界自難容我輩
鬚眉豈肯負君侯掛冠梯子知幾日解帶陶公得意秋
此別携余肝膽去太行東望濕雙眸

方忠能明府訪予山中惠詩奉答

天涯知已若爲鄰況復相存汾水濵三月絃歌翻作譜
一蹊桃李燦成春輿來敲句囊應滿到處懸書宦豈貧
北望莫愁歸路遠彈冠重覲五雲新

送司理王炤千乞休

僊骨珊珊可步虛風塵誤落數年餘逢迎毎惜鬚眉氣
登眺多尋隱逸居宦海違心羞嚇鼠碧山入夢遂焚魚
從今解脫成吾志靜日長林好著書

送熊雪巖明府

楚黄才子慕荆曾花氣重重雲際騰鴻羽有情猶可逢
龍門無分也難登靈文五色傳都肆人鑒千秋鄴盛明
此日羨君天上去爭歌補袞仲山能

贈陳爲龍北上秋試

壯遊直下太行西意氣横飛碧落低劍人汾津能自去
帳懸燕市馬應齊袂分漫把前期訂道遠頻將郎事題
轉眼秋風鼓天際定看六翮亂雲霓

新亭

水榭披襟納晚凉清齋無禍也難消雨餘聽竹聲猶濕
鳥去觀花影尚摇谷口白雲流欲響樓頭華月過將邀
天機到處皆成適一段孤情慰寂寥

陳雪灘年兄僑金陵久思歸蜀過晉約予以詩依
韻奉答二首

大雪題書是去年開函荷葉已田田心空千里時相見
羽返雙眸望欲穿彩筆有靈消白日芒鞋無恙踏晴川
自憐蒲柳而春至了却從前未了緣

又

玉茗分飛四十年天荒墜老歎桑田推談牛耳惟君許
客路羊腸只我穿病損幾人憐瘦骨典來何日下西川
仙踪若果經汾水稽首玄亭紀勝緣

謝脫園和闈歸壽四首

蝸廬寂歷鎖長汀高客搔頭止問青春草爭寒生始健
竹風吹面飲常醒緣途敲句傳賈島閉戶參真有蔡經

振古功名彈指過莫將五嶽易三星

又

尋春剛到草亭灣蹴損蘚苔笑啓關世外交情推竹石
眼前意氣屬雲山已知萬計無如懶猶望千秋爭似閒
把酒高歌何所忌淋漓勝會復誰攀

又

生憎餒菌破苔錢暫掩柴扉理故絃忽報斷風搖錦纜
果瞻霽月在高賢任來還木將巢飲倦至携茵欲刷眠

底事康成身作蠹，勞生徒秉六經權。

又

同人物外與方酬，坐臥花茵共劇談。巧蝶戲翻千蔓影，晴鶯喚起一山嵐。尋真豈必窮桃片，參佛寧須擇米泔。白雪唱終酬未得，已看星斗落前潭。

蘂淵白太史過訪，惠便面詩，依韻奉答

欣傳仙史度汾亭，遡莫停驂草一經。唾落珠璣稱絶調，書華鍾鼎足新型。曾聞秋水矜河伯，却羨開山有巨靈。

聲氣數年今始覯，三生緣會若爲醒。

庚子春喜再得孫

杲日當空絶片雲，庭前花雨落繽紛。階蘭叠茁添春艷，堂讌重開費鼎芬。乍聽啼聲驚異物，徐看手字羡奇文。案頭剩有紅絲硯，留待他年博冠軍。

答何栗叔

分手西清十七年，游山雲水各悠然。征袍半染青霞色，舊雨常懷縞紵緣。只尺龍門登未得，那個觴路思堪憐。

小窓忽報梅初綻，疑是何郎寄好篇。

送張樸林督郵閩省

青驄烱烱奪瑶光，節擬閩西姓字香。俠士締交饒意氣，高人救世轉平康。風清紫塞堪留碣，雲滿旗山可命觴。正是江南春色好，鶯花簇擁馬蹄忙。

辛丑孟春哭

大行皇帝四首

臨御剛同子晉年，鼎湖龍去少攀緣。上林草木春無色，

秘閣詩書夜[illegible]詮。不信杞天真下墜，却憂堯日再難懸。六宮白柰簪將徧，望幸空教敞玉筵。

又

輪臺恤過詔方新，不分沖齡遽上賓。陵側豈容磨劍客，使旋誰是報肝人。滿天風雨疑無晝，大地悽凉那見春。遥望橋山魂頓喪，弓遺髯墮盡酸辛。

又

陰風慘澹日朦朧，神武今朝返碧空。海水難消精衛恨，

血枝深惜杜鵑紅千章翰可傳金石萬國箋猶硯華嵩
聞說扶桑光始旭橋陵王氣鬱葱葱

又

新亭風景近何如不假宸遊玩物初毳帳兒童誰拜舞
南牙宰相正欷歔枝頭鸚鵡言猶在宮室神祇論久虛
明月銅駝腸寸斷賈生慟上治安書

贈堪輿丁鶯遠

阿誰妙術號通靈禹禹丁郎譽宰聲袖裏携來黃石卷

舌端細盡黑囊經雌雄料得能兼取眞王裁成自兩停
從此山川君代語逢迎不須五侯鯖

答劉資生次韻

笑我今當剝面皮豈于舌掉亦逞時杯甎見訝終成妄
塗豕生頭總是疑羅隱才高輕薄俗鄒陽誣極發雄辭
浮雲天外須臾散好向人間作導師

送閻錦濤北上議婚事

俠腸未冇滯荒區書拂青萍夜擊壺混沌已將七竅鑿
獨猴還可六窓呼秋河欲渡寧勞鵲易水經過豈爲魚
底事權倫若留挽殷勤只愛口中珠

答趙乾符半刺次韻

長年高卧足蒿萊聲氣何由徧九垓五岳方從心內起
三花乍可雪窓開白雲何向江千落青鳥書經島上來
笑我清狂負知己周旋倩得海陵梅

答梁鵬滇明府被誣慰之以詩

黑風吹入刹魔都空有鬚眉惜大夫在位已知俱箇箇

披心誰復鑒區區平原好士輕毛遂工部憐才賦鵬鵠
聞說文殊好長臂爲君倩援出泥塗

酬菊潭胡少師作步韻

丰度依俙是曲江百年功業羨典邦沙堤春草黃金印
小閣薇花紫玉幢峪口雲停迷遠樹嵋山雪溜急飛瀧
朔南風景寧多異客思無端好自降

又

鳳節龍駒出帝垌光生道左識儀刑黃鑪設捧中天日

綠野新瞻上相星擁鑾不辭花作坍。攤書須切鍔初祁
逍遙物外成雙老、且歷名山門石經、

少師甫至汾即詣先塋展奠情逾骨肉感激涕零

口古二律奉謝

千里相思命駕來彼汾一曲笑顏開登堂羅拜忘妻子
前隴陳芻襄草萊石馬分榮爭吐氣松楸承露盡生栽
九原應感公恩重奕世猶知矢祖德

又

纔說元公肅羽儀果然僊駕歷山陲千村花色浮幢蓋
一路風光炫袞禕玉酎疑從天界降楚招猶異夜臺知
見童怪道隨車馬曠典元來總未窺

菊潭七旬初度自拈近體二首步韻答之

相印纔辭便著書迢迢汾水訪吾漁抽毫每賦豈希鳥
掉古差稱海大魚局上摩挲銷歲月樽前傾倒適與居
羨公不減嬰兒色火棗交梨茹子虛

又

知君腹內有玄丘杖策天涯物外謀、定後山河非我界、
悟來聲色盡虛舟、世情紙樣終嫌薄。大道雖藏豈諱柔。
老友不應稱弟子。耆英詩酒願陪游。

自勵四首

遁跡深林作隱淪、浮生久矣不如人、偷閒毎日叨清福、
學道何時掃客塵、寧可十年書懶讀、莫教一刻匣來親、
雖然細柳餘光少未敢因循自析薪

又

結跏繩坐掩柴門地遠從無車馬喧、細雨微塵攢罪葉
移山填海費精蒐、朱雲未肯留弘閣、陸觀胡爲記胄園、
最怕素絲經涑染本來潔體竟何存

又

抱膝擂頤納晚涼。口中久矣絕雌黃、看雲北嶺薪爲榻。
携酒東籬兎作觴。乍喜貝編談九帶。徐思玉格宠三彭。
調花謔草非吾事、一任兒曹細品量、

又

遠阜落木盡傷秋跡蹇平奚且浪遊雞肋世緣寧有味
羊腸人境賓多愁賀翁炙君猶忘祓洪老掉頭可對佛
太息餘生何日徹一回檢點一回羞

首夏同胡少師白太史游西頂

清和行散欲何之招友西峯快語宜嵐氣橫侵新院落
霞光浮動碧琉璃筇鞋濟勝尋幽徧遠水縈流注目遲
擬報山靈無可献暮歸敲句付奚兒

又

二妙連鑣破翠微終朝眺望悵斜暉杯承玉露來仙掌
風引香雲綴客衣殘夢何消馬上續晴花會覩洞邊肥
不因塵事相催迫坐嘯山頭未肯歸

西頂　玉皇閣落成陸觴田公祖為之莊嚴覩詰
聯禮是日地湧白雲室屯青霧飄飄然登仙界
矣郎席賦贈

崖嶽金闕擬天宮一望氤氳布碧空石度幾盤知路滑
樂聞數闋覺心融綵花脫口驚人倒煙靄飛來繞座朦

自是　玉皇香案吏聳身今日入雲中

遊西頂步菊潭韻

石磴層層路幾盤花宮湧出勢巑岏青精剩有僊家飯
折角今無處士冠何地競張天上樂誰人肯弄市南丸
冷風若至吾當御豈待刀圭發羽翰

又

我儕意氣突青霄西入雲林擬避囂呼吸尚能通帝座
夢魂終欲近仙標引觴邦還流霞度揮麈猶承丈室邀

不是塵腸今盡浣舉頭應自愧嶕嶢

答白銘石茂才

招提邂逅讀奇文拍手層空亂翕雲將謂龍門遵海筵
寧知馬帳列河汾石懷金字來康水劍辯星芒突彩雯
把臂入林饒意氣他年端的着青裙

依韻答陳雪灘年丈

青鳥題書自昔年那知世事變滄田心依北斗神雖王
望切南雲眼欲穿仙子應貪新島嶼野人終戀舊山川

念予若肯趣面駕願拜玄輪結勝緣

和菊潭瑤琨館雨對新荷集韻牌

携手飄裾逐夏涼鱗箋蕉斡秀相當潮聆晝榻生群滆
寺送幽鐘破客藏渠渡且停華陸影爐烟頗淡几開醆
底教館地常寥寂暇約還尋伴水鄉

又

晓向潺淹濯徑遲凭高引瞩鏡蟾偏野蘋堤滿門堪望
並朶亭披貌毎憐榮病莫嬾裝菊枕和歌須愧麗鴻篇

詩　三十二

案壺擊罷吹殘盞丘谷文賒筆夜懸

答范遙三方伯次韻

潘江陸海鼓文濤不數仙姬九氣璈秘閣典型欽後輩
殿邦勳畧重吾曹五雲徵召沙堤近千里趣裝馬骨高
翹望龍門杳難卽漫裁雙鯉布思勞

題宋姬貞節婦

懷清高築古泰州何似威儀詠栢舟佩帨怡聲饒五稔
菱花碎影逾三秋孤飛巢燕標青史寡宿池鴦嘆白頭

婺曜垂芒埋不得佇看旌詔下龍樓

贈趙孟遷二首

混跡風塵七十年多情到處便流連崖樊澗越尋詩料
麈尾筇頭掛酒錢脐夸幾重無不可鬚拈箇字豈其然
知君永作湖山長應備三舟署水僊

又

吾愛吾廬寂歷偏懶將老眼破殘編朋援錦纜穿荒徑
宴敞豐林話晚天莫使鶯花愁廢苑何須木石禁寒泉

詩　三十三

今朝喜聚東南美好把汾川作潁川

答馬講箴太史

吾曹意氣足千秋把臂曾爲汗漫遊在昔袂分誠草草
迄今回想夢悠悠殘山剩水留筇跡月牖風櫺貯酒籌
況復金臺頻寄詠碧紗高籠亂雲頭

贈趙孟遷姜綺季游灑清閣

扶藜逐隊苦迍邅倩得山松與澗泉賞勝昔加花九錫
衔杯判過月三弦溪經驟雨苔添壯竹遇冷風影益妍

二妙聯牀纔信滿窓堆積白雲鮮

同胡少師白太史游西頂

登山祓夏未爲迂況值雲明與月蘇詩筒二州原有白
鷗盟九老自先胡陶情丘壑風流迴結契烟霞韵調殊
此日星占勞太史眞人會聚奏汾區

送白藥淵太史

西來紫氣度遥阡丰韻依稀是樂天行散俛叅泉石致
嘯吟都被管絃宣卽謀退隱從吾好且去趣装了世緣

詩　三四

柘落金門僥雜著幾重禪意幾重仙

答高欽亮二首次韻

青鳥徑下白雲書儼翰淋漓耀隱居憶在承明碌碌
幸棲灌莽白魚魚神龍舒卷蹤難擬海鷗消搖曠弗如
欲賦高軒思正濫班荊休嘆出無車

又

長年愛聚百花茵淨掃玄亭遲上賓履捧正將趨北畔
劍抽忽已合延津奇文擲地同金石弘獎過情謝主臣

莫詠老倫初好客逢迎除是謫僊人

寄懷王西樵

草廬風雨夜瀟瀟會挽浮丘慰寂寥筆底鶯聲芬士頰
牀頭龍影燭山椒清溪月印如何遣遠岫雲停未易招
幾欲學書呈好句無人知種綠窓蕉

和胡少師霖雨二首次韵

蘭語何妨耳屬垣況逢勝地憇名園遥知良晤歡新語
定有才人賦過軒石燕橫飛未已敗封姨作妬樹將髠

詩　三五

馬瘏僕病如何往狼狽歸來待曉暾

又

芒鞋布襪擬登山危險誰知類九關不是狂霖封客路
也應扶杖聳雲間停杯憶我商行止得句遣童報苦艱
聞道維摩方說法霞裾香惹鷓鴣斑

秋懷八首和王雉升刺史韵

草廬蹋踏日添愁舍棹揉鞭試遠遊技擅屠龍成底事
心慚嚇鼠便思休五陵裘馬驚窮寒萬斛珠璣湧素秋

紫氣曳空爭望拜忿機信可狎群鷗、

又

青山白石笑人忙、節士秋臨倍感傷、把酒偏能生意氣、
憂時未許揭肝腸、偶經喬嶺千層嶂、爲禮南豐一瓣香。
貪坐春風忽歲暮、途窮恥學阮宗狂。

又

招提岑寂動高吟。翹望雲鴻帶好音、若重蘭言懸一榻。
誰憐駿骨市千金。蒹葭白露伊人近、蒲柳秋姿寄慨深、

暫滯天涯舒枝履、敢祈旭日破重陰、

又

英雄曾聚在汾橋、吊古停驂問野樵、丘壑有情容我老。
功名無分任蓬飄。孟郊詩骨元來瘦。羅隱狂寬那處招。
處世隨緣真妙訣、平泉久已笑文饒。

又

旅舍淒其月共孤、西疇遊戲剪秋菰、昔時有道猶憂杞、
哀世何人不向隅、風雨飄搖驚客夢、梧桐冷落嘆窮途、

那堪十日陰霖度疑是神工射却烏、

又

遺悶何如酒滿巵三臺舞罷立多時曾聞志士無他望。
盍信騷人有所思。薄負才名都是累。略存肝膽定逢知。
高歌一曲雙披淚、除却秋風豈乏辭。

又

偶游方外學無生根鈍何繇入智城。笑我謀身恒苦拙。
羨君涉世善持盈。飛蓬鮮蒂隨風轉。霜鶴逢秋每夜驚。

感序不堪聞雁度霖聲況復雜砧聲

又

風景江淮異朔邊祇同高柳咽寒蟬叩銅得句驚文琰
落葉知秋惜麗娟適意九霄惟鵠羽隨身一劒是龍泉
李邕到處觀如堵何故傷懷百緒牽

答殷康侯孝廉

龍門司馬壯遊時獲助江山信可師白雪調成寧易及
黃梅黍後復奚疑氣吞雲夢今翹楚節聳衡嵩世羽儀

不是三生緣分熟何緣得炙紫芝眉

和胡少師初霽出郭望綿山作

東山今始露全身謝傅掀髯欲逮津乍步郊垌舒四望若觴巖岫應千巡尋常聚散猶閑數只尺登臨豈乏因定待來春峯頂懸竟教逸少悵梁帆

和范禹九詠桂作次韻

別墅叢生金粟鋪秋雲擢良致蕭疏未知冷豔經風減常許幽香帶月敷作餌隨波牽虎饞調羹益味美雞蘇

北人攀折何緣得好比優曇見也無

和胡少師介寓登樓

百尺安眠鮮所求東瞻尤喜近蓬丘池臺閒影搖清晝菽黍高原占素秋架貯萬千鄴下軸居倂十二海中樓主人好客恒投轄醉筆新題白練頭

和胡少師仲秋讌園兼謝東道主

積雨陰森八月寒披衣出凭碧闌干花翻竹苑多含笑樹對風櫺止合歡掛劍遥斯朋誼篤少師詣奠張侍御授餐別

院客情冗來春更訂遊山約不作雲觀作日觀

峪園次權道生韻

誰道崑層萬數加同人今宛集蘭沙林深罕見紅輪碾山曲幾迷白石斜野趣森羅詩料足妖姬光豔肉聲奢酡顏未許歸鞭發秋思難裁拂劍花

峪園次趙孟遷韻

温公曾作九分人洛社風流洵可親小徑橫棚藥種穩高朋聯轡雨來新歌喉孰比紅兒美爽氣無如碧岫真

貧主頹然渾欲醉狂呼狼藉惱花神

和胡少師過師屯橋

彩虹駕漢舊津梁闕鎖輿形鎮一方雙壁競高雲葉亂泉流奔漲浪花長民窮處處開陶穴秋老家家動鹿場水漲桴編橋始接歸來霞滿紫荷囊

喜讀董伯音郡丞新詩

遥參姑射白雲岑佇望泠風送好音嘯散蘇門鸞鳳響劍藏塵匣虎龍吟五牙玉佩曾留古八會靈書再見今

捧度香爐剛讀罷，胷中塊壘忽銷沈。

九日西頂和胡少師二首

置身空界目心寬，美景流風慰所歡。到處競飄雲外磬，何人倩正醉時冠。鶴林神女花偏麗，桑苧衰翁茗未寒。行樂及今開㗸口，明年誰擬菊重看。

又

蔣陵勝事趣傳杯，携手登臨上吹臺。陽草披離秋已暮，晴空澹蕩霽初開。黃華侑盞浮香至，紅葉翻風鬪艷來。

堪羨高吟蘇學士，無煩銅板故相催。

戲東趙孟遷

山都木客解文章，幻出書生一笑夜郎。借口娜嬛人罕見，動稱宛委世難詳。詞多只恐豚生舌，病怪應知獺下牀。技擅雕蟲猶戲論，南雲縱筆太顛狂。

滿制

萬里江山屬至真，一朝典制一朝新。誰知祝髮能消暑，共說吞煙可當醇。圍帶雙垂宜雜佩，頂冠各別定群倫。

短衣窄袖仍兼上，馬關弓更便身。

壽陸鶴田憲副

青雲白日未爲遲，氣吐虹霓貫碧霄。石鼓文驚多士眼，梅花句瘦幾人腰。珠塵玉藥分仙覡，露汁霞漿併月邀。一唱解紅爭獻頌，問年嵩岱共岧嶢。

立春壽閻錦齋時新婚

南國聲華動帝京，壯遊馬首塞雲橫。李邕當日人爭覩，東野何年氣始平。劍化雙龍方得偶，樓成五鳳不須兄。

尋春正好招仙侶，況復鈞天奏太清。

壽趙孟遷七袠

四海逍遙氣欲然，楚丘始壯竟忘年。雄文擊碎珊瑚樹，慧辯掀翻寶玉船。到處不知身是客，隨時惟以硯爲田。流霞若遇君應醉，爭說詩狂與酒仙。

壽周吳昉明府

抱膝孤吟衙吏瞋，風流疑是謫仙人。峯青雲白饒生氣，李艷桃濃占蚤春。班馬才高常作纛，蓬萊水淺欲通津。

今朝幸接函關駕擬乞玄文拜上真
寄陳聽子
炎景横流渾欲焚玉壺俄對淡冰心九儒骨具超寰表
八米名高振海潯客邸消懷生鶴思床頭一劍學龍吟
知君久辦千秋業況復岡陵薊轉深
輓李寧辰明府
前時一歲一華余題徧山棲與竹居拾得春來狂付酒
判將老去樂觀書光依李杜文猶在冷落丘原事已虛
詩　罡
從此西州經過絕淒淒宿草正堪歔
輓白仲果先生
忠魂久鬱散花洲馮吊陰雲障兩畔乞旅淚添鄂渚水
觧組風迷洞庭秋良朋過唁思留劍俠士憐貧應助舟
天道張弓終裕後焚黃佇看隴楸頭
五言排律
傳青王惠陽泉四景圖各題詩於左時稱三絕援
筆答謝輒成二十四韻

西砦多孤峙對雄惟陽泉鶯谿凌漢表雉堞突雲遮澗
谿溪流澗縱横石路連高原植美果平隰開新田北折
覓幽澗遥瞻疑洞天池湧明星面峯排列戟侍牛筋生
異木鴨脚長新芊懸葛欲猿攀危藤樵牧牽織列形太
古崩斜勢多年煙草迷斜路雨苔賦侵樓孤松能却老
半石可留顔撥刺魚掀浪綿蠻鳥弄絃岩花垂爛熳沼
葉吐娟妍撲鼻香頻接明眸色屢遷秋林紅欲擷涼月
淡堪憐霜雪山辭客跏趺夜入禪撫茲四時景願了百
詩　罡
歲緣我步白沙曲君登姑射巔平原恒有約蓮社亦曾
延拂壁題愚谷栽圖繪輞川新詞誇入樣妙墨詫通玄
似啖麟鳳髓如乘珍珠舡百朋拜盛賜什襲付家傳尤
望矜予老呵寒慰凍蜒
和胡少師甜張樸林園亭作次韻
高秋歌伐木倏忽動遐心拗脛瞻綿麓翹裝躋介岑方
來雲便幕暫憩雨頻臨荷敗猶依沼筵開已盍簪瑶琨
饒秘笈金谷足珍禽聲遜應憐肉塵揮畫飲襟良辰慈

快賞幽夢費追尋燭跋何曾見僉言編未定

七言排律

賦得此道分明在目前

學仙十載九難成習氣難移太俗生石髓頗爲中散惜。
龍膏空令茂先驚。二花素豔人難覩、一樹浮香世罕擎、
若果珊珊鍾道骨、自應冉冉御風行、三微嶺下捜靈藥、
六闕庭中養玉瑛、漫問崑崚三嗣逈、緬懷圓海九霞明、
芝吞螢火開諸竅、花皷金壺度遠紘、白石爲粮終歲飽、

詩　　留

虹丹入口一身輕。已從介象披雲笈、復向華存受石精、
輪擬瑶華書十乘、騎步景日千程、朝参西母觴蠡崗。
暮謁東公讌鳳楹。何用五牙傳泰壹、兗教七聖枉襄城、
隴西封子青牛過、長樂閨娥白鹿鳴、翠木丹菱光似燭、
綠臺碧草色如瑩、七星散服神偏王、九室經持胆愈横、
月館風來璦砌拂。露壇雲起玉膏傾。紅泉度去須单展。
寶露將來可滿罌、玉女如逢壺便戲、井公若遇博誰贏
朱陵高出紅輪表玄圃形浮紫蓋平俯眎三山如米聚

原缺第四十五、四十六葉

又

坐看黃葉下壓起黒甜無殘夢方思積門前催負租

又

潦倒知無補皤然萬慮刪杜門非學懶趺坐把心看

偶得

文公誤種米曾子昧蒔瓜海水傷禾稼小能何足誇

啜茶

客贈穆陀葉閒來試鬥烹坐調文武火側聽蚓蠅聲

詩　　卷

又

敲石取新燧支爐傍竹汀正當茗戰候回首與樵青

酷暑

匝地焦煙起薰蒸汗屢彈誰能絡細雨爲我織氷紈

大風

洪濤起松末白日倏成黒願將眉上愁吹過新羅國

又

坐久聊欠伸寛懷傾罍落猛風動地來撼木捲秋蕁

冬夜

擁衾耐窓月縮濫若寒硬骨柮燒將盡孤吟終未眠

觀碁

時賢尚雅戲鬼陣喜相攻適性惟安石忘懷是長公

又

寸陰不知惜盡隳木狐禪山谷胡爲爾蛛絲碧落纏

閒居

門前車跡淺穊藏亦未過何物常覊縛詩魔與病魔

自省

狂絮未沾泥上下憑風送終日弄猢猻反爲猢猻弄

過僧舍閱大慧語錄

身披白澤裘手秉金剛劍今古任縱橫驅魔落坑塹

七言絶

秋夜讀董伯音橫琴篇

東籬香噴月華明三復瀉葦風雨驚好向幽窓弾一曲山河大地作琴聲

題陳宗來罷釣圖二首

隨身千木便登場玩世還爲世所傷不如抛却空垂手日日蘆花醉夕陽

又

一葉烟波上下宜忘機久與海鷗期子陵浪隱無高識放下如何理釣絲

介巖有樹花生葉上異而賦之

變葉爲花葉擅奇花神底事亦思癡天公近日多顚倒着意生枝空却枝

望石梯嶺

山形如削勢峻峭石齒糢糊鳥道瞢酷似華峯天外挿青柯坪上幾人登

蜂房泉

巖垂天隱一奇槐石骨泠泠五月寒傍路豈徒要客展化雲常自作山冠

又

靈巖岑寂隱高泉仰望分明石作天似厭溪流聲勢鬧
澄渟不肯赴前川

過拖兎橋

錫飛初卜此山椒自有神通運碧寥豈緊度人難有渡
當年何事兎爲橋

介巖遊雨十步內忽有虹起須臾亘天

水晶簾下坐氤氳滿耳砰訇澗響聞細雨新添雙嶁翠
長虹界破一天雲

望說法臺

臺嘗說法少人通介立青螺兩壁中霹靂一聲珊當踢
驀然驚起澗中虹

鐵索嶺

數仞巉巖只一索十人見之九人却我欲騰上五龍纏
幾回招手青天鶴

題畫壽胡少師七十

流水桃花別有天煙霞滿壑隱高賢風聲得自君王賜
靈秀於今七十年

又

春醉門石歇花紅一氣氤氳透碧穹莫訝駐顏山共久
發泰五嶽羨三公

胡少師赴介遲余遊巖久雨不果漫賦四絕

先期共訂遊山約及至期臨雨不休滑滑窪泥難措步
那能掉輿度鴉溝

又

瘦笻蠟屐付奚兒准備綿田吊子推山鬼妬人生狡計
故將霪雨作文移

又

高峯突漢遠猶賒何事雲封等幛軒豈是山靈緣未熟
欲通半面也難容

又

十里猶如百里行僕痡馬瘏作麼生秋山不比春山艷
定待來年踐此盟

和胡少師戲東綿山二首

霖迷大麓絕蹟搴收勒樵蘇生怨訕疑是綿靈方罷醋

近沉水底似三山

又

遊山久已聚資糧石滑雲屯竟反常翹首翠顏瞻未得

況思挾策陟崇岡

和胡少師介遂二首

百里遨遊十日還晴雲縈帶抹秋山發知無分登綿上

何事驅車九折灣

又

郵落遲騑車雉城水泥旋濘路難行輿僮避險爭趨徑

犯麥傷禾聽滿庚

題部婁玉明府屏畫六首

芳菲桃李正當時為愛春風故故吹開上錦城聊一望

河陽爭似晉陽奇

又

經營練月築登登雉堞新崇羨我曾搜括獨留民骨髓

落成四野自歡騰

又

拍天秋水沒田廬刊劃疏通智伯渠彈指陽侯飛涉息

遐阡邇陌樂何如

又

終朝拒敵夜登陴閃爍樓頭聳旆旗畢守冏圖推第一

論功應勒岊鍾彝

又

王師如電復如雷萬馬嘶風動地來瞥眼攙搶隨指落

誰知儒畧暗相催

又

隨車無處不甘霖石室雲封未易尋簑笠盈疇齊荷插

風流仙令正高吟

題陳使君錦屏十二首

青雲入呂慶昌期八閩蒼黔尚未知借賛軍機勤遠畧

馬前露布墨淋漓

又

除書下晉是初遷靜埋南薰十二絃計國不憂虧課額
周商惟許息勞肩

又

陽春有脚走汾谿楚歷東皐望短犁按響毎調高骨馬
驅車懶東辟寒屋

又

鐵幹龍鱗閱歲時參天百尺杳無枝曉風簫籟傳清響
華月離離件古姿

又

我如鏡靜下如烟水火無來各晏然買得沉香雕像泰
山民難得使君憐

又

投醪挾纊荷深仁瞥見旌旗壁壘新痛飲黃龍馳甲馬
丸泥端的可封秦

又

八屬風清政自殊閭閻曾不見追呼棗郎解去囊都澁
陶令新來柳正勇

又

綠林青犢久銷聲枹鼓而今亦罕鳴鄰壤忽傳銅馬動
介馳猶欲請長纓

又

索鈴長設無人挽肺石空懸幾個伸跧擼花生兩五壽

夏臺綱祝荷三春

又

銜來木鳳按江東倉卒趨裝跨玉驄鄉律已吹寒谷徧
曾教無地不春風

又

勞勞亭畔擁行車壽叩瑚戈雜畫旗滿飲一卮爭折柳
銷魂仍似淹當初

又

五嶺庾桑方擧五六橋蘇柳復堤斜他時牙建臨金鎖
猶見蕉吟籠碧紗

輓周太翁四首

鶴飛華表已多年剩喜新歸過舊燕鬱鬱佳城遥待久
漆燈今始爲君然

又

豢龍成負冲霄漢御電飛光入錦阡瑞氣攢凝千嶂秀
神風飄曳五雲鮮

又

天開壽域撥沙驚多少王孫卜未成盛德自應來美報
簪纓萬葉荷崢嶸

又

高丘王氣籠青枝孤隴秋風玉馬嘶桂酒蘭漿歌楚些
踟躕無計送靈旗

賦

弄空天之清影戲滄洲之碧波賦有序

予少負俗表霞外之想牵於恒調受事青袍漸嬰
朱紱伸脰就羈未始不慊慊在抱也每過高山奇
嶺林木蓊鬱烟霎勝異輒如見先世門巷戲竹馬
鳩車之地雖不能至殊戀徃之及夫纓冕所聚阿
殿如雲履聲橐橐殷於晨雷他人或洶洶奔奔眉
色飛舉予心竊厭之歸來解帶脫幘抱膝而坐便

若初離一闤之市耳目俱靜又如優人初下鉤欄
語話肺腸始得爲故吾用也居嘗與知友言麟玉
卿輔自有貴相人負戴之吾撫影若癯憑儼如槁
自不能借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染此數莖綠鬢
以克三九之數至於白鏹青蚨黛璣玉頰與崽子
之新聲孌童之妙舞予對之亦覺神味不接私念
吾雅素若此或者白雲青霞丹臺玉宇日華雲實
之餐月溆風潭之賞天或不吝以寵我孤僻之性

惟是家君於予童少即携入吳越請益名賢解組
茂歲非其所許且浮沉金馬尚未有絲髮之効以
答明時是以拘心廗跡黽勉赴俗倘及四十之年
粗了塵務便當問方外之友選幽閉之地劚松煮
术蓄髓憐肌討肉芝之肥瘦伺瑩實之隱現剩春
迎夏背秋向冬則容與溪林偃仰重閣鳴天鼓而
坐卯金粲而起至於新虹明歲秋香出巖便與一
二勝士躡屐皮之屩携文騾之卮升降長峯酔醒

孤石性愛書空山披誦想鈍亦能記畧解琴霜初
月晚拭徽動絃亦可與禽鳥相答若夫烟生而谿
愈多雲去而山妳小花接花而交彩鳥嘆鳥而分
聲晨夕對之雖未敢覗目天后拍肩上眞或亦可
釋愁蠲躁凝神駐顏此予所爲望之望之若有負
未償者也但從此至四十尚閱齡六七惟恐調烟
林嵐頃入東幕異時閉關拒客一夕夢身在最高
峯頂天氣清寒骨節如洗半山以下盡發金光子

原缺第三、四葉

修園靜閣汾水之陽灌林茂密峪口之旁泉分流而半
出嶺合霄以全藏花蘊香而掩綿鳥蔽影以鳴簧且物
情之避垢何人事之靡遑披窊中之水氣挹象外之山
光因周阿之被築爲靜止於林塘典崇墉於後欒疊綱
路於前闕既會心之不遠便且足以爲常渠雙分於左
石池兩鑿於圓方搆有爲於幻垢修無漏於增長匝筤
筼而抱樺合菡萏以低房露凝紅於樹色風飛翠於空
谷於是懷偲𧩺以板挑御聖[illegible]之種杏開載道以爲車

浮修居之作屏是寄爾於中[illegible]若超然於外境若乃雲
林森蔚月閫圓明泉追尋而[illegible]物景隨順以娛情野逕
山之愈綠天映水以彌清及其左峙壇臺右盤蘿闍綠
綠朱欄朦朧翠幕譚塵上之[illegible]蕉湖堦前之芍藥絲振
雅以從淇紅思柔之白洛岩[illegible]而若生聆光音之喜
至漱甘露以生滋觝旃檀之[illegible]累泉雖異以長𦼮世雖
同之遠離遺百凡之念定夢[illegible]籍以神超猨淮山之守
桂鹿鄭罔以包蕉簷臨情之[illegible]給隱人癖以難招結素

心於野衲寄清賞於山樵於是剬奉金繩洞若劒岷犬
妙爲香寶花作雨木同心之湛湛月共影之亭亭中辭
持之不競外脫器以長齋山似楞伽之頂園如兕耶之
城旣而濯舊苑以開林廣新田之去棘發貞幹於松椿
長良苗於黍稷歲稔稔以豐腴物欣欣之藩息轉無逸
於林園聊有斆於翰墨惟雅詠以遣適更淨心之守默
瞽旣投之反素纓可濯以居清景相期於應接欣衆采
以觀成

樓山園賦

若夫日月馳軀山川俯仰理班布以中涵氣發揮之外
奕地積勢以崇高天垂幬之博實應華蓋之平臨接玉
衡之搞朗樓標出於峥嶸嶺相摩於浩蕩於是青城霞
布紫閣烟霏重重妙應脈脈幾微神明保合禎瑞來歸
是以因彔巖阿若超世界積秀中藏盤根下泰非日睨
於區中是情通於物外吵四溟之爲沼厎三光之作庭
出朝暉之有象入夕景以無形印太微於顯隱齊大壥

於虛盈欣萬物之默成無一善之不備遡考曆於嘉時
可顧情於勝事欲圖繪於丹青更著明於紫翠雖對今
之靜詠斯發古之幽情慨淵明之舊宅吟謝眺之佳城
塢藏春之蘊蓄址就著以經營後重嵓之迴碧前曲澗
以環清若乃葉匝雲隈松橫鶴路室誑滕公院題白傳
羨王孫之倮埋陋酒帝之壺鑄方成兆而爲垣雖未封
而巳樹豈漆燈以熒熒昭石表之顱顱名病居士之園
號活死人之塋於是稽本原之磅礴何布濩之逶迤係

一翁之發秀從三幹以分枝上盤紆於乾景下紊衍於
坤儀至於曠閣一登汎觀千里杳邈河汾皆旋其趾靄
萬色於蒼茫若煙海之無底更有層楹疊榭嶽立碁布
成一閣之肯構貯二酉之圖書林千重之結實欄因出
以憑虛奉精誠於造設同天地之蘧廬惟信修而視履
亦徃復以褰裾日增長於遊衍更周徧於方輿

濉清園賦

若夫游情卉圃涉趣林皋水因灌溉山爲周遭爲鷲遠

以依山因通長之就水遊出曰以尋奇景入心之信美石透漏以津津泉汪洄之瀰漓勁劃兩以長浮靜渙然之澹止從智者之清澄傍仁人之逍遙觀可樂以和神聽何煩之洗耳諸山圖之寓目契水鏡以澄心近鳧鷗之讓席想猿鶴以鳴琴波繞砌以噴珠竹環堂而振玉風瀟灑以增凉露清泠之泫綠心靜處以爲安履景行之是福有幽意以情閒無妄思之願足歸及陶公之里晏如邵子之窩緊桑麻於門巷種松竹於巖阿慕臨流

之散詠羨擊壤以興歌因葺圃亭復開原隰緣傍崖廻山隨墻立策杖崎嶇褰裳漸濕樹掛蔓以絲牽石鋪苔而繡澁目延賞以淹留步周旋之緩入采莊子之眞遊散坡僊之雅集貯一石於金罍藏三山於玉笈於是地雖北嚮景若南遷園林應接洲渚相連沙虛明而似月樹茂密以如烟雜蒹葭於蒼蔚泛蘋藻於淪漣岸依俙於島嶼屋髣髴於樓船愛斯干之水石又何羨於江天若乃霭濳雲開霏微雨歇庭際來青窓間生白旋汲一

波座延三益擁說法之阿難暢題詩之居易香散漫於珠林隱飛揚於畫壁心自遺於世垢跡何染於塵埃風虛徐而北至氣蕭爽以西來於是倣意羲皇厭心班馬諸耕鑿於幽人契煙霞於靜者瓜比色於青門蓮同香於白社漢陰沙曲之居襄陽鹿門之舍世於此以長寧目何曾之暫捨水想像於共姜山接連於上夏景雖靜盛春更陽和鳥一聲而出谷花四照以涵波愛澄鮮之滄聚翫紫翠之駢羅既稱水能厲揭山可攀緣咸觀無

礙游心泰然

峪園竹月賦

景開霽以方新林歛霏而始浴出皎皎以孤清照猗猗而衆綠枝比節以連娟葉鋪華之徧覆若个个以分圭如斤斤而倒玉鳳整刷以翻巢蟾遷移之轉轂若夫脩容旣密掛本惟深外何留而垢意內亦復以空心心旣空之自定意不垢以誰侵亦湛思於貿地更合彩于珠林山潛籠于翠色森瀑泣于玄陰于是括靜有儀凌虛

無礙交畜氤氳蘊隆沆瀣雖發揮之並爽原稟授以高寒託朋朋於十畝長篁篁於千竿下流形而布護上疎態以羅擠花借光而戀賞松就色以盤桓解幽人之寂寂奉君子之乾乾於時翫清景以幾臨有緣標而未狀倚叢幹之脩纖愛圓輝而射越乃洞徹以澄神可亳汰而鬖髿風曳影以飄飄露凝光而滾滑或置酒以詩酬或抱琴而觸發接依依之柳色蘊冉冉之蘭香仰團圞之桂樹俯滌蕩之質嘗朕芳園之篠簜披精舍以清涼

對甕牖以懸珠印盆池而寫鏡夜方靜以情朋雨初收而趣揚向妙境以猗儺若脩持於客行

望子夏山賦

何剩碧以奇橫忽拔青而秀特固汾土之精靈載卜賢之文德靈蘊妙於一身德流光於八極地緣美以著聲山荷名之有色且不騫而不崩亦自南以自北霞蔚若於辭華雲斐然於翰墨緬列升之在昔更弘道以開先啟葩經之端序發商論之新篇茲遺芳於往哲上應象於星躔惟峯攢之岫複如璧合以珠連直太形之聳脊遥參首以摩霄頂稜層於杳靄麓延袤于青阡俯河汾之勝槩接虎嶺之風煙憶當年之疑聖欣後世之希賢是以生畏於中大觀在上磅礴千尋岹嶢萬狀石延曜以弔晶鷹印空而呈相余下流之末學徒上向以追攀雖違心於介石不遊目於群山小因登之須孔高且仰以稱顏宜步趨之是式何悁愁以居閒睇景物之多端即言游之莫贊隱堂迴以難尋石牒久而將斷想神理

之苞結感生氣之飛揚似廉貞而炎上永作鎮於朔方敞高明之象貌煥萬古之文章既樂志於仁人曾稱儒於君子升東魯之華堂嵩西河之大里或雲臥以栖遲或景行而至止嘉董頌之銳如詠周詩之節比既騰聲於宙合聞遺像於巖岌徒懷思於桂栢何焚奠於椒茅眺重重之翠色惟佇立於山城

詠珊瑚樹賦

結鐵網以纏綿錯金鉤而甑餾入龍藏以交牙出鱗淵

而閟龜現異采以絛森驚秀華而磊落蘊海氣以滄涼暈陽光而錦錯誦列子之珠玕詠周人之芍藥於是勝秦城之瑩璧比魯國之璠璵更璁瓏於琥珀亦煒燁於硨磲鄙天琛而特寶笑月蚌以胎珠自崢嶸而倘貴不琱琢於工夫爾乃抱骨貞堅凝神固密圓若磨礱淨如洗滌因希求之既出隨翫賞以何藏合火齊而吐焰離煙海以呈芳勢多端而璀璨品衆妙以琳瑯枝渥丹而挺勁幹染赤以撐長若夫霞斐亶以含丹日曈曨而射

赤不澹蕩於沉浮乍沖融於潮汐內韞藉於瓔英外交敷於琇質及其辰州硃碎勾漏砂輕末如斯美赤水之精真天然而去飾更卓爾以通靈撫朱絃而羨曲握彤管以稱銘並龕燈而作供相照耀於千齡

賦心巧徵物若天工

朱太史先生著

硯廬詩

本衙藏板

序

詩猶偉也何所不寓以文心出之則託為酒社騷壇以道心出之則託為羽降曇舍故詩觸境而生亦隨興而致必有妙悟斯

得之自然嚴儀卿云詩有別趣非關書理然匪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如空中音如相中色此殆謂我滄起年翁之詩矣往與滄翁在中秘蓮燭吟蕉花磚

判草無別幾二十年氣誼蓋一貫也自鶴唳鳥竄琴書狼籍更無問魚雁之浮沉矣甲午適暑西子湖得汾李陳公鄰致滄翁硯廬草竊想望其解脫圜及欅

山滙清諸名勝飄然神往無似余傲兩峰為三徑終不克一遂五湖之心也乙未白秋陳生聽予汾履南旋過邗關見訪出滄翁近草見賜益服其有鬱桑風

味悠然南山啣杯樂聖任情而
度無非道氣禪機蓋孝廉竺講
知其所得深矣聞滄翁晚年嗜
學眼光所注手腕不停貽余五
經纂註具大智力脫盡餖飣𢭏

剎氣且究心內典欲蒐討法藏
自成一書實補史遷所未逮林
泉月露征邁不虛宜其詩之靜
悟微參夾歸自然也文章有神
交有道爲咏少陵之句益深余

雲樹之思矣
南洲年弟李明曆頓首
書於邦關小築

硯廬詩序

太嶽霍山之名嶽黔巍敞宮之河帶汾脽后土
之塭祠何其琳華羽耕之錦浪而淸汪靈婷之
嘉稱又紫庭麟幽之半榮瀠起既龍飛于孤標
之藏匡矣觿吉耀神淵之軒舉獨砥柱之亘古
中流何膨脝之盤虹玉牆也西界洪鈞介子嫕
林風雨龍師涌呼陰陽之灰炭豐隆開司命之
闇欲花蕭上日之晨鼓以天人力歷刼之昏曉

罘垂山之羊犢[illegible]之疑與人論朝暾熹
光之玉漿丹梯翠蜃方欲過晉源之見水僊之
髣髴嬪配亦自波淩屏佩縹緲輕鬟之攬鏡縣
鬟之碧開障其汾脽之鴻濛也如淮上早穠百
尺清潭貯夜氣千林玉露泣紅芳之章靈妃機
上巳停梭之何鷺腳䳄嘴濕黛煙涵若桃竹一
鏗琅璆以緬邈如介山早燧山寒初謝客雨濕
尚騖汲遊馬跑泉夾岸鳴泉淸落遙幾行高榭

暗藏鴉錦喉蘭齒使騎月而層城之氣霜飛珮
越手飄放雲央也滙清樓天近雲如帶林遷樹
似薺竹颸行竹颸蕭瑟穠風起手挽吳鈎于曲
水如琪圖寶砌丹楹豔發既杀葉烟空若錦袍
而輕盈塗繪列僊拔歌汗青萬古徒廓落平定
署中故園恐負柳條青雨公燕市戍瓶烟薑鶯
冬夜如牛渚洗天門以霏結也色峰斯岑巇以
屐痕矣又如蓋淵六氣蝹駕雲停林宗荒榛曉

月顏如覬介嶺孤雲跡街香睛昊遊冶而刪詩
定蠟金石橫出何年兼旗維陽宅事業千秋扣
太鏡又充夫拱手旁觀莫測靈根太上專嚴而
萬命直下天端驟圖風蹄靈淥雅地妖譚愛海
蕭颯以暑隍連娟矣影短參差枝清滴瀝之筆
玫瑰如璵璐如香風萬何觀羣材之所林也予
夏起予言詩之一杯排素汾而媧皇之手補天
神足四極柱撐皐陶庭堅之九德三謨帝堯氏

之鹿爽翁設一尺牆前而欽若其文思眞冢帝
乎神照以輓說也禮叢析晉公埶趙豐公之里
司馬溫公鄆籌令自稱迂夫而王文中子遁化
里青氣之捕丘登雲中中說元經諸孫襲令人
祜薛文清乎鄉先輩登龍門尋斧鑿于河宗之
禹鼎蘆花竹箭數帆乎牟陽衣帶問湯之冰更
之水營堯舜爲白其始平陽瀟汲安邑其不可
兇者也游起白子佩青柳紗帳紅霞連步千年

輕鉢人鳥之際意藥相波天笑開萬界之濃春
丹丘之文千年哉天才詞鋒之神瓊揚睇出青
天之外其望大皇之楚琴森可先寄鏡九華之
綵雲何人應手心花聚立綻青蓮五臟謂詩看
掌際連花瓣上晶青青妙媚襟之何承辭人天
籠學于學海之定評舜氏原沒與走齊采微之
山靈竟其淚涂起書學孔子特中萬古一人于
三皇五帝三王之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

八卦之爻著伏羲畫卦自陰陽而下堯舜世以
其欽昊帝公天下而大道行謂之大同文王之
百斯男之謂天以綱本支之百世周公制禮天
行健爲太宰地勢坤爲大司徒游雷震爲大宗
伯明兩作離爲大司馬麗澤兌爲大司寇水游
至爲大司空其周易以周官之數耶孔氏尊之
以合德天地合明日月合序四時合吉凶鬼神
鬼神者天之百神也大易孔子之先天春秋孔

子之後天人五帝之各一其時孔子帝之兼四
時者也集五帝之大成以配上帝克已復禮以
行夏殷服冕韶舞之顏氏含信義大聖神六
等與清任和之孟氏三十六宮之邵氏太極本
無極之周氏夫滄起匪泗上雅琴舞雩春服之
語非六經師座之滄浪與既雅志八紘而持論
以極爲理則必不謂之無理而太理以極爲象
則必不可謂之無象而太象無極而太極之說

恐類是謂極而無極其神病倘淺太極本無極其語病庚淺無極之黃所無真之真無極之極無真之真無響無真箋以判而考亭氏之代詰以無象恐懷淺之旨不知是二程張朱之謂無不滅之神謂[illegible]祀之鬼神謂統百神之上帝並爲無上帝無鬼神無長往之精神之說卻子之謂先天周易之術讖論變化爲至論甚乎昧乎未之盡而良不禁也說卦以和順于道德而

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但聖人之窮理以知本而卻氏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莫不有性莫不有命謂之理窮之而後可知也謂之性盡之而後可知也謂之命至之而後可知也格物用卻詰論起西河汾津之春心八極則孰非快斧揮雲之論無垠千春之獲麟絕筆而北極於希聖

西極文翔鳳

安得桑梓長宵乎嗟君北極黃金廬此予爲諸生時參師賜予何也方予爲諸生甚長游其困間以銘纂窮鄉儒凡爲之辭而紳務未有知者予有詩云微名隱現同螢火苦味經營似蓼蟲蓋自況也癸亥友人齊太史邀予入燕未三月太史殁予方徙倚懷歸適師同年黃石齋先生讀予賦叢語人曰良玉不剖何忍不泣血相明師亟求覽之駭然曰燕廬淡義許乃能澹若人

乎遂拂席延予出中秘書同讀之予每奏一藝師輒爲目曰文人曰才子自是師之同館暨同年無不以一覩予爲快者越歲南還師送予曰予之困南闈久矣丁卯之戰吾當資子游北雍北方之人望子如望明星焉子無戀故也及期果爲予致名北雍凡鼓篋之資予皆罔知也方是時師與予猶作爾汝交予蓋踞浩歌師欲容端席皆不相關未幾師忽以少司成攝北雍諏

較予予乃王翁子禮頌師猶以故情處之不以
禮相格薦師自爲予延譽衛文至有先求識面
者予不肯及出闈予文已遍長安乃其年委鬼
用事予被擯師相抱大慟曰子終不捷吾當蔽
髮入深山耳戊辰春師分闈得士二十餘人皆
流涕告之曰張子未第此吾平生未了事亦世
間有意義人同未了事諸君識之庚午予入南
闈主文姜公曰吾必得張子師同年今大中丞

蔡公西昆因與姜公射一卷偶得予而司戴經
者有他意竟勒帛發穢始得予名闈八大快然
同予座師八翁蔣公至公既聞久替予而師
所取士今太史蔣翁王公亦以經同蔣公曰不
得張子吾無以見吾師矣遂以射數卷竟得予
甲戌太史曹公亦射予卷偶射焉得焉丁丑予
始捷上第黃石齋先生語予曰貴房師夏羅兩
君在闈日期期欲得君果然文章有神哉嗟乎

今天下之得上第者其數亦多于麻竹而獨予
之得第則數予皆賴今天下能得上第之人其
主司皆以了不相識而得之者其數亦多于麻
竹而獨爲予之主司則贖盟懸牓撫席裂紙以
祈得予而屢失之或得之獨令其苦于射覆其
故何也豈予之才之命果不足以致一第耶豈
予主司之命定當爲予而勞且苦耶此無他天
固以此而顯我師忝林臂手之神力耳何也嘗

予之謂諸生予亦久而安之而師若爲其處天
地中第一桂目擬席之一事如負求釋如行路
之乘危險所感鬼神畏之故予不屢躓不足
以見臂手之艱難不屢躓而終得亦不足以見
臂手之靈快卒令師之同館同年皆化而爲師
之臂手師之門下士亦化而爲師之臂手予之
賞契滿天下則師之臂手亦滿天下予安得而
不通籍金閨哉往者喻息之旹鮑子之舌晏子

之脫驂舞黃裳之微服王起之脫衫皆師之贊
手擴于吉背倘自今以後或有篤異武陵之手長贊
杜牧掌武之於盧肇者亦仰是師之贊手長贊
天地以爲文士之標持不脫也予登筠師贊詩
有云得志應添新意氣逆人莫說舊淸狂蓋殘
予之狂有閒也予爲詩有云燕林標乎懶翔戀
栅希從贊悦昔人則憾師之贊要好異所爲覽
幾於不知者耳今年秋師繇予稱一編命爲序

夫師之詩性情乎冰霜而發儀乎煙霞而渺哉
及槃桑下亦不失輞川乎不必敘敘其有生成
乎乎者如此

金壇張明弼

夫其氣質流峙抱承萬物然生之靈氣不可窮詰
類於我儕一屬有偏向適以意緒爲情雖不合
非靜恭玄冶出有入無能乎哉吾師瀹超氏杜
遠婁越不遊龍門兩歸承吾受乎靜依其時地

靈人傑諸燧取之奚囊不及括宜樹獻奇因之
捈志于娜嬛移情于宛委而與賞響給我法耶
天機耶迎聠涇渭劃景丹鉛其有行乎不得不
行止乎不得不止者耶視彼月鍊季煅鉥目鏤
心者何如哉逮夫勘遊五嶽桁息菀裘勺水拳
山苞蘊萬彙有時環遶句贈對之嗒然有時衆
籟閒無聲光迸出頽景再旦友聲幽求秖此志
此情庶幾室維摩而天袈卒左瞿曇而右浮丘

儒儒乎驅風霆駕日月矣迦陵頻伽悠倡梵唄簫凰
笙鶴迭和雲璈吾師即空法杜機而神行官止
日嬗化風雅之林筆腕滋生充乎扶輿氣質矣
靜恭玄冶于是乎益驗今自裒若干卷皆志至
情至之語讀者當有所遇雖然觧脫樓山二園
卽不語詩譜也正不必展卷而卒業也亦惟靜
恭玄冶者有以遇之　愚小子奚足與于斯

西蜀胡世安

予友金沙張子公亮數向予稱縉紳先生折節愛慕其文者予輒笑高材生抵掌自譽故態耳然口盡朱滄起先生如古韓歐能成其門下士之聲名于天下則願執鞭以從而靡繇睹其面以爲鬱鬱也會先生抱牘至京過吏部予悉匿堂後實以致遜謝前輩之敬且將出而語所聞于張子者求先生不我遐棄知先生久爲吾師乎先生戊辰闈中以尚書禮拔黃闓王宜蘇師

予固王師所得士以故益愧尋先生稍晚矣然先生匪但不我遐也而暱愛如愛業者進而翼之教之又以予好治古文辭輒就論詩出其素所著萬言俾予讀而序之此貴暱愛予也予嘗論之漢人尚經學耑守師說久而不變弟子轉相教授以至于爲大官於是有田何施孟之易伏生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鄭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可謂彬彬矣若

爵不忘所自毋如予愧則進于道哉

東吳陳名夏

闢幽芳之氣而知林莽之洞天覩鴻漸之儀而識玄霄之雲路睛霞扶岫漚沫截流暮靄朝嵐清霜曉月文人標其逸韻達士觸乎天懷惟有深量大人隨分自在斯殆不可及矣統自受館業於胡菊潭先生便私淑我滄起先生矣乙酉之春先生突如其來乙酉之秋先生脫如其去

其來也以應辟其去也以將毋出處之際亦何介然先生其在不夷不惠之間也歟先生自此遠矣楓林晚炤驢背畫橋羽衣褊褼劃然長嘯先生之歌咏自應富於今日而先生飄遬之致水窮雲起別有會心其所爲文不圖籙於丹霄則付囑於貝葉豈但如昔人所云詩卷常留天地間耶先生天懷孤峻不介喜爲文人其所寄之詩文者恰如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未曾

原缺第十二葉

道着一字成等正覺乃得號爲牟尼文佛則先
生今日之究竟孤管豈僅爲先生天懷之既溢
乎先生蓋不復可限量者矣古德云不識大人
之體當觀大人之用不識大人之用當觀大人
之機即今出處分明人謂先生天懷之有觸也
統盎讀先生之文竟考先生之行而識先生之
大機大用隨分自在無往而不得稱趙洞天豈
區區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也先生盍自

硯廬詩序　十四

此遠矣

武陵胡統虞

汾陽朱先生居汾之濱介子之鄉綿山之山巔
志樂道彈琴詠詩處夜與鄰理友者有年矣及
乎明清之際委蛇避朧高僞其事翛然不浮以
順治二年敦聘上都官拜禁近不入閱月上章
固辭還山養母有
許焉㝢子李雯屬有他故未得隨先生而西謫
拜手作序以附于硯廬艸之後其辭曰先生之
人山高水清颯乎任道叩之則情先生之文淵
味以親不爲世諛乃玉乃金先生之詩雲英紫
芝江籬茵桂山澤之肥雖然是斐然者乃先生
之緒餘也先生之心固已遊廣莫之野棲離垢
之圃澹乎其自得超追遥乎其無垠矣或曰先
生志節若陶隱居議論若文中子二賢之間其
將有所位置哉雯應之曰不然先生有同于二

硯廬詩序　十五

賢者一不同于二賢者二神武之掛冠弘景有
焉先生有焉而引讖進丹徵鬼疑神先生有所
不爲也西河之教授仲淹有焉先生有焉而飾
智矜愚擬經獻策先生有所不出也先生逹道
而保眞遁性而遺世異日者使雯畢入子之事
登介立拜下風當此之時聞聲如簫鸞望景如
雲霧者其唯先生乎其惟先生乎

吳中李雯

硯廬詩目

擬古
聖人出
有所思
短歌行
關山月
劉生
自君之出矣四首

四言詩
予素有登三山挾五雲之志一夕夢中得句云弄空天之青影戲滄洲之碧波覺而異之足以四言以志于懷
五言古
龝月署中讀書
嗟貧兒和舜隣韻
惙惙歌
宿樓山園
夏日山亭即事
張文岳莊居不歸戲代其內子作詩招之
兩世壽母詩爲同年蔣八公作
甲申賊陷京師愴然有感詩以紀之
乙酉都門送王又日山人
七言古
余山高歌寄壽陳眉公師

送王存弓年丈外謫
七年行爲楊孟堅作
氷輪雪浪歌爲王瞻斗年丈題海市圖
登高賞菊
祝將軍破賊歌
聞李茂田年丈讀列儒傳作步儒歌贈之
喜讀韓雨公燕市和歌用原韻
竹園行汾上贈別舜隣

梱木篇
夜集觀盆梅
秋月夜懷魏元白
惜鶴
讀張子乾詩喜而放歌
梁樂甫爲余寫梅花屏乙夜張燈瀟堂氷雪
塵襟頓滌泠然欲僊故樂而歌之
闕西夫子歌爲李實庭先生入鄉賢作

碣石篇壽何明府
玉壺行贈何非鳴兵備瀛州
雪山行贈別盧君素監司
夏日靳溯老招飲濟園
贈介山李高士伯仲
雨中尹舜隣約飯望同張文嶽朱冉石移酌
小齋秃筆答之
送張金吾歸養

喜讀女郎吳岩子詩　即以代叙
贊傅寄庵年丈像
爲主第侯君題竹齋
署中和公亮碧桃詠
武夷歌贈張日葵年　丈披閱
偶作
題陸貞姑冊葉
壽張明府履素母夫人

杜母節壽
壽郭太公
壽彭封翁
壽寧鄉王年伯母
壽朱年伯母
題三山九僊圖祝尹　少司馬五袠
卜山僊人歌題王母　壽樂圖
鮮虢園小山落成志　喜放歌

永寧守張恢生奇士也隱于吏惠余洞石二
秀異莫狀輒賦以謝
甲申賊入汾肆虐王爾掄先生舍身救衆汾
人德之抆淚命篇
余耻拜偽部夜走交口南莊止閻茂才家事
平作歌謝之
避難蘊溪寺中讀五大部有省
乙酉春北上晤張日葵年丈縱談漏盡奕旦

復赴召快讀新詩舉白自浮酡顏而別途
次作歌遺之
都門送孫大司馬龍拂年丈招撫江右
聽王山人鼓如意琴次胡學士韵
喬木嘆和菊潭作
題程仲玉歲朝圖
周建堂贊　別高中甫宗伯
通儒愁爲苗晉侯年丈作

五言律
園居十首
咏懷
山居避暑二首
冬夜
峪園留飲王存予年丈二首
山中聽雨
病起

積雨懷友
中陽道中荅李印□年丈
滴谿道中作
山莊即事
介山發
雷園贈蔬蚊
中秋夜雨
宿虹霽寺

喜雨和舜老作

贈李高士伯仲

寄題萬郡丞滙青樓二首

送督學揚澂石之任二首

庭前雙鶴

珈嫘閣秋望

乙酉都門贈李見田

秋日送郭胎儒還山

聞介山新庵成落之以詩

七言律

寄懷文湛持年丈

寄懷陳明卿年丈

寄懷何非鳴

寄懷張公亮

九月寫懷

清明謁昭陵詩

長至從祀南郊即事二首步倪瓔圃年丈韻

爲主第侯君題竹齋

淮上蚤秋

題畫

寄賀張公亮南宮高捷二首

和魏元白寄懷作用原韻

夏日偕王存宇董肖初張蓀先諸丈遊淨土寺訪普大師分韻得寺字青字

送李介止司李之任金陵

讀李介止新詩志喜

何非鳴訃畢訪予汾水之陽志喜作

靈巖寺水陸樓成詩以落之

答南大司成中幹年丈次韻

秋日宿靈巖寺贈普大師二首

韓雨公年丈同西洋金先生訪予山中

余藏一古器不知名持問雨公雨公曰此象

西也凡物稱東西始於此遂贈之
公亮南還取道河間作詩要之
謁郭林宗祠
送王益予催江南織造
孫[山垂]足年丈冊封永濤
過固關作
集劉念屯山庄
練太僕任鴻擢泰餉道汾贈別

春日孟公巖過訪
上巳遊馬跑泉士入傳令君將至士女罕遊者
贈別唐郡伯
晚過紅寺村四柳泉作
集飲李涵春園亭
夏日飲張文嶽四明閣
五日集飲步舜隣韻

寄懷楚撫魏元白
贈別潘海虞監司被逮
元日平定署中作
九日後二日集飲畏天齋次韻二首
援雲亭次存予年丈韻二首
壽左仲遴年丈六袠
壽王存予年丈
壽存予王年丈伯母

壽黃侍宁年丈兩尊人
壽魏元白時登啟事
壽郭太公雙壽
和舜隣自壽次韻回文體
甲申夏賊詔強遏匿靈石山中逓遣僞令詩二首
避難中寓山憶存予年丈
乙酉都門讀苗胥侯年丈可園宜亭二記寫

景如生欣然欲往先報以詩
北關中秋聚奎堂偶得星共事諸公
宿百史陳少宰所讀新詩竟喜贈
都門贈郭徽六
般若庵聽講公案
圖歸呈陳生洲李雍來兩年丈
別李舒章中翰

五言絕

元日口占二首寄公亮
獨立
題滙清樓四首
題美人畫
乙酉都門贈湯道未先生二首
秋夜獨坐
報政府括蒼先生
別陳生洲年丈

七言絕

對雪二首
七夕二首
遊鶴鳴古洞四首
嘲僧口號
口占東同社應試諸子
同孟巖公謁賀虜將軍祠
題滙清樓二首

中秋思親
遊猗園作
宿靈巖寺
吊劉烈婦詩四首
輓亡弟二首
輓介山董年伯二首
輓上黨張年伯四首
甲申送界虛普門兩大師五臺飯僧

乙酉都門寫懷遥呈張月葵年丈二首
寄懷董肯初年丈二首
劉蓼生年丈所着演新劇
答同社問意
秋日口占
題張爾唯中翰所惠還山圖

詩餘

卜算子二首

記

鮮脫園記
樓山園記

門人任耆寅王嘉祚於乾隆十三年於朱宅借板刻得此部，隶呈於蔭柳書堂李言二字之好學不厭而以洛起先生詩集稱我倦眸也因屬墨記之

硯廬詩

汾陽朱之[illegible]
溧陽陳名夏百史甫
華亭李　雯舒章甫閱

擬古

聖人出

聖人出扶日中乎乎一燒丹丘紅珠囊紀慶玉燭融八荒率俾小臣獻忠刑政静禮樂崇騎和

歲稔一雨一風相彼天山上永樹烏號兮

有所思

劍利不斷水鏡明難照心而我忽以別如影入層陰新書袖猶結往貌夢還尋不見分飛鳥哀鳴思故林何言生反覆低首一沉唫

短歌行

三壺可步五嶽易周我獨何爲一室夷猶　一解
有客在門傾蓋許與畏彼佞人捻喉作語　二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愁來無上絜天之高劍鳴鞘中差足以豪 三解
昂昂龍駒爰化於菟山川莫嗔聲揚氣吐 四解
麻姑量海終涸鯨鯢我今不樂負酒在罇 五解
仙人遨遊瑤龍五色欲往從之身無羽翼 六解

關山月

關山月千里寒光照[illegible]春去秋來登不還也
學胡雛夜吹葬犀[illegible]玉劍拂霜花朔風刮地捲
龍沙瀚海層冰切馬骨若箇征夫不憶家憶家

萬里何繇迢空閨愁妾心如割盤龍關鏡塒生
塵樓頭欲把蟾光擺閨道官家復點兵徙兒虎
竹虫長纓從軍恨不將身為代登蹄兮識登面

劉生

出門意氣生新秋腰間奕奕雙吳鈎相逢下馬
一杯酒平盡不平心始休

俠字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病骨不勝羅思君如機織來往不
停梭

又

自君之出矣一息十回憐思君如剖水任剖還
復連

又

自君之出矣愁緒日營營思君如菢草摘心心
又生

又

自君之出矣淚滴不曾乾思君如蜀嶂一上一
層難

四言詩

予素有登三山挾五雲之志一夕夢中得句
云美空天之青影戲滄洲之碧波覺而異之
足以四言以志予懷

空天青影滄洲碧波分虛築含擘水成窩控魚
出謝馭鳳留歌奇珍似苑璽草如莎安期往返

毛女徑過追尋煙靄誅討松蘿淩空絕漠飈神
駐和嬌首塵世茫茫若何

五言古

秋月署中讀書

自我遊承明結交惟綈緗況茲秋夜長兼之凉
月白千門寂不譁萬象坐相逼悠悠賢聖心朗
朗映几席坐翻應奉篇旁及陶潛删當其會意
時鈴索自相擊千秋了未遙起伏乍如昔而我

精神中原無旦與夕乃知此事淚非徒代博奕
殘燈亂月光起步影在壁却笑八磚人日華亦
虛擲

嗟貪兒和舜隣韻

昔聞相柳氏九首食九山神禹赫斯怒抵礫澤
谿而貪人雖以滅貪種不可刪土桀腥血氣變
化百千般相仍如履跡世世饒貪頑等蟲不知
畏況蠅復耐寒塗豕遜若穢猛虎怯若姦姿態

自來往安知大道開堅腹思厭日天翁不得閑
貨積作山岳出施抵娛懌戟手爭毫屑不數夷
與蠻浴鐵十重甲未厚貪兒顏利淵屯殺氣濡
首詎思還親串愛莫助長嘆淚涕潸願逢夏始
帝一掃清人寰

惙惙歌

惙惙復惙惙吞聲心欲絕不惜桂為薪所惜蒿
成悅操舟灑湏逢揉山滯鴻雪長林一寸地百

綴千羅結炎乃習所歸鴻不因人蟄物以柔獨
存假也不為吾志士有本懷紛紜聊一吷幾欲
舉似君戶門窄難說

宿樓山園

結茨依山巔四望無壁落偃蹇一以憩千峯熖
几席有時天將雨堦前雲霧作南谷何蒼茫眺
矚蕩心魄樹下嚼紅香較量果纍碩野老時過
存山僧亦屢度烹葬汲澗水露頂話叢薄日暮

意蕭森圑團月窺箔固知人境外頤光還冲漠
抽簪幸及蚤不負青山約緬懷襄陽賢永採鹿
門藥

夏日山亭即事

同趣未可希獨來看山色中峯卓一茆蘿木輝
其側石磴足危緣騷屑鳴蟬翼小立斯須間喟
然生太息墻外塚纍纍何爲鬱留臆金罇竹葉
清玉柱松風拭茲意與誰傳長嘯北山北

張文岳莊居不歸戲代其內子作詩招之

問君胡爲爾離羣而索居山無眉色黛水乏鏡
容藂終朝無一事捧腹荒遶廬風雨南山悳不
肯暫囘車誰意青瑣客拋影度居諸九夏已忽
忽三秋復徐徐不念空閨裏三五二八初褰帷
月猶入含情君不如王孫如可招待君以硨磲

又

少小奉巾櫛綏盬照葢居感君新得意滌水扸

香藂相憐歡未極君言歸草廬下堂牽衣問佯
答不停車未聞龎門隱家室遽忽諸晨風飛去
疾庭月下來徐妾心正斷絕況復鶩秋初靈辰
窺牛女自慚妾不如何日承君顧酌君滿硨磲

兩世壽母詩爲同年蔣八公作

吾愛紫帽山仙靈匿光影幻出老麻姑產芝乃
聯穎苦月鬱氣寒孤星伴婺冷胥節自相堅頹
志以俱永[illegible]堂善氏踰者猶足省儀鬟兩垂

華暈心並對靜翟衣特交鮮板輿或共舁鳳紉
有參差鴻軿無編領寄語海天人此是七臺境

甲申賊陷京師愴然有感詩以紀之

天王未失道逸鹿已難收中州旣淪沒秦晉隨
虔劉黑風捲雲谷滹沱水斷流遙途爭投款往
往見兜鍪長驅犯京闕公卿不知憂經筵方進
講平臺正獻籌城開賊擁入臣散君獨留天王
發長嘆百官誤朕修山崩海竭月恥作亡國

手夘兩宮三王蓬跣後山頭官娥半生死同經后
是周義璫推王子魂作橋山秋亦有忠烈士從
龍地下遊朝臣殉總盡難贖社稷羞何時見義
旅滅此不共仇北望吞聲哭終須死一丘

乙酉都門送王又日山人

失性不知歸猶如離鄉邑况作抱官囚終朝滞
鈴閣快哉君舉子脫口雲煙杳此道絕榮名靈
運固心雜壯顏速奔馬轉盼憐衰颯身心若不

離神氣何繇合適攬化人袪步虛遊閶闔君去
我亦隨還山理故衲

七言古

佘山高歌寄壽陳眉公師

佘山高絕飛塵上有士衡之白鶴下有季鷹所
餐之紫蓴中則冉里先生彩舫道人澄懷靚物
游虛駐神恭餘鳥去酒罷山春花光欲煖碧巖
犦節枝作敲答空語彩句有時世上來青林不
見人行處平原有榮悴萑蒲多風波何如入佘山
盧長掛神農蘿佘山高高若何願爲山頭雲聽

君石上歌

送王存予年丈外謫

言路閉一千日言路開六十朝我 皇渴言如
渴聞君胡以言隨風颺猶憶千日內上有蔽天
鵬內作詔書外拜爵鳴皋之喙皆緘縢一從白
日上樽木玉鷄金鷄轂相觸何期尚有化鳩鷹
閃屍欲啄青鸞粟版曹先生一識服怒袖中彈文
當伏數大轂期期天聽藐鴟冠貝帶交回互

聖主爲君已殺鴆知君受謫夜何求小臣忠懇
君已識明年賜環歸嶺頭

七年行爲楊孟堅作

七年不見七年思緘愁忍淚非昔時好風何來
忽相見欲言未言各看面亘以久開笥傳素書云
是故人附起居海水遙空皓月白朋遊長嘯今
何如春雲漠漠貯新柳燕壁金色浮杯酒相逢
不用戶如河重君意氣執君手庭花昨夜喜君

來枝枝葉葉爲君開

冰輪雪浪歌爲瞻斗王年丈題海市圖

天月不下海海月不上天胡爲千里復萬里冰
輝雪色迥相連魚柾闖入青瑤闕穴鼻犯海海
水裂天吳馬銜共閃屍鷸光動影何時絕月亦
未嘗動海亦未嘗波爾眼有上下陰精自相和
爲君割分天與水常義夜泣三桑汜不如乘醉
飲海乾一片雪冰腹中寒

登高賞菊

九月寒空洗青碧臨風忽憶登山屐戲馬空傳
宋氏雄正冠欲倩謝家客杖策移尊向翠微黃
花光復相因依山情花意都入酒拚將一斛酹
斜暉酒闌載唫柴桑句一握三花歎感遇太行
瞪望鬱嶒峴滄海東流飛可度古今得失寒山
秋世事榮悴黃花愁我心不掛今古事與君長
醉龍山頭

祝將軍破賊歌 崇禎庚午歲流賊掠汾其鋒銳甚祝弁提兵大破之

西山鼽兒紅抹額蚍蜉突蹤洞石盤龍驕上
足妖姬逆氣橫吹污圓碧官軍十里不敢前有
時自殺踏成煙邑吏魂銷暗齰去郭門晝掩希
小全甫來將軍綠眼者箭簇離離搖白馬銅鼓
三點賊鋒摧黑雲夜墮火旗下岡頭但聞打手
哭自遣青鐵遺澗谷山童野老去復還不忘將

單人姓祝

聞李茂田年丈讀列仙傳作步仙歌贈之

神仙大道之閏餘亦是英雄之退着屈指從前不勝籌汗青萬古徒廓落金門玉鑰守為誰調神不假九光芝希夷鼾齁真成懶武丁少言未是癡李郎一身鍱子骨欲上朱陵驅日月書裏尋仙不見仙紫蓋我我空突兀我有丹訣可長生授爾同任青雲城只恐欲歸歸未得姬人恐爾難爲情

喜讀韓雨公燕市和歌用原韻

戌艇煙直驚冬夜明珠誰肯林邊打知君壯氣可推鋒挑燈作夷蠅頭寫命駕何期千里來相思自非悠悠者袖出新詩特地看藻采縱橫不相下中原才子半在茲爭樹降旗推大雅君文有骨兼有神不學時賢皮妖冶蕭行范篆復淋漓風流直透新羅野負此三長不足多披圖聚

米分取舍時舞青萍吹朧霜鱗欲星鍔秋水瀉數年豪氣何處傾幾向龍門問司馬三舟任放言購書百筆頻呼愁入社古不見君君作古名狂稱俠皆非也畢書十道求奇才和淚莫向荆山灑且暮倩君五色絲縋步明光臂堪把

竹囱行汾上贈别舜臙

竹囱蕭瑟秋風起手挽吳鈎千曲水男兒志氣等鷙虹不重錢刀重知己感君相知深訪余白彪岑皇岑折柳時見賞何如高唱鍾球鳴此道家家珍敝帚而我獨主葵丘盟東西雙九吠輕擲不覺兩淬玉露凋秋清熱血粼粼互傾吐胡爲忽作登樓賦綠林滿地苦難行觳觳只読高堂暮余也不能嘂登高送遠愁新秋美人西歸白雲收空餘詩草懸床頭白雲山床頭月汾水汾川贈離别壯氣盤旋青犢刀晚香珍重黃花節世人敢道不知心思君西上白彪岑吁嗟乎

君再訪余白彪冬余亦感君相知淚

樹木篇

樹木莫樹穀種菜莫種菖總然憩息可療饑猶恐身心滋惡黷高山托青松不悟青松化槲樕白石傍幽蘭一夜秋風成馬遂丈夫意氣今日無床頭短劍羞麀鹿太息無言指病日

夜集觀盆梅

小樓新傍梅花闕不獨先春又先月薄夜圍爐

酒一鐏幾樹妍粧畫雀發孤芳未許嫁東風低帷小立共從容偶然花墮酒杯中清香醉我非金鍾君不見何郎得句沈郎瘦北天春落江南後又不見西湖處士梅作妻一生嗜賞多新題雪窗凍柰憐殘萼移在床頭件幽獨夢裡應為蝴蝶身那能夜夜香中宿

秋月夜懷魏元白

清秋乍得月中有兩人心光君月為骨月上如君臨舉頭千里不隔指軋軋冰輪朕秋水靜裏周旋役萬靈紅粧高焰花神起秋懷不易開幸有月能來月來狂正發長嘯凌雲臺月手勸爾百杯酒醉落君前墮君手莫愁此月無所棲百尺瑯玕貯君牗

惜鶴

廣陵迢迢三千里籠鶴一雙歸汾水辭淮別海十經秋愁壯思南淚不已雄者壓折翅低垂無

何魂向玉山移孤雌哀鳴不就食剝盡庭前桂樹枝我適見之心酸苦客至氄氄亦不舞開籠放爾胡不飛悔殺當年誤剪羽

讀張子乾詩喜而放歌

光音天人下界時搴嶽便劈三峰垂靈飛萬古無停晷往往幻出人中奇張郎關西崛起者風流能使鷄林知文章何必分一石咄咄康樂呼小兒大咲出門恣遊冶太行之麓汾水湄鞘裏

青虵吼浹夜床頭紅燭泣新詩折骨爲筆隨爲
墨落紙霞虹爭陸離豪情俠氣滿區中前身張
華更阿誰憐余近抱維摩疾一室無餘頤獨支
門外喙剝傳詩草展卷光怪生綈帷心華意蕋
香搖曳十指化作珊瑚枝金翅下海愁龍子霹
靂迸散倒須彌黃勃大曆何用擬餘子瑣瑣空
爾爲酒酣瞠眼叫奇絕如意擊碎紫皮鴞今人
古人不相待我心却與青蓮期安得攜詩落鴈

峰搔首青天一問之

梁樂甫爲余寫梅花屏乙夜張燈滿堂氷
雪塵襟頓滌泠然欲仙故樂而歌之

上春天雪夜月晶光掩映何超越梅影參差香
未歇開素閣揭華燈氤氳一氣相因仍愛爾氷
寬玉魄兮骨稜層月橫韻冷雪亞致增每與幽
人爲伴侶何孤山之獨稱高人好寫此素豔兮
使我志遠而心澄遥遥夜夜清輝在欲作羅浮

夢未能

關西夫子歌爲李寶庭先生入鄉賢作

君家仙胄開李耳玄言五千付尹喜嘉嶺朝朝
屯氣紫一枝橫出銀川裏夫子敦悅垂斐叢孝
友人傳張仲行舌木青蓮十丈生滔滔江漢留
爲傾紫陽風已微新建談將絕夫子乘運來吾
道中天揭廣文之席冰雪清聞奇屨滿鍾球鳴
桃濃李豔蹊已成膝前閃爍龍搖睛龍搖睛騰

尺木灑商霖靖南服男兒封侯猶碌碌名標賢
廡方芬馥遐哉清風五雲孟今無人夫子獨

碣石篇壽何明府

碣石我登望島峙千疊洪濤拍天起群山奔趣
石東倚天橋一柱煙霄裏上有飛仙臨玉皇香
案史游戲下人間沛霖甦文水原田膴膴課桑
麻兒童竹馬路頻遮簫開秋水照晴花旗鼓靜
偃絕吠箛犢子眠雞媒舞鶴唳清松陰午茂陵

郅蝗新都伏虎使君吏隱真奇哉珠璣唾落矜
仙才踩高木羽去還來一年一度流霞杯催變
熠燿甘且旨玉琰穀雜絃歌里燕山雲氣搖新
蒙蚤入明光覲天子何必勾漏砂王喬屐

玉壺行贈何非鳴僃兵瀛州

玉壺貯冰誰與匹使君何郎擅清逸一行作宰
十經霜四壁孤吟常抱滕蹇驢應　名上燕臺
抗疏人稱水部才俄移紫塞長城立冬日春風

一茁來無端趣君鎮渤海土谷軍民顏盡改啼
號帀擁不放行直指温言亦難詰蓮花池畔計
抽身科跣拋衣臥草茵雪夜偷趨六十里鷄鳴
尚有追行人直至過關不相及望眼睜睜相對
泣百餐一豆馬骨高挾弓搖策瀛州入乃知天
下猶可爲民危見德甘如飴安得使君數十輩
綠林掃盡龍沙夷一代風流的千古丈夫鬚眉
應不腐買金鑄爾拜且舞

雪山行贈別盧居素監司

雪山屛顏插天際外有胡庭風飈颭雄關未許
一丸封節敲夜落空山碣秋色連天塞草肥翰
屛全藉使君威只今代地饒戎馬虎夫魚甲徒
歔欷羨君胷兵富百萬泰晉喁喁滿人願一歲
三遷席未溫陽春又走鼠谷啘憐予逢世心不
能羅雀之門眼青曾誰言百里與千里河潤海
潤還相仍邇來兜鍪變巾幗璽書十道徵儒策

意氣不數汾陽橋功名定勒燕然石汾水垂思
流不窮歌雪山兮聊送公宴將一掃攙搶落若
箇峯頭好掛弓

夏日靳冽老招飲漪園

高齋築在清泉左等閒不下蕨蕤鎖主人年常
負此中今日方來便招我我愛山青莫掩藏蹤
跡籬落短短墻狂歌對傾銀缸自琅玕抱月風
花香聞君又上長安道春入無人識恭惱山人

未辦買山錢願假此中毋番老

贈介山李高士伯仲

介廢之椒韓同里中有伯仲兩高士讀書生厭
公車文帖括生時聖賢從因此大笑擲青衿要
作真儒續經子叟麋終歲析無發掉頭不受監
河糧楮黎矯矯貧原子祖豆森森賢庚桑伯兮
仲兮互師友蝬心嗜古仍嗜酒眼中半是枝葉
入問道不言高拱手憐予積夢繞青松未能司

馬禮部雍何年築就雜陽宅事業千秋批大鏞

雨中尹舜隣約既望同張文岳朱鼎石移
酌小齋走筆答之

乍雨秋欲入况復雨秋初捲簾疏花氣悠然愛
吾廬南華秋水和者寡飲罷踈狂呼玉斧倦來
一枕黑甜多門外剝啄胡為者適剌乃知君相
存約我既望共青樽進朝姊雨不得往咫尺鴻
溝何足論感君意氣非偶然一日不見如經年

張郎愛簡兕圂用十斐山井九不還朱郎生平
亦好客可惜甕無沽酒錢君今能酒我能醉舉
頭不負月初圓

送張金吾歸養

張郎義俠莫與雙硗硗頭玉雙眉聳雄心撥天
擬山澤雖雷出地誰能降憶昔同盟晉陽社奇
葉翻空不相下今日彈冠共一時把袂金臺呼
百斝由來張郎忠憤貫白日請纓繫賊付霜鐔

所請未得心且焚將無當時輕擲文通筆高堂
有母愁那焉慈烏欲養心亦然濡毫再疏叫閶
闔哀鵑有淚啼春泉　天子曰俞嘉爾孝霧坐
空山變文豹赤羽紛飛需異才君第覽往終須
來祖君郊原酌君酒佇俟明光再攜手雎陽有
子恨必酹坐看鵑印懸君肘

喜讀女郎吳若子詩即以代敘

古來無代無名媛寫翠題紅矜牘卷南國近日

說吳姬等閑紙落雲煙滋振雖白袒謝芸策不
道節華矢松石閨閣意氣何崢嶸高言脫口凡
夫驚床頭獨照青萍色花間生憎美人名憂時
元坐鎖雙碧家近青山吊李白女子有志賊可
圖丈夫豈在鬚如戟新詩千里爲誰驕一吟一
讀風蕭蕭願君莫作綺談障寸心珍重成逍遙

讚傅寄菴年丈像

韻不必衹園而遊于物外意不必牝谷而立於

象先夫既栩焉其坐忘俄亦燕處而超然則而
視之似欲歌薰風而賡五絃雖箕裘之奕業乃
慧業文人自爾現掌上之青蓮肯龍門之稱子
房狀貌似婦人女子若嫌其不足爲帝者師孰
知師黃石而友赤松寧爲韓之遺老不爲漢之
頑仙是以古之聖人往往不可以膚相以世眼
觀則淵以性眼觀則圓今之爲寄翁寫照者雖
髣髴其八九至若僧繇之所不能描者且淵乎

其杜稚我但覺其餐五色之霞佩九畹之荃又
何必異日者凌煙閣上始歎其人類而天

爲王第侯君題竹齋

不種椅桐作琴瑟不種樗梨採甘實惟愛篔簹
數畝陰春淡晝靜連虛室長安花開逆風薰咽
草煩絲處處聞誰知蕭史樓邊月時有清簫到
此君

署中和公亮碧桃詠

何事貪春早春早不如遲劍燕天采夏始發翻
做江南早落枝豪士手腕有青帝花神故故相
追隨千言浮碧葉十指飛華滋誰識金臺春日
盡人花兩兩見紅兒

武夷歌贈張月葵年丈按閩

三十六峯九溪曲一步一回足五嶽仙人鶴背
故遲遲松風吹落雲滿徑上有女嬌鍊餘石爲
君安几撐坤軸玉花無言玉女思洞口榴花若

復枝寄我何須紅蕉蓋武夷新和白蟾詩

偶作

月上兮雲關变手兮高臺勝風兮綠水染袖兮
殘藥歇玉鳧兮傾金罍佳人寐兮空徘徊竹有
孫兮桐有子思緒長兮未可裁

題陸貞姑冊葉

乍浦之㵎橫山野發光爍爍同月瀉西池玉女
唱排空感姑奇節爲姑下憶昔芳齡碎菱花題

門誓殯學荀家栢落松枯海百沏真性萬刼方
童牙掌珠四照歸龍子歷四十霜等閒兩倩上
天門下天章千秋盛事傳青史

壽張明府饋素母夫人

天孫山前白雲清金母池頭花在明池波常載
壽山色花光不動晴雲平雲邊花畔月如掃刃
出麻姑能不老石芋芝稻等閒餐指取龍雛來
三島群雛冉冉日蜿蜒壯者鼓鬣摩金天靉然

矯首起雲閣下睨群兒如果蕊遨遊太清舞瓊
軒更將膏雨灑汾川旭朝金猊生紫煙高秋玉
露鳴清絃越阡度陌嬉有年千門萬戶俱欣妍
長嘯一聲山水煎青霄明月如我圓一翕清風
一七水遙貽阿母恆荒兩凌風欲渡白彪來麟
凝鶴懶呼不起小歲新維纈海紅發光橫掛扶
桑東遊子情腸華堂中側身東望眺無窮雞鳴
日觀青濛濛天花萬朵金芙蓉玉女遙散紫蘭

宮俯美白日排長虹此時阿母正玉立凌華法
嬰紛紛集手拈百八誦南無跪受刎玄開雲笈
西桃似斗寔堪分海棗如瓜渾玉文百花房裏
探珠醲九景山東鷹吉雲吉雲五露雜芬芳倒
傾鑿落清人腸列眞頹酡返墉方玄靈響徹扇
月傍天門石表空飄渺長松十圍青未了一從
受得扶廣書搖節咲指崑山小遊子持觴恨不
歸願化白雲焰親闈函山之鳥來告汝年年看

取玄霜搗

杜母節壽

龍門山邊河鼓鳴婺女壹星如月生西王欲下
月黃鵠羽光遙映洛波明憶得一鸞祇背鏡三
雛啼呼天不應短髮飄蕭卯月寒綜新縷謚秋
陰瞑四十年來桀樹限艱難有子集金臺願向
扶桑拾丹椹歸薦尊前雙玉杯

壽郭太公

吾聞洛陽里猶存九老堂今之郭公毋乃是漱
梨欲近鬚眉蒼人生皤然亦能幾況有齊眉同
覩齒畫顋精神入檜松閣中事業兕蘭梓為君
傾乾清洛波香山老翁來和歌

壽彭封翁

籛家老仙年七十素髮翛翛方瞳碧牙帙時拈
夾滁書玉碁未罷壺公席猶憶蚤年効驅馳木
稀闕前響水池春風過灑十萬戶清夢不離木

蘭陂歸來踏遍陝岩路買得九仙乘鯉處龍[illegible]
長存不老丹鳩節斜掛長生樹白鶴飛來作人
語君家老彭應是汝

壽寧鄉王年伯母

遊子握蘭羈明光阿母高秋浮霞觴欲持一觴
向阿母梁山白雲縈人觴仙人手執青鸞尾掃
出白雲如馬馳我身不及山頭雲雲光猶落清
觴裏雲未歸子未還願移白粉署置之呂梁山

山上白雲長不去千年留照壯堂間

壽朱年伯母

姑山雲外霜鶴飛紫微祓下玉霄園茶梅千枝
開未了娥光橫照青綾衣憶昔鏡鸞祇背面發
寒月冷恒相見玉田芝穟登壽常年在和丸能
未倦庭前環樹鬱琅玕天家開禁召彈冠子政
在漢今在晉首乘熛霧集金鑾金鑾高高凌霄
斗手把玉蘭遺阿母板輿時適逍遙闔翟裈常

桂靈飛綴朝暾丹泉粟夕然華藉香結霞娛瓊
閣貝絲舞琳房琳房瓊閣汾川裹青泥白石何
齒齒任紅不假霜林桃益算寧須隆慮李雲廻
子舍日徘徊滄島金池花正開蓮衮真氣浮煙
杪錦席丹光動碧隈碧隈煙杪千萬里鳳翮鴻
軿爭展止五靈石拊婉姬來八瑯璈鳴王娥起
斑龍九色紛相挐景琳今降華存家汾水白雲
恒自在千年常帶金莖花

題三山九仙圖祝尹少司馬五袠

有所思兮乃在海上之三山三山縹緲龍耕煙
群仙偃蹇遊其閒齊州一九不可道飈車萬里
彈指還臨泉一帶霞光紫云是尹翁梯壽几四
朝勳績動鼎鐘半百從新紀甲子靈囿拍手下
瑤池連翩羽禍何纖穠物外流霞香裊裊庭前
玉樹芳雕雕南榮摩白鹿左墄㬥青芝烏光玄
璚屨椴糈林華番爾厲歌晨啓歷亂吹參差青

童開寶笈玉女贈瓊枝三山去此不知幾萬里
等閒控魚馭鳳之客相追隨尹翁大笑下堂揖
四座無言棟雲濕徊水玉精斛作泥崩丘電柳
挼成粒崩丘徊水泛仙槎手指三山是我家坐
倚弱水剛林木酒釀滄州燭夜花仙人朱顏酡
更進金叵羅貪看琪葩發會覩青松幾九月金
風吹屋尾遮莫晴空秋雲寫蒼鶴逃煙懶不飛
青鳥銜風去還下翁亦不醉仙不回金樓嶢嵯

空尽臺君不見三山玉塵幾千斛每度十年爲
君祝

卜山仙人歌題王母壽樂圖

卜山真氣與天通參差合沓剗碧空瓌郎鄰落
分靈致獨有王母鍾豐隆我登層峯望無極幾
欲臨風生遠翼仙人聞語忽低雲停鸞咲我真
奇特問是琳宮之母蕊珠之兒前有彈璈之雙
禮後有擊筑之范姬齊言此來不虛集爲上王

母流霞巵王母好奇亦好古課子和丸夜當午
黃鵠歌成二十春白業脩時百八數有子好古
亦好奇龍門司馬許襟期文章白雪和者寡事
業青雲鍾鼎番曳綵風流盡絕倒阿母開言道
兒好甲子從頭紀正新何用東海如瓜棗

解脫園小山落成志喜放歌

余本青岑客爲愛青岑居羈勒二十載心違負
草盧今年幸築清溪落驅石爲山山似削拔地
突兀鷲神工峯連蹬迴遞行脚分空卓樹絕人
曾登頓方知身㝡高襟帶吹揚齊木末嘯歌響
落疑雲墩老藤蒙茸裊巖幽下映洞中渠水綠
森然萬象盈前矚物外周旋心已足山永不飛
去余亦恒能來情閒袼月上境絕既雲回散誕
青林塵滓掃鋤少松長較量好到此若無高世
心集友傾壺徒草草

永寧守張扳生奇士也隱于吏惠余洞石

二秀異莫狀甌賦以謝

西州刺史神仙客抹月披風嘯空碧生愛山中
偃蹇人遺我白馬洞中之惟石黑者如墨白如
玉螺旋蓋突明星矚幽窓靜對自通靈嵐姿煙
彩時相觸米顛渾不知坡公何緣迹開闢千萬
年此石仍未出刺史搜奇真快哉篝燈廿里刻
雲堆移栽梅塢精神滿岸幘高歌酒數杯不可
責但可拜硯盧夜夜生光惟洞門只尺杳難尋
白雲靈霽如車蓋

甲申賊入汾肆虐王爾掄先生舍身救衆
[illegible]人德之抆淚命篇

二月二日賊西來妖風刮地起黃埃衢路縱橫
塡甲馬王孫帝胄欲成灰家家骨肉不相保衣
冠半罹桁楊災呼天搶地正怕死忽遇三原王
夫子解縛周旋禮數隆期期不奉賊驅使冀南
一路罷誅求逆弁頻催但掉頭不見太原兩獻

虎一日屠宗一千五我公預泄姦機關汾宗一
一逃湊山僞王大怒將公逮八屬生靈齊下淚
嚴刑幾斃華州城三木三時對獄吏公前應是
金粟身再來救衆傷不喚愧哉我儕報未伸白
龜黃雀將笑人

余耻拜僞詔逭走交口南莊止閤茂才家
事平作歌謝之

身墮魔罥下東谷戴月西奔見日伏途遥足繭
喉嗽空畏人好似龜藏六堂門投止君見遮草
堂下榻話桑麻命兒輩案親調羹任俠不減魯
朱家數宵即以別 天兵摧北轍屈指未十旬
妖氛固以滅回首夙昔膽猶寒竄身叢薄步躄
姍念余本是流離客偃臥南莊魂夢安平生結
交亦非偶急難途逢掉臂走人情格五偏親殊
如君意氣世何有子胥淮陰兩丈夫等閒一飲
不輕餔況余浹旬滯君閣慰勞多方破寂寞銜
恩定作蓬萊雀

避難蘇溪寺中讀五大部有省

蘇溪高岡一蘭若古栢湊森半天出滿廚梵夾
放金光依俙誤入維摩室爇香開讀卷易終那
知身在網羅中簡曆已過廿七日翠然解脫如
虛空茫茫沙界生無數五陰區宇誰能度不信
衣中自有珠迷頭認影咲狂徒如來權語當機
發刹刹塵塵皆是法若執法相覓如來又似肯
人第二月秋雲方澹秋天高三際不出未爲豪
纔落尋思便遭咄環上原來無始末何時稽首
兩足尊彈指趨登不二門能所雙忘方見我莫
邀空華結空果

乙酉春非上晤張日葵年丈縱談漏盡爽
旦復赴召快讀新詩舉白自浮酡顏而
別途次作歌遺之

撥皮皆真君與我鳥飛魚沉無不可分袂十載

變枼田弦然玉筋尊煎爐去年同作蘆中人今
日逢如隔世身緒長髩短怱漏下挑盡檠膏語
尚頻膠膠角角鳴將將出門猶欲隨君去斯須
旭日上扶枝過君精廬酌君飲床頭詩草許人
評開卷光芒百丈生大宗伯王相國蔣丹貢擊
節點其睛余也觀場亦咋舌廻環卒業心爲折
近世人矜賀鬼才此道寥寥向誰說千金難易
懸國門胡爲什襲常笥存香山佳句那得秘傳

播鷄林仔細論登車悁脰猶佁儗東山謝傳今
難避指日徵書復遙責及蚤趣裝叱都騎九列
清暇遂君意銜盃唱和饒風致莫學元白三州
勞郵寄

都門送孫大司馬龍拂年丈挌撫江右

新朝恩遇古無比第一孫郎奮袂起掉頭不顧
妄語兒吐心吐氣酧知巳東南半壁未盡歸抗
疏自請宣天威不是敢名好多事耍削腐儒爾

[illegible]字棱草狀滾下豫章將爲臣賈報君王乍逝
赤水玄珠滿掇獻金鑾布忠款馬蹄未到恩巳
周童叟歡迎殺障謳一咲功成吹劍首醼酒江
于動星斗楓林紅葉秋陞離丈天意氣山河碑
臣盧洞桃無復枝徘徊仙跡空爾爲麟閣登[illegible]
五雲矗開國勲名方馥郁澄清整轡速歸來歸
來好把沙堤築

贈王山人鼓郊意彝次胡學士韻有小敘

癸戌王又日尋戚學道脇息碎穀入以
神仙月之偶游燕市創作心禁二十四
絃合箏瑟琵琶而爲一聲夜鼓之若衆
樂齊鳴滿堂皆響且不搯而作不彈而
扣種種得未曾有眞異人異具也薊遲
樂而賦之余走筆和焉

長安滾滾塵塞聰何繇拂軫送飛鴻庭光散盡
鬅膏揭仙子淡情付枯桐清和一片珊瑚骨調

方高山更迤邐依仰身入紫圍窺太霞步玄爭
迸發四座無言月滿堂新秋澈風雛聲素商入鴻
只尺神高寄抒寫虛空無限意今夕何夕逢仙
豪振奇不羨雲林瑕從君杖藜復聳高清谿白
不排牢騷

喬木嘆和菊潭作

滸湲御溝水鬱葱禁垣樹駢羅數百年威神垂
如故蟠株擢穎翱碧空煙霏迷望鳥音通樹靈

亦知國步改珍重鐵幹搖霜風豈料百六從今
數月宮破落吳剛斧丁丁伐挎無復存行道咨
嗟夜烏苦君不見武肅祓繡泰皇封禮禍千年
傳勝蹟又不見太極浮梁開陽柱大壯殿庭爛
今古胡為等秋莢析薪炮老抵流水應悲咽春
來何處栖乃知樹亦地之髮未許翦鬈仍發栽
禁城繚繞一時羌少年張緒風流歇

題程仲玉歲朝圖

尋春不見春却在枝頭上對此艷香容爲春生
惆悵折來靜賞蝸牛舍不獨宜朝亦宜夜總有
封家十八姨深閉不見何餘嫁

周建堂贊

先生妙年老儕自少逢人慣滑稽遇酒掀髯笑
偷然今見今再來游戲五雲常一嘯

別高中甫宗伯

玉芝簪筆润長夏與君同官復同舍狂言累

氣如蘭雙情磊落含光射一旦君趨卿月班直
廬空鎖狂儂關身移別院耐秋老幹衫忽卸歸
青山呼嗟龍津合尚難松顛月上望君顏

逋仙愁爲苗晋侯年丈作

逋仙愁九十斷送燕山秋愁冬冬又來做喪典
盡青蚨開胡爲不出亦不入終日門限坐還立
回首六宜亭白雲縈朝穩自憐不及可園鳥日
選陽枝剩短翮逋仙愁愁秃鬢上林無限樹逕

脊鳴啾啾遁仙愁愁淹留見我飄然乘風去翹
望幾欲穿雙眸撫案歌於忽强將大白浮不堪
霜夜月飛光欺衾裯遁仙遁仙愁且休明朝啓
事撫南州鳴笳伐鼓暫遨遊待我倩得希有之
左翼接爾同登九層萬里之崑丘

五言律

國居十首

境外都云適心中只自知料成泉石病倩得水
雲醫醉裂宛陵牯夢删廬樂詩敢名非我事遊
莫問青芝

又

無過閒中好山泉老此身三三新作徑六六暫
爲鄰開牖延飛燕排籬剪落葵倦來支頰坐遊
是薄天民

又

山深容我懶搔首且長謠狂魄因愁落詩魂着
醉招惕安新沼石箬下小畦畬底事還相追留
雲補斷橋

又

小立北山阿舒眉自躋夢機忘緣宦邁癖減爲
閒多楚屑天窦闊處金月漫歌幽思删不盡佇

彩又低徊

又

莫道無些事山林經濟殺鶴教松下嘯碁向竹
陰敲骨鍛將遺俠題書欲解嘲蘇門那可闕長
嘯出雲巢

又

戶外不關心情同澗水深但能開口笑爾爾事閑
門吟哀不惟堪米妻孫可是林夜來添箇事一

曲鶴猿琴

又

無限森森意猶環寂寂居山將雲作冠梅以月
而梳談人槐安國隨遷桑苧廬連朝殲半瀨華
負滿床書

又

鎮日鷗爲侶灘頭點瘦容未能除害馬終是媿
猶龍茗氣清彩猿泉聲發蕙松客來何所供白

墮與青莪

又

剝啄幸絕耳于于抱影栖倚花登小閣扶月過
前谿典覓安心論方搜平胃題幽情何所似新
水漲橫隄

又

睡起理遊屐松風林外呼恣情臻不骨隨意掇
山肴鄉號惟愚醉谷名祗記愚客過頻阻面多

應是笑奴

咏懷

物我俱如幻胡爲現異行盟將鷗鳥狎席任舍
人爭假聚緣終盡真空境不生醉鄉休稅駕無
覓亦危城

山居避暑二首

銷夏北山椒開軒俯碧篸花蘚櫳露穩石齒觸
泉驕傍嶺烟凝靜臨風樹欲潮剔溝新有約熱

客可無覿。

又

簾外卽青松高眠腸懶悰習供江禽飽林任樹
雞猿竹翠依窗滴山嵐帶島封往來交系侶此
日已輸儂。

冬夜

獨坐愁來共强將圖史寬煙隨香篆靜風送竹
聲寒事業掘柯問功名蝸角看所憐浣花老不

及見貞觀

略園留飲王存予年丈二首

草堂一席地徙倚不勝情樹色交空綠泉聲入
夢清客來剛酒熟花發正雲陰朝暮天機換無
爲負此行。

又

素心君共我白眼入林青不下松間榻安知物
外醒風濤便月魄洞淚破花冥劇論忘終夕非

爲戀綠醽。

山中聽雨

晨雨急空際千林共一聲人將鳥須寂氣與簷
俱清曲砌低殘葉長廊碎落英攜壺神忽遠疑
挾亂雲行。

又

熟客若難却震雨若爲嘲草逕隨時沒柴扉何
處敲生烟屯遠樹滑殼下危巢無限幽森意廻

環畫六爻

病起

草齋初習步徙倚傍池塘忽覩青春好方知臥
日長鶯嬌猶集苑蝶小已知香相對渾無厭駐
雲暮正涼。

三四自然

積雨懷友

彼美經旬隔無聊獨上臺山逃雲外隱秋逐雨
中來埜木逼佳氣淅砧動曲隈孤情何所寄一

醉墨紋苔

中陽道中答李印淸年丈

此日宜何事買山學種雲蓮時知是拙欲隱又
奚文竹葉傾新綠花蹀躞金門歌據地終
是不堪聞

清谿道中作

曉寒侵客路寒苦難行凋冷千條結氷澌兩
岍淸何人忘凡慨無計牽畏見長安道悠

悠嘆此生

山庄即事

我適尋幽至山情不我欺方來呼白墮更去聽
黃鸝峯色林梢合杯聲水際宜何當十日臥花
幘細論詩

介山蚤發

琵琶郊風遠秋林散曉烟山寒初謝客雨歇便
驚沙地白全疑雪枝紅冬定花臨流詢古渡石

畔小橋斜

雷園贈歌妓

三五猶爲二盈盈坐上身臨風嬌不勝度曲字
難真風裏榴應緊花間蝶覺嗔不圖今日聚春
後再逢春

中秋夜雨

勝賞期今夕淙淙雨未休清輝千里失新事一
天愁酒美難留客詩成懶上樓空教原頭外不

參占高秋

宿虹霽寺

春風恣遊冶吹我入孤遠水皆含碧環郵半
帶濃塔危無月礙碉老有雲封薄暮喧清唄聲
聲剛到儂

喜雨和舜老作

昨夜陰風緊滂沱指顧間偶因花樹亂忽憶枯
棹閒木捌要清入農蒙栽送大登淮可紀準

又一關顔

贈李高士伯仲

當代稱高契雙龍汾水濱有田私換酒無屋可安身抱膝忘吟苦逢人盡坐禁往來塵鞅者個事不須論

寄題萬郡丞灑清樓二首

何處堪高眺徘徊此地宜光含猶吞水清積巳盈卮天近雲如帶林遥樹似薺烟波無限意遥

與問江湄

又

曠懷極遠目幽意起新州今古波前事行藏川上秋帆歸天際棹月冷水中鷗若可乘風往應從汗漫遊

送督學楊徵石之任二首

大雅今何屬人文第一才總裘驚刻句玉尺試新裁鶴向青城路鳳回姑射臺龍門騰氣紫爭

[illegible]霧來

又

海内贈新鐸河汾憶舊遊靈文出五色人望白千秋顏謝桃將李群空驥與騮情深烟月咫尺憶滄州

庭前雙鶴

本從東海至不向北山飛華碧仙風清唳金閶憶舞衣剔翎如有惜傲夜似知非久入學支公放如

何恒見飛

瑯嬛閣秋望

蕭館宛山家朝光四望賒竹風聲似雨秋葉貌如花避客常懸榻敲茶每鬭茶雲中清響墮信雁一行斜

乙酉都門贈李見田

汾水勢相訪天都復趁盟不依悽道侶常占半仙名任語人多中商祿世罕皆長安饒貴客爭

訛儐公明

秋日送郭脫仙還山

天中一快人物外貯精神逝了無言易山尋有道身間奇恒滿屣奪席變慚賓歸討千秋事居然紹聖真

聞介山新庵成落之以詩

入山如槃貴招隱亦何狂懸構巖爲壁高棲石作牀靜嫌流水鬧閒笑白雲忙此景誰消得吾將赴草堂

七言律

寄懷文滋符年丈

太湖秋氣上源笋獨客高春坐碧瀾白月有心懸薄海浮雲何意滿長安飛花遲暮風期絕溜足空川歲尋寒我亦南遊將避地從君欲乞瓢霞看

寄懷陳明卿年丈

黃金臺畔望蘇臺寥落秋風上古枝香水未流錦字去靈威偷送大文來山中雲月能添何世上風塵可命杯朋籍于今多氣色發雄早晚到蓬萊

寄懷何非鳴

秋光如水月如波寂歷高齋獨嘯歌平子有愁途更遠任華寄慕字將磨百年壯志留心在滿眼浮雲奈日何爲報故人相憶切青楓橋畔莫蹉跎

寄懷張公亮

分手年來嘆別離文園消渴倍難持南雲有信君應訣拙宦無緣我自知長薄草玄聊避客輕宵呼白謾吟詩美人意事遲江漢不見琅玕慰所思

九月寫懷

無山無酒亦無花兒滯天涯未是家萬事等閒林上月一官拓落海中槎樓從蔡闊繙魚簡長見秋風動雁沙堪咲紫桑歸去晚猶將五柳枕霜華

清明謁昭陵詩

春烟漠漠上攢山爆隊差池路幾灣委砌競攢千樹綠騰天遙見數峰間風廻殿角靈依幔露濕門旂夜肅班禮罷九龍遊未得孱遲猶憶水潺湲

長至從祀南郊即事步倪瓊圃年丈韻

烟[illegible]閶闔景和交玉[illegible]逝陽事上郊萬騎途遲明組甲千官壁擁迴華樹前依大次搖青氣感入嚴壇靜白茅嘉夜出出清奏繞神光疑下五雲巢

又

鳳角龍牙列經拘天家盛事見南郊肅芳空樂低星漢華火周傳度管匏班肅有時發彩依辟還無語動朱旂追陪愧乏書雲筆淡日猶誇賜上庖

為王第侯君題修齋

漢家貴主有高齋獨得琅玕滿碧階鈿與玉聲和彩鳳月移檀影護青騧丹來桂楫君能灰召取烟霜我願偕盡道六街喧熱地誰知此地滌人懷

又代

燕山六月南薰吹高齋乍雨琅玕垂影颺參差

月能溯枝消滴瀝風聲忽來彩鳳獨舒鶯劍亭青鸞猶未知我適勞勞塵滿面愛酬櫃蘇一問之

淮上早秋

秋風乍入驚羅裳明月愁人照他鄉百尺清潭貯夜氣千林玉露泣紅芳總看草際寒蛩響難續天涯遊子腸含情孤夕不成寐拭取床頭錄臙霜

題畫

長日深林可選奇同人正喜共探翔潛鷹飛落雲根外山色逢迎樹杪時與劇若聯松鶴懶尊開不被石花欺臥遊今日添新譜若箇丹青能爾爲

寄賀張公亮南宮前捷二首

惜別淮南已十霜徘徊牛斗自無梁重來燕市彈長鋏幾向吳門哭夜郎得志應添新意氣逢

人莫說舊清狂華亭幸有泥金帖恨不遙分九醖觴

又

聯床風雨識龍鱗把酒淋漓歌尚新文價幾年明月貴俠情今日上林伸湖山別署誰爲長琴鶴單携自可人此去相思渾如夢不知何地是延津

和魏元白寄懷作用原韻

潦倒狂奴書欲焚支頤獨對小山雲青萍無恙應憐我玄草俄成喜頌君姤射遥知殊寶露龍沙久已薄聲聞思來恰付新秋月未許清光兩地分

夏日偕王存予董肖初張葆光諸丈遊淨土寺訪普大師分韻得齊字青字

卓錫何人創此基懸崖絕壁一天齊雲遮古道僧歸遠香繞靈巖鳥度遲山色飛來新雨後鐘

聲喚起塵寰廣化一徃都城契總有山文也
不移

又

誰云佛法一星星莫隊尋真鬱佇不盡天花
隨塵落忽來梵響作泉聽風生淵柳搖新綠雨
長山嵐護遠青恭破老瓣堪一咲不妨樽酒謝
山靈

送李介止司李之任金陵

秦淮皓月若爲憐折柳勞勞悵遠天大隱分明
爲曼倩謫仙依舊是遺令光鋏自彈空署古
錦囊應貯曉烟分手只今驚夢有可能青鳥一
書還

讀李介止新詩志喜

怪道西河紫氣生驪龍仙子玉齊盟包山從此
無靈寶蔡帳于今有論衡臂取雞林遊借艷能
教狗監獨分榮金莖乍飲枯腸潤不復嘗爐唱

渭城

何非鳴計畢訪予汾水之陽志喜

物外生涯老漸迷祇餘清夢繞梁溪十年南北
空魚雁千里風塵幸黍雞往事乍追時似昨新
懷聊寫緒堪題長林正好留君住惱殺門前征
馬嘶

靈巖寺水陸樓成詩以落之

此方佛事少追攀小果因緣未可刪震地儀文
來日下耀人棟宇突雲開花分天女瑶堦滿座
借燈王寶殿開頂禮三朝稱未有人人都帶梵
聲還

荅南大司成中幹年丈次韻

飛鴻遥下感君憐偃蹇山腥異昔年薄俗幾人
容白眼高吟常自愛青蓮橋門徑僻㝠仙島華
岳雲垂悵遠天忽報西來騰氣紫那能親炙話
風烟

秋日宿靈巖寺贈普大師二首

宗分南北亦多蹊各唱玄風標勝題丈室金光幾箇佳芽龍火色大家迷天華若著猶爲累香飯難消也有蹊我愛尤乘無上法特來主下領天倪

又

皈依乾竺古皇家法海茫茫何處搓衣止曹溪仍有派燈傳汾嶺更拈花公林月入雕禪影摩

野秋生冷雁沙悟得如如真妙性不須門外覓三車

韓兩公年丈同西洋金先生訪予山中

草廬話別一星終今日尋盟喜再逢未艾驛憐頭已白纔秋又見葉初紅青隨十乘遊何壯夜結三壺眼更空强欲留君留未得道傍爭說列仙風

余藏一古器不知名持問兩公兩公曰此

東西也凡物稱東西始于此遂贈之

汾陽橋畔一枝柳年過高軒日影低佳谷未能尋子午逢君何意識東西遂窓快語三星落樽塢香聯兩夜精憐物[illegible]今是汝卿娘應自有新題

公充甫還服遊河間作詩贈之

太行東去路茫茫望斷天涯雁幾行才子爲郎頭已白故人懷友葉初黃氣仍潮海憐同調日

有烟霞喜自在誠是無[illegible]煩拂塵遲君乘興過山房

謁郭林宗祠

清風拂拂柳堤傍下馬低回高士堂徑啓書[illegible]遲元禮石留辭不爲中郎覺碑曉月顏如靚介嶺孤雲跡尚香廊落千年名勝地代與今日是誰行

送王益予偕江南織造

鶯花南國未凋殘秋擘休歌行路難千里羽書
雲外急三吳抒軸淚巾看使星入部驚周吏驛
旆迎風識漢官久別金陵空有憶憑君寄語倚
江干

孫睡足年丈冊封永潘

鵠山一路使星明旆節悠悠汾水平梁苑月來
雙劍合蘇門嘯響萬林清久傳佳句芬南國剩
有靈文槃帝京袖挽浮丘真是幸判將十日共

君醉

過固關作

數尋石壁㴑危峰峰上飛飛雁影重四野晴烟
搖霽色半山紅葉點秋容燕塵北斷人蹤鶴趙
水西來氣似龍拯日雄關遥謝手百年誰見一
丸封

集劉念屯山庄

新秋無奈月明何喜集烏衣話薛蘿紫有青山

容我住可無白雪和君歌吹聲半入蕭蕭雨烟
色平分漠漠波良會不須懷往事花前羯鼓興
誰多

餞太僕任鴻催泰餉過汾贈別

春烟如醉覆關關荒邑欣逢仙客槎輸蜀何人
不負弩乞秦無計慮量沙憐飛凄絕關山月用
擁愁多巾幗牙待到西江千斛水一時酒解精
吹笳

春日孟公巖過訪

蕭齋岑寂學無生乍喜仙郎赴凤盟野眺那堪
春草色樽開不盡玉河情青蛇劍肯空鵜血白
雪歌寧顧吠聲今日龍津成勝事花前莫聽子
規鳴

上巳遊馬跑泉土人傳令君將至士女罕
遊者

永和舊事不堪誇白石青莎此地賒滿耳鳴泉

清入盞幾行高柳暗藏鴉遠峰斜日閒孤剎新
樹縈流映晚霞可是庾公乘興至、眼前望絕七
香車、

贈別唐郡伯

坐嘯揚清汾水隈、除書忽墜五雲堆、莫將謝子
山前屐幸接庾公月下杯五馬儘教龍化去雙
鳧何月雁啣來思君願作清秋月常挂南陽古
釣臺。

晚過紅寺村回柳泉作

誰家池館野田旁、旁樹清幽伴碧塘、且往覘乎
林影暮不如歸去鳥聲忙長皋麥漸歡春隴遠
岫雲生媚夕陽攜手行吟忘漏下接䍦倒着說
清狂。

回柳泉將毋即今黑龍泉乎

集飲李涵春園亭　時流賊大掠村落

兵戈市地不勝愁、詩酒登壇何所求、話到今時
皆是夢春餘此地漫相謀誰能聚米關儒畧耐

原缺第六十一、六十二葉

又

行行一步一徘徊、寂歷寒空月掛臺、滿座幸能
醽淥酒寸心都付夜光杯作傳楚曲誰能和幾
度蕭篇我自哀潦倒餘生底事好將情逐雁
南回。

援雲亭次存予年丈韻二首

風流子晉愛市山、擾攘翩翩汾水灣、欵坐氣凌
紅樹外開樽情注碧溪間小擩花入無風掃高

閣雲來有客攀剩喜同盟多素侶蓬蒿滿目不
須刪、

又

陶情物外少垂涎、咲倚山亭腹果然、路出雲丫
迷去鶴人臨洞口憶登仙似聞花馥因尋句為
得鶯啼幾罷遷詩酒淋漓君共我寥寥此意可
千年。

壽左仲遴年丈六袠

今朝已傍菊花期、把酒東籬祝壽卮、甲子漫從
客裡度。庚申恒自夜中持。功高却敵書錄策。過
壽興謎採玉芝。閒說維摩忘病苦。年年常誦硯
香詩。

壽王存予年丈

堪羨風流王子猷、等閑傲杖藜遊、丹山甫望
分星。彩青鳥西來上海。舞搖嶽雄文傾數代。王
霄勁節可千秋。屢時未許龍中老。遮莫床頭有

剡綠。

壽存予王年丈伯母

姑山秋老白雲鄉、獨向雲端一舉觴、閒野鷰中
傳阿母。漢宮柱上望仙郎。之因作檢。遮霄發鶴
為御書趣。路長更有東皇新紫詔、為君天外寄
瑶漿、

壽黃侍竹年丈兩尊人

龍門峰接緑雲峰、瑜井光搖紫氣重、海上忽遺

雙白鶴。堂前時茂兩青松。金章世沐三台露。華
宴春鳴九乳鐘。不道仙郎鸞綵舞、燕臺空自說
昌丰、

壽魏元白時登庸事

石盤高臥樂天遊、華柱摩離晶氣浮、書著草堂
忘歲月。詔來雲陛艷春秋。丹經懶向山腰讀。大
藥何勞地肺求。爭說冀方開壽域、扶杖浴日足
新猷、

壽郭太公雙壽

抱犢山前春欲韶、群仙方奏碧雲謠、白家勝事
誇天竺。裴令風流邁午橋。況有星軺隨皓月。更
兼華桂滿清朝。成丹刻燭尋常事、願獻綏山並
壽桃、

和舜麟自壽次韻　回文體

松青映嶽降逢辰。復易盈門耀友親。紅酒酬翻
華砌菊。白雲慈遠奉邊身。鴻天遶下飛仙侶。桂

院涼分韻客踪風景逐前娛豁豁東山謝月務豪人

甲申夏賊部強過歷靈谷山中過遣偽令

詩二首

祝髮歸山事已休微躬何故苦追求閒雲未必虛空礙野鶴無妨島嶼游往錫欲尋蓮社友拖家直斷愛河舟脚跟無繫今將往經到三山又十洲

又

一箇蒲團伴月明長空獨嘯萬緣清青林路杳逼樵語絕巘雲寒度鶴聲山子只宜老泉石頭陀豈敢應弓旌使君若肯憐微尚豢上封章赦腐生

避難中寓留意存于年丈

寓身無地展雙眉曾上高巖占一枝樵唱不因攢樹隔鐘聲偏覺遠山宜分符偶至恒消遣

見雲升便賦詩烽火無邊君應爾教人何處寄相思

乙酉都門讀苗晉侯年丈可園宜亭二記寫景如生欣然欲往先報以詩

高秋兀坐正愁思快覽名園絕妙詞碧樹每邀青鳥翼紅樓常掛白雲姿儘教月入隨心淨爭得春來到處詩只恐主人歸未遂東風狼藉惱花枝

又

浪說鴻濛汗漫遊何時一上看雲樓亂花檻裏尋詩料環竹臺邊遞酒籌地接行山青影動樹連垣堞翠光浮他年誇鶴如相訪掃榻宜亭快兩眸

北闈中秋聚奎堂偶得呈共事諸公

鄉氣稜稜切夜軒詞場壓戰第三番吹殘窗月樓邊角坐飽秋風帽底髩星倂聚曜勞史奏文

前入眼把鬚撚憐才設說朱衣事勸我都偕僅
細論

宿百史陳少宰所讀新詩竟喜贈

然然意氣老偏增來想元龍最上層料何黃初
晉百許締交人外我猶能世換消盡秋雲滯與
論尋傳衣鏡燈圖史滿床眼未得相看一片玉
壺冰

又

瀛洲亭畔舞鱗薐下榻今宵頻解顧把酒三心
渺照後披吟萬籟欲鳴時山清更隱多雄藻江
燈清貧却富詩催且不談塵世事高心恒與白
雲期

都門贈郭般六

十八年來苦別離燕臺秋暮見鴻儀滿囊詩賦
猶難惹滿眼滄桑固已移放傍金門非故我垂
頭哀鬢是為誰銜杯莫惜無多語但約東皐事

短聚

般若巷聽講公案

為訪支公遊化城講堂秋啟出華嚴吾參子
須選核到彼誰見始證舒見不見聞方是見生
常生處本為生妙門不二終無著何事徒空作
饗聲

岡歸呈陳生洲李齋泳兩年丈

馬頭塵埲日彌天何事殷遊樓山名家開縣狂客

夢懶難化蝶旅人管愁幾作鴛鴦共喜在後游
後歸艸要在先生先他日思君無可報指來瀟
地是青蓮

別李舒章中翰

江南才子舊知名入洛競雲尚後生金蓋床頭
顏自壯鷄新劍騎常嘶五雲稱筆傳仙藻手
里題書想秧情莫道今朝容易別江郎魂黯已
銷卿

五言絕

元日口占二首寄公虎

攬衣辨晨氣四聽多新音昨我今何在鶯從鏡裏尋

又

歲去人仍滯年來愁更偕不悟長安道遥同千里懷

獨立

三秋愁緒多獨坐蒹葭滿不見可憐人雲鳥空自數

題滬清樓四首

天外曉雲青林下夕風起回首昏陽塵爭似還河水

又

呼吸通太清周旋在碧落偃蹇有餘閒樓頭招白鶴

又

百尺高可棲君自此遠矣堪嘆避秦人何必桃源裏

又

寂寂臥書房丹書自刪述煙雲時往還十二樓之一

題美人畫

儂本如花人入花深可畏登身上畫圖不受風雨氣

乙酉都門贈湯道未先生二首

肉眼先天上傳心現世中人言爭說象象見內我見是猶籠

又

三教今爲四嶄然一旦冡赤心常自白碧眼不須青

秋夜獨坐

箏作鳴沙土無為鷓鴣宦孤懸千里隔空葉一
聲乾

報政淸括蒼先生

樞慮鹿何苦陸遊魚不能欲生終是殺若罷厭
為陞

別陳生洲年丈

去若離雲雨情同分翼鵜前期相憶切齊向月
中號

七言絕

對雪二首

紫微雪色映天關玉署高寒咫尺開慢道蓬萊
千萬里氤氳一氣是西山

又

宮樹扶疎玉作花參差碧瓦綴瑤華侍臣此日
知宜參為擬清賞更紫霞

七夕二首

繫艇楓橋酒半酣今宵無奈客愁何世人乞巧
吾乞拙乞得拙來勝巧多

又

月冷中宵擁綺羅靈妃機上已停梭天河自是
風波少牛女何年只一過

遊鶴鳴古洞四首

午橋雲影帶平莎載酒臨巖聽鶴歌似訴徐君
沙苑恨聞聲不見悵如何

又

半壑松風半縷烟石床高臥好參玄子喬幻去
無消息留得空聲滿澗川

又

幽草芊芊拂淺沙閒雲任處便為家逢人莫問
緱山路此地常流五色霞

又

洞雲溪溯雨相宜掃石山頭坐片時村烏不知

原缺第七十四葉

中秋思親

去歲照明人似月今年黯黯照鄉人黃公應念
區區苦摘下重泉照我親

遊猗園作

雲林清闕小窗西擁膝高吟綠影低傍子只愁
歸去晚爭知明月待前谿

又

山人得得趁春來小白長紅取次開倒插花前
渾驕去欲挑明月上蓬萊

又

松根箕踞髮鬅鬙物外逍遙就我能放眼不知
天際遠亂山石磴翠層層

宿靈巖寺二首

自家顛倒自家謾勘破惺惺火宅寒記得當年
傅大士衲衣偏履道人冠

又

鈍根忽被木魚聲跌坐心珠一顆明羨殺蓮華
成九品長生端不及無生

弔劉烈婦詩四首

劉隨夫李茂才避賊崖窩賊索之急茂
才被傷劉撫屍大哭賊擁之上馬劉投
地者再脅婦羅拗大罵不從賊怒舉刀
三揮其身里人尚其節為立祠云

野穴相將避綠林妖風吹破櫳頭陰縣他豪首
軒渠笑判死同歸無二心

又

眼看姑舅血濺濺赴火飛蛾恨未捐昨夜秋風
小院裏為誰腸斷為誰憐

又

相遭自分命須沉惱殺妖娘秋錦侵拔馬幾回
終欲墮劍痕不及淚痕深

又

香魂賦骨逐烟消，不學明君馬上嬌。青史從今
應有傳，燃藜和淚為君描。

輓卢弟二首

背前玉砌茂芝蘭，不道春來風雨殘。飲失龍精
何處覓，從今萎被幕生寒。

又

萬事風燈共隙塵，燈花開落總非真。謝庭此日
開新宴，偏闕封胡少一人。

輓介山董年伯二首

幻軀誰是百年人，丹草青芝強自親。不記遺占
諸子姓，月明松嶠問靈均。

又

綿山種玉已成枝，華表風孤吒鶴時。一唳三千
歸路遠，人間空唱大招辭。

輓上黨張年伯四首

爭說天庭落少微，愁雲連海悵何依。泉臺不是
君歸路，紫蓋山頭跨鶴飛。

又

溥天霖雨從龍馭，庭事仙翁不暫扶。松栢空留
明月影，丹青難貌景雲圖。

又

遥登百谷最高岑，漠漠桐車結暮陰。招魂不須
同楚些，紅輪一定向西沉。

又

春來春去總成空，謝手雲尖挽白虹。五濁人間
慈父別，幾香國裏喜添翁。

甲申送界虛普門兩大師五臺飯僧

五臺臺服獲清涼，感佑先修積濟方。隨爾信心
[illegible]對日，一臺須上一臺香。

又

臺山草木盡文殊，前後三三仔細數。撥看氍毹
華茂否，休教錯認聖頭盧。

又

幽巖局影荷蒼穹精衛微誠一點通待得他年丹就日鑄金十萬布貧窮

乙酉都門寫懷遥呈張日葵年丈二首

一卸朝衣十六春五雲重望淚沾巾多情宫燕來還去欲泊雕梁少故人

又

愁病聊歌行路難囊中長鋏詎堪彈思歸不獨

張公子挨到秋時自罷官

寄懷董肖初年丈二首

拂袖西歸羨爾能高秋應自碧山登前身書問開封日步到綿巖第幾層

又

黃石三篇酒一壺五龍峰下月相呼知君定討巖中樂尋得如余伴也無

劉蓼生年丈所看演新劇

隨時爭脫舊衣衫丑淨場中掛職銜世事看來原是戲南人乘馬北人帆

答同社問意

故人遥問意如何懶作鑿桑擄地歌垂首玉芝冬又近醒時樂少醉時多

秋日口占

鎮日東華耐軟紅婆娑金馬度秋風野人不解長安樂夜夜青山在夢中

題張爾唯中翰所惠還山圖

及蚤歸休尚屬遲花開爭似未開時潛身莫道無人識石氣松聲總是伊

詩餘

卜算子二首

絕勝董嬌嬈翠幕螢三五燈盞銀缸懶去眠繡閣鴛鴦譜

窓外雨絲絲撩得愁無數曲檻啼紅千萬枝借甚梅花苦

又

[illegible]別樣青螺對鏡鸞幽
恨何時已　眉[illegible]動[illegible]郎[illegible]地[illegible]指走向西
廂問月明照見儂心苦

記

解脫園記

彪山之下峪水出焉其流清淺不可以魚村人寧引以灌田於是王孫貴族務圍圃者競趨峪中云先君向營菟裘約畧五十畝古木刺天新篁市砌清泉爲響芳藝舒風每乘興獨往永日忘歸年來荒蕪甚辛巳春余始鳩葺入門大栢十二株圍列成行下作曲水形傍樹甃三洞卓閣於上眉公題曰翠香左右疊兩山翼之登閣凭欄枝低蕤入頗有致折而北進半月門爲廻風廊即調鶴處也呂仙祠在其西縣別徑入洞室清幽遊者直上多詣聽事罕至此者廳三大楹石欄隱竹老樹懸蘿所爲頗光阜堂者是稍前突然而起者小山也地不盈畝紆廻領曲有里許之逕初尋路入上至帶花巖藤枝下垂穿石縈柱殊覺靈犀下此不數武過翠屏石復盤

旋而上經棧道頗小邐處坱圠崎嶇攝衣向後
始得度甚有股栗者出小徑可百步許便造峰
頂有亭超然王存予題曰援雲彷徨四顧有俯
瞰塵寰之樂由後勞斗而躋近了前攀梘而下
將及腰架石爲橋橋過從洞出即穿入竹徑中
徑行未半忽轉而北有坊陛起左右蒔名卉中
央蹲石筍三近石建亭曰浮香以隣池蓮故池
後復有宛中亭三楹取秋水伊人之義爲請亭

北望樹影插青雲光漾碧者魚沼也沼修五丈
廣三丈沼之後爲白雲樓樓中楹獨空圍以紅
欄上塑大士像左右兩楹用木障之以貯梵夾
入者輒仰拜不得上前有石聯人不能識西洋
金先生筆也樓東西各創淨居西爲藏花所東
樹僅容數人面立米家小石前胥侯貽余高語
羲皇四字即懸于上中有客室榜曰夢蝶一榻
一几竊比于維摩居士云更欲西偏築精照臺

以通埜氣適値兵亂遂已之工歷三稔草草落
成自名曰解脫園以余長齋習靜將園林臺館
作佛事耳遊吾園者生歡喜心息塵勞想一切
腥物自不許入即以當居士之阿蘭若不亦可
乎有客難余曰子何以稱阿蘭若也吾聞上根
者以露地爲阿蘭若中根者以葉中爲阿蘭若
下根者以石室爲阿蘭若今紅樓翠閣不一而
足子何以稱阿蘭若也余曰不然淨名丈許室

耳容三萬二千師子坐不爲隘散花天人住金
光中十二年不爲久庸詎知維摩丈室之非阿
蘭若耶況余園開田雜樹僻洞幽棲其爲露地
葉中石室者亦夥矣彼三根者任處一焉而余
偃蹇一室發無垢稱之所爲時而揮塵析疑共
演無生之妙同登不二之門有何不可彼汾一
方當有知余之素心者客唉而起余命管城君
弄紀之

樓山園記

樓山園者處西山之中在高原之上距城廿里而遙余庚辰歲所購也其地宜菓土人專以爲利前園側皆菓也又宜桑宜麥桑種溝澗中爲飼蠶繰繭鬻輸公賦既寔晝麥夏候蘄蘄在望微風鼓浪幽朧勝香野致殊勝路繇花枝村入届山之趾旁有僻徑甚狹舍騎而徒越危度險往往揮汗作喘數十步一息登兩峻坂地勢漸

平復可騎至村僅半里許余每到輒詣南園經菓樹下樹盡始登樓樓名曰排青一望數百里巒層岫複足跡遐褋邨莊錯落遥掛於平塢曲阜間者歷歷可數登大千餘頃下睇樵人如及底樹如指每曉雨初晴山顏若洗而白雲告退屯聚巒中巒爲平滿若下天狀曩所見遥村遠落又俱在雲中矣使黃大癡董北苑輩見此當亦閣筆沉思詎易貌訛即肩街北有閣巽然瞻

衡對宇率爾休憩從移曲徑乃至齋院中仰觀臺榭亭亭縈峕石磴木檻攀引而上東向三楹爲舒嘯山房棲霞洞在其北洞滿壁圖雲每雨將作階前雲起人共尺不相覩洞中雲亦冉冉而出兩相晨亂豈妙筆通靈乘陰飛去耶熟睇却從地生在壁者匿自若耳洞之上高樓插漢青凌虛闊也晰多獨眺芳樹有情盡將綠繞好山無數都送青來此樂何極城中望石盤嶺最

爲聳峙既造此山俯睇前嶺實作上之秀閣層明又冠其上樓山納稱是之取爾下此西出小實徑轉北直上始入園園廿畝許樹悉行列種類甚夥每菓熟客來娑娑樹下可坐而摘乃若春韶氣藹白放紅敷山鳥啼枝林風送馥攢闔簇錦未足爲擬與往情來似贈如荅矣稱曰衆香國裏良非誣也墻東又爲一圃地偕予此樹亦皆菓中央闢門若干丈復宜蔬余拉青烏氏

ZW 21101000823284

兆城之閒植松栢二百餘株前甃三洞門開其
中題曰雲中仙座余嘗來坐上坐聽松風放眼
千山無言一咲人多以爲妄不知活死人墓中
可觴可咏昔人已有行之者癸未營院前別剏
二院樓洞各三左右房稱是西爲還堂延僧主
之東多廳事三楹以待不速之客樓南與排青
對復宜祠內塑余像幅巾野服手一麈若欲詣
狀余戲爲贊曰謂渠非我立渠何爲謂渠是我
我却是誰鏡光劈破渠我安之將泥代肉癡也
不癡又書柱曰若論元明過月過燈還過月要
見真我非儒非墨亦非僧毋相對目成呵呵大
咲狂奴故態畢露于茲矣噫村名盧家原今環
處百餘家皆般姓盧氏之子固無一焉即余庚
辰前尚爲園客而今儼然爲園主安知數傳後
不復有桑滄之感乎今竊竊然幸以爲已有何
不達也雖然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余今者將適

追耳悲于斯樂于斯老于斯窀穸于斯與日化
鶴來歸不須問主踏破嶺頭雲當數向此中遊
也

一以爲山海經一以爲水經注一以爲撈巖
妙解禪悅之文未有如此有聲有色可歡可
歌者也

先生高情逵旨不獨與山川合并亦
合并所以澄思寫照愈出愈奇 弟子[illegible]注